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风雨燕归来

(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二十三回 孤身涉险

朱若兰亦似是有所顾虑，凝神横箫，不肯先行出手。

双方对峙了一刻功夫，陶玉突然一收长剑，道：“朱若兰，我有几句话，必得先行说明。”

朱若兰道：“什么话？”

陶玉道：“除了杨梦寰为我生擒之外，我还生擒了赵小蝶。”

朱若兰道：“我早知道了。”

陶玉道：“还有那沈霞琳自动归附于我，而且已向杨梦寰讨来休书，恢复了自由之身，随时可和我陶玉结成大妇。”

这消息却使朱若兰震惊不已，但她外形问，仍然保持着镇静，冷冷说道：“有这等事么？”

陶玉道：“你可是信。”

朱若兰道：“你陶玉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有些不信，除非是那沈霞琳亲口告诉我。”

陶玉格格一笑，道：“那也并非什么难事，只要你敢和我一起去见那沈霞琳。”

李沧澜道：“朱姑娘，不能答应他，这人诡计多端，不敢和你单独动手，却想把你诱入埋伏的地方去。”

朱若兰道：“晚辈知道，有劳费心。”

陶玉冷笑一声，道：“怎么？你们可是不信我的活么？”

朱若兰答非所问的道：“你如是不肯先行出手，我只好得罪了。”

陶玉暗中提聚了一口真气，举起金环剑，缓缓刺了过去。

这一剑缓慢异常，就是一个平常之人，也是十分容易的避开一剑。

但天宏大师等，却是看的暗暗惊心。发觉了陶玉这一剑，势道虽缓，但却笼罩了朱若兰前胸小腹间十几处大穴。

朱若兰肃立，恍如不见，手中玉箫垂指地面，似是根本没有还手之意。

陶玉手中的金环剑，距离朱若兰尺许左右时，突然加快，剑芒一闪，电光石火，刺向朱若兰前胸。

朱若兰娇躯一侧，险险避开一剑，玉箫也同时出手，由下面翻了上来，指袭向陶玉肋间。

陶玉金环剑本来还有恶毒的变化，但却被朱若兰那攻其要害的一箫，迫得向后倒跃而退。

朱若兰道：“数十年不见，你也不过是这点成就而已。”

玉箫起处，若点若劈的攻出一招。

陶玉斜跨两步，反腕击出一剑。

天宏大师等只瞧的暗自惊心，只觉陶玉跨这两步，方位、距离、恰当无比，不论朱若兰手中玉箫如何出于，都无法再攻陶玉。

只见朱若兰仰身向后退了两步，避开陶玉一剑，也未出于反击。

陶玉冷冷说道：“朱若兰，你在天机石府中，苦苦思索，习练武功，想不到竟和昔年上一样，未见进展何在。”

朱若兰冷然一笑，手中玉箫，突然一紧，连攻四招。

这四招脉络而下，一气呵成，攻的快速异常。

陶玉避开三招之后，抬剑一封，铛的一声，挡开玉萧，挥剑还击。

这一次，剑势迅速，展开快攻，金环剑寒芒闪烁，幻起了无数剑花，把朱若兰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朱若兰手中玉萧，随着陶玉攻来剑势，忽上忽下，封挡陶玉剑势，一连数十招竟未反击一招。

李沧澜等观战之人，只瞧的替她担心不已，只觉陶玉剑招攻势，愈来愈奇，朱若兰却有着应接不暇模样。

天宏大师低声对静玄道长道：“看来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果非凡响，如若朱姑娘也不是那陶王敌手，当今之世，只怕再无胜过他的人，如若那朱姑娘败在陶玉手中，除魔卫道，那也不用再计小节了。”

静玄道长是何等人物，如何会听不懂天宏大师的弦外之音，当下说道：“好！贫道先以五行剑阵斗他，如是不支落败，大师再率同来高手接战。”

这时，陶玉的攻势更见凌厉，剑势如排山倒海而下，朱若兰被圈在一片剑光之中。

李沧澜手中龙头拐，已准备随时出手接应。

八臂神翁闻公泰，手中控制一把金丸，亦准备随时接应朱若兰。

群雄正自担心间，场中情势，突然一变。

只见朱若兰玉萧挥动，展开反击，招招都和那陶玉出手剑势相反。

这正是朱若兰五年来，深居天机石府，苦苦思索，习练的武功。

要知那“归元秘笈”上记载之学，乃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两大武林绝才，合录生平心得之学，聪明如朱若兰者，也无法在二十年内，悟出一种武功，来克制那归元秘笈上的武功，但她智慧奇高，从那赵小蝶口中，得知“归元秘笈”全貌之后，已自知在二十年内，无法悟出胜过两位高人合录的绝世武功，灵机一动，参照那“归元秘笈”上记载，招招都以相反的手法出之，有那“归元秘笈”录记的武功作为蓝本，习来自较容易，穷数年心智，习成绝技。

陶玉每一剑的变化，都在朱若兰预料之中，朱若兰虽是无法破解，却可先作闪避的准备，但朱若兰的反击之势陶玉却是无从了解。

顷刻间，优劣易势，陶玉奇奥莫测的剑势，已被朱若兰反击压制，迫得他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天宏大师低声赞道：“这朱姑娘，可算当世中第一人才了……”

余音未绝，突然朱若兰娇声叱道：“放手！”玉萧幻起一片萧影，点向陶玉右腕。

陶玉手中金环剑，已为玉萧所困，施展不开，如不弃剑，势必要伤在玉萧之下，两者相衡，撒手弃剑，疾缩右腕，避开一击。

朱若兰一收玉萧，停手说道：“陶玉，你如想留下性命，惟有放了杨梦寰……”

只听一声大喝，由峰腰传下来，道“你如敢再妄动一下，我立刻杀了杨梦寰。”

群豪抬头望去，只见王寒湘手执长剑，架在杨梦寰颈上，出现在峰壁中间一块突出的大岩上，目注谷中群豪。

陶玉突然格格一笑，道：“杨梦寰有着很多作用，既可用作挡箭，又可用来救命。”

朱若兰冷冷说道：“陶玉，就算今日被你逃过，日后我随

时可以杀你。”

陶玉笑道：“那是以后的事了，以后再说吧！”缓步走到了飘垂绳索之处，一提真气，纵身而起，抓住长索，道：“朱姑娘多多保重，在下去了。”

群豪不敢乱动，眼看陶玉缘索而上，直登峰顶。

李沧澜轻轻一顿手中龙头拐，道：“畜生，可恶的很。”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事已如此，诸位急恨无益，必得冷静下来，研商出一个对敌之策才好。”

闻公泰道：“我等早已力穷智竭，还得姑娘想个办法。”

朱若兰道：“陶玉自信已把诸位困在此地，但他忘了我朱若兰有一巨鹤，诸位可乘鹤直登峰顶。”

天宏大师道：“咱们脱围有计，但仍是救人无策。”

朱若兰道：“这个贱妾自有安排，大师不用费心了。”

举步行向玉萧仙子，扶起她的身子，伸手拍在她被点的穴道之上。

玉萧仙子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望了朱若兰一眼，急急站起身子，道：“姑娘……”

朱若兰摇摇手道：“不用多礼了……”突然放低了声音，低言数语。

群豪只见她口齿启动，不知她说的什么。

玉萧仙子点点头，未再答话，闭上双目，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朱若兰环顾了群豪一眼，道：“诸位可都带有食用干粮么？”

闻公泰道：“老朽未带，静玄道长纵然带有干粮也不过可供一两日的食用。”

朱若兰望望天色，道：“只要有得一两日，那就行了……”语声微微一顿，道：“诸位请取出干粮，饱餐一顿，然后闭上双目，运气坐息。”

闻公泰道：“老朽既无饥饿之感，又无困倦之意，姑娘如有差遣，老朽愿为先躯。”

朱若兰道：“闻掌门人内功虽然深厚，但亦不可大意……”冷电一般的眼神，缓缓由李沧澜和闻公泰等脸上扫过，按道：“诸位最好能先进些食用之物，再行坐息一阵，待诸位坐息醒来，贱妾还有事和诸位相商。”

原来闻公泰和天宏大师等，日夜兼程，赶来此地，又被陶玉遣人诱入绝地，始终未得休息，朱若兰目光如炬，已然瞧出几人眉宇之间隐隐带有困倦之色，陶玉在这百丈峰中，集结大部高手，随时可能展开一场激烈的恶战，李沧澜等人功力深厚，此刻尚觉不出什么，如若一旦展开恶战，困倦未复之身，行功上必将大打折扣，对实力影响甚大，是以，不惜迫令群豪进些食用之物，和静坐调息。

群豪听朱若兰之言，只好取出干粮，分别食用，然后盘坐调息。

群豪这一阵调息静坐，足足耗去了数个时辰，直到深夜二更，群豪才相继醒了过来，朱若兰眼看群豪尽皆清醒，才缓缓说道：“诸位可觉着体能尽复了否？”

天宏大师道：“不错，已觉得出困倦尽消。”

朱若兰道：“那很好……”目光炯炯，环顾了四周一眼，接道：“诸位虽然身处绝地，但据贱妾观察，这片绝谷中，尚无什么恶毒的埋伏，谷底辽阔，四面绝壁间，纵然埋伏有强弩硬弓，只要诸位不强行攀登，也是无法伤得诸位，那陶玉唯一能够制服诸位之法，就是派遣高手，轮番入谷，和诸位恶斗，使诸位体力消耗过多，不支而败，因此诸位必得随时

借机坐息，保持充沛的体能……。”

静玄道长道：“朱姑娘说的不错，可笑我等竟未思虑及此。”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据贱妾观察所得，陶玉经营这座百丈峰已经耗费了不少时日，只是那时他未曾想到能把诸位引入这片绝地，故而未在绝地设伏……。”

闻公泰突然开口接道：“那陶玉虽未在此设下恶毒埋伏，但我等也不能长居于此。”

朱若兰道：“不错，但出此绝谷的时间，贱妾却难作预言，也许一天半日，也许要三五日后，那出口两侧，埋伏甚多，天险难渡，未除两侧埋伏之前，不宜强行闯出。”

玉萧仙子突然站起身子低声对朱若兰，道：“姑娘，贱妾已然调息复元。”

朱若兰点点道：“好……你走吧……”

玉萧仙子欠身对朱若兰行了一礼，跨上鹤背，巨鹤展翼而起，破空直上。

只见那巨鹤两翼扇动的大风，吹的草动衣飘，眨眼间，消失于夜色之中不见。

天宏大师望着玉萧仙子乘鹤消失的夜空，自言自语，道：

“老衲忘记了一件事。”

朱若兰道：“什么事？”

天宏大师道：“敝派尚有二批人手赶到……”

朱若兰接道：“这个我已要那玉萧仙子派人通知，不让他们再中陶玉之计，集聚于绝谷中来，留在谷外待机进攻，以收里应外合之功。”

李沧澜道：“咱们带的食用之物，只怕难再维持一日，如是三五日才得出谷，饥饿之下，岂不是要大减体能。”

朱若兰道：“这个晚辈也想到了，那玉萧仙子将会及时送来食用之物”

闻公泰道：“若陶玉不再理会咱们，咱们岂不要长守在此绝谷之中？”

朱若兰道：“诸位和贱妾，都是他眼中之钉，背上芒刺，不能收为己用，必除之而后快，决不会不理咱们。”

天宏大师道：“老衲有一破敌之策，不知朱姑娘意下如何？”

朱若兰道：“老禅师尽管请说。”

天宏大师道：“姑娘那巨鹤，可以载人，满天飞翔，何不把我等尽皆运上悬崖，和那陶玉决一死战，”

朱若兰道：“眼下情势，已不是我们能否胜得陶玉，而是杨梦寰的生死，如是咱们强迫那陶玉出手，他令属下以杨梦寰的生死作为要挟，只怕诸位都无法打下去，那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甘心听那陶玉摆布，为其收用，一是自绝而死，以求心安。”

静玄道长道：“照姑娘这般说法，咱们只有坐以待敌了。”

朱若兰道：“不错，因此贱妾要奉劝诸位，沉着一些，除非另有变化，贱妾想诸位留此至多三左右……”

只听闻公泰叫道，“一盏红灯。”

抬头看去，夜色中，绝壁间，果然伸出一盏红灯。

王寒湘站在一个突出石岩上，高声说道：“敝帮主请朱姑娘一人登峰。”

静玄道长道：“那陶玉诡计多端，朱姑娘不可一人涉险，”

朱全道：“不要紧。”缓步行到悬崖之下，高声说道：

“如何攀登削壁？”

王寒湘垂下一条长索，道：“缘索而上。”

朱若兰低声对群豪说道：“诸位不可轻举妄动。”伸手抓住绳索，缘索而上。

她功力超人，身轻如燕，片刻间已然缘到王寒湘停身突岩处，登上突岩，松去绳索。

王寒湘心中对朱若兰存有甚深的畏惧，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王寒湘，你仍助纣为虐，总有一天报应临头……”

王寒湘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敝帮主现在洞中候驾。”

朱若兰抬头看去，只见那突出的岩石后壁上，有一座天然的石洞，灯光隐隐，由洞中射了出来。

王寒湘一侧身，靠着岩壁而立，说道：“朱姑娘请。”

朱若兰暗运内功，全身满布罡气，缓步向前走去。

深入约二丈左右，石洞豁然开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室。

朱若兰目光微微转动，打量了石室一眼，大约有三间房子大小。

石室中红烛高烧，陶玉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

朱若兰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巡视在陶玉脸上，冷冷说道：“你胆子不小，敢在这等绝地，约我相见。”

陶玉神情冷峻，缓缓说道：“在下相信朱若兰不是那等冒昧的人。”

朱若兰道：“花言巧语，别在我面前卖弄，找我有何事，可以说了。”

陶玉一指身前五尺外一张木椅，道：“朱姑娘请坐。”

朱若兰道：“下用了，有什么话，快些说吧！”

陶玉道：“我陶玉把天下高手，大都诱来这百丈峰上，准备一网打尽……”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只怕你心余力绌，结局要大失所望。”

陶玉道：“如无你朱若兰从中作梗，在下确信能一举尽歼找上这百丈峰来的高手。”

朱若兰道：“可是现在我已经来了。”

陶玉道：“所以在下请姑娘来此一谈，如若是姑娘退出百丈峰，不问此事，不论姑娘提出什么条件，咱们都可以商量。”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提出来谅你也不敢答应。”

陶玉道：“只要在情理之内，我陶玉决不推托。”

朱若兰道：“放了赵小蝶和杨梦寰，我朱若兰立刻退出此地。”

陶玉道：“放出他们，天下英雄也不会再上百丈峰来，我陶玉一番心血就白费了……”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人是可以放，不过不是此刻，而是要待我废去他们的武功，但姑娘可以放心，杨梦寰除了武功被废之外，其他决无损伤……”

朱若兰冷笑一声，接道：“别说我不会答应，就算我能答应，也不能信任你这种人。”

陶玉道：“如果坚持不肯退出，我陶玉亦有逼你退出此地之策。”

朱若兰道：“你能威胁天厂英雄的不过是杀死杨梦寰，但你可知道，杨梦寰如苦真的死去，天下英雄心中都无顾虑，可以放手和你一拼了。”

陶玉突然格格大笑一阵，道：“眼下除了你朱若兰，我再想不出当今武林中，还有何人能是我陶玉手下百合之将。”

朱若兰道：“如是我此刻出手搏杀你，你能躲向何处？”

陶玉道：“我如无备，也不会约你来了。”

朱若兰道：“我不信你的话。”

陶玉道：“听我良言相劝，否则一步失错，百年大憾。”

朱若兰目光缓缓转动，四下打量了一眼，道：“如若你当真的有所准备，我很想见识一下……”口气一变，冷冷说道：

“一盏热茶工夫之内，你如是还没有什么使我朱若兰停手的理由，今日就是你陶玉死亡之期”

陶玉微微一笑，神态从容的说道：“自然是有了，姑娘先请坐下，再看迟。”

朱若兰依言坐了下去，道：“陶玉，你变得沉着多了。”

陶玉道：“夸奖、夸奖。”扬起右手一挥，石壁间突然裂现出一座石门。

朱若兰凝目望去，只见一形如陶玉的少年，手中举着一把匕首，指在杨梦寰的背心之上。

杨梦寰闭目坐在一张木凳之上。

但闻陶玉格格一笑，道：“他手中的匕首，乃是经过剧毒淬炼之物，只要刺破杨梦寰身上肌肤，强如你朱姑娘，也是无能施救。”

朱若兰镇静了一下心神，道：“那人是谁？”

陶玉道：“我陶玉化身弟子之一。”

朱若兰道：“形貌颇有你陶玉之像，但不知心地如何了？”

陶玉道：“自然和我一般心狠手辣，才当得我陶玉化身弟子。”

朱若兰双目凝注在杨梦寰身上，道：“他是怎么了，被你点了穴道，还是受了重伤？”

陶玉格格一笑，道：“杨梦寰用途正大，我陶玉何忍伤他。”

朱若兰两道眼神，一直在杨梦寰和那手执匕首的弟子身上打量，心中暗作盘算道：我如突然间发出天罡指力，一举把那执刀弟子点倒，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那石门未闭之前，抢回杨梦寰，然后出手对付陶玉。

她暗估自己的力量，此事大是可以做到，只不过有三分危险罢了，如那陶玉化身弟子避开了天罡指力，或是击而未中要害，他还有着反击之能，杨梦寰势必要伤在那淬毒匕首之下。

她想来想去，始终不敢出手。

但闻陶玉大笑说道：“看够了么？我陶玉已经留了给你出手的机会。”

朱若兰冷冷说道：“我总有救他脱难之日。”

陶玉淡淡一笑，道：“那是后话了，此刻咱们该谈谈眼下大事。”

朱若兰道：“什么事，你说吧……”

陶玉道：“在于这杨梦寰……”

朱若兰冷笑一声，接道：“那杨梦寰的生死，也不能威胁我朱若兰听你之命。”

陶玉突然举起右手一挥，那裂开的石门，突然间重又关闭。

朱若兰微微一皱眉头，道：“你经营这百丈峰，花去了不少时间，”

陶玉笑道：“不错，各处的机关布设，没有三年以上时间决难完成……”他望望左膝，接道：“姑娘打碎了我的膝间骨头，至今未能复元，我查遍了

归元秘笈，尚未能找出疗救之法”

朱若兰道：“当年不是那杨梦寰对你太好，就算你有上百个陶玉，我也结果了你。”

陶玉道：“因此在下也不忍杀那杨梦寰，就把他交给姑娘……”

朱若兰道：“用不着交给我，他上有父母，下有妻妾，自有人会照顾他。”

陶玉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这些人都是为救杨梦寰而来，但你朱若兰不是了？”

朱若兰脸色一片冰冷，心中暗暗忖道：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瞧出我的弱点。口中淡然一笑，道：“杨梦寰，赵小蝶，不论他们哪一个有危险，苦难，我都该出手相助，何况是他们两个人，都被你陶玉擒住。”

陶玉自负机智过人，察颜观色之能，更是人所难及，但对朱若兰却无法料断，心中暗作盘算道：这朱若兰五年中一直未离开天机石府，杨梦寰也未到天机石府去探望过她，以这朱若兰的性恪，决然不肯在杨梦寰有了李瑶红，沈霞琳之后，还肯下嫁他，纵然有情，但经过五年的时间，只怕早已经冷淡下来了……

心念一转，也不知是喜是愁，脸上神色随着心念变化，忽喜忽忧。

朱若兰也在暗中观察陶玉，看他神情，喜忧不定，心中亦是大为奇怪，暗道：这人在闹什么鬼？

但闻陶玉重重咳了广声，道：“朱姑娘，你既然对那杨梦寰情意早淡，在下倒想和朱姑娘研商一桩事。”

朱若兰冷冷说道：“不用谈了。”站起身子，转身向外行去。

陶玉格格一笑，道：“石门早已关上，姑娘武功再高，也无法破壁而出。”

朱若兰道：“好，既无法破门而出，只好先收拾你了。”扬个一指，点了过去。

陶玉笑道：“天罡指力！”一跃避开。

朱若兰欺身抢攻，倏忽之间，已拍出八掌，踢出四腿。

陶玉一直不肯还手，纵身跃避，让开了朱若兰一轮猛攻，道：“朱姑娘暂请住手。”

朱若兰看他闪避身法，果然大都是那“归元秘笈”上记载之学，心中暗道：看将起来，他确已把那“归元秘笈”研读的十分娴熟。

她心中念转，人却停了下来，冷冷说道：“你为何不出手还击？”

陶玉道：“在下请姑娘来此，并无和姑娘动手之意。”

突然举步，向山洞外面行去。

朱若兰冷冷喝道：“站住！你要到哪里去？”

陶玉道：“我要你和那杨梦寰谈谈。”

朱若兰怔了一怔，还未来得及再问，陶玉人已借机出了石室，朱若兰向外追去，将近洞口处；突然砰然一声，一道铁板，由上面落下，把洞口堵了起来。

朱若兰暗暗忖道：我早该想到他有了埋伏才是。

她虽然被堵在这山洞之中，但却十分镇定，毫无慌乱之忘，伸手推了那落下的铁门一把，缓缓转过身子，重入石室。

这时，石室中只余下了朱若兰一个人，一角红烛荧荧，使人倍增凄凉孤独之感。

突然，石壁间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

抬头看去，只见石壁间开裂出一个方形窗口，露出杨梦寰一个头来。

朱若兰镇静一下心神，缓步走了过来，道：“杨梦寰。”

烛光明亮，可清晰瞧出杨梦寰的五官，只见他微微启动

一下紧闭双目，望了朱若兰一眼，惨然的一笑。

朱若兰一咬牙，问道：“你受伤很重么？”

杨梦寰似是不能开口说话，微一点头。

朱若兰镇静了一下心神，高声说道：“陶玉，你点了他的哑穴，使他有口难言，我如何和他说话呀。”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时光，仍未闻陶玉回答之言。

朱若兰正待再问，忽见杨梦寰口齿启动，缓缓说道：“朱姑娘，不用管我的生死了，搏杀陶玉，为武林除害。”

朱若兰强自控制着心中激动的感情，缓缓说道：“放心吧！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

杨梦寰接道：“不要中陶玉的圈套，他决不会放过我，何苦白费心机。”

朱若兰只觉真情激荡，明媚的双目中，涌现出两眶晶莹的泪珠，缓缓说道：“天下英雄大都已赶来百丈峰上，这一战陶玉胜算很小……”语音微顿，改用传音之术说道：“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你那年迈的双亲，为了李瑶红，为了琳妹妹，为了我，别太固执，江湖虽多险诈，但有时不妨通权达变。”

杨梦寰两道眼神凝注在朱若兰的脸上，未待回答，突闻一声冷笑传来，道：“两位谈够了吧！”

那裂开的窗口，砰然一声，关了起来。

朱若兰流目四顾，强自忍下心中怒火，一语不发，举手在石壁间敲了一阵。

只听一阵格格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朱若兰，你可是打算破壁而出么？”

朱若兰目光缓缓转动，四下搜望了一遍，不见那发话之人，冷笑一声，说道：“陶玉，为什么不出来和我谈判。”

陶玉道：“姑娘不用慌，在下总有和姑娘相会之时，不过……”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不过怎么样？”

陶玉道：“那时姑娘只怕不会有此刻的倨傲之情了。”

朱若兰心中虽然气愤难耐，但她仍然强自忍了下去，装作一副平静神情，淡淡一笑，不再言语。

她心知在这石壁四面，陶玉定然设有暗洞，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过别人的监视。

朱若兰表面上虽然镇静如恒，但内心之中，却是纷乱异常，正苦苦思索着脱身之法。

突然石门呀然，一股冷风吹了进来。

朱若兰心中一动，暗道：我如以不及掩耳的举动，也许可以冲出门去。

一阵微微的震动传了过来，想是那裂开的石门，重又关了起来。

紧接着传来一阵阵步履之声。

朱若兰抬头看去，只见沈霞琳空着双手，未带兵刃，白衣飘飘的走了过来。

沈霞琳似有着无限心事，举步落足间，十分沉重：

朱若兰轻轻咳了一声，道：“琳妹妹……”

沈霞琳自从进得石室之后，一直未抬头瞧过，只待听到那呼叫之声，才停下脚步，抬头看去，但见朱若兰神情镇静的站在身前，她虽然亲眼所见，但仍是有些不信，揉揉眼睛，仔细瞧了一阵，才高声叫道：“兰姊姊。”两行清泪，夺眶而下。

朱若兰伸手握住沈霞琳的右腕；道：“不要哭，有话慢慢告诉我。”

沈霞琳抬起右手，用衣袖拭去脸上泪痕，说道：“怎么，姊姊也被那陶玉困在此地了么？”

朱若兰笑道：“不要紧，他不能伤我。”

沈霞琳叹道：“我上了陶玉的当，他答应放了寰哥哥，但他却一直在骗我。”

朱若兰脸上神色微变，但仍然镇静说道：“不要慌，慢慢告诉我。”

沈霞琳道：“唉！为了要救寰哥哥，我答应改嫁给陶玉为妻……。”

朱若兰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沈霞琳望了朱若兰一眼，接道：“因此我逼寰哥哥写下休书。”

朱若兰气的叹息一声，道：“杨梦寰答应你了。”

沈霞琳道：“陶玉讲给寰哥哥听，寰哥哥不肯相信，我说是我的主意、寰哥哥才肯在休书上打下手印。”

朱若兰道：“以后呢？”

沈霞琳道：“陶玉答应我放了寰哥哥，但他一直未履诺言，骗了我，也骗了寰哥哥……”她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我本想找机会刺杀陶玉，但又怕他们杀了寰哥哥以作报复，因此不敢下手。”

朱若兰道：“这顾虑一点不错……”

只听陶玉的声音由石壁一角传了过来，道：“朱若兰，适才咱们谈判的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还望早作决定。”

朱若兰目光流转，四顾一眼，冷冷道：“陶玉，你可是想威吓我么？”

陶玉格格一笑，道：“不是威吓，如是姑娘不肯答应，留下姑娘，终是祸患，我陶玉就只好施下毒手把姑娘结果在石室中了。”

朱若兰道：“怎么？你可是认为一定能够杀得了我？”

陶玉道：“我不会和你正面动手，各以武功拼个生死出来，我要施放毒烟，把两位活活熏死于这石室之中。”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可是认为朱若兰就这样容易被困于此么？”

陶玉道：“咱们就试试看吧！”

声音甫落，石壁一角立时有浓烟冒了出来。

这石室不过两间房子大小，那浓烟来势又猛恶异常，片刻之间，石室中烟气弥漫，两目难睁。

朱若兰盘膝坐下，低产对沈霞琳道：“快坐下。”

沈霞琳依言坐下去，道：“兰姊姊咱们不能就这般束手待毙，要想法子反抗才是。”

朱若兰道：“快些运气调息，尽量设法闭注呼吸，姊姊自有对敌之策。”

这时室中的浓烟，更是浓烈，那荧荧人烛；在浓烟下一片凄迷。

沈霞琳双目在烟熏之下，泪水夺眶而出。

朱若兰伸手握着沈霞琳的右手，说道：“琳妹妹，快些闭上双目，尽量闭住呼吸，其他的事，都由姊姊负责，陶玉这法虽然恶毒，但却伤不了咱们。”

在浓烟弥漫中，沈霞琳已然无法开口，只紧握着朱若兰的手，代表了答复。

沈霞琳虽然尽量使用内息之法，维持体能，保持着神智的清醒，但室中浓烟，愈来愈强，已到了非人所能忍受的地步，逐渐感到无法忍耐。

且说当朱若兰和沈霞琳困在石室之中，被陶玉所放毒烟熏得无法忍耐之时，那石壁间，窗口忽然重开，陶玉伸出脑

袋，凝目向室中望去。

室中浓烟过密，景物难见。

大约陶玉还未真的存心想活活把朱若兰和沈霞琳熏死，一面发动机关，停止浓烟再向室中涌入，一面打开了通向外面一个窗口。

双管齐下，奇效立见，片刻间室中浓烟大减，景物清晰可见。。

陶玉重重咳了一声，道：“朱若兰，这烟熏的滋味如何？”

朱若兰内功精深，且内息功，已可维持体能，这一阵浓烟熏清，并未使她受到伤害，但她却故意装作不闻，似是受到了很重的伤害一般。

她心中明白，此时此刻已非是恃强好胜的时刻，而是镇静斗智，保持着体能、武功，等待着脱出危险的机会。

陶玉一连呼叫了数声，始终不闻朱若兰回答之言，不禁格格一笑，道：“怎么了？两位可都是无能说话了么？”

只见沈霞琳睁开眼开，望了陶玉一眼，又缓缓把目光凝注朱若兰的脸上，口齿启动，还未发出声音，人却一跟头，栽倒地下。

陶玉心中一震，厉声喝道：“朱若兰，沈霞琳中了烟毒么？”

朱若兰启动双目，望了沈霞琳一眼，道：“大概是吧！”立时又闭上了眼睛。

陶玉道：“朱姑娘如何呢？”

朱若兰暗暗骂道：“这次如若有机会，决不再放过你了。”心中念转，口里却不言语。

但闻陶玉格格一笑，道：“朱姑娘性情高傲，但不言不语，想是也已承受不住了。”

朱若兰启动星目，缓缓的望了陶玉一眼，仍不言语。

陶玉突道：“两位姑娘都生的容色绝伦，妖烧无俦，我陶玉手段虽辣，但也不忍心把两位置于死地……”语声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不过，如果情势迫切，为了大局，我陶玉也只好辣手摧花了。”

朱若兰心中气愤难耐，但她强自忍下，仍未答话。

陶玉道：“朱若兰你此刻有如笼中之鸟，那也不用提什么条件了，你如想留下性命，唯一之策就是自己先把武功废去。”

朱若兰暗暗忖道：他如停在石室之外，对他是毫无办法，必得想个法子，先把他诱入室中才能制服他。

心中念头一转，倒身卧了下去，当作晕迷之状，闭目不言。

陶玉冷笑一声，道：“朱姑娘可是想我陶玉进入石室么？”

朱若兰紧闭双目，不言不语。

陶玉突然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高声说道：“朱姑娘小心了，在这把匕首染有剧毒。”右手一挥，匕首疾如流星一般，直向朱若兰左腿之上击去。

朱若兰暗中咬牙，双目不睁，全凭听风辨音之术，判断那匕首飞击之

处，得知那匕首击向左腿处，立时静卧不动。

只听咋的一声，匕首刺入朱若兰左腿之大腿上，鲜血汨汨而出。

朱若兰心知能否诱得陶玉进入石室，这是唯一机会，当下苦撑不语。

陶主眼看那匕首击中朱若兰后，仍不见有何反应，不禁胆子一壮，暗道：她练有护身罡气，如若人未晕迷，这匕首却难刺入她大腿之中，此女美艳绝伦，置她于死地未免可惜。

一时色心大动，推开机关控制的暗门，缓步行入石室。

这时右室中浓烟渐稀，烛火明亮，景物十分清晰。

陶玉缓步行到朱若兰的身侧，格格大笑，迫，“朱若兰啊！”

朱若兰，你万万想不到会有今天吧！我陶玉先享受下你和沈霞琳美丽的胴体，再杀你们不迟。”

此人心机深沉，口中虽然说的难听之权，但始终离那朱若兰两尺左街，不肯太过巡近，两道目光一直盯注在朱若兰的脸上，准备应变。

只见朱若兰星目紧闭，始终不发一言，浑如未闻。

第二十四回 擒贼擒王

陶玉暗道：此人生性高做，我这般羞辱于她，她如未晕迷过去，决然不能忍受。

心中付思，人却逼近朱若兰的身侧，右手一探，点向朱若兰腰间大穴。

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及朱若兰的穴道时，朱若兰突然一翻右手，快速绝伦的抓向了陶玉的右腕，人也挺身坐了起来。

陶玉吃了一惊，闪避不及，右腕竟被朱若兰一把扣住。

但他应变迅快，右手五指一翻，也紧紧抓了朱若兰的右腕，冷冷说道：“此刻此情，你还要反抗么？”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此刻此情，我才要尽我之能，取你性命。”

两人的右手五指，互握着对方手腕，各自暗加劲力，希望能紧扣对方脉穴使对方失去了抗拒之力。

陶玉心中虽然惊慌，但人却故做镇静的答道：“你朱若兰大部份武功都来自归元秘笈，我陶玉苦苦习练归元秘笈上的武功，有五年之久，逼我全力出手，咱们鹿死谁手，还难预料。”

朱若兰道：“我一定能够胜你。”左手一抬，疾向陶玉前胸之上点去。

陶玉举手封架，挥掌还击。

两人右手互扣对方脉穴，单用一支左手，各出奇招相搏。

陶玉一面封架朱若兰的攻势，一面纵声长啸。

朱若兰知他这长啸之声，旨在招引助拳之人，左手攻势。愈加猛恶。

她心知处境险恶，如若不能及时制服陶玉，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就是沈霞琳，杨梦寰恐怕都将身受牵累，赵小蝶已然阶下之囚，如若自己伤在陶玉手中或为陶玉所擒，他心中再无顾忌，必将放手大干，整个江湖上，立时将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陶玉武功进境奇速，每经一次搏斗，武功就长进一次，朱若兰攻势奇

幻，但他尚可勉强对付。

只听一阵轧轧轻响，陶玉的四灵化身，各持金环剑，疾奔而出，团团把朱若兰围了起来。

玄武当先出手，举手一剑。刺向朱若兰。

朱若兰左手攻势不变，仍然指击向陶玉要害大穴，右手猛然一带，带起了陶玉的右臂，直向金环剑迎去。

玄武急急抬腕收剑，及时而止。

这一来四灵暂时不敢胡乱出手，执剑分占四方，等待机会。

那朱若兰不但招术愈来愈见奇奥，而且攻出力道，也是愈来愈强，陶玉不敢稍分心神，想招呼四灵化身心，却是不敢说话。

经过一阵搏斗之后，朱若兰愈见镇静，内功渐增，陶玉不但在招术上被迫落下风，而紧握朱若兰的脉穴的右手，亦觉出力道渐失，朱若兰扣腕五指，有如五道铁箍，愈收愈紧，陶玉又强行支撑片刻，终于下敌，只好松开五指。

朱若兰暗中吁一口气，五指增加了几分劲力。

陶玉顿感右臂麻木，全身力道忽然失去，左手再无攻敌之能，软软垂了下去。

这时四灵化身似想一齐出手，挥剑攻上，但又怕对方伤了陶玉，各执长剑，一付进退不得的尴尬模样。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陶玉，你飞刀刺入我腿中的匕首，当真是有毒之物么？”

陶玉道：“如若有毒，那也早该发作了。”

朱若兰左手拔出刺入腿上匕首，就陶玉肩上，擦去血迹，匕首尖芒，指在陶玉咽喉之上，缓缓说道：“我已暗中想过了，如若再有杀你的机会，决不放过。”

陶玉道：“杀了我陶玉，你和沈霞琳也别想生离此室。”

朱若兰匕首在陶玉喉间一挑，划了一道血口，一行鲜血流了下来。

四灵化身惊叫一声，齐齐攻上，四柄长剑，分由四个方向，攻向朱若兰。

朱若兰右手一带陶玉，转了大半周，用作盾牌，挡开了另一路攻来之剑，沉声对陶玉喝道：“快叫他们退下去。”

陶玉环顾了四灵一限，道：“你们退下去，如若这位朱姑娘杀了我，你们就把那杨梦寰和赵小蝶乱剑分尸，为我报仇。”

四灵化身应了一声，鱼贯行至石室一角处。

只见当先一人，举手在壁间一拂，立时裂现开一座石门。

朱若兰留心观察，把四人的一举一动，全都看到眼中，记在心里。

直待那石门关合，朱若兰才缓缓转过脸来，冷冷对陶玉说道：“那归元秘笈何在？”

陶玉笑笑道：“决不会收藏在我身上。”

朱若兰道：“你为人多疑，决不会把那本武学宝典，交于他人。”

陶玉道：“你若不信，尽管搜查。”

朱若兰左手连挥，点了陶玉四肢主穴，缓缓松开右手，从怀中摸出一块绢格，包住伤处，道：“陶玉，记得你刚才说的话么？你已然处于自我难保之境，那也不用提什么条件了，听我吩咐行事吧！”

陶玉四肢主穴被点，手足不能伸动，但神智清明，口还能言，冷笑一声，道：“姑娘别忘了，那杨梦寰和赵小蝶，还在我陶玉手中。”

朱若兰怒道：“你和我讨价还价么？”

陶玉道：“姑娘杀我之心，十分坚定，这点在下亦是深信不疑，但我死后，杨梦寰将被乱剑分尸，姑娘想必亦不怀疑了。”

朱若兰望了倒卧地上的沈霞琳一眼，冷冷说道：“陶玉，你可是认为以那杨梦和赵小蝶的生死，就可以威胁到我朱若兰么？”

陶玉淡淡一笑，道：“此时此情，咱们谁也不用施展诈谋狡计，那杨梦寰虽非你之夫，但他却是你心目中的情郎，如若说他的生死和你朱若兰完全无关，只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

他冷冷的打量了朱若兰两眼，接道：“至了那赵小蝶，更是和你有着姊妹的情谊，你身受她父母付托之重，自是不能看着她遭受乱剑分尸之惨。”

朱若兰默然不语，垂首沉思。

陶玉接道：“以那杨梦寰和赵小蝶之死，换我陶玉性命，我陶玉死而何憾。”

朱若兰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我如放了你，你可愿意放了那赵小蝶和杨梦寰？”

陶玉格格一笑，道：“朱姑娘，你放了我陶玉，却要杨梦寰和赵小蝶两个人的自由，岂不是开价太高了么？”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要如何？”

陶玉道：“在下之意，交易公平一些，杨梦寰和赵小蝶，由你选择一人。”

朱若兰沉吟不言。

陶玉淡然一笑，道：“朱姑娘你觉着很难么？我倒要瞧瞧这两个人，那一个在你的心目中份量比较重些。”

朱若兰举手理一下散舌、的长发，冷凌的说道：“陶玉，你可是当真要和我讨价还价么？”

陶玉道：“不论你选择何人，那留下之人，并不会死，你朱若兰如若能够再生擒我陶玉一次，岂不是救了两人性命。”

朱若兰道：“你认为此后我就不能可生擒于你么？”

陶玉道：“你如自信有再次生擒我陶玉的能耐，咱们这票生意，那就好谈了。”

朱若兰缓缓伸出右手，道：“陶玉，那三音神尼留下的武功中，有一种措人关节，其滋味比起那分筋错骨的手法如何？”

陶玉脸色一变，道：“姑娘意欲何为？”

朱若兰道：“这些日子之中，那赵小蝶和杨梦寰定然吃了不少苦头，我想你也该吃些苦头才是。”有手托起陶玉手臂，错下了他肩头开节。

陶玉冷哼一声，出了一头大汗，高声叫道，“带那杨梦寰出来。”

石门重开，两个形如陶王的少年，架扶杨梦寰，缓步行了出来。

这时朱若兰已然托起陶玉右臂，准备下手。

但闻陶玉高声说道：“你们可还记得那三音神尼的分错关节手法。”

两个架扶着杨梦寰的弟子，高声应道：“弟子等未曾忘记。”

陶玉强忍着关节错开之疼，说道：“你们看那朱姑娘错开我身上何处关节，你们就错开那杨梦寰身上同处关节。”

两个弟子应了一声，托起了杨梦寰右臂。朱若兰缓缓放开陶玉，道：“你

要他们带着杨梦寰进入石室，岂不是给了我一个抢救他的机会。”

陶玉道：“姑娘最好先把在下错开左肩关节接上，免得被他们瞧了出来，杨梦寰也将多吃一些若头了。”

朱若兰淡然一笑，果然接上陶玉左肩关节，道：“陶玉，他们点了杨梦寰的哑穴，我也只好点你哑穴了。”

陶玉双臂双腿的穴道被点，但身子还可以转动，回顾了两个弟子一眼说道：“这位朱姑娘武功惊人，你们切勿距离过近，远离一些。”

两个弟子应了一声，退回到石壁处。

陶玉接道：“解开他的哑穴。”

两个弟子应了一声，拍活了杨梦寰的哑穴。

朱若兰冷冷说道：“我不逼你，希望你也别逼我施下毒手，我要救醒沈霞琳，让他们夫妻谈谈。”

陶玉冷笑一声，缓缓闭上双目。

朱若兰扶起沈霞琳，一掌拍在她背心之上，暗运真气，助她畅和行血，口中说道：“琳妹妹，快睁开眼来瞧瞧，那是什么人？”

沈霞琳被那浓烟迷晕之时，朱若兰暗中点了她两处穴道，以助她抗拒浓烟，此刻借机拍活了两处穴道。

但闻沈霞琳吐出了一口长气，道：“熏死我了。”缓缓睁开双目。

朱若兰低声说道：“决过去告诉他，陶玉欺骗你的经过，先恢复你们夫妻名份，如若待此事闹出去，那就不好收拾了。”

沈霞琳望了那仰卧在地上的陶玉一眼，道：“姊姊，你擒到陶玉了。”

朱若兰道：“不错，货真价实的陶玉。”

沈霞琳道：“此人万恶不赦，你为什么不宰了他。”

朱若兰道：“还未到杀他的时候，快过去见你寰哥哥吧！”

沈霞琳站起身于；举步向杨梦寰行了过去，距那杨梦寰还有三尺左右，宝光突然一闪，两柄金环剑伸了过来，挡住了沈霞琳的去路。

沈霞琳停下脚步，双目凝注在杨梦寰的脸上，缓缓屈下条膝，道：“寰哥哥，我受了陶玉的骗，他答应取到休书就放你，但他却说了不算。”

杨梦寰木呆的脸上，绽开了一缕笑意，道：“快起来……”

沈霞琳举起衣袖，拭去了夺眶而出的泪水，道：“陶玉坏极了，他的话一句也不能信任。”

陶玉高声喝道：“带下去。”

两个弟子应了一声，带着杨梦寰向后退去。

杨梦寰目注沈霞琳，肃声说道：“告诉兰姊姊，不用管我的死活，先杀了陶玉，以解武林大劫……”话未说完，已被拖入石室。

沈霞琳突然勇气大增，飞身而起，直向那石门冲去。

两只金环剑一齐出手，例闪剑光，封起了整座的石门。

沈霞琳赤手空拳，长袖一挥，直向那金环剑上拂去。

朱若兰高声叫道：“琳妹妹快退回来，”

沈霞琳这几年来，内功虽然大进，但还未到驭柔能刚之境，衣袖吃那金环剑，削下一处。

陶玉两个弟子，挥剑一阻沈霞琳扑击之势，疾快的退入石门，推动机关，砰然一声，石壁复合。

沈霞琳有如中了疯魔一般，娇躯一侧，直向石壁上撞了过去。

那石壁坚厚异常，沈霞琳一肩撞上，只震得倒退两步，跌坐地上。

朱若兰疾跃而起，一把抓住沈霞琳的右腕，柔声说道：“琳妹妹，咱们现有陶玉为质，不伯救不出你寰哥哥，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沈霞琳这一撞之势，未能把石门撞开，但本身内腑却受了强烈的震伤，血翻气涌，内腑隐隐作痛。

她以无比的坚强忍受痛苦，站起身子回身行到陶玉身侧，纯洁无邪的脸上，泛现出满脸悲愤色，平日那柔和的双目中，此刻却充满恶毒，冷冷说道：“陶玉，你如伤了寰哥哥，我要一口口的吃了你！”

她一生中从未说过这等恶毒之言，言来咬牙切齿，大有生啖其肉之势。

陶玉不敢和沈霞琳目光相触，侧过头去，高声喝道：“带上赵小蝶。”

石门重开，两个黑衣大汉，抬了一具小型铁笼，快步行了出来。

朱若兰缓缓抬起目光望去，只见赵小蝶容色憔悴，紧闭着双目，盘坐在铁笼之中。

朱若兰想到翠姨待自己的恩情，不禁黯然神伤。

但她不愿陶玉瞧出自己心中的激动，强自忍下，不使泪水滚落。

陶玉目注两个大汉说道：“放下她，你们退到一侧待命”

两个大汉应了一声，放下赵小蝶，退到石室一角。

朱若兰镇静了一下心神，缓缓说道：“陶玉，她能够说话么？”

陶玉淡淡一笑，道：“我不知道，姑娘自己过去瞧瞧吧！”

朱若兰道：“不要紧，不论她受了多少的痛苦折磨，都将会从你的身上得到补偿。”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欲言又止。

朱若兰纤指伸动，又把陶玉四肢几处要穴点住，道：“那归元秘笈上，记有自行运气解穴的办法，想来你早已学会了。”

陶玉道：“姑娘当真是细心的很。”

朱若兰回顾了沈霞琳一眼，道：“好好的看住他，不过，还不能伤了他。”

沈霞琳应了一声，守在陶玉身侧。

朱若兰缓缓走近铁笼，强忍心中凄楚，道：“小蝶，陶玉可曾废去了你的武功。”

赵小蝶抬起头来，望了朱若兰一眼，一语未发，两行热泪已夺眶而出。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小蝶，坚强些，你可是吃了很多苦么？”

赵小蝶道：“就是那陶玉把我杀成肉酱、肉泥，我也不会落下来一滴泪水，我只是感觉着对不起公主……”

朱若兰道：“快别这么叫我，那兰黛公主，早已死去，我叫朱若兰，我长你几岁，你就叫我兰姊姊吧。”

赵小蝶道：“姊姊说的是。”

朱若兰突然放低声音道调“你可还有武功么？”

赵小蝶点点头，应道：“陶玉折磨我，但他却无法废除我的武功。”

朱若兰道：“那就好了，你要好好的保重，陶玉诡计多端，我必要计划个完全之策对付他。”

赵小蝶道：“姊姊放心，我会很耐心的等待，陶玉把我锁入宠中，用牛筋暗中困住我几处大穴，不让我运气行功，但却使我由静生慧，想起很多过去不解的武功……”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还有一件，也得告诉姊姊。”

朱若兰道：“好！你说吧！”

赵小蝶道：“那陶玉常常把我和杨梦寰放在一起。”

朱若兰道：“你们在患难之中，应该消去敌意才是。”

赵小蝶垂下头，道：“我几处要穴被陶玉所制，但仍可施展传音入密之术，我把那归元秘笈上的要点，以及我近日悟出的窍诀，分批分段的告诉了他。”

朱若兰道：“好极了，他如能脱险，定会告诉琳妹妹和李瑶红，她们都很贤慧，定然十分感激你的……”

言未尽意，却修然而止。

赵小蝶道：“我不要她们感激，只求姊姊宽容于我……”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论你这些年来的作为，那实在有些荒唐，不过姊姊也有责任，我该早把你找回天机石府去。”

赵小蝶道：“我游戏风尘，全系一片童心，虽然闹的天下大乱，但我却未曾妄自伤过一人。”

朱若兰道：“够了，难道还想积恶如山！”

赵小蝶道：“唉！小妹知错了。”

朱若兰道：“知错能改，仍是完人……”

语音忽然转低微，道：“没有把握脱出铁宠，就别轻举妄动，最好别让那陶玉瞧出你武功不但未失，而且还大有进境。”

赵小蝶道：“小妹记下了。”

朱若兰道：“好！你安心养息。”回身走近陶玉，道：“我们已谈过了，要你的属下把她抬走！”

陶玉正在暗中运气解穴，已然被冲开了两穴，听得朱若兰之言，只好停下用功，睁开双目，道：“你们两位何不多谈一会。”

朱若兰道：“没有时间了。”

陶玉道：“只要在下答允，你们谈上一日二夜，也是无人敢出一言。”

朱若兰突然伸出左手，扣住了陶玉右腕脉门，道：“咱们走吧！”

挥手解开陶玉身上两处未为真气冲解的穴道。

陶玉心中暗道：这朱若兰果然利害，竟然瞧出我以真气冲开了两处穴道，……

心中念转，口里却道：“到那里去？”

朱若兰道：“杨梦寰、赵小蝶都为你折磨够了，你自己不想受点折磨么？”

陶玉道：“你要如何对付我呢？”

朱若兰道：“此刻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

陶玉道：“好！你说吧！”

朱若兰道：“立刻释放了杨梦寰和赵小蝶，送他们平安离此，我就放了你。”

陶玉道：“那第二条路呢？”

朱若兰道：“现在少林、武当等掌门人都在谷底，咱们到了谷中再谈。”

陶玉高声说道：“把这位赵姑娘抬回去。”

两个站在壁角的大汉，应声行了过来，抬起赵小蝶转入壁间石门。

陶玉缓缓把目光投注到朱若兰的脸上，道：“杨梦寰、赵小蝶，你只能选择一人。”

朱若兰道：“那还不如把你带走！”

五指用力一收，陶玉顿感半身麻木，全身无反抗之能，被朱若兰带着向外行去。

沈霞琳道：“兰姊姊，我呢？留在这里陪侍寰哥哥，还是跟你一起下去？”

朱若兰道：“自然是跟我走了……。”

只听陶上高声说道：“这位朱姑娘带我下谷，如若十二个时辰我还未回来，你们就把杨梦寰和赵小蝶凌迟处死。”

朱若兰一皱眉头说道：“琳妹妹，你肯听姊姊的话么？”

沈霞琳道：“姊姊在我心中有如天人一般，不论你说什么，小妹都是遵从的。”

朱若兰道：“唉！陶玉只肯以一人换他之命，杨梦寰和赵小蝶两人之间，就使姊姊大感为难了，一个是姊姊情同骨肉的姊妹，一个是你和瑶红妹妹的丈夫，这两人要我选择一人相救，实叫我很难作决定了。”

沈霞琳呆了一呆，道：“这个，我也无法代姊姊想出主意。”

朱若兰道：“因此姊姊只好谁也不救了。”

沈霞琳道：“那姊姊作何打算呢？”

朱若兰道：“我要以最恶毒的手脚对付陶玉，咱们不让他死，好好的折磨他几年，那也算替他们两人报仇了。”

沈霞琳只觉胸中充满哀伤之气，热泪滚滚，夺眶而出。

朱若兰走的很慢，似是故意要和沈霞琳多谈几句，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不要哭，人死留名，杨梦寰已然成名武林，侠声动江湖，就算死去但千秋百世之后，武休还会有人怀念他，实在是虽死犹生啊。”

沈霞琳强忍着心中悲痛，说道：“姊姊说的是……”黯然一叹，接道：“趁着寰哥哥未死之前，我有几句择藏在心中的话告诉姊姊。”

朱若兰道：“好！姊姊洗耳恭听。”

沈霞琳道：“我和红姊姊，虽和灾哥哥结为夫妇，行了大礼，但却是一直分室而居，未有夫妻之实，小妹如今仍是处子之身，姊姊可知为了什么？”

朱若兰道：“想必两位妹妹爱夫心切，希望他能成一代武功宗师，不忍在武功正值激急之期，误他的成就。”

沈霞琳摇摇头，道：“不是，寰哥哥的内功基础深固，合籍双修，已无损他日后成就，何况他已非童身。”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道：“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沈霞琳道：“我和红姊姊都在等待着兰姊姊，大礼之期，我和红姊姊都让出了正室之位，虚席相待，姊姊待我们太好了，我和……”

朱若兰突然加快脚步，行出石洞，冷厉的说道：“陶玉，要他们放下垂索，咱们一起下谷。”

陶玉道：“咱们都还有十二个时辰的考虑时间。”语声微顿，高声接道：“放下绳索。”

王寒湘应声山一侧黑暗中闪身而出，垂下一条绳索。

朱若兰道：“琳妹妹你先下去。”沈霞琳依言把索而下。

朱若兰暗中提气，左手抓注蝇索，右手仍然紧扣陶玉脉穴，直落谷底，缓步对群豪停身之处行去。

王寒湘虽想暗施算计，但恐伤了陶玉，是以不敢施下毒手。

这时群豪早已警觉，纷纷站起身子，暗中戒备。

原来朱若兰去的时间不短，群豪大都席地而坐，运气调息。

闻公泰当先迎了上来，眼看朱若兰牵着陶玉的腕脉，不觉失声叫道：“怎么？朱姑娘生擒了陶玉来了！”

这一声呼叫，立时使全场为之震动，迎上前来。

天宏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朱姑娘果是天人一般，竟然生擒陶玉而来，唉！我等还为姑娘担心哩！”

朱若兰道：“托诸位之福了。”伸手点了陶玉几处穴道，右掌一挥，劈在陶玉腿弯关节之处，陶玉身不由己的一屈双膝，跪了下去。

静玄道长道：“姑娘生擒陶玉，救出了杨夫人，但不知是否见到了杨大侠？”

只见一个少林寺僧侣，合掌附在天宏大师耳边，低言了几声，天宏大师目注沈霞琳，连连点头，但却未齐口说话。

朱若兰应道：“见是见到他了，只是无法救他脱险。”

李沧澜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的说道：“朱姑娘，小婿情形如何？”

朱若兰道：“令婿生性坚毅，虽然受到了陶玉甚多折磨，但他仍然不失大侠英雄的气度。”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生擒陶玉，不知作何打算？”

朱若兰道：“咱们处身谷底，十分危险，如若陶玉在此相伴，他们就无法施下毒手。”

陶玉突然开口，冷冷接道：“那也只要一十二个时辰，过了时辰，他们一样会对付你们。”

李沧澜一举手中龙头拐，对着陶玉头顶，冷冷说道：“如有人敢施暗算，老夫就一拐先击碎你的头壳。”

陶玉聪明绝伦，虽然被擒，仍然能默查形势，心知李沧澜心中充满着悔恨气愤，如若顶撞于他，必然将吃大亏，当下默然不语。

闻公泰道：“好小子，你还有十二个时辰期限，到时如若有个风吹草动，我闻公泰就一刀一刀的割了你。”

陶玉冷笑一声，道：“闻公泰，你记着，我陶玉脱险之后，必先血洗你们华山派。”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老夫如是怕事，也不会赶到这里来了，”

天宏大师突然低喧一声拂号，道：“陶施主，老衲有几句话，奉劝于你……”

陶玉冷冷的说道：“什么事？”

天宏大师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衲想不明白，你和那杨梦寰为什么不可以并立江湖……”

陶玉冷笑一声，接道，“别和我谈什么佛门因果，十二个时辰之后，诸位将陪我陶某人葬身火窟之中。”

朱若兰冷冷说道：“陶玉，你如再胡言乱语，我就先让你尝试一下那分筋错骨的滋味。”

对那朱若兰，陶玉心中始终存有着一份敬畏和爱慕，朱若兰那艳绝人寰的美丽，动人的风韵，早已使陶玉倾心、但那超人的才慧，冷若冰霜的神情，却又使陶玉生出无比的敬畏，当下，闭上双目，不敢再言。

这当儿，突然亮起了一道闪光，紧接着隆隆雷声，传了过来。

朱若兰站起身子，四顾一眼，道：“天要下雨了，诸位请快找一处避雨所在吧。”缓步行近陶玉，冷冷接道：“陶玉你不是想用火攻么？把我等活活烧死于这谷底之中，可惜天不容你，立时就要下大雨了。”

陶玉冷冷的瞧了朱若兰一眼，默不作声。

朱若兰缓缓说道：“让你先给我尝试一下风吹雨打的滋味。”伸出右手，卸下了陶玉右肩肿处的关节。

陶玉道：“朱若兰你这般折磨我，为什么不杀了我？”

朱若兰冷冷说道：“想死么？没有那么容易，你作恶多端，也应尝试一下这些痛苦。”双手齐出，片刻间卸去左肩，双膝四处关节，接道：“我相信你没有归元秘笈上接骨手法，传授别人，纵然有人来救你，也不能伸手动你，如是关节衔接处受到损伤，只怕很难复元……”

说话之间，大雨已倾盆而下。

朱若兰高声说道：“诸位快请到那崖壁之下，找一处躲雨所在。”

陶玉自知难在朱若兰面前使用手段，当下闭目不言。

朱若兰牵着沈霞琳，奔向一处崖壁大岩之下，相对而坐。

一道闪光划过，清晰可见陶玉仰卧在大雨之中。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兰姊姊，咱们当真不救寰哥哥么？”

朱若兰道：“自然要救，但咱们不能让陶玉瞧出来，先把他折磨一番，让他受些痛苦，再和他谈条件，那就事半功倍了。”

沈霞琳道：“兰姊姊，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会不会答应？”

朱若兰道：“你说吧！”

沈霞琳道：“这一次救不出寰哥哥，那就罢了，如是救出了寰哥哥，今后请姊姊和我们住在一起，”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你可是要我也嫁给杨梦寰？”

沈霞琳道：“他视姊姊如天人，有姊姊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多计教益……”

她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为了感动姊姊，我们婚后数年来一直未同过房，寰哥哥没有和我们谈过这件事，但心中却很明白，因此他过的一直很好，把精神放在习武之上。”

朱若兰长长吁一口气，道：“我先得谢谢你和那李姑娘的好意，不过，姊姊亦有苦衷，你们想再找一个武功高强的姊妹，助他武林大业，姊姊一定帮忙……”

沈霞琳道：“我知道，你要把那赵姑娘嫁给寰哥哥是么？”

朱若兰道：“不错，这些年来，你已大有长进。”

沈霞琳道：“唉！赵家妹妹好是好，才貌武功，无不过人，只不知她的性格如何？我们能容她，不知她是否能容得我们？”

朱若兰道：“刚才我看到赵小蝶，她已尽敛狂傲之态，论武功她犹在我之上，有她相助，武林中那里还有敌手。”

沈霞琳道：“姊姊呢？”

朱若兰道：“琳妹妹，你要杨梦寰娶上好多妻子？”

沈霞琳嗤的一笑，道：“我不怕，越多越好。”

朱若兰道：“姊姊只怕不能够嫁人了。”

沈霞琳奇道：“为什么？”

朱若兰道：“因为姊姊现在习了一种武功，不能够坏去童身。”

沈霞琳抬起头来，道：“此话当真么？”

朱若兰别过脸去，答道：“不错，姊姊几时骗过你了。”

沈霞琳心中暗道：寰哥哥不喜女色，只要你名义作他妻子，那就行了……

忖思之间，瞥见火光闪动，四面山壁上，突然出现了十余盏红灯。

王寒湘站在一块突岩之上，高声说道：“谷下那一位作得了主，请和我王某人答话。”

朱若兰低声对沈霞琳道：“去告诉李老前辈，要他作主和王寒湘谈判。”

沈霞琳起身行到李沧澜身前，欠身说道：“朱姑娘要老伯父作主，和那王寒湘谈判。”

李沧澜站起身子道：“好！”

站起身子，仰望着山壁间的王寒湘，道：“王寒湘，有什么话，和老夫说吧！”

王寒湘已然听见了李沧澜的声音，沉吟了一阵，应道：“那位朱姑娘在么？”

李沧澜道：“和老夫谈也是一样。”

王寒湘道：“好！在下先下入谷底，再和你仔细谈吧！”

急风大雨中，只见王寒湘手攀绳索而下。

李沧澜想到昔年领导天龙帮时，这王寒湘亦不过自己属下一位坛主，对自己恭敬有加，如今形势，此刻竟要和他以平等之位，谈论问题。

忖思之间，王寒湘已然落着实地，行了过来。

他对那李沧澜有着一份残余的敬重，抱拳一揖道：“李只。”

李沧澜冷冷说道：“不用多礼了。”

王寒湘轻轻咳了一声，道：“那位朱姑娘现在何处？”

李沧澜道：“先和老夫谈吧，如是老夫作不了主，你再找她不迟。”

王寒湘道：“那也好，我等想换回陶帮主，不知李兄可否作得主意。”

李沧澜道：“换回陶玉？”

王寒湘道：“不错。”

李沧澜道：“用什么人换？”

王寒湘道：“杨梦寰和赵小蝶，任凭你们选择一人。”

李沧澜暗暗忖道：如要天下英雄选择，只怕都要选那杨梦寰，只不知朱姑娘的意下如何？

王寒湘看那李沧澜一直在沉吟不言，忍不住接道：“如是李兄一时间难作决定，那就请和朱姑娘商量一下如何？”

李沧澜道：“好吧！”回头说道：“琳儿，请朱姑娘来。”

沈霞琳应了一声，带着朱若兰，缓步行了过来。

王寒湘道：“四面山壁之上，都已布置了桐油浸过的木柴，只待大雨稍住，就可以燃起投入谷底来了。”

朱若兰冷笑，道：“就是告诉我这件事么？”

王寒湘道：“在下必须先说明，凡是在此谷中之人，都无法逃过此一劫数。”

朱若兰道：“连你也不能了。”

王寒湘哈哈一笑，道：“诸位如此多人，换我们两条命，王某人死而何憾……”语声微微一顿，道：“不过在下来此，主要是想和朱姑娘谈谈。”

朱若兰道：“你说吧！”

王寒湘道：“我等想以杨梦寰或赵小蝶，换回我家帮主。”

朱若兰道：“两个人呢？”

王寒湘道：“朱姑娘以二换一，有失公平，如是朱姑娘有能在放了我们帮主之后，再把他生擒，岂不是可以再换一人。”

朱若兰冷冷说道：“陶玉已经跟我讲过很多次了，还用得着你讲么。”

王寒湘道：“如是要以二换一，在下也不敢作主，必得先去请示敝帮主一声。”

朱若兰手指那山谷正中，积水数寸的草地上，道：“陶玉就在那里躺着，你如自信有能力救他，那就救走了他吧！”

王寒湘道：“姑娘但请放心，王某决不会妄自出手。”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最好你出手救他一下试试。”

王寒湘不再答话，转身直向陶玉行了过去。

凝目望去，只见陶玉闭目卧在积水中，皱着眉头，显然有着无比的痛苦。

王寒湘低声叫道：“帮主。”

陶玉缓缓睁开双目，道：“不能动我。”

王寒湘低声问道：“朱若兰点了你的穴道。”

陶玉道：“她错开我几处关节，不解此等手法之人，不可妄动。”

王寒湘低声道：“帮主被擒，大局主持乏人，属下自作主意，想以杨梦寰或赵小蝶换回帮主，但那朱若兰要以两人来换帮主。”

陶玉道：“千万不可，朱若兰不敢杀我，也无非为了杨梦寰和赵小蝶被咱们留作人质，如若放了两人，只怕情势立刻就要大变。”

王寒湘低声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帮主如若能够脱险，不难再想出对付他们的法子。”

陶玉道：“朱若兰智谋过人，咱们要答应以二换一，必将引起她的怀疑，此事有我来对付她，你快些离开此地。”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若你会三音神尼的接骨手法，接上我几处关节，那就好了。”

王寒湘道：“属下想来此事未必有何难处。”伏下身子，去握陶玉左臂。

陶玉急急说道：“不可妄动，三音神尼错人关节，乃是一种独门手法，你不知诀窍，妄自动手，那是诚心要我吃苦头。”

王寒湘呆呆的望着陶玉，无计可施，良久之后，才缓缓问道：“如是那朱若兰只用一人交换呢？”

陶玉道：“那就可以答应。”

王寒湘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回身缓步而去，走到朱若兰的身前，道：“敝帮主说，他虽被擒，也不能二换一，有失公允……”

朱若兰冷冷接道：“我自有法子要他答应，阁下可以走了……”

王寒湘道：“如以在下之意，以二换一，亦无不可，只是敝帮主坚持不允，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现在以二换二了。”

王寒湘呆了一呆，道：“朱姑娘可是要把我王某人也留在此地么？”

朱若兰道：“此刻谷底群豪，充满着激愤，你如不肯束手就缚，只怕立刻有死亡之危。”

王寒湘仰天长长叹一口气，道：“诸位人手众多，我王某人自知非

敌……”

朱若兰接道：“那很好，你既自知非敌，那就不用反抗了，陶玉一向不讲信义，自是用不着对你讲什么武林道义规矩了。”

王寒湘心中明白，单是一个朱若兰，他已不是敌手，何况谷中群豪，无一不是当代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当下说道：“好！姑娘如是一定要把我王某留在此地，那就尽管出手。”

朱若兰道：“琳妹妹，点了他的穴道。”

沈霞琳应声出手，一指点去。

王寒湘果然是没有出手封架，任那沈霞琳点中穴道。

沈霞琳连点王寒湘三处大穴，王寒湘身子摇了两摇，一跤跌摔在地上。

朱若兰低声对沈霞琳道：“此人被陶玉所迫，不得不助他为恶，把他放在突岩之下，让他避避风雨吧。”

沈霞琳应声提起王寒湘，行到突岩之下，道：“兰姊姊，此刻王寒湘被擒，群凶无首，唉！可惜你那灵鹤玄玉不在此地，不然可以乘鹤而上，救出寰哥哥和赵姑娘。”

朱若兰道：“咱们只要留下陶玉和王寒湘，谅他们不敢再伤你的寰哥哥，快些借此机会，好好坐息一下，也许还要经几场凶恶之战。”

沈霞琳道：“兰姊姊说的是。”缓缓坐下身子，闭目运气调息。

一夜匆匆而过，第二天浓云尽散，天气一片明朗。

太阳爬上了中天，照射着仰卧在地上的陶玉，朱若兰起身而行，直行到陶玉身前。

沈霞琳手提长剑，紧随朱若兰身侧而立。

朱若兰冷冷说道：“陶玉再过半日之后，你受伤之处，就无法接上断骨了。”

陶玉淡淡一笑，道：“过了午时之后，这整个山谷之中，即要被大火烧个寸草不留，我陶玉势将被烧死不可，那也不用管伤处如何了。”

朱若兰冷冷说道：“有你在，谅他们不敢下手。”

陶玉道：“当他们在预定的时限之内，仍然不能回去之时，他们就不会再等待犹豫了。”

朱若兰道：“不要紧，不论他们是倾油放火，但首先遭殃的总是你陶玉……”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就是那王寒湘，也被我留在这里。”

陶玉冷笑一声，道：“他本不该下来，只因把你朱若兰估计的太过英雄了。”

朱若兰冷冷说道：“对付那正人君子，固然是英雄气概，不斩来使，但对付你陶玉这等人物，如何也能讲英雄气度。”

陶玉冷冷说道：“姑娘先不要太过高兴，在下虽然要葬身火窟，但有姑娘和几位掌门人物奉陪，那也是死而无憾了。”

沈霞琳突然一伸宝剑，冷森森的寒芒直逼在陶玉的脸上，说道：“陶玉放火烧死咱们，咱们就先把他斩成肉泥，他一向自负生的俊美，先把他的脸给划伤如何？”

朱若兰笑道：“不用担心，有他在此，谅他的属下，决然不会下手……”

语声微微一顿，道：“姊姊已有安排，只待陶玉埋伏在四面山峰上的属

下有所举动，咱们立刻分头施袭，我要他眼看着自己一败涂地，待救出你寰哥哥和赵姑娘之后，再慢慢的收拾他。”

陶玉四肢重要的关节，都为朱若兰错开，武功虽然未失，但却不敢挣动，稍一挣动，关节就剧痛无比，昨宵大雨倾盆，在雨中淋了一夜，今日艳阳高照，又在烈日下晒了半日，以他武功而论，已到寒暑难侵之境，只是不能运功抗拒，这个苦可就吃的大了，但他自知罪大恶极，纵然开口求饶，亦是难有生望，只好暗里咬牙苦撑。

朱若兰心中之意，原想迫使他熬不住雨打日晒，放了杨梦寰和赵小蝶，再放群豪出此绝地，却不料一向畏死的陶玉，这一次竟然能苦撑下去，不肯告饶，闹成了僵局。

但她心中明白，此刻如若杀了陶玉，群豪处境，必将更是危险，是以，亦不敢施下毒手。

这时太阳已稍偏西，到了过午时分，只听西面山峰上，传下来一声长啸，两团火球由山峰上直滚下来，落入谷地，熊熊燃烧起来。

陶玉格格一笑道：“那木块都经过桐油浸过，燃烧之力，十分强大，眼见这绝谷之中，即将为大火弥漫……”

他纵声一笑，牵动了关节伤处，疼痛无比，话未说完，已自接不下去。

朱若兰转眼望去，只见武当门下两个佩剑道人，分头奔向两团火球，脱下身上道袍，用水湿过把火球扑熄。

朱若兰四下流顾了一眼，冷冷说道：“这谷底地方不小，以群豪的身手，他们纵然投桐油浸过的木块，也是难以伤得群豪。”

陶玉淡淡一笑，道：“这倒不劳姑娘费心，在下已经早已有备，除非他们能够肋生双翅，飞出山谷，决然逃过烧死之危。”

朱若兰正待答话，突然山峰之上，传下来一个沉重的声音，道：“半个时辰如若还不放回敝帮帮主，整个山谷中将为大火弥漫，不分男女，一律烧死。”

朱若兰暗运真气高声答道：“诸位如想施展火攻，当首先看到你们贵帮主被火烧毙的惨状。”

峰上沉默了一阵，又有人答道：“我家帮主，早已留下令谕，过了今日午时之后，仍不见他归来，那就不用等他了。”

朱若兰心中暗暗忖道：我错开了他四肢主要关节，让他在雨水淋泡了一夜，烈日下晒了半日，这痛苦也够他受了，如若他真的存下了必死之心，今日之事，倒是很难善后，玉萧仙子未有回音之前，不能使他就此死去。

心念一转，蹲下身去，接上了陶玉四肢关节，道：“如若他们投下火球，你却不能挣动，被活活烧毙于此，那未免有些太过残忍了，此刻我先接上你四肢错开的关节，让你也有逃命的机会。”

但闻一声长啸传了过来，四面山壁间，火球滚滚而下，片刻间落下了数百个，谷底大部地方都是熊熊烈火。

朱若兰虽然接上了陶玉四肢关节，但却又点了他几处穴道。

天龙帮山壁上埋伏的高手，似是很有计划，投落谷底的火球，先从四面烧起，却把中间空了起来。

显然存心把群豪先行逼到谷底中央，因那火球一个接一个滚落下来，群豪虽然身手高强，也不敢动手扑熄，只好向中央避去。

这时谷底四面都烧起熊熊大火，四面山峰上，又投下捆捆桐油浸过的

干柴，使那熊熊的火势，更加强烈。

不过顿饭工夫，谷底四周已为大火弥漫，只余中间一块五丈见方的地方，未为火势波及。

群豪都被逼退到谷底中央。

天宏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朱姑娘，看来只有冒着火的之险，强行夺路了。”

朱若兰道：“四面火势奇烈，火焰高燃数丈，武功再好，也是不易越过……”

闻公泰接道：“难道咱们就这般的等那火势近身前，束手待毙不成？”

朱若兰道：“如若咱们能够再支持一个时辰，即可有援手赶到。”

闻公泰道：“可惜天公不作美，如若把昨宵一场大雨，等到此刻，火势再强一些，也要被那大雨熄去。”

李沧澜高声说道：“咱们修习内功之人，忍寒耐热之能，超越常人甚多，咱们分批守住四周，不让那火势侵入这五丈之内，和他耗上一日也不要紧。”

天宏大师道：“李兄说的不错，”举手一挥，两个手执禅杖的弟子，当先奔向正西方位，用手中禅杖，挑扑蔓延而入的火势。

群豪各选方位拒挡火势入侵。

这些人都是当代第一流的武林高人，一运气，耐热之力甚强，那四面山上的火球虽仍然不停的抛落谷底，但始终无法侵入五丈之内。

陶玉在朱若兰和沈霞琳监视之下，摇头一叹，道：“如若能有一阵强风，那就不难把你们尽都烧死在这绝谷之中了。”

朱若兰冷冷说道：“如若今日这绝谷中确然有人烧死，你陶玉是第一个被火烧死的人。”

陶玉格格一笑，道：“尔后火葬群豪和你朱姑娘，紧接着是杨梦寰、赵小蝶也相继被凌迟处死，天下武林精英，至此一网打尽。”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算计虽然不错，但仍是棋差一着，今日这场烈火，烧不死我们一人，你陶玉也不会就这般轻易死去……”

陶玉冷冷接道：“为什么？”

朱若兰道：“不信你等着瞧吧！”

语声甫落，突闻几声惨叫传了过来，四面山峰上，各滚下来几个黑衣大汉，跌入了大火之中。

闻公泰纵声长笑，道：“好啊！朱若兰调遣的人手，已然要连毒龙夫人一起放回……”

语声微微一顿，道：“这样作，你并未吃亏，你和王寒湘两条命，又得到十个月喘息机会，换回他们三个人，于你何伤？”

陶玉道：“那毒龙夫人无足轻重，姑娘定要放她，在下自然答应……”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你得信我一次。”

朱若兰道：“怎么样？”

陶王道：“先放了王寒湘，要他传我之命，放回杨梦寰和赵小蝶，然后姑娘再放我陶玉。”

朱若兰道：“好！目下形势，你已是穷途末路，如你敢用诡计，那是自取灭亡。”回身拍活王寒湘的穴道。

陶玉右手探入怀中，取出一个玉牌，交给了王寒湘，道：“放了杨梦寰和赵小蝶，咱们大大的赌他一注。”

王寒湘应了一声，接过玉牌，道：“朱姑娘请下山去，在左侧一处谷口处等候他们。”放腿疾奔而去。

朱若兰目睹王寒湘背影消失，提起了陶玉，下峰而去。

陶玉突然格格一笑，道：“如若在下不是被擒，只怕难得享受姑娘一抱。”

朱若兰右手一挥，拍的一声，打了陶玉一个耳光，道：“你想占便宜，我多让你吃点苦头。”

陶玉毫不生气的笑道：“在下自信才貌不在那杨梦寰之下，何以竟然没有他那一份艳福，上至你朱若兰，下到玉萧仙子，一个个都对他情意如海……”

朱若兰加快脚步，一口气奔到山峰谷口之处，蓬然一声，把陶玉摔在地上，点了他几处穴道，冷冷说道：“你自己想想吧！”转身绕到谷口，倚身在一块大岩石上。

第二十五回

大约一顿饭工夫左右，果见杨梦寰缓缓行了过来，他双腿之上，有如带着千斤重铅，举步落足之间，十分沉重。

朱若兰强自忍着心中的激动，装出一片平静，倚石不语。

杨梦寰步履蹒跚的走了过来，抱拳一揖，道：“又劳姊姊相救了。”

朱若兰抬起头来，望了杨梦寰一眼，缓缓说道：“你受了伤么？”

杨梦寰道：“虽然受尽了那陶玉的析磨，但幸喜还未落下内伤。”

朱若兰别过脸去，望远处一丛山花，缓缓说道：“陶玉就在后面山壁之下，你去打他几下，也好一出胸中之气。”

杨梦寰道：“多谢姊姊”。转过山角，果见陶玉坐在山壁之下，微斜身躯，倚在一块大岩之上，闭目养息。

陶玉听得步履之声，睁眼望了杨梦寰一眼，重又闭了起来。

杨梦寰直行陶玉身侧，冷笑一声，道：“陶玉，你想不到也有今天，是吧！”

陶玉淡然一笑，道：“兄弟和那朱姑娘有约，特地遣人去放你出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刻我陶玉几处穴道被点，动弹不得，杨兄如想出气，尽管出手，打上兄弟几掌。”

杨梦寰扬起的右手，重又缓缓放下，道：“我杨梦寰如若打了你，岂不是和你陶玉一样了。”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叫道：“寰哥哥。”

抬头看去，只见沈霞琳飞一般的奔过来，冲近杨梦寰身侧三步时，突然停了下来，樱唇启动，但却未说出话，两行泪水，却已夺眶而出。

杨梦寰伸出手去，握住了沈霞琳的右腕，低声说道：“不用哭了，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委曲，以后慢慢的说给我听吧！”

陶玉看沈霞琳奔过来时，已然闭上双目，未再瞧看两人一眼。

只听朱若兰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杨兄弟，拍活陶玉双臂和双腿上的穴道。”

杨梦寰应声出手，拍活了陶玉四肢穴道。

陶玉缓缓站起身干，扶着山壁而去。

显然他除了四肢被点的穴道之外，还有几处暗伤。

沈霞琳坐着陶玉逐渐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人坏极了，我真想追上去，一剑把他杀死了。”

杨梦寰上侍答活，耳际间传入了赵小蝶的声音，道：“杨兄，沈姑娘，兰姊姊请你们。”转身急步行去。

沈霞琳急急迫上去，转过山弯，却见朱若兰盘膝坐在一处山岩之下。颌首说道：“你们过来。”

两人并肩行了过去，齐声说道：“姊姊有何吩咐？”

朱若兰目光凝注在杨梦寰的脸上，道：“我只占诉你一件事，你要好好的看顾琳妹妹……”

举手一挥，接道：“你们去吧！”

杨梦寰、沈霞琳看她神情间，似是有些烦躁，也就不再多言，悄然退了出去。

只见赵小蝶靠在一处山壁上，仰望着天际出神。

沈霞琳缓步走了过去，道：“蝶妹妹，你的身体好些么？”

赵小蝶道：“我一直很好，多谢姊姊关心了。”

沈霞琳牵着赵小蝶的手，低声说道：“这些日子里，陶玉定然用了很多恶毒的法子对付你。”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陶玉把我囚禁了这多时间，

使我有时间反省一下，唉！那几年我大糊涂了，不但害得兰姊姊生气，而且也连累了姊姊和杨兄，从今之后，我要好好的做人。”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有你和兰姊姊，那陶玉本领再大一些，也难再兴风作浪。”

赵小蝶摇摇头，道：“我在这一段静坐思过之中，想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沈霞琳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在那归元秘笈最后一页中，有过一段记载，那是说武学之道，没有止境……”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因为那不是述说什么武功，我也没有仔细读它，但此刻仔细想来，却是有些不对，似乎那里面潜存着很多隐密，而且在这些囚禁的日子中，我曾想了归元秘笈上的武功，并非是已达止境，陶玉也许……”

只见天宏大师和李沧澜并肩快步而来，赵小蝶只好住口不言。

天宏大师合掌当胸，低声说道：“杨大侠，久违了。”杨梦寰急急还了一礼，道：“杨某一人安危，劳师动众，杨某衷心难安……”

一撩长衫，屈膝对李沧澜跪了下去，道：“见过岳父大人。”

李沧澜一挥手，道：“你起来，天下英雄为你劳碌奔走，冒险犯难，该去谢谢他们才是。”

杨梦寰道：“岳父说的是。”

正待转身而起，赵小蝶一拉杨梦寰，低声说道：“兰姊姊可能是中毒了，也许是受了内伤……”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什么？”

赵小蝶道：“你快去就是。”

杨梦寰还想再问，赵小蝶已牵着沈霞琳转身而去。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该去道谢一声才是。”

天宏大师笑道：“多承朱姑娘援手，来此之人大都有惊无险，此刻都在山谷一端等候杨大侠。”

杨梦寰道：“好，在下就去拜谢他们援手之恩。”

天宏大师望了赵小蝶一眼，道：“姑娘别来无恙。”

赵小蝶道：“我很好，多谢老禅师的关顾。”言罢，愁锁眉头，垂首出神。

天宏大师只道她不喜和自己搭讪，悄然转身而去。

李沧澜望了赵小蝶一眼，心中暗道：此女胡作非为，武功又高，心目中无大无小，还是不要惹她为妙，带着川中四丑转身而去。

杨梦寰行约数十丈，只见一块空旷的草地上坐着十余人。

群豪眼看杨梦寰行了过去，齐齐站起身来。

杨梦寰急行两步，抱拳一个罗圈揖，道：“杨某何德何能，敢劳诸位千里跋涉，我杨某这里是感激不尽了。”群豪齐齐还礼。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除了我等几个先到此地，后面只怕还有高手赶来……。”

语声微微一顿，道：“目下那陶玉已成祸乱之源，杨大侠既已脱困，正好带咱们一举而把他消灭。”

杨梦寰道：“那朱姑娘既在此地，最好能由她主持。”

静玄道长道：“朱姑娘深谋远虑，我等难及万一，想必早已有了对付陶玉之策。”

闻公泰目光流动，打量四面的山色形势一眼，接道：“此刻进入这百丈峰的武林同道，恐怕将数以百计，老朽之意，咱们在对面山峰之上，设下幕帐，以迎接天下英雄，借机扫穴

犁庭，一举残灭陶玉实力，别再给他坐大的机会。”

静玄道长道：“闻兄高论，贫道甚为赞同，但最好能先和朱姑娘商量一下，再作主意。”

天宏大师道：“不错”。

李沧澜接口说道：“寰兄，你去瞧瞧朱姑娘，咱们在对面山峰之上等候。”

杨梦寰心中亦甚担心那朱若兰的安危，当下说道：“小婿立刻就去。”抱拳一个长揖，转身而去。

一路返回，竟是未再见到那赵小蝶和沈霞琳。

直待行到朱若兰适才坐息之处，才见到玉萧仙子满脸戚然之色，站在山岩之下。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玉萧姑娘……”

玉萧仙子道：“你来了，我带你去看朱姑娘。”

她似是很急，说完一句活，立时转身而去。

杨梦寰觉出事态严重，也不多问，随在玉萧仙子身后奔到一座茅舍外

面。

玉箫仙子低声说道：“杨相公，进去吧！姑娘就在房内。”

杨梦寰缓步而入，直入内室，只见朱若兰仰卧一张木榻之上，微闭着星目，脸上是一片苍白，不禁心头黯然，低声叫道：“兰姊姊。”

朱若兰睁开眼睛，望了杨梦寰一眼，缓缓说道：“你还没有走么？”

杨梦寰道：“赵姑娘和天下英雄都在这里，姊姊伤的很重么？”

朱若兰淡然一笑，道：“不要紧，我有灵鹤可以送我回天机石府，你好好照顾赵小蝶，只有那缕缕情丝，才可以缚紧她的芳心。”

杨梦寰道：“小弟一切遵命，姊姊不用担心这些事了，眼下最为紧要的是姊姊的伤势。”

朱若兰似是没有气力答话，缓缓闭上双目，不再言语。

杨梦寰心中大惊，伸出手去，按在朱若兰前胸之上，只觉她气若游丝，似是随时可以断去，不禁急的流下泪来。

正感六神无主，忽闻身后传来了步履之声。

回头望去，赵小蝶和沈霞琳走了进来，急急叫道：“赵姑娘快些来，兰姊姊情形不对。”

赵小蝶行近榻前，右手把着朱若兰的左腕脉穴，右耳附在她前胸之上，听了一阵，摇摇头道：“不像是中毒的样子。”

杨梦寰道：“不是中毒，那是受伤了。”

赵小蝶点点头，道：“似是受了很重的内伤。”

沈霞琳道：“这两日来，我一直未离开她一步，也没有见她陶玉动手，如何会受了伤呢？”

杨梦寰道：“姑娘胸中熟记归元秘笈，可能瞧出她伤在何处么？”

赵小蝶道：“不能确定，似乎是真气岔了经脉，练功走火入魔。”

沈霞琳热泪夺眶而出，黯然说道：“如若她不来百丈峰，援救咱们，也不会落得这样惨局了。”

杨梦寰道：“赵姑娘请仔细想想归元秘笈上那疗伤篇中，可有疗救走火入魔的办法”

赵小蝶凝目沉思，良久不言。

杨梦寰知她正在用心思索，只好耐心等待。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赵小蝶才摇头叹道：“我心中没有把握……”

只听朱若兰长长吁一口气，霍然睁开双目，挺身坐起，望

了杨梦寰三人一眼，微微一笑，道：“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只是练功练岔了真气，只要好好的休息几日，就会好了。”

赵小蝶道：“姊姊，你何苦要骗我们。”

朱若兰笑道：“我几时骗过你们了，不要打扰我，我要休息一下。”

赵小蝶道：“姊姊，我助你把真气逼回经道如何？”

朱若兰缓缓躺了下去，道：“不用费心机了，你无能助我。”

赵小蝶道：“小妹自信有此能力。”

朱若兰道：“我知道你内功深厚，天下无匹，但却不适对我。”

赵小蝶奇道：“姊姊，我是越听越不明白了。”

朱若兰似是很疲倦，闭上双目，有气无力的说道：“我这几年，真气是逆转而行……”

赵小蝶呆了一呆，还想再问，杨梦寰却抢先接道：“赵姑娘，她很疲倦，不要再和她说话了。”

一向倔强的赵小蝶，此刻却变的无比温柔，点点头，缓缓向后退去。

杨梦寰一拉沈霞琳，三人一齐退到室外。

赵小蝶走在最后，随手带上房门。

只见玉萧仙子站在厅中，愁眉苦脸，粉颊泪痕未干。

她似是对那赵小蝶寄望甚重，一见赵小蝶，就忍不住问道：“赵姑娘，朱姑娘的伤势如何？”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到此刻为止，我还想不出疗治她伤势的办法。”

玉萧仙子道：“这么说来，只有设法送她回到天机石府去了。”

赵小蝶道：“送回天机石府，又能如何？”

沈霞琳道：“奇怪的是我一直不明白兰姊姊是如何受伤的。”

赵小蝶似是突然有了决定，满脸坚决的说道：“我想这样拖延下去，倒不如冒险一试疗治她的伤势了。”

杨梦寰道：“姑娘有把握？”

赵小蝶摇摇头，道：“没有……”

杨梦寰道：“最好是不要冒险。”

赵小蝶道：“如若我不能疗治好她的伤势，或是因手法错误，害了兰姊姊，我就以死谢罪。”

杨梦寰道：“这个，这个如何可以？”

赵小蝶道：“形势逼迫，实不容再拖延下去了，倒不如冒险一试。”

杨梦寰默然不言，双目却移注在玉萧仙子的脸上。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咱们姑且一试。”

赵小蝶道：“两位姊姊，跟我进入室中……”目光转注到杨梦寰的脸上，道：“有劳在室外等等了。”

杨梦寰道，“三位尽管放心施为，在下守门就是。”

三人步入内室，回手关上房门。

杨梦寰大步出厅，四面查看一下，重又绕回厅中。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仍不见内室门开，不自禁焦急起来。

绕向窗子，只见窗门紧闭，还垂着黑色的窗帘。

这时杨梦寰除了破门而入之外，已然是别无良策，想到赵小蝶如生异心，玉萧仙子和沈霞琳都将伤在她暗算之下，更是心如火焚，急的在厅中来回踱走。

突然间响起了几声长啸，遥遥传了过来。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难道是那陶玉知道了朱若兰受伤的事，率人施袭不成？

心中转念间，瞥见一个面目丑怪的蓝衣妇人，缓步行入室中。

杨梦寰仔细的瞧了一眼，才认出来人是三千罗刹彭秀苇，当下一抱拳，道：“彭姑娘。”

彭秀苇缓缓说道：“姑娘的伤势如何了？”

她声音中微微颤抖，似是尽力在压制着心中的激动。

杨梦寰道：“赵小蝶和玉萧姑娘，现都在内室中查看那朱姑娘的伤势。”

彭秀苇似要入内，但却突然改变了主意，缓步退到厅角，肃然而立。

她面容丑怪，喜怒之间，特别鲜明。

杨梦寰心中暗道：看来她心中似是蕴藏了一腔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定是一场生死之搏……。

忖思之间，突闻木门呀然一声，两扇紧闭的房门，突然大开。

只见赵小蝶容色严肃的缓步行了出来。

杨梦寰正诗出言相间，赵小蝶双目泪水已夺眶力出，摇摇头，说道：“兰姊姊说的不错，我无能帮助她。”

双手掩面，放声大哭。

杨梦寰缓步行了过来，道：“赵姑娘，不用哭了，只要你尽了心力，至于能否疗治好朱姑娘的伤势，那是天命了。”

突然彭秀苇冷冰冰的说道：“玉萧姑娘，姑娘可是死了么？”

玉萧仙子道：“气息未绝。”

彭秀苇冷冷说道：“姑娘既然没有死，告诉她不要哭了。”

赵小蝶放下掩面双手；拭去颊上泪水，凝目望去，只见彭秀苇大步行了过来，满含仇恨的扫掠了杨梦寰等一眼，直向房中行去。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她追随朱姑娘甚久，情意深重，此刻得此凶讯，难免是情绪激动，形诸于外，诸位要多担待一点。”

杨梦寰道：“玉萧姑娘放心……。”

目光转到赵小蝶的脸上，问道：“那归元秘笈疗伤篇，乃疗伤宝典，何以全然不见效力？”

赵小蝶道：“我也是觉得奇怪，仔细查过之后，才发觉兰姊姊身上真气，似是倒逆而行。”

杨梦寰道：“倒逆而行……。”

赵小蝶道：“是啊，因而才使人有着无法下手之感。”

杨梦寰凝目沉思了一阵，突然头下脚上的倒立起，道：

“赵姑娘，你点我腿上‘阳关’‘曲泉’两穴。”

赵小蝶怔了一怔，忽然若有所悟的伸手点了他的“阳关”“曲泉”两穴。

杨梦寰身体倒立，虽然被点了两处穴道，仍然以手撑地，倒立不动。

沈霞琳只瞧得大力奇道：“寰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但闻杨梦寰沉声说道：“点我右肋‘天谿’‘天池’二穴。”

赵小蝶应了一声，又伸手点了杨梦寰右肋两处穴道。

这时杨梦寰身上有四处穴道被点，但他仍然倒立不动。

沈霞琳低声问玉萧仙子，道：“玉萧姊姊，他们在干什么啊？”

玉萧仙子道：“他们在研究你兰姊姊的伤势。”

沈霞琳点点头，道：“噢！原来如此。”

杨梦寰似是感觉很吃力，喘息着说道：“快检查我‘手太阴肺经’，是否真气倒流。”

赵小蝶伸出纤纤玉手，按在杨梦寰身上。

室中鸦雀无声，落针可闻。

这是武学上少见的难关，也关系着朱若兰的生死。

沈霞琳、玉萧仙子睁着四只圆圆的大眼睛，望着赵小蝶，心中满怀希望，也充满着紧张。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时光，赵小蝶移开按在杨梦寰身上的玉手，顺势拍活他四处穴道，摇摇头道：“行集于‘手太阴肺经’中的真气，迟滞缓慢，

并无逆行之征。”

沈霞琳紧张的精神，突然一懈，道：“这么说来，仍是无法救活兰姊姊了。”

突闻一声悲切的哭声传出来，声音不大，但却充满着哀伤，哭得动人心弦。

沈霞琳大吃一惊，放步向内室冲去。

玉萧仙子右手一伸，抓住沈霞琳，道：“沈姑娘，不要进去。”

沈霞琳道：“为什么？我要去看兰姊姊，她伤势如是没有变化，那彭秀苇如何会哭的如此悲切。”

玉萧仙子轻轻叹息，道：“此刻她心中充满了怨怒仇恨，激愤之下，可能会杀了你。”

沈霞琳呆了一呆，道：“你可是说彭姑娘。”

玉萧仙子道：“不错。”

只听杨梦寰喃喃自语，道：“真气逆行，经脉倒转……”蓦然抬起头来，叫：“赵姑娘，咱们再来试试。”双手撑地，人又倒立起来。

赵小蝶又点了杨梦寰几处穴道，道：“可曾觉出了真气逆转。”

杨梦寰摇摇头道：“未曾觉得。”

赵小蝶拍活了杨梦寰的穴道，道：“不用试了，这期间定然有着一种窍诀，咱们不知内情，只怕是无法了然。”

杨梦寰一跃而起，道：“那不是有人伤了她……”

沈霞琳接道：“如是无人伤她，难道兰姊姊是病了么？”

杨梦寰道：“是兰姊姊自己岔了真气。”

玉萧仙子突然接道：“是了，是了……”

沈霞琳茫然接道：“玉萧姊姊，什么事啊？”

玉萧仙子道：“朱姑娘正在练习一种武功，尚未练成，但却听得杨相公和赵姑娘的凶讯，因此匆匆赶来……”

赵小蝶道：“不错了，这几日里，她一心想救咱们，和陶玉斗智斗力，精神体力，两皆困乏，无暇休息，致使真气走岔了经脉，也就是武家大忌的走火入魔了。”

玉萧仙子黯然说道：“朱姑娘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还未想到如此严重，如今想来，她已是早知道了。”

赵小蝶道：“说的什么？”

玉萧仙子道：“她说，如若她有了什么变故，要把她绑在巨鹤之上，让玄玉直飞天机石府，别让你们知道，当时我还认为姑娘是多虑之言，把陶玉估计过高，却想不利她竟是早已先知。”

赵小蝶道：“唉！她自知正在危险之期，却又不能不下山来救咱们，如其说是她早有预知，那就不如说其祸必然了。”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快闪开，让我过去。”

抬头看去，只见彭秀苇抱着朱若兰，大步行出室外。

玉萧仙子急道：“彭姊姊，你要把姑娘带往何处？”

彭秀苇冷冷道：“带回天机石府，姑娘还余下一口气，不能让她死在这等荒凉之地。”

赵小蝶道：“放下她，我们正在思索救她之法，你如带她

离此，那就……”她本想说那是死定了，但却不忍说出口来。

彭秀苇冷冷说道：“你们都是害死朱姑娘的凶手，都给我滚到一边去……”大步向外冲去。

杨梦寰身子一侧，拦住了彭秀苇的去，道：“彭姑娘……”

彭秀苇怒道：“祸皆由你起，你还有何面目和我说话。”

杨梦寰抱拳一揖，道：“姑娘听在下一言如何？”

彭秀苇道：“我已经听过两回了，快让开路。”

杨梦寰怔了一怔，暗道：看起来，今日非得动手拦住他了。

心念转动，淡然一笑，道：“彭姑娘，你如想救朱姑娘的性命，就把她放下来……”

彭秀苇厉喝道：“你让不让路？”

杨梦寰道：“除非你留下朱姑娘来。”

彭秀苇冷笑一声，左手抱紧了朱若兰，右手一挥，疾向杨梦寰前胸拍去。

杨梦寰心知彭秀苇的神志已然有些不清，除非把她制服之外，已是别无他法，右手一扬，五指反向彭秀苇右腕之上推去。

彭秀苇一手抱着朱若兰，单余一只手和杨梦寰恶斗，但攻势却凌厉无比，招招都是击向杨梦寰的要害。

杨梦寰担心伤了朱若兰，出手不得不小心谨慎。

玉萧仙子急的大声叫道：“彭姊姊，赵姑娘和杨相公都正在耗尽心智，思索拯救朱姑娘的办法，姊姊如若把朱姑娘带回天机石府，岂不是害了她么？”

彭秀苇右手疾挥，连攻三招，迫的杨梦寰退后一步，道：

“姑娘适才清醒过来，要我以最快速的方法，送她回天机石府。”

玉萧仙子道：“此事当真么？”

彭秀苇道：“我为什么骗你！”

杨梦寰一面封挡彭秀苇的掌势，一面高声说道：“姑娘快请停手，容杨某说几句话如何？”

彭秀苇道：“谁要听你的花言巧语。”掌势更见猛恶。

她怀中抱着朱若兰，身手虽然大受影响，但却护住了她大半个身子，杨梦寰只能攻她右面肋间一处，又不能施展毒手，是以动手打了几十个照面，一直是攻少守多。

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道：“寰哥哥，不要打了，兰姊姊大伤之下，你们这样打来打去，我想吃亏的仍是兰姊姊。”

杨梦寰心头一凛，暗中运气，眼看彭秀苇一掌劈来，故作让避不开，左肩一挺，硬受一击。

彭秀苇一掌拍在杨梦寰肩头之上，蕴蓄在掌心上的内劲，还未发出，杨梦寰的右手，已横里伸了过来，抓住了彭秀苇的右腕，道：“彭姑娘，快放下朱姑娘。”

彭秀苇冷冷说道：“朱姑娘要我带她回天机石府，除非你们杀了我……”

赵小蝶接道：“这些话我们都未听到，谁知你说的是真是假……”

彭秀苇怒道：“不是你这臭丫头被人生擒，朱姑娘怎会赶来百丈峰……”

杨梦寰吃了一惊，暗暗忖道：赵小蝶生性高傲，这彭秀苇竟然如此骂

她，只怕要激起她的杀机。

那知事情竟然是大大的出了杨梦寰的预料之外，只见赵小蝶神情平静的说道：“彭姑娘，你骂的一点不错，是我拖累了兰姊姊，但事已至此，已不是责骂几句可以解决，目下要

紧的是，设法抢救兰姊姊的性命，你把她带回天机石府，岂不是要她等死么？”

彭秀苇冷笑一声，道：“死在天机石府，那是比死在此荒凉之地强得多了。”

赵小蝶柳眉一耸，但仍然平和的说道：“兰姊姊武功高强，并非是伤在陶玉手中……”

彭秀苇怒声接道：“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别想让我信你。”

赵小蝶脸色一变，道：“为了抢救兰姊姊的性命，休怪我无礼了。”突然一扬右手，点了过去。

一股暗劲冲了过去，正中彭秀苇的肋间“大包”要穴。

彭秀苇右手被杨梦寰五指紧扣着腕脉要穴，右肋再吃赵小蝶一指点中，左臂力道亦失，怀抱中的朱若兰突然向下跌落。

赵小蝶迅速无伦的一伸双手，接住了向下跌落的朱若兰，左手一挥，拍活了彭秀苇左肋的“大包”穴。

杨梦寰一松五指，道：“彭姑娘不要见怪……”

彭秀苇穴道被解，脉穴一松，立即怒喝一声，猛向赵小蝶扑了过去。

赵小蝶看她来势猛恶，生恐伤到了朱若兰，匆急之下，右手一扬，推出一股暗劲。

她内功深厚，出手力道非同小可，彭秀苇向前冲进的身子，有如撞在一堵无形的坚壁之上，闷哼一声，倒退三步，跌摔在实地之上。

凝目望去，只见彭秀苇面色铁青，口角间缓缓泪出血来。

赵小蝶似是未料出手一击之下，竟然把彭秀苇伤的如此之重，不禁一呆。

玉萧仙子急急伏下身去，扶起了彭秀苇，道：“姊姊，伤在何处？”

赵小蝶急急说道：“伤在内腑，最好先别动她。”

玉萧仙子果然不敢再动，放下了彭秀苇，道：“赵姑娘，可有救治之法么？”

赵小蝶道：“我并未用很大气力，竟然把她伤的如此之重，不过这内伤，在那归元秘笈疗伤篇上，记述有很详细的疗治之法，只要她心脉未被我掌力震断，很快就可以康复。”

玉萧仙子伸出手去按住彭秀苇前胸之上，道：“她心脏还在跳动。”

赵小蝶长吁一口气，道：“那就好了。”缓缓把怀中的朱若兰交给了沈霞琳，蹲下身子，连点了彭秀苇九处穴道。

玉萧仙子低声问道：“你可是在替她疗伤么？”

赵小蝶道：“不错啊！”

玉萧仙子道：“点穴疗伤，我玉萧仙子还是初次见到。”

赵小蝶道：“表面看起来，这不似疗伤的样子，其实这是那疗伤篇中很重要的一段记述，你如留心我点她的穴道，或许就明白了。”

玉萧仙子摇摇头道：“我还是瞧不明白。”

赵小蝶道：“习武之人最重要的是一口气，大凡习过内功之人，那一口

穿经过脉的真元之气，最是重要，我要先点了她的穴道，就是要她逐渐消散的真气，重行回聚内腑。”

玉萧仙子道：“原来如此。”

赵小蝶道：“带她好好休养去吧！大约在一个时辰之后，再用推官过穴的手法，推活我点她的穴道，让她静静养息，那时看她伤势变化，再作主意。”

玉萧仙子道：“好吧！后面还有一处宅院，我把彭姊姊移

入后面院中养息。”赵小蝶道：“那很好，”站起身子，从沈霞琳的手中抱过朱若兰，重又行回内室中，缓缓把朱若兰放在木榻之上。

沈霞琳站起身子说道：“寰哥哥，你和赵家妹子去设法疗救兰姊姊的伤势，我在外面巡查，别要让陶王的人混了进来。”

杨梦寰道：“那就辛苦你了。”

沈霞琳拔出佩剑，出门而去。

杨梦寰随即转身，步入内室。

只见赵小蝶站在木榻旁侧，呆呆的望着朱若兰出神。

杨梦寰轻步行近木榻，道：“赵姑娘可曾想出疗治兰姊姊伤势的办法。”

赵小蝶道：“很难想，我已经想完归元秘笈疗伤篇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仍然是没有想出办法来。”

杨梦寰道：“她身上真气，倒逆而行，不知疗伤方法中，可否倒行呢？”

赵小蝶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杨梦寰道：“如今兰姊姊伤的很重，不能拿她试验，如是你想出一个疗伤之法，心中没有把握，那就拿我试验。”

赵小蝶道：“我和兰姊姊都是女人，还是我来试验的好。”

杨梦寰道：“这倒不用争了，重要的是先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赵小蝶缓缓坐了下去，道：“让我仔细想想看。”

杨梦寰道：“目下兰姊姊已经是危在旦夕，咱们的时间无多，姑娘可否把那疗伤篇的原文，背诵一遍，在下亦好帮助姑娘想想。”

赵小蝶道：“好吧！大伤不损，大盈若亏……”一字一句的背了下去。

杨梦寰很仔细的用心听了一遍，果是觉得全篇之中，没有一处适用于疗治朱若兰的伤势。

赵小蝶目睹杨梦寰默默不悟，不禁长叹一声道：“这些事急不来的，事关兰姊姊的生外咱们也不能冒险试验。”

杨梦寰抬起头来，缓缓说道：“这就奇怪了！”

赵小蝶一皱眉头，道：“什么事奇怪了？”

杨梦寰道：“应该是有途可循，但咱们却想不出来。”

赵小蝶叹息一声，道：“咱们慢慢的想吧……”

杨梦寰似是突然想起来一件十分重大之事，说道：“赵姑娘，五年之前，我在天机石府承你为我疗伤，你是否记得呢？”

赵小蝶道：“自然是记得了。”

杨梦寰道：“那时兰姊姊和你相比，谁的武功高强？”

赵小蝶道：“如若不说谦虚之言，我要强过兰姊姊一二。”

杨梦寰道：“现在呢？”

赵小蝶道：“现在很难说了，兰姊姊才慧绝世，我们都难及得。”

杨梦寰道：“如若那归元秘笈，是天下武学总纲，遵循武学，在这五年中，陶玉终日研读，自然是进境最快，你和兰姊姊该是进境相同，你应该仍

然强过她才是。”

赵小蝶道：“也许我的天资没有兰姊姊高，师承虽然一般，兰姊姊却后来居上。”

杨梦寰摇摇头道：“单论你习武的天份，你决不在兰姊姊之下，不同的是，兰姊姊肯用心去想，你却不肯。”

赵小蝶叹息一声，道：“这话不错，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胡闹。”

杨梦寰道：“小兄之言，并无责备姑娘之意，我是说兰姊姊未雨绸缪，早已想到那‘归元秘笈’落在陶玉手中，终非

了局，因而几年来，一直在用心思索破解，‘归元秘笈’上记录的武功，也许记的不全，沦入旁道，也许她另辟新径，尚未有成，但闻得我刁被擒之事，不得不下山相救，犯了武家大忌，真气凝结成伤……”

赵小蝶接道：“就算真气凝结成伤，也不至于真气倒行啊！”

杨梦寰道：“这就是关键所在了，咱们如能找出她从何处着手，能使真气正常运行，那就不难解救了。”言罢，凝目思索。

天色暗了下来，赵小蝶燃起火烛，和杨梦寰相对而坐，苦苦思索。

片刻之后，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不知时光过了多久。

一支红烛，完全燃尽，火焰一闪而熄，室中陡然问黑了下來。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兄，我想出一点头绪了。”

杨梦寰啊了一声，道：“什么头绪？”

赵小蝶道：“兰姊姊想使真气逆行，穴道倒转，冲破体能上的极限……”

杨梦寰接道：“此事可能么？”

赵小蝶道：“是否可能，我就知道了，但现在一个天赋很好的习武之人，在遇上良师之后，当你成就到登峰造极之时，就会面临着体能极限的烦恼，就小蝶经验而论，这等烦恼亦有很多关限，佛门的般若禅功，和道家的玄门罡气，大约算是武功中的最高成就了，等而下之，亦各有关限，所以一个人基础打定之后，那就永远脱不了已定的关限之内，因而武林中有很多等级之分……”

语声一顿，住口不言。

杨梦寰道：“为什么不说下去？”

赵小蝶道：“我不知说的对是不对，你是否愿意听下去？”

杨梦寰道：“对不对，此刻却是难作定论，但在我听来，却是大有道理。”

赵小蝶道：“所谓大有大限，小有小关，上乘武学的登峰成就，那就是所谓体能极限了，就算你再有很多时光，也无法再向前行进一步。”

杨梦寰道：“有些道理。”

赵小蝶道：“四年之前，我亦面临着这种烦恼，但我却不去想它，也不再苛求，我游荡于江湖之上，弄情自娱，摆脱去一大难关。”

杨梦寰道：“你面临体能极限边际之时，不知有些什么感觉？”

赵小蝶想了一阵，道：“第一个感觉到武功愈练愈差，每一次调息过后，感觉都不相同，有时觉着真气流畅，似是要离地飞去，有时却感觉疲倦难支，似是刚经过一场恶战……”

杨梦寰道：“决说下去。”

赵小蝶道：“好像是有人来了。”

杨梦寰一跃而起，道：“你不要出去，留在这里保护兰姊，我去瞧瞧。”转身奔出室外。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站起身子，行到室门处，向外望去。

杨梦寰奔出室外，折向院中，一纵身跃上屋面，凝目望去，只见远处一点火光，忽明忽暗。

这时那守在后宅看顾彭秀苇的玉萧仙子，亦似是闻得警兆，急急跃出室门，翻房越屋而去。

杨梦寰看到她执萧而奔，并未喝问，反而一伏身子，避开玉萧仙子的视线，然后长身而起，由屋后绕向那隐现的灯光奔去。

他心中充满凝问，猜不出来人是谁，陶玉大遭惨败，除非得到新援，决然不敢再来相犯，何况天宏大师等武林高手尚在附近……。

心念转动间，人已奔近那隐现的灯光。

凝目望去，只见一盏气死风灯，高吊在一株白松之上，夜风强劲，那灯光常被夜风吹的隐入密茂的松叶之中，忽隐忽现，乍暗乍明。

杨梦寰目注灯球，略一忖思，立时折向原路转去一行近茅舍，果然已有了强敌相犯。

只见玉萧仙子手舞长萧，沈霞琳挥动式剑，和陶玉两个化身，打在一起。

陶玉选择的四灵化身，无论面貌、身材无一不和陶玉相似，加上那服饰、兵刃和那破着的左腿，就算天天相见，也无法分辨他和陶玉有何不同之处，除非在武功之上，看出他们的身份。

杨梦寰已和陶玉交手数次，一瞧两人出手剑招，已知这两人都是陶玉的四灵化身中的人物。

奇怪的是：陶玉在新遭大败之后，这两人何以还敢登门相扰。

当下隐起身子，暗中瞧着。

玉萧仙子和沈霞琳无能胜得陶玉，但对付陶玉这四灵化身的人物，那却是绰有余裕，三十个照面之后，两人都已抢得上风。

沈霞琳心中对陶玉之恨，有如刺骨椎心，看这人形似陶玉，激起心中暗藏之恨，长剑狠招频施，招招都是致命的攻势。

又过十余个照面，陶玉两个化身，已被迫的险象环生。

但闻两人同时大笑一声，各自振剑攻出一招。

这一招奇幻凌厉，迫的沈霞琳和玉萧仙子各自退了一步。

陶玉这两个化身，本可借机抢得主动，出剑反击，但两人不进反退，跃后五尺，喝道：“住手！”

玉萧仙子横萧说道：“什么事？”

左侧一人冷然说道：“杨梦寰在么？”

他们不但面貌形态酷似陶玉，连举动和说话神情、声音、语气也是无一不酷肖陶玉。

沈霞琳道：“找我寰哥哥有什么事？”

左面一人答道：“咱们有一信奉，但家师交代，必得面交杨梦寰才行。”

沈霞琳正待接口，杨梦寰已然缓步而出，道：“杨某在此。”

陶玉那两大化身，突然转过身子，仔细打量杨梦寰，低语一阵，才由左侧一人中，从怀中摸出一封密函，递了过去。

杨梦寰接过密函，在手中掂了一下，道：“两位还有什么事？”

两人齐声应道：“我等来此，只为了送信而来，如今信已送到，自然别

无事故了。”

杨梦寰道：“你们商量一下，只许一人离去，不论你们那个留在这里都好。”

陶玉的四灵化身，个个相貌酷似，如是站在一起，连杨梦寰也无法分辨得出谁真谁假。

陶玉派来两个四灵化身，左面一人望了杨梦寰一眼道：

“杨大侠可是想留下我等么？”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不错，但我只留一人。”

右面一人接道：“咱们送信而来，并无其他之意。”

杨梦寰道：“因此在下亦无杀害两位之心……”

语声微微一顿，道：“陶玉如被形势所迫，你们四灵化身就是他替死的人，要想剪除陶玉，不得不先把四位先行擒除。”

玉箫仙子突然接口说道：“杨大侠已然心存忠厚了，如若以我之见，两位都得留下。”

两人相互望了一眼，齐齐举起手中金环剑，道：“如是我等都不愿留下呢？”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那只有两途可循。”

左面一人道：“请教杨大侠。”

两人心知难是杨梦寰剑下之敌，故而不敢冒昧出手。

杨梦寰缓缓从沈霞琳手中取过长剑，道：“在下留两位之一，并无杀害之心，只是未雨绸缪，免得陶玉日后借仗四位，惑人耳目，两位如各断两指，以示和陶玉有别，那就尽管离去。”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除此之外，两位只有凭仗武功，冲出此地了。”

陶玉派来送信的二灵，相互望了一眼，左面一人突然抛去了手中金环剑，道：“咱们两人，也非他之敌，如其相搏，不如留下一人。”

右首一人道：“在下留此，己兄去吧！”

左面一人道：“还是小兄留此！”

杨梦寰叹道：“两位的举动、面貌无一不似陶玉，但为人心术，却是和陶玉大不相同了。”

只听左面一人喝道：“你还不快走，如果杨梦寰改了心意，咱们谁也走不成了。”

右面一人道：“我回去见着师父之后，说明经过，要师父设法救你。”举剑护身，拔步奔去。

杨梦寰闪到上一侧，让开了一条去路。

玉箫仙子突然欺进一步，冷冷说道：“你是四灵排行第几？”

那人道：“在下玄武。”

杨梦寰举手一指，点了他的穴道，冷冷说道：“你相信陶玉会来救你么？”

玄武穴道虽然被点，但口仍能言，缓缓说道：“家师在那封函之中，已经写的十分明白，杨大侠看过就知道了。”

杨梦寰道：“你送到此信，任务已完，看与不看，不关你的事了……”

目光转到玉箫仙子脸上，接道：“好好看着他，如是他妄想逃走，杀了他就是。”

玉箫仙子道：“可要废除他的武功。”

杨梦寰道：“只要他没有逃走的举动，暂时不用废他武功。”

玉萧仙子应了一声，冷然对玄武说道：“你都听到了，最好知趣一些。”

玄武道：“如若在下有逃走之念，也不会留在这里了。”

杨梦寰心中惦念朱若兰的安危，急步行入静室之中。

抬头看去，只见赵小蝶伏在朱若兰前胸之上，正在哀哀低位。

杨梦寰吃了一惊，急急行了过去，道：“赵姑娘，兰姊姊伤势有了变化了么？”

赵小蝶缓缓抬起头来，拭去脸上泪痕，道：“恐怕是不行了”

杨梦寰伸出手去，按在朱若兰前胸之上，只觉她心脏跳动之力，微弱异常，似是随时可以断去，不禁一皱眉头，道：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赵小蝶道：“那归元秘笈疗伤篇上记载之法，不能疗治她的伤势，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杨梦寰镇静了一下心神，道：“陶玉派人送来一，封密函，咱们先打开瞧瞧。”

赵小蝶奇道：“陶玉派人送给你？”

杨梦寰道：“不错，其人诡计多端，这封密函之中不知写的什么？”

赵小蝶道：“当心他在信上用毒，你要小心一些了。”

杨梦寰取出密函，仔细的瞧了一阵，才用手启开信封。

赵小蝶道：“我替你燃火烛。”

幌燃了火招子，又燃起一支新烛。

杨梦寰展开函笺望去，只见上面写道：“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朱姑娘受了很重的伤，她虽然有能救了你们，但自己却无能自保……”

赵小蝶站在杨梦寰身后，瞧的十分情楚，不禁吃了一惊，道：“这陶玉怎会知道呢？”

杨梦寰道：“确实有些奇怪！”

赵小蝶道：“如若早知道兰姊姊要受重伤，决然不会放咱们了。”

杨梦寰道：“不错，以那陶玉的为人而论，确该如此。”

赵小蝶道：“因此我想他定然是放了咱们之后，才知道兰姊姊受伤的，写这封密函来，用心在故弄玄虚……”

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兄，不是小妹多虑，不知咱们身侧之人，是否会有陶玉的奸细。”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霞琳恨陶玉有如刺骨，玉萧仙子和彭秀苇都是久年追随兰姊姊的人，这些人应该是都靠得住，自在不会是奸细了。”

赵小蝶道：“唉！这就叫人想不通了。”

杨梦寰听得赵小蝶如此一说，心中亦不禁动了怀疑，暗道：这活倒也不错，兰姊姊受伤的事，陶玉怎会知道。

口中却说道：“咱们先看完陶玉的信再说。”

向下看去，只见写道：“当今武林之世，除了在下之外，再无人能救朱若兰的命，不论杨兄是否相信，朱若兰却已经危在旦夕，如是她气息微弱到了难以为继之时，杨兄可用锁脉手法，封闭‘神藏’‘神封’‘日月’三大要穴，可使她气息转强，等待兄弟赶往相救……。”

杨梦寰心中一动，脑际中灵光连闪，左手拉开赵小蝶，一脸产肃，右

手缓缓向朱若兰前胸之上点去，暗运功力，封闭朱若兰前胸上三大要穴。

这手法，果然有着神奇无比的效果，朱若兰微弱的气息，突然转强。

赵小蝶只瞧的柳眉紧皱，道：“杨兄，这是怎么回事啊！”

杨梦寰道：“在下适才那想到卯何使兰姊姊的微弱气息转强，但却一直想不出用何方法，直待看到了陶玉信上所言，才恍然大悟。”

赵小蝶道：“陶玉怎会知道呢？”

杨梦寰道：“也许那归元秘笈上，别有记载……”

赵小蝶摇摇头，道：“不会的，那‘归元秘笈’的记述，我都能字字背出，如若那‘归元秘笈’上有此记载，我岂有不知之理。”

杨梦寰凝目沉思了一阵，道：“赵姑娘，如若那‘归元秘笈’之间，还夹有别种记述，是否有可能呢？”

赵小蝶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杨梦寰道：“除非是陶玉像兰姊姊，要不然就是他已在那‘归元秘笈’上，找到了和兰姊姊所习的武功，同一道上的武学记载。”

赵小蝶道：“我不信那陶玉能和兰姊姊一般的聪明。”

杨梦寰道：“就是算他和兰姊姊一般的才智，但兰姊姊也比他早知数百年……”语声突顿，抬起头来，望着赵小蝶道：“兰姊姊可曾瞧过那‘归元秘笈’么？”

赵小蝶道：“瞧过，但只是匆匆一遍，就交还了我。”

杨梦寰道：“这就是了，陶玉曾经大言不惭，再过数年，武林中都不是他的敌手，当时还不觉什么，此刻想来，只怕是早已……”

只听木门呀然，沈霞琳推门走了进来，道：“寰哥哥，陶玉要见你。”

杨梦寰微微一怔，道：“陶玉要见我？”

沈霞琳道：“不错，他已到了茅舍门外。”

杨梦寰道：“是陶玉？还是他四灵化身中人？”

沈霞琳道：“是陶玉。”

杨梦寰望了赵小蝶了眼，道：“姑娘好好保护兰姊姊，我去瞧瞧。”

赵小蝶道：“你一人只怕非他之敌，我和你一起去。”

沈霞琳道：“我留这里，看顾兰姊姊。”

第二十六回 以命换命

杨梦寰心知陶玉的武功，已然今非昔比，当下也不再坚持缓步向外行去。

赵小蝶紧随在杨梦寰的身后，走出茅舍。

抬头看去，只见陶玉赤手空拳，站在茅舍之外。

杨梦寰冷寒一声，道：“你是真的陶玉么？”

陶玉微微一笑，道：“不错，货真价实的陶玉。”

杨梦寰道：“找在下有何见教？”

陶玉道：“朱若兰伤了我，而且伤的很重。”

杨梦寰道：“阁下来此之意，可是想要朱若兰疗治你的伤势么？”

陶玉道：“如讲疗治之法，我陶玉比她朱若兰还要清楚一些。”

杨梦寰道：“那阁下又何因到此呢？”

陶玉道：“如是我陶玉料断不错，朱若兰也受了很重的伤。”

杨梦寰道：“是又怎样？”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就算你没有受伤，我也不信你能胜了我。”

陶玉道：“在下此来，并无和两位动手之心。”

赵小蝶道：“大约你自知不敌。”

陶玉道：“在下心中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来此和你们相见了。”

赵小蝶道：“杨相公大侠气度，英雄性格，他也不会杀你，但我赵小蝶管不了许多。”突然一侧身子，越过了杨梦寰，缓缓扬起右掌。

陶玉冷笑道：“你可以杀我陶玉，但你们却不能不救朱若兰。”

杨梦寰突然叫道：“赵姑娘不可造次。”

赵小蝶退到一侧，杨梦寰侧身而上，道：“你能救得了朱姑娘。”

陶玉道：“不错。”

杨梦寰道：“你为人太过阴险，对你的话，咱们不能全信，因此咱们必得问个明白才行。”

陶玉道：“你如心中有疑，尽管问我就是。”

杨梦寰道：“你要如何疗治那朱姑娘的伤势？”

陶玉道：“我先讲出她受伤之征兆，如是不错，两位再相信我不迟。”

杨梦寰道：“好吧！你说说看。”

陶玉道：“她真气倒行，凝聚内腑，人早已呈晕迷不醒之状。”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不错。”

赵小蝶接道：“不能信他，也许早已有人告诉了他兰姊姊晕迷的事。”

杨梦寰回顾了赵小蝶一眼，沉声对陶玉说道：“告诉我，你如何能疗好她的伤势？你有些什么需求，我不信你只是为了疗治朱若兰的伤势而来。”

陶玉道：“我并非要救朱若兰的命，而是为了自救，朱若

兰大约早已知道此番下山甚为凶险，因此暗中对我施了毒手……”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兰姊姊未雨绸缪，那是比我们高明多了。”

陶玉道：“朱若兰用什么手法伤了我，迄今我仍是有些不明白，但却使我隐隐觉着，两处经脉日渐硬化，如是朱若兰一旦死去，只怕当今武林之中，再也无人能够疗治我的伤势了。”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你是求命而来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不是求命；而是换命。”

赵小蝶道：“你为人信用太坏，先疗好朱姑娘伤势之后，我们再为你疗伤不迟。”

陶玉道：“那是自然，如是朱姑娘伤势不好，两位纵有疗我陶玉伤势之心，只怕也无疗治我伤势之能。”

杨梦寰道：“在下再相信你一次，姑且一试。”

赵小蝶道：“你如想捣鬼，我就把你一刀一刀的剁碎。”

陶玉道：“朱姑娘的伤势，不是一两天可以治好，咱们得迁往一处隐密安全所在。”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好吧！我和阁下同行……”目光一掠赵小蝶道：“赵姑娘请抱着朱姑娘走在后面。”

陶玉道：“就依两位之见，在下带路。”转身行去。

杨梦寰紧随陶玉身后，赵小蝶抱着朱若兰走在最后。

行约三四里，转过两个小弯，陶玉扬手指着崖壁道：“在那山崖，有座石洞，有着一夫当关，万夫难渡之险，咱们到那山洞中去吧……”

赵小蝶冷冷说道：“怎么？你可是在那山洞有了布置？”

陶玉淡淡一笑，道：“那山洞只有一个入口，两位之中不论那个，只要守在洞口，就足以拒挡攻袭之敌。”

杨梦寰抬头瞧了一眼，只见距地二十余丈的山壁之间，果然有着一座山洞，下面山壁，一片陡削，当下说道：“阁下为什么定要在那山洞之中养息伤势？”

陶玉目光转动，扫掠了杨梦寰和赵小蝶一眼，道：“两位怕我陶玉手下之人加害，我陶玉也同样的不得不作防备，我相信两位不致向我陶玉出手，但九大门派中人，我就难说，当今之世，恨我陶玉之人太多，万一有人出手加害于我，届时只怕两位电难阻止。”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你别大自信。”

陶玉道：“最低限度宋若兰伤势未好之前，两位不致对我下手。”

杨梦寰道：“疗治朱姑娘的伤势，不知要多氏时间？”

陶玉道：“多则七日，少则三天。”

杨梦寰道：“那还得备一一些食用之物。”

陶玉道：“不敢劳驾，在下已经代为备好了。”

杨梦寰道：“好吧！阁下带路，咱们先上去瞧瞧。”

陶玉摇摇头，道：“我伤势不轻，已无能攀登削壁，还得杨兄相助一臂之力。”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好吧！”右手伸出，抓注陶玉右腕，借矮松、山石攀登而上。

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洞，深约两丈，宽约八尺，洞中果然早已储存食用之物。

杨梦寰四顾一眼，不见有何埋伏，随即招呼赵小蝶攀登而上。

陶玉口中虽然言笑自若，但他内伤却似十分沉重，靠在石壁之上，闭目而立。

赵小蝶放下朱若兰，冷冷说道：“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陶玉道：“在下的伤势甚重，必得坐息一阵才行。”行到石洞一角，盘膝而坐。

杨梦寰缓步行到陶玉身侧，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道：“阁下准备几时动手疗治朱姑娘的伤势。”

陶玉道：“让兄弟坐息一阵如何？”

赵小蝶举步一跨，行近陶玉身侧，道：“最好先说出疗治朱姑娘伤势之法，让我等想想，再作决定，如是你想要花样，这石洞就是你葬身之地。”

陶玉长吁一口气，道：“朱姑娘真气倒行，凝集于内腑成伤，对是不对？”

杨梦寰道：“不错。”

陶玉道：“那凝集于内腑的真气，如不早日疏导，七日之后，即将成为不治之伤……”

杨梦寰接道：“你可有疗治之策。”

陶玉道：“如若在下没有疗治之策，那也不会来见两位了。”

杨梦寰道：“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还要救她？”

陶玉格格一笑，道：“原因非常简单，朱若兰伤了我，如是不把她救活，只怕没有人能疗治我的伤势。”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我说你不是好人，怎会忽然发起善心来了。”

陶玉淡然一笑，道：“在下纵然真发善心，当真做几件好事，只怕别人也不会相信。”

杨梦寰望了朱若兰一眼，道：“要如何才能救她，你现在可以说了。”

陶王道：“我说一句，你照着做一句……”

双目转到朱若兰的身上，接道：“她伤势看去虽重，但如能及时疗治，很快就可以复元。”

赵小蝶道：“那你快点说啊！”

陶玉道：“两位想想看，我陶玉会是这样好的人么？”

杨梦寰道：“你有什么条件，说吧！”

陶玉道：“我只要你说一句话！”

杨梦寰道：“什么话？”

陶玉道：“兄弟疗治好朱若兰伤势之后，朱若兰亦得疗治好我的伤势，在这石洞中养息疗伤之期，彼此不得出手伤害。”

赵小蝶道：“出此石洞呢？”

陶玉道：“那就各凭手段，拼个你死我活了。”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好！我答应你。”

陶玉微微一笑，道：“先点她‘缺盆’‘云门’‘三突’三穴。”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这三处穴道……”

陶玉接道：“如是害了朱若兰，我陶玉给她偿命，你只管出手就是。”

杨梦寰略一沉思，扬起右手食中二指点向朱若兰的穴道。

陶玉接道：“逼她倒行真气回聚丹田。”

杨梦寰道：“如何一个逼法？”

陶玉道：“作你内力，逼她真气回集，然后一路点她‘天容’‘承满’‘梁门’‘太乙’诸穴……”

赵小蝶道：“从未听说过，疗治伤势时，要点这多穴道。”

陶玉道：“赵姑娘别忘朱若兰伤势不同，如是人人可以疗治，诸位也用不着陶玉了。”

杨梦寰依言施为，一面逼使朱若兰流动的真气回集丹田，一面点了朱若兰的穴道。

陶玉道：“现在可以让她休息一会了。”言罢，闭目而坐。

杨梦寰停下手来，回顾了陶玉一眼，道：“现在该当如何？”

陶玉紧闭着双目，缓缓答道：“让我休息一会，也给我一个仔细想想的时间。”

杨梦寰望着赵小蝶苦笑一下，默然不语。

赵小蝶冷冷说道：“陶玉，你可知道，此时何时，此地何地，我可以立刻把你置于死地。”

陶玉淡淡一笑，仍然闭着双目，说道：“不错，不论两位之中，何人出手，都可以立时把我置于死地，但两位别忘了，在下死去之后那朱姑娘亦将断绝生机。”

赵小蝶冷哼一声，道：“陶玉，你不要激起我的杀机。”

陶玉启目一笑，重又闭上双目，不再言语。

赵小蝶柳眉耸动，缓缓举起右掌。

杨梦寰右手一伸，拦住了赵小蝶，暗施传音之术，道：

“赵姑娘，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望姑娘多多忍耐一下。”

赵小蝶长长吁一口气，缓缓收回右掌。

陶玉似是毫无所觉，仍然是紧闭着双目而坐。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后，日光隐隐透进洞来。

陶玉缓缓睁开双目，望着杨梦寰道：“用手按在她丹田之上，试试看真气是否已回集于丹田之中了？”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这个请赵姑娘试试吧！男女有别，有很多不便之处。”

陶玉冷冷说道：“救人大事，还有什么男女之分，杨兄不用假惺惺了。”

杨梦寰无可奈何的伸出手去，按在朱若兰丹田要穴之上，只觉真气充塞，果然真气都被逼入了丹田穴中，当下说道：

“真气已聚丹田。”

陶玉冷冷说道：“现在你要小心行事了。”

杨梦寰道：“在下洗耳恭听。”

陶玉道：“朱若兰强施真气逆行于经脉之中，因为火候不到，才凝结成伤，现在要使那聚于丹田的真气，返逆正行，才可使她伤势复元。”

杨梦寰道：“可是用导引之法，使她真气行于正脉。”

陶玉道：“不错。”

杨梦寰不再多问。暗运内劲，右手引动朱若兰的真气，左手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缓缓推拿朱若兰的穴道，引导缓行。

足足耗费了一个时辰之久，杨梦寰累的满头大汗，才把朱若兰聚集丹田的真气，引入正经穴脉。

只听朱若兰长长吁一口气，缓缓坐起身子，望了陶玉一眼，道：“你可是求命而来。”

陶玉道：“求命还命，两无亏欠。”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陶玉，我问你一件事，不许你胡扯支吾，激起了我的怒火，我立刻置你死地。”

陶玉淡然一笑，道：“那要看你问什么了？”

朱若兰脸色凝重，冷然说道：“你可是由那‘归元秘笈’上看到真气逆练的武功？”

陶玉道：“不错……”

赵小蝶失声叫道：“那‘归元秘笈’上，字字句句，都已经深记我的心中，怎的我未瞧到那些记载呢？”

陶玉道：“‘归元秘笈’上写的明明白白，姑娘没有看到，那只怪姑娘的眼拙了。”

赵小蝶要待发作，朱若兰抢先说道：“那‘归元秘笈’之上，想必另有夹层，上面记述了真气逆练的武功。”

陶玉道：“不错，朱姑娘果然才智过人。”

朱若兰长长吁一口气，道：“你练过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我如未曾练过，如何能够知道。”

朱若兰道：“唉！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果然是一代绝才，看将起来，任何武功范畴，都无法脱出两人的预见之中了。”

陶玉道：“不错，那‘归元秘笈’之上，记述着很详细修习之法，可惜的是两人亦未练过逆行武功，是以未提过练成之后的威势如何，逆经行气，人体上有何变化。”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为人一向阴沉，今日怎的一反常性，说出了此等坦白之言？”

陶玉道：“区区自知骗你不过，那也不用枉费心机了。”

朱若兰道：“只怕是用心不只如此。”

陶玉道：“姑娘定要知道，在下也只好再说清楚些了……”

杨梦寰冷冷接道：“定然是阁下练功，遇上困难，想向姑娘讨教。”

陶玉望了杨梦寰一眼，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杨兄也学得这般聪明了。”

朱若兰道：“你可是认为杨梦寰天份不及你陶玉么？”

陶玉格格一笑，道：“三年之后，天下武林同道，能和我陶玉一较长短之人，唯你朱姑娘一人而已了！”

朱若兰道：“好大的口气。”

赵小蝶突然伸出纤手，抓住了陶玉右腕，道：“杨相公答应了不杀你，但却没有答应不许动你，我要挑断你右腕筋脉。”

陶玉脸色一变，道：“我早该废了你的武功。”

赵小蝶道：“可惜是为时已晚。”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蝶妹妹，放开他。”

赵小蝶缓缓放了陶玉右腕，道：“小妹遵命。”

陶玉淡然说道：“朱姑娘不失巾帼英雄的气度。”朱若兰道：“这倒不用你来夸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陶玉，我要问你一句话。”

陶玉道：“就在下目前处境而言，就是不愿听也得听呀。”

朱若兰道：“你是想死呢，还是想活？”

陶玉道：“在下如是想死，也不会找你朱姑娘来了，我疗好你的伤势，用心就在以命换命。”

朱若兰道：“你对人处处用诈，不讲信义，对你这等人，就算失一次信，也算不得罪大恶极。”

陶玉道：“姑娘请说清楚吧，但得陶玉能力所及，我是无不答应。”

朱若兰道：“杨梦寰英雄气度，他心中虽然恨你入骨，但却不会杀一个没有抗拒力量之人，我朱若兰承你疗治伤势，倒也不便出手杀你，但赵小蝶可以出手，她和你既无约言，自是可任意而为，你如想保得性命，只有一个办法，交还她的‘归元秘笈’。”

陶玉道：“本当遵命，只可惜在下并未带在身上。”

朱若兰道：“那只有杀你以绝后患了。”

陶玉道：“在下早有安排，我如三日之内不能回去，那‘归元秘笈’即将为他人所有，你杀了我一个陶玉，十年后，将有十个陶玉为害江湖……”

朱若兰道：“我不信世间还有比你陶玉更坏的人。”

陶玉笑道：“这个姑娘只管放心，世间比我陶玉更坏的人，何止千百，在下选择取得‘归元秘笈’之人，自然都是我陶玉觉着可承我衣钵之人……”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除此之外，在下是无不答允。”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道：“你可记得那逆练真气原文要诀。”

陶玉道：“字字句句，都记的十分清楚。”

朱若兰道：“能不能将原文默写出来。”

陶玉道：“自然是能了。”

朱若兰道：“好！那你就默写出原文如何？”

陶玉道：“这个在下答应，不过在下亦有一事请问姑娘。”朱若兰道：“什么事？”

陶玉道：“在下默写原文之后，又有谁能保障我陶玉安全离此。”

朱若兰道：“我！我先疗好你的伤势，然后再放你安全离此。”

陶玉道：“姑娘一向言而有信，这个在下倒相信得过……”目光四顾，
接道：“但这里没有纸笔，亦是枉然。”

朱若兰道：“你只管一字一句的背出来，就没有你的事了。”

陶玉道：“姑娘先请疗治我陶某人的伤势如何？”

两人对坐论谋，各逞口舌之能。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你的伤势不重，一日半日内，决不会死。”

陶玉道：“姑娘之意，可是要待我陶玉将死之时，才肯替我疗治伤势么？”

朱若兰道：“那倒不是，只要你能够谨守信诺，我不但可以助你疗好伤势，而且还保证你平安离开此地。”

陶玉道：“好吧！我背‘归元秘笈’上逆练真气要诀，不过……‘归元秘笈’上记述的逆练真气口诀，直到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羽化归西之时，仍然未把那逆练真气之学找出一个很肯定的方法。”

朱若兰道：“你是说在那‘归元秘笈’之上；记述着很多个逆练真气的方法，是么？”

陶玉道：“不错，总计记有三个方法，但这三个方法，却是个个不同。”

朱若兰道：“你用的什么方法？”

陶玉道：“在下无法在三个方法之中，选出一个，因此每一个方法，我都试验了一下。”

朱若兰道：“那是殊途同归了。”

陶玉摇摇头，道：“不是，三个方法的结果，却是大不相同——”

朱若兰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陶玉不闻朱若兰接口，又接着说道：“三个力法，各有反应不同，似是都对，也好像都错了。”

朱若兰移动一下身躯，倚着石壁而坐，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微微一笑道：“接下去说吧！”

她为人一向庄重，很难得看到她的笑容，笑起来倍觉动人。

陶玉只觉她举动之间，仪态万千，不禁瞧的一呆。

赵小蝶冷笑一声，骂道：“陶玉，你瞪着眼睛瞧什么？色迷迷的样子，恨起来我就挖了你一对眼珠子。”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垂下头去，说道：“在下照着那三种方法试验，每一种方法都有反应，却是各不相同，因此在下徘徊歧路，难作取舍，不知那一样才对。”

朱若兰道：“好！现在你就把三种方法一一说出来吧。”

陶玉突然放声一阵大笑，道：“朱姑娘，三种方法都说出来，姑娘不觉着太多一些么？”

赵小蝶道：“不说也行，咱们宰了你，你就是知道一百种方法也是无

用。”

朱若兰双目凝注在陶玉脸上，道：“好吧！你任选两种说出来……”

陶玉道，“这还可以……”

朱若兰接道：“但你要记着，说的不许有错，被我寻出破绽，你就前功尽弃。”

陶玉淡然一笑，道：“这个在下早已想过了，三思之后，才决定来此。”

朱若兰道：“那很好，你只要说的句句实言，我立刻疗好你的伤势，送离此地。”

陶玉凝目沉思了一阵，似在思索措词，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在那‘归元秘笈’最后一章中，记载着佛、道合璧的大成武功，名叫大般若玄功，世人都知佛门中般若禅功，练到十成火候，能够以意克敌，玄门罡气，练到十成火候，发掌无坚不摧，周身为罡气所护，可避刀剑。”

朱若兰道：“不错，但是古往今来，尚无一入能够把两种绝技，练到十分火候。”

陶玉道：“那是因为人的体质面临着先天的极限，所以以那天机真人的才能，三音神尼的智慧，也只能把般若禅功，或是玄门罡气，练过七成火候……”

目光转动，扫掠朱若兰和赵小蝶一眼，接道：“我陶玉自知如若从头学起，不论我选择般若禅功，或是佛道合璧的大般若玄功，都无法追上你朱若兰和赵小蝶的成就，永远将屈居两位之下，人生短短数十年，弹指即过，我陶玉这一生霸主江湖之愿，也永难有实现之日。”

杨梦寰道：“因此你想到物极必反之理，反其道行之了。”

陶玉道：“杨兄过奖，兄弟还没有那份才能。”

他抬头望了朱若兰一眼，接道：“当时情景，在下是万念俱灰，恨怒交集，就把那本‘归元秘笈’摔在了地上。”

朱若兰道：“这一摔，被你摔出了奇迹来了。”

陶玉道：“不错，那‘归元秘笈’在在下怒摔之下，底层开裂，多出了数张记述，上面就是记载的逆练真气之法。”

原来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同样的面临着先天体能极限的困扰，两人同样早有着逆练真气的构想，以克服体能极限的难关，但当两人构想成熟，却是比武受伤，已是无法再练，就把这逆练真气的法则，记于‘归元秘笈’之后，此章先成，但因两人都未练过，故而把它夹封底面之中。

朱若兰道：“是了，两位老人家，因为尚未证实那真气逆练是否能够行通，故而不愿它流传于世，但又不忍毁去，故而把它录记下来，藏于底页夹层之中。”

陶玉道：“大概如此吧……”语声微顿，接道：“在下伤势隐隐发作，只怕难以说下去了。”

朱若兰淡然一笑，道：“不用多耍花招了……”目光转到杨梦寰脸上，道：“运足十成内功，缓缓击在他天灵穴上。”

杨梦寰依言举起右掌，缓缓向陶玉天灵穴上拍下，陶玉闭目而坐，浑如不觉。

这时杨梦寰如若生出杀机，只要发出掌心内力，一举之间，就可以把陶玉伤在掌下。

但他天性仁厚，不愿在陶玉毫无抗拒之下，杀死了他，掌势缓落，按

在他天灵要穴之上。

朱若兰道：“内力缓发，逼他行血下降。”

杨梦寰应了二声，缓缓发比内力。

只见陶玉的脸色，渐变苍白，片刻间不见一点血色。

朱若兰迅速的伸出右手，点了陶玉前胸两处大穴，缓缓说道：“收起掌力，使他行血上冲。”

杨梦寰应声收住掌力。

朱若兰高声说道：“陶玉，自助人助，你要运气迫使行血上行。”

陶玉道：“在下一切遵命。”运气迫使行血上行。

但他前胸之上，两处大穴，已被朱若兰施用剪脉手法，阻止了行血，陶玉用尽了全身气力，仍然无法行血通过，脸色苍白如故，头上却大汗淋漓。

朱若兰冷冷说道：“能否疗好你的伤势，在此上举，你要全力施为了。”

陶玉道：“在下已尽全力，但胸口处两处脉穴受阻，在下如若再加内力，逼迫行血，只怕血管要爆裂了。”

朱若兰道：“知道了，你再加一成真力。”

陶玉只好依言施为，全力逼使行血上冲。

朱若兰双手齐出，陡然间解开了陶玉前胸上被点闭的脉穴。

陶玉全力迫使行血上冲，脉穴陡然解开，行血直冲顶门。

刹那间，苍白的脸色，变成一片紫红，青筋暴露。

朱若兰王掌飞场，又拍他后背前胸几处穴道，冷冷说道：

“现在你运气试试，看看内伤是否已经好转。”

陶玉张开嘴巴，长长吁一口气，道：“在下如是再加两成内力，只怕脑间的血管就要全部爆裂。”

赵小蝶怒道：“你如真的死了，当可使武林中减少了一个祸患。”

陶玉望了赵小蝶一眼，闭目运气。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才缓缓睁开双目，道：“果然大见好转。”

朱若兰道：“好！你再说下去吧！”

陶玉转目望望洞口的日光，道：“在下还要先问一事。”

朱若兰一皱眉头，道：“什么事？”

陶玉道，“姑娘暗伤在下的手法，并未记载于‘归元秘笈’之中。”

朱若兰道：“这几年来，你日日研读那‘归元秘笈’武功虽未必追上我和蝶妹妹，但我相信那‘归元秘笈’上记述的各种手法、要诀、疗伤方法，都被你记熟，不得不创出一两种手法，对付你了。”

陶玉笑道：“朱姑娘能这般看重我陶玉，倒使在下有着受宠若惊之感。”

朱若兰道：“问完了么？”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那是两种大不相同的记述，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各主一方，但两人却将逆练真气的方法，记载于那‘归元秘笈’之上。”

朱若兰望了杨梦寰一眼，低声说道：“用心听着，如若陶玉在述说之中，加上一两句谎言，咱们却信以为真，那可是上了大当。”

陶玉淡淡一笑，道：“朱姑娘但请放心，我陶玉既然答应说了，那就决不会谎言相欺，不过，我只说一遍，诸位能够记得好多，那就各凭你们的天份了。”

朱若兰缓缓说道：“好！你说吧！”

陶玉道：“先说天机真人记述于‘归元秘笈’上真气逆练方法。”

杨梦寰心知陶玉这一段叙述，关系着武林今后大局，当下凝神静听。

一向阴沉的陶玉，这一次倒是很守信诺，一字一句的说了下去。

朱若兰、杨梦寰一个个全神贯注而听。

陶玉一口气说完了天机真人逆练真气之法，缓缓闭上双目，道：“三位可曾听出破绽，我陶玉在那一段加上了谎言。”

朱若兰凝目思索，似正在用心推想，杨梦寰、赵小蝶似都在推想着个中奥妙，都未回答陶玉之言。

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朱若兰突然接口说道：“照词意中推想，逆练真气，是一种很奇的姿势。”

陶玉格格一笑，道：“不错，先行倒立，使行血逆行，然后才能着手。”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陶玉，你一定照着这姿势练过了，可否给我们作个样子瞧瞧。”

陶玉面现难色，道：“在下只答允说出要诀，并未答应作姿势给你们瞧瞧。”

朱若兰道：“我不是强迫你，只是和你商量而已，不答应，那就算了。”

陶玉沉吟一阵，道：“好吧！我就作给你们瞧瞧。”突然站起身子，头下脚上的倒立起来，双手抱肘，以头顶地，背部紧贴在石壁之上。

朱若兰望着陶玉倒立的姿势，不住点头。

杨梦寰道：“阁下可否能够使真气逆行，如是能够，最好能试验一下。”

陶王道：“在下纵然是真气逆行，只怕你也瞧不出来。”

赵小蝶怒道：“陶玉，别忘了你还未离险地，惹起我的怒火，一样可以杀你。”

陶玉缓缓说道：“日后如有机会，在下实希望能领教赵姑娘的武功。”

赵小蝶道：“我随时奉陪。”

陶玉突然高声说道：“杨兄，仔细看了，此刻在下的真气，已然开始逆行了。”

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陶玉双目紧闭，脸色忽白忽红，想是真气逆行之后的反应。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陶玉突然双脚着地，挺身而起，道：“朱姑娘，在下的伤势还未全好。”

朱若兰道：“不错，还得经过一次疗治。”

陶玉略一沉吟，道：“好！在下先把三音神尼逆练真气之法，说完之后，姑娘再替我疗治不迟。”

朱若兰道：“你一点残余之伤，疗治起来，十分简单，只要片刻时光，就可以使你复元。”

陶玉道：“三音神尼那逆练真气之法，和天机真人大不相同，她主张气走奇经，然后再顺序逆练了。”

杨梦寰、赵小蝶都听得不大明白，但朱若兰点头说道：

“那是和我想的不谋而合了。”

陶玉道：“朱姑娘已经试过了。”

朱若兰答非所问的接道：“你说下去吧！”

陶玉道：“在下详细的说出三音神尼记述于‘归元秘笈’上的方法，看看是否和姑娘说的一样……”当下一字一句的把经过之情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朱若兰只听得忽而皱眉，忽而颌首，显然三音神尼逆练真气之法，固然有些和她相同，但也有甚多和她不同处。

陶玉说完之后，接道：“在下已然尽照姑娘指示而作，此地事情已了，我要走了。”

朱若兰道：“还有一种逆练真气，是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研究之后，修正之法了。”

陶玉道：“姑娘说过，不再多问。”

朱若兰凝目沉思了一阵，道：“你转过身，背我而立。”

陶玉依言转过身去，背对朱若兰。

朱若兰伸出右手，迅快的点了陶玉后背上数处穴道。

赵小蝶暗施传音之术，道：“兰姊姊，你真的要放了他么？”

朱若兰微微一怔，道：“你问杨梦寰吧！是杀他还是放他。”

赵小蝶目光转注杨梦寰的脸上，道：“杨兄，陶王处心积虑，日夜想暗算于你，对你何曾讲过一点道义，此刻是你报仇的机会了，唉！错过今日之机，日后只怕难再遇得。”

这时朱若兰右掌仍然按在陶玉的背心之上，只要一吐掌心内力，立时可把陶玉震死在掌力之下。

陶玉心知道自己正陷于生死一发之间，此刻的生死，决定在杨梦寰一念之间，想到对待杨梦寰施用的诸般的恶毒手段，不禁心头暗自惊骇缓缓转过脸去，两道目光注在杨梦寰的脸上，说道：“杨兄如是想杀兄弟，只要说一句话，朱姑娘发出蓄存于掌心的内力，立时可震断兄弟的心脉。”

杨梦寰神色肃然，缓缓应道：“我如此刻杀了你陶玉，我杨梦寰和你陶玉，还有什么不同之处？”

陶玉心中暗暗喜道：“此人英雄性格，只怕作出了不仁不义的事，留人话柄，看来我陶玉的处境，又是有惊无险了。”

心中念转，口里却说道：“杨兄的英雄气度，兄弟是自知难及。”

赵小蝶冷冷说道：“陶玉，你为求命，什么话都能说出口来。”

陶玉只觉脸上发热，心中暗道：这臭丫头，口齿如此刻薄，日后若要犯到我陶玉手中，决不饶你。口中却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说的是由衷之言，论英雄气度，在下确实不

如杨梦寰，但如施用权谋，那杨梦寰就不如在下了。”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为什么不说的清楚一些，你为人生性奸诈，手段恶毒，对亲人无情，对朋友无义，如若世间真有十恶不赦之人，你陶玉就是其中之一了。”

杨梦寰道：“姊姊说的不错，陶玉的恶毒，举世间很少见到，但咱们既然答应了放他，岂能言而无信。”

陶玉接道：“不错，我陶玉一生最善用诈，但这一次却是例外。”

朱若兰掌力缓发，缓缓推活陶玉穴道，冷笑一声，道：

“饶你一次不死，逃命去吧！”

陶玉长长吁一口气，欲言又止，转身而行。

赵小蝶突然大声喝道：“站住！”

陶玉停下脚步，缓缓说道：“赵姑娘还有什么事？”

赵小蝶右手挥动，左右开弓，劈拍两声，打了陶玉两个耳括子，道：“你折磨我很多日子，这两记耳光，不算重吧？”

陶玉俊俏的脸上泛起了十道鲜明的指痕，但他却毫无怒意，淡然一笑，道：“赵姑娘打的很好。”转身行去。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此人的阴沉、忍耐，都非我等能及。”

陶玉行到石洞口处，探首向下一看，只见一阳子、李沧澜。天宏大师等群豪，齐集于石洞之下，不禁一呆，暗道：我如下此悬崖，这班人决然不会放过我，心念一转，以缓缓走了回去。

赵小蝶眼看陶玉去而复返，忍不住冷笑一声，道：“你怎么不走？”

陶玉淡然一笑，道：“我陶玉大伤初愈，自然不能冲过那九大门派高手的拦截，如其死在他们手中，还不如死在三位手中。”

朱若兰一皱眉头，道：“可是有人守在石洞之外么？”

陶玉道：“除了九大门派中人之外，还有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丑，不下数十人，就算我陶玉未曾受伤，也得耗费很多气力，才能冲过这多高手的拦截。”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目光转注到杨梦寰的身上，道：“你送他出去吧！”

赵小蝶道：“兰姊姊，这陶工作恶多端，咱们守信用，不杀他也就是了，为什么还要阻止别的人杀他？”

陶玉淡淡一笑说道：“杀了我，朱姑娘这一生再无敌手，岂不是一件大大的痛苦事情。”

赵小蝶道：“留着你，岂不等于养痍贻患。”

朱若兰道：“咱们不能失信于他，杨兄弟送他去吧！”

杨梦寰应了一声，转身行向洞口。

陶玉紧随在杨梦寰身后走去。

杨梦寰回顾陶玉一眼，道：“陶兄，兄弟走在前面，再给你一个暗施算计的机会。”

陶玉淡然一笑，道：“我陶玉此刻乃一帮之主的身份，出口之言，掷地有声，杨兄只管放心兄弟就是……”

大跨一步，和杨梦寰并肩而行，接道：“杨兄如是害怕，咱们并肩而行。”

两人一齐跃出石洞，借那崖壁间突岩，接脚换力，飘落实地。

石洞下的群豪，眼看陶玉现出身来，立时纷纷围了上来，日光下刀剑映辉。

杨梦寰抱举一个罗圈揖，道：“在下奉朱姑娘之命而来，尚请诸位让一条路，放了陶玉……”

闻公泰接道：“今日放了陶玉，那是纵虎归山，日后难免伤人，杨大侠请向后退，老朽试试他这几年阅读那‘归元秘笈’的成就。”

杨梦寰急急说道：“朱姑娘再三交待在下，不可伤他，闻老前辈还请看杨某人的份上，让他一条路吧。”

李沧澜道：“我要和他算算旧账，以第一代天龙帮主的身份，清理门户。”

杨梦寰道：“岳父息怒，错开今日，再执他算账不迟。”说完，连连作揖。

天宏大师高喧了一声佛号，道：“诸位道兄、施主，杨大侠说的这般恳切，咱们也不用使杨大侠大为难了。”

闻公泰道：“好！放了他，咱们再去找他算账。”当先向后很去。

群豪纷纷后退，让出了一条路。

陶玉一挥手，道：“杨兄，今日护送之情，我陶玉日后当有以报……”

杨梦寰道：“阁下只要能少作上两件见不得天日的事，那就算报答我杨梦寰了。”

陶玉轻轻的咳了一声，不再答言，转身疾跃而去。

第二十七回 练武论情

李沧澜见杨梦寰竟放走了陶玉，不禁低声问道：“寰儿，为什么要放过这个置死陶玉的机会？”

杨梦寰心中暗暗忖道：放走陶玉的事，如若仔细说起是十分复杂，一时间只怕无法说得明白，当下说道：“这是朱姑娘的意思，小婿也不大清楚。”

闻公泰高声接道：“朱姑娘伤势如何了？”

杨梦寰道：“已然大见好转。”

天宏大师合掌当胸，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

一阳子突然接口说道：“朱姑娘是否要回天机石府养息伤势。”

杨梦寰道：“这个，徒儿不知，待我问过，立刻回禀师父。”

一阳子道：“你已不是昆仑门下弟子，不用这等称呼我了。”

杨梦寰道：“师父启蒙传艺之恩，弟子如何敢忘，还望师父代弟子向掌门师尊代为关说，允弟子重返昆仑门下。”

一阳子笑道：“此刻你已是名重武林的大侠，天下武林同道，人人对你尊仰，已不用再返昆仑门下了。”

杨梦寰正待答话，突闻一声娇呼传来，道：“杨相公，快些上来。”

回头望去，只见赵小蝶站在石洞口处，举手相召。

杨梦寰看她神色焦急，心中大惊，急急攀登而上，问道：

“可是朱姑娘伤势又有变化？”

赵小蝶道：“兰姊姊要我找你上来，不知为了何事。”

杨梦寰急急步行到朱若兰的身前，只见她闭目而坐，神情安静，毫无异样，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道：“姊姊叫我么？”

朱若兰缓缓睁开双目，道：“我想到一件重要的事……”

杨梦寰道：“在下洗耳恭听。”

朱若兰道：“此事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你先去把守在洞外的群豪遣散，就说我尚得数日静养，要他们各自回山去吧，那陶玉伤势，至少也要三月休养，才能再兴风作浪。”

杨梦寰道：“这个……这个……”

朱若兰道：“不论他们是否肯定，但咱们必得把话说明，快去吧！照我的话说。”

杨梦寰无可奈何，只好行到石洞口处，高声说道：“朱姑娘尚需几日静养，不能和诸位相见，陶玉亦受了很重的内伤，三月之内，不致再为害江湖，诸位千里赶来援助的盛情，朱姑娘和在下，都是感激万分。”

天宏大师高声说道：“朱姑娘之意，可是要我等各自返回去么？”

杨梦寰道：“不错，因为诸位乃各大门派的领导人，事务繁忙，不宜在此久留。”

只听朱若兰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要他们各自返回，注意门下，陶玉如若再为害江湖，必然从九大门派下手。”

杨梦寰一字不漏的传达下去。

天宏大师说道：“既是如此，我等就此告别了。”

杨梦寰道：“陶玉必须要休养三四个月，才可在江湖之上走动，还望诸位善自利用这数月时光。”

群豪都对那朱若兰十分信服，她既然如此说，定然是不会错，果然都动了立刻返回之心。

只见群豪齐齐私议了一阵，仍然由天宏大师说道：“请扬大侠代我等向朱姑娘致谢救命之恩。”

杨梦寰道：“在下当字字转达。”

但闻朱若兰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代我谢谢他们。”

杨梦寰高声说道：“朱姑娘要在下代她谢谢诸位关心之情。”

只见群豪纷纷拱手作礼，转身而去。

杨梦寰眼看大部群豪散去，只有李沧澜仍然带着川中四丑，留在山洞之外，盘膝而坐，闭目调息，只好缓步转回石洞。

朱若兰笑道：“都走了么？”

杨梦寰道：“只有岳父和川中四义还留在石洞之外。”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令岳不放心。”

她一向严肃，很少说笑，听来使人倍生感慨。

杨梦寰尴尬一笑，垂首不语。

赵小蝶半假半真的说：“兰姊姊，那李沧澜可是怕咱们抢了他的女婿么？”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家岳豪气干云，只怕念不及此，赵姑娘说笑话了。”

朱若兰道：“虽是说笑，但亦不无道理。”

杨梦寰脸一红，不再多言。

赵小蝶笑道：“姊姊端庄严肃，他自然不会怕了，要怕一定是怕我，我得去告诉他一声，要他放心好了。”

朱若兰道：“不要再开他的玩笑了，他已经面红耳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们坐近一些，我有要事和你们谈。”

赵小蝶、杨梦寰齐齐围了上去，三人相对而坐。

朱若兰脸色一整，肃然说道：“我要和你们研讨几个武功上的疑难，如是咱们再不求急进，一年之后，谁也无法对付陶玉了。”

杨梦寰、赵小蝶同时一整脸色，凝神听去。

朱若兰目光如电，缓缓由两人脸上扫过，道：“五年之前，我就感觉到一个人的武功成就，一定有一个限度，但学无止境，人生匆匆数十年，自然是无法把所有的武功学完，也很难面临到体能上极限困扰，我们得天独厚，一开始就从深奥的武功上着手，借别人的经验，助我等大成，正因为我们的成就太快，太高，因此面临体能上难以适应的极限。”

杨梦寰望了赵小蝶一眼，道：“赵姑娘以大般若玄功，打通了任、督二脉，内力生生不息，是否已经算克服了体能上的极限呢？”

朱若兰摇摇头，道：“起初，我也认为打通任、督二脉之后，或可克服体能的困难，但后来我身体力行的结果发觉了这只是一个阶段，到此境界已

是尽处，再向前进，就面临着体能极限的烦恼了。”

杨梦寰道：“姊姊可曾想出了克服极限的良策么？”

朱若兰道：“为了此事，我曾在那天机石府中，苦思了数年之久，最后想到逆练真气一途，在未遇陶玉之前，我还不肯肯定这办法是否可行，只是摸索试验，适才和陶玉谈了一番话后，证实了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天机真人、三音神尼，都已在那‘归元秘笈’上记述了这件事情，陶玉已然占先咱们一步，如若那陶玉逆练真气有成，克服了体能极限，咱们日后再遇上他，不论何人，都无法是他敌手，也许他只要挥手一击，就可以把咱们毙于掌下。”

赵小蝶道：“真的有如此厉害么？”

朱若兰道：“我想是如此了。”

赵小蝶道：“自从陶玉重出江湖之后，我一直未和他动过手，小妹自信此刻武功还不在他之下，如若我现在找他拼命，胜算应该很大，如其等他逆练真气有成，倒不如我现在去找他拼个死活出来。”

朱若兰摇摇头道：“此时此刻，还不用出此下策……”

语声微顿，接道：“我还有一处疑问，茫然不解，让我好好想想，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可以想出一条路来，咱们三人何以不能找出一条可循之途，此刻咱们运功坐息一阵再说。”

言罢闭目而坐。

赵小蝶、杨梦寰依言盘坐调息。

杨梦寰坐息醒来，朱若兰、赵小蝶还禅坐未醒，不愿惊动两人，悄然起身而行，攀上峰顶，练了一会拳掌，已是夜尽天明，旭日初升，越过了峰顶。

杨梦寰想到武林中迭起不绝的风波，感慨万端，背负双手，望春天际变幻的彩云出神。

这时朱若兰悄然行向杨梦寰的身侧。

杨梦寰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很重要的心事，对朱若兰行近身侧一事茫无所觉。

朱若兰一语不发，突然伸出右手，点向杨梦寰后肘间一处穴道。

以朱若兰的武功，就算杨梦寰用心戒备，也未必能够防守得住，何况是突然出手偷袭。

但杨梦寰此刻武功亦是非同小可，虽然穴道被点，仍然能强力支撑，一提气，转过身子，拍出了一掌。

目光到处，只见朱若兰站在身侧。

他想收住掌势，但因一处要穴被点，半个身子麻木难动，拍出这一掌，已用去了全身所能动用的气力，再想收住掌势，已是有所不能。

匆急之间，掌势疾向旁侧一偏。

这一来，重力顿失，整个身子，向前栽去。

朱若兰疾快的伸出双手，接住了杨梦寰的身子，道：“我封闭了你一条经脉的要穴，现在你如能运气，那真气必然会走他经，快些运气给我看看，我想查证一件事。”

杨梦寰也不再多说，立时运功行气。

他仍照着平日真气调行全身的路线，但因一处主脉要穴，已被朱若兰封了起来，此刻真气运行，有如另辟新径，行去艰苦无比。

朱若兰似是已瞧出了杨梦寰的痛苦，运气过穴，似是困难无比，立时

伸出右掌，按在杨梦寰的身上，缓缓移动，助他行气。

在朱若兰内力导引相助之下，杨梦寰真气勉力行走一条新的经脉之中。

朱若兰看杨梦寰真气行驰的经脉，正是自己心中所思，不禁面露喜色，低声说道：“杨兄弟，这一条经脉，乃是一个人真气最难通达之处，如是这一段经脉能够走通，我就可以想出其中很多玄妙疑难之处了。”

杨梦寰气行新径，只觉有如一把刺刀，在新径之中穿行，痛苦无比，本待开口告诉朱若兰，这条经脉真气实难通行，但听朱若兰这几句话后，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咬牙苦撑。

朱若兰一面运气，帮助杨梦寰真气运行，一面凝目沉思，似是在想着一件很困难的问题。

杨梦寰不忍朱若兰有所失望，强自忍痛运行，口中又想说话，但痛的说不出来，脸上是一付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奇怪表情。

只听朱若兰带着喜悦的声音说道：“杨兄弟，已经行了一半，这一条经脉如若能够全部通行，那真气逆练的困难，就算解决了一半，咱们或可抢在陶玉之先，练成真气逆练的武功。”

杨梦寰有苦难言，闷哼一声，代表答复。

朱若兰内心中充满了喜悦，全神贯注在逆行真气的变化之上，却忽略了杨梦寰的痛苦。

杨梦寰紧咬牙关，不肯出声，希望自己忍受的痛苦，能使朱若兰找出一条路来。

但这种痛苦，难受无比，杨梦寰虽然尽了最大的忍耐，努力，仍然无法忍受得住，只痛得全身大汗淋漓。

朱若兰目睹杨梦寰汗出如浆，霍然警觉，停下手来，掏出一方绢帕，拂拭去杨梦寰的满头大汗，柔声说道：“很痛苦么？”

杨梦寰点点头，长吁一口气，道：“很难忍受的痛苦。”

朱若兰右掌急出，拍活了杨梦寰的穴道，叹道：“你怎么不讲话呢？”

杨梦寰道：“我希望我忍受的痛苦，能使你找出那真气逆行之路。”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告诉我痛苦的情形如何？”

杨梦寰道：“那逆行真气行经的经脉，有如利刃穿过一般。”

朱若兰道：“那是很难忍受的痛苦了？”

杨梦寰道：“不错，小弟已经尽了最大的忍耐之力了。”

朱若兰摇摇头道：“这就不对了，练一种武功，使人体上有着痛苦，必然是有着错误之处，唉！也许我想错了经脉。”

她脸上泛现出一种愧疚怜惜的神色，伸出柔滑的右掌，轻轻在杨梦寰身体上按摩，似是要用无比的温柔，来补偿杨梦寰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

她为人沉稳内向，内心中虽有着火般的热情，但也是压制心头，深藏五中，一向不愿表达出来，但此刻不知不觉间流露于神色之间。

一阵晨风吹来，飘起了朱若兰披垂的长发，日光下只见她脸儿嫩红，眉儿敛黛，清澈的星目中，射出来无限柔情，不禁看的一呆。

朱若兰似是警觉到杨梦寰已为自己的神情所醉，急急停下手来，嫣然一笑，道：“看什么，红姑娘，琳妹妹各有千秋，一对花枝模样的美人儿，整日的陪在你的身侧，难道你还看不饱么？”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姊姊如春兰冬梅，别有一番清华风韵……”

朱若兰嗤的一笑，道：“得啦！别给我灌迷汤啦，姊姊不吃这个。”

杨梦寰似亦从迷醉中清醒过来，只觉得脸上一热，挺身坐了起来。

朱若兰笑道：“我还认为你瘫在地上不会动了，原来你还可以坐起来。”

杨梦寰道：“还有一事，我该告诉姊姊，只是觉得很难启齿。”

朱若兰粉颊上笑容突敛，缓缓的说道：“什么事？很严重么？”

杨梦寰道：“是我们夫妇间的私事。”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既然是你们夫妇间闺闼私事，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杨梦寰道：“我觉得冒读了姊姊，心中十分不安，何况这件事早晚你都得知道，还不如早些告诉你好。”

朱若兰道：“提起你们夫妇间事，我也想起了一件事来了，要先问问你。”

杨梦寰道：“好，姊姊先说吧！”

朱若兰道：“你们成婚了五年了吧？”

杨梦寰点点头道：“不错。”

朱若兰笑道：“为什么没有孩子呢？”

杨梦寰道：“小弟也正要内情告诉姊姊。”

朱若兰笑道：“你已是有妇之夫，但我还待字闺中，这些你不该说，我也不该问，也不该听，也不该……”

杨梦寰道：“如是和姊姊无关，小弟如何敢言。”

朱若兰沉吟了片刻，道：“你说吧，反正我这一生也不打算嫁人了。”

杨梦寰道：“我们虽然已有了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

朱若兰一颦黛眉，仰脸望着天际一片浮云，双颊上泛起了两朵羞红。淡淡的说道：“为什么呢？”

杨梦寰双轻咳了两声，道：“在我大婚之后，她们两个都坚拒正室不就，甘居侧位。”

朱若兰道：“胡闹啦，那正室应该给琳妹妹，李姑娘和你相识较晚，自是该居侧位……。”

语声微微一顿，笑道：“其实她们姊姊只要相处的好，那也不用分什么偏正了。”

杨梦寰道：“说起偏正之分，中间就牵扯到姊姊你了。”

朱若兰道：“你们夫妇，为什么总要把我牵扯进去呢？以后万万不可。”

杨梦寰正待答话，瞥见赵小蝶大步行了过来，只好住口不言。

赵小蝶直奔到两人身前，笑道：“你们想到了没有？”

朱若兰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那逆练真气之法。”

说话之间，也盘膝坐了下去。

朱若兰道：“我拿他试验，痛得他失声而叫，但还是找错了经脉。”

只见赵小蝶闭目而坐，运气调息，已不再理朱若兰之言。

朱若兰看她用心之状，心中暗道：“这丫头忽然间懂事了。”

望了杨梦寰一眼道，“咱们再试试吧！”

杨梦寰点点头，闭目而坐，片刻之后，赵小蝶突然一跃而起，道：“果然不错，我找出窍诀了。”

她欣喜若狂，高兴的手舞足蹈。

朱若兰重重咳了一声，道：“小蝶，静静好么？”

赵小蝶听得朱若兰喝叫之声，才静了下来，说道：“姊姊，我太高兴了，咱们如能早些找出窍诀，自然可以走在那陶玉前面了。”

朱若兰道：“不是我这做姊姊的扫你的兴，这真气逆练之法，很难想对，过去我曾有几次像你这般的高兴，但最后却很失望。”

赵小蝶道：“也许小妹想错了，咱们到那巨松下试试去吧！”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朱若兰拉起杨梦寰，紧随在赵小蝶的身后，行到巨松之下。

赵小蝶一提裙子，坐了下去，道：“姊姊，我先运气给你瞧瞧再说。”

朱若兰道：“好，你先运气试试。”

杨梦寰心中大为奇怪，暗道：朱姑娘这等作法，也有些不近人情了，她想出真气逆练的窍诀，内心是何等欢乐，何以竟然不让她一舒心中之乐。

但见朱若兰全神贯注，脸色是一片严肃，似是对赵小蝶的举动，十分担心一般。

杨梦寰虽然也十分用心瞧看，但却始终瞧不出个所以然来。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赵小蝶突然一跃而起。

朱若兰似是早已料到这一遭，急急站了起来，伸手抓住了赵小蝶的左腕。

赵小蝶内心似是突然有着无比的急躁，飞跃而起后，双目还未睁开。

朱若兰紧握着赵小蝶左腕之后，赵小蝶才似逐渐的镇定了下来，缓缓地睁开双目，道：“姊姊啊！这是怎么回事？”

朱若兰缓缓说道：“三年之前，我也有过这么一次，几乎成了狂癫，玉萧仙子、彭秀苇等数人都被我打的身受重伤……”

长长叹一口气，接道：“起初之时，他们又不敢和我还手，直到发觉我情形不对，才联袂出手把我制住，我整整的休息了三个月，不敢再想那真气逆练的功夫。”

杨梦寰道：“这是怎么回事？”

朱若兰道：“我无法说的详尽，人身上有一处奇穴，似乎是管制人的喜怒哀乐，被逆练真气伤到了之后，人的情绪就立时大变，不是大哭，就是大笑，适才我瞧出蝶妹情形有些不对，因此留上了心，果然是被我猜对了。”

赵小蝶长长吁一口气道：“想不到逆练真气，还有如此之多的麻烦。”

朱若兰道：“唉！这其间困难之多，如非身受之人，实是很难相信，我和你们分开之后，回到了天机石府，就想到一个习武之人面对的体能极限……”

目光一掠赵小蝶和杨梦寰，道：“一个练武之人，下了数十年的苦功，也未必能练到我们这等境界，但我们却得天独厚，遇上良师，十几年的时光，就登入大成之境，如是没有陶玉为害江湖，咱们实也不能再求上进了，但此刻为形势所迫，咱们还得日日夜夜苦求精进，而且必得先行克服面临先天的体能极限，如若陶玉先学成真气逆练的武功，一年之后，咱们都非他的敌手了。”

杨梦寰道：“昨日陶玉在石洞之中，谈到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逆练真气的方法，姊姊可曾试练过么？”

朱若兰道：“不瞒你，陶玉昨天谈到的真气逆练之法，一年之前，我亦曾想到了，摸索了半年之久，才发觉其路难通。”

赵小蝶道：“这么说来，那‘归元秘笈’上所载的真气逆练之法，也难行通了？”

杨梦寰道：“果真如此，咱们就不用再怕陶玉了，大家都在茫然之中摸索，以姊姊的才慧，必可抢在陶玉的前面。”

朱若兰道：“关键就在那第三种方法了，陶玉不肯说出口来，我也未多追问，我想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两位老前辈合了两人的才慧，或可找出一条可行之路。”

赵小蝶道：“小妹倒有一个办法。”

朱若兰道：“什么办法？”

赵小蝶道：“咱们不用再苦心研究那真气逆练之述了，合咱们三人之力，追查陶玉行踪，在他未成之前，把他杀死，这岂不是一了百了，杀他之后，夺回‘归元秘笈’用火焚去，那时，杨兄为尊江湖，也许可以使武林保持一段平静时光。”

朱若兰道：“唉！话虽不错，只是太晚了些。”

赵小蝶道：“为什么？”

朱若兰道：“此刻的陶王必然早已有了准备，咱们想追杀他，只怕不是一件易事……”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寰哥哥，你们都在这里。”

转脸望去，只见沈霞琳白衣飘飘的行了过来。

杨梦寰道：“那彭姑娘伤势如何了？”

沈霞琳道：“在玉箫姊姊细心调理之下，已然大见起色。”

朱若兰道：“她们现在何处。”

沈霞琳道：“连同赵姑娘的花娥，都已到了悬崖之下，在和李伯伯说话。”

朱若兰拍拍身侧草地，道：“坐过来，我有话问你。”

沈霞琳缓步走了过去，紧依着朱若兰身侧坐下，说道：

“姊姊！你的伤势完全好了么？”

朱若兰道：“好啦！累你关心了。”

沈霞琳道：“姊姊平日为人好，关心你的何止我一人呢？”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不谈这些事了，我要问你些轻松的事。”

沈霞琳望了杨梦寰一眼，道：“那定是与他有关了。”

朱若兰道：“不错！”

沈霞琳点点头，道：“你问吧！不论什么事，我都会告诉姊姊。”

朱若兰道：“这几年来我二直没有见过那李瑶红，不知她的脾气是否好一些呢？”

沈霞琳道：“红姊姊一直很好，她对待寰哥哥温柔多情，千依百顺，对待我更爱护备至，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有吵过一句。”

朱若兰道：“那就好……”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李姑娘那里去了，怎的一直没有见她？”

沈霞琳道：“她保护公婆避遥远行，到那里我也不知道了。”

杨梦寰接道：“大约是到黔……”

朱若兰道：“不用说下去了。”

赵小蝶突然接口说道：“兰姊姊，你可在陶玉手下派有卧底之人？”

朱若兰道：“没有啊。”

赵小蝶道：“这就奇怪了，”

朱若兰道：“奇怪什么？”

赵小蝶道：“在那陶玉手下，常常有一个黑衣人，传递消息给我……”

沈霞琳接口道：“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我师妹。”

赵小蝶道：“他是个很瘦小的男子。”

沈霞琳道：“那是女扮男装。”

赵小蝶道：“那为什么说话的声音也像男人呢？”

杨梦寰道：“她饱经忧患，吃了不少苦头，也长了很多经验。”

赵小蝶道：“我受她之恩很大，日后要好好报答她。”

朱若兰一整脸色，说道：“我想到了一件事，必得早些问问你们，赵妹妹也在这里，大可当面决定了。”

赵小蝶道：“谈什么呀？”

朱若兰道：“你的终身大事，你飘泊江湖，终非了局，必得早有一个归宿才是。”

赵小蝶突然站了起来，转身欲去。

沈霞琳一把抓住赵小蝶的衣袖，道：“赵姑娘，不要走，也不用害羞，坐下来，听兰姊姊说吧！她说的事，永远不会错的。”

赵小蝶粉颊上泛现两片羞红，缓缓坐了下来，道：“姊姊，不用谈了，我知道你要谈什么？”

朱若兰道：“咱们几人亲如姊妹兄弟，什么话说错了也是无妨……”

赵小蝶急急接口道：“姊姊！过去我确实作了很多糊涂的事，但现在我都明白了，唉！

姊姊，我今生已不作嫁人之想，我已决心追随姊姊回到天机石府，终身研究武功，助姊姊一臂之力。”

朱若兰摇头笑道：“小蝶，听姊姊说，我知你此刻确有这个心愿，但来日方长，你今年不过二十一二，此后岁月，岂是容易渡过的么？”

赵小蝶道：“姊姊呢？作何打算？”

朱若兰笑道：“姊姊也没有说终身不嫁啊，但我却有些和你不同，我能分享你们的快乐，不是姊姊小觑了你，这一种修养工夫，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要我嫁人，可是嫁给谁呢？”

朱若兰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个咱们再慢慢商量吧，妹妹冰雪聪明，咱们嫁人，也和那些凡夫俗子不同，不只是要嫁一个丈夫，而是要找一个终身伴侣。”

沈霞琳突然接口说道：“小蝶妹妹，你如能够委屈一些，我和红姊姊都万分欢迎你常住在水月山庄，寰哥哥脾气好，公婆更是慈爱异常……”

赵小蝶笑道：“你们要我嫁给杨梦寰么？”

杨梦寰急急说道：“赵姑娘不要误会，琳妹妹一向口没遮拦……”

朱若兰道：“现在别谈了，我只是劝你嫁人，嫁给谁，咱们慢慢商量。”

杨梦寰突然站起身子，道：“三位谈谈吧！家岳尚在悬崖下面坐候，岂可太过冷落了他，我该下去陪陪他老人家才是。”

朱若兰格格一笑，道：“我们女人家在谈心，你早该走了，赖在这里我们也不好撵你。”

杨梦寰抱拳一礼，急急转身而去，头也未回的直下悬崖。

只见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丑，正在山下一片青草地上坐息。

杨梦寰急步奔了过去，行到李沧澜身前，跪拜于地，道：

“小婿杨梦寰叩见岳父大人。”

李沧澜缓缓睁开双目，道：“朱姑娘完全好了么？”

杨梦寰道：“托岳父之福，朱姑娘伤势已然完全痊愈了。”

李沧澜道：“可是那陶玉疗好了她的伤势么？”

杨梦寰道：“不错，那陶玉伤在了朱姑娘的手中，以命换命，疗好了朱姑娘的伤势。”

李沧澜道：“这么说来，那陶玉确实已研读‘归元秘笈’有成，咳！果真如此，是武林的大大不幸了……”

杨梦寰道：“朱姑娘已然抢在那陶玉之前，习练真气逆练武功，以朱姑娘的才慧，只要找出窍诀，成就不难超过陶玉。”

李沧澜摇摇头，道：“陶玉可是由‘归元秘笈’上找出了逆练真气的记载么？”

杨梦寰道：“不错，昔年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合录那本‘归元秘笈’时，就会想到逆练真气的武功，只是两人大限将到，已然无暇详细研讨，所以把它夹在封底夹层之中，是以，赵小蝶虽然待有那‘归元秘笈’甚久，却未发现那真气逆练的武功……”

李沧澜忽然发觉杨梦寰仍然跪着和他说话，当下接道：

“你起来，有话慢慢谈。”

杨梦寰缓缓站起了身子，道：“也许那大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没有想到晚一辈中，会有朱若兰这等才华横溢的人，二十几岁，竟然已身集大成，面临着先天体能极限的烦恼。”

李沧澜道，“难道逆练真气，能够把一个人先天体能扩为无限的成就么？”

杨梦寰道：“这个小婿目下不敢作答，但想来总是有些道理，朱若兰苦苦研究，迄今还未能找到门路。”

李沧澜突然站起身子，右手扶拐，左手持髯，沉吟了一阵，道：“陶玉呢？可是已从那‘归元秘笈’上找出了可行之法？”

杨梦寰道：“就小婿观察所得，那陶玉亦未找出门径，不过那‘归元秘笈’上既有了记述，当可收卡半功倍之效。”

李沧澜一顿手中铁拐，道：“朱姑娘对此事作何处理？”

杨梦寰道：“赵小蝶力主陶玉真气逆练未有成就之时，全力追杀，朱姑娘却是期期以为不可。”

李沧澜道：“为什么？老夫同意那赵姑娘的高见，唉！你们不知陶玉的为人，如若被他练成奇功，艺盖江湖，武林道上不知要被他闹成什么样子，何不趁此时，把他置于死地，岂不是一了百了，永绝后患么？”

杨梦寰道：“朱姑娘坚持不可，或有她的见解，只是她未曾说出，实叫人难以猜测。”

李沧澜道：“你去告诉朱姑娘，就说老夫要见她，兹事体大，非同小可，老夫非得把她说服不可。”

杨梦寰沉思了一阵，道：“好！小婿就去告诉她。”

起身而去。

李沧澜急道：“站住。”

杨梦寰回过身来，抱拳一礼，道：“岳父还有何教言？”

李沧澜道：“红儿有几句话，要我转告你，一直无暇转告，趁此刻，告诉你吧！”

杨梦寰道：“什么事？”

李沧澜道：“她说你们夫妇间的事，要你和沈姑娘商量即可决定，她早已和沈姑娘谈妥了。”

杨梦寰道：“什么事？”

李沧澜道：“这个么？我就不清楚了。”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小婿记下了。”

李沧澜点点头道：“我虽不知内情，但想来亦不致距离大远，红儿言中之意，似是要你通权达变，不可太过拘泥。”

杨梦寰只觉她言中之意，若有所指，但却又没法答复，只好含含糊糊的应道：“岳父说的是。”

李沧澜道：“你现在可以去了，告诉朱姑娘，就说我要见她。”

杨梦寰应了一声，重又攀上悬崖。

抬头看去，只见朱若兰一个人坐在青草地上，望着天际静静出神。

杨梦寰缓步走了过去，说道：“兰姊姊。”

朱若兰头也未回的站起身子，道：“跟我来吧！我正有活要问你。”

当先向前行去。

杨梦寰应了一声，随在朱若兰的身后，下了悬崖，行入一道小谷之中。

朱若兰当先坐了下去，拍着草地，道：“你也坐下来吧！”

杨梦寰依言坐了下去，道：“姊姊有什么紧要事么？”

朱若兰一直没有回首望过杨梦寰一眼，淡然说道：“你准备怎么安排她？”

杨梦寰道：“安排那一个？”

朱若兰道：“赵小蝶啊。”

杨梦寰讶然说道：“怎么安排她，小弟如何知道，这要凭姊姊吩咐了，不过……”

朱若兰道：“不过什么？”

杨梦寰道：“不弟总觉着其人有些野性难驯，最好姊姊能把她带在身侧。”

朱若兰道：“我把她带在身侧，岂是长远之局么？”

杨梦寰道，“姊姊之意呢？”朱若兰道：“交给你，只有你才能够使她野性化去，变得驯服。”

杨梦寰道：“小弟如何能有这等潜移默化之力呢？”

朱若兰道：“她聪明绝伦，所以会一意孤行，全是因为她心无所寄之故，如是心有所寄，不难变成一个贤妻良母。”

杨梦寰道：“姊姊说到那里去了。”

朱若兰突然转过脸来，一脸肃穆之色，望着杨梦寰道：

“我说的句句真言，你可是有些不信么？”

杨梦寰只觉她双目之中，有如冷电中挟着霜刃，直看到自己心肝肺腑之中，不自禁的缓缓垂下头去，默然不语。

朱若兰一耸柳眉道：“你怎么不说话呀？”

杨梦寰苦笑一下，道：“姊姊要我说什么呢？”

朱若兰道：“告诉我你对那赵姑娘的想法如何？”

杨梦寰道：“我对赵姑娘敬重异常，视她如良师，如兄妹……”

朱若兰冷笑一声，接道：“这些倒不用你费心了，我只问你如何安排她。”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如何知道……”

朱若兰道：“不用跟我装糊涂，难道你真的听不懂我言中之意……”

她举手理一下头上秀发，缓缓说道：“有一件事，我必需对你说清楚，目下武林中的变化，集中在陶玉和你的身上，今后十年江湖上不是惨遭血洗，就是一个从未有过平静之局，陶玉得那‘归元秘笈’之助，已然是杀劫隐隐，赵小蝶亦是大局转变的关键人物，她可以助你，也可以兴风作浪反助陶玉，这一次我见她，发觉她已经成人，此后是否还肯听我的话，我心中实无把握，对你们夫妇间事，我本是不该插手多管，但事关正邪消长，叫我如何隐忍不言，千百年来，江湖从未有过的事，把正邪消长之机，依附一二人情感的好恶之上……”

杨梦寰抓着头皮说道：“姊姊说的太严重了吧！”

朱若兰脸色更见肃穆，微带愠意的说道：“你不信姊姊的话么？”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不敢。”

朱若兰道：“那就听我说下去，赵小蝶并非是无理取闹，仔细想来，都怪我昔年少欠考虑。”

杨梦寰道：“这事和姊姊有何关连呢？”

朱若兰道：“你该记得她为你疗伤的事。”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如何能够忘记。”

朱若兰道：“那就是了，她一个黄花闺女，和你皮肉相贴，肌肤相亲，难道还不算严重的事，刚才她曾经对我说过几句话，深悔这几年来在江湖胡作非为，引起很大风波，此后她将痛改前非，选一个无人的僻静之地，削发苦修，断绝尘缘，不再问江湖中事，只是她收罗的一批花娥无法处理，要我答应带她们回到天机石府中去……”

杨梦寰接道：“姊姊之意呢？”

朱若兰道：“她说的很真实，字字都是出自肺腑，但目下情形，决不允许她遁形山林，不问江湖是非，陶玉必将是千方百计算计于她，如是一旦陶玉得逞，赵小蝶就成了为害江湖的一笔本钱……”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你该记得那童淑贞的事吧！女孩子本领再大，生性再强；但却无法免除依附男人之心，尽管她适非所爱，尽管她珠泪偷弹，但她却不能摆脱心灵枷锁……”

杨梦寰接道：“这个，这个……”

朱若兰道：“不用这个那个了，赵小蝶现在咱们习武石洞之中，快去瞧瞧吧……”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记着，别再言语中伤害到她。”

杨梦寰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小弟记下了。”

朱若兰道：“记着，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武林的正邪消长。”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直向那石洞之中行去。

只见赵小蝶微闭双目，靠在石壁上，似是已经睡熟一般，杨梦寰直走到赵小蝶的身侧，赵小蝶似是仍无所觉。

杨梦寰低声叫道：“赵姑娘，睡熟了么？”

赵小蝶睁开双目，瞧了杨梦寰一眼，笑道：“嗯！我有点困倦，杨兄请坐。”

杨梦寰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缓缓坐了下去，道：“据兰姊姊说，今后一年时光之中，那陶玉似是已无能再兴风作浪了。”

赵小蝶道：“不错，陶玉如若不能在真气逆练的武功上摸出一条路来，决非我和兰姊姊之敌，五百招至一千招之内，我定可取他之命。”

杨梦寰道：“怕的是他能找出一条新径，练成奇技，兰姊姊对此十分忧虑。”

赵小蝶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江湖上胡闹，没有用心想过武功的事，但现在用心一想，确是感觉到陶玉已然在构想上超越过我们很多，如若假以时日，他的成就，很可能掩盖江湖，成为第一高手。”

杨梦寰道：“因为如此，咱们亦必得妥善的利用这一段时光，不能让他超过你和兰姊姊。”

赵小蝶道：“我想兰姊姊早已有备，只要她能静下心来，她的进境，至低限度可以和陶玉保持均衡之势。”

杨梦寰道：“你呢？准备到那里去？”

赵小蝶道：“天涯如此辽阔，那里不可以安身立命，但我还想回百花谷去，鸟倦知返，那地方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着我母亲的坟墓，我也该回去祭一祭她老人家了。”

杨梦寰道：“兰姊姊希望你能够助她。”

赵小蝶道：“助她什么？”

杨梦寰道：“咱们有‘归元秘笈’那上面记载着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两大奇人才慧的结晶，兰姊姊仍要借重于你的才智。”

赵小蝶道：“我处处都难及得兰姊姊，只怕是无能助她，”

杨梦寰道：“姑娘为何如此的自暴自弃呢，答应我，跟着兰姊姊去吧！只有你们两人合力，才可以对付陶玉……”

赵小蝶接道：“你呢？”

杨梦寰道：“我追随两位姑娘之后。”

赵小蝶嫣然一笑，点点头道：“我如答应了，沈姑娘，李姑娘只怕不放心吧！”

杨梦寰道：“姑娘多虑了。”

按下两人，且说李沧澜久候不见杨梦寰回来，心中正自焦虑，瞥见朱若兰信步行了过来，欠身一礼，道：“见过老前辈。”

李沧澜素行孤傲，唯独对朱若兰十分敬重，拱手说道：

“姑娘伤势好了么？”

朱若兰道：“多谢老前辈的关心，晚辈的伤势已经大好。”

李沧澜长长吁一口气，道：“姑娘要多多保重，今后江湖的安危大局，全系在姑娘一人身上了。”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晚辈何能何德，怎敢当老前辈如此夸奖。”

李沧澜道：“老朽一向是轻易不说颂赞之言，言则必出肺腑，姑娘早已是武林中安危所寄了。”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晚辈也想和老前辈谈一下今后武林形势，还请老前辈不吝赐教才好。”

李沧澜道：“老朽老迈了，只怕难有卓越之见。”

朱若兰道：“老前辈不用客套，晚辈是诚心领教而来。”

李沧澜道：“姑娘这般看重老朽，老朽自当竭尽心智，提供一得之愚。”

朱若兰道：“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手著那‘归元秘笈’之初，用心不外是不愿绝艺失传江湖，但他们却未想到这一本‘归元秘笈’，竟然为武林带来了这大祸患，引起了这样大的风波，如今形势已成，就算天机真人复活，三音神尼重生，也无能控制大局了。”

李沧澜道：“局势如此严重么？”

朱若兰道：“不错，那陶玉虽非最先得到‘归元秘笈’之人，但他却是第一个由那‘归元秘笈’发现武林中从未有过的‘逆练真气’之学，假以时日必有大成，那时晚辈固然是首要被除去之人，令婿，令媛，只怕是亦难免杀身之祸。”

李沧澜道：“朱姑娘何以不在他奇功未成之前，领导天下武林高手，搜而杀之，消大劫于无形。”

朱若兰道：“晚辈原想在这百丈峰中一战，扫穴犁庭，尽除妖气，但因身子不适，体能难支，忽生重病，加以计划不周，致使功败垂成，如今那陶玉有备逸去，再想搜捕追杀，已非易事，而且据晚辈观察，那陶玉已似得个中窍诀，未雨绸缪，晚辈等必得早作准备，以免届时毫无抗拒，任他宰割。”

李沧澜捋髯点头，道：“姑娘说的是，除了姑娘之外，别人纵然能搜到陶玉藏匿之处，也难是他之敌手。”

朱若兰道：“晚辈几番深思，从天下千头万绪的纷乱局势中，想到一事，那就是整个纷杂的江湖局势中，集中在令婿和陶玉的身上。”

李沧澜道：“姑娘难道能置身事外么？”

朱若兰道：“晚辈自然是义不容辞，不过晚辈一人之力，实难独挽大局，必得借重一人相助才行。”

李沧澜道：“什么人？”

朱若兰道：“赵小蝶——”

李沧澜接道：“哦，老朽明白了。”

朱若兰道：“老前辈能够想明此事，那是最好不过了。”

李沧澜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小女和霞琳都对你尊仰异常，由你朱姑娘从中作主，自然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朱若兰道：“这些事晚辈也不能强人所难，他们四个人，有一个不同意，这事情就不能办，还有老前辈和杨兄弟的父母，都得先行疏通。”

李沧澜哈哈一笑，道：“老朽虽然赞成，但却无法助你，如何安排，那是朱姑娘的事了。”

朱若兰道：“琐碎小事，如何敢要你老前辈费心多虑呢？”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并非是晚辈爱管闲事，实是目下情势不同，赵小蝶已成了当前武林形势的关键之一，必得先把她笼络住。”

突然举手一抬，道：“老前辈咱们往右面山谷中走走吧！”

李沧澜回目一顾，只见赵小蝶，杨梦寰并肩行了过来，当下举步向右面山谷之中行去。

朱若兰微微一笑，低声说道：“对那位女婿命犯桃花，老前辈还得多多担待些。”

李沧澜笑道：“武林形势如此，那也怪不得他——”

只听赵小蝶高声叫道：“兰姊姊，等等我，我有话要对你说。”

朱若兰道：“既然被他们瞧到了，只好等等他们了。”停下脚步，回转头去。

只见赵小蝶飞奔而至，先给李沧澜见了礼，才对朱若兰道：“兰姊姊，我刚和杨相公谈起对付陶玉的事——”

朱若兰道：“好！讲给我听听吧！你们如何对付他？”

赵小蝶道：“我想咱们都回到水月山庄中去，大家在一起研练武功，一面和九大门派保持联络，听得陶玉消息，咱们一齐动员赶去，如讲习武之处，本以姊姊那天机石府最好，不过天机石府太远，和中原武林联络不便，不知姊姊意下如何？”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很好，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赵小蝶道：“我先上路，把我分布在几处隐密之地的人手，一起集中，带到水月山庄中，姊姊们再休息两三日动身不迟。”

朱若兰道：“你收罗了很多花娥是么？”

赵小蝶脸一红，道：“那时小妹四海游走，不得不多收罗一些助手。”

欠身一礼，转身行去。

朱若兰、李沧澜、杨梦寰送她到大道之旁，瞥见一匹健马，拴在道旁一株小树上，赵小蝶伸手解下缰绳，纵身上马，放辔而去，只见那披肩长发和衣袂，随风飘起，片刻间踪影已杳。

朱若兰望着赵小蝶的背影，自言自语道：“奇怪呀！那来的健马。”

杨梦寰道：“这倒不足为奇，她在江湖上走动之时，行踪一直是飘忽莫测，使人无法追出她的行踪，就全凭仗这种方法”风。

朱若兰道：“你是说有人替她送马来的，是么？”

杨梦寰点点头道：“不错，她在大江南北建立了很多花站，用预先定好的暗记联络，凡是行踪去向，亦用暗记指示，叫站传一站，随时都有人追在她的身后，她需要之物，只要留下暗记，就有人替她办了。”

朱若兰道：“原来如此，看来她那花站的机密，是犹在天龙帮分舵之上了。”

杨梦寰道：“她刚刚告诉我这件事，这时就露了一手，给咱们瞧了。”

朱若兰道：“她可是要解散那些分布在天下的花站么？”

杨梦寰道：“这个，她倒未曾说明。”

朱若兰道：“利用那些花站追查陶玉的行动，是最好不过，如是被她解散了，就未免太可惜了。”

杨梦寰摇摇头，道：“这几年不见，赵小蝶已非昔年那天真无邪的少女可比，她不但知道了施用手段，而且心机很深，我想她不会把费尽心血建立的花站撤除，”

李沧澜突然接口说道：“朱姑娘，是否决定了回到水月山庄中去。”

朱若兰点点头，道：“赵家妹子说的不错，水月山庄和中原各大门派联络，有很多方便之处。”

李沧澜道：“老朽先到水月山庄中去，替你打扫安排一下。”

朱若兰道：“这等事如何敢劳动老前辈。”

李沧澜道：“不妨事——”高举龙头拐杖，在头上绕了一圈。

只见站在数十丈外的川中四丑，齐齐奔了过来，分站在李沧澜的四周。

李沧澜一抱拳，道：“老朽先走一步了。”

朱若兰道：“老前辈这等奔走，叫晚辈等如何安心。”

李沧澜哈哈一笑，道：“姑娘不用客气了，老夫就此别过。”

转身向前奔去。

川中四丑紧迫在李沧澜的身后，五条人影，奔行在大道上。

朱若兰望着李沧澜远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道：“令岳似是已决心介入这场江湖是非之中，唉！亲情似海深，果然不错，他如不是为了李瑶红，就算九大门派掌门人亲自去请他出山，他也未必会答允相助。”

朱若兰随手折了一截松枝，缓步向前行去，一面问道：

“你和赵小蝶谈的如何？”

杨梦寰道：“赵姑娘长大了，不似过去那等畅所欲言的性格。”

朱若兰道：“你说服了她？”

杨梦寰道：“遵从姊姊之意，小弟已劝说她放弃独善其身的思想，同往水月山庄，助姊姊探求那真气逆练的武功，以便对付陶玉。”

朱若兰道：“沈霞琳，李瑶红，赵小蝶，再加上我朱若兰，齐集水月山庄，我看你怎么应付。”

杨梦寰先是一怔，继而微微一笑，道：“姊姊说笑话了——”

朱若兰道：“谁跟你说笑话了，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实之言。”

陡然停下脚步，靠在一株古松之上，两道炯炯的眼神，逼注着。

杨梦寰看她脸上神色严肃，立时收敛了笑容，抱拳一揖道：“小弟要如何自处，还得姊姊指教。”

朱若兰看杨梦寰诚惶诚恐的神情，又忍不住嗤的一笑，道：“这就看你了，大家终日相处一室，研论武功，四女一男、你要如何能够持平，李瑶红，沈霞琳都已是你的妻子，赵小蝶和我朱若兰也算是你红粉知己，一个人到了你这等情境，不知羡慕多少自命风流的人物，但自己心中明白，在我们四人之前，你有着多少欢乐，多少愁苦，二女之间难为夫，如今你竟有了四个，两个名正言顺的妻子，两个红颜女友，我看你怎么得了？”

杨梦寰道：“咱们全心全意去研讨那真气逆练之法也就是了。”

朱若兰接道：“难道你忘了我们是人么？而且是男女有别的人，赵小蝶给你疗伤的事，你可曾忘去呢？”

杨梦寰道：“没有。”

朱若兰道：“那时她心中对男人十分厌恶，但此刻却形势大变，她对你不但毫无厌恶之意，而且还情深如海，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化名多情仙子，游戏于江湖之上么？”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不知。”

朱若兰道：“因为她无法排除对你的相思、怀念、因此才游戏江湖，一半也希望能找上一个能够代替你的人。”

目光凝注在远天一朵飘浮的白云上，缓缓接道：“但她情有所钟，心为你系，看遍天下才情人物，竟是无一人能取代你在她心中的地位。”

杨梦寰缓缓垂下头，道：“这些事可是她告诉姊姊的。”

朱若兰道：“不用她讲，我瞧也瞧得出来，她应该最听我的活，我劝她很久很久，她都不肯改变那遁迹山林，独善其身的念头，但你三言两语，就使她改变初衷，相较之下，我朱若兰不如你杨梦寰甚多了，难道你不明白为了什么？”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此事该当如何？还望姊姊指示一个办法才

是。”

朱若兰道：“我有什么法子，这要你自己决定了，不过不能骗她，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

杨梦寰道：“我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更无任何承诺。”

朱若兰道：“但你却在无意中指使她作了你想作的事，她是那样高傲的人，如若她没有想出一种理由，觉着自己应该听你的话，决不会为你所用。”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这也是很多麻烦么？”

朱若兰突然一挺身子，大步向前走去，一面缓缓说道：

“这要看你如何去处理了，我已同令岳谈过了你的事。”

杨梦寰紧随在朱若兰的身侧，紧张的说道：“谈过什么事？”

朱若兰道：“谈过赵小蝶，令岳见识广博，心知此事关连甚大，他虽未说出口来，但却隐隐之间，露出赞同之意，我想令尊那边，令岳当会转告，余下的就是你和令堂了。”

杨梦寰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朱若兰回顾杨梦寰道：“你怎么不说话了？”

杨梦寰仰起脸来，黯然一笑，道：“让我说什么，姊姊的才慧，小弟一向是敬服无比，我们夫妇三人都受过姊姊的大恩，不论什么大事，只要姊姊一言，小弟无不遵从。”

朱若兰接道：“这就简单了。”

杨梦寰急急接道：“不过这件事，小弟却是不敢苟同，姊姊如是让我说话，只怕要顶撞姊姊了。”

朱若兰道：“嗯！你说吧！”

杨梦寰道：“千古以来，武林中正邪消长之机，大都决定于才智，武功之上，从没有把武林大事，系于一二人私情之上的。”

朱若兰道：“为什么不可破例呢？你放眼瞧瞧天下武林形势，难道我是故弄玄虚？”

杨梦寰道：“不错，赵姑娘对此刻武林形势，有着很大影响力量，但她才慧难及姊姊，真正的关键人物，不是她，而是你。”

朱若兰怔了一怔，笑道：“你该知道我，决不会因私致伤大体。”

杨梦寰接道：“我知姊姊为人。”

朱若兰突然加快脚步，道：“他们只怕已经等急了。”

奔上山去。

杨梦寰紧追身后，登上绝峰。

朱若兰撮唇一声长啸，啸声直冲霄汉。

杨梦寰四顾了一眼，道：“姊姊约好了人么？”

朱若兰道：“不错，我要跟你到水月山庄中去，天机石府的事应该也有个安排，那陶玉神出鬼没，说不定会跑入天机石府中去。”

杨梦寰微微一叹，道：“姊姊约的什么人，在此峰顶相会？”

朱若兰道：“玉萧仙子，琳妹妹。”

谈话之间，瞥见正北方一条人影急急向山峰上奔了过来，那人来势奇快，片刻之间已到两人停身之处。

杨梦寰转目一顾，见来人正是玉萧仙子。

只见她站好身子，恭恭敬敬对朱若兰行了一礼道：“姑娘召唤婢子么？”

朱若兰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你如执意不肯和我以姊妹相称，那也不用以大礼相见了。”

玉萧仙子道：“婢子由衷的崇敬姑娘，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她们都准备了么？”

玉萧仙子道：“都已准备好了，彭姊姊也已大见好转。”

朱若兰道：“赵小蝶带的那些花娥呢？”

玉萧仙子道：“都已集中一起，等候姑娘之命。”

朱若兰道：“好吧！你带着她们，一齐回到天机石府去吧！”

玉萧仙子呆了一呆，道：“姑娘呢？”

朱若兰道：“我要到水月山庄中去……”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回到天机石府之后，告诉她们依照我绘制的图样，布下埋伏，阵图，谨防那陶玉派人偷袭。”

玉萧仙子道：“婢子记下了……”她似是意犹未尽，但口齿启动了一阵之后，终于忍了下去。

朱若兰道：“你还有话说？”

玉萧仙子道：“婢子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姑娘。”

朱若兰道：“你说吧！什么事？”

玉萧仙子道：“姑娘到水月山庄中去，何以不肯回天机石府？”

朱若兰道：“我要和杨相公、赵师妹研究几种武功，因此必得到水月山庄一行。”

玉萧仙子道：“姑娘把婢子等全都遣回天机石府，岂不是随护无人了么？”

朱若兰道：“这么吧！你回到天机石府之后，就在赵小蝶那花娥中，选带一十二人，由你率领赶往水月山庄听命。”

玉萧仙子道：“婢子遵命，但不知我等要几时动身？”

朱若兰道：“愈快愈好，你们立刻上路吧。”

玉萧仙子应了一声，又欠身一礼，才回身而去。

杨梦寰道：“这玉萧仙子，真是姊姊一位很好的助手……”

朱若兰道：“她才慧过人，武功、胆气，皆非常人能及，我天机石府在她整理之下，已是今非昔比了。”

杨梦寰道：“昔年玉萧仙子纵横武林，行踪所至，人人敬畏，视作女魔，只有姊姊这等才智，雅量，才能把这一代女魔，改变成一个如此恭谨谦善之人。”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玉萧仙子能够改邪归正，说起来又是和你有关了。”

杨梦寰茫然说道：“怎的又和小弟有关？”

朱若兰道：“那玉萧仙子内心对你的情意，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么？”

杨梦寰道：“昔年她救过小弟，小弟对此是念念不忘。”

朱若兰叹道：“她心中对你爱慕之深，只怕不在赵小蝶之下，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也许她还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唉！你这人上一世不知造了什么孽，这半生来闹出了多少情海恨事。”

杨梦寰黯然垂下头去，道：“小弟自知罪孽深重，常想以死谢罪武林，酬报红颜知己……”

朱若兰冷哼一声，道：“胡思乱想，你向何人谢罪，又酬报那一位红颜

知己？”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这个么？小弟……”

朱若兰接道：“不用小弟了，你既觉得有罪武林，就该想法子赎罪，你若是想酬报红颜知己，就该想法子不要伤害她们。”

杨梦寰道：“姊姊说的是。”

朱若兰道：“是！是什么？”

杨梦寰哑然无言，半晌答不出一句话来。

朱若兰接道：“我知道你还未听明白，我言中之意，是要你作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消除武林中邪恶之人，虽不能要他们今后绝迹江湖，但最低限度，也该使江湖上有个数十年平安的日子好过。”

杨梦寰道：“小弟记下了，今生今世，自当全力以赴。”

朱若兰道：“那很好，再说第二桩，你不能讨上十房妻妾，广建华厦，纳尽天下对你倾心之人，那就该奋发鹰扬，助她们创下赫赫事功。”

杨梦寰道：“小弟知道了。”

朱若兰道：“你要想法子让她们移情作侠，互相辅用，必得多用一些心智……”

忽听一声长啸传了过来，打断了朱若兰未完之言。

朱若兰仰脸望望天色，道：“我和琳妹妹约的时刻已到，咱们得快些走了。”

当先向悬崖下面奔去。

杨梦寰紧追朱若兰之后，奔下削壁。

朱若兰似是有意考验一下杨梦寰的轻功，下奔之势，快速异常，数十丈的削壁，转眼间落在谷地。

回头看杨梦寰，落后也不过丈余左右。

杨梦寰奔到朱若兰的身侧，微微一笑道：“姊姊的轻功，愈见高强，小弟全力施展，仍然被姊姊摔落了一丈余远。”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你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杨梦寰道：“说来惭愧的很，这几年中，小弟一直苦苦求进，自信所下工夫之深，不在那陶玉之下，但就小弟和他几次交手情形而论，似是不如那陶玉成就的迅快，最使人惊异的，是小弟每次和陶玉交手一次，就发觉他武功比上次强了许多，想这定然是天资上的差异了。”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道：“据我的看法，你的天赋，决不在陶玉之下，不过那陶玉身怀‘归元秘笈’，每经过一次棋逢敌手的恶斗之后，必将翻阅那‘归元秘笈’，寻找失败之因，觅求致胜之道，这等由经验中的求进之举，自是事半功倍，你没有那‘归元秘笈’为范，纵然苦苦用心思索，进境终究有限，自是难及陶玉的进步神速了。”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陶玉遇上的对手越强，他的进步就越快了？”

朱若兰道：“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极限，行至那极限边缘，再想寸进，势将比登天还难……”

她长长吁一口气，仰脸望天，缓缓说道：“我常想，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虽是才华绝世的人物，但他们未必就是极限，我生有幸，赶上了这个‘归元秘笈’出世的时代，而且所学所本，大都由那‘归元秘笈’而来，我生不幸，面临着身怀‘归元秘笈’的强敌，此后岁月，必将废寝忘食，苦苦追求

武学的登峰造极……”

忽然展颜一笑，回顾杨梦寰一眼，道：“兄弟，你说咱订是有幸还是不幸呢？”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姊姊的看法呢？”

朱若兰笑道：“你是越长越滑头了，我是在问你的看法，你倒反问起我了。”

杨梦寰道：“姊姊一定要问小弟之见，我就胡乱说了。”

朱若兰道：“嗯！我洗耳恭听。”

杨梦寰道：“如若没有姊姊这样的人才，这该是武林中从所未有的一个黑时代，陶玉不必再用心求进，只要习得那‘归元秘笈’上十之七八的武学，就可横扫武林，统一江湖了。”朱若兰道：“你还少说两个人，赵小蝶和你杨梦寰……”

淡然一笑，接道：“咱们得快些走了，只怕琳妹妹已经等急了。”

杨梦寰道：“她在何处？”

朱若兰道：“就在这林外大道之旁。”

当先向前行去。

杨梦寰紧随朱若兰的身后，穿过一片茂林，果见沈霞琳带着六宝和尚，在道旁等候着。

沈霞琳胸无城府，不善心机。经常总挂着一份治然的微笑，使每个和她相处的人，都感受到一种亲切欢愉，但此刻天使一般的人物，却被那变幻的风波，折磨的有了愁苦，那经常浮现在嘴角间的笑意，已经不见，眉宇间也布着一层淡淡的忧郁。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瞧到么？琳妹妹有些变了，她本是无虑的人，但此刻却为愁苦困扰。”

沈霞琳已瞧到了两人，飞一般的迎了过来，道：“兰姊姊，陶玉有一封信要我给你。”

双手捧着一个白色封柬，递了过去。

第二十八回 水月山庄

朱若兰接过封柬，目光一转，只见上面写道：书奉朱若兰姑娘亲拆，下面是陶玉谨缄。

朱若兰接过封柬，并未拆阅，一皱柳眉，问道：“这封信是陶玉亲自送给你的？”

沈霞琳摇摇头，道：“不是，他派了一个人，送来这封信，那人就立刻转身而去。”

朱若兰道：“什么样的人？”

沈霞琳道：“是一个中年大汉，他只告诉我把这封信交给姊姊，并且要姊姊最好在无人之时拆看。”

朱若兰冷哼一声，道：“又不知在闹的什么把戏，这人阴险，恶毒，我瞧也不用看他的信了。”

沈霞琳急道：“姊姊不能将此信毁去，那人给我此信之时，亦曾说过，此信关系重大，无论如何要我请姊姊瞧瞧内容。”

朱若兰道：“那送信之人还说什么？”

沈霞琳道：“他再三嘱咐，要我劝姊姊，不要毁去此信，读完之后再作决定不迟。”

朱若兰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兄弟，你先瞧瞧吧，如果这封信上写的乱七八糟，我就不再瞧了。”

杨梦寰道：“他既然要姊姊亲拆，小弟如何可以代劳，还是姊姊自己看吧！”

朱若兰随手把封柬藏入袋中，道：“以后再瞧吧！其人诡计多端，说不定在信中有诈，瞧了或许要影响到咱们的计划。”

六宝一直站在沈霞琳的身后，怔怔的瞧着几人，一语不发。

沈霞琳道：“玉萧姊姊带着彭姊姊和一群花娥，转回天机石府了，姊姊知道么？”

朱若兰道：“我知道。”

沈霞琳道：“此刻咱们要去何处？”

朱若兰道：“回你们水月山庄。”

沈霞琳道：“回到水月山庄去？”

朱若兰道：“不错，从今以后，那水月山庄将要变成领导当今武林的中心，和陶玉抗拒。”

沈霞琳道：“小蝶妹妹呢？还有邓开字，柳远那些人，都去了何处？”

朱若兰道：“分头赶路，殊途同归，他们都会在水月山庄中会面。”

沈霞琳想了片刻，忽然微微一笑，道：“姊姊还没有去过水月山庄。”

朱若兰道：“没有，但今后数年中，水月山庄四字，将扬名于江湖之上。”

沈霞琳道：“是啦！姊姊要在水月山庄中大会群雄，以便和那陶玉决一死战。”

朱若兰笑道：“听说那水月山庄的风景甚好，我也该去见识一番。”

沈霞琳道：“可惜姊姊无法见到婆婆了，她那慈爱的笑容，凡是和她接近之人，无不如浴春风。”

朱若兰四顾一眼，道：“咱们上路吧！”一行四人，离开了百丈峰，直奔水月山庄而去，一路上晓行夜宿，这日中午时分，行近水月山庄。

杨梦寰指着林木环绕的一堵红墙，道：“那就是小弟的故居，水月山庄了。”

朱若兰目光转动，四顾一眼，只见群山环伺，流水瀑瀑，山泉汇集的清流，绕着那水月山庄而过，不禁赞道：“好一片居息之地。”

沈霞琳道：“庄院之中，植满了翠竹花树，清晨鸟语，扑鼻花香，我和红姊每日请完了二老之安，就在那花树林中习练拳剑，唉！如非陶玉兴风作浪，为害武林，这一生中我也不愿再涉足江湖中了。”

杨梦寰道：“父母避险远走，我又离庄甚久，不知庄中是否还有人打扫，小弟走前一步，进庄中瞧瞧去。”

突然加快脚步，向前行去。

朱若兰伸手牵起沈霞琳的左腕，道：“琳妹妹，咱们也走快一些，去帮他打扫。”

几人奔进庄院，只见篱门大开，庄院花木齐整，打扫的干干净净。

杨梦寰霍然停下脚步，高声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之声，打断了杨梦寰未完之言，李沧澜手执龙头拐，缓缓走了出来。

杨梦寰急急奔上前去，拱手于地，道：“怎敢劳岳丈大人……”李沧澜捋髯微笑，道：“快些起来，里面还有客人。”

杨寰站起身子，道：“什么人？”

李沧澜道：“百毒翁。”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百毒翁到此作甚？”

李沧澜道：“他受了陶玉的暗算，几乎死去，故而未能按

时赴约，特地找来水月山庄。”

杨梦寰低声说道：“其人全身都是剧毒，岳父可得小心，别要受了他的毒算。”

李沧澜不答杨梦寰的问话，却拱手对朱若兰道：“玉萧姑娘没有来么？”

朱若兰道：“她回天机石府去了，老前辈有事找她？”

李沧澜道：“就是那位百毒翁，他非得要见玉萧姑娘不可。”

朱若兰道：“久闻他乃一代用毒的奇人，请告诉他就说晚辈要见见他。”

李沧澜道：“这个老朽已对他说过，但他不肯答允，他亦知那玉萧姑娘，在姑娘手下做事，但他要先见过玉萧姑娘之后，再见姑娘。”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有很多人都有他特殊的想法，我去见他也是一样。”

缓步行入室中。

抬头看去，室中空空，那里还有百毒翁的影子。

朱若兰目光一转，发觉后窗大开，分明那百毒翁已由后窗遁去。

李沧澜道：“老朽早已想到他会逃走。”

朱若兰道：“不要紧，玉萧仙子过些时要来，那时再和他见面不迟。”

李沧澜道：“姑娘等旅途劳累，请到内宅休息一下，这一进院子，老朽借住了。”

朱若兰道：“唉！老前辈年近古稀，正该悠游林泉，享些清福才是，都因晚辈等无能，连累老前辈奔走江湖。”

李沧澜哈哈一笑道：“不要紧，老朽一生中未为武林作过好事，如今垂暮之年，正该为武林正义稍尽绵力，以赎前愆。”

朱若兰不再多言，缓缓转身而去。

一路行入内宅，到处都已经被人打扫的十分干净。

朱若兰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李沧澜是何等英雄人物，风云半生，到了古稀之年，却为儿女之情所困，甘心为你们奔走效劳。”

杨梦寰道：“姊姊说的是，我不能尽孝膝前，反累老人家照顾，每思及此，常常终宵难眠。”

朱若兰道，“你只要善待那李瑶红，那就是最好的报答了。”

谈话之间，到了一座静室前面，杨梦寰推开木门，道：

“姊姊，这是小弟家居之处，可要进去看看么？”

朱若兰缓步行入室中，只见一榻一案之外、堆满一架的书籍，不禁微微一笑，道：“颇有书卷气，但却不见一点闺房之乐的气氛。”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姊姊请坐吧！”

朱若兰依言坐下，四顾了一阵，低声说道：“这几年来，你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么？”

杨梦寰正待答话，瞥见沈霞琳捧着锡箔而入，道：“寰哥哥，咱们该去了。”

朱若兰道：“到哪里、祭奠何人？”

沈霞琳道：“寰哥哥的表姊，就葬在庄外不远处。”

朱若兰道：“我也去吧！”

出得水月山庄，到得一座青冢之前，沈霞琳燃起金银纸锭，三人一排而立，面对青冢致敬。

这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返照的夕阳，拉长了三人的身影。

朱若兰偷眼望去，只见杨梦寰双目中，蕴含着晶莹的泪水，面对青冢，一脸悲伤之情。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低声对沈霞琳道：“妹妹，这座青冢之内埋葬的姑娘，你可曾见过么？”

沈霞琳摇摇头，道：“没有见过，但我知道她是寰哥哥的表姊，他们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长大，寰哥哥学艺玄都观时，他表姊染病而亡。”

朱若兰望了杨梦寰一眼，欲言又止。

杨梦寰呆呆的站了一阵，突然撩衣跪下，对青冢拜了两拜，起身说道：“天色不早了，咱们也该回去啦。”

回到了水月山庄，已是掌灯时分。

沈霞琳低声说道：“兰姊姊我带你去瞧瞧你住的地方。”

朱若兰奇道：“我还有住的地方？”

沈霞琳道：“早就有了，而且都是我和红姊姊亲手布置的。”

朱若兰嗤的一笑，道：“怎么你们已经料定我要来水月山庄是么？”

沈霞琳道：“姊姊行动，一向是叫人难测，但我们心中却一直盼望姊姊有一日回心转意，和我们同住水月山庄。”

朱若兰一皱眉儿，不再言语，沈霞琳也不瞧朱若兰的神色，燃起灯火，接道：“我带姊姊瞧瞧去吧。”

举步向前行去。

朱若兰紧随沈霞琳的身后，缓步向前行去。

穿过了一丛花树，到了一座雅室之中，沈霞琳举手推开木门，当先而入。

这是一厅一房，厅中布设的简单雅静，靠后壁木案上，置放着一瓶插花，花色新鲜，香气幽幽，分明是刚刚换过不久。

朱若兰四顾了一眼，仍然是默不作声。

沈霞琳推开卧室，举灯而入，指着壁上一画像，道：“我和红姊姊都不擅丹青之术，但姊姊这幅画已然用尽了我们心血，画的不好，姊姊不要见笑。”

朱若兰目光转动，四顾一眼，只见四壁都是粉红色的，壁绩，连那床帐，被褥也是一律的粉红颜色，轻轻叹息一声，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沈霞琳道：“这是姊姊的新房啊！”

朱若兰笑道：“琳妹妹，你也学坏了，胡说八道些什么？”

沈霞琳道：“我说的千真万确，我和红姊姊每日早晨在这里住，我们练完拳剑，总要到姊姊房里来，对那画像请安……”

朱若兰叹息一声，接道：“你们这等胡闹，可有人知道么？”

沈霞琳道：“自然是有人知道了，公公婆婆，内院女婢，都知道这件事了。”

朱若兰道：“唉！你们这等胡闹，叫我如何有颜见人？”

沈霞琳微露笑容，道：“婆婆再三提示我，要我想法子把姊姊请到水月山庄来给她看看。”

朱若兰道：“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这个样子。”

沈霞琳道：“婆婆常常听我们谈到姊姊，才貌双绝，无所不能，心中对你爱慕已久了。”

朱若兰道：“我真想不到你们会这样胡闹。”

沈霞琳正容说道：“姊姊，我和红姊姊同寰哥哥结盟之日，已经决定让出正室，虚位以待。”

朱若兰道：“待什么？”

沈霞琳道：“等待姊姊，我和红姊姊都坚信有一天姊姊会同情我们，同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朱若兰脸色微变，冷冷说道：“这是谁的想法，是李瑶红？”

还是你？”

沈霞琳道：“我和红姊姊一般想法。”

朱若兰冷冷说道：“琳妹妹，这等大事，你们竟然敢这般胡闹，你可知道，这事关系我的名节？日后传扬到江湖上去，好事之徒，必将加油添醋，说的难以入耳，你叫姊姊以后如何作人？”

沈霞琳看她脸色，忽青忽白，似是真的恼怒起来，不禁一呆。

朱若兰望望那画像，冷然接道：“你胸无城府，想到就做，那是难免有错，但李瑶红不但不阻止你，而且也跟着起哄，那就有些不能原谅了……”

语声微微一顿，脸色更见肃穆的接道：“还有杨梦寰，明明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却是充耳不闻，更是可恶至极……”

沈霞琳看她愈说愈火，心中大生惊怕，缓缓把手中纱灯放在梳妆台上，对着朱若兰屈膝跪了下去，道：“姊姊，不关寰哥哥和红姊姊的事，都是小妹的主意，责罚打骂，任凭姊姊，小妹决无怨言，但千万不要怪到他们两人身上。”

朱若兰疾快的伸出双手，挽起了沈霞琳，道：“立刻给我取下画像，从今以后，不许再谈起这件事了。”

沈霞琳抬起头来，望了那画像一眼，道：“姊姊，这幅画像已经挂了很多年啦，画的虽然不好，但我们把它视作姊姊，每当遇上碍难之事，我们都到室中来，对着姊姊画像祈祷，唉，有一次寰哥遇上了一件武功上的难题，穷思三日夜滴水未进，我和红姊姊都急的要命，又不敢告诉公婆，后来他到了姊姊室中，对着姊姊画像，盘坐苦思，不出半日，难题迎刃而解，从此之后，他每隔几日总要到姊姊房中来坐息一眸……”

朱若兰接道：“那画像不会说话，如何能使他解决了武功的疑问？”

沈霞琳道：“这个，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他看到姊姊的画像，忽然多开一窍，福至心灵。”

朱若兰道：“那里会有这种事，不用胡说了……”

长长叹息一声，拉着沈霞琳坐在木榻之上，接道：“你和李瑶红这等作为，究竟是何用心呢？”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用心很简单，我们只想姊姊能和我们同住一起。”

站起身来燃起妆台上的红灯，熄去纱灯，重又坐回木榻。

朱若兰摇头笑道：“越说越不像话啦，我也来住在水月山庄，那成什么名堂？”

沈霞琳握着朱若兰的双手，双目中满是乞求之色，缓缓说道：“姊姊；我知道寰哥哥心中很爱你，只是他不敢说出口

朱若兰冷哼一声，接道：“琳妹妹，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总有一天你把我惹火了。”

沈霞琳黯然说道：“姊姊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还手，不过我心里的话，今夜里定要说完它，这些话我已经想了很多年，难得今夜这个机会，如不借机一吐，只怕是永远没有再说的机会了。”

朱若兰正色说道：“咱们相处了很多年，难道你还小知道姊姊的为人么？……”

沈霞琳道：“我知道，正因为姊姊为人太好了，才使我和红姊姊念念难忘，寰哥哥刻骨相思，我和红姊姊能有今天，都是姊姊所赐……”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认为我作妹妹，一向原谅我年幼无知，我一生从没有说过这样多话，但今晚我一定要说完才行。”

朱若兰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道：“你说吧，不过不许得寸进尺，口没遮拦。”

沈霞琳道：“好吧！说我们夫妇的事。”

朱若兰笑道：“这还差不多。”

沈霞琳道：“洞房花烛之夜，我和红姊姊都不肯和寰哥哥同床共枕，害的他一个人独眠书房，以后他就以书房作卧室，长住那里。”

朱若兰道：“胡闹啊！胡闹，夫妇大礼，你们岂可开这等玩笑。”

沈霞琳道：“那知道我们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如是他办不到，那就作一世挂名夫妻。”

朱若兰道：“怎么，他这五年就没有解决你们的难题么？”

沈霞琳笑道：“没有。”

朱若兰道：“那一定很难了，告诉我，我帮他解决。”

沈霞琳道：“嗯！这世上也只有兰姊姊一个人可以助他。”

朱若兰心生警觉，沉吟了一阵道：“可是武功上的难题。”

沈霞琳道：“不是，我们要他把兰姊姊娶回水月山庄，才肯和他同房。”

朱若兰篷起眉头，摇手说道：“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我要瞧瞧陶玉那封密函上写的什么？”

沈霞琳道：“姊姊，既然后题触到这些事，为什么不谈一个明明白白。”

朱若兰脸色严肃，不理睬沈霞琳，伸手从怀中摸出密函，就在妆台烛光之下展阅。

只见上面写道：书奉朱姑娘若兰妆次：

、

朱若兰冷笑一声，对沈霞琳道：“过来，帮我一起看。”

沈霞琳依言绕在朱若兰的身后，凝目望去，但见字迹端正，那陶玉书写此信时，定然十分用心，只见写道：“杨梦寰三生有幸，得姑娘全力相助，成名江湖，受尽武林同道尊宠，陶玉何其不幸，单人匹马，逐鹿武林，放眼

四顾，非我之敌，即我属下，但天生我才，赐我机遇，展望霸业，前途虽然崎岖，但陶玉自信必有统率全局之日，然其杀伐惨烈，必将是开先古未有之例……”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大的口气。”

朱若兰道：“陶玉猖狂，以至于斯，此人不除，江湖是永无宁日了。”

言罢，继续向下看去。

“就目下形势而论，能和玉颌顽者，自非姑娘莫属，杨梦寰碌碌庸才，难望肩负大任，赵小蝶已达造极之顶，谅也难再寸进，唯姑娘才情纵横，浩瀚无涯，只可惜天不助美，致‘归元秘笈’落入我陶玉之手，玉才不及姑娘，但借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才慧余荫，单以武功而论，一年内必将逾越姑娘，慧明如姑娘者，当知玉言之不虚。”

朱若兰长吁一口气，沉吟片刻，继续向下看去：“玉自幼孤苦，依人篱下，纵无愤世之心，亦难免育生独僻之性，杨梦寰何许人，横刀夺爱，霸占我青梅竹马女友，玉满怀愤恨，遁迹山腹密洞，此番重出江湖，原拟翻云覆雨，血洗武林，但却未料到百丈峰中再和姑娘一晤，竟然为姑娘容色倾倒……”

朱若兰看到此处，不禁心中动怒，冷笑一声道：“这陶玉也不瞧瞧自己德行，胡言乱语，似有满腹委屈，下面也不用

瞧了。”

举起素笺，递向烛火。

沈霞琳一把夺下素笺，道：“看完它吧！”

抢过素笺，向下看去，但见写道：“玉自知过去为人，太过放任，难获姑娘垂青，但细数当代武林人物，以姑娘的才貌，玉虽不足匹配，但强过我陶玉者，又有几人？玉如得姑娘下顾，愿立刻解散天龙帮，尽捐前嫌，化悲仇为谦和，再不问江湖的是非……”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昔年童师姊为陶玉叛离师门，跟着他奔走天涯海角，情意是何等真切，以后陶玉负心，竟要把童师姊置于死地，如今又来动姊姊的主意，这人真是坏透了。”

朱若兰嗤的一笑，道：“琳妹妹，那陶玉的坏，我比你知道的更多一些。”

沈霞琳继续向下看去，只见写道：“姑娘如肯对我陶玉用情，那无疑是挽救了武林大劫，拯救了千百人命，则天下幸甚了，陶玉幸甚了，掬诚奉远，不胜翘首企盼之至。”

下面是陶玉敬书。

沈霞琳看完素笺，道：“这封信留着呢？还是烧了它？”

朱若兰道：“烧了它，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也不要告诉杨梦寰。”

沈霞琳举起素笺，就烛火焚去。

朱若兰拿起封套，也就烛火烧去，低声说道：“小蝶妹执有那‘归元秘笈’之时，年事很轻，而且她练习武功的方式，也和人大不相同。”

沈霞琳道：“那里不同了？”

朱若兰道：“别人都由易入难，但小蝶却是由难入易，因此她忽略了那‘归元秘笈’还有夹层，执有数年，竟未发觉，如若我判断不错，在那‘归元秘笈’上，除那真气逆练之外，只怕还有别的武功。”

沈霞琳道：“这么说来，那陶玉说一年要赶上姊姊的话，不是吹牛了。”

朱若兰道：“因此我才到水月山庄来，我要借重小蝶妹妹和你们夫妇的

智慧，和陶玉来一次习武竞争。”

沈霞琳道：“赵姑娘可以帮你，寰哥哥也可以帮你，只怕小妹无能助姊姊了。”

朱若兰摇摇头，道：“别这么低估自己，你只是天性纯善，并非是没有才气，等小蝶到来之后，咱们就找一处隐密之地，群策群力，和陶玉一争进境，我心中已有了一个蓝图，只要能冲过几个要关，咱们就不用怕陶玉了。”

沈霞琳道：“但愿天佑姊姊，早悟大乘，能够制服陶玉。”

两人秉烛夜谈，直到天近五更，才各自盘坐调息。

就在两人坐息入定时，杨梦寰已然起身漱洗完毕，练了拳剑，缓步行出庄外，负手而立例览晨景。

太阳缓缓升起，东方天际，幻生出万道金霞。

杨梦寰长吁一口气，正待回入庄中，遥见一匹快马，流星飞矢而来。

马行渐近，隐隐可见马背上坐着一个劲装大汉。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这样早的时候，怎会有人来此？

一面运功戒备，一面缓步向前迎去。

那快马似是失去控制，直向杨梦寰冲了过来。

马上人呆呆的坐着，一语不发，似是根本没有瞧到杨梦寰。

杨梦寰身于一闪，横让两步，举手一把抓了过去。

那奔行的健马，吃杨梦寰一把抓住马缓，突然打了一个转身，停了下来。

奔行中的快马，陡然问停了下来，向前的冲击之力仍然甚大，马上大汉陡然离鞍而起，直向前面飞去。

杨梦寰右手抓住马缓，左手疾快的伸了出去，一把抱住那马上大汉。

伸手摸，只觉那人气息微弱，似是已将断气，不禁吃了一惊，腾出右掌，按在那人背心之上。

那劲装大汉得杨梦寰内力之助，长长吁一口气，道：“杨大侠么？”

杨梦寰道：“区区杨梦寰，兄台何人，如何受了此等重伤？”

那人张开嘴巴，似是很想说话，但却说不出声来，啊了半晌，吐了一口鲜血，晕了过去。

杨梦寰伸手摸他前胸，弱息一缕，仍未断，既然未死，就不能不救，无可奈何的抱起那大汉，缓步走回水月山庄，找了一处空屋，把那人放在木榻之上，施展推宫过穴手法，推拿那人几处大穴，但那大汉始终无法醒来。

杨梦寰停下手来，长长叹息一声，缓步走出室外，直向内宅走去。

他已警觉到情势有些不对，但一时又觉不出那里不对，必得和朱若兰谈谈才是。

行入内宅，只见沈霞琳独自在院中练习剑术，当下说道：

“霞琳，兰姊姊呢？”

沈霞琳道：“兰姊姊到后面花园去了。”

杨梦寰道：“走！咱们一起去见她，我有事要和她说。”

沈霞琳道：“我剑法还未练完，恕不奉陪，你一个人去吧！

你又不是不认识兰姊姊。”

杨梦寰心中有事，也不再催霞琳，独自向后院行去。

只见朱若兰站在一片花树丛旁，衣袂飘飘，望着盛放的奇花呆呆出神。

杨梦寰缓步走了过去，抱拳说道：“兰姊姊。”

朱若兰缓缓回过脸来，望了杨梦寰一眼，道：“什么事啊——”

杨梦寰道：“小弟有一桩可疑之事，请教兰姊姊。”

朱若兰目注花树，缓缓说道：“为什么不带琳妹妹一起来呢？”

说者有意，听者无心，杨梦寰也未想到，随口应道：“琳妹妹正习剑，告诉我姊姊在此，要我一个人来见姊姊。”

朱若兰缓缓回过脸来，望了杨梦寰一眼，只见他一脸茫然之色，似是对朱若兰相询一事大感奇怪。

看他茫然之情，不似装作，心中甚觉歉然，微微一笑，道：

“你遇上琳妹妹，她没有和你谈什么？”

杨梦寰道：“没有啊，琳妹妹正在练剑，只告诉我姊姊在这里。”

朱若兰道：“这就是了，你找我请教什么事，说吧！”

杨梦寰道：“适才小弟在庄门口处眺望，有一位大汉骑马而来，似是受了很沉重的内伤，一直在晕迷之中。”

朱若兰道：“你认识那人么？”

杨梦寰摇摇头，道：“不认识。”

朱若兰道：“这就有些奇怪了，那陶玉伤未痊愈，决不会再惊扰水月山庄，目下江湖，除了陶玉外，还有什么人敢和你杨梦寰作对呢？”

杨梦寰道：“小弟也是这般怀疑，故而请教姊姊，”

朱若兰道：“那人现在何处？”

杨梦寰道：“现在前厅。”

朱若兰道：“这事必需要有丰富的江湖阅历才行，令岳比我强的多了，为何不去问他？”

杨梦寰心中暗道：不错，岳父走了大半辈子江湖，对此等情势，定然了解，我竟舍近就远，来此惊扰于她，当下抱拳一礼，道：“姊姊说的是，我该去家岳处请教一下。”

转身急步而去。

朱若兰突然喝道：“站住，我还有话问你。”

杨梦寰道：“姊姊有何吩咐？”

朱若兰道：“我并非世俗，但既到了你们家里，不似在深山大泽中，咱们也该避些嫌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见面。”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姊姊说的是。”

朱若兰笑道：“带着琳妹妹，不论清晨，黄昏，我随时欢迎你们找我小叙。”

杨梦寰道：“小弟记下了。”

转身缓步而去。

他虽然仍能保持着表面的镇静，但内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不安至极，但搜尽枯肠，却又想不出哪里冒犯了朱若兰。

忖思之间，已到前院，行到李沧澜住宿之处，只见房门大开。

杨梦寰急急奔入，只见李沧澜端坐在一张大师椅上，杨梦寰一揖到地，道：“见过岳父。”

李沧澜一挥手，道：“你来的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

杨梦寰垂手而立，恭恭敬敬的说道：“岳父有何吩咐？”

李沧澜道：“适才川中四义和我谈起，在这水月山庄四周，陡然出现了很多武林人物，不知是何缘故？”

杨梦寰道：“平常之日，从没武林人物出没，此事应该小心……”

李沧澜道：“你和那朱姑娘谈过陶玉么？”

杨梦寰道：“谈过了。”

李沧澜道：“陶玉伤势如何？近月之内，是否还有和人搏斗之能？”

杨梦寰道：“据朱姑娘说，陶玉受伤不轻，数月之内，难以和人动手。”

李沧澜道：“想想看除了陶玉之外，是否还有人和你为敌。”

杨梦寰道：“这几年来，小婿一直安居于‘水月山庄’，很少和武林同道结怨，实在想不出谁要和我作对？”

李沧澜点点头，道：“也许陶玉在故弄玄虚，我已派川中四兄弟去查看详情了，等他们回报之后，再作决定。”

谈话之间，突闻蹄声得得，传了过来，似是有一匹健马，直进入“水月山庄”。

李沧澜冷哼一声，突然一转身，疾跃而出。

杨梦寰略一沉吟，缓步向外行去。

出得室门，抬头望，只见邓开宇目光痴滞，呆呆的站在院中。

杨梦寰一抱拳，道：“邓兄，一个人来的么？”

邓开宇木然岫站着，宛如一具泥塑木刻的偶像，半晌不言不语。

杨梦寰缓缓行到邓开宇的身前，慢慢的伸出右手，正待扣拿邓开宇的脉门，忽见邓开宇的身子摇了两摇，一跤向前倒去。

杨梦寰右手疾伸，托住邓开宇的身子，缓缓放在草地上。

伸手摸去，只觉他心脏仍然在微微跳动，气息十分微弱，

不禁一皱眉头，右手挥动，推拿了邓开宇胸前几处穴道。

这几处穴道都是人身大穴，和内脏相连，一般的人只要气息尚存，推动这几处大穴之后，定可缓过气来。

那知邓开宇却似浑如不觉一般，仍然痴痴呆呆，似是毫无反应。

只听拐杖触地之声，李沧澜扶杖而入。

杨梦寰道：“岳父可曾发现敌踪？”

李沧澜道：“有一匹健马把邓开宇送来‘水月山庄’之后，掉头而去。”

杨梦寰道：“岳父可曾追上那匹健马？”

李沧澜点点头，道：“那健马已被我毙于拐杖之下。”

杨梦寰道：“看情形似是并非巧合，显然是有人故意和咱们为难了。”

李沧澜道：“不错，那人用一种很特殊的手法，点伤了很多武林同道，然后再送入‘水月山庄’中来，用心何在呢？”

杨梦寰缓缓站起身子，道：“加在咱们身上一种累赘……”

只听蹄声得得，五匹快马，冲进大门，直向庭院中来。

每一匹马上都坐有人，虽然年纪不同，但大都带有兵刃，一望即知都是武林中人。

这些人端坐在马鞍之上，一语不发，目光痴呆，显然都已被人点了穴道。

五匹快马，冲入庭院之后自动慢了下来，绕院而行。

杨梦寰扫掠了五骑快马一眼，低声对李沧澜，道：“对付这些重伤垂死之人，岳父有何高见？”

李沧澜道：“如若在十年之前，老夫是不用费心思了……”目光投注在杨梦寰的身上，接道：“但此刻贤婿乃是名扬天下的大侠，虽然明知别人故

施暗算，但也只有硬着头皮接下来了。”

杨梦寰道：“岳父说的是，先把他们扶下马来再说。”

久走江湖，见过无数奇怪事情的李沧澜，竟然也有些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处理目下这纷乱的局面。

杨梦寰扶下五人，耳边间又响起了得得蹄声，又是五匹健马，冲入了庭院之中。

李沧澜一顿龙头拐，道：“这些马的来处，距此不会太远，老朽要过去瞧瞧。”

杨梦寰道：“川中四义，不是已经去了么？”

李沧澜道：“是啊！这四人作事，一向手脚迅快，何以还久久不归？”

杨梦寰道：“既然接了下来，咱们就接到底吧！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好多人来？”

说着话，又把那马上人扶了下来。

只听马声长嘶，又是四匹健马奔来。

杨梦寰双手伸展，又把来人抱下马背，放在庭院之中。

这些人都一般模样，扶下马背之后，立时向后仰躺了下去。

健马一批接一批驰来，不过半个时辰左右，庭院中已躺满了人。

杨梦寰暗中数计一下，连同邓开宇，共有二十四个。

李沧澜摇摇头，说道：“寰儿，情势越来越不对了，咱们不能再收留了。”

杨梦寰道：“岳父可是说，这些人不是被人点了穴道？”

李沧澜道：“不错，不似被人点了穴道，似是一种药物控制……”

杨梦寰道：“小婿亦是觉得奇怪，可惜那百毒翁不在此地，如若他有在此，定然可以瞧出是什么恶毒药物。”

李沧澜道：“未必定是药物，也许是另外一种奇异的手法，快去请朱姑娘来。”

杨梦寰应了一声，急急奔向后园，但朱若兰早已回到房中休息。

杨梦寰行到朱若兰卧室前面，突然想起朱若兰警告之言，只好又转去找着沈霞琳，双双奔入朱若兰的房中。

朱若兰盘膝坐在木榻上，正在运气调息，杨梦寰不敢惊扰，只好坐在旁侧等候。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外，朱若兰才缓缓睁开双目，望了两人一眼道：“你们找我么？”

杨梦寰恭恭敬敬的说道：“找姊姊请教一件事。”

朱若兰道：“什么事你说吧！”

杨梦寰道：“庄外连续不断的冲来很多健马，马上人个个都似被人点了穴道，奄奄一息，不能言语呢。”

朱若兰道：“这些事，令岳比我强的多了，为何不去问问令岳。”

杨梦寰道：“家岳亦是觉着可疑的很，但却找不出那些人伤在何处？特命小弟来请姊姊。”

朱若兰道：“那些人都不会讲话么？”

杨梦寰道：“不错，一个个都似是受了重伤。”

朱若兰道：“你可试过推宫拿穴之法？”

杨梦寰道：“试过了，但却收不到一点效用。”

朱若兰起身说道：“好好，我们一起瞧瞧去吧！”

杨梦寰当先带路，直奔前面庭院。
只见十几个衣着不同，有老有少的武林人物，一排横陈，躺在青草地上。

李沧澜手执龙头拐，望着躺在草地的人，呆呆出神。

朱若兰缓缓走了过去，欠身说道：“老前辈，可曾瞧过这些人了么？”

李沧澜道：“老朽已瞧过大半，但却找不出一一点伤痕来。”

朱若兰道：“奇怪的是，他们怎会一个个都到这‘水月山庄’中来？”

李沧澜道：“这就是可疑之处了，因此老朽才叫寰儿去请姑娘，咱们仔细研究一下。”

朱若兰蹲下身去，伸出手，按在一个黑衣大汉前胸之上，听了一阵，道：“这伤势确实有些奇怪啊！”

第二十九回 锣鼓迷魂

李沧澜见朱若兰蹲下身子，伸出手去，按在一个黑衣大汉的前胸之上，听了一阵，仍无结果，不由问道：“姑娘是否已瞧出他们伤势内情，据老朽的看法，不似是点穴手法所伤？”

朱若兰道：“目下晚辈不敢擅作结论。”连瞧了七八个人之后，才缓缓站了起来，道：“他们乘坐的马呢？”

李沧澜道：“他们乘坐的健马，把人送来之后，大部退出了‘水月山庄’，跑的踪影全无。”

朱若兰道：“老前辈对这些人物有何高见？”

李沧澜道：“老朽的看法，这些人来此必然有什么特殊用心。”

朱若兰道：“晚辈亦是此见……”

杨梦寰接道：“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似被人点中穴道，不知何以竟气息犹存，神智无知。”

朱若兰仰脸望着天上一片白云，沉吟了良久道：“你瞧过了？”

杨梦寰道：“瞧过了，小弟已仔细查过了他们全身穴道。”朱若兰道：“全身穴道无伤？”

杨梦寰道：“不错，据小弟查验所得，不见受伤的穴道。”李沧澜道：“会不会是一种药物所伤？”

朱若兰道：“不会是药物所伤，应该是一种武功所伤。”杨梦寰道：“这些人伤的很重，但不知何以气息不绝。”朱若兰凝目沉吟了一阵，道：“你们这‘水月山庄’，是否有坚牢的空房子？”

杨梦寰道：“要坚牢的空房作什么？”

朱若兰道：“你身负侠名，决不会把这些毫无抗拒之力的人，一次杀死……”

杨梦寰道：“小弟亦觉着这些人很有问题，但却又下不得手，留在这里剝泊是一大祸患。”

朱若兰道：“不错，不但你下不得手，就是我和李老前辈，也无法施下毒手，因此，只好先找一处坚牢的房子，把他们关起来。”

杨梦寰道：“寒舍后园之中，有一座石屋，全用青石砌成，坚牢是足够

坚牢，只是，太过狭小，放下这许多人，可能太挤一些。”

朱若兰道：“那就委屈他们一下吧。”

杨梦寰点点头，道：“就依姊姊之意，小弟立时把他们移入后园石室之中。”抱起两个大汉，向后行去。

他动作迅速，十几个人，不过片刻工夫，已然全部运完。朱若兰低声问道：“最好能再派上一个人，守着他们。”杨梦寰道：“水月山庄中人，都已经离开了此地。”

朱若兰回顾了李沧澜一眼，道：“李老前辈不是带着川中四义么？”

李沧澜道：“他们四人已经出去了很久，迄今尚未归来。”朱若兰道：“就晚辈的看法，天未入夜之前，不会有何变化，有变化，恐要在入夜之后了。”

李沧澜道：“姑娘之意，可是说这些人都是伪装成重伤的样子么？”

朱若兰道：“晚辈目下也难断定，不过就情势而言，这班人，决非无因而来，咱们不能不防他们一着……”

语声微微顿，接道：“川中四义回来之后，请他们轮流值班，守住这些人，静观变化。”

李沧澜道：“他们回来之后，老朽就让他们分班守住那石屋。”

朱若兰道：“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留心着那些人的变化，如若有了什么警兆，要他们立刻传出警号，晚辈也要赶来查看他们的变化。”

李沧澜道：“老朽预料，他们四人在天黑之前，当可回来，万一不回来时，老朽当亲去后园之中，守住那座石屋。”

朱若兰道：“如何能让老前辈亲往监视，如是川中四义不回，晚辈们轮流去监视他们就是。”

李沧澜道：“老朽已经老迈了，已然无法再在武功之上求进，你们此刻寸阴如金，不用再在这等事情上，耗费精神了。”

朱若兰回顾了杨梦寰一眼，缓缓说道：“如天色入夜之后，仍不见川中四义回来，去告诉我一声。”言罢，转身而去。

杨梦寰望着朱若兰背影消失不见，才低声对李沧澜道：“兰姊姊近日对我，神情大变，似是很不喜看到我。”

李沧澜微微一笑，道：“你们同辈姊弟问事，最好不要跟老朽诉说。”

说完话，竟自转身行入房中。

杨梦寰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暗道：如若此刻，再有几匹健马驮着几个重伤之人而来，那可是麻烦的很了。

幸好，并未再有受伤的人来到。

杨梦寰站了一个时辰之久，才缓缓转回书房。

半日无事，匆匆而过，天色入夜时光，沈霞琳替梦寰送上晚餐。

原来，水月山庄中的厨师，早已避祸远走，仆从佣人，尽皆他遣，沈霞琳只好亲自下厨，作好饭菜之后，再分别替他们送上，招呼他们食用，整个水月山庄，她算是最为辛苦的一个人了。

沈霞琳匆匆而来，放下饭菜而去，行动似是十分忙碌，杨梦寰也没有时间问她。

杨梦寰用过饭菜，燃起一炷火烛，秉烛看书，到深夜于时光蛋，仍然不闻警号，正想休息，突闻一声尖厉的啸声，传了过来。

这声音凄厉刺耳，闻之惊心。

杨梦寰只听得呆了一呆，放下手中书本，一口气吹熄案上火烛，直向

后园石屋跑去。

只见李沧澜，手执龙头拐，站在石屋窗前，向里面探看。杨梦寰急急奔了过去，道：“岳父，有变化么？”

李沧澜摇摇头，道：“不见有何变化。”

杨梦寰目光一转，扫掠了石屋一眼，只见那室中烛火高烧，景物清晰可见，十几个大汉仍然静静的躺着未动，长长吁一口气，道：“川中四义，还未回来么？”

李沧澜道：“这四人随我多年，自然不会妄生他念，离我而去，不是遇上了什么凶险之事，就是在追查一件事情，四人生性好强，查不到水落石出，决不会回来见我。”杨梦寰看得出李沧澜对川中四义，有着一份深深的挂虑，心想安慰岳父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

突然间，传过来几声鼓响，划破夜的沉寂。

李沧澜怔了一怔，道：“那来的鼓声？”

杨梦寰道：“似是由正东方位传来，小婿去查看一下……”语声未落，又闻得当当当几声锣响。

这次的锣声，似是由正北方位传来。

杨梦寰低声说道：“今晚上情势有些奇怪。”

李沧澜道：“不错，老夫生平经历了无数凶奇事，但也很少遇到类似今夜的怪事，你听出锣声的怪异么？”

杨梦寰道：“小婿听不出有何特异之处。”

李沧澜道：“很像湘西赶尸的锣声。”

杨梦寰道：“难道和这些受伤之人有关么？”探道向石屋望去。

高燃的火烛下，只见那静卧的十几个大汉，其中数人，正自缓缓伸动手脚，似是刚由大伤中苏醒过来，这一惊非同小可，正待告诉李沧澜时，突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李沧澜已疾飞而起，扑向正北。

夜暗中传过李沧澜的声音，道：“寰儿，好好的守住石屋，我去去就来。”

话说完，人已消失不见，杨梦寰想把所见情形告诉岳父，已是有所不能了。

回头望去，只见石屋中的火光一闪而熄。

原来，那高燃的火烛，被人撞倒在地，因此火光一闪而熄。

石屋中，突然黑暗下来，杨梦寰纵然有过人的目力，也无法在极短时间内，瞧出石屋中的景物。

他伸手抓住门环，想推门入屋，查看一个明白，但他终于忍了下来，觉着入室之行，太过冒险，不如守在门口，以待变化。

那知等了一盏热茶时光，竟不闻石室中有何动静，似是那几人的举动，只不过是一种体内潜能的反应。

这时，天上星月，都被阴云掩去，更显得阴森逼人。

杨梦寰目光一转，瞥见正西方，一条人影，缓步向石屋行来。

杨梦寰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低声问道：“什么人？”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是我！你是杨兄弟么？”

杨梦寰一闻之下，立时辨出是朱若兰的声音，急急说道：“兰姊姊快些来，情势有些不对！”

朱若兰疾跃而至，落在杨梦寰的身前，道：“什么不对了？”

杨梦寰道：“适才一阵鼓、锣交集的声音，姊姊听到了么？”朱若兰道：

“听到了。”

杨梦寰道：“就在那鼓锣声后，兄弟发觉了石屋中昏迷的人，有几个在伸动手脚。”

朱若兰回顾了石屋一眼，道：“该在石屋中燃点一支火烛。”

杨梦寰道：“原本燃有一支火烛，大约是被那伸动手脚的人撞到了。”

朱若兰道：“只有你一人在此么？”

杨梦寰道：“小弟到此时，家岳已经先在此地了。”

朱若兰目光一转，道：“李老前辈现在何处？”

杨梦寰道：“闻得鼓锣之声，跑出去查看去了。”

朱若兰突然扬手一指，掠着杨梦寰耳鬓点出。

杨梦寰回头望去，只见石屋窗子大开，一个大汉跨上了窗沿，正待向外跃出。

朱若兰天罡指力遥遥点出，那大汉那里能经受得了，身子一歪，已然向后倒去。

杨梦寰道：“这么看来，这石屋中人，都是来作内应的奸细了？”

朱若兰道：“目下我也难作断言，也许他们是被迫而来，但那鼓锣之声，定和这些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杨梦寰道：“小弟亦有此疑……”回顾了石屋一眼，接道：“为了防患未然，咱们应该把石屋中人的穴道封住。”

朱若兰摇摇头，道：“此刻进入石屋中，大过冒险，还不如守在室外，以观变化。”

杨梦寰凝神听去，果然由那石屋之中，传出了一阵轻微的悉索之声，似是有人在挣扎而起。

阴森的黑夜，广大的后园，独立的石屋中，躺着很多昏迷的人，此刻，似是都要挣扎而起。

杨梦寰长长吁一口气，道：“如若小弟能下得狠心，把他们遣来之人，全都杀死，或是废了他们的武功，他们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机。”

朱若兰道：“如果你真的能够作到，那也不叫杨梦寰了，”只听衣袂飘风之声，一条人影，疾跃而至，停在石屋前面，正是海天一叟李沧澜。

朱若兰道：“老前辈可曾瞧到敌踪？”

李沧澜摇摇头道：“情势有些不对……”

朱若兰回目扫掠了那石屋一眼，接道：“老前辈可是发现了什么特异之事么？”

李沧澜道：“老朽巡视了东北两个方向，左近一里，迄未发现敌踪，不过，老朽听得适才的锣鼓之声，其声怪异，不似中原人物所有。”

朱若兰道：“晚辈走过的地方不多，无能分辨那鼓锣之声，为何处所有。”

李沧澜道：“就老朽记忆中鼓声，是从未听过，锣声却似湘西夜行赶尸锣，因此，老朽怀疑他们的来路，不似正道人物。”

朱若兰点点头，道：“晚辈虽然无能辨出那锣声鼓声为何处所有，但亦听出了声音有些不对。”

李沧澜脸色一整，道：“出此，咱们不能再存妇人之仁，拖延下去了。”

朱若兰道：“老前辈可是指这石屋中人而言？”

李沧澜道：“不错，咱们就算下不得毒手，把石屋中人一一击毙，最低

限度，也该点了他们的穴道，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朱若兰低声说道：“有人来了，两位见见他们，晚辈先隐起身子。”

李沧澜回目望去，只见朦胧夜色中，高墙上落下三条人影，直奔而来。

三个人一色黑衣，面垂黑纱，左面一人，颈间挂着一面皮鼓，右面一人手中执着一面铜锣，居中一人，赤手空拳，背上斜背着一柄长剑。

李沧澜看三人飞来身法，轻灵迅快，不是平庸之辈，立时生出了戒备之心，轻轻一顿龙头拐，拱手说道：“三位朋友，不知是那一道上人物？”

三个都是细高的身材，一排横立，有如三个木刻泥塑的神像。

不知三人是否听懂了李沧澜的问话，竟然无人开口回答。

李沧澜等了良久，不闻三人回答之声，不禁大怒，厉声喝道：“尔等可识得老夫么？”

又等了良久时光，才由那居中一人，生硬的进出三个字道：“不认识。”

李沧澜先是一呆，继而纵声大笑，道：“从前江湖上的盗匪头儿李沧澜，尔等没有见过，也该有个耳闻了。”

只见那居中黑衣人，摇了半天头，道：“不知道，你们中原人物，有一个陶玉是男的，和一位朱若兰……”

这几句话，生硬艰涩，李沧澜心中再无怀疑，已知来人果非中原人物，当下说道：“诸位字字句句，都说得十分困难，想来定非中原人物了。”

那居中黑衣人，点点头，道：“我们来自西域。”

李沧澜道：“诸位来自苗疆之区么？”

居中黑衣人摇头，说道：“非也，非也……”

李沧澜听他非也、非也的非也了半天，仍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忍不住接道：“阁下非也，非也实是叫人难懂，既是不会说话，那也不用咬文嚼字了。”

那居中一人举手在头上拍了两掌，才如弹琴一般的一字一句，道：“我们来自天竺国。”

李沧澜道：“天竺国到我中国何事？”

那挂鼓执锣的黑衣人，一语不发，一切都由那居中之人答话作主。

只听他结结巴巴的说道：“找一位朱若兰。”

杨梦寰道：“你们找朱姑娘有何贵干？”

那居中黑衣人道：“我们大国师请她到我天竺国去，共研上乘武功。”

杨梦寰道：“咱们中原武功，种类繁多，深奥无匹，一生一世，都学不尽，那也不用到天竺国了。”

那居中黑衣人道：“不行，大国师之命，非去不可。”

杨梦寰望了李沧澜一眼，低声说道：“这事有些奇怪，岳父有何高见？”

李沧澜道：“先问明他们用心再说……”语音微顿，高声说道：“阁下怎么称呼？”

那居中黑衣人道：“我叫铁罗法王。”

杨梦寰低声吟道：“铁罗法王，好怪的一个名字。”

铁罗法王道：“我大国师手下有四大法王，我乃四大法王之一。”

杨梦寰心中暗道：谁管你金罗铁罗了。

当下高声说道：“贵大国师现在何处？”

铁罗法王道：“现在我天竺国中。”

杨梦寰冷冷说道：“朱若兰姑娘乃千金玉体，岂可跋涉边睡，远行异邦，

你们大国师要找她研究，要他自己来吧！”

铁罗法王道：“不行，我大国师目下正在求证两种佛法，不能远行。”

杨梦寰道：“朱姑娘也不能去，那就不用谈了。”

铁罗法王突然举手一挥，左面一人突然挥手击鼓，傻敲三响。

右面黑衣人紧随着连击了三声铜锣。

鼓、锣之声不大，但却有一种阴森慑人的感觉。

杨梦寰正待喝问，突闻石屋中响起一阵悉悉瑟瑟之声，不禁心头大震，暗道：原来，那些晕迷之人，在受着他们的鼓锣控制。立时提聚真气，全神戒备，既要防守这铁罗法王等三人施袭，又要留心那石室中的变化。

幸好，石室中一阵响声，重又归于沉寂。

但铁罗法王，纵声大笑一声，道：“号令鼓锣。”

李沧澜轻轻咳了一声，道：“法王何以知道我们中原道上，有这一位朱若兰朱姑娘？又何以知她在此？”

铁罗法王道：“陶玉告诉我们大国师。”

杨梦寰道：“阁下怎知朱姑娘在此，也是那陶玉说的么？”铁罗法王摇头说道：“非也，非也，本法王找得两个中原朋友，带我到此。”

杨梦寰道：“那人现在何处？”

铁罗法王回顾望了望，摇摇头道：“不知跑向何处？”

李沧澜突然一顿龙头拐，道：“寰儿，不用多问了，这又是陶玉嫁祸之计，这三人来此，分明已有了准备，看来是难以罢休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朱若兰就藏在石屋之后，这番话必已是听得清清楚楚了……心念转动。突闻步履之声，朱若兰已缓步走了过来，冷冷扫掠了三个黑衣人一眼，道：“我和你们天竺国师，素不相识，找我何事？”

铁罗法王两道目光，盯注在朱若兰脸上瞧了一阵，道：“你是朱若兰？”

朱若兰秀眉一扬，冷冷说道：“不错。”

铁罗法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声如龙吟，响彻夜空，历久不绝。

李沧澜道：“姑娘小心了，这三人来意不善。”

杨梦寰听他一直长笑不绝，心中大怒，厉声喝道：“有什么好笑的，朱姑娘已然现身，你有什么话，还不快些说出。”

铁罗法王停下大笑之声，道：“我铁罗法王找得了朱若兰带回天竺国去，那可是一件大大奇功。”

朱若兰暗施传音之术，道：“杨兄弟，他们的鼓、锣，似是控制那些晕迷之人的工具，如若动手时，先把他们的鼓锣夺下，也许那鼓锣之中，可以找了一些奇怪事物，天竺向多异术，武功别走一路，不可轻视他们，万一夺不下时，不妨下手毁去。”

只见铁罗法王缓缓向前行走了两步，在朱若兰的身前，打了一个翻滚。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这是干什么？”

铁罗法王道：“大国师有令，见着姑娘时，不可开罪，本法王特以我天竺大礼拜见，请求姑娘一件事。”

朱若兰道：“什么事？”

铁罗法王道：“请姑娘随同本法王立刻上路，同往天竺，去见国师。”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自言自语，说给那一个听。”

铁罗法王道：“姑娘可是不肯去么？”

朱若兰正待答话，瞥见沈霞琳举着一盏纱灯——如飞而来，停在朱若

兰的身侧。

明亮灯光下，只见三蒙面黑衣人、六道森寒的眼光，全部投注在朱若兰的身上。

朱若兰淡然一笑，道：“贵国师遣你来中原道上，除了要找我之外，还有什么贵干？”

铁罗法王摇摇头，道：“没有别的事，专程来请姑娘。”

朱若兰似是耐心奇大，缓缓回顾了石屋一眼道：“那些人是你们打伤的么？”

铁罗法王哈哈一笑，道：“那是咱们先遣派来此的助手。”朱若兰道：“他们受伤很重，一个个晕迷不醒，如何能够助你？”

铁罗法王道：“他们并非受伤，只是受一种道术控制，这是一种最为可靠的助手，你们贵国人物，生性一向狡诈，但在这等情势之下，也就无法再行用诈了。”

朱若兰似在尽量利用言语，探索铁罗法王胸中之秘，微微一笑，道：“久闻你们贵国奇妙难测的瑜伽术，和迷魂大法，想来，这些人都是你们施展‘迷魂大法’所迷了。”

铁罗法王道：“不错，姑娘对敝国事物，知道很多。”

朱若兰道：“久仰你们天竺国的文物奇术，我早已有去见识一番之心了。”

铁罗法王培道：“那是最好不过，本法王可以带路了。”

朱若兰道：“你叫铁罗法王，可是你们天竺国的封号么？”铁罗法王举手揭下蒙面黑纱，在沈霞琳高举的灯允之下，只见他头皮青光，脸长如马，竟是一个和尚。

朱若兰淡然一笑，道：“你们大国师，可是一寺主持，你们这法王之名，都是他封赠的了。”

铁罗法王道：“那倒不是，大国师的封号，乃我天竺国王圣谕封赐，权位之高，一时无两，他虽未出主国政，但我天竺国的大事，大都要请教国师。”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这两位不知叫什么法王了？”

铁罗法王哈哈一笑，道：“姑娘可是认为这法王之封，很易取得么？”

朱若兰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想不会太难吧？”

铁罗法王道：“大国师手下，弟子千万，当得法王之封的，不过区区四个人而已。”

朱若兰道：“这么说来，你这法王之封，地位甚高了？”

铁罗法王道：“一二人之下，千万人之上。”

朱若兰道：“大国师只派你一个人，来中原接我么？”

铁罗法王道：“还有一位。”

朱若兰道：“那人现在何处？”

铁罗法王道：“我们分头寻找姑娘，他现在何处，连我也不知道了。”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道：“关于我的事，贵国师知道好多？”铁罗法王道：“敝国师对姑娘若是怀念不深，也不会派我等到中原道上了。”

朱若兰道：“他和我素不相识，从未晤面，这想念从何而起？”

铁罗法王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幅白绢，绢上绘了一个女子画像，那铁罗法王，瞧瞧朱若兰，又瞧瞧画像，点点头，道：“不错，不错。”

朱若兰道：“那绢上画的什么？”

铁罗法王道：“你的画像。”

朱若兰道：“什么人画的？”

铁罗法王道：“这个我就知道了，这画像乃我家国师转交在下。”

朱若兰道：“可否给我瞧瞧？”

铁罗法王略一沉吟，伸手递了过，朱若兰接过画像一看，果然那上面画着自己形貌，而且画的十分传神，栩栩如生，瞧了一阵，道：“贵国师有几幅画像？”

铁罗法王道：“我家国师一见画像，惊为天人，特地召集了我国几位名匠，比着画像绘制了十几幅之多……”

朱若兰道：“为什么要那么多？”

铁罗法王道：“在下和另一位法王，同来中原寻找姑娘，各带一幅。”

沈霞琳突然接口说道：“那三四幅也就够了，为何要画十几幅？”

铁罗法王道：“我家国师把朱姑娘的画像，分挂在客厅、卧室，随时都可以看到。”

沈霞琳道：“你们是和尚么？”

铁罗法王道：“不错啊！”

沈霞琳道：“当和尚要六根清净，你们怎么可以把我兰姊姊的画像挂在你们的庙里？”

铁罗法王哈哈一笑，道：“在我天竺国中，大国师居住之地，比起王宫，那也未必逊色了。”

朱若兰看了一阵把画像收入怀中，道：“这幅像画的很好，我要照它描绘两张……”

铁罗法王道：“时间不多，只怕是没有时间让你描绘了。”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为什么？”

铁罗法王道：“我要立刻带你到天竺国去。”

朱若兰道：“你忘记一件事了。”

铁罗法王奇道：“什么事，我专程东来，寻访姑娘，能把您带回天竺，就是一件天大的奇功了。”

朱若兰暗中运气，缓缓说道：“如是不愿去呢？”

铁罗法王道：“我奉命非得带您去不可。”

朱若兰道：“你来中原之前，贵国师可曾告诉你……”

铁罗法王道：“什么事？”

朱若兰道：“我们中原武林之中，有甚多奇奥武功，不在你们天竺之下。”

铁罗法王凝目沉吟了一阵，突然纵声大笑道：“这个，本法王早已闻名了，姑娘可是想和本法王一较武功么？”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久闻你们天竺武功，招术诡异无比，今日能见识一番也好。”

铁罗法王两道目光，冷厉异常的投注在朱若兰的身上，道：“姑娘在未见识本法王武功之前，可要先见识一番天竺的号令鼓锣。”

朱若兰略一沉吟，目光缓缓由李沧澜。杨梦寰等脸上扫过，示意他们运气戒备，口中却缓缓说道：“好！你有什么本领，尽管施展就是。”

铁罗法王突然举手一挥，口中叽哩咕咯，呼喝了一阵，那挂鼓，执锣的黑衣人，突然向后退开了四五尺。

朱若兰知他是用天竺言语指挥两人，虽然凝神倾听，却是一句也听不懂。

只见那挂鼓的黑衣人，举起右手，咚的一声，敲在鼓上。

那执锣黑衣人也击了一声铜锣。

这鼓锣之声，听起来十分怪异，静夜中听得人毛发直竖。

朱若兰暗施传音之术，对李沧澜和杨梦寰说道：“天竺多异术，诸位要护守心神，不要为他们异术所惑。”

但闻鼓响、锣鸣，交织成一片十分怪异的声音。

朱若兰暗自运起天罡指力，蓄势戒备。

初闻那鼓锣之声，只觉怪异中带着有一股阴森之气，有如送葬哀乐，充满着哀伤之气。

李沧澜见识广博，细辨那鼓锣之声的怪异音调，除了充满阴森，哀伤之外，似乎是另有一种激动的杀机，心中动了怀疑，不觉间，回目一顾石屋。

石屋中隐隐响起了一种悉瑟之声，只是声音很小，被那强烈的锣鼓声所遮掩。

突然间，鼓锣响声一变，由缓沉阴森变的快速激昂。

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自那石屋之中传了出来，石屋中那些昏迷之人突然一个个夺门而出，直向屋外奔来。

这些人动作很快，李沧澜发觉不对，要待拦阻时，十几个劲装大汉，都已奔出室外，直挺着身子而立。

李沧澜举起龙头拐，正待出手，却听朱若兰低声说道：“老前辈暂勿出手，晚辈想查看一下，这些受迷魂大法所惑之人的情绪变化。”

沈霞琳目睹那些人晕倒在石屋，突然间一个个挺身而起，奔出石屋，心中本极害怕，但见朱若兰、杨梦寰等一个个气定神闲，毫无畏惧之色，心中惊惧顿消，变的十分泰然。

那奔出石屋的大汉，并无立即动手之意，各自瞪着双目，打量李沧澜和杨梦寰。

朱若兰沉着无比，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投注在两个黑衣大汉身上，查看他的神情变化。

但闻铁罗法王纵声一阵大笑，道：“这些人已受那号令鼓锣，激起了强烈的杀机，他们幻念之中，身受千百种折磨痛苦，都是你们加诸在他们身上，此刻只要我下令鼓锣声音一变，他们立时以饿虎扑羊之势，攻向诸位。”

朱若兰道：“天竺奇技，至此而已么？”

铁罗法王道：“还有一事，本座忘记说了。”

顿了一顿，接道：“这些人此刻完全为我鼓锣控制，物存在忘我之中，他平日只能用出八成武功，此刻可能要发挥到十成以上，有时，他们攻出的拳掌，其威势更超出了他们本身的成就之上。”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才是“迷魂大法”的厉害之处了。

口中却冷冷接道：“可惜的是被你所迷之人，都非我中原武林道上高手，势难当我一击。”

铁罗法王道：“本座奉谕东来之时，大国师亦曾面告本座，朱姑娘武功高强，已得阿尔泰山三音神尼不传之秘。”

朱若兰冷冷说道：“这都是陶玉告诉你们的了，何足为奇。”

铁罗法王纵声而笑，道：“那三音神尼的武功，也属我天竺一支，姑娘

是否知道。”

朱若兰吃了一惊，暗道：那三音神尼武功，奇中寓正，并非全然旁门之术，如真是天竺一支，这些和尚，倒是不好斗了……。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老夫倒是不信天竺武学能和我中土武学一争长短。”

铁罗法王道：“你们先见识一下天竺奇术。”举起右手一挥。

只听那快速激昂的鼓锣之声，突然又是一变，音调忽转低沉。

那些呆立的黑衣人，突然一齐探手入怀摸出一把匕首，缓步向朱若兰行去。

李沧澜大喝一声，当先出手，一招横扫千军，平扫过去。

只见那些黑衣人，突然散开，其中一半，围着李沧澜恶斗起来，李沧澜龙头拐舞起一片摄影，独斗七个黑衣大汉。

另有一半黑衣人，却绕过李沧澜，疾向朱若兰奔了过去。

杨梦寰一拦，拦住了几人，右手迅如电火厂光，抓向当先一个黑衣人的右腕。

那黑衣人举动仍甚灵活，眼看杨梦寰五指抓来，突然一沉右腕，匕首上挑，疾向杨梦寰腕脉之上划去。

杨梦寰冷笑一声，屈指弹出，右手五指一翻，抓住了那大汉右腕脉门。

那大汉脉门被杨梦寰一把扣住，依照常情，决然不会再行反击，那知那人竟似是着无所觉一般，左手一扬，一拳击了过去。

杨梦寰身子一侧，避开一击，屈指一时，撞在那大汉肋间。

那大汉闷哼一声，向后退了两步，一咬牙，挥动左手，又是一拳劈下。

杨梦寰一皱眉头，挥手挡开那大汉左臂，心中暗道：这人当真是剽悍得很，我这一肘，至少要撞断他两根肋骨，他竟然还有着再战之能……。

忖思之间，三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分由三个方向刺来。

杨梦寰一咬牙，右手向前一举，挡住右面刺来的一把匕首，左手点出一指，封开了右面一把匕首，身子侧转，避开了右面一把匕首。

右面那大汉手中匕首攻势甚重，一时收势不住，嚓的一声，刺入了同伴后背，闪闪刀锋，直透前胸。

杨梦寰右手一松，放开了那大汉尸体，飞起一脚踢了过去，正中一个黑衣大汉的膝盖之上，一条左膝；立即折断。

那左膝折断的大汉，仍是凶悍无比，连人举着手中匕首，直向杨梦寰扑了过去。

杨梦寰怒喝一声：“找死！”迎胸劈出一掌，正击中那大汉前胸之上。

那大汉闷哼一声，仰身向后倒去。

朱若兰眼看双方已然展开恶斗，目注铁罗法王，道：“阁下也可亮兵刃了，我要讨教你们天竺国的武功。”

铁罗法王眼看李沧澜、杨梦寰出手后的凌厉招式，那里还敢存轻敌之念，唰的一声，抽出长剑，冷冷说道：“你可是想见识一下，天竺国的剑术。”

朱若兰一侧娇躯，陡然间直冲而上，右手拍出一掌，逼住那铁罗法王的长剑，左手连攻三招。

铁罗法王吃了一惊，左手挥起封架，仍然被迫的退了三步。

但那铁罗法王，果有非常武功，避开三招之后，立时展开反击，长剑一挥，涌起一片剑花，直向朱若兰攻过去。

朱若兰三招快攻，未能制服了铁罗法王，心中亦甚惊骇，暗道：这和尚武功不弱！

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武功，突穴斩脉，和铁罗法王展开搏击。

这时，双方的恶战，已然十分激烈，但局面却稳了下来。

朱若兰一面封逼铁罗法王的剑势，一面游目四顾打量四周形势，只觉围攻杨梦寰和李沧澜的黑衣人，一个个奋勇无比，受伤不退，除非是击中要害，或是耗消了他们全部的体能潜力，否则，依然是一直向前，毫不退缩。

这等剽悍的恶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事，不禁心头骇然暗道：天竺奇术，不但能使一个人把本身武功，发挥到极致，而且似是还把平日无法用出的潜能，发挥出来，那是一个人武功，在天竺奇术的催眠之下，可以使武功增强数倍。

就这一分心神，连遇了两次险招，几乎伤在铁罗法王的剑下。

朱若兰一面凝神拒敌，一面暗施传音之术，说道：“杨兄弟这铁罗法王的剑招奇中有正，并非全属旁门之学，我要让他尽量施展出来，以便观摩，但你们却不用和那些黑衣人恶斗，他们全属中原武林人物，只是受到了一种奇术控制，难以自禁，要紧的是那两个击鼓打锣的人，必得想法子把他们捉住入从他们的鼓声中，找出日后拒敌之策。”

在铁罗法王长剑连绵不绝的迫攻之下，朱若兰说了这多话，亦觉着十分吃力。

杨梦寰全力挡住绕过李沧澜的黑衣人，回目一顾，却见沈霞琳高举着纱灯，并未助战，立时说道：“琳妹，快些出手，不用和他们客气，咱们要擒那击鼓敲锣的人。”

沈霞琳本来早想出手相助，但她知道这三人都英雄性格，一时间倒是无法决定，是否该出手才是，听得杨梦寰招呼之言，立时弃去手中纱灯，挥掌攻去。

沈霞琳近年来艺事大进，出手拳、掌，十分猛恶。

夫妇联手，攻势大强，直向那击鼓，敲锣之人冲去。

那击鼓、敲锣的黑衣人，似是瞧出了杨梦寰的用心，鼓锣一变，突转急促。

这时，围攻杨梦寰的强敌，已然被重伤两个，但余下的五人，仍然凶悍无比，急促的鼓锣声，促起了五人猛恶的反击，杨梦寰夫妇虽然攻势强猛，但一时间竟然无法冲过五人的拦截。

在五个拦阻之人中，邓开宇最是凶猛，手中匕首寒芒闪转，招招攻向杨梦寰的致命所在。

杨梦寰对那邓开宇不忍施下毒手，但此刻形势所迫，如不先行设法击倒邓开宇，似是很难冲出五人阻拦之阵。

这时，那鼓锣之声，更见急促，那些黑衣人的攻势，也随着那鼓锣之声，更见凌厉。

杨梦寰心中暗自忖道：这两个击鼓、敲锣的僧侣，十分重要，不但不能让他们跑掉，而且还得生擒于他，此时此情，纵然伤了那邓开宇，亦是顾不得许多了。

心念一转，暗施传音之术，说道：“琳妹，快攻旁侧三人，我先收拾了邓开宇再说。”

沈霞琳掌势突然一紧，尽把那些黑衣人的攻势接了过来。

杨梦寰腾出双手，专攻邓开宇，双手各攻三招，才把邓开宇的气势给压了下去，迫得邓开宇有些手忙脚乱，才施展擒拿手法、左手逼住了邓开宇的剑势，右手一把擒拿住了邓开宇的右腕，微一加力，逼开邓开宇手中匕首，左手疾快的一掌，按在邓开宇的右肋上。

邓开宇右腕脉门虽然受制，但仍然拼尽余力反抗。

杨梦寰暗暗叹息一声道：这天竺奇术果然利害，竟能使一个人在受制之中，忘去了本身的生死，还有反抗之能！左手连挥，点了邓开宇数处大穴，右手暗中用力一带，把邓开宇摔在五尺外花丛之中。

围攻杨梦寰的黑衣人，已然有三个受伤，但余下之人，却是毫无惧怕之意，仍然猛攻不停。

杨梦寰奋起神勇，连出三拳，呼呼拳风，逼开了一条路来，纵身一跃，破围而出，扑向鸣锣大汉。

那鸣锣大汉，眼看杨梦寰冲了过来，陡然踢出一脚，双手仍然不停的击打铜锣。

杨梦寰心中暗道：他们鼓锣配合，才能使那些黑衣人，神志受制，如若我把这面铜锣抢了过来，或是把这执锣之人击倒于地，锣声停下之后，单余下一面皮鼓，不知是何局面？心中念转，施出险招，身子微微向旁一让，右手斜里抄了过来，立掌如刀，疾向那击锣大汉的脚腕之上切去。

那大汉突然一挺身子，踢出右腿，却疾快的收了回来，左脚接着飞来，踢向杨梦寰的前胸。

杨梦寰暗道：天竺技击之术，竟然也有连环腿法。横移避开，击出一掌。

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声搏斗。

那大汉始终不停鸣打铜锣，单以连环腿法，抵挡杨梦寰的攻势，竟然能挡了七八个回合，未曾落败。

这时，合攻沈霞琳的四个黑衣人，突然分出两个，攻向杨梦寰的后背。

杨梦寰两面受敌，不得不改操守势，分拒前后夹攻。

搏斗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一个黑衣大汉，吃李沧澜一拐击中肋间，登时惨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卧地上。

李沧澜击毙了一名敌人之后，高声说道：“朱姑娘、寰儿，今日已势成骑虎，不用顾虑到伤人的事了。”

杨梦寰低声应道：“岳父尽请施下毒手。”

李沧澜纵声长笑，运起乾元指力，一指点出，又一个黑衣大汉，应手而倒。

沈霞琳亦似受了感染，辣手频施，一把扣在一个黑衣大汉手腕之上，夺下了匕首，娇叱一声，挥动匕首攻去。

沈霞琳匕首在握，如虎添翼，不到五回合，已伤了一个黑衣大汉，冲开了一条路，奔到杨梦寰的身侧，低声说道：“寰哥哥，你对付那击鼓僧人，这些黑衣人交给我吧？”匕首一展，艳围攻杨梦寰两个黑衣大汉尽都接过。

杨梦寰腾出手脚，大喝一声，直向那击鼓僧人扑了过去，挥手一拳，猛捣过去。

这时，场中形势，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围攻李沧澜的几个黑衣人，连经伤亡，只余四个武功较高的人，还在苦苦奋战，但已为李沧澜那重重阴影所困。

沈霞琳大展手段，独斗三个黑衣人。

朱若兰和那铁罗法王，也打到紧要关头，双方搏斗之势，看上去已不是刚才那等快掌急剑的打法，大部时间，相对而立，想上甚久，才攻出一招，表面上不够火炽、激烈，打的十分悠闲，实则每一掌、一剑，都有着精妙，奇诡的变化，自蕴凶恶，毒辣。

杨梦寰全力攻向那击鼓僧侣，已迫的那人全力迎敌，无法再腾出手去击鼓。

鼓声顿住，只有那当当的锣声仍然不绝于耳。

这时，那搏斗中的黑衣人似是因鼓声的停歇而斗志大减，攻势亦不似适才那等凶猛、灵活。

杨梦寰默察那击鼓僧出手的拳掌，变化十分奇诡，心知遇上了劲敌，不能急躁求胜，当下静下心神，全力施为。

但闻李沧澜连声大喝，四个黑衣人，尽数伤倒于地，两个为李沧澜的乾元指击中，两个伤在龙头拐之下。

沈霞琳目光一转，只见李沧澜已飞身向那敲锣的僧侣扑去，不禁大急，暗道：我如不能击败这三个黑衣人，定要被他耻笑我了。

心中转动；突出奇招，匕首抵隙而出，刺入一个大汉的前胸之中，深及内脏卜当场栽倒，气绝而逝。

这时，场中的形势，已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些受鼓、锣操纵的黑衣人，已然有大半死伤，只余下两个人，还在和沈霞琳搏斗不休。

两个击鼓、敲锣的黑衣人，眼看受着鼓、锣指挥的黑衣人，大部份已经伤亡，杨梦寰和李沧澜攻势又极猛恶，只好停手来封挡两人的攻势。

李沧澜杀机已动，手中龙头拐，有如狂风暴雨，招招击向致命所在。

杨梦寰知岳父天生神力，无人可匹，当下低声说道：“岳父不要伤了他的性命，最好能够生擒于他。”

李沧澜攻势果然一变，大见缓和，右手龙头拐圈住执锣人，左手却施展擒拿手法，点穴扣腕。

鼓锣声消失以后，两个和沈霞琳动手的黑衣人，首先不支，不足十合，一个伤在匕首之下，另一个被沈霞琳点了穴道。

朱若兰眼看大局已定，两个挂鼓、执锣的黑衣人，已为李沧澜、杨梦寰掌指所困，被擒不过是指顾问事，立时娇叱一声，放手抢攻，左掌右指，眨眼间连攻了十四五招。

这一轮急攻，奇幻强猛，迫的铁罗法王连向后退了五六步。

只听李沧澜大声喝道：“还不给老夫躺下。”左手抓住了那执锣人的手腕，一扭一转，格登一声，生生把那执锣人的腕子扭断。

那黑衣人彪悍无比，左腕折断，也不过冷哼一声，右手一挥，铜锣疾向李沧澜头上打来。

李沧澜冷笑一声，挥拐迎去。

但闻当的一声金铁震鸣，那黑衣人手中铜锣，脱手飞出，落在三丈开外，左手疾挥，点了那执锣人的两处穴道。

就在李沧澜得手的同时，杨梦寰也点了那挂鼓人的穴道，全场中，只余下朱若兰和铁罗法王还在恶战。

铁罗法王已被朱若兰凌厉攻势迫的有些招架不住，再看两个同来属下，已为人所生擒，心中更是慌乱，一个失神，吃朱若兰一掌击在右腕之上，腕

背一麻，手中长剑跌落地上。

朱若兰左手一起，纤指直点过去。

铁罗法王身子一侧，避过一击，左手疾攻一掌。

朱若兰硬接一掌，铁罗法王却借势转向一跃，飞逃而去。

他动作奇快，两个飞跃，人已消失在黑暗之中，待杨梦寰斜里出手拦阻，已是晚了一步。

李沧澜一顿龙头拐，道：“老朽去擒他回来。”

朱若兰道：“不用了。”

李沧澜道：“放走了他，岂不是一大祸患。”

亲若兰道：“不要紧，擒了他也未必能绝了天竺国师的妄念，何况他们共分两路进入中原，我想他独身逃走，必然会向另一路人求救……”目光一掠两个被擒的黑衣僧人，缓缓说道：“咱们目下要了然的一件事，是一对鼓锣，为什么能够控制着一个人的神智？”

杨梦寰道：“姊姊说的是，如若此事不能早日解决，中原武林人物，岂不是尽成了他们的助手。”

朱若兰道：“劳你和李老前辈把两个擒得的僧人，送入厅中，我要仔细的问他们一番。”

捡起地上的锣鼓，牵起沈霞琳，当先向大厅之中行去。

李沧澜、杨梦寰，提起了两个黑衣僧侣，随后行入厅中。

杨梦寰放下了那黑衣僧人之后，突然想起了邓开宇来，急急又奔入后园，从花树丛中，抱起邓开宇，重回大厅。

这时，厅中烛火高烧、照的一片通明，两个黑衣和尚，盘坐地上，抬头望着朱若兰，脸上是一片茫然神情。

杨梦寰悄然放下邓开宇，低声问道：“姊姊问出了什么消息么？”

朱若兰道：“问不出来。”

沈霞琳道：“这两个黑和尚装死、不理兰姊姊的问话。”

朱若兰道：“也许他们是真听不懂。”

李沧澜道：“让他们吃点苦头，就可以瞧出是真是假了。”朱若兰微微颌首道：“老前辈试试吧！”

李沧澜大步行了过去，冷笑一声，道：“你们那天竺国中，可有行血回聚内腑的武功么？”

两个黑衣和尚，时间几处要穴，都被点制，除了颈子可以转动之外，全身都无法挣动。

只见两个黑衣和尚，四只眼睛，一齐投注在李沧澜的脸上，眨动着眼睛，神情是一片茫然不解。

李沧澜缓缓举起手来，连点了那和尚前胸三处穴道，陡然一掌，拍在那和尚背心之上。

但闻那和尚口中一阵吱吱喳喳的乱叫，登时大汗淋漓的滚了下来。

李沧澜重重咳了一声，望着朱若兰，道：“这痛苦很难熬受。”

朱若兰道：“这样看起来，他们是真的听不懂咱们的话了，唉！果真如此，这鼓锣之秘，只怕是很难揭穿了……”

李沧澜疾快的一掌，拍活了那和尚身上的穴道，缓缓对朱若兰，道：“既是言语难通，留此两人，也是无用的了，非得设法擒注那铁罗法王不可。”

朱若兰凝目沉思了一阵，道：“那和尚轻功不弱，如无后援，只怕一时

间决然不会再来，待他重来此地时，必然已有准备，这一等，也不知等到好久时光。”

李沧澜道：“姑娘之意呢？”

朱若兰道：“以我之意，必得在这两个被擒的和尚身上设法。”

杨梦寰道：“可是言语不通，咱们就算用出世间最惨酷的苦刑，也无法让他们说出中原话来。”

朱若兰道：“咱们是否可以从他们动作上，瞧出一点门道呢？……”

目光一掠邓开宇，接道：“你是否还记得他们打鼓、敲锣的声音。”

杨梦寰道：“隐隐记得。”

朱若兰道：“那就是了，如是你记得很有把握，岂不是和他们一般了。”

说话之间，伸手捡起皮鼓，随手敲了几下，望着李沧澜，道：“老前辈，请听听晚辈的鼓声如何？”

李沧澜道：“有些相似。”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杨兄弟，你去解了那人的穴道，咱们试试这鼓、锣的神秘力量。”

杨梦寰大步行了过去，解开了邓开宇身上的穴道。

凝目望去，只见邓开宇双目紧闭，有如睡熟了一般。

朱若兰低声说道：“杨兄弟捡起铜锣，听到我的鼓声之后，就敲起你记忆中的锣声。”

杨梦寰应了一声，顺手捡起铜锣。

两人全凭适才闻听鼓锣的一些记忆，敲打起来，一面注视着邓开宇的反应。

李沧澜听两人敲打的鼓锣，虽然有些相似，但其问却似缺少了一点什么，怎么听也不是那个味道。

再看邓开宇时，仍然静静的躺着不动，那鼓锣之声，对他竟似毫无影响。

两个敲打了将近一顿饭的工夫，仍是不见邓开宇的反应。

朱若兰停下手来，长长叹息一声，道：“不成，咱们打的不对。”

李沧澜道：“鼓锣声，骤听来虽然有些相似，但却缺少一种激动的力量。”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解开他们双臂穴道，把锣鼓交给他们。”

杨梦寰心知她的为人，想到之事非要作到不可，当下依言解开了两个黑衣僧人的穴道。

两个黑衣僧人望望朱若兰，又望望躺在地下的邓开宇，相视颌首。

杨梦寰缓缓地把鼓锣递了过去。

两个黑衣僧人接过了锣鼓，立时开始打了起来。

只听一阵急乱的鼓响、锣鸣，立时转入了有节奏的规律之中。

朱若兰低声说道：“杨兄弟，留意那打锣和尚的手法，李老前辈请监视着邓开宇的反应，如若他清醒过来，请即告诉晚辈一声。”言罢，全神贯注在那打锣之人的手法之上。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突闻那李沧澜说道：“邓开宇要清醒了。”

朱若兰道：“好好的监视着他，不许他胡乱行动就是。”

只见两个僧侣击鼓、敲锣的神情，十分严肃，全神贯注于鼓锣之上。

又过片刻工夫，朱若兰摇手喝道：“停下来。”

两个黑衣和尚，望了朱若兰一眼，又继续打了起来。

杨梦寰先行出手，夺下那和尚手中的皮鼓，二僧才一齐停了下来。

转眼看，只见邓开宇已然站了起来，但那锣鼓之声骤停，邓开宇也随着木然不动。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兄弟，你记熟那敲锣的手法没有？”

杨梦寰道：“记是记下了，但不知是否有用？”

朱若兰道：“他们的鼓锣之声，有着很多变化，咱们只记上一些，也许无用，但如能够学会一点，就不难学会全部，你仔细想想，等一会咱们试试。”

李沧澜伸手点了邓开宇的穴道，接道：“老朽有一件不明之处，请教姑娘。”

朱若兰道：“老前辈尽管请说。”

李沧澜道：“这锣鼓之声，虽是节奏明朗，但何以对咱们全无影响，唯独对那邓开宇有着号令之能呢？”

朱若兰道：“这也是一个关键，照晚辈的看法，他们可能先受了一种伤害，对这种号令鼓锣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咱们还得仔细检查一下邓开宇。”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朱若兰回身打开窗子，长长吁一口气，随手熄去火烛。

室中突然间沉静下来。大约过有一刻工夫，朱若兰突然说道：“有人来了。”

杨梦寰大步行出厅外，只见川中四丑，一排横立院中，抱拳作礼。

杨梦寰喜道：“你们到那里去了，家岳一直在怀念着四位。”

川中四丑齐声说道：“我等追踪几个可疑之人，是以延误了时间，有劳老主人和姑少爷担心了。”

李沧澜缓步走了出来，望了川中四丑一眼道：“你们先退下去休息吧！”

四人应了一声，欠身作礼而去。

杨梦寰见川中四丑步履蹒跚，和适才脸上流现的困倦之色，想来定然遇上顽强之敌，经过了一番剧烈的恶斗了。

直待四人背影消失不见，杨梦寰才缓步退回厅中。

朱若兰望了李沧澜一眼，说道：“川中四义，情义深重，此时此地，仍然能对你十分忠心，实是难能可贵了。”

李沧澜道：“我也曾几度奉劝四人，请他们自归故里，但四人却是执意不肯。”

朱若兰点点头，道：“疾风劲草，乱世忠良，如若此刻你仍然领导天龙帮，只怕也瞧不出川中四丑的义气了。”

目光一转，望着杨梦寰道：“杨兄弟，你带着邓开宇，留心他的变化，李老前请瞧着这两个和尚，别让他们逃走，咱们半宵恶斗，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伏身捡起鼓锣，带着沈霞琳当先而去。

第三十回 将计就计

且说杨梦寰带着邓开宇。回到书房之中，缓缓放开邓开宇道：“邓兄，在你神智未复之前，只好先委屈你一下了。”

伸手点了邓开宇双臂上的穴道，闭目静坐，运气调息。不知过去了好多时间，突闻蓬然一声，大门被人撞开。杨梦寰不由一惊，睁眼望去，只见赵小蝶面带微笑，缓步而入，急急站了站来，抱拳一礼，道：“赵姑娘。”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惊扰你了？……”

目光一掠邓开宇，接道：“这不是邓家堡少堡主么？”杨梦寰道：“不错，他受了一种奇怪的伤。”

赵小蝶道：“什么奇怪之伤？”

杨梦寰把铁罗法王相犯的经过，很仔细的说了一遍。赵小蝶道：“有这等事？”

杨梦寰道：“兰姊姊似是也被闹的没了主意。”

赵小蝶道：“你瞧那铁罗法王的武功如何？”

杨梦寰道：“剑路诡奇，但奇中蕴正，不是好对付的人物。”赵小蝶道：“好吧！”

我去瞧瞧兰姊姊，也许她正有用我之处。”

杨梦寰道：“姑娘一个人来的么？”

赵小蝶道：“不错，未得兰姊姊允准之前，我也不能带人来此。”

杨梦寰站起身子，道：“我送你去见兰姊姊。”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那就有劳了。”缓步行出书房。

杨梦寰紧随身后而出，回手带上房门，长长吁一口气，道：“想不到陶玉竟然把咱们强敌移树到天竺国去，这人的厉害实非常人能及。”

赵小蝶道：“无风不起浪，他们遣派高手，跋涉万里，难道就没有一个目的么？”

杨梦寰道：“自然是有了，为了兰姊姊一幅画像。”

赵小蝶道：“兰姊姊的画像？”

杨梦寰道：“陶玉找了一个丹青妙手，绘制了兰姊姊一幅图像，画的活色生香，然后再派人送往天竺国，引来这一场纷争。”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陶玉把图像送给了什么人？”

杨梦寰道：“天竺国的大国师。”

赵小蝶道：“这是借刀杀人之计，陶玉想坐收渔人之利，我去见过兰姊姊之后，再作主意。”

谈话之间，已到了朱若兰的住的精舍之外。

杨梦寰指着精舍说道：“你一人去吧！”

赵小蝶点头直行入朱若兰的房中。

只见朱若兰面前摆着一鼓一锣，正自望着鼓锣出神。

赵小蝶行入房中，欠身一礼，道：“见过兰姊姊。”

朱若兰抬起头，望了赵小蝶一眼，道：“你来的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

赵小蝶依言行了过去，道：“姊姊有何吩咐？”

朱若兰道：“你那遍及天下的暗桩，是否已经折散？”

赵小蝶道：“几处大站，都已被我下令散去，各处暗桩，还未尽撤。”

朱若兰道：“那很好，不要再折散了……”语声微微一顿，道：“此刻此时咱们正需用人，妹妹建立的网形耳目，对咱们极端重要。”

赵小蝶突然站起身子，道：“既然如此，小妹要暂时告别。”朱若兰道：“到那里去？”

赵小蝶道：“我要到那两处大站中瞧瞧，是否还有人在，只要还余下几人未走，我就通知他们设法去找那些散去的人。”

朱若兰道：“兹事体大，我不留你了。”

赵小蝶道：“不敢有劳姊姊。”转身向外行去。

朱若兰送到门口，低声说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赵小蝶道：“多则五日，少则三天，定可赶回‘水月山庄’，姊姊请留步，小妹去了。”转身一跃，人已到两丈开外，接连两个飞跃，已走的踪影不见。

朱若兰望着赵小蝶背影消失不见，才缓缓转回室中，关上房门，重又研究那锣鼓的声调。

杨梦寰知她生性外和内刚，如若找不出其中的原因，决然不肯罢手，也不去惊忧于她，只告诉霞琳，按时给朱若兰送上食用之物。

李沧澜和川中四丑，表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异样，实在是日夜用心戒备，水月山庄僻处于群山之中，而且占地甚大，几人日夜轮班巡视，还要看管那两个和尚，实在是辛苦无比。

一连过去两天，水月山庄平静无波，自那铁锣法王败退之后，竟未再来搔扰。

第三天仍是平静无事，沈霞琳为朱若兰送过中饭之后，行入杨梦寰的房中。

杨梦寰刚刚运息完毕，起身说道：“兰姊姊情形如何？”

沈霞琳道：“兰姊姊似是已陶醉在那锣鼓声中，日夜孜孜不倦于击鼓打锣。”

杨梦寰道：“六宝和尚呢？已经数日未曾见过他了。”

沈霞琳道：“我正要告诉你，那小和尚似是中了邪魔一般，一直盘膝打坐，不言不语，起初两日，还进些饮食，近两天来，竟然滴水不进，咱们水月山庄中闹的天翻地覆，他竟是若无所觉一般。”

杨梦寰道：“有这等事，他现在何处？”

沈霞琳道：“他前日对我说过，三日中不能惊扰，明日中午限期才满，我答应了他，自是不能失信了。”

杨梦寰心中暗暗忖道：那小和尚傻里傻气，难道参悟了佛门妙谛不成，不要是中了什么邪才好。

心中念转，口中却对沈霞琳说道：“好，咱们明日中午再去看他，这几日来，虽然平静无事，但咱们不能不小心戒备，你一人煮饭洗衣，还要打扫庭院，实在很辛苦了。”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婆婆教我这些事，我已学的十分熟悉，这几个人，换洗吃饭，做起来十分轻松容易。”

杨梦寰道：“再过两日，兰姊姊找出锣鼓的奥秘，咱们就轻松了。”

沈霞琳望望天色，道：“我该去洗衣服了。”缓缓转身，漫步而去。

杨梦寰望着她长发披垂的后肩，只觉她长大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缓步出室，直向前厅行去。

流目四顾，只见前厅后院中偌大地方，不但打扫的十分干净，而且连花木也修剪的十分整齐。

行到厅前，只见木门紧闭，正待举手推门，忽闻弓弦声响，转身望去，一颗弹丸。

迎面打来。

杨梦寰一皱眉头，横向旁侧闪开。

但闻砰然一声，那弹丸击在砖壁上，暴散出一片白色的粉末。

杨梦寰一皱眉头，正待后退，突觉一股奇怪的香味，扑入了鼻中。

他已警觉到情形不对，赶忙运气，闭住呼吸。

那强烈香味，已使杨梦寰意识到是一种烈性的迷魂药物，只要再吸入少许，立时将无能抗拒而晕倒，只有暂时闭住呼吸，设法运用内功，把那吸入腹中的少许迷毒，排出体外，再行出手。

心念一转，装作中毒晕迷之征，仰身向后倒去。

这当见，一条人影，疾如鹰隼一般，跃入庭院，一把抱起了杨梦寰的身躯，疾向外面奔去。

行约二里左右，到了一处浅山之下，那人突然停了下来。

杨梦寰经他抱着一阵狂奔，借机把吸入内腑的少许迷药，逼出体外。

他本可在那人不知不觉中，出手点了他穴道，但一股好奇之心的驱使，却使他忍了下去，凭仗精湛内功，控制住呼吸，装作晕迷未醒之状。

微启一目望去，只见那浅山之下的草丛之中，突然站起了六七个人。

但闻其中一人说道：“得手了么？”

那抱着杨梦寰的人傲然一笑，道：“幸未辱命，手到擒来。”但闻那当先讲话之人，说道：“恭喜张兄立此大功，此刻不宜停留，咱们得快些动身了。”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看将起来，这些人都非首要人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如索性跟他们去瞧个明白，当下忍着未动。

他只迅速的启目瞧了一眼，又立刻闭上双目，生恐被人瞧出破绽。

那擒得杨梦寰的人，似是立了莫大之功，在同伴前护后拥之下，向前奔去。

杨梦寰只凭感觉，觉出了前后左右，都是强敌，不敢随便睁眼瞧看。

当杨梦寰被擒时，李沧澜正坐在厅中运息，听得弹丸击中墙壁之声，心中已觉得出有异，但运息正值紧要关头，又未闻其他声息，也就忍了下去，待运息完毕，出来查看时，那迷魂弹药力已然大部飘散，只留下一些余味。

但这已使久走江湖的李沧澜觉出不对，立时四下奔走寻找，但所有这之，都在水月山庄，单单少了一个杨梦寰。

沈霞琳把事情告诉了朱若兰，朱若兰惊愕之下，再也无心研究鼓锣之秘，和沈霞琳联袂赶往大厅。

李沧澜早已在座，朱若兰心中虽急，但礼仍未废，欠身一礼，和沈霞琳并肩坐下，道：“老前辈可在水月山庄找过了么？”

李沧澜面色十分严肃的说道：“找过了，方圆五里内不见踪影。”

朱若兰微带温意的说道：“如若是经过一番恶斗，杨兄弟不敌来人被擒，那总该警动我们才是，如是他又中了别人暗算，被人擒去，那就太不小心了。”

李沧澜道：“说来也是怪老朽大意了，我听得一声轻响，却未能及时出去查看，寰儿为人虽是聪明，只是太过忠厚，在风险狡诈的江湖上，难免要吃大亏。”

沈霞琳道：“也许寰哥哥是受人暗算，没有还手的机会。”朱若兰心中暗道：好啊！

你们两人都替他遮盖掩护，倒要瞧瞧你们有什么办法找他？当下说道：“他既未留下一点痕迹，此刻要到那里寻他？”

李沧澜道：“咱们此刻，就是要研究此事。”

沈霞琳道：“姊姊一向足智多谋，还望想个办法才是。”

朱若兰道：“这些事我也没有把握，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

缓缓站起身子，接道：“大概小蝶就要回来，也许她会带几个助拳的人来，敌暗我明，咱们实在是人手缺乏，你们要好好的守住水月山庄，不能再出事情，我去附近查查看。”

李沧澜道：“可要霞琳陪你去么？”

朱若兰道：“我一个人来去之间，还方便一些。”急急出厅，纵身两个飞跃。行踪顿杳。

李沧澜望着朱若兰的背影，低声说道：“朱姑娘武功虽高，但她总是一个人，你要不要赶去助她一臂之力？”

沈霞琳道：“她既然不要我去，想是怕我累赘她，最好还是听她的话。”

李沧澜道：“我想掳去寰儿的，定与天竺二僧有关，可惜那两个和尚，不会说中原之言，如不然，以严刑逼供，定可使他们招出下落。”

沈霞琳道：“不知他们会不会写字？”

李沧澜道：“纵然会写，也是天竺文字，只怕咱们难以看懂。”

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道：“那只有等兰姊姊回来再说了。”

且说杨梦寰被人背着一阵狂奔之后，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蓬然一声被摔在地上。

他虽然没有睁眼瞧看，但感觉之中，四周都有人在监视，只好闭住气，不敢睁眼瞧看。

这时，一个黑衣人左手探入怀中，摸出一粒丹丸，右手捏开杨梦寰的牙关，把丹丸投入了杨梦寰的口中。

杨梦寰不知是何药物，不敢吞下，只好把他藏入舌底下面。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张兄，这解药效力一向神速，怎的这久时光，仍然不见效用？”

杨梦寰微微启动双目望音，只见四个黑衣大汉，团团围在四周。

正面一人哈哈大笑，道：“这不是醒来了么？”

杨梦寰缓缓挺身坐了起来，环顾了四人一眼，心中暗暗忖道：我如此刻出手，一举间制服四人，并非难事，只是这番深入虎穴，未能探得敌人首脑，那未免是太不划算了。

心念一转，又强自忍下去。

但见那正面一人伸手指着杨梦寰鼻子说道：“那解药虽然很快的使你神志清醒，但也使你四肢软弱无力，你如想挺身抗拒，那是自我苦吃了。”

杨梦寰心中暗暗忖道：好险啊！我如把那粒药丸吞了下去，今日势非听人摆布不可……。当下冷冷的扫掠了几人一眼，又缓缓闭上双目。

只听得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免得皮肉受苦。”

杨梦寰装聋作哑，不闻不理。

只听迎面而立那大汉说道：“杨大侠在武林中名重一时，那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张某人不过是无名小卒，如是你被张某打了几掌，那可是终身大

恨大憾之事。”

杨梦寰冷肃的说道：“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那人哈哈一笑，道：“杨大侠果是聪明人物，一点就透，咱们兄弟也是情非得已，才冒着万死之险，把你请来，只要你去见见一位奇人，那人问些什么，还望你杨大侠能够据实而言。”

杨梦寰懒得费口舌，冷冷的望他一眼，也不答话。

他这等豪迈无伦的气度，果然把四个黑衣人全都震住，竟然不敢再多问话，转身向前走去。

杨梦寰居中而行，前面有两人带，后面有两人押后。

出了室门，那当先大汉取出一条黑布带子，勒住了杨梦寰的双目，杨梦寰也不抗拒，任他勒着双目牵手而行。

行约数十余丈，又停了下来，那黑衣人又认怀中取出一条绳索，缚了杨梦寰双手，低声说道：“到了。”

解开杨梦寰蒙在脸上的黑布带子，挥手一推，把杨梦寰推入了一个密室之中。

这时，杨梦寰早已把口中的药物吐了出来、抬头看去，只见这密室四周一片黑暗，不见天光，想来如不是深在地下，就在一座山腹密洞之中，因为室中幽暗，红烛高烧，一个全身黑衣圆脸长眉的和尚，端坐一张木榻之上。

很大一间密室，只有这和尚一人。

杨梦寰转眼瞧了缚在双手上的麻绳一眼，心中暗自估计，凭藉自己的腕力，不难把绳索挣断，心中宽慰了甚多。

很大一座密室中，只有一座木榻，和那一个和尚，看上去显得有些阴沉。

那和尚两道森寒的目光，冷冷望了杨梦寰一眼，说道：“你就是名震中原的杨梦寰么？”

杨梦寰冷冷说道：“不错。”

黑衣和尚道：“你识得我么？”

杨梦寰听他说话吐字，十分缓慢，已然料他不是中原人物，定然是来自天竺的和尚，当下说道：“虽然不识，但却知你的来历。”

那和尚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么，你说我是来自何处？”杨梦寰道：“天竺国。”

那黑衣和尚哈哈一笑，道：“不错啊！你见过铁罗法王么？”杨梦寰道：“不错，见过了。”

那黑衣和尚道：“铁罗法王现在何处？”

杨梦寰道：“弃下他同伴而逃。”

那黑衣和尚道：“他有术，有法，但却缺少智谋，自是非败不可。”

杨梦寰道：“阁下呢？”

黑衣和尚道：“本座智、勇、术，三杆俱全，那是必然有胜无败了。”

杨梦寰心中暗暗忖道：这和尚口气如此之大，不知能耐比那铁罗法王如何？但闻黑衣僧人说道：“你认识一个朱若兰么？”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刻必须要全力忍耐，以求了然他们全部的阴谋诡计，然后才能制敌机先。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不错。”

那黑衣和尚道：“那很好，咱们就谈谈那朱姑娘的事吧！”杨梦寰道：“朱姑娘一代红装才女，有什么好谈的？”

黑衣和尚哈哈一笑，道：“你既知我来自天竺，但不知是否知道我因何而来么？”

杨梦寰道：“受人之遣，奉命而来。”

黑衣和尚道：“不错，我是奉命而来，要迎接朱姑娘，同回天竺。”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只怕你此愿难偿。”

那黑衣和尚冷冷一笑，道：“咱们等一会再谈吧……”微微一顿，道：“给我带下去。”

只听门声呀然，两个黑衣大汉冲了进来，架起杨梦寰出了密室。

杨梦寰本着无比的沉着，任凭摆布，一直未动，看看自己被推入另一个密室，反绑在一根木桩上，两个黑衣人，退了回去。

凝目望去，只见这座密室中，共有四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绑着一个人，借着壁上烛光望去，发觉那些人年岁，浓着，都和自己有些想似。

这密室中的布置，使杨梦寰大感奇怪，望了望另外三个被绑在木桩上的少年，说道：“诸位能够说话么？”

三人之中，两个人闭着双目，不言不语，最左的一个人望了杨梦寰一眼，道：“你也来了么？”言罢，重又闭上双目，举动间，毫无一点生气。

杨梦寰运足目力察看，三人丝毫不像练武之人，心中更是奇怪，轻轻咳了一声，道：“阁下习过武功么？”

那人摇摇头，道：“如是习过武功，也不会被他这般轻易的抓来了。”

一个新的念头，闪电般掠过杨梦寰的脑际，心中暗暗忖道：“是了，这些人都长的和我有些相似，他们被掳于此，定然是和我有关了，我必得设法救他们才是。”

心中念转，口里又缓缓问道：“诸位到此好久了？”

那人颇有不耐神气，冷冷说道：“三天了，他们两位更久一些，三天中，除了喝些白水之外，再未进过食用之物，我已经饿的没有力气说话了。”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你耐心一点，在下必将设法，救助几位脱险。”

那人对陶梦寰的话，漠然无动，淡淡一笑，道：“你如能够救我们，也不会被人家抓来此地了。”

杨梦寰心知自己毫无表现之前，很难取得他们信任，当下不再言语，闭上双目，暗中运气调息，只觉真气畅行，毫无阻碍，分明武功未失，登时信心大增。

这当儿，突然门声呀然，一个劲装大汉，背上插着单刀，高举纱灯，引着那黑衣和尚，缓步而入。

杨梦寰望了那个和尚一眼，闭上双目，暗中却提紧真气。

那黑衣人汉高举纱灯，直行到杨梦寰身前，灯光逼注到杨梦寰的脸上，缓缓说道：“阁下神志怎么样了？”

杨梦寰睁汗双目，道：“很清醒。”

那大汉回顾了黑衣和尚一眼，道：“他很清醒。”

那黑衣和尚淡淡一笑，道：“你瞧到这些人了？”

杨梦寰道：“都瞧到了。”

黑衣和尚微微一笑，道：“杨大侠名重武林，人人钦佩，咱们想多制造几个杨大侠出来，使人们无法分辨真假。”

杨梦寰心中暗道：果然是与我有关，这方法，可称得上恶毒无比，口中却问道：“他们虽然有些像我，但并非完全一样，如何能够充我杨某人。”

那黑衣和尚，哈哈一笑，道：“不错，看上去他们和杨大侠有着很多不同之处，但如稍加易容，别人就无法分辨了。”

杨梦寰道：“要他们充作我杨梦寰，又有什么好呢？”

黑衣和尚哈哈一笑，道：“这好处大极了，你杨梦寰此刻甚受江湖爱戴，如是你做了几件大逆不道，不仁不义的事，同样会引起武林同道的公愤。”

杨梦寰心中暗自骂道：“这和尚来自天竺异域，想不到竟是如此狡猾。”口中却冷笑一声，道：“需知真金不怕火，他们纵然真的能冒充我杨梦寰，作上几件坏事，纵然能瞒人一时，也无法长久欺世乱真。”

黑衣和尚笑道：“只要能欺骗一时，那就够了。”

杨梦寰暗中运气，挣乱绳索，缓缓说道：“你们那迷魂药力很强，可也是从天竺带来的么？”

黑衣和尚哈哈一笑，道：“那可是你们中原产物，和我天竺毫不相干。”

杨梦寰冷冷道：“你用了我们中原武林道上很多人？”

黑衣和尚道：“不错，怎么样？”

杨梦寰道：“你可知道，他们明里虽然助你，但暗中却是听命于我。”

黑衣和尚道：“我不信有这等事？”

杨梦寰道：“你可要杨梦寰举说几个例子听听？”

黑衣和尚道：“愿闻其详。”

杨梦寰道：“他们可曾告诉你，那解毒药物，有麻痹四肢之效，无能反抗，是不是？”

黑衣和尚道：“正是如此。”

杨梦寰道：“他们骗了你，那药物根本没有效用。”

黑衣和尚道：“这个我不信。”

杨梦寰道：“先让我一件一件的说明之后，再行拿证据给你看。”

那执灯黑衣大汉，怒声喝道：“你这人信口开河，意存挑拨，不知是何用心……”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你们这班人，竟然甘心为异域和尚，作为爪牙，对付我中原武林同道，其心可诛，其情可悲……”

那执灯大汉，就要发作，却为那黑衣和尚伸手拦住，道：“杨梦寰，你已经黔驴技穷，至此而已了……”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你可要见识一下么？”突然翻腕一掌，拍了过去，击向那黑衣大汉执灯手腕。

他出手奇快，力道又十分强猛，那黑衣大汉猝不及防之下，如何能够闪避得开，手腕一阵急疼，啪的一声，纱灯落地，火光一闪而熄。

杨梦寰纵声笑道：“大和尚，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么？”

就在杨梦寰劈落纱灯的同时，左手亦同时劈出一掌，击熄了桌角上的灯火。

整个的密室，突然间黑暗下来，伸手不见五指。

黑暗之中，听得黑衣和尚冷笑一声，道：“你说那药物，灵验无比，他如服用之后，全身功力立刻失去，何以还有此等能耐。”

但闻那黑衣大汉应道：“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话未说完，突然闷哼一声，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似是摔倒在地上。

杨梦寰心中暗道：好个恶毒的和尚，竟然碎然下了毒手！

口中却哈哈大笑，道：“你们虽然甘心为人爪牙但却落得这般下场，难

道还要执迷不悟么！”

他双掌淬发，熄去火烛之后，立时闪到一侧，口中在说话之际，仍然不停的移动方位。

自会过铁罗法王之后，对来自天竺的异僧，杨梦寰已有着深深的戒心，不知他们会用出什么手段，是以小心异常，时时变动停身之位。

那黑衣和尚出手伤了随来的黑衣大汉之后，手中控制着两三颗毒钉，但因杨梦寰停身之位，一直是变换不停，始终没有机会发出手中的毒钉，当下说道：“杨梦寰，本法王听得你们中原武林道上传言，阁下极受武林同道的尊仰，武功高强，不知何故一味躲闪。”

杨梦寰经过一阵游走，觉着气血甚畅，全无中毒之症，不禁胆气大壮，停下身子，说道：“阁下有能耐，尽管施展就是。”

那黑衣僧人，眼看好好的计划，尽遭破坏，心中早已十分激怒，知杨梦寰停下身子，立时扬手打出三枚毒钉。

杨梦寰早已留心戒备，幽暗中见那和尚一扬手腕，立时还击一掌，人却闪避开去，三点寒光，疾如流星，飞了过来。

但闻砰砰砰三声轻响，三枚毒钉，尽钉在墙壁之上。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这就是你们的天竺奇技么？”

那黑衣和尚厉喝一声，突然扑了过来，口中喝道：“可敢接我一掌？”

杨梦寰右手挥起，硬接一击。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轻震，杨梦寰冷笑一声，道：“大师还有什么奇异的武功，尽管出手吧！”

那黑衣和尚心中早已激怒难耐，也不答话，双掌疾挥，猛攻过去，两人在暗室之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斗。

杨梦寰一面和那黑衣和尚动手，一面暗自忖思道：朱若兰因为言语不通，虽然生擒了两个和尚，仍然无法问出那鼓锣之秘，这和尚可以讲中土之言，我必得设法把他生擒才行。

心中念转，手下未免有了顾虑，不敢下手太重，生恐一掌之下，把那和尚伤毙掌下。

要知高手过招，有不得丝毫的犹豫，杨梦寰心有所虑，出手多了一层顾虑，掌指之间，大受限制，但那和尚却是无所顾虑，招招掌掌，尽都攻向杨梦寰致命所在。

这束缚的放纵之间，杨梦寰自然吃了大亏，立时被迫落下风，失去先机。

那黑衣和尚的攻势愈来愈是凌厉，招术也更见恶毒，杨梦寰一着失错，被逼入险境，闹的手忙脚乱，不得不放弃生擒对方之念，展开反击。

他这一放手施为，果然把劣势稳住。

双方，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剧烈之斗。

不大工夫，双方已恶斗了四五十合，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这局。恶斗之间，突然闻得砰然一声大震，紧接着火光一闪，亮起了一支火把。

杨梦寰转脸望去，只见沈霞琳高举火把，当门而立，朱若兰缓步向室中行来。

朱若兰目光转动，打量了室中的景物一眼，道：“杨兄弟，你退下来，我来收拾这和尚。”

杨梦寰知她武功高出自己甚多，闻声而退，横跨三步。

朱若兰右手一扬，迅快无比的点出了一指。

那黑衣和尚眼看杨梦寰横向一侧闪去，正拟出手追击，却不料一缕指风，急袭而至。

待他纵身让开一击，朱若兰已如迅雷而至，迎面劈出三掌。

黑衣和尚眼看来了一个美貌绝伦的少女，疾冲而至，带来一股香风，不禁微微一怔，就这一怔神间，朱若兰掌影已重叠攻到。

他来不及多加思索，立时挥掌迎去。

朱若兰放手抢攻，掌指并施，一招快过一招。

那和尚失去先机，虽然极力想扳回劣势，但朱若兰幻起的掌影，有如波起浪涌一般，简直没有他还手的机会，被迫的团团乱转。

恶斗了十余合，突闻朱若兰娇叱一声“躺下！”右手快速绝伦的点出一指，正中那黑衣和尚肋间，但闻闷哼一声，黑衣和尚应手而倒。

杨梦寰急行两步，又点了那和尚几处穴道。

朱若兰目光一掠四面木桩上捆的少年道：“放了他们，带一个回水月山庄中去。”杨梦寰应了一声，解下木桩上捆的少年，道：“你们那位愿意和在下同回水月山庄一行？”

三个少年望了望杨梦寰，齐齐点头答应。

杨梦寰一皱眉头，暗道：留下一人已足，想不到三人都愿回去。

付思之间，突闻一声金铁交鸣传了过来。

转头看去，只见那火把高插壁间，沈霞琳却已不知去向，不禁心中大急，转身一跃，飞近了秘室门口。

凝目望去，只见沈霞琳挥舞长剑，挡在秘室门口，抵挡七八个黑衣大汉的猛攻。

年来沈霞琳艺业大进，独斗七八个人，仍能从容应付。

杨梦寰正待出手相助，却听朱若兰娇声喝道：“杨兄弟，你照顾着这和尚，他如有逃走之心，不妨震断他的双腿。”

她这几句话，明里说给杨梦寰听，实则无疑警告那黑衣和尚。

杨梦寰望了黑衣和尚一眼。冷冷说道：“大师如是想多活一些时日，最好别妄动逃走之念。”

那黑衣和尚闭上双目，理也不理杨梦寰的问话，也不知他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是早已胸有成竹。

朱若兰道：“带上他，咱们走了。”

杨梦寰抱起那黑衣和尚，回头对三个少年说道：“诸位请紧随在下身后而行。”转身向外行去。

朱若兰纵身一跃，飞掠秘室门口，说道：“琳妹妹，退回来，让姊姊对付他们。”

沈霞琳应了一声，倒跃而退。

朱若兰双掌疾起，连环击出。

她武功高强，又非沈霞琳能望项背，赤手空拳，对付七八个黑衣大汉，不过转眼工夫，已有四人伤在她掌指之下。

余下四人，眼看朱若兰武功高强，自知难以抵挡，呼啸一声，齐齐退走。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当先向前行去。

杨梦寰举着那黑衣和尚，居中而行，沈霞琳仗剑断后。

一行人回到了水月山庄，李沧澜正在门口张望，眼看杨梦寰无恙归来，心中暗暗念佛，却故意一沉脸色，道：“寰儿，你也未免大过大意了，处处都劳动朱姑娘为你们的安危担心……”目光一掠杨梦寰背的黑衣和尚，和身后三个少年，道：“这些都是什么人？”

杨梦寰欠身一礼，笑道：“当时情势迫急，小婿已无暇对岳父说明，还望岳父大人恕罪……”目光一转，回顾了身后三人一眼，道：“岳父可曾瞧出可疑之处了么？”

李沧澜仔细看去，只见三人身材形貌，竟然和杨梦寰有些相似，不禁一呆，道：“这是怎么回事？”

杨梦寰道：“天竺和尚诡计多端，不知要搞什么鬼，不过此人会讲中土言语，不怕问不出详细内情了。”

谈话之间，已行入了大厅之中。

朱若兰瞧了杨梦寰一眼，道：“把他放下来。”

杨梦寰应了声，把那黑衣和尚放在大厅中间。

那和尚四肢几处要穴被点，无法行动，望了几人一眼，缓缓闭上双目。

朱若兰牵着沈霞琳并肩在一侧坐下，望着李沧澜道：“老前辈也请坐下，咱们合力审问这和尚一番。”

李沧澜回顾杨梦寰一眼，道：“你也坐下来吧！”

这时，朱若兰、沈霞琳合坐一侧，李沧澜、杨梦寰坐在一侧，那黑衣和尚却盘膝坐在地上。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如不想皮肉受苦，那就据实回答我的问话。”

那和尚睁开双目，望了望朱若兰，冷冷一笑，道：“那要看姑娘问什么了？”

李沧澜怒道：“先让他吃些苦头再问，”一伸龙头拐，点了过去。

但闻一声闷哼，那黑衣和尚，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原来李沧澜伸手一拐，惜开了那和尚左臂一处关节。

朱若兰道：“老前辈审问他吧！我懒得和他多说话了。”

李沧澜轻轻一顿龙头拐，道：“大和尚，这滋味如何？”

那黑衣和尚抬头望了李沧澜一眼，欲言又止。

李沧澜右手一抬，接上那和尚断骨，缓缓说道：“这不过是一点教训，你如下肯据实回答老夫问话，有你的苦头好吃。”

那和尚缓缓说道：“你问吧！”

李沧澜道：“你可是来自天竺？”

黑衣和尚道：“不错。”

李沧澜道：“你们有几人进入中原，你的法号如何称呼？”那和尚道：“第一批共有六人，由铁罗法王率领……”

李沧澜道：“第一批，那是说还有第二批了？”

那黑衣和尚傲然一笑，道：“不错，咱们每隔十日，就有一批高手出发，来到中原，而且一批比一批武功高强。”

李沧澜心中暗道：他说的也不知是真是假，天竺国中人物，心智用谋，或将和中原不同，用常情测度，只怕是难以作准。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那铁罗法王现在何处？”

黑衣和尚摇摇头，道：“不知道。”

李沧澜道：“你是什么身份？”

黑衣和尚道：“铁罗法王领了第一批天竺奇士进中原来，我奉国师之命，以副首领的身份，随他而来。”

杨梦寰心中暗道：“原来他是那铁罗法王的属下之士，我还认为是另一批人呢？”

李沧澜道：“铁罗法王和你还有两位敲鼓打锣的人之外，还有两人，现在何处？”

黑衣和尚道：“一个负责和后一批人联络，另一个到了何处，那就不得而知了。”

李沧澜察看他的神情，不似虚言，一时之间，倒不知是该如何问他，问他些什么才是？正感为难之间，忽闻朱若兰说道：“问问他，那锣鼓之声何以能够使一个人忘其来历，奋不顾身？”

李沧澜高声说道：“朱姑娘的话你听到没有？”

黑衣和尚道：“听到了。”

李沧澜道：“好，那你说出内情。”

黑衣和尚摇摇头，道：“不知道。”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老夫不怕你不说。”

前行两步，点了那黑衣和尚双肩关节，只痛的那和尚汗如雨下。

只见那黑衣和尚连连摇头，道：“决解开我穴道，我说内情。”

李沧澜道：“老夫不信你铜打铁铸的人。”挥掌推活他被点穴道。

那黑衣和尚长长吁一口气道：“我们虽是同出一源，但却是所学各有不同，他们学的号令鼓锣，我学的改容大法。”

朱若兰道：“什么改容大法？”

那黑衣和尚哈哈一笑，道：“我能把一个人的容貌，改成另一个人，连他父母子女，也是无法辨认得出。”

李沧澜道：“何足为奇，不过我们中原道上的易容术而已。”

那黑衣和尚道：“易容术乃雕虫小技，改容大法，和易容术大不相同，一个人经过我改容之后，他这终生一世，也别想再回复本来的面目了。”

杨梦寰心头一凛，道：“被改容之人，可要长的有些相似？”那黑衣和尚洋洋得意的接道：“不错，改容不比易容，他们的体型和形貌，本来要有些相似才行，才可能改的天衣无缝，人所难辨……”

回顾了站在大厅门口处的三个少年一眼，道：“这三人的形貌，不用我说，你也瞧出来了，他们和你有些相似，是么？”

杨梦寰道：“正是，你要把他们改作我杨某的容貌，以图混人耳目。”

黑衣和尚道：“你只算猜对了一半，我要他们的容貌改的和你一般，并把你容貌也要改过，我以改容大法，造成三个人人敬重的杨梦寰，但却毁了真正的杨梦寰。”

他侃侃而谈，说的十分轻松，但厅中诸人，无不听得倒抽一口冷气。

朱若兰轻轻咳了一声，道：“你创造出三个杨梦寰来，用心何在？”

黑衣和尚道：“自有妙用，一个派来你们水月山庄，纵然被你们觉出有些可疑，但也无法确定他不是杨梦寰，另一个派出江湖，到处为非作歹，使武林中改变对杨梦寰的看法，至于第三个么，我们将安置在一个隐密之地，传授绝技，派以大用。”

沈霞琳长氏吁一口气，道：“好恶毒的办法啊！简直是闻所未闻，幸歼你被我们生擒而来。”

朱若兰道：“还有一件事请教你。”

黑衣和尚道：“什么事？”

朱若兰道：“你把那真的杨梦寰改了容貌，用心何在？”

黑衣和尚道：“用处大啦，我要他看青三个假人，作尽了坏事，但却无法阻止。”

朱若兰道：“嗯！办法倒是恶毒的很，只可惜已经没有机会施展了。”

黑衣和尚道：“我要说的活，大部已经说完了。”

朱若兰注目杨梦寰道：“废去他的右手，先使他不能再动改容手术。”

杨梦寰应声而出，挥手一掌，击在那和尚右肘之上。

那和尚疼的闷哼一声，右臂不由自己的一抬。

杨梦寰忧庄等此机会，右掌乘势切下。

这一掌落势奇重，那和尚整个肘骨部破这一击震碎。

只听那和尚闷哼一声，疼的晕迷了过去。

朱若兰道：“点了他的晕穴。”

杨梦寰应声出手，点了那和尚穴道。

朱若兰道：“看来这些人很难对付，必得想个法子……”

只见赵小蝶白裙飘动，步入大厅，接道：“什么人很难对付？”

朱若兰抬起头来，望了望赵小蝶一眼，道：“你来的正好，我们正感人手太少。”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因此我带来了一十二个女婢，听候姊姊差遣。”

朱若兰道：“怎么，她们还没有散去？”

赵小蝶道：“已然散了一半，小妹再晚到半日，我那贴身四婢即将率领一部份不愿散去的女婢，回到百花谷去了。”

朱若兰道：“那很好，把她们安顿下来，先让她们休息一日。”

赵小蝶道：“不用休息了，小妹已作主把她们分配成四组，各负一方地区的安危职司。”

朱若兰道：“你瞧瞧这个和尚。”

赵小蝶凝目望了一阵，道：“除了黑一些，似是和其他和尚没有不同。”

朱若兰道：“我是要你瞧他的来历，这些和尚，都来自天竺国，武功十分诡奇，还可对付，但他们每个人似乎都习有一两种奇怪的武功，什么号令鼓锣，改容大法，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赵小蝶道：“姊姊不用急虑，小妹既然来了，自当尽我全力，助姊姊对付他们。”

朱若兰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暂把这和尚带下去，放了那三位无辜的人，小心看守，别让他再逃离此地……”

目光一转，望着赵小蝶，道：“小蝶妹妹带来了十二个女婢，增强了咱们不少实力，老前辈近来一直未得休息，也可借此机会，养息一下了。”站起身子，带着赵小蝶和沈霞琳，起身而去。

杨梦寰把黑衣和尚送入石室，放了三个少年，回到自己书房，盘坐休息，想到陶玉嫁祸手法的恶毒，那里能够入定，直到天色入夜时分，才澄清了心中杂念。

坐息醒来，已经是初更时分。

只见沈霞琳坐在身边，旁侧放了一个盛装饭菜的木盒。

沈霞琳阵出右手，打开木盒，说道：“吃晚饭时，你正在入定，我不忍

叫你，只好让你吃点冷饭菜了。”

杨梦寰道：“不要紧。”拿过碗筷，冷饭冷菜的大吃起来。沈霞琳旨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冷饭，才放下碗筷，忍不住嗤的一笑，道：“早知你如此爱吃冷饭，以后就留下冷饭给你吃了。”

望望天色，接道：“该去了，兰姊姊有事找你。”

杨梦寰道：“找我什么事？”

沈霞琳道：“我不知道，这几日中，我瞧兰姊姊似有满腹心事，愁锁眉尖，见她时，不要惹她生气啊！”

杨梦寰站起身子，抖抖衣衫，直向朱若兰房中行去，只见房门半开，烛火高烧，朱若兰对着烛光出神，当下轻轻咳了一声，抱拳一礼，道：“姊姊叫我么？”

朱若兰道：“嗯！你进来，我有活跟你说。”

杨梦寰应了一声，缓步行入室中，道：“兰姊姊有何吩咐？”朱若兰指指对面的木椅说道：“你坐下，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而且今夜里非要说个明白不可。”

杨梦寰道：“姊姊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就是，为什么竟用商量二字。”

朱若兰举手理一下鬓边长发，缓缓说道：“只要能和你商量个结果出来，那已经算是不错了。”

杨梦寰听她语气，看她神色，已沈出兹事体大，非同小可，沉吟了一阵，道：“姊姊请说吧！只要小弟力能所及，决不推辞就是。”

朱若兰道：“事情你是一定能够办到，只是你肯不肯答应而已。”

杨梦寰道：“关于那一方面？”

朱若兰道：“好吧，纸里难藏火，早些使你心中明白也好……”

语声微微一顿，道：“你看到过赵小蝶了？”

杨梦寰心中一凛，暗道：就怕她谈起此事，果然就谈起此事，沉吟了一阵，点点头，道：“看到了。”

朱若兰道：“你准备怎么办？”

杨梦寰苦笑一下，道：“什么事啊？”

朱若兰道：“你不用和我装迷糊了，唉！男女间很多事太过微妙，连我也想不明白！……”

杨梦寰接道：“琳妹妹很贤淑，她本是什么也不懂，但这几年来，却很用心去学烹饪之术，姊姊这几日吃过她作的菜了，虽是几样小菜，但却烧的味道很好。”

朱若兰道：“我吃过果然不错。”

杨梦寰又道：“红妹妹断去了一条臂，但她仍是不肯休息，除了帮忙琳妹妹忙着厨中事情之外，还要兼顾女红，一双手能绣出龙凤奇花，难得有一阵清闲，亦伴在家母身前，侍奉长辈，克尽孝道。”

朱若兰道：“李瑶红生性很野，想不到气质竟能变化得如此快，实在是难得的很。”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姊姊，小弟何幸，能兼得鱼与熊掌，两房贤妻，各极美艳，而且一般温婉娇柔，下愚如小弟者，享此齐天之福，当真是兢兢业业，难以安下心来。”

朱若兰道：“你在教训我？”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不敢。”

朱若兰冷冷说道：“我问你，既然是你已经满足了闺阁之乐，为什么在你们水月山庄中，替我安排一间雅室，难道这都是作给我看看的么？”

杨梦寰料不到她会一下子扯到了自己头上，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都是琳妹妹等胡闹，小弟怎敢生此妄念。”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那么在这里为我设下此房，全是琳妹妹她们的主意了，你是既不知道内情，亦未同意，是么？”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这个，小弟倒是事先知晓。”

朱若兰道：“那你为什么不阻止她们胡闹。”

杨梦寰道：“这个，这个……”只觉这事很难说的清楚，这个了半天，还是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朱若兰两道冷电一般的目光，逼注在杨梦寰的脸上，仍是在等他答复，只瞧得杨梦寰缓缓垂下头，不敢再和朱若兰目光相触。

这尴尬的场面，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朱若兰才轻轻叹息一声，正容说道：“杨兄弟！陶玉未死，而且又练成‘归元秘笈’上的武功，他为人的恶毒，阴沉，使刚刚平静下来的武林纷扰，又掀起了一场风波，最为可恨的是，他竟然勾引了天竺恶僧，阴谋嫁祸，使我们鹬蚌相争，他好坐收渔人之利，目下形势已成，颇有回天乏术之感。”

杨梦寰叹道：“姊姊先天之忧，使小弟敬眼的很。”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我么？一个女流，而且又早已勘破了尘俗烦恼，江湖上谁为雄长，与我何干，我可以在天机石府那险要山谷之中，设下重重埋伏，建一座世外桃源，与世隔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大都是为你牵累……”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杨梦寰你自己感觉着我对你有情呢？还是无情？”

杨梦寰道：“姊姊对我杨梦寰情如海深，恩比天高。

……”

朱若兰接道：“你可是由衷之言？”

杨梦寰道：“字字出自肺腑。”

朱若兰道：“嗯，那你要如何报答我？”

杨梦寰道：“姊姊只管吩咐，要我滋剑自绝，决不敢易绳吊颈。”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兄弟，我不是要你怕我。”杨梦寰道：“小弟是感恩莫铭，但愿有以相报。”

朱若兰道：“听我的活，好好对待赵小蝶，你就算报答了我……”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她情所钟、一心系你，五年来游戏江湖，以多情仙子自居，但她始终未能遇上一个心爱情郎，你可以容下李瑶红和琳妹妹，为什么不能再多一个赵小蝶，何况，对付陶玉，依仗她之处甚多，你不能大伤她的心，如是她伤情生变，我也没有力量收拾残局，我知道你的为人，外貌谦和，内心刚烈，不愿别人目你为依赖脂粉娇妻的软丈夫，唉！其实，那都是妒恨中伤的流言，他们内心中真正对你却是羡慕万分。”

杨梦寰面现难色，起身抱拳说道：“姊妹容小弟想想再说，好么？”转身向外行去。

朱若兰冷喝道：“回来！”

杨梦寰依言转回身，说道：“姊姊还有什么吩咐！”

朱若兰道：“我不是为了你一个人……”

杨梦寰道：“我知道，姊姊是为整个武林着想。”

朱若兰道：“你明白就好，……”语声微微一顿，道：“告诉我，你几时答复我？”

第三十一回 移魂大法

杨梦寰对朱若兰替自己与赵小蝶撮合之事，甚难答复，只得道：“三日之后答复姊姊如何？”

朱若兰道：“太久了。”

杨梦寰道：“至少也要两天时间。”

朱若兰道：“你要仔细想个明白，别说出了心中又生出后悔之感。”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明白，姊姊还有什么吩咐么？”朱若兰道：“没有了，你去吧。”

杨梦寰欠身一礼，转身出门，直回到自己书房之中，随手掩上房门，也懒得再点火，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他心有所思，难以静下心来，好不容易坐息片刻，天色已经大亮，当下站起身来，信步离室，直向庄外行去，他有了上次的经验，心中虽有所思，也是不敢大意，一边走一边留心着四下的动静。

突然间，一阵急促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抬头看去，只见赵小蝶衣袂飘飘，正在追赶一黑衣蒙面人。

杨梦寰身子一闪，隐到一株大树之后，暗道：这人青天白日之下，还蒙着面孔，不知是何用意，擒住他问个明白才是。

正待闪出身来相助，忽听娇叱一声，赵小蝶身子凌空而起，捷如鹰隼，扑了下来，那蒙面人奔行虽然很快，但仍是无法逃避开赵小蝶扑击之势，闷哼一声，被赵小蝶击中穴道，一跤摔倒地上。

杨梦寰闪身而出，道：“好俊的身法。”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杨兄见笑了。”

杨梦寰伸出手去，拉开那人脸上黑布一瞧，登时为之一呆。

赵小蝶目光一掠杨梦寰，问道：“你认识他么？”

杨梦寰点点头道：“认识，他是……他是……”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既然相识，你们也该好好的谈谈，我还要到别处瞧瞧。”说罢、转身而去。

杨梦寰一掌拍活那人穴道，说道：“师兄怎会到此。”那人低声道：“一言难尽，我要找杨师弟，希望你能不念旧恶。助我救一个人，不料被那姑娘识认作奸细……”

杨梦寰道：“师兄既是有事要寻小弟，何不堂堂正正而来，为何要用黑布蒙在脸上？”

那大汉道：“师弟此刻名震江湖，天下武林同道，有谁不知师弟大名，如果我堂堂正正的登门造访，只怕难以得见师弟。”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杨梦寰岂是这等人么，分明是有意搪塞。

但他为人忠厚，虽然心有所疑，也不当面揭穿，淡然一笑，道：“这也罢了，师兄适才言道，要小弟相助你救个人，不知是救那一个？”

那黑衣人道：“师弟已非昆仑门中人，小兄此来，只是想以私情相求。”

杨梦寰对那黑衣大汉抱拳一揖，道：“小弟出生昆仑门下，怎敢忘本，师兄有事但管吩咐，此地不是谈话之处，请入水月山庄一坐吧！”

这黑衣人正是昆仑派掌门人玉灵子门下首座弟子黄志英，昔年杨梦寰被玉灵子逐出门墙，不认他为昆仑门下弟子。

黄志英抬头望望天色，道：“好！师弟盛情，小兄就叨扰一次了。”

杨梦寰道：“自己师兄弟，这话未免是大客气了。”

黄志英道：“唉！师弟此刻天下闻名，如论在江湖上的声望，小兄固是难及万一，就是昆仑派也是难和师弟比拟。”

杨梦寰道：“师兄言重了。”当先带路，直入水月山庄。沈霞琳正在庭院之中，瞥见杨梦寰和一个黑衣人并肩而来，急急迎上去。

杨梦寰笑道：“琳妹妹，还认得黄师兄么？”

沈霞琳打量黄志英一眼，急急说道：“怎么不认识，师兄你好啊！”说话之中，盈盈拜了下去。

黄志英急急还了一礼，道：“沈妹妹，小兄如何敢当。”沈霞琳道：“大师伯我见过了，我师父他老人家好么？”黄志英道：“慧真师叔很好。”

杨梦寰道：“掌门师尊好么？”

黄志英道：“小兄此来，就是为掌门师尊的事。”

杨梦寰停下脚步，道：“怎么一回事？”

黄志英道：“掌门师尊此番东来，带了小兄和另外三个弟子，在距离两百里外，突然失踪不见，小兄费时五日踏遍方圆数十里每一寸地方，始终找不到师尊和三位师弟。”

杨梦寰道：“有这等事吗？”

黄志英道：“小兄想来思去，除了找寻师弟之外，别无他途，因此，不揣冒昧，还望师弟不念旧恶，助小兄一臂之力。”

杨梦寰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这件事当真是有些奇怪了。”

黄志英道：“如果简简单单的事，我也不敢来麻烦师弟了。”

杨梦寰道：“师兄先请客室待茶，小弟还要细聆教益。”抱拳把黄志英让入厅中。

沈霞琳落后两步进门，手中已捧着香茗。

杨梦寰端起茶杯，道：“师兄请用茶。”

黄志英喝了一口，放下茶杯，道：“师弟可有空暇？”

杨梦寰道：“掌门师尊突然间行踪不明，小弟纵然无暇，也得去查个明白。”

黄志英心中似是甚急，起身说道：“不知几时可以动身？”杨梦寰道：“掌门师尊失踪，自是难怪师兄心中焦急，不过，节情已经发生，师兄急亦无用，此事恐非小弟一人力能所及，最好能和家岳商量一下。”

沈霞琳接口说道：“我去请李伯伯来。”转身出室而去。黄志英道：“李老前辈也在此地么？”

杨梦寰道：“百丈峰陶玉大败之后，武林中原有一段沉静时日，却不料陶玉勾结了天竺妖僧，数度侵犯水月山庄——”

说话之间，沈霞琳已带着李沧澜缓步而入。

杨梦寰，黄志英齐齐起身，长揖拜见。

李沧澜挥手说道：“你们请坐……”当先在一张大师椅上坐了下去，接

道：“玉灵子剑术精绝，决非普通之人能够谋算，……”两道炯炯目光，逼注黄志英的脸上，接道：“可否把令师失踪的事，详尽述说一遍？”

黄志英略一沉吟，道：“晚辈随家师东来，问行中还有三位师弟，夜宿客栈，因一路奔走，那一夜晚辈甚觉困倦，醒来时，家师和三位师弟已经不见。”

李沧澜沉吟良久，才缓缓说道：“这样简单么？”

黄志英急道：“如若晚辈说的谎言，那就不会如此简单了。”

杨梦寰沉默不语，一切事似乎都要李沧澜去作主。

李沧澜望了黄志英一眼，缓缓说道：“事情确有些奇怪，以那玉灵子武功之高，竟然会无声无息的被人掳去么？”

这时，突见一个身着黑衣，足登多耳麻鞋的人，奔近厅门之处，急急说道：“有人来了。”来人正是川中四丑的老大。

杨梦寰霍然起身，直向庄外奔去。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灰袍中年和尚，直向水月山庄行来。杨梦寰缓步迎了上去，道：“大师有何贵干？”

那和尚打量了杨梦寰一眼道：“求见朱若兰姑娘。”

杨梦寰道：“在下杨梦寰，什么事告诉我也是一样。”

那和尚打量了杨梦寰一阵，道：“你是杨梦寰？”

杨梦寰道：“不错，大师父来自何处？”

那和尚摇摇头道：“在下奉命而来，不便多言，这里有绘图一幅，敬请转交朱若兰姑娘，要她按时赴约。”

说罢，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幅白绢，丢在地上，转身而去。杨梦寰拾起白绢，只见绢上画着一座突起的高山，山下有一道小溪，山腰、山根，都长满了古松，但山顶之上，却是一片平阔之地，写道“不见不散”四个小字。

瞧过绢上图画，再抬头瞧那和尚，却是早已走得不见。

那和尚既是指明了要给朱若兰，杨梦寰自是无法作得主意，拿起了白绢，直奔朱若兰的闺房。

朱若兰正在和赵小蝶对坐轻谈，看杨梦寰行了进来，齐齐起身相迎。

杨梦寰道：“姊姊隐息天机行府时，清闲逍遥，但一出现江湖哄动四海，麻烦也接踵而至。”

朱若兰道：“什么事啊？”口中说话，两眼却盯注了杨梦寰手中的白绢。

杨梦寰缓缓把白绢递了过去，道：“姊姊自己瞧吧！”

朱若兰接过白绢瞧了遍：道：“有人约我在图上所示的山峰相见，旁侧既有说明，那是不难找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什么人送来的？”

杨梦寰道：“一个和尚，看样子又是天竺僧人。”

朱若兰点点头，道：“也许他们来了主脑人物，我去会会他们也好。”

赵小蝶道：“姊姊一个人之力，武功再好，也是双拳难敌人多，小妹和你同行如何？”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你带来了许多助手，只要不是陶玉亲来，防守此地，那是绰绰有余了……”目光转到杨梦寰的脸上，道：“你去告诉令岳，小蝶妹妹带来的花娥，全都听命于他，要他小心防守水月山庄，任何事情，都等我们回来之后再作决定，琳妹妹留此助他，我和小蝶妹妹在庄外等你。”

杨梦寰应了一声，转身出室而去，告诉沈霞琳好好招待黄志英，暂时不要他离开，并代为转告李沧澜，简略收拾了一下，带上宝剑出庄而去。

到达庄外，朱若兰已和赵小蝶先在等候。

三人一起上道，按图索骥，急急赴约而去。

半夜紧赶，二更时分已找到山峰之下。

此际明月在天，光洁如水，朱若兰道：“杨兄弟存峰膘等候，如有变，也好接应。”牵着赵小蝶联袂登上峰顶，只见八九个黑衣和尚，演七竖八的躺在峰顶之上。

朱若兰对来自天竺的奇诡武功，并无丝毫轻视之意，陡然停下了脚步，四下瞧了一阵，说道：“小蝶，天竺武功，奇中蕴正，而且异法奇术，非我中土可比，你要小心一些，不可大意。”

赵小蝶道：“小妹记下了。”

朱若兰两道目光，缓缓由躺在地上的和尚脸上扫过，道：“小蝶，你说这些人是死的还是活的？”

赵小蝶道：“我瞧瞧看。”伏下身子，伸出右手，按在一个和尚的口鼻之上，良久之后，才摇头说道：“奇怪呀！”

朱若兰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我瞧他们不像死人，可是气息似是已经绝了。”

朱若兰四顾了一眼，道：“他们应该都是活的才对……”赵小蝶接道：“既是活的，何以竟然装死？”

朱若兰道：“如果咱们能够下得狠心，借此机会下手，点了他们的死穴，他们如想活回来，那就是大难之事了。”

赵小蝶摇摇头，道：“兰姊姊说得甚是，不过小妹自信，任何装作死去的人，也不易逃过小妹的查看，但这些和尚，不但气息已绝，心脏也停止跳动了。”

朱若兰飞起一脚，踢在一个和尚身上，那和尚被踢，连翻了七个滚，仍然是僵直而卧，动也未动一下，不禁心中也动起疑来，暗道，难道这些人当真是死了不成，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啊。

但闻赵小蝶说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约咱们来此，消息泄露，被人先行赶来，在这峰顶之上，设下埋伏，出手伤了这几个和尚……”

朱若兰道：“不对。”

赵小蝶道：“为什么？”

朱若兰道：“如是他们为人所伤，怎的不见一处伤痕呢？”赵小蝶道：“也许他们和我们一般心意，出手点了这些和尚的死穴。”

朱若兰道：“不论他们是死是活，咱们既然来了，总该等等那约咱们来此之人。”

赵小蝶道：“如果就是这些和尚呢？”

朱若兰摇摇头，道：“就是他们真的是死人，但每人衣着，颜色，都是下样，自然是身份一般，决不是那约咱们来此的人。”

赵小蝶心中虽然不赞同，但却不敢出言反驳，举步向峰顶正中行去，一面说道：“借此刻时光，小妹瞧瞧这峰顶之上，是否可以设伏。”

朱若兰点点头，道：“瞧仔细一些，咱们不能有丝毫大意。”赵小蝶这些年来，在江湖之上游荡，对江湖的风险，早已了然甚深，和昔年初出百花谷时的懵然天真，已是大不相同。

她绕着山峰边缘，走了一周，不见有埋伏之人，才缓缓走了回来，道：“姊姊，就是这几个和尚，江湖上阴险鬼诈，无所不有，小妹之见，那首脑

之人，可能就在这几人当中。”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这些年来，你变的比姊姊还要强些了，这见解，确实高人一等，咱们仔细查查这些黑衣和尚，有没有可疑人物。”

赵小蝶道：“不用查了。”

朱若兰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无论这些人用的什么方法，心机，咱们给它个一体诛绝，如若是死人，那也不在乎，咱们再点他一次死穴，如若是活人，咱们把他一体处死，不管他们要用什么诡计，都是白费心机了。”

语声甫落，突闻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好恶毒的手段。”朱若兰转头望去，只见一个全身白衣，头戴白色高帽的怪人，站在峰边一座大石之上，明月照着他一身怪异的装束，看上去更显得阴气森森。

赵小蝶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那白衣人缓缓向前走来，一面说道：“两位中那一位是朱若兰朱姑娘？”

朱若兰道：“我，阁下有何见教？”

那白衣人缓缓行近到赵小蝶和朱若兰的身侧，对着朱若兰抱拳一礼，道：“今日幸会朱姑娘。”

赵小蝶缓缓提起右手，道：“你定是这些人中的首脑了？”朱若兰伸手拦住了赵小蝶，道：“阁下可是来自天竺么？”那白衣人一伸手，脱下了头上的白色高帽子，露出青光的头皮，道：“在朱姑娘的面前，小僧不敢说谎，贫僧虽是由天竺来此，但却非天竺国人。”

朱若兰听他说话流畅，当下说道：“你是中土人士？”

那和尚道：“贫僧在嵩山少林寺中剃度，十五岁远行西藏，在天竺住了一十八年。”

朱若兰道：“是了，你在天竺住了一十八年，所以，就帮助天竺国和中原人物为敌了。”

月光下只见那和尚方面大耳，只是双颧高突，把一张富贵之相，完全破坏。

只听他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误会了，就因贫僧亦是中土人士，所以才约姑娘到此，有几句良言相劝。”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什么事？”

那和尚微微一笑，道：“贫僧等此来中原，姑娘想已知晓内情了。”

朱若兰缓缓说道：“不知道。”

那和尚道：“姑娘是真不知道么？”

赵小蝶冷冷说道：“你这人怎么这样罗嗦。”

那和尚转头望了赵小蝶一眼，道：“这位姑娘是什么人？”朱若兰忍下心中怒火，淡然一笑，道：“她叫赵小蝶。”

那和尚轻轻叹底一声，道：“大国师只知朱姑娘之美，艳绝人寰，却不知赵姑娘竟也是如此动人。”

赵小蝶道：“臭和尚，你在胡说什么？”扬手一掌，拍了过去。

朱若兰右手一伸，拦住赵小蝶道：“不可造次。”目光转到和尚脸上，接道：“天竺国中甚多高僧纷纷进入中原，究是为了何故，可是想在武林中争上一席之地么？”

那和尚摇摇头道：“不是，天竺国师，富可敌国，中原风物虽好，也未

必能动他之心，至于名位二字，他已是天竺国师，那是用不着再到中原争名了，此次遣人进入中原全是为了姑娘。”

朱若兰心中暗骂道：六根不净的臭和尚！口里却说道：“为了我？那就奇怪了，我和他素不相识，遥隔万里，他怎会为了我呢？”

那和尚哈哈一笑，道：“这话倒也不错，如非中原有人，把姑娘的形貌，绘制在白绢之上，送往天竺国，那大国师绝不知世间竟有姑娘这般的美人。”

赵小蝶道：“什么人绘制了我兰姊姊的图像？”

那和尚道：“陶玉。”

赵小蝶冷哼一声，道：“又是他。”

那和尚按道：“大国师见得姑娘图像，惊为天人，贫僧还不相信世间确有其人，今日一见，才知那美人画像还难及姑娘万一。”

朱若兰暗暗吁了一口气，按下心火，道：“因此，他就遣派高手，进入中原。”

那和尚道：“何止是遣派高手，就贫僧所知，他本人亦将亲自赶来……”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那大国师，不但武功高强，胸罗奇术，更是人所难及，贫僧在那天竺国住了一十八年，深知内情，决非胡言。”

赵小蝶道：“那我们就把你宰了，再找那大国师算账。”呼的一掌劈出。

那白衣和尚纵身避开，突然举手互击了三掌。

只见躺在地上的八个和尚，齐齐挺身而起，团团把赵小蝶和朱若兰围在中间。

赵小蝶环扫了四下群僧一眼，道：“你还有什么能耐？”

那白衣和尚哈哈一笑，道：“单以武功而论，咱们中土和天竺，也许是各有所长，但天竺国有很多奇异之术，那就非中原武林人物所能思议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你是说这些人装死的功夫？”

白衣和尚道：“天竺国的瑜珈术，如是有了成就，可以埋在水土之中，十日半月毫无损伤。”

赵小蝶冷冷说道：“如若以我之意，趁他们装死之时，就点了他们的死穴，此刻也无人会帮助你了。”

白衣僧人笑道：“在这山沿四周，除了贫僧之外，还潜伏有很多高手，如若两位姑娘真下毒手，只怕亦难得逞。”

赵小蝶望了朱若兰一眼，道：“姊姊，我不信天竺国的武功奇术能强过我们中原很多，你替我掠阵，我来试试。”

也不待朱若兰答话，双掌齐出，分向身前两个黑衣和尚攻去。

她说打就打，出手快如闪电，两个黑衣和尚封架不及，齐齐向后跃退数尺。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天竺奇术，只此而已么？”口中说话，双手却连环劈出，分向群僧攻去。

八个黑衣和尚，被赵小蝶快速的掌势，分别攻击，迫的群僧闪避还击，绕着两人团团乱转起来。

朱若兰一直站着不动，看着赵小蝶和群僧动手。

但她这站着不动，却是大大的防碍了赵小蝶的手脚。

那白衣和尚冷冷的站在一侧，看着赵小蝶攻出的拳掌，亦无出手相助之意。

赵小蝶连攻了出二十四招之后，见仍不能伤到那些黑衣和尚，不禁心

头火起，低声说道：“姊姊你退出圈外好么？我要在一百招内，将这八和尚一齐打死。”

朱若兰道：“不要慌，我还要问那白衣和尚几句话。”

赵小蝶心中暗道：为什么不等到生擒他之后再问呢？但双手却依言停了下来。

朱若兰望着那白衣和尚道：“要他们退开一些，我有话问你。”

那白衣和尚哈哈一笑，道：“姑娘吩咐，贫僧是无不遵办。”语声微顿，接着又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四周的黑衣和尚，立时齐齐向后退去。

朱若兰望了四周那些黑衣和尚一眼，道：“他们可听懂我说的话？”

白衣和尚道：“不懂。”

朱若兰道：“那很好，你是少林门中何字排辈？”

白衣和尚沉吟了一阵，道：“我已离少林一十八年，往事已过，不说也罢。”

朱若兰道：“那我们如何称呼你？”

白衣和尚略一沉吟，道：“姑娘叫我白衣老二就是。”

朱若兰眨动了一下圆大的眼睛，道：“白衣老二，这名字很奇怪，那里像一个和尚的名字。”

白衣和尚笑道：“这是天竺文翻译出来的名字，其中自有道理，这道理只是姑娘不知内情罢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不论你是白衣老二也好，白衣老大也好，今天你就别想生离此地了。”

白衣和尚摇摇头道：“两位姑娘武功高强，贫僧进得中原，早已有了耳闻，但今宵情势不同，俗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逞一时豪强，落得终身大憾……”

朱若兰接道：“你既是生长在中土之人，为何要甘为异族驱使，何不弃暗投明……”

白衣老二摇头笑道：“那大国师如若是那等简单人物，贫僧也不会在天竺一住十八年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姊姊，这人执迷不悟，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我先把他宰了再说。”

语未说完，已纵身而起，直向那白衣和尚扑去。

白衣老二身躯突然向旁侧一闪，避了开去道：“两位姑娘，可想见识一下天竺奇术么？”

赵小蝶道：“什么奇术？”

白衣老二举手互击一掌，说道：“两位姑娘可是真要见一下天竺奇术么？”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小蝶，咱们瞧瞧他们耍些什么花样，小心一些了。”

赵小蝶道：“我不信世上真有什么邪法。”

朱若兰道：“我也不信，所以咱们今夜要见识见识。”

只听那白衣老二口中念念有词，讲的都是天竺语文，两人也听不懂。

赵小蝶暗中运集了天罡指力，凝神戒备。

只见那退下去的八个黑衣和尚，突然脱去了身上的黑袍，露出了一身彩色鲜明的衣服，八个人分穿着不同的颜色，缓缓向两人身前逼来。

每个和尚手中，都拿着一个明亮的铜镜，月光耀照下闪闪生辉。

赵小蝶目光转动，扫视了八个和尚一眼，忽然生出一种困倦的感觉。

朱若兰低声说道：“久闻天竺有种移魂大法，今日咱们或已遇到，快些坐下，姊姊要自行一试定力如何？”

赵小蝶道：“我瞧了八人一眼，忽生困倦之感，姊姊别瞧他们就是。”

说话之间，两人已盘膝坐了下去，八个和尚团团围在两人四周，不住幌动手中铜镜，月光由镜中反射，不住在两人脸上闪动。

朱若兰暗施传音之术，低声说道：“对天竺的奇异之事，姊姊所知不多，有一种‘移魂大法’却是传诸中原甚久，百年之前，那‘移魂大法’曾在中原武林道上享誉甚隆，但不久却又日渐衰微，近年中，已是不再听人讲起，一种奇术破败如此之快，定然是有它的缺点，妹妹看了他们一眼，忽生倦怠之感，正是中了‘移魂大法’之证，快些调匀真气，扫清灵台，姊姊替你护法。”

赵小蝶也施展传音之术，答道：“多谢姊姊美意，小妹此刻困倦已消……”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如若咱们此刻反击，突然出手，不难在一举间先伤四人，余下四人，就不难一举歼灭了。”

朱若兰道：“不可妄动，我们以静观变，瞧瞧天竺奇术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对付那大国师，才不致手忙脚乱。”

这几句话，用意深远，赵小蝶听得大为敬服，说道：“姊姊深谋远虑，实是常人难及。”

两人都用传音之术交谈，盘膝而坐，各运罡气护身。

朱若兰待真气调息均匀之后，才睁开眼睛，瞧了那些和尚一眼。

只见八个和尚，各执铜镜，不停在两人脸上照射，不知在闹什么鬼，朱若兰心中自忖道：天竺奇术，至此而已，那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且说杨梦寰在峰腰等了良久，不见朱若兰和赵小蝶下来。

不禁急了起来，暗道：难道两人被困峰顶不成，我该上去瞧瞧才是。

心念一转，举步登峰。

上得峰顶，只见朱若兰赵小蝶膝闭目而坐，周围七八个黑衣僧人，手执铜镜，不停在两人脸上照射，心中大为奇怪，暗道：难道那铜镜真有夺人魂魄的威力不成，何以不见两人出手反击。翻腕抽出长剑，大声喝道：“两位不要惊慌。”仗剑向前冲去。

他心想两人如是被困那里，这一声大喝，定可使两人精神振奋一些。

这时，那白衣和尚，正在袖手而观，听得杨梦寰大喝之声，探手从怀中，拔出一支银笛，迎了上来，拦住去路，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杨梦寰道：“杨梦寰。”长剑一起“迎门三击浪”，剑尖闪起两朵银花，直向白衣和尚刺了过去。

白衣和尚银笛一起，挡的一声，封开了杨梦寰的长剑，反手抢攻，点出三笛。

杨梦寰心中暗道：天竺和尚武功竟都不弱，挥剑封笛，三笛来，三剑挡。响起了三声金铁脆鸣。

那白衣和尚和杨梦寰三招硬打过后，突然收笛而退，冷冷说道：“你是那‘水月山庄’的杨大侠了？”

杨梦寰道：“不错，区区正是杨某。”心中却暗道：此人怎知我的姓名？

那白衣和尚冷冷说道：“阁下如若死了之后，那两位姑娘即可归依我大国师了。”

杨梦寰怒道：“你胡说的什么话，朱、赵两位姑娘，乃是中原武林最为敬重之人，于我杨某何干？”

白衣和尚笑道：“你可是认为贫僧久未回中原，对中原情势一点也不知道么？朱若兰对你芳心早属，你如战死，她既心无所倚，那时我大国师自是易获芳心。”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定是陶玉的鬼计，今日必得生擒此俗，问个明白不可。

偷偷看去，只见朱若兰和赵小蝶，在群僧环绕之下闭目而坐，似是被一种奇术所困，心中大为不安，忖道：朱姑娘修为深厚，或是要存心一试天竺奇术威力，故而未曾出手，但那赵小蝶却难有这份耐心，难道两人，当真已在天竺奇术之下，失去了主宰自己之能么？一念及此，顿觉热血沸腾，陡然一振长剑，直向白衣和尚刺去。

白衣和尚挥笛架开杨梦寰的长剑，冷笑一声，道：“我对两位姑娘手下留情，但对你却是不用顾虑你的生死了。”

杨梦寰也不答话，凝神运剑，一味抢攻。

他心中明白，如是那朱若兰，和赵小蝶当真的被困于天竺奇术，那也只有先把这和尚生擒之后，才有救出两人之望。

那白衣和尚，初和杨梦寰动手之时，口中不停出言戏弄，手中银笛变化，也十分潇洒自如，但斗到了二十合之后，情势已然大有不同，只觉杨梦寰手中剑势，沉稳中渐增凌厉，自己已被圈入了剑网之中。

待他瞥觉到处境渐危时，已经是后悔已迟。

杨梦寰的剑势，分由网方八面的压了下去。

那白衣和尚手中银笛，已为杨梦寰剑势控制，无能反击。

陡闻杨梦寰大喝一声：“着。”砰的一剑，正击在那白衣和尚的手腕之上。

白衣和尚只觉手腕一疼，手中银笛跌落落地。

杨梦寰剑尖颤动，抵在那白衣和尚的前胸之上，冷冷说道：“你如不想死，就好好的答应我问话，听我吩咐。”

杨梦寰看他一脸狡猾之色，心知不给他一点苦头吃吃，只怕他不肯服贴，暗运腕劲，剑尖一挑，那白衣和尚，登时衣衫破裂，剑尖深入肌肤数分，鲜血顺着长剑，淋漓而下。

那剑尖所抵之处，正是一个人的心脏要害，不论武功如何高强，如被刺中，也是必死无疑。

面临着生死关头，那和尚忽然露出恐惧之情，缓缓说道：“杨大侠要问什么，在下是知无不言。”

杨梦寰目光一掠朱若兰和赵小蝶道：“她们怎么了？”

那白衣和尚道：“被移魂大法所困，至多睡上一觉，别无伤害。”

杨梦寰冷笑道：“她们如有毫发之伤，自有你替她们偿命。”

白衣和尚急道：“她们毫发无损，只是受一种催眠之术所困。”

杨梦寰迫：“什么人要你来和我们作对？”

白衣和尚道：“贫僧奉那大国师之命而来。”

杨梦寰道：“天竺大国师，距中原遥遥数万里千山万水，如何知道中原

之事，定然有人蛊惑于他了。”

白衣和尚：“这个贫僧就不大清楚了。”

杨梦寰道：“她！那我就挖出你的心肝瞧瞧，你是否真的不知。”

白衣和尚急急说道：“贫僧真的不知详情，听说是一位姓陶的送了他几幅绢画，画上就是那位姑娘，才引动我们国师东来中原之心。”

杨梦寰心中暗道：大约他只知这些。遂不再问，搬转话题，迫：“如何才能救了两位姑娘？”

那白衣和尚道：“如若她门都被那移魂大法所制，只怕是必得睡上一觉才成。”

其实，朱若兰和赵小蝶，内功精湛，都未为那移魂大法所困，神志仍然十分清醒，听得两人答问之言，心中暗笑，故用传音之术道，“小蝶，准备出手了，这移魂大法也不过如此，那也不用再试他了。”

说话之间，暗运功力，施用“弹指神通”武功，右手屈指一弹，一缕暗劲飞去，震飞了一个和尚手中的铜镜。

赵小蝶挺身而出，左手遥拍一掌，右手发出了天罡指力。

八个和尚，只道两人已为那移魂大法所困，却不料两人陡然挺身施袭，一时间手忙脚乱，不知该如何应付。

朱若兰、赵小蝶在群僧忙乱之中，连发指力，施出奇招，掌拍指点，片刻间，八个黑衣和尚，尽为两人点中了穴道。

杨梦寰正为二女担心，忽然见她门挺跃而起，连发掌力，尽伤八个执镜的黑衣和尚，不禁对白衣和尚微微一笑，道：“怎么？你们那移魂大法，失去了效用么？”

那白衣和尚呆了一呆，道：“这就奇怪了？”

杨梦寰看他脸上的茫然之色，并非装作，以不再多问，伸手抓注了那和尚脉穴，冷冷说道：“你如想活下去，那就别生妄念。”

这时，朱若兰和赵小蝶已退到了一块大岩石边，并肩而坐。

赵小蝶高声说道：“场兄，把那和尚带过来，我要问问他。”那人台石在这片山顶之上，形势最高，坐在岩石上，可见峰上景物。

杨梦寰把那和尚牵到大岩石之下，低声喝道：“坐下去。”那白衣和尚四顾了随来的群僧一眼，缓缓坐了下去，杨梦寰右手疾出，点了他两臂穴道，退到一个侧。

赵小蝶道：“姊姊问问他吧！”

朱若兰道：“你问他也是一样。”

赵小蝶目光投注到那白衣和尚的脸上，笑道：“那就是你们天竺奇术么、我们算开了眼界……”

语声微顿，忽转冷漠，接道：“和你同来的那些和尚，凡是我伤的，都被我点了死穴，你如是不想死，那就据实答我问话。”

白衣和尚抬头瞧了赵小蝶一眼，道：“问吧。”

赵小蝶道：“你们那大国师现在何处？”

白衣和尚道：“这个贫僧不知，不过他已率领了几个弟子，东来中原，那是不会错了。”

赵小蝶道：“如若他带来之人，个个都和你们一般的酒囊饭袋，那就好对付了。”

那白衣和尚摇摇头，道：“我被他们留在天竺国中，主要是教他们讲咱

们中土语言，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极受隆待——”

赵小蝶道：“我问你他们的武功如何，准问你这些琐碎事了？”

那白衣和尚沉吟了一阵，道：“那大国师的武功，我只见过一次。”

赵小蝶道：“怎么样？有何出好之处？”

白衣和尚道：“那日贫僧在天竺护国寺中后院，听那大国师讲述奇术武功，适有一只飞鹰，从头顶飞过，那大国师抬手一招，那飞鹰应手而下，落在大国师的身前……”

赵小蝶道：“那飞鹰距那大国师有多高距离？”

白衣和尚道：“三丈以上。”

赵小蝶道：“可是暗器击伤的么？”

白衣和尚摇摇头，道：“不是，如是暗器，小僧自信也可办到，那就不足为奇了。”

赵小蝶道：“那也是一种奇术么？”

白衣和尚道：“不是，那该是一种武功。”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若此人所言虚；那大国师的武功果是非同小可。

久未讲话的朱若兰，此刻突然睁开双目，两道湛湛眼神直逼那白衣和尚的脸上，冷冷说道：“你如果不想受苦，那就据实答复我的问话。”

白衣和尚道：“好！朱姑娘有什么活，尽管请问。”

朱若兰冷冷说道：“那大国师现在何处？”

白衣和尚道：“他已动身东来，现在何处，在下是一点不知。”

朱若兰冷冷说道：“你当真不知道么？”

白衣和尚道：“当真不知。”

朱若兰道：“你们分批进入中原，难道就没有联系之法么？”

那白衣和尚沉吟一阵，道：“联系的方法倒有，只是一种绘制的暗记。”

朱若兰道：“好！告诉我，你们联络的方法。”

那白衣和尚道：“此秘一旦泄露，贫僧非被千刀分尸不可。”

赵小蝶道：“但如你不肯说出实话，立时就要尝到那分筋错骨的滋味。”

朱若兰道：“天涯无限辽阔，何处不可以安身立命，你如很怕死，就该借机会退出江湖。”

赵小蝶道：“一个先死，一个后死，先死的是死定了，后死的是还不一定，你自己想想看吧！”

那白衣和尚凝目沉思了一阵，双目盯注在朱若兰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似姑娘这等才貌，如若真被大国师抢了去，实在可惜的很。”

杨梦寰道：“怎么？那大国师生的很难看么？”

白衣和尚道：“不错，生的很难看，和朱姑娘比起来，当真凤凰配乌鸦了。”

朱若兰一皱眉头，道：“快些说出你的联络之法，我耐性有限。”

那白衣和尚果然把和那天竺国师联络的暗号，很详细的说了一遍。

朱若兰抬头望了杨梦寰一眼道：“你记熟了么？”

杨梦寰道：“记熟了。”

朱若兰道：“你脱下他的衣服，自己穿上。”一拉赵小蝶衣袖，双双别过头去。

杨梦寰依言脱下了那和尚衣服，穿了起来，笑道：“两位瞧瞧我像是不像。”

二女缓缓转过头来，打量了杨梦寰一阵，赵小蝶道：“衣服大小，勉强可以，可是你总不能上剃个和尚头啊！”

朱若兰道：“不要紧，咱们依他联络暗号，留下图记，诱那大国师进入绝谷，然后和他决战，此事必得早些解决，而且要转变敌暗我明的力势。”

赵小蝶道：“既然要和他们决战，咱们必得先作一番布置才是。”

朱若兰道：“眼下先要瞧瞧他们的联络暗记是否有效，然后咱们才能布置一处决战之处。”

赵小蝶道：“姊姊说的是。”

朱若兰目光转到杨梦寰的脸上，道：“你可记下了那联络的方法么？”

杨梦寰道：“记下了。”

朱若兰道：“据找推想，天竺来人，只怕已不在少数，而且都是以水月山庄为中心，散布这百里方圆之内，他们地势不熟，能够找到此地，必然要借重我中原武林中人的引导。”赵小蝶道：“这么说来，咱们光要设法不让中以武林同道替他们引路才是。”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那人如若是陶玉手下的人呢？”

赵小蝶微微一怔，道：“姊姊说的不错，那些人既为他们引路，自然是已存心和咱们为难了。”

朱若兰道：“不错，因此，咱们必得好好掌握这次机会不可。”

赵小蝶望了躺在地上的群僧一眼，欲言又止。

朱若兰道：“杨兄弟，你要先行试验一下他们那联络之法，是否真的有用？咱们才能预作部署。”

杨梦寰道：“小弟明白。”

朱若兰道：“多多小心了，”

杨梦寰欠身对朱若兰一礼，转身而去。

赵小蝶道：“这些人如何处置？”

朱若兰道：“姊姊没有陶玉那份杀人的能耐，点了他们的穴道，移放在一处隐秘之地，让他们试试运气吧！”

赵小蝶微微一笑，起身而去，把八个黑人和尚丢入悬崖，指着脱了衣服的和尚，道：“这人该如何处置？”

朱若兰目注那和尚道：“叫你老几好呢？”

那和尚急急说道：“贫僧在少林寺剃度出家之后，曾经取了一个法名。”

朱若兰道：“好啊！你的名字也想起来了，这样说来你还有些不忘宗啦，不知你的法名如何称呼？”

那和尚道：“不敢、不敢，小僧法号心传。”

朱若兰道：“你尚记得自己的出身，法号，那还未尽忘身份——”

语声微微，一顿，按道：“此刻，你如想代罪立功，还有机会，愿不愿意在你，我们决不勉强。”

心传大师突然轻轻叹息一声，四下瞧了一阵，道：“姑娘要在下如何代罪立功？”

朱若兰道：“你如真心悔悟，只要你设法把那大国师等一行高手引入我等指定之处，就没有你的事了。”

心传大师略一沉吟，道：“小僧极愿一试。”

朱若兰道：“小蝶，解开他身上穴道。”

赵小蝶道：“姊姊，他在天竺国一住十八年，早已把咱们传统的信义二

字忘去，说话如何能够相信呢？”

朱若兰道：“我要你解开他的穴道。”

赵小蝶不敢再行多言，站起身子，行到那心传大师身后，解开他身上穴道。

朱若兰挥手说道：“你去吧！此后为敌为友，全在你心念之间了。”

心传大师略一沉吟，转身而去。

赵小蝶望着那心传大师的背衫，一付跃跃欲动的样子，但见朱若兰神情严肃，不敢贸然出手，直待那心传大师背影完全消失，才缓缓回身说道：“姊姊就让他这么去了么？”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要他对我们甘心效忠，必得先让他尝试到那大国师一点苦头才行。”

赵小蝶聪明绝伦，朱若兰稍为一点，立时了然用意所在，微微一笑，道：“姊姊，可是那天竺国师重罚他一顿之后，要他自行投归我等所用。”

朱若兰道：“正是如此，他率领了八个天竺僧侣到此，全军覆没，只有他一人回去，不论他说的如何好听，都难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就算那大国师被他说动，但他们门下弟子的冷言冷语，亦够他受的了。”

赵小蝶道：“姊姊思虑深远，人所难及，小妹几乎坏了姊姊的大事了。”

朱若兰站起身子，道：“咱们也该走了。”缓步向前行去。赵小蝶亦不多问，随在朱若兰身后行去。

且说杨梦寰穿着那和尚身上脱下的白衣，却又想不出朱若兰的用意何在，如不能剃去头上青丝，自是无法扮作那天竺和尚。

下得山峰，找了一处清静所在，坐息了一阵，待天色亮了之后，才起身而行。

行约十余里，到了一处十字路口，杨梦寰打量了四下形势，拔出怀中匕首，在路旁一株巨松之上刻下了暗号，然后，藏在两丈外一株松树之上。

这座十字路，乃是出山入山的要道，杨梦寰刻下暗记不久，已有人行了过来。

但见来来往往之人，大都是樵子脚夫，不见武林中人物，杨梦寰正自感到不耐，忽见一个黑衣人行了过来，望了那记号一眼，停足不行，凝神瞧看起来。

这时，杨梦寰正藏身在一株松树之上，瞧看着树下情形。

只见那黑衣人凝目在松树上瞧了一阵，突然转身而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不知他们那联络图记之中，是否别有暗号，我网的这图之中，是否有错，会不会被他们瞧出破绽来。

心念一转，悄然下了巨讼，先向正东行去。

原来，他奉朱若兰之命而来，在路上留下暗号，以证实那和尚悦出联络图记，是真是假。

那暗记去向，指向一处绝谷。

杨梦寰先行奔向那绝谷处，藏身在一处大岩石之后。

等了约半个时辰之久，果见四五个黑衣大汉，鱼贯向山谷之中行去。

这些人虽然都是穿着中原人的衣着，但仔细看去，立即瞧出，皮肤之色，和中原大不相同。

四五个大汉满脸严肃，一语也不交谈、匆匆进入绝谷之中。

杨梦寰又等了片刻，不再见有人来，也向绝谷中行了过来。

朱若兰只要留下图标暗记，把来人引入绝谷中去，但朱若兰在这绝谷中有些什么布置，杨梦寰却一无所知。

他随后而行，直到尽头，却未再见那四五大汉行向何处，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难道这处山谷，早已作了那天竺来人的秘居不成。

付思之间，突闻一缕柔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杨兄弟，你画得好，那六个人都已伤在我的天罡指下，咱们布置未成，不宜引来强敌过多，有劳你毁去那些图记，我还有要事待办，一分一刻时光都很重要，不和你见面了。”

杨梦寰已听出是朱若兰的声音，流目四顾，却不见朱若兰芳踪何处，心中暗忖道：听她传音之术，兰姊姊的内功，是愈发精进了……。

正在出神之间，朱若兰的声音，又传了过来，道：“此刻时光不早，你还是快些去吧，站在那里出什么神。”

杨梦寰口齿启动，欲言又止，匆匆转身而。

急急奔行到那留下暗记之处，只见一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正在瞧着那留下的图记。

杨梦寰回顾，正好四下不见行人，心中忖道：这和尚大约是天竺来人之一，他既然瞧出了这座图记，势必要杀他灭口。

念转意决，缓步行列那和尚身侧道：“大师父。”

那和尚一转身，杨梦寰右掌已迅如电火般，劈了下来。

那和尚武功不弱，迫急中右手一抬，挡了过去。

蓬然一声，双掌接实，杨梦寰感觉如同击在一块坚冰冷铁之上，震的手腕发麻。

那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也被杨梦寰强猛的内力，震的向后连迟了三步。

杨梦寰略一怔神，立刻迅如电火石光一般，抢攻过去。

那红衣和尚也同时展开反击。

两人展开了一声抢制先机的快攻。

杨梦寰用天罡掌法攻敌，他年来功力大进，同是一套天罡掌，在他用来，威力又是不同。

那和尚习的是大手印，双掌坚硬如认，招招如铁锤击岩一般、恶斗三十合，杨梦寰连出两招奇学，拍中那红人和尚左臂一掌。

那红衣和尚双掌坚如铁石，身上亦似有金钟罩一类武功，虽然杨梦寰掌势击中，竟是没有大碍，但他心中似是已知难是杨梦寰的敌手，不再恋战，转身狂奔而去。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想逃么？”纵身急追。

那和尚一路急奔，转向正南一条道上逃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和尚相貌不似中土人氏，定然是和那天竺大国师等有关，如是被他逃走，岂不是泄去隐秘，不论施展何等手段，亦得把他杀死才行……忖思之间，突听蓬然一声大震，那红衣和尚高大的身躯，突然摔倒在地上。

杨梦寰一吸气，停住了向前奔行之势，凝目看去，才瞧出那和尚的后背，插着一把短剑，深没及柄，端端正正的刺入命门穴中。

不禁暗暗赞道：好准的手法，只见一个乔提竹篮，身着青布裤褂的村女，站在一丈开外处，微笑说道：“杨兄，不认识小妹了么？”

杨梦寰道：“你是赵姑娘？”

赵小蝶道：“不错啊！”

缓步行了过来，伸下拔出地上红衣和尚命门穴上的短剑，就他衣上抹去血迹，右脚一挑，把那和尚的尸体踢入了草丛之中。

杨梦寰笑道：“这和尚练有横练内功，错非姑娘的腕劲，别人实难伤得了他。”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我倒忘记告诉杨兄了，我这里有七把短剑，都是天山千年寒铁所铸，虽不能切金断玉，但却有贯铁穿石之能，虽然他有着可避一般刀剑的横练工夫，但也难挡得这种利刃。”

杨梦寰道：“话虽如此，但姑娘那投剑的手法，腕力，亦非一般人能够作到。”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夸奖了”，目光转在杨梦寰的身上，道：“兰姊姊让你穿这和尚的衣服，用心无非在引起他们注意罢了。”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

赵小蝶突然凝神静听了一阵，道：“有人来了，兰姊姊告诉我，只要能够确定他们是天竺国人，只管出乎杀了他们就是，不过，要设法把他们的尸体藏起来。”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

赵小蝶突然举手一挥，道：“快藏起来，八成是天竺国的来人。”

杨梦寰知她武功强己数倍，目光听觉，都非己所能及，当下也不多言，应了一声，藏起身来。

赵小蝶举手整了整头上秀发，疾快的退后两丈，又缓步向前行来。

第三十二回 天竺怪僧

杨梦寰心知她的用心，无非是希望自己瞧的清楚一些。转脸望去，果见三个黑衣大汉，鱼贯而来。

赵小蝶故意装作不敢瞧看三人，垂下头去，站在道旁。

如是她一直走了过去，也许还引不起三个黑衣人的注意，这一停下，反而使那三个黑衣人留上了心。

只听其中一人叽哩咕噜的说了两句话，三个人一齐停了下来。

赵小蝶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突然举步向前行去。

三个黑衣人突然打了一声呼哨，疾快的散布开去，团团把赵小蝶团了起来。

赵小蝶缓缓把右手伸入了竹篮之中，道：“你们三人好像都到了该死的时辰了！”

三个黑衣人，两个不知她些什么，相顾大笑，但居左一人，却用着中国言语道：“你这丫头骂那个该死？”

右面一人突然伸手向赵小蝶手腕之上抓去，那居中一人，却伸手在抓赵小蝶的竹篮。

那居左一人，听懂了赵小蝶的话，似较持重，竟是未肯出手轻薄。

赵小蝶冷笔一声，疾快的一转娇躯，巧妙绝伦的闪到了那居中黑衣大

汉的身后。

只听那人冷哼一声，一跤跌摔在地上。

居右一人微微一怔，伸手向同伴抓去。

赵小蝶右手一招，道：“你也跟他去吧……”

寒芒一闪，电射雷奔，击中那人前心，尸体一晃而倒！

那居左一人看出苗头不对，突然转身向前跑去。

赵小蝶道：“站住。”右手连扬，两道寒芒飞出，那人突然一屈双膝，跪了下去。

杨梦寰见赵小蝶一击得手，飞身一跃而出道：“姑娘好利害的暗器……”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这几年来，我虽然在江湖上游荡，丢下了武功，但却练成了一种暗器。”

杨梦寰道：“什么暗器？”

赵小蝶道：“是几支短剑。”伸手掀开竹篮。

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那竹篮中，并放着几把寒光闪烁十分锋利的短剑。

只见赵小蝶伸出纤纤的玉指，从两个死去大汉身上，各拔出一支短剑，就着他们的衣服，抹去血迹，入竹篮中，低声说道：“有劳杨兄，把这些人的尸体放入草丛中去。”

杨梦寰应了一声，抓起两人尸体，投入草丛之中。

这时，那跪在地上之人，突然身子摇了两摇，倒在地上死去。

赵小蝶缓缓走到那人身侧，探手从他双膝之上，拔出短剑，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人在三人之中，较为老实一些，我原想留下他一条活口，想不到他竟然也死了。”

杨梦寰看那人所中短剑，虽是双膝弯节更害，但尚不致死去，如今竟然死去，定然是自绝而亡。

赵小蝶抓起那人尸体，投入草丛之中，举手时杨梦寰招了一招，缓步向前走去。

杨梦寰随在赵小蝶的身后，行到一座悬崖下大松之旁。

赵小蝶坐了下去，拍拍草地，道：“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杨梦寰依言坐下，道：“你的暗器手法，有异于常人，出手如雷奔电闪，实是无法让避。”

赵小蝶：“你可是觉得出手太毒辣一些么？”

杨梦寰道：“就目下咱们的处境而论，实是不得不施用毒手。”

赵小蝶：“这是兰姊姊的命令，她说天竺国大批高手，涌来此地，咱们不用手下留情。光杀他们一些，使他们全生畏惧，再作计议。”

杨梦寰气：“正该如此。”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你看我的暗器手法如何？”

杨梦寰道：“迥异寻常，别具一格。”

赵小蝶道：“我已经下了很多年的工夫，这次才出手施用，虽是以暗器手法投出短剑，但个个却别有着一种驭剑的真力，以你功力，也可运用此种手法卜……”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自知才慧定力，都难及得兰姊姊，就算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在武功上超过兰姊姊了，因此别走蹊径，我要在暗器上独

创一格，使之流传后世。”

杨梦寰心中暗道：看来她是成熟多了，已知谦虚之心，口中却说道：“你和兰姊姊各有所长，秋色平分……”

赵小蝶接道：“我如何能和兰姊姊比呢？她是金枝玉叶之躯，才悲冠绝一代，我只配作她的丫头罢了。”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姑娘不用如此，据我所知，兰姊姊不但对你很好，而且她对你的期望很大，你不要辜负她一番用心才是。”

赵小蝶抬起头，望了杨梦寰一眼，幽幽说道：“过去我年纪小，有些糊涂，塑造出一个多情仙子，在江湖上胡作非为，唉！如今年纪这样大了，如何还能这样糊涂呢？我要全力报效兰姊姊，妈妈遗言，我这作女儿的岂能不听。”

杨梦寰道：“那很好，就目下江湖情势而论，除非你和那朱姑娘合力同心，才能维持武林中的平静局面。”

赵小蝶道：“你也很重要。”

杨梦寰道：“附随骥尾，全力以赴。”

突闻嗤的一声娇笑，传了过来，道：“不用这样客气。”

杨梦寰转头望，只见朱若兰面带微笑，站在七八尺外。

她轻功卓绝，已到炉火纯青之境，两人竟然不知她几时赶到。

赵小蝶起身一礼，道：“兰姊姊，适才我杀了三个天竺国人。”

朱若兰道：“不要紧，姊姊已杀了七个人，这次咱们多杀他几个人，先挫挫他们的锐气。”

赵小蝶道：“姊姊可知道他们来了好多人么？”

朱若兰摇摇头，道：“这个我也不清楚了，不过，他们的耳目很灵敏，显然有中原武林人物，居中相助。”

杨梦寰道：“那定是陶玉的人了！”

朱若兰道：“大概是了，他自知目下处境危恶，必得设法使咱们无暇兼顾于他，引得天竺人和咱们作对，他可借机会喘息一阵，再研究也无秘笈和武功……”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他又少算了一件事。”

杨梦寰道：“什么事？”

朱若兰道：“如是他和那天竺国师结为一体，合力对付咱们，只怕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了，他想借人作盾，以求喘息，却正好授咱们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杨梦寰豪气忽生，说道：“击败天竺大国师后咱们再一鼓作气，追杀陶玉。”

朱若兰突然举手一挥，道：“快快藏起来。”

杨梦寰四顾一下，匆匆闪入一座大岩石之后。

朱若兰却一提真气，“纵身而起，飞上一株巨松，隐于枝叶茂密之处。

三人刚刚藏好身子，耳际已响起了衣袂飘风之声，四个黑衣大汉，疾奔而至。

只见那四个黑衣大汉，行色匆忙的回顾了一阵，又转身退了回去。

赵小蝶和杨梦寰同隐在一座大石之后，低声问道：“杨兄，他们怎么来了又去，是何用心？”

杨梦寰道：“这个在下也不明白，也许这几人是开道的先锋。”

赵小蝶道：“那是说，后面还有人来了。”

杨梦寰道：“大约如此。”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但愿早些遇见那大国师，决战一场，也好早些了去这个心愿，全心全力的去对付陶玉。”

杨梦寰道：“咱们已经布置好了么？”

赵小蝶道：“还没有布置。”

杨梦寰微微一怔，道：“兰姊姊不是说要设法调集人手，一举尽歼天竺来人么？”

赵小蝶道：“话虽如此，但对方来的太快，兰姊姊的属下，远在天机石府，我的十二花娥又在水月山庄，调集人手，岂是易事，因此，我想遇上那大国师后，不待兰姊姊出手，我单独和他决战一场。如能侥幸胜了那大国师，也不用这样麻烦了。”

杨梦寰道：“综观近日情势，那大国师似非弱手，如是你万一胜他不了呢？”

赵小蝶道：“我如伤在他的手中，他亦将累的筋疲力尽，那时，再有兰姊姊或你出手，就不难对他了。”

杨梦寰道：“在下只怕是力所难及，兰姊姊如肯出手，自是不难伤他，不过这其间有两个死结，只怕是难以解决。”

赵小蝶道：“什么死结？”

杨梦寰道：“兰姊姊决不会同意你未谋而动的冒险办法此事不能让她知道……”

赵小蝶道：“我如死伤在那大国师的手下，难道她真的不管么？”

杨梦寰道：“问题也就在此了，那大国师一旦临敌，必有很多天竺高手随行相护，你如伤在那大国师的手中，兰姊姊纵然出手，难道那大国师岂肯再以疲累之身，和兰姊姊再行拼斗么？”

赵小蝶道：“不错，这倒是一个难题，看来我这一战，只许胜不能败了……”

突然顿住，侧耳听了一阵，道：“有人来了。”

杨梦寰探头看去，只见两个灰和尚，抬着一张软藤子编成的软榻，软榻上坐着一个身着黄色袈裟的和尚，闭着双目，双手分放在两膝之下，似是在静息养神。

赵小蝶道：“这人派头很大，大约是那国师了。”

杨梦寰道：“我瞧有些不像。”

赵小蝶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那大国师怎么这样年轻？”

赵小蝶仔细瞧了一阵，果然觉着那软榻上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看上去，只不过三十左右。

两人谈话之间，突见那软榻停了下来，那身披袈裟的和尚，转目一顾杨梦寰停身之地，冷冷说道：“什么人？”

杨梦寰听他吐字清晰，毫无口音，心中甚感奇怪。暗道：江湖上尽多奇行怪僻的人，这人也许不是天竺国的和尚。

赵小蝶低声说道：“这人耳目很灵，他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出去瞧瞧他？”

杨梦寰点点头，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大师……”

下面的话还未说出口，骤见那坐在软榻上的和尚右手一扬，一串白芒，疾向杨梦寰打了过去。

来势猛恶，带起了轻轻的啸风之声。

杨梦寰身子一侧，急急又隐入大石之后。

只听一阵劈劈啪啪之声，一串白了尽击在杨梦寰身后的一块青色大岩石上。

白色的佛珠、深嵌在石中，那暗器明明一串飞来，但外面看去，只见一颗。原来，那佛珠一线飞来，颗颗相接，深入石中。

赵小蝶道：“这人腕力惊人，非同小可。你和他动手之时，可要小心一些。”

杨梦寰点点头，脱去了那身白色外衣，无常白帽，暗中提气，陡然一跃，横变飞出八尺，站在一块大石之上。

转眼望去，只见那披黄色袈裟的和尚，仍然端坐在软榻之上，闭目而坐，神定气闲，似是刚才那串佛珠，全然和他无关一般。

杨梦寰暗中提气戒备，缓步向前行去，口中冷冷说道：“阁下什么人？”

那和尚仍然闭目而坐，恍如未闻。

杨梦寰冷笑一声，说道：“阁下不用装模作样，在下听你口音，似是中上人氏。”

那和尚缓缓睁开眼睛，淡淡一笑，道：“你能避开我的佛珠一击，足见武功不错了，先说说你的身份吧。”

杨梦寰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区区杨梦寰。”那和尚陡然转过脸来，双目神光逼注在杨梦寰的脸上，道：“阁下就是杨梦寰？”

杨梦寰道：“不错，大师如何称呼？”

那和尚缓缓说道：“你认识朱若兰？”

杨梦寰道：“认识，大师何以问起朱姑娘？”

那和尚冷厉的说道：“我问你是否认识她？”

杨梦寰凝神戒备，怒声反问道：“我问你来自何处？”

那和尚冷笑一声，道：“贫僧来自天竺。”

杨梦寰道：“区区认识那朱姑娘。”

那和尚脸上突然泛现出一股喜气，但不过一转眼间，又恢复镇静之色，淡淡问道：“那朱姑娘现在何处？”

杨梦寰道：“阁下可是那天竺国的大国师么？”

那和尚摇摇头道：“贫僧不是。”

杨梦寰吃了一惊，暗道：这和尚武功如此高强，仍然不是那大国师，这么看来那大国师武功犹过此人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大师认得那大国师么？”

那和尚冷笑一声，道：“咱们各答一句，那是谁也不吃亏了，但阁下已经问了两句。”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和尚生性倔强，想从他引出内情，非得和他舌战一场不可，当下说道：“那朱姑娘就在此地。”

那和尚抬头四顾了一眼，道：“茫茫云山，玉人何处！”

杨梦寰道：“那大国师息居之处，不知离此好远？”

那和尚冷冷说道：“就在十里之内。”

杨梦寰道：“那朱姑娘么？远在天边无觅处，……”

只听赵小蝶缓步绕过大石，道：“近在眼前不相识。”

那和尚目光转注到赵小蝶的脸上，打量了一阵，只见她玉容如花，美艳绝伦，虽是布衣荆裙，但却掩不住那天姿国色，个禁瞧得一呆。

赵小蝶举手掠一下头上的秀发，嫣然一笑，直向那软榻行去。

那昔年化身多情仙子，搅的整个江湖天翻地覆，凡是见她之人，无不心醉神迷。这天竺和尚，见她盈盈一笑，不禁心神一荡，心中想问之言，竟是忘记说出口来。

杨梦寰冷眼旁观，看那赵小蝶故作娇态，果然是娇媚迷人，亦不禁为之一怔。

赵小蝶缓缓步行到了那和尚身前，微微一笑，道：“小和尚，你是大国师的什么人？”

声音婉转，清脆悦耳。

那和尚轻轻咳了一声，道：“贫僧乃大国师座前首座弟子……”，忽然心神一清，停了下来，语声一变，冷冷说道：“你是朱若兰？”

赵小蝶道：“就凭你这付模样，还想见那朱姑娘么？”突然跃起，一掌直向那和尚前胸拍去。

那和尚料不到她突然出手，匆忙间，挥手接下一击。

双掌相触，波然一声轻响，赵小蝶身影飘飘，有如柳絮飞空一般，飘落实地。

那和尚坐的软榻，突然向下一沉，又弹起很高，但那和尚却未离过藤榻半步。

杨梦寰只瞧的吃了一惊，暗道：这和尚内功不弱！

两个抬着软榻的灰衣和尚，也如钉在地上的木桩一般，肃然而立，动也不动。

杨梦寰心中暗道：那大国师的一个弟子，竟有如此能耐，那大国师更是非同小可了！

赵小蝶呆呆的望着那和尚出神，心中既惊服他的武功，又在想着此人既是那大国师的弟子，定然知道甚多隐秘，如是能把此人生擒过来，定可问出那大国师武功来路，那就不难设法对付他，但此人武功高强，要想生擒于他，只怕不是容易的事。

心中念转，主意暗定，忖道：这两个抬软榻的和尚，武功亦是不弱，必得先把这两个和尚杀死。

意念既决，冷冷说道：“小和尚，你下来，咱们一决生死。”那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也不知是否听到了赵不蝶的话。

不言不动，两道眼神却盯住在赵小蝶的脸上瞧看。

赵小蝶看他一片沉醉神态，心中暗道：这和尚不知在想什么心事，看样子不似在想什么好事，个禁一皱眉头，道：“你可是不敢和我决战么？”

那和尚微微一笑，答作所问的说道：“你当真不是朱若兰了。”

赵小蝶怒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和尚道：“那就好了。”

赵小蝶道：“好什么？”

黄衣和尚道：“我见过那朱姑娘的画像，那当真美艳的很，不过，姑娘美貌，决不在那画像之下。”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你在胡说什么，快些给我滚下来。”那和尚也不

生气，望着赵小蝶微笑不语。

赵小蝶道：“哼！你不下来，我有办法要你下来。”

那和尚仍然望着赵小蝶微笑不言。

赵小蝶突然双手齐扬，两道寒芒疾射而出，击中了两个抬榻的灰衣和尚。

但闻两声闷哼，两个灰衣和尚，齐齐向下倒去，那藤榻也随着两人倒摔的身躯，跌摔地上。

那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在藤榻掉落地上之后，仍然端坐榻上。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和尚好生冷酷，两个抬榻的和尚死了，他竟然连瞧也不瞧一眼。

那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实有着人所难及的沉着，双目盯注在赵小蝶的脸上，淡然说道：“我这两个弟子，都有着横练气功，寻常的刀剑，很难伤得了他们，你能一举把他们刺死剑下，那是足见高明了。”

赵小蝶心中暗道：好啊！我刺死了他两个抬榻之人，他不但下见生气之状，反而把我夸奖一番！口中却冷冷说道：“我久闻你们天竺和尚，艺走旁门，精通奇术，武功却是平常得很，不知是真是假？她存心激他出手，以试天竺武功。

那和尚不知是有意拖延时间呢，还是自知难是赵小蝶的敌手，有意逃避，不愿出手，沉吟一阵，道：“姑娘一定要和我动手可以，不过咱们要定个规矩出来。”

赵小蝶道：“彼此出手打架，还有什么规矩，你这人当真是罗嗦得很。”陡然欺身而上，双手一齐拍出。

掌势挟着一片疾风，直攻过去。

那和尚暗中一提真气，原式不变地离开藤榻，笑道：“姑娘的掌法不错。”

赵小蝶怒道：“谁要你来夸奖了。”欺身追进，踢出一脚，拍出两掌。

那和尚挺身而出，衣袂飘飘的避开了赵小蝶的掌法攻势，仍是没有还手。

赵小蝶看他闪避自己掌势的身法，轻灵精妙，心中暗道：这和尚武功实是不弱，不知他何以不肯还手，停身说道：“你为何不还手？”

只听那和尚说道：“姑娘不是想见识一下天竺奇术么？”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不错啊。”

那和尚道：“好！那就请姑娘退后十尺，贫僧显露一点天竺奇术，给姑娘开开眼界。”

赵小蝶心中暗道：万一那天竺奇术有灵，我们伤在他手下，那可是划不着了，当下冷笑一声，道：“我先见识过你的武功，再瞧你们天竺奇术不迟。”

黄衣和尚道：“好！如是我一直不肯还手，姑娘倒认为贫僧害怕了。”

赵小蝶道：“这一次你先出手。”

那和尚不再客气，沉声说道：“小心了。”陡然跃飞而起，悬空挫腰长身，头下脚上，直向赵小蝶扑了过来，左掌平直，向前击出，右手五指半屈半伸，似要施展擒拿手法。

赵小蝶身躯微微一闪，施出“五行迷踪”步，避开了那黄衣和尚一击，回手反击三掌。

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双方学势交错，各极凌厉。

赵小蝶心想借此机会试试那天竺国的武功如何，是以也不施展毒手。

转眼之间，双方已搏斗五六十招。

赵小蝶看那和尚武功和少林一派武学有些类似，但招术变化之间，又有些不同，手法稍见诡异。不若那少林武学正大。

赵小蝶大略了解那和尚武功路数之后，立时展开反击，全力抢攻。

那和尚亦非个庸之辈，赵小蝶全力反击之后，那和尚掌势亦是大见增强，刹那间潜力激荡，波及丈余外的场梦寰停身之处。

转眼间，两人又互拆百招之上。

赵小蝶连出两招奇学，都被那和尚化解开去。

杨梦寰冷眼旁观，看那和尚手法竟和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有很多大同小异之处，心中大为骇然，暗道：“难道天竺武功，也和那‘归元秘笈’有关么？”

就这一分心神，未留心到场中搏斗形势。双方已然硬拼了两掌。

但闻波波两声轻响，各自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咱们只怕无法在三两百招内分出胜败……”

那和尚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接道：“如此美貌，如此武功，当真是举世少见了。”

赵小蝶怒道：“咱们彼此为敌，生死相搏，谁要你来赞我了。”

黄衣和尚道：“姑娘容色绝伦，岂可不赞。”

赵小蝶冷笑道：“你再赞我，我也是一样的杀你。”

黄衣和尚道：“这倒未必了。”

赵小蝶道：“招术上咱们一时问难分胜败，我瞧只好以内力相拼了。”

黄衣和尚摇摇头，道：“各以内功相博，那是不死不休，似姑娘这等才貌，万一伤在贫僧手中，不是太可惜私？”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那就不妨试试了”突然一提真气，双目神光闪动，逼注在那和尚的脸上。

那黄大和尚已知赵小蝶的武功，那里敢丝毫大意，赶忙凝神提气，全神戒备。

两人用对而立，凝神地注片刻，赵小蝶缓缓举起右手，慢慢向那和尚拍去。

这一招看去很慢，实则暗藏着天数的变化，蓄蕴了千斤内力。

杨梦寰心中暗道：朱若兰现隐身在那树上，定然看得十分清楚，如是赵小蝶不是他的敌手，兰姊姊定然会出手相助，或是出言阻止。

忖思之间，两人的掌力已经接实，蓬然轻震声中，以掌触接一起。

那和尚身躯高过赵小蝶甚多，掌势居高临下，看上去似是占尽优势，赵小蝶娇小玲珑，和那和尚比起来，吃亏甚大。

双方相持约一盏热茶工夫，情势有了剧烈的波动，那和尚身着的黄色袈裟，无风自动，脸上汗水滚滚而下。

赵小蝶颊红如火，眉宇间也隐隐见了汗水。

杨梦寰长长吁了一口气，纳入丹田，全神戒备，如是赵小蝶稍有不支之状，立时出手抢救。

只见两人接触的手掌，倏然间抖动起来，又过了片刻工夫，那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突然向后一伸，一屁股坐在地上。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天竺武功，也不过如此而已。”玉指伸出，点了那和尚双肩穴道。

朱若兰一跃而下，拱手对赵小蝶道：“妹妹，你辛苦了。”赵小蝶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我几乎不是他的对手。”

朱若兰道：“姊姊看来，你还有很多潜力，其实你不用和他比拼内力，一样可以胜他，只是求胜之心过切，不愿久战罢了。”

赵小蝶道：“姊姊夸奖了。”

朱若兰道：“我是由衷之言……”目光转注到杨梦寰的身上，道：“杨兄弟，有劳你带着这个人了。”

杨梦寰应了一声，提起那和尚道：“咱们要到那里去？”

朱若兰道：“跟我来吧！”转身向前行去。

赵小蝶、杨梦寰紧随朱若兰的身后，向前行去，到了一处群山环绕的夹谷中，停了下来。

朱若兰四顾了一眼，道：“此地很隐密，放他下来吧！”

杨梦寰放下那黄衣和尚，那和尚仍然盘膝而坐，朱若兰、赵小蝶、杨梦寰环绕那和尚而立。

朱若兰举手理了一下鬓前散发，缓缓说道：“你很想见朱若兰是么？”

那和尚抬头打量了朱若兰一眼，道：“你就是朱若兰朱姑娘么？”

朱若兰道：“不错……”声音突转冷厉，接道：“你如是不想吃苦，那就据实答复我的问话。”

那黄衣和尚道：“我如据实答你的问话，你们要把我如何？”

朱若兰道：“放了你，不让你有毫发之伤。”

黄衣和尚道：“你们中土人一向言出必践……”

朱若兰道：“不错，你如说的句句实言，那就不会对你有毫发之损，但如你说了一句虚言，当心皮肉之苦。”

那黄衣和尚抬头瞧了朱若兰一眼，道：“好！你问吧！”

朱若兰听他口齿清晰，暗道：此人讲话字正腔圆，只怕不是天竺国人，当下问道：“你是不是中土人氏？”

那和尚摇摇头，道：“不是，贫僧出身天竺国中。”

朱若兰道：“了不起，天竺国人说我们中原言语，能讲的如此流利，那确实少见的很。”

黄衣和尚道：“贫僧在贵国住了十八年，故而对贵国风俗人情，了如指掌。”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咱们不谈这个，贵国大国师现在何处？”

黄衣和尚道：“山下刘家村，刘员外家。”

朱若兰道：“我去瞧瞧，如果你所言不错，回来就立刻放了你，如果随口胡诌，那你就别想活了。”

黄衣和尚道：“我那师父目光如炬，洞察细微，去了你就别想回来。”

朱若兰道：“不劳费心，谅他也无法挡得住我……”低声对赵小蝶和杨梦寰道：“我先去会会那个大国师，你们押着这和尚，暂时躲起来，不可和敌人动手。”

赵小蝶道：“姊姊一人去么？”

朱若兰道：“不错，一个人去，人多了反而不便，我自有应付之策，你们好好照顾这人，瞧他武功必能自行运气解穴。”

别让他逃走了，如果有逃走的企图，那就废了他的武功。”

赵小蝶、杨梦寰齐声说道：“姊姊要多多小心。”

朱若兰道：“晓得了。”

转身大步而去。

朱若兰行到一处僻静所在，脱去女装，换上一身小厮装束，脸上涂了一些黑烟，对着溪水照了一阵，转身向前前行。

依照那黄衣和尚之言，行到刘家村中。

这是座紧依山旁的村落，但村中人都很富裕，大都是盖的瓦屋。

朱若兰找了一个村人询问之下，很容易的找到了刘员外的家。

那是一家高大宅院，气势十分宏伟。

朱若兰行到那人与前面，只见一对黑漆大门紧闭，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伸手扣动门环。

只听呀然一声，木门大开，一个中年大汉当门而立。

那大汉打量了朱若兰一眼，道：“有何责干？”

朱若兰粗着嗓子道：“在下奉朱姑娘之命而来，求见那大国师。”

大汉看朱若兰面色灰污，青衣小帽，似是人家小厮一般，不禁一皱眉头，道：“你是那朱姑娘的什么人。”

朱若兰道：“守门小厮。”

那人点点头，道：“可有朱姑娘的函件？”

朱若兰道：“函件倒有，但朱姑娘交代，必要面交大国师。”那人沉吟了一阵，道：“你稍候片刻，我去禀告大国师，看他是否肯接见你？”

朱若兰道：“有劳了。”仰脸望天，不再瞧那大汉。

那大汉行入室中，片刻之后，重又走了出来，道：“大国师请阁下入内相见。”

朱姑娘道：“带路吧。”

那大汉冷哼一声，但却无可奈何，只好带着朱若兰大步向前行去。

朱若兰紧随那大汉身后，行入一座大厅之中。

第三十三回 国师伪死

只见大厅中放着一座云榻，上面端坐着一个面如古铜，身躯肥胖的和尚。

那大汉向后退了两步，沉声说道：“阁下见过大国师，怎不大礼参拜！”

朱若兰道：“那一位是大国师？”目光流转，满室搜望。

那肥胖的和尚冷笑一声，道：“本座便是。”这几个字说的十分生硬，显是此人甚少到过中原。

朱若兰目光凝注在那和尚脸上，缓缓说道：“在下奉朱姑娘之命……”

那和尚喜道：“那朱姑娘已知本座为她跋涉万里而来，可是遣你来约我相见么？”

他说的十分吃力，几乎是一字一句，结结巴巴，才算把话说完。

朱若兰暗自笑道：也不拿镜子照照你那讨尊容，口中却缓缓说道：“朱

姑娘肯不肯和你见面，现还是未定之人，你不用太高兴。”

那和尚脸色一，变，突然举手拍了两掌。

掌声哺落，瞥见四个身着灰袍的和尚，缓缓自大厅一角中走了过来。

每一个和尚，手中都捧着玉盒。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和尚不知要闹什么鬼。

付思之间，瞥见一个青衣少年，随在四僧之后缓缓走了出来，道：“这是咱们大国师送给姑娘的礼物。”

朱若兰望了那四个玉盒一眼，暗道：不知那盒中放的什么？当下说道：“我先瞧瞧如何？”

那青友人用天竺语言，叽哩咕噜和那和尚谈了一阵，转向朱若兰：“大国师允许你开开眼界，但却不许妄动。”

朱若兰心中暗笑，口里却应道：“朱姑娘见识广博，收罗有无数奇珍古玩，只怕未必能看得上你们送来的东西。”那青衣少年用天竺语，喝令四个初尚打开玉盒。

朱若兰凝目望去，只见那第一个玉盒之中，放一块翡翠雕刻的碧马，晶莹透明，翠光耀目，以来若兰见识虽广，亦未见过这样的好翠，心中暗道：这和尚不知在那里收到了这样一块好翠。

目光转到第二个玉盒之中，只见盒中放着两颗宝光四射的珠子。

朱若兰暗道：这珠子色泽异常，大约是夜明珠一类的珍奇之物。

目光转到第三个玉盒之上，只见盒中放着一幅绢画，那画绢端放玉盒之中，也无法瞧出画的什么。

再瞧第四个玉盒，只见盒中放着一把金色的小剑：剑鞘上满镶宝石。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金色小剑，不知有何大用，当非一般的小剑可比。

那青夜少年微微一笑，道：“久闻那朱姑娘聪慧绝世，容貌如花，她如见得这四色礼品，必能识其珍贵，如其妙用，须知这玉盒之中四色礼物，件件都是罕世奇宝，价值连城……”

朱若兰冷冷接道：“据我所知，我家姑娘，未必就会喜欢这些礼品。”

青衣人笑道：“你一个小厮知晓什么，见着你家姑娘，据实而言所见就是。”

目光转向四僧脸上，叽哩咕噜说了数言，四周灰衣和尚合上玉盒，转回内室之中。

朱若兰目注那青衣人，道：“有劳转告大师，在下就此告辞，见到我家姑娘时，自会尽告所见，但她是否见你家大国师，那还无法决定。”言罢，转身向外行去。

只听那青衣人说道：“站住！”

随着那喝声，人影一闪，一个黑衣和尚，横身拦住了朱若兰的去路。

朱若兰屈指一弹，一缕尖风过处，正击中那黑衣和尚右手脉穴。

那和尚突然全身一麻，骇然向后退八尺多远。

朱若兰一击中敌，不待群僧再攻出手，立时一提真气，踏上屋面。

那青衣人高声喝道：“快些给我拿下。”但见人影连闪，七八个和尚，四下跃上屋面。

朱若兰去势如风，待群僧跃上屋面，已走的踪影不见。

那青衣人紧随群僧追出厅门，那里有朱若兰的踪影，查看那受伤的和尚，穴脉伤的很重，手腕肿大，一条右臂已是无法伸动。青衣人带着那黑衣

和尚，直行到禅榻之前。

那大国师果是有着过人之能，瞧了那和尚一眼，伸手在伤处一阵扭动，那和尚伤势立刻大见好转。

且说朱若兰奔行如风，一口气奔出六七里路，回首不见追兵，才放缓脚步而行。

她为人细心，隐身暗处，查看了许久，确然不见有人追来，才回到约定的山谷之中。

只见杨梦寰、赵小蝶和黄衣和尚，一排坐在一处山岩之下的草地上。

赵小蝶起身笑道：“姊姊回来了，会着那大国师么？”

朱若兰神色严肃，缓缓坐了下去道：“会着了。”

赵小蝶道：“姊姊可是和他交过了手。”

朱若兰望了那黄衣和尚一眼，反问道：“你们可问出这和尚的口供么？”

赵小蝶道：“姊姊去后，我们就未多问他。”

朱若兰道：“敌势很强，不出奇策绝难制胜……”目光一掠杨梦寰道：“杨兄弟，点了他的晕穴吧！”

杨梦寰应声出乎，点了那黄衣和尚的晕穴，朱若兰才理一下鬓边散发，接着道：“据姊姊默察敌势，决非咱们三人应付得了，只有设法一举击杀了那大国师，使对方领导无人，全局混乱，咱们再乘饥搏杀他们几个重要人物，或可一鼓作气，消灭祸患。”

赵小蝶道：“姊姊之意，可是说那大国师武功很强么？”

朱若兰望望那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道：“我虽未和那人国师动手过招，但咱们可从这和尚身上下。推想出那大国师的武功，决不在我等之下。”

赵小蝶道：“准备用什么方法，一举间杀死那大国师？”

朱若兰两道目光转注到杨梦寰的脸上，道：“杨兄弟，有何良策？”

杨梦寰道：“姊姊可是想暗施袭击么？”

朱若兰道：“他一有行动，前呼后拥，想暗中算计于他，决非容易的事，此计不通。”

杨梦寰道：“不用暗袭，只有和他们明斗了。”

朱若兰道：“敌势强大，明斗是必败无疑。”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就想不出了，明战、暗袭，均难行通，那要如何才行。”

朱若兰道：“姊姊要单独约晤那大国师，觅机出手，你们两个埋伏暗处，如是我一击得手，咱们合力克敌，借机会再伤他们几人，也许可一举击溃天竺来人，如是姊姊不幸失手，你们立刻先行撤走，不用管我……”

赵小蝶道：“这个如何可以。”

朱若兰道：“如是姊姊一击之下，不能伤了那大国师，妹妹阳杨兄弟一齐出手，也未必能够胜他，你们撤走之后，我心中再无顾虑，亦可放手和他一战。”

赵小蝶道：“姊姊一人之力，如何能抗拒他们围攻，小妹和杨兄弟，虽然不济，但总可稍助姊姊一臂之力。”

朱若兰道：“不要争辩了，照我的话去做。”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不再多言。

杨梦寰道：“好吧！姊姊先把计划情形告诉小弟，我们也好酌情……”

朱若兰道：“不用酌情自决，一切都要听我的话做，这悬岩山壁之上，有一座石洞，你们隐在那石岩之后。可一目了然全谷景物，如是我一击得手，你们立刻下谷助战，如是一击不中，你们就走。”

赵小蝶道：“我们在那里相见？”

朱若兰道：“我们在水月山庄。”

杨梦寰道：“留姊姊一人在此么？”

朱若兰道：“我如是一击不中，自会设法回水月山庄，你们在家中等我。”

杨梦寰无可奈何的说道：“好吧，我们一切悉遵姊姊之命就是。”

赵小蝶望了那身披袈裟的和尚一眼，道：“姊姊，这和尚要怎么办他？”

朱若兰道：“带他回水月山庄，也许以后还要借重于他。”

赵小蝶道：“可要废了他的武功。”

朱若兰道：“暂时不用……”倾耳听了一阵又道：“有人来了。”

赵小蝶霍然站起身子，纵身一跃，飞起了两三丈高，足踏崖间山石一借力，斜里飞出数丈。

只见她娇躯又是一闪，人已隐失不见。

赵小蝶隐身在一株松树之上，凝目望去，只见一个青衣劲装的佩剑大汉由一株树上跳落下来，缓步直行过来。

赵小蝶暗提真气，待那人行近，突然疾跃而下，直向那佩剑大汉扑去。

那大汉猝不及防，前胸先着了赵小蝶的劈空掌力，紧接着又被赵小蝶点中了穴道。

她出手迅速，那大汉连哼也未哼一声，就被她掌击指点，重创手下。

赵小蝶又点了那大汉几处要穴，把他藏在草丛中，缓步走了回去。

朱若兰道：“来人是何许人物？”

赵小蝶道：“身着青衫，背插长剑，看来也不像重要人。”

朱若兰道：“你杀了他？”

赵小蝶道：“没有，我点了他的穴道，如是四个时辰不解，即将气绝而死。”

朱若兰点点头道：“那很好，你们也该去藏起来了，不论我遇上一个何等凶险，未得我招呼，都不许出手相助。”

赵小蝶道：“这个……”

朱若兰接道：“不要说啦！快些去吧。”

赵小蝶、杨梦寰都不敢再言，站起身子，向峰上攀去。

朱若兰目睹两人登上峰腰，行到溪水旁边，水中映出一个美丽绝伦的影子。

她理一理头上的宫髻，轻轻叹息一声，缓步走到山崖下一片空阔之地，背倚石壁而立，脸上是一片淡淡的幽苦。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细乐之声，传了过来。

朱若兰抬头看去，只见那大国师身披红色袈裟，在四个灰衣僧侣护卫之下，缓步行了过来。

运足目力望去，只见这峡谷口处，人影闪动，乐声隐隐从谷中传了过来。

朱若兰心中暗自骂道：“臭和尚架子倒是很大啊！”

忖思之间，四个灰衣僧人，已经护着大国师行到身前。

朱若兰目光一转，只见那大国师身高八尺以上，双目神光炯炯逼人，盯注在朱若兰脸上瞧了一阵，突然举手一挥。

四个灰衣僧侣，齐齐向后退去，一排并立在大国师的身后。

朱若兰暗中提聚真气，冷冷说道：“你就是那天竺大国师么？”

那身披袈裟的和尚合掌当胸，说道：“贫僧智光。”简简单单四个字，说的十分吃力。

朱若兰道：“听说你要找我？”

智光大师道：“不错啊！你是朱若兰朱姑娘了。”

朱若兰不答他的问话，却反口问道：“你找我有何见教？”

智光大师似是无能回答朱若兰的问话，回顾身后最右侧一个弟子一眼。

那灰衣僧侣欠身前行一步，说道：“敝国师为了要来中原会晤朱姑娘，特地学讲中原方言，但因时间太过急促，所学不多，姑娘有什么事，贫僧代为回答就是。”

朱若兰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那灰衣和尚道：“贫僧法号心善。”

朱若兰道：“你助纣为虐，为何不改名字，如你叫心恶，倒还名符其实一些。”

心善道：“姑娘说笑话了。”

朱若兰道：“谁和你说笑话了，我说的句句实言。”

心善回头望去，只见智光双目杀机闪动，不禁心头骇然，急急转望着朱若兰道：“朱姑娘，敝国师对姑娘心仪已久……”

朱若兰冷冷接道：“住口，谁要和你说话了？”

心善大师回过头去，叽哩咕噜和那大国师说了几句话，缓缓向后退去。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和尚怎的退了回去，难道他适才用天竺言语挑起那大国师的怒火，要他先行下手不成。

心中猜疑不定，双目却盯住在那大国师身上，只要他稍有举动，自己立刻抢光出手。

只见那大国师举手一招，四个灰衣和尚，由谷口之处，急急奔了过来。

每人手中，都抱着一个玉盒。

在四个灰衣和尚之后，紧随着一个青衣少年，手中握着一把折扇。

朱若兰一眼之下，已认出青衣少年正是适才在那大宅院中的青衣人，不觉多瞧了他两眼。

只见他面色惨白，不见血色，远远看去，甚是年轻，其实年岁不小。

朱若兰心中忖道：这人不似天竺人氏，却甘心为异族人所奴役，而且身居要位，这大国师所作所为，只怕都是其人居中策划，饶他不得……

心念转动之间，那青衣人已行近那大国师的身前，低言数语。

那大国师一面点头，二面向后退了一丈多远。

青衣人张开折扇，扇了两下，向前行了两步，合上折扇，抱拳一揖，说道：“姑娘可是朱若兰么？”

朱若兰道：“不错，你是什么人？”

那青衣人笑道：“久慕姑娘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有幸一晤。”

朱若兰道：“有什么话，快些请说，用不着吞吞吐吐。”

心中却在盘算着用什么武功，陡然出手，一举之下，能重创那大国师，

只要能把大国师伤在自己掌力之下，余下之人，那就不足畏了。

只听那青衣人道：“适才有人假冒朱姑娘的小厮，求见大国师，竟想鱼目混珠，抢去敝大国师送给姑娘的重礼。”

朱若兰冷笑一声，答非所问的说道：“阁下是天竺人么？”

青衣人道：“在下自幼在天竺长大，却非天竺人氏。”朱若兰道：“那你是中土人了？”

青衣人点点头道：“不错。”

朱若兰道：“为什么要作异族犬马，甘心为人所役。”

青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咱们不谈这个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咱们大国师对姑娘心慕已久，自从兄得姑娘画像之后，终日思念不已，每日都展望那画像多次，不但不理国事，而且连武功也放下不练了……”

他故意停了下来，似是想要那朱若兰接口，那知朱若兰冷笑一声，默不作声。

青衣人打开折扇挥动两下，笑道：“因此，才尽起高手，赶来中原。”

朱若兰道：“赶来中原作甚？”

青衣人道：“希望寻得姑娘。”

朱若兰道：“现在已经见着了。”

青衣人干咳两声道：“大国师想接姑娘到天竺国去。”

朱若兰眼看那大国师智光，远在一丈开外，纵然实施袭击，机会亦是甚小，何况这青衣人又正挡着去路，当下说道：

“你走开，要他自己来和我说话。”

青衣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大国师不会中土之言，什么活由在下转告也是一样。”

朱若兰心中怒道：这人可恶的很，日后非得好好惩治他一番，口中却冷然说道：“你给我滚开去，别要触怒我，当心我先杀了你。”

青衣人突然对四个灰衣僧人道：“打开玉盒。”

四个灰衣僧人立时启开玉盒，日光下，翠玉闪光，宝珠耀目。

朱若兰早已见过盒中的翠玉宝珠，目光一掠，道：“这些宝珠翠玉，平常得很，有什么稀罕之处。”

青衣人道：“姑娘请仔细瞧瞧，这些珠宝，大都是大国师精心选来，件件都是稀世之珍，怎么能说是平常得很？”

朱若兰道：“就算它们件件都是名贵之物，又能如何？”

青衣人道：“这是咱们大国师，奉送姑娘的礼物，还望姑娘晒纳。”

朱若兰摇摇头道：“我不要，转告贵大国师，要他带回天竺去吧！”

青衣人道：“送出手的礼物，如何能够收回，姑娘请打开那绢画瞧瞧，再作决定不迟。”

朱若兰看那大国师始终站那青衣人的身后，实难一击中的，心中暗自后悔道：我应早些下手才是，此后不知是否还有机会。

那青衣人不闻朱若兰回答之言，突然高声说道：“姑娘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举手一挥，咕咕噜噜的说了两句天竺话。

四个灰衣和尚，突然合上了玉盒子，抱起玉盒退走。

朱若兰一心想着如何杀死那大国师的事，直待听得那青衣人喝叫之声，才清醒一下神智，缓缓说道：“你想动手？”

青衣人道：“姑娘如是不肯应那大国师的邀约，说不得咱们只好动强了。”

朱若兰道：“你不是我的敌手，要那智光和尚出手。”

眼下情势已是免不了一场恶斗，如其各个缠斗，倒不如一举击败首脑人物，直接向智光大师挑战，擒贼擒王，如是智光大师受制，余下之人，纵然武功高强，也不敢再行出手了。

那青衣人回头用天竺语言，和智光大师对答数言，智光大师突然摇摇头，不再言语。

朱若兰听不懂两人说些什么；心中大是焦急。

那青衣人回过脸来，说道：“敝国师之意，是不愿和姑娘动手，他说拳脚无眼，如果伤了姑娘，那可是大憾之事。”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样对峙下去，终非了局，不论胜负如何，总该早些决定才是。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我如一掌把阁下杀死，那智光就非出手不可了。”

青衣人淡淡一笑，道：“在下已从陶玉附函之上，瞧出姑娘的武功高强，今日如能赐教一二，那也算生平一大快慰之事。”

朱若兰心中暗道：看来不先把这人收拾了，那大国师是不会出手了，当下力贯右手，说道：“你要小心了。”突然扬腕，点出一指。

一缕暗劲，直向那青衣人点了过去。

青衣人早已戒备，朱若兰一扬手，立时一张折扇，斜向朱若兰右腕划去，人却横跨三步，避开了朱若兰的指力。

朱若兰吃了一惊，暗道：这人武功不弱，一挫腕避开折扇。

那青衣人陡然欺身而进，扇骨指点，片刻间攻出八招之多。

朱若兰心知遇上了劲敌之后，不再急欲求胜，双乎施展出突穴斩脉的武功，以静制动，那青衣人连攻数十招，都被朱若兰那突穴斩脉的手法迫的中途收招而退。

经过了数十招搏斗之后，朱若兰已瞧出那青衣人武功路数，如若要施下毒手，全力攻出，伤那青衣人并非难窄，但她却隐忍未发，仍然和那青衣人缠斗下去，而已装作一付勉强可以对付模样。

原来，她突然想到，出手杀死这青衣人后，必使那智光大师提高警觉，亦使他加强戒备，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杀死他的机会。

朱若兰才华绝代，虽然在愤怒之中，仍然能默察敌我大势。

两人又斗了十余合，那青衣人突然一收折扇，倒跃而退，哈哈一笑，迫：“住手。”

朱若兰依言停手，缓缓说道：“为什么不打了？”

那青衣人笑道：“在下久闻朱姑娘武功绝世，功力深厚，想不到只不过如此而已。”

朱若兰心中暗自骂道：总有一天我要你死在我掌指之下，口中却冷冷说道：“你也没有胜我。”

那青衣人道：“在下和姑娘可算得平分秋色，就算你稍胜一筹，那也是有限的很，但姑娘不要忘了一件事！”

朱若兰明知故问，道：“什么事？”

青衣人道：“在下难接大国师十招攻势，朱姑娘如是自认比在下强些，

那也难以接过二十招了。”

朱若兰心中暗道：不如借此机会，激那大国师出手一战，如是能够胜他，那是最好不过，就算真的不能胜他，也可较量出他的武功成就，日后也好筹谋对策……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只怕未必见得，只听天竺国人多以奇术取胜，未闻天竺武功能强过中原武林。”

青衣人道：“看来你是不相信了？”

朱若兰道：“那智光和尚就在身后，你快转达我向他挑战之言。”

青衣人听了朱若兰的话，果然依言回身，行到那大国师的身前，低言数语。

只见那大国师一面摇头，一面叽哩咕噜，说个不停，朱若兰不懂天竺语言，也不知两人说些什么。

但见那青衣人欠身一礼，重又行过来道：“大国师对姑娘爱慕极深，不愿和姑娘动手。”

朱若兰暗骂道：也不到溪水旁照照他讨尊容。口中却应道：“为什么？”

青衣人道：“大国师怕失手伤了你，因此坚拒出手……”语声缓缓一顿，又道：“其实不用大国师出手，他已从我们动手中瞧出了你武功造诣。”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和尚不愿动强，实叫人无法猜出他用

意何在？但恩总不会就这样僵待下去，口中应道：“他可是觉出我不是他手下十合之敌么？”

青衣人双手乱摇道：“大国师可没说过，他心中敬爱姑娘已达极点，连一句伤害姑娘的话也不肯说的。”

朱若兰心中暗道：遇上这样痴情和尚，武功又高强无比，那可是一桩大为麻烦的事，如是把他一举杀死，也还罢了，假如真非他的放手，被他天涯追踪，苦苦纠缠，那可是羞死人了……想到惊心之处，不禁黯然一叹。

青衣人望了朱若兰一眼，说道：“大国师要在下转告姑娘一事。”

朱若兰道：“什么事？吞吞吐吐的算得什么人物！”

青衣人也不生气，笑道：“大国师说，他不愿和姑娘比武，但他心中介知道，如不能使姑娘心中对他佩服，就不会答应……”

朱若兰冷哼一声，道：“你口齿干净一些。”

青衣人微微一笑，接道：“因此，大国师要姑娘提出三个难题……”

第三十四回 两败俱伤

朱若兰道：“什么样的难题？”

青衣人道：“随便姑娘提什么吧。”朱若兰道：“提了之后，又能怎样？”

青衣人道：“大国师说，凡是姑娘提出的事，他都将尽力作到，以求姑娘欢心。”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如我要他死呢？”

青衣人道：“好！这算第一个难题，姑娘请说出第二个吧！”朱若兰暗道：一个人只能死上一次，他一死去就一了百了，这青衣人怎的竟敢答应下来，心中念转、口中接道：“第二个么？要他在死去之前，先把你给杀了。”

青衣人脸上一变，道：“这个，这个，姑娘不是说笑的么？”朱若兰道：“甘为异族鹰犬，你死何惜。”

青衣人还未来得及答话，智光突然大步向前行来，接道：“这事容易，姑娘请说第三件吧！”

朱若兰心头一动，暗道：难道他对此事很认真么？想了一阵，说道：“你已经死了，我提出的事，你如何还能去办？”

智光微微一笑，道：“不妨事，你说吧！”原来，他聪明绝伦，学说中土之言，时间虽然不久，但他已有所成，只是不很流畅，心中一急，就语无伦次，慢慢道来，倒也能够词能达意。

朱若兰颦起柳眉，暗道：“看他神情，似是心中颇有死而复活的能耐；这却叫人不解了。”一时之间，沉吟难决，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闻智光天师说道：“不要紧的，姑娘但说无妨，只要是人力能及的事，我自信都能够办到。”

朱若兰心中暗想：自不能说些不着边际的事，但一时之间，又想不出什么难题，只得说道：“你先作到两件之后再说。”

智光大师道：“朱姑娘，在下要说了。”

朱若兰道：“什么事？”

智光道：“如是贫僧一一作到了姑娘出的难题，姑娘应该如何？”

朱若兰暗中运气戒备，口中缓缓说道：“你说应该如何？”

智光大师道：“随我同往天竺。”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到天竺则甚？”

智光大师想用中上语言说出，但却又不知何措词，急的面红耳赤，转脸望着那青衣人，说了一句天竺话。

那青衣人面如死灰，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大国师之意，是要你随他回天竺，结成夫妇。”

朱若兰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这该是你一生中，最后说的一句话了。”

那青衣人脸色更加难看，垂首肃立不动。

朱若兰神情肃然望了那智光一眼，又望望那青衣人。

智光大师回目望着那青衣人，微微一笑，道：“要请多帮帮忙了。”缓缓举起右掌、那青衣人全身抖颤，脸上是一片惊惧和愤怒的混合表情。

他对那智光大师似有着极深的畏惧，竟是不敢出手反抗。

那青衣人缓缓闭上双目，身子挺直而立。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功夫，智光大师突然取开了按在那青衣人头顶上的右手，缓缓说道：“姑娘，他已经死去了。”

朱若兰仔细看去，只见那青衣人双颊如火、两只脚深陷入沙石地中。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和尚果然是有着过人之能，那青衣人武功不弱，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杀死，竟然是瞧不出一点痕迹。

付思之间，只见那青衣人身子一幌，蓬然一声，仰卧地上。

朱若兰不见他口鼻之间有血流动，心中动疑，冷冷说道：“你们天竺国，瑜伽术中，有装死的方法，如何证明他真的死云。”

智光大师道：“他是真的死去，姑娘如是不信，不妨走到他身侧瞧瞧。”

朱若兰道：“他怎么死的。”

智光大师道：“我用无相神功，震碎了他的大脑，但外面却是谁也瞧不出一点伤来。”

朱若兰道：“原来如此。”缓步行到青衣人的身侧，伸手摸去，果然是气息早绝。

智光大师似是良心发现，轻轻叹息一声，道：“他追随我很多年，除了姑娘吩咐之外，我决然不会伤了他的性命，”

朱若兰暗道：你既然已杀了他，还来放什么马后炮呢，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你要如何一个死法呢？”

智光大师道：“贫僧运气自毙，躺入棺中，埋入地下，七日以后，姑娘再行开棺，贫僧即可复生，”

朱若兰暗道：这和尚心地恶毒，那也不用和他们讲什么道义了。当下说道：“好吧，你就死给我见识一番。”

智光大师道：“如六日之后，掘棺相验，贫僧如是难再复生，自然是姑娘胜了……”两道眼神凝住在朱若兰的脸上，道：“如是贫僧能够复生，姑娘准备如何？”

朱若兰道：“我佩服你的武功就是……”

智光大师接道：“贫僧迢迢万里来此，岂只是为姑娘几句夸奖之言么？”他说得很慢，边说边想，竟然说得十分清楚。

朱若兰暗道：原来他想用此逼我许下诺言。当下道：“待你复活过来之后，再说吧！”

智光大师道：“贫僧亦知，如若不先把姑娘降服，只怕你不会答应，贫僧自行闭气之后，也要请姑娘留在这里了。”

朱若兰道：“我留此地作甚？”

智光大师道：“你瞧瞧贫僧如何经历这生死之关。”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和尚老谋深算，藏而不露，不可轻视，不妨用点手段了。当下说道：“好！我留在这里瞧瞧你如何死法。”

智光大师道：“那很好。”缓缓伸出右手，向朱若兰玉掌之上握去。

朱若兰一缩手腕道：“你要干什么？”

智光大师道：“我要和姑娘握别，也许贫僧难以复生人世呢。”

朱若兰心中暗道：他杀那青衣人时，说杀就杀，虽是多年相处，亦是毫无惜顾之情，此刻他自己要以身试死，自然是有些害怕了。必须激他一番才是。心念一转，缓缓说道：“你如是很怕死，那就不用试了。”

智光大师笑道：“如若贫僧尚未醒来之前，你借机逸走，贫僧醒来之后，又到那里找你？”

朱若兰道：“你的意思呢？”

智光大师道：“朱姑娘想见识死亡，贫僧自是不能不遵，不过，在贫僧死去期间，朱姑娘必须留在此地。”

朱若兰道：“我要看死去之情，复活之法，自然是要留在这里了。”

智光道：“此非等闲事，贫僧很难相信。”

朱若兰道：“不信算了，你如是不想自己死时，那就请人效劳。”

智光大师道：“姑娘可是说，找个人来杀死贫僧？”

朱若兰道：“正是如此。”

智光大师哈哈一笑道：“不知那个人有此能耐？”

朱若兰道：“我！你可要试试么？”

智光微微一笑，道：“如何一个试法呢？”

朱若兰突然扬手一掌，拍了过去，道：“试试我是否有杀你之能。”

智光眼看朱若兰一掌劈来，只微微一偏身子，避开要害，用肩头硬接一掌。

朱若兰一掌拍实，击中对方肩头，只觉如拍在一块坚冰之上，又硬又凉，心中骇然，不敢再发掌心内力，倒退五尺。心中暗道：这和尚不知练的什么武功，身上坚硬如铁，那也罢了，但身体那冰寒之气，不知是如何练成？只听智光哈哈一笑道：“朱姑娘身手果然不同凡响，为何不发出掌心内力？”

朱若兰道：“这倒不用你关心了。”陡然扬起，寒光一闪，手中已多了一把匕首，直向智光大师前胸之上刺去。”

智光大师一闪避开，但却没有还手。

朱若兰一击未中，第二招连续出手，寒光闪转，分刺智光大师三处要害大穴。

智光大师闪身避开，举手一挥道：“四面围起。”

四个灰衣僧人，应声出手，分成两行，绕向朱若兰的身后，分站了四个方位，不言不语也不出手施袭。

朱若兰停下手来，冷冷的看了四下群僧一眼，说道：“怎么，你想倚多为胜么？”

智光大师摇摇头，道：“那倒不是，不过，我此刻改变了心意。”

朱若兰道：“怎么改变了？”

智光大师道：“咱们今日一战，如是贫僧伤在姑娘手中，那是咎由自取，死而无怨，但如姑娘败了，借机遁走，天涯辽阔，我要到那里找你。”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所以你让他们四面把我围起，是么？”

智光大师道：“正是如此，只要他们能挡你一招，我就可以及时追上了。”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和尚口气如此托大，但不知他真实的武功如何？我要试他一试才行。心念一转，怒声喝道：“我倒要见识一下你们天竺武学有何出奇之处？”右手中匕首摇动，幻起了一片寒芒，笼罩了智光和尚前胸数处大穴。

这一招手法奇幻，使人无法分辨出她攻向何处穴道。

智光大师微带笑意的脸上，突现凝重之色。右手平胸，左手推出一股暗劲。

朱若兰只觉他挥手一推之下，一股暗劲直逼过来，心头微生惊骇，暗道：他随手推出一掌，就有着如此强劲潜力，这和尚的确是不可轻视、手中匕首一振，内力贯注，直取前胸，左手一扬，发出天罡指力。一缕指风，冲破智光大师推出的潜力直点向“神封”要害。

智光大师那平胸的右手，忽然屈指弹出，几缕指风，挡开了朱若兰的天罡指力，右手同时由下面翻起，抓向来若兰的右腕。

朱若兰霍然一收匕首，倒退三步。

两人交手一招，却已互拼了数种绝世神功。

智光停手不动，缓缓说道：“如是贫僧胜了姑娘，贫僧仍然依照相约之言，死给姑娘瞧瞧，不过，你要守在我棺木旁侧，不能离开。”

朱若兰暗中换了一口气，道：“那时，你不能挣动，我杀了你方便多了。”

智光大师笑道：“贫僧要早作准备。”

朱若兰道：“你是如何准备法？”

智光大师道：“姑娘的手法，功力已在适才一招可见端倪，高明的天竺

国中，除了贫僧之外，随我进入中原之人，只怕都不是你的敌手，因此，贫僧在死在姑娘瞧看之前，我必得先用一种奇奥的锁脉手法，封锁你几处穴道，由贫僧随来之人，一旁监视，那时你自然是无能逃走了。”

朱若兰冷冷说道：“有一件事，大师必得先讲清楚。”

智光大师道：“什么事？”

朱若兰道：“你必得先把我穴道点中才成。”

智光大师道：“贫僧自信在一百招内可以胜得姑娘。”

朱若兰道：“一百招你如是胜不了我，又当如何？”

智光道：“照贫僧的看法，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我定可在一百招中胜你……”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贫僧虽然和姑娘今日是初次会见，但我对姑娘却神驰已久了……”

朱若兰冷冷接道：“你再接我一招试试。”缓缓向前去。

智光大师静静的站着，两道炯炯眼神，却凝注在双手之上。

朱若兰看那和尚，竟然如此沉得住气，心中暗道：这和尚镇定工夫如此高明，单是这一点，就非常人所及了。心念转动之间，右手一抬，匕首寒芒已然刺向智光前胸。

智光大师这次竟是不再让避，眼看着锋利的匕首将要刺中前胸时，才微微一偏身子，避开要害，任她匕首刺中肌肤。

朱若兰微一加力，匕首透肌而入。

智光大师右手一翻，一把扣住了朱若兰握拿匕首的右腕。

朱若兰想不到他中了一刀之后，竟是仍有这般快速的举功，下禁微微一呆。

智光大师五指微一加力，道：“朱姑娘放开手。”

朱若兰依言松开匕首。

其实，智光大师五指紧收，朱若兰腕脉受制，那是不松手亦不行了。

朱若兰松开了右手之后，那匕首仍然深入智光大师肩下，直没及柄，奇怪的是竟不见有血流出。

智光大师左手缓缓拔出刺在肩下的匕首，笑道：“这一刀如若刺了要害，此刻我就不能好好的站在此地了。”

朱若兰右手腕脉被他扣住，全身力量施用不出，已完全受制于人，但她为人沉着，冷静，身陷危境，丝毫不乱，一面暗中运气，一面缓缓说道：“这一刀伤了你没有？”

智光大师道：“深入肩下，幸未伤及筋骨。”

朱若兰心中暗道：你如是练有特殊的软功，这一刀未伤到你，那也罢了，如是伤了你，那就该有血流出才是，何以不见有血流出。心中念转，口中不觉的问道：“既是被刀刺中，何以不见流血？”

智光大师道：“这就是我们天竺武功的特殊之处，如是一个人武功到了某一种成就，火候，不但内力生生不息，永无用竭之虑，而已可以控制行血。”

朱若兰心中暗道：练习气功，能习到控制行血之境，倒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果然如此，那倒是习武之道中，是一个新的境界了。

但闻智光大师说道：“姑娘，我此刻如若点了你的穴道，然后，集合我同来中原的武林高手，把你带回天竺国去，中原武林高手虽多，只怕也无人能够救得了你。”

朱若兰吃了一惊，暗道：这话倒是不错，他此刻点我穴道，带我离开

中原，能够救我之人，确实不多。尽管心中震骇，但口中却不肯示弱，冷哼一声，道：“那倒未必。”

智光大师道：“不过，我如这般作，你心中定然愤怒不服，贫僧不愿为之。”缓缓把匕首交到朱若兰的手中，松开了朱若兰的腕脉。

朱若兰心中忖思：这和尚的武功，果然有过人之能，口中却说道：“如是我一刀伤了你，你就无能扣住我的腕脉要穴了”

智光大师道：“你心中不服，咱们再来试过，直到你心服为止。”

朱若兰心中暗道：就算我不是他的敌手，也不致被他所杀，小心一些也就是了。心念一转，冷冷说道：“大师一定要和我动手，咱们再试过一次也好。”

智光大师道：“好，姑娘尽管出手。”

朱若兰也不再客气，扬手一指，点了过去。

智光大师左手一抬，封开朱若兰的攻势，迎面拍来一掌。

朱若兰看他踏中宫直推而入的一掌，攻的笨极，左右双手，都可以斜里伸出，横扣他的脉门要穴。但朱若兰已知他的武功高强，他无论如何，不会攻出这样一掌。一时间，竟茫然不知是否该出手扣他脉穴。

稍作犹豫，时机已失，智光大师的掌势，已然推到了前胸。

朱若兰再想到挡那智光大师的掌势，已然来不及了，被那直追前胸的掌势，迫的向盾退了两步。

智光大师微微一笑。道：“朱姑娘为什么不扣贫僧的脉穴？”

朱若兰冷冷说：“你虽然诡计多端，但未必件件都能得逞。”

智光大师道：“姑娘果然聪明。”

朱若兰匕首一挥，道：“小心了，你既会控制行血，除了伤到你豹要害之外，那是无法伤到你。”匕首锋芒一闪，直刺前胸。

智光大师果然不敢任要害被那匕首刺中，纵身丫闪避开。

朱若兰匕首连挥，幻起一片寒芒，分刺那智光大师数处要害。这本是极为深奥的一招，别人也无法瞧出她虚实之间究竟要攻向何处，必然要有些手忙脚乱。

但智光大师却有着出人意外的镇静，竟是凝立不动。

朱若兰匕首突然一沉，直指小腹。她怕那智光大师重愤故技，扣住了自己的穴道，是以，不敢紧握匕首刺出，当下内力暗加，匕首脱手而出。只听波然一声，匕首刺入智光大师的腹中。

她心中明知他有着控制行血之能，纵然为匕首刺中，亦不会流出血来。

智光大师挥动反击的双掌，突然停了下来，静止不动。

朱若兰一向是智谋过人，但面对着莫测高深的天竺奇僧，却有着深深的戒惧之心，竟然不改造次。

双方相对而立，足足有一刻工夫之外；那智光大师，紧闭双目，不言不语，双手下垂，似是已受了重伤一般。

朱若兰凝目望去，只见他连被匕首刺中的僧衣，也深陷入小腹之中，究竟是否受伤，亦叫人无法测知；又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朱若兰再也忍耐不住，冷笑一声，道：“装死么？”

智光大师仍然是垂手而立，不言不动。

朱若兰心中暗道：如若这一下果然刺入他的小腹，谅他血肉之躯，也是难以承受，当下暗运功力，右手一挥，迎胸拍去。

这一掌落势甚准，正击在智光大师肩头之上。朱若兰掌心含蕴的内力，待击中了智光大师的肉头后，才陡然吐出。

只见智光大师连退了三步之后，突然一趔，跌摔在地上。

四周环守的灰衣僧侣，虽然眼看智光大师摔倒在地上。但却如视而不见，似是料定那智光大师决然不会受到损害一般。

看四个灰衣僧人神情，朱若兰有些迷惑了，沉吟了一阵，道：“你们去瞧瞧他死了没有？”

四个灰衣僧人望了朱若兰一眼，也不答话。

朱若兰心头恼火，暗道：如若智光大师真已死去，今日非要教训你们一顿不可。当下冷冷说道：“我要你们瞧瞧他死了没有，你们没有听到么？”

四个灰衣僧人相互望了一眼，站在东方位那灰衣僧人接道：“姑娘不是要他死一次么？”

朱若兰微微一怔，道：“就是这样死么？”

正西方位上一个僧侣接道：“如若他无缘无故的躺在地上死去，姑娘可以说他假装死去，那就不足为奇了。”

朱若兰心中暗道：“他自己装死，尚可复生，久闻天竺瑜伽术，可以在水中卧上数日夜不会死去，他既称大竺国师，想是必然精通瑜伽术了，但被我内力震死，难道也能复生么？”

正南方位上那灰衣僧人说道：“这样死而复生，才能使姑娘佩服。”

朱若兰心中暗道：这四人原来都会讲中土语言，不知是何来路。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你们不去瞧瞧，那我就自己去了，如若他还活着，我就补他两刀，我要开他之胸，看他是否还会复生？”

正北方位上的灰衣和尚答道：“我等奉命护法，岂能让姑娘得逞。”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们也该追随着他才是。”突然一掌，拍向正东方位的一位僧侣。

那和尚右手一挥，硬接掌势。

朱若兰不愿和他掌势相触，不待掌力接实，蓄蕴掌心的内力，陡然发出。

那和尚觉着一股潜力涌来，被震得连退三步。

朱若兰道：“就凭你们这一点武功，也要夸口么？”掌势一变，拍向正南方位、但见朱若兰双掌连扬，东、南、西、北各自拍出一掌。

四僧侣各接一掌之后，陡然展开反击，齐齐向前欺进，两个僧侣用掌，左右夹攻，两个出拳，前后分袭。

朱若兰就是要引他们一齐出手，当下掌指并出，分拒四人攻势。

双方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恶斗。

且说杨梦寰和赵小蝶守在悬崖上一块大岩背后，把谷中情形，看的十分清楚，眼看朱若兰被群僧围困，心中大是焦急，但朱若兰有言在先，两人又不敢不从，无法下谷相助。

赵小蝶低声说道：“杨兄，兰姊姊虽然不要咱们相助，但咱们也不能这样等下去啊！”

杨梦寰道：“姑娘之意呢？”

赵小蝶道：“和这些天竺和尚，也不用讲什么江湖道义了，咱们暗中相助兰姊姊一臂之力如何？”

杨梦寰道：“你打算如何相助？”

赵小蝶道：“施放暗器，唉！可惜我这些短剑都未曾淬毒，刺不中他们要害，就无法置仙瞰了于死地的。”

杨梦寰心中暗道：五年之前，这赵小蝶是一位不解世情，一片纯洁的少女，五年的江湖历练，险诈风波，已把她变的极擅心机了……。

只听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在想什么？”

杨梦寰道：“没有啊。”

赵小蝶道：“唉！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可是觉着我变了很多么？”

杨梦寰道：“嗯，赵姑娘成熟多了。”

赵小蝶叹息一声，道：“你守在此地，我去助兰姊姊一臂之力。”

杨梦寰忽然微微一笑道：“咱们都可以正大光明的下去了。”

赵小蝶道：“你不怕兰姊姊不高兴么？”

杨梦寰道：“兰姊姊不是说过么？只要她杀死那大国师，咱们就可以现身相助，是不是？”

赵小蝶道：“不错啊！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大国师已经死去？”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不管他死不死、反正他已经倒卧在地上，咱们下去助战，兰姊姊如若问起，咱们有话回答，也就是了”

赵小蝶道：“好啊！想不到你也变得赖皮了。”纵身而出，直向谷底奔去。

杨梦寰紧追赵小蝶的身后，飞入谷底。

朱若兰正在和四卜灰衣僧人恶斗，一面动手，一面留心察看着四人的拳势来路，只觉四人拳路，奇中蕴正，并非全属旁门左道，心中崎殖穷想不到天竺武学，竟是如此的深奥。

忖思之间，赵小蝶和杨梦寰已奔入谷底，赵小蝶娇喝一声，当先劈出一掌，拍向一个灰衣僧人。

那僧人口头接了一掌，被震的向后连退了几步。

杨梦寰抽出长剑，正待出手，忽然见四个灰衣僧人，齐齐向后撤退，护在那智光大师身前。

朱若兰低声喝道：“停手！”

赵小蝶、杨梦寰齐齐应了一声，分站在朱若兰的两侧。

朱若兰望了四个灰衣僧人一眼，道：“你们如若自知难是敌手，那就束手就缚，免得落得和令师一般下场。”

四个灰衣僧人互相低语一阵，左首一个僧人答道：“我们大国师一向是言出法随，他既然答应了要死一次给你们瞧瞧，定要实践诺言，我们天竺规矩，他如答应了姑娘之求，复生之后，姑娘如不肯和他回去天竺，只有照他的办法，也死上七日，……”

朱若兰接道：“他纵有复生之能，只怕也没有机会了。”

仍是左首那灰衣僧人应道：“我们大国师任何事都能事先料定，他已经早想到姑娘可能在此埋下伏兵，他如死去之后。

姑娘亦可能毁去他的遗体，因此，早就有了准备。”

朱若兰道：“什么样准备？”

那灰衣潜人突然撮唇一声怪啸，悠长的啸声，直冲云汉，响澈山谷。

赵小蝶低声说道：“兰姊妹不用听他的鬼话，先宰了他们再说。”

朱若兰道：“不用慌，咱们见识一下他们天竺奇术。”

只听哀乐声响，一队白衣僧侣，缓缓从各口行了进来。

杨梦寰抬头看去，只见那一队白衣僧侣，共有一十三人，其中四人，抬着一具白色的棺木。九个白衣僧侣，分执着各种不同的法器，边吹边打而来。

杨梦寰一皱眉头，低声问朱若兰，道：“这是怎么回事？”

朱若兰道：“我也不太明白，咱们耐心看下去。”

那一队白衣僧侣，行到智光大师身侧，放下棺木，打开棺盖，缓缓把智光大师的身体，放入棺木之中，齐齐对棺木拜了下去。

赵小蝶看了一阵，并无新奇之感，低声说道：“兰姊姊。咱们何不一齐出手，先伤他们一部份人再说，这装死人的事，有什么好瞧的。”

朱若兰道：“好！”暗中一提真气，突然一皱眉头，连连向后，退了三步。

杨梦寰一伸手，拦住了朱若兰道：“兰姊姊，怎么回事？”

朱若兰道：“我受了暗算。”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受了暗算！”

朱若兰秀眉紧蹙，脸色苍白，缓缓说道：“不错，我受了暗算。”

赵小蝶双手各执一把短剑，正待出手，听得朱若兰的话。

突然停下手来，回日一顾朱若兰，说道：“杨兄，扶着兰姊姊走。”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不能走，除非你们不想要她活了。”

赵小蝶怒声喝道：“为什么？”

一个灰衣僧人，陡然转过身来，接道：“她中了我们大国师的七煞断魂手，七日之内，如若不得解救，必死无疑。”

赵小蝶道：“什么人能够医治？”

那灰衣僧人道：“除了敝大国师之外，天下无能医此伤之人。”

赵小蝶怒道：“你们大国师已经死去，难道要他复生之后，再为人疗伤？”

那灰衣僧人道：“不错，七日之后，敝大国师复生，再为朱姑娘疗伤不迟，他算准了时刻，才死给朱姑娘看，自然是不会错了。”

赵小蝶道：“死给我们看？”

灰衣僧人道：“不错啊！不信你问那朱姑娘。”

赵小蝶回顾了朱若兰一眼道：“兰姊姊，是你叫那和尚死的么？”

朱若兰胸腹间剧痛如绞，愈想运气制止，疼痛更是厉害，一时间无法开口答话，只好不住点头。

赵小蝶看朱若兰的脸上，痛的汗水直淌。心中大为震骇，暗道：兰姊姊内功精湛，竟会疼的如此难耐，看来伤的是果然厉害了。

只听那灰衣僧人说道：“凡是为七煞断魂手所伤之人，愈是要运气止疼，疼的愈是利害，姑娘如不想受苦，那就不用运气止疼了。”

朱若兰武功虽然精湛，但这等绞腹之疼，也是不易忍受，只好依言散去真气；果然，内腑中的绞疼突然停了下来。

只听那灰衣僧人又道：“你从此刻起，不能再使伤势发作，此后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长久，不但不能再行运气，而且也不能太耗真力，这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我们大国师复生之后，为你疗治。”

朱若兰望了那棺木一眼，道：“一定要等他复生么？”

灰衣僧人道：“不错，除了大国师之外，当今之世、只怕再无第二人能疗治那七煞断魂手的伤势。”

赵小蝶道：“如是他不会活了呢？”

灰衣僧人道：“万一如此，只有请那朱姑娘陪葬了。”

赵小蝶想要发作，却被杨梦寰示意拦住。

朱若兰望了四个和尚一眼，缓缓说道：“咱们先去休息一会再说。”信步向后退去。

那灰衣和尚也不拦阻，却高声说道：“不论你们走多远，但如想那朱姑娘留下性命，第七日午时之前，二定要赶来此地，过了午时，那就必死无疑了。”

赵小蝶冷哼一声，道：“我就不信，那七煞断魂手，伤了人就无法解救。”

灰衣僧人道：“你们还有数日时间，不妨尽这几日之力，去找几位名医试试。”

赵小蝶还待反唇相讥，朱若兰说道：“小蝶，不用和他们斗口了。”

赵小蝶道：“姊姊说的是。”扶着朱若兰退到一处山崖之下，坐了下来。

杨梦寰抬起头来，望了朱若兰一眼，道：“兰姊姊，那和尚说得是真是假？”

朱若兰道：“句句真言。”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是非得那智光大师出手相救不可了。”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你想他会毫无条件的救我么？”

杨梦寰黯然一叹，垂下头去、赵小蝶亦是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朱若兰举起手来，理一下被山风吹乱的秀发，缓缓说道：“你们不用为我的生命担忧，一个人活上一百年，也是难免一死，眼下要紧的是，如何使那大国师不再复生，有道是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如是那智光大师七日后不再复生，随他来的天竺武士，亦必将丧失斗志，成为一片散沙，那就不难一举击溃了。”

赵小蝶道：“如是智光大师当真不再复生，又有谁会疗治好妹妹的伤势呢？”

朱若兰道：“那智光大师复生之后，咱们多了一个强敌，但他未必就会为我疗好伤势。”

赵小蝶道：“姊姊之意呢？”

朱若兰道：“我的意思是，不用管我的生死，必须借此机会，把那智光大师杀死。”

赵小蝶道：“有一事小妹也想不通，一个人死了之后，难道真的还会复生么？”

朱若兰道：“他不是真死，天竺瑜伽术，习练有成，装死几个月、并非难事。”

赵小蝶道：“和那龟息之术一般？”

朱若兰道：“大同小异……”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一个人在行术期间，就消失了抵抗能力，只要能重伤他内腑，极容易使他无法复生。”

赵小蝶道：“这倒不难，小妹使用大般若玄功、隔棺传力震他内腑，顾虑的还是姊姊，唉！十个智光大师，也抵不过姊姊一条命啊！”

朱若兰沉吟一阵，道：“此刻，咱们还有机会造成两败俱伤”之局，如

是等那智光大师复生之后，咱们连这机会也没有了。”

杨梦寰道：“他答应为姊姊疗伤，等他疗治好姊姊伤势再和他动手不迟。”

朱若兰道：“我低估了他，才受了他的暗算，落此重伤，唉！

我一直留心到他的武功，却忽略了他的心机，其实，他聪明绝伦，如若斗智，咱们三人还未必是他之敌。”

赵小蝶道：“他伤了姊姊，为何又要装死呢？”

朱若兰道：“他要用手段笼络我，同时亦可夸耀他的奇术。”

赵小蝶道：“我明白了，他要讨好妹妹，但又不敢放开胸怀，才这般……”

朱若兰谈谈一笑道：“可以这么说吧！他很想讨好我，但又不放心我，所以，他一面对我故示大方一诺千金，一面又暗中算计于我。”

赵小蝶道：“现在咱们要怎么办？”

朱若兰道：“眼下情势，咱们已处劣势，但如能使那智光大师不再复生，咱们就可互相易势了。”

赵小蝶道：“智光大师不能活，无人再能疗治妹妹的伤势”

朱若兰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其间有些不同，那智光不但是他们的首脑人物，而且是几人的灵魂，智光若不能复生，这些和尚也就失去了斗志，但你和杨兄弟，纵然没有我朱若兰，亦都是独当一面的大才，心中愈是悲债，斗志愈强……”

杨梦寰接道：“兰妹妹你忘记了一件事。”

朱若兰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咱们的主要对头是金环二郎陶玉，妹妹必须留下有用的生命，对付他。”

朱若兰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

赵小蝶道：“唉！事已至此，还望姊姊能够忍耐一二，委屈求全，无论如何，你不能弃我们而去，等那智光复生之后，疗好姊姊的伤势，咱们再想法对付他们不迟。”

朱若兰道：“好吧！我试试看，尽七日打坐之功，看看能不能解除他加于我的伤害。”

赵小蝶道：“我和杨兄，为姊姊护法，姊姊放心坐息就是。”朱若兰站起身子，望了望天色，道：“走！咱们要选一处容易防守之地，万一那些天竺和尚，结队相犯，你们两人难免要顾此失彼了。”

赵小蝶扶着朱若兰的右臂向前行去。

朱若兰选择一处狭谷尽处，盘膝坐下。

赵小蝶、杨梦寰轮流守望，休息时，就坐在朱若兰的身侧。

时光匆匆，一日夜弹指而过。

这时，太阳刚刚爬上了峰顶，金黄色的阳光，照在狭谷中。

赵小蝶缓步走了过来，低声说道：“杨兄……”

杨梦寰挺身而出，道：“该我轮值了。”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时间还早，你替我片刻，我去打几支禽兽回来，咱们该吃点东西了。”

杨梦寰道：“有劳姑娘。”

赵小蝶一提气，身子飘然而起，飞落二丈多高的一块大岩石上，右手

扬处，但闻卍卍连响，一支山鸡，由悬崖间滚落下来，一面仍然不停的挣扎。

杨梦寰道：“好手法。”转身向谷外行去。

这道狭谷，在两座山峰夹峙之间，入口处不过五六尺宽，两面的峰壁，陡立如削，又生满了青苔，十分险恶，纵然身怀第一流的轻功，也是不易攀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渡之险。

杨梦寰站在狭谷入口处，抬头看去，只见远山凝翠，景物若画，清风徐来，顿使人神志一清。

这一日夜中，他一直担忧着朱若兰的伤势，忘去了腹中饥饿，但想到赵小蝶适才打下那只又肥又大的山鸡，顿感腹中饥肠辘辘。

幸好这一段时间，未见有人追来。

定然，那天竺僧侣，有着很充分的信心，料定了中土名医，无人能疗治朱若兰的伤势。

忖思之间，突然闻得一阵鸡肉香味，传了过来。

杨梦寰腹中早已有些饥饿，闻得那肉香之后，更是感觉着饥火难耐。

但闻那肉香愈来愈浓，不禁流出馋水，暗道：赵小蝶不知用什么方法，烤的这样香味四溢……。

只听味的一声轻笑，传了过来，道：“杨兄，你很饿么？”

杨梦寰转脸望去，不知何时，赵小蝶已经到了身后，手中捧着半只烤好的山鸡。

杨梦寰尴尬一笑，道：“不错。”

赵小蝶道：“快吃吧！我烤的不好吃，不要见笑。”

杨梦寰道：“烤的很香，我早已闻到了。”伸手接过山鸡，正待食用，突然停下来，道：“你和兰姊姊不吃么？”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你吃吧！我和兰姊姊吃的很少，两个人吃一半就够了。”

杨梦寰腹中饥饿，也不再谦让，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半只山鸡，很快吃完。

赵小蝶一直站在身侧，呆呆的瞧着他吃，看他吃的津津有味，心中亦很高兴，微微一笑，道：“很好吃么？”

杨梦寰道：“好吃的很。”

赵小蝶道：“吃饱了么？”

杨梦寰道：“肉嫩味香，就是再有半只，在下也能吃完。”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好，等一会我再打一只烤给你吃。”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兰姊姊怎么样了，可曾进些食用之物？”

赵小蝶道：“只吃一块鸡肉，我瞧她是真吃不下，也不好劝她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杨兄，兰姊姊待你如何？”

杨梦寰道：“情义似海，恩重如山。”

赵小蝶道：“如若为了救兰姊姊，不论什么事，你都愿意作么？”

杨梦寰道：“水里水中去，火里火中行，肝脑涂地，亦无怨言。”

赵小蝶道：“那我就拜托你一件事了。”

杨梦寰道：“什么事？只管吩咐。”

赵小蝶道：“我想去那智光大师停尸之处，把他尸体抢来。”

杨梦寰奇道：“抢他尸体作甚？”

赵小蝶道：“听兰姊姊说，天竺国人瑜珈术修习有成，可以在水中停留

甚久，和咱们龟息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办，那和尚自然不是真的死了。”

杨梦寰道：“是啦，赵姑娘可是想把他抢来之后，把他逼醒，让他疗治兰姊姊的伤势。”

赵小蝶道：“就算不把他弄醒了，亦可废去他的武功，待他七日之后醒来，逼他替兰姊姊疗治伤势啊。”

杨梦寰道：“不错，此计大佳。”

赵小蝶道：“事不宜迟，立刻就去，兰姊姊的安危，托付于你了。”

杨梦寰道：“姑娘一人之力，未免单薄，在下应该同往一行才是。”

赵小蝶道：“杨兄同去，小妹是欢迎得很，只是谁来照顾兰姊姊呢？”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晚去一日，咱们把兰姊姊送回‘水月山庄’，家岳在武功上也许不及姑娘，但他的江湖经验和阅历，却是我等难及，把兰姊姊交给家岳照顾，在下陪姑娘同去抢那智光尸体，万一不幸失手，兰姊姊照顾有人，咱们亦可瞑目泉下了。”

赵小蝶沉吟了一阵，道：“你不能去。”

杨梦寰奇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此去凶险万分，自在意料之中，如若小妹失手而死，为了兰姊姊，那是死而无怨了，如是杨兄也有个三长两短，留下李瑶红和沈家姐姐，要谁照管，她们都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妻子了，你如有了事；她们岂不要恨我入骨，我死了也得受她们的责骂。”

杨梦寰道：“姑娘不知、霞琳和瑶红内心之中，对那兰姊姊的感激，不在你我之下，就是要她们为那兰姊姊赴汤蹈火，亦是在所不惜……”

赵小蝶道：“我知道，但这有些不同，你和兰姊姊之间……”

杨梦寰道：“我知道，她们如若知道此事，不但不会反对，反将一力促成。”

谈话之间，瞥见远处一点人影闪动，直向两人停身之处行来。

赵小蝶低声说道：“来了不知是何许人物，咱们快藏起本”

杨梦寰应了一声，隐藏在一块大石之后。

赵小蝶紧紧随着飞身而起，跃上一株大树。

杨梦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青衣人疾如流星而来，行到谷口之处，停了下来，流目四顾。

杨梦寰看来人竟是王寒湘，不禁吃了一惊，暗道：“这人突然跑来此地，不知是何用心？”

忖思之间，只听王寒湘高声说道：“在下王寒湘，奉了帮主之命，有要事面见朱姑娘。”

杨梦寰心中暗道：他既明来，我等倒也该出去见他才是。

心念转动之间，瞥见人影一闪，赵小蝶纵身而下，拦住了王寒湘的去路，道：“你奉陶玉之命而来么？”

王寒湘道：“不错，朱姑娘可在此地么？”

赵小蝶道：“你有什么事、先说给我听听，才能决定要不要你见她。”

王寒湘道：“此事关系重大，未见朱姑娘之面，在下不敢乱言。”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除非你不想活了，那就不用说啦。”王寒湘吃过赵小蝶的苦头，对她实是有些畏惧，知她不似朱若兰，识顾大体，不致于随便伤人，只要她兴之所至，说杀就杀，从不顾及后果。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应道：“姑娘就算杀了在下，在下亦是不能尽述洋情。”

杨梦寰心中暗笑道：不能尽述详情，那可是可说点头尾出来了。

但闻赵小蝶冷冷说道：“你就先说一点内情，给我听听。”

王寒湘道：“敝帮帮主说，如若他推想的不错，朱姑娘此刻应该受了重伤。”

此言一出，只听得隐身石后的杨梦寰，呆了一呆，暗道：这陶玉怎会知道朱姑娘受伤的事。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那陶王和智光大师勾结，狼狈为好、只要去问问那天竺和尚，就不难知得内情，那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杨梦寰心中忖道：这倒是简单的很。

王寒湘也不辩驳，缓缓说道：“有劳姑娘代在下通报一声，看那朱姑娘是否愿见在下？”

赵小蝶冷冷说道：“你为人和那陶玉一般的好猾，叫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王寒湘道：“姑娘之意呢？”

赵小蝶道：“我点了你的穴道，再去通报兰姊姊，她如肯见你，自然带你见她，如是不肯见你，我再解你穴道，放你离此。”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办法太苛刻了，那王寒湘也是江湖上有头脸的人物，决是不会答允。

那知事情竟然是大大的出了杨梦寰的意料之外，王寒湘竟然一闭双目，道：“好！

姑娘尽管出手。”

赵小蝶也不客气，右手挥扬，点了王寒湘四处穴道。说道：“杨兄，请出来吧！”

杨梦寰缓步而出，说道：“什么事啊？”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你在这里看着他，我去通报兰姊姊一声，看看兰姊姊肯不肯见他。”

杨梦寰道：“你去吧！”

赵小蝶道：“此人狡猾的很，不要上他的当，我告诉你一个釜底抽薪之法，如是他给你施用什么手段，你就给他一剑。”

杨梦寰微微一笑，暗道：这办法倒也是对付狡猾之徒的良策。

赵小蝶转身直向谷中奔去。

大约过一顿饭工夫之久，才见赵小蝶缓步走了过来。

王寒湘急急说道：“那朱姑娘怎么说？”

赵小蝶一字一句道：“本来不要见你，以后，不知为何又改变了心意，现在你跟我走吧！”

王寒湘道：“姑娘可否给我解开穴道？”

赵小蝶道：“我点你双臂上的穴道，又不妨碍走路，干吗要解？”

王寒湘无可奈何，只好举步跟着行去。

杨梦寰走在王寒湘的身后，直达山谷尽处。

只见朱着兰盘膝坐在一处青草地上，神情一片肃然。

王寒湘缓步行到朱着兰的身侧，说道：“在下穴道被点，不能给姑娘见礼了。”

朱若兰道：“不用多礼，你见我有什么事？”

王寒湘道：“在下奉了陶帮主之命而来。”

朱若兰缓缓说道：“什么事，照直说吧！”

王寒湘道：“敝帮帮主知那天竺和尚，武功高强非同小可，因此想到了姑娘可能受他暗算，特遣在下来见姑娘请示一事。”

朱若兰道：“请示什么？”

王寒湘道：“敝帮主亲率数十名高手，驻足在百里之内，但得姑娘一个请字，立时率人赶来相助。”

朱若兰略一沉吟，道：“他大约是已知天竺和尚的厉害，心知我们如败在天竺和尚的手中，就要轮到他了，明来助我，实为自助，我朱若兰不领这个情。”

赵小蝶接道：“陶玉可以绘制姊姊一幅画像，勾引天竺和尚，难道我们就不会和天竺僧侣合手，先把他杀死么？”

第三十五回 事急联手

王寒湘尴尬一笑，道：“王某只是奉命而来，如得姑娘赐允，那是最好，万一姑娘不愿我等相助，在下亦只好据实回报敝帮主了。”

杨梦寰突然拱手说道：“王老前辈。”

王寒湘急急还了一礼，说道：“不敢会，杨大侠有何见教？”杨梦寰道：“在下心中有件事，一直想不明白，倒要请教老前辈了。”

王寒湘道：“除了敝帮中不能泄露的机密大事之外，王某是知无不言。”

杨梦寰道：“在下问的是王老前辈的私衷。”

王寒湘略一沉吟，道：“杨大侠问那一方面？”

杨梦寰道：“王老前辈，在武林成名已久，昔年家岳曾慕名相邀，入天龙帮中，委以五旗坛主之首的要职，那时陶玉不过是天龙帮中一名香主，想不到数年之后，老前辈竟然又作了陶玉的属下。”

王寒湘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一个人的才慧、天赋不同，其成就亦是不同，数年前敝帮主固然是天龙帮的一名香主，但如论他此刻的成就，却又非在下所及了。”

杨梦寰道：“只此而已么？”

王寒湘似是有着难言之苦，淡淡一笑道：“敝帮主能使我王某倾心相从，自然是有着令人敬服之处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杨兄，不用对牛弹琴了，他甘心为陶玉所用，只怕是情非得已。”

王寒湘轻轻咳了一声，道：“敝帮主还等着在下的回信，朱姑娘如何决定还望示知。”

朱若兰缓缓说道：“你要那陶玉亲来见我，再谈合作的事。”

王寒湘道：“就此一言为定，在下立刻回报敝帮主。”

朱若兰望了赵小蝶一眼，道：“解开他的穴道。”

赵小蝶应了一声，挥手在王寒湘的身上，连拍了四掌。

王寒湘穴道解开，抱拳一礼，道：“多谢朱姑娘。”转身疾奔而去。

赵小蝶望着王寒湘背影逐渐的消失不见，低声问道：“兰姊姊，那陶玉为什么要来帮助我们？”

朱若兰道：“天竺和尚，突然在中原出现，大出我意料之外，这一次咱们虽非一败涂地，但已陷于危险之境，再错一着，只怕要全军覆亡，我得好好想想才行。”言罢，闭上双目。

赵小蝶、杨梦寰不敢惊扰于她，悄然向谷口行去，行出数丈，赵小蝶忽然低声问道：“你瞧兰姊姊会不会和陶玉合作？”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是兰姊姊不肯，就算那陶玉苦苦恳求，也决然不会和他合作，但此刻她伤势未愈，处境险恶无比，如何决定那就难以预料了。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兰姊姊谙熟谋略，肯不肯和陶玉合作，在下如何能够料到。”

赵小蝶道：“如是兰姊姊不和陶玉合作，那就罢了，如是和陶玉合作，我就求你一件事。”杨梦寰道：“什么事啊？”

赵小蝶道：“如兰姊姊决定和陶玉合力对付那天竺和尚，那也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那陶玉的阴毒，狡猾，实在那天竺和尚之上，因此，咱们胜过那天竺和尚之后，你要和我合力一举把陶玉搏杀。这些年来，他武功大进，我一人之力，只怕已经非他之敌了。”

杨梦寰道：“好吧！到时见机而作，我想那陶玉必已有准备，只怕不会给咱们杀他的机会。”

赵小蝶道：“不论成败，咱们也得出手一试，陶玉隐在暗处，和咱们作对，而且他武功愈来愈高，心地越来越毒，留他活在世上，不但我等多一个心腹之患，亦非武林之福。”

谈话之间，已到谷口所在。

杨梦寰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在下数年来，历经无数凶险，几经生死之劫，但我从未觉到人手单薄，此刻却有势孤力单之感了。”

赵小蝶道：“那是你担心兰姊姊的伤势，心中有着顾此失彼的顾虑，才有此感是么？”

杨梦寰点点头，道：“大概是不错了。”

赵小蝶道：“我也很担心兰姊姊的伤势，不过，我相信兰姊姊吉人天相，不会有何凶险。”

杨梦寰道：“但愿一切如赵姑娘预料才好。”

赵小蝶道：“又有人来了。”

杨梦寰抬目望去，果见一团人影，疾向谷口之处奔来。

赵小蝶拉着杨梦寰一闪身子，隐入了一块大石之后。

只见那人形行到谷口之后，突然停下身来，不住向谷中探望。他似是早知谷中有人，竟不敢冒然闯入。

杨梦寰身子被赵小蝶挡了起来，无法瞧到外面景物，但觉那人早该到了谷口，何以不见进入谷来，忍不住问道：“来人可是已经过去了么？”

赵小蝶道：“这人鬼鬼祟祟，在谷口处徘徊探望，却又不敢进入谷中。”

杨梦寰道：“什么样子？”

赵小蝶道：“个子矮小，身着黑衣。”

杨梦寰心中一动，道：“我去问他一声。”纵身而出。

那黑衣人见到杨梦寰时，放步行了过来，一面说道：“杨师弟……”

杨梦寰已听出是童淑贞的声音，接道：“是童姊姊么？”

童淑贞一面点头，一面闪入谷中，道：“正是愚姊，朱姑娘受了伤么？”

杨梦寰道：“不错，姊姊如何知道？”

童淑贞道：“我一直混在陶玉手下，陶玉属下众多，我又十分小心，这些时日中，总算未曾被他发觉。”

杨梦寰道：“陶玉为人精明，师姊长期混在虎口，只怕不是良策……”

童淑贞道：“此刻无暇谈论这些事，我冒险来此，告诉你一件重大消息。”

赵小蝶接口说道：“什么消息？”

童淑贞回顾了赵小蝶一眼，道：“赵姑娘也在此地，那是最好不过，陶玉可曾派那王寒湘来过此地么？”

赵小蝶道：“来过了。”

童淑贞道：“那就是了，陶玉已知朱姑娘受伤的事，决心乘人之危，要亲率高手，准备来生擒朱姑娘……”

赵小蝶冷笑一声，接道：“怎么样？我就知道那陶玉为人恶毒，决不是真心和咱们合作，果然是派那王寒湘探道而来。”

童淑贞道：“我此来原想留此相助，但赵姑娘在此，用不到我助拳了，你们多多珍重，我要去了。”转身向谷外行去。

杨梦寰急急说道：“师姊留步。”

童淑贞缓缓回过身来，道：“师弟还有什么话说？”

杨梦寰大步行到童淑贞的身侧，低声说道：“朱姑娘确实受了重伤，既要拒挡那天竺和尚，又要对付陶玉，赵姑娘武功虽然高强，但却有顾此失彼之忧……”

童淑贞道：“这些事我早就知道，你想要我作什么？只管吩咐就是。”

杨梦寰道：“有劳姊姊到水月山庄一行。”

童淑贞道：“朱姑娘、赵姑娘，都在此地，回‘水月山庄’请那一个呢？”

杨梦寰道：“家岳现在在水月山庄。”

童淑贞道：“李老前辈比起朱姑娘，那个武功高强？”

杨梦寰道：“自然朱姑娘高强的了。”

童淑贞道：“这就是了，那就不用回‘水月山庄’了。”

杨梦寰道：“我们主要的是人手不够，无法调度，家岳如能赶来，也好相助我等一臂之力，他经历广博，遇上大事，自有过人之见。”

童淑贞道：“除了令岳之外‘水月山庄’中，还有些什么人？”

杨梦寰道：“还有沈师妹。”

童淑贞道：“好了，我告诉沈师妹就是。”

杨梦寰道：“如是见着了天机石府来人，也请告诉他们朱姑娘在此。”

童淑贞道：“我都记下了。”转身大步而去。

杨梦寰望着童淑贞背影消失之后，才缓缓回望着赵小蝶道：“赵姑娘，你确见这人没有？”

赵小蝶道：“瞧到了。”

杨梦寰道：“她此去没有凶险吧！”

赵小蝶道：“但愿如此。”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陶玉别怀鬼胎，咱们也该好好准备一下才是。”

赵小蝶道：“杨兄说的不错，但不知要如何准备？”

杨梦寰道：“咱们紧随在兰姊姊的身侧，使他没有下手的机会。”

赵小蝶道：“这办法不算上上之策。”

杨梦寰道：“如依姑娘之见呢？”

赵小蝶道：“只怕你不会答应，如若以毒攻毒，有何不可。”杨梦寰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赵小蝶道：“先下手为强。陶玉到此之时，我先伤了他经脉，他怕咱们杀他，自然不敢对兰姊姊无礼了。”

杨梦寰一耸剑眉，道：“这个，这个……”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我知道你不会赞成，你要作英雄，不愿暗算伤人……”

杨梦寰摇摇头，道：“我这些年来，吃了陶玉不少苦，对付别人，咱们固然不能暗施算计，可是对付陶玉，那就不同了，我担心的是那陶玉阴险精明，岂能无备，如是咱们暗算不成，反使他有了借口，那就……”

赵小蝶道：“我知道，你怕他借故翻脸，伤了兰姊姊，是么？”

杨梦寰道：“不错，陶玉武功，今非昔比，如是兰姊姊未受伤前，咱们自然是不用怕他，但此刻情势不同，一旦动起手来只怕很难保兰姊姊的安全。”

赵小蝶道：“咱们就算不暗算他，他如觉得应该动手，也是一样动手。”

杨梦寰道：“我想兰姊姊必然早有计算，姑娘如认为此策可行，最好能和兰姊姊商量一下。”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杨兄说的是，我去请示兰姊姊，她既然要陶玉来，想是早已胸有成竹。”言罢，转身而去。

杨梦寰仰脸望天，长长吁了一口气，心中暗暗忖道：五年前一番大劫之后，只望江湖上从此相安无事，却不料留下一个陶玉，牵引出如许纠纷，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合录了那一本“归元秘笈”固然是使武林中很多绝技得以保全，但也带给了武林中无数的纷争，困扰，自它出世，首先使一对爱侣反目，继之天下武林同道，为它闹得天翻地覆，追究祸源，都由那“归元秘笈”而起，这一部天下武学的总纲，看来是不宜留在人间了，日后，但教我得到此书，必将它一火焚去……他一心想着那“归元秘笈”的事，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只听哧的一声娇笑，传了过来，道：“你在想的什么心事？”杨梦寰回头看去，只见朱若兰扶在赵小蝶香肩之上，站在身后三四尺处，自己只管想那“归元秘笈”的事，竟不知两人何时到来，当下尴尬一笑，道：“两位……”

朱若兰微微一笑，接道：“小蝶妹妹和我谈起了陶玉的事。”

杨梦寰道：“姊姊如何决定呢？”

朱若兰道：“咱们此刻处境，不但险恶，而且十分微妙，陶玉和咱们为敌，但也可以助咱们一臂之力。”

杨梦寰看她脸含微笑，神态镇静；毫无面对死亡的不安和痛苦，心中既是敬佩，又是黯然，缓缓垂下头去，道：“姊姊如是未受那和尚暗算，咱们也用不着借重陶玉了……”

朱若兰笑道：“你不用为我担忧，我自信可以渡过这次死亡之危……”目光转动，一掠杨梦寰和赵小蝶，眉宇间微现黯然，但不过一刹那间，又恢复了镇静，接道：“等一会陶玉来时，你们不用守护于我。”

赵小蝶道：“那怎么行？”

朱若兰举手理一下秀发，道：“情势所迫，姊姊不得不用手段了。”

杨梦寰一皱眉头，欲言又止。

朱若兰似是已瞧出杨梦寰的用心，笑道：“不要紧，我不会对陶玉有所

承诺的？”

赵小蝶道：“姊妹身受重伤，如何能和那毒如蛇蝎的陶玉单独相处？”

朱若兰轻轻拍着赵小蝶的香肩，道：“不要紧，姊姊自有对付他的办法，咱们就这样决定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咱们此刻的处境，虽然险恶，但并非绝望，一个人愈处逆境，愈是要坚定、镇静，自我受伤之后，倒使我想到平常未曾想到的事，也许这次大伤，反使我对人作事，有很大的进益……”

语声未完，突闻长空鹤唳，灵鹤玄玉自空而降。

玉萧仙子跃下鹤背，满脸慌急的说道：“姑娘好么？”

朱若兰望了玉萧仙子一眼道：“我不是很好么？”

玉萧仙子道：“适才小婢遇上了童姑娘，得知姑娘受伤之事……”

朱若兰接道：“你到过水月山庄么？”

玉萧仙子道：“去过了，见过沈姑娘，和李老前辈。”

朱若兰道：“那还好，如若那天竺和尚，分出一部人手，袭击水月山庄，咱们就难以应付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除你之外，还有什么人离开了天机石府？”

玉萧仙子道：“小婢骑鹤先来，彭姑娘率人随后动身，我们已约定在‘水月山庄’之中相见。”“朱若兰点点头，道：“这就是了，你回‘水月山庄’去吧！”玉萧仙子道：“姑娘受了重伤，小婢理该留此照应才是。”朱若兰道：“不用了，回到水月山庄去吧！此地有赵姑娘和杨相公照顾我，人手已够，水月山庄人力单薄，你回去也好助他们一臂之力，在庄中等我之命。”

玉萧仙子不敢再言，欠身一礼，道：“姑娘保重，小婢去了。”转身行去。

朱若兰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高声说道：“那百毒翁如去找你，留他在水月山庄，此人对咱们大有帮助，好好的款待他。”

玉萧仙子道：“小婢记下了。”举步跨上鹤背，灵鹤冲天而起，飞上高空。

朱若兰目光一掠杨梦寰和赵小蝶道：“记着，那陶玉到此之后，你们全都给我避开。”

杨梦寰道：“记下了。”

朱若兰扶着赵小蝶的肩头，转身又行口谷中。

杨梦寰望着朱若兰背影，黯然忖道：兰姊姊是何等英雄人物，只因受了我的拖累，害得她身受如此重伤，明知那陶玉为人阴沉险恶，还得设法虚与委蛇……。想到伤心之处，不禁为之一叹。

感伤之间，瞥见赵小蝶匆匆行了过来，说道：“杨兄，我瞧事情有些不对。”

杨梦寰道：“什么事情不对？”

赵小蝶道：“兰姊姊一生之中，最不喜欢和人虚与委蛇，但此刻，却突然决定要和陶玉长谈。”

杨梦寰道：“形势逼人，兰姊姊心中虽然不愿，但又不得不设法应付了。”

赵小蝶道：“有一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了？”

杨梦寰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陶玉和兰姊姊的事。”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陶玉和兰姊姊的事？”

赵小蝶道：“不错，陶玉很喜爱兰姊姊。”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陶玉对任何女子都一样……”

赵小蝶道：“陶玉对兰姊姊的喜爱，有些不同。”

杨梦寰道：“哪里不同？”

赵小蝶道：“陶玉对兰姊姊很认真，至低限度，这一段时间内很认真。”

杨梦寰沉吟一阵，道：“可是兰姊姊告诉你的？”

赵小蝶笑道：“你怎舍这样想呢，兰姊姊怎会告诉我这些事情，自然是我自己瞧出来的了。”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不要紧，兰姊姊智慧绝伦，早已看透了陶玉的为人，自然会防备他的。”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十年内，兰姊姊当是主宰武林中正邪消长的人物，因此，咱们不能让兰姊姊受到一点伤害，你明白我的话么？”

杨梦寰一皱剑眉，道：“有些明白，但却不大明白。”

赵小蝶道：“你们男人，看上去聪明得很，其实都是很糊涂……”语声微一停顿，接着道：“如是那陶玉，常年和兰姊姊在一起，那陶玉又诚心讨好兰姊姊，日久情生，怎么得了！”

杨梦寰道：“兰姊姊她非同他人，不论陶玉耍的什么手段，兰姊姊也能够洞烛细微，谅那陶玉也无法骗得兰姊姊。”

赵小蝶道：“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规律，只有男女之间的事，无规可循，防微杜渐，方不失良策。”

杨梦寰道：“兰姊姊决定的事，只怕很难更改，此刻劝她已晚了一些。”

赵小蝶道：“我只是告诉你以后留心就是。”

杨梦寰道：“还要赵姑娘从中布置。”

谈话之间，瞥见人影连闪，数十人影，直对谷口奔来。

赵小蝶起身说道：“大约是陶玉来了，我要躲起来，不要见他。”

杨梦寰道：“想那王寒湘早已告诉陶玉姑娘在此，那也不用躲了。”

赵小蝶道：“我最讨厌陶玉，愈少见愈好。”起身入谷而去。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来人逐渐行近，果然是陶玉带着十余个高手而来。

行近谷口时，突然缓了下来。

陶玉走在最前面，直到距离杨梦寰五步左右时，才停了下来，一抱拳，道：“杨兄，久违了。”

杨梦寰拱手还了一礼，道：“你是真的陶玉么？”

陶玉微微一笑道：“自然是真的了，当今之世，也只有兄弟我一个陶玉啊！”

杨梦寰道：“只有从你的声音之中，我才能听出你是真是假。”

陶玉道：“现在杨兄听出来了么？”

杨梦寰道：“现在兄弟听出来了，果是陶兄。”

陶玉淡淡一笑，道：“杨兄想是早已知道了。”

杨梦寰道：“什么事？”

陶玉道：“朱若兰朱姑娘，请在下来此一晤。”

杨梦寰道：“据兄弟所知，是陶兄遣人来此求见朱姑娘。”陶玉道：“倒是承那朱姑娘赐允了。”

杨梦寰道：“朱姑娘现在谷中，陶兄请入谷中相见。”

陶玉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赵小蝶赵姑娘不在此地么？”

杨梦寰道：“谷中很大，到处可以容身。”

陶王微微一笑，回顾了身后随来的十几个功装大汉一眼道：“你们在谷外等候，未得我之命不得擅入谷中一步。”

十几个黑衣劲装大汉，齐齐应了一声，退到一处山崖之下排队而坐。

陶玉微微一笑，道：“杨兄，兄弟一人入谷，杨兄可以放过么？”

杨梦寰道：“朱姑娘邀你而来，兄弟岂敢拦阻。”身子一侧让开去路。

陶玉笑道：“杨兄有两位如花美眷，享尽齐天之福，兄弟实在羡慕得很。”

杨梦寰已知陶玉为人，天生的阴损刻薄，淡然一笑，不再理会他。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欲言又止，缓步向前行去。

他为人阴沉多疑，生恐赵小蝶隐身暗算，行动十分小心。

那知一路行到谷底，一直未见赵小蝶出手暗算。

谷底处，一株大松下，青草地上，盘膝坐着朱若兰。

阴沉险恶的陶玉，不论对任何人，一出口词锋如刀，总想损人几句，唯独对朱若兰十分敬重，当下抱拳一礼，道：“得蒙赐允，使在下得亲芳泽，陶玉幸何如之……”

朱若兰神态严肃，抬头望了陶玉一眼，冷冷说道：“陶玉，你自重一点。”

陶玉微微一笑，道：“敬领芳命。”规规矩矩的坐了下去。朱若兰星目闪动，望了陶玉一眼，道：“你要见我，有什么事？”

陶玉道：“在下想和姑娘，讨论一下目前江湖大局……”

他似是想要朱若兰接口，那知朱若兰竟是一语不发。

陶玉只好接了下去，说道：“就目下武林道上而言，在下觉得唯姑娘和区区，才当得英雄人物……”

朱若兰理一下被山风吹飘起的长发，淡淡一笑，道：“过奖了。”

陶玉只觉她轻盈一笑，如花盛放，不禁一呆。

朱若兰似有警觉，笑容突敛，又恢复一脸严肃之色。

陶王重重的咳了一声，接道：“两雄相拼，必有一伤，不论伤的是姑娘或是在下，那将使武林中尸堆如山，血流成渠。”

朱若兰道：“你很自负。”

陶玉哈哈一笑，道：“细数天下人物，我陶玉如何能不自负……”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但目下情势不同，天竺群僧，入侵中土，来势凶猛，锐不可当，唯姑娘和在下联手拒敌，才可使武林中免除大劫……”

朱若兰接道：“什么人勾引那天竺僧侣入侵中土？”

陶玉道：“大势已成，姑娘抱怨也没有什么用了。”

朱若兰道：“是不是你陶玉？”

陶玉笑道：“不错，不过，这都是为了姑娘。”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我知你狡猾善辩，你勾引那天竺和尚，竟然是为了我，这谎言未免是太可笑了。”陶玉笑道：“在下言出至诚，姑娘听在下解释，自然就明白了”

朱若兰道：“好，你说吧。”

陶玉道，“我陶王左腿膝骨虽然被你打断，落得了残废之身，但我心中并无恨你之意……”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这么说来，我还得感谢你了。”

陶玉道：“感谢倒不敢当，在下生性刻薄，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唯独对你朱姑娘生不出记恨之心。”

朱若兰道：“为何如此呢？”

陶玉道：“这其间似很微妙，但如说穿了，那倒是简单的很。”

朱若兰道：“你说说看。”

陶玉两道炯炯的目光，逼注在朱若兰的脸上，说道：“因为在下不忍使姑娘受到伤害，所以……”

朱若兰长长吐一口气道：“所以，你勾引天竺和尚来此伤我。”

陶玉摇摇头，道：“姑娘误会了。”

朱若兰道：“那里误会了？”

陶玉道：“在下用心，只是希望把你逼的走头无路，使姑娘非和在下合作不可，唉！

想不到他们竟然伤了你，倒非在下始料所及了。……”

朱若兰暗暗骂道：好一个险恶之徒……但闻陶玉接道：“当今武林姑娘如若不要人相助，那也罢了，如是要人相助，自然是非我陶玉不可了，也只有姑娘和我陶玉联手，才可对付天竺群僧奇功、邪术。”

朱若兰道：“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如若咱们两人合作，是那个为辅，那个为尊？”

陶玉道：“自然是你朱姑娘为尊了。”

朱若兰道：“我不信你肯甘心为我属下。”

陶玉道：“自然是有条件了。”

朱若兰道：“什么条件？”

陶玉道：“如论为人的冷漠，天下之人，我陶玉应该是当得第一，但我对你朱若兰竟然动了爱惜之心。”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我怎会不知道呢？”

陶玉道：“唉！说起来也是冤孽，自我第一次见你，就为你风仪陶醉……”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过，那时我陶玉虽然在武林中稍有声名，但如比起朱姑娘那可是小巫见大巫，怎敢对朱姑娘稍示爱意，只有深藏于肺腑之中罢了，想不到这一缕爱心，与日俱增，随着我陶玉的声望，愈来愈深……”

朱若兰道：“你很大胆，也很鲁莽，我从未听到过一个人敢这般坦然说出这等事情，除非是口是心非，别有所图。”

陶玉微微一笑，道：“我知你不会相信。”

但闻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别说战兰姊姊了，天下又有什么人，会相信陶玉的话。”

陶玉回头看去，只见赵小蝶站在五六尺外，神色一片肃然，眉宇间怒容涌现，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陶玉道：“在下只是说出内心之言，信与不信，那就全凭姑娘了。”

赵小蝶道：“人家不信，你说了岂不是白费口舌么，除非，你有所表现。”

陶玉道：“如何一个表现法？”

赵小蝶道：“现在兰姊姊受了那天竺国师智光的暗算，但那和尚，也伤在兰姊姊的手中，你如真心想救兰姊姊，就去把智光大师擒回来……”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我陶玉一个人去么？”

赵小蝶道：“我陪你去。”

陶玉道：“好！我如不答应你，那是显得我陶玉没有诚心。”朱若兰道：“天竺僧侣，人数众多，你们两个人何苦涉险。”赵小蝶道：“姊姊可是认为这陶玉是一个人来见你么？”

陶玉接道：“在下虽然带有几个从人，但那些人都是无关紧要的人物。”

赵小蝶道：“不用多解说了，你是愈描愈黑。”

朱若兰望了赵小蝶和陶玉一眼，似要说话，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

陶玉站起身子，望着赵小蝶道：“姑娘准备几时去？”

赵小蝶道：“今晚二更。”

陶玉道：“好！今晚初更时分，在下当率领属下几位高手在谷口等候。”

赵小蝶道：“咱们会合之后，立刻出发。”

陶玉道：“就此一言为定。”转身向外行去。

朱若兰突然启口说道：“陶玉，你不是受了伤么？”

陶玉微微一笑道：“多谢朱姑娘的关心，在下伤势已好了。”

朱若兰不再言语，眼望陶玉，大步而去。

赵小蝶道：“姊姊，那陶玉伤的很重，怎会突然间好了走来。”

朱若兰道：“我也是觉得奇怪，看他神情，又不似说的虚言。”

赵小蝶仰起脸来，说道：“希望今宵之战，那陶玉能和天竺僧侣同归于尽。”

朱若兰摇头说道：“你别只管打如意算盘，陶王心机阴沉，岂是你所能及得。”

赵小蝶道：“我虽不如陶玉的心机阴沉，但却比他清醒一些。”

朱若兰奇道：“难道那陶玉不清醒么？”

赵小蝶道：“我瞧他此刻对姊姊有些认真，至低限度，目前这一阵时光，他对你十分认真，所以他就没有我清醒。”

朱若兰道：“任何事，都不能奢求侥幸，你这般处处把机会和运气都算在自己头上，那是太过天真了。”

赵小蝶道：“话虽如此，但此刻却有着这等机会，为什么不赌赌运气？”

说话之间，只见杨梦寰大步行了过来。

朱若兰道：“陶玉走了么？”

杨梦寰道：“走了，但他临去之际，告诉我初更时分要来和赵姑娘同去抢那智光的尸体，问我敢不敢同往一行。”

赵小蝶道：“你怎么答复他？”

杨梦寰道：“我当时未作决定，特来请示兰姊姊，陶玉在闹什么鬼？”

赵小蝶道：“他要助我们去抢那智光和尚的尸体……”

杨梦寰道：“我不信陶玉真会如此好心。”

赵小蝶道：“我原也有些不信，但此刻却有些半信半疑。”杨梦寰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我瞧他神情，听他之言，他对兰姊姊确是一往情深。”

杨梦寰呆了一呆，默然不语。

朱若兰一直是闭目而坐，对两人的谈话，恍如不闻。

赵小蝶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有一件事，那陶玉说的不错。”

杨梦寰道：“什么事啊？”

赵小蝶道：“他怎么说，我已记不得了，但那意思是说，如若咱们不找他陶玉帮忙，当今武林，再无人能够帮得咱们了。”

因此，我决定和他同往一行，先抢得智光尸体回来，借他之力对付天竺群僧，然后再想法子，对付陶玉，虽非上策，但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

杨梦寰道：“兰姊姊之意呢？”

赵小蝶道：“兰姊姊当然不希望咱们涉险，但小妹已经决定了，我不信陶玉的武功强过了我，借天竺僧侣之手，证实一下，如若他确实强得过我，那也罢了，如果他不如其，回途中，我就要搏杀于他。”

杨梦寰道：“陶玉纵然如约而来，亦必会带着高手随行，你一人之力，如何能拒挡他们的围攻呢？”

赵小蝶道：“不要紧，我只要伤了陶玉一人，其他之人，那就不足畏了。”

杨梦寰道：“既是如此，在下和你同行，也好助姑娘一臂之力。”

赵小蝶道：“不用了，我瞧你还是留在这里，照顾兰姊姊吧！”

站起身子，慢步而去。

杨梦寰望着赵小蝶缓缓而去的背影，流露出无限的幽寂，无限的凄凉。

直待赵小蝶身影消失不见，朱若兰才轻轻叹息一声，道：“任性的丫头。”

杨梦寰道：“怎么？她可是不该去么？”

朱若兰道：“一则她不该去，再者我担心她斗不过陶玉……。”

杨梦寰道：“所以我想陪她一行，唉！在下走了之后，又有谁来照顾姑娘呢？”

朱若兰似是已经同意，轻轻叹息一声，道：“不要紧，我自有保身之道，你跟她去吧！不过，要持重一些，也许她会听你的话。”

杨梦寰道：“姊姊也同意她和陶玉去了？”

朱若兰道：“小蝶既经决定便很难更改，何况，她又和陶玉约好……。”

语声微微一顿，道：“去瞧瞧她，就说我答应了你和她同去。”

杨梦寰应了一声，起身而去。

只听朱若兰道：“她此刻肩负千斤，面临从未有过的惶恐不安，只有你款款情意，才能够激励起她豪情雄心。”

杨梦寰回头望了朱若兰一眼，欲言又止。

行到谷口处，只见赵小蝶支颐而坐，仰脸望天，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

杨梦寰缓步走了过去，说道：“赵姑娘。”

赵小蝶回眸一笑，道：“嗯！兰姊姊和你谈些什么？”

杨梦寰道：“她要我和你同去……。”

赵小蝶接道：“什么，留她一个人在这谷中么？”

杨梦寰道：“她说不用咱们照顾了，她自有安身之道。”

赵小蝶道：“不行；她身受重伤，一人留这里太危险了。”杨梦寰道：“兰姊姊这么说，我只好听命了。”

赵小蝶道：“走！咱们一起去见她。”起身奔入谷中。

只见大松之下，青草地上，留下一纸素笺，那里还有朱若兰的影见。

赵小蝶拾起素笺，只见上面用黛笔写道：“陶玉和天竺僧侣，同是我等之敌，这是一场斗智之战，你们要早作计划，不要以我为念。”

短短几句话，下面亦未署名，但赵小蝶和杨梦寰都已瞧出了那是朱若兰的笔迹。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兰姊姊已发觉自己伤的很重，单凭本身之力，已是无法疗治了。”

赵小蝶道：“你怎么知道呢？”杨梦寰道：“我从她短短的素笺瞧了出来，她往昔留书，是何等的气度，但这封函中，却瞧不出一丝英雄气概来……”

赵小蝶接道：“不错，我也从未见过兰姊姊口气这般软弱。”

杨梦寰流目四顾一眼，道：“兰姊姊伤势不轻，决走不远，咱们可要找她？”

赵小蝶道：“不用了，我想她就在左近，咱们也养息一下精神，等候陶玉，兰姊姊说的不错，这是一场斗智之战。”

杨梦寰不再多言，两人并肩行至谷口处，盘坐调息。

初更时分，陶玉果然依约而来，除他之外，另带八名高手。陶玉望了赵小蝶一眼，缓缓说道：“可要再去见见朱姑娘？”

赵小蝶道：“不用了，她正在运气和内伤抗拒。”

陶玉道：“那定然很痛苦了。”

赵小蝶道：“你如想为她效力，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也许这一生中，你只有这一个机会。”

陶玉淡淡一笑，道：“在下要作的事，就是天下人一致反对，我也要作，在下不想做的事，就算是天下人一齐哀求于我，我也是不会答允。”

赵小蝶道：“那你现在是愿不愿意作呢？”

陶玉道：“在下如是不愿，那也不会如约而来了。”

赵小蝶站起身子，道：“好！咱们走吧！”

陶玉目光一转，眼看杨梦寰也站了起来，不禁一皱眉头道：“杨兄也要去么？”

杨梦寰道：“陶兄可是觉得兄弟不能去……”

陶玉道：“这谷中只有你们两人，你们一起去了之后，谁来照顾那朱姑娘？”

赵小蝶道：“这倒不用你来费心，咱们走吧！”转身向前行去。

陶玉让过杨梦寰，带着八个高手，走在最后。

这片山谷，距那智光大师停尸之地，不过数里之遥，几人一阵急奔，片刻工夫已然到达。

凝目望去，夜色中，闪烁着数十盏绿色的灯火。

那灯火虽多，但因火焰惨绿，并不明亮，夜色中，反增了更多阴森气氛。

一具黄绩覆顶的棺木，在闪烁的惨绿灯火中，清晰可见。

陶玉右手一挥，让八个随来的人，停在两丈开外，低声对赵小蝶道：“姑娘准备如何出手？”

赵小蝶望了那棺木一眼，缓缓说道：“看情形，那棺木之中，定然是智光大师的尸体了。”

杨梦寰道：“可疑的是，这些番僧们对那盛着智光尸体的棺木，防守得怎会如此轻松，不够森严。”

陶玉道：“还有一桩可疑的事，他们应该早发觉了咱们行踪，何以不见任何举动？”

赵小蝶道：“不管他们是否发现，也不管棺木中是否是智光大师，但咱们既然来了，总不能就此退走。”

陶玉道：“姑娘心意如何，只管吩咐就是。”

赵小蝶道：“瞧那环绕棺木而坐的僧侣，似是早有准备，咱们分头偷袭，”

三个各攻一面……”目光一掠陶玉道：“你带的人，负责抢夺棺木。”

陶玉道：“太简单了，这计划只怕不妥。”

赵小蝶道：“你有什么高见？”

陶玉道：“那些和尚围棺而坐，知道咱们要来，毫无惊慌之情，沉着的样子未免使人怀疑，那是说，他们早已有备了。”

赵小蝶道：“你可是害怕么？”

陶玉道：“在下如是害怕，那也不会来了。”

赵小蝶道：“那是为什么？”

陶玉淡然一笑，道：“姑娘可曾数过他们的人数？”

赵小蝶道：“这倒承曾。”

陶玉道：“那人御亮起的绿色灯光，暗相配合，一个惨绿的灯光，一个僧侣，七七四十九盏灯，配了四十九个人，决然不是巧合。”

赵小蝶道：“那又如何？”

陶玉一皱眉头，道：“天竺素多异术，咱们不能不防，照在下的看法，他们似是早已摆好了一阵奇阵，安排了陷阱，等咱们找上去自投罗网。”

赵小蝶道：“你既觉着我调度不当，那就由你主持如何？”陶玉格格一笑，道：“如论咱们的运筹帷幄之能，兄弟是当之无愧了……”

语毗微一顿，接道：“咱们先瞧瞧他们有些什么变化再说。”

说完，举手一招。

八个黑衣佩带兵刃的大汉，齐齐奔了过来。

陶玉就八人之中，指定两人，其余六人，又退了回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人不知要闹什么鬼，倒是要仔细瞧瞧。

只见陶玉有手挥扬，在两个大汉身上点了三指。

杨梦寰看他点中两人之处，竟非三百六十五穴，似是异脉奇经。

但见两个大汉闭目而立，片刻之后，重又睁开双目。

这时，两人神情全变，双目圆睁，直似喷出火来一般。

只听陶玉缓缓说道：“我已用武功，逼他们身上的潜力迸发，此刻，纵然是强如你我这等高手，也无法十招内把两人制服。”

突然举手，在两人背上各拍一掌，接道：“你们到那棺木旁边瞧瞧去。”

两个大汉也不讲话，一齐举步向前行去。

陶玉望了杨梦寰一眼，道：“这是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手法……”

赵小蝶接道：“记在那一页上，我怎么想不起来。”

陶玉微微一笑，道：“听说你已把那‘归元秘笈’读的倒背如流，不知是真是假？”

赵小蝶道：“不错，你如不信，就问上一句看看！”

陶玉道：“可惜这逼人生命中潜力之法，记载于夹层之内，姑娘没有瞧见。”

赵小蝶冷冷说道：“怎么？难道你认为你当真的读完了全部‘归元秘笈’。”

陶玉道：“在下记不得那部‘归元秘笈’上还有何残章断篇。”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记不得，那是只怪你见识不到罢了。”

陶玉冷冷说道：“倒要请教姑娘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在那佛、道两家合璧而修的‘大般若玄功’之前，可有着‘回龙三式’的记载么？”

陶玉略一沉吟，道：“不错，有此记载。”

赵小蝶道：“你是否感到那‘回龙三式’之后，缺少了什么？”

她如不提也还罢了，这一提，确使陶玉有着一种残缺不全的感觉，沉吟了一阵，道：“不错，那‘回龙三式’和‘大般若玄功’之间，确似有着一种其他的记载。”

赵小蝶道：“因此，你并未读完了全篇‘归元秘笈’。”

陶玉道：“‘归元秘笈’上，各章各页的记载，都有它的独立特性，合则成章，分则各成一篇，纵如姑娘所言，真的漏失一页，那也算不得什么要紧的事。”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你未读那一章，自然不知道它的重要了……”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此时此刻，咱们抢那智光大师的尸体要紧，用不着辩论这‘归元秘笈’上的事了。”

陶玉望了那黄绫覆盖的棺木一眼，道：“抢过这智光大师的尸体之后，在下还要好好和姑娘谈谈。”

说话之间，只见那两个大汉，已然奔进了群僧环围而坐的阵势中，逐渐接近了那棺木。

赵小蝶凝目望去，只见那端坐在棺木四周群僧，对那两个行近棺木的人竟然视若无睹。

杨梦寰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如若这些僧侣不是保护那智光大师的尸体，为何要围绕那棺木而坐，如是保护那智光大师的尸体，怎的竟然不阻止两人？”心念转动之间，突见四个和尚，就坐原位不动，齐齐扬手对两人发出一掌。

两个大汉齐齐大呼一声，四掌齐出，分接下四僧的掌势。

四僧攻出一招，似是激怒了两个大汉，一起纵身而起，分向两个僧侣攻去。

杨梦寰细察两个大汉动手的情形，几近疯狂，似是全然不顾本身的安危。

这猛恶绝伦的攻势，迫的两个受到攻击的和尚，挺身而出，挥掌拒敌。

立时间，四个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两个大汉奋不顾身，逼了二僧只有招架之功。

陶玉目注四人打斗形势，连连说道：“奇怪呀！奇怪！”

赵小蝶道：“那里奇怪了？”

陶王道：“这些排成的形式，明明是一座阵图，何以却不肯发动？”

赵小蝶道：“这事简单的很，他们不是瞎子，明明瞧到咱们站在此处，如著他们发动阵势变化，咱们站在旁边察看，岂不是让咱们一目了然了么？”

陶玉笑道：“姑娘这么一说，果然是简单得很。”

赵小蝶道：“怎么，不对吗？”

陶王道：“在下没有说什么啊。”

赵小蝶道：“哼！你陶玉心中有些鬼谋，我清楚的很，最好是别在我面前卖弄。”

自负险诈的陶玉，对待赵小蝶却似有着很深的耐性，微微一笑，道：“姑娘才智比在下高明很多，在下对姑娘一向敬佩。”

赵小蝶道：“怎么，可是想打我收存那几页‘归元秘笈’的主意么？”

陶玉道：“在下想是想，只怕难以如愿。”

说话之间，忽听两声大喝，那两个进入僧群的大汉，突然一齐倒了下去。

赵小蝶一皱眉头，道：“他们怎么倒下去了？”

陶玉心中亦是奇怪，暗道：这两人一直占优势，怎会忽然躺下去呢？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也许那和尚们暗中施放暗器，或是施用什么毒物伤了他们？”

赵小蝶心中一动，暗道：施用毒物倒不失上策，天竺僧侣虽然武功特殊，别具一宗，但也是血肉之躯，自然无法防止毒物侵袭了。中原道上，甚多用毒高手，找几个来也非难事。

第三十六回 惊魂大阵

赵小蝶忖思之间，忽闻陶玉说道：“咱们可要进入阵中去瞧瞧么？”

赵小蝶道：“你一向怕死，不知是否有胆子进入阵中瞧瞧？”

陶玉道：“只要姑娘肯去，在下是舍命奉陪。”

赵小蝶道：“好！咱们留下杨梦寰守在阵外接应，咱们一齐进阵如何？”

陶玉道：“好，不过，我有一事提醒姑娘。”

赵小蝶道：“很重要么？”

陶玉道：“不错。”

赵小蝶道：“那你就说吧！”

陶玉道：“咱们进入阵中之后，那就成了生死与共的局面，彼此要相互照应才行。”

赵小蝶道：“好吧！”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陶玉紧随在赵小蝶身后，行近了群僧时，突然抢在赵小蝶的前面，道：“在下开道。”

赵小蝶心中暗道：逐虎斗狼，那是最好了，也不推辞，让过陶玉。

陶玉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缓步向前行去，走到第一个僧侣身侧，突然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这一脚陡然踢出，那和尚闭目而坐，骤不及防，如何能闪避得开。

但闻蓬然一声，正踢在前胸之上。

只见那和尚身子向后一倒，仰卧在地上，整个身体向后滑退了两三尺远。

陶玉停下脚，不再向前行进，目光转动，瞧着群僧的反应。

赵小蝶苹右双手，各握着一柄短剑，星目流转，四顾群僧。

奇怪的是那和尚的死伤，似是和其他的僧侣无关一般，竟然无人出手相救。

陶玉心中暗道：这些和尚，不知在闹什么鬼，难道当真是不畏死么？

赵小蝶道：“陶玉，你再伤一个瞧瞧。”

陶玉回顾一笑，又向前行了三步，挥手一掌，疾向另一个和尚顶门之上拍去，口中说道：“我不信你们真不怕死。”

这和尚果然有了反应，突然一抬右掌，疾向陶玉的掌势迎去。

陶王五指一翻，迅快绝伦的回手一扣，抓住了那和尚的右腕，冷冷说道：“你怕不怕死？”

那和尚不懂中土语言，瞪目不知所对。

陶玉微一加力，右手一抬，格登一声，把那和尚右手，由腕处活生生折作两断。

这等扭断腕骨的手法，出于阿尔泰山三音神尼一脉，记载于归元秘笈之上，手法极为恶毒，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之人，也无法忍受那骨折扭筋的痛苦，必将惨呼出声。

但那和尚丝毫不痛苦之意，既未出声呼叫，脸上亦未见痛苦之色，好像陶玉扭断的那双手腕，根本就和他无关一般。

陶玉皱皱眉头，道：“你的忍性很好。”五指加力，一扭一抖，只听一阵格格登登之声，那和尚一条右臂，被陶玉扭断了数处。

但见那和尚面色如常，丝毫也没有痛苦的神情。

这和尚超人忍受痛苦之情，不但使陶玉为之大感讶然，赵小蝶也瞧的瞪目呆在当地！

陶玉放开那和尚右腕，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说道：“咱们先退出去。”当先向后退去。

赵小蝶就站在陶玉身后，本想出手拦阻，但却强自忍了下去，说道：“为什么要退走？这些和尚既无抗拒之能，何不一鼓作气，迫近棺木，取走那智光大师的尸体？”

陶玉道：“这些和尚不知为何，竟能忘去了自身的痛苦，这情形非同小可，既无痛苦之感，自然不畏死亡了。”

赵小蝶道：“怎么，你可是害怕了？”

陶玉道，“在下只觉这等异常的情形，不可忽略必得作一番精密计划才成。”

赵小蝶道：“也许他们几个武功高强的主脑人物，不知道咱们来的这等迅快，没有准备，临时摆出这一阵势来，想唬唬咱们。”

陶玉道：“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赵小蝶冷冷说道：“机会稍纵即逝，你心中害怕，那就站在阵外面，别进去了。”竟举步直向阵中行去。

陶王摇摇头，低声对杨梦寰道：“杨兄，此时咱们是风雨同舟的处境，彼此之间，纵有深仇大恨，也得暂时放下，共拒强敌，照兄弟的看法，这是一座变化无穷的奇阵，只是此刻静止未动而已，也许咱们行近那棺木之后，这奇阵才会发动。”

杨梦寰道：“我要和你陶玉一般的善施暗算，五年前就没有你陶玉的命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此刻咱们是为了救那赵姑娘、并非是为兄弟一己的安危……”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我去助赵小蝶一臂之力。”直向阵中冲去。

这时，赵小蝶已然越过群僧，行近棺木。

黄绩掩盖的棺顶上，分放着三盏惨绿色的灯火。

赵小蝶望着那棺盖，呆呆出神，不言不动。

奇怪的是那四周群僧，仍然是各坐原位，并无动手的模样，似乎是这些和尚，如非被情势迫的不得已时，决不肯和人动手。

陶玉信步行到了赵小蝶身侧，道：“赵姑娘，那棺木中是智光大师么？”

赵小蝶道：“未打开棺盖之前，怎知棺木中是否智光尸体？”

陶玉心中暗道：这就奇怪了，咱们在阵外研商拒敌之策，你就等它不及，急着要进入阵中来，此刻停在棺木前面，怎的竟不动手。

凝目望去，只见棺木上灯火闪动，瞧不出有何异样之感，忍不住问道：“赵姑娘，如是不打开这棺木之盖，咱们瞧上两天，也瞧不出那棺木中是否智光大师啊！”

赵小蝶口头脸来，柔声说道：“陶玉，我想请教一件事。”陶玉微微一笑，道：“请教不敢当，姑娘有事，只管相询，在下是知无不言。”

赵小蝶道：“一个人死了之后，身子还会不会动？”

陶玉道：“自然是不会动了。”

赵小蝶道：“适才我行近那棺木之时，瞧见那棺木微微震动……”

陶玉接道：“当真么？”

赵小蝶道：“难道我还会骗你？”

陶玉道：“天竺多奇术，这些和尚乃天竺僧侣中的精锐，只怕是真有点奇异之术。”

赵小蝶道：“那智光大师原说是死后七日复活，却不料他根本未死。”

陶玉道：“赵姑娘聪明一世，怎会上这和尚的当，只有七日不死，那有死而复活的事。”

赵小蝶低声说道：“你留心四方僧侣攻袭，我打开棺木抢人。”

陶玉道：“且慢！”唰的一声，抽出背上的金环剑，接道：“小心了！”右手一推，手中金环剑，深入了棺盖之内。

赵小蝶凝神戒备，耳听四面，群偕如若群起施袭。立时将施下毒手，先伤几人。

那知一切都出了人的意外，一切都是那般平静，群僧仍然静静的坐着不动。

陶玉抽拔棺木中的金环剑，似是被二种千斤重力吸着，竟是拔它不出。

只见他连连挥动手腕，别说挑起那棺木之盖了，就是想把金环剑抽出棺木，亦是难以如愿。

陶玉果然有着过人的沉着，遇上了此等惊人大变，仍然是面不改色，手中紧握着金环剑把，缓缓说道：“赵姑娘，那智光大师不但未死，而且也未晕迷，他好好的坐在棺木之中。”

赵小蝶道：“你怎么知道？”

陶玉道：“我感觉到那是一双手，抓住了我的金环剑，不肯放开。”

赵小蝶低声问道：“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陶玉道：“不用了。”陡然欺进一步，直逼到棺木前面，左手一掌，拍在那棺盖之上。

这一击，暗传出千钧之力，猛震棺中之人。

只听蓬蓬两声轻响，棺木上的三盏灯火，暗而复明。

陶玉右腕再加力，棺盖徒然揭开，三盏油灯，随着棺盖飞落实地。

赵小蝶心中暗道：如是陶玉一剑把智光大师杀死，兰姊姊也是没有救了，急急问道：“那棺木中可是智光大师么？”

陶玉道：“现在还不知道。”

赵小蝶道：“你不会瞧瞧么？”

陶玉应了一声，探首向棺中望去。

但觉黑影一闪，棺木中伸出一只怪手来，抱住陶玉的颈项。

那棺中怪手，挥臂一扣之下，不但动作奇快，而且奥妙无比，以那陶玉此时的武功，竟然是无法避开。

赵小蝶凝目望去，只见那棺木之中除了一支怪手扣拿在陶玉的颈子之上，另有一只手，扼住了陶玉的左掌。

显然，陶玉在被那怪手一把扣拿住颈子之后，不甘受制，左手一掌，直拍过去。

赵小蝶虽只是瞧了一眼，但她心中却风车般打了几百个转。

如若不是兰姊姊此刻身受重伤，那棺木中若是智光大师，这机会可一举把两人杀死。

但想到朱若兰的伤势，和眼下的处境，她又不能不救陶玉。

心中念转，也就不过是一刹那的工夫，娇躯一侧，欺近棺木，右手短剑，疾向那抱住陶玉颈子的怪手斩去。

寒芒过处，鲜血迸射，这抱住陶玉的怪手，生生被齐肘间斩作两段。

赵小蝶想那人一伸手间，就能抱住陶玉的颈子，纵非智光大师本人，亦是位武功十分高强的天竺偕侣，想这一剑，最多能迫他放开陶玉，哪知竟然把手臂斩断。

陶玉一挺而起，顺势收回金环剑，回目一顾赵小蝶：“多谢姑娘相助。”

赵小蝶心中暗道：我既然救了他，何不借机会说几句慰藉之言，笼络他一下，故作关心，柔声道：“你受了伤么？”

陶玉道：“如非姑娘相救在下，是非要受伤不可。”

就在两人说话的工夫，那盘坐在棺木四周的群僧，已然各自行动，大移方位，那高燃的惨绿灯火，也一齐熄去。

陶玉轻轻叹息一声，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咱们陷入了一奇阵之中。”

两人虽然武功高强，但面对的强敌、乃是诡异莫测的天竺和尚，敌势未曾发动之前，两人也不知如何退敌，这时，亦不禁心中微生慌乱之感。

陶玉身躯移动，低声接道：“依在下料想、这情势必有着一种莫可预测的变化，咱们站近一些，也好彼此呼应。”

赵小蝶觉得他身子连向身边靠过来，显是借此机会一亲芳泽，心中暗道：这人真是可恶的很，口中却说道：“嗯，不错，咱们该站近一些……”

突然间，一阵冷厉的笑声，传了过来，道：“你们已陷入了惊魂大阵之中，如若想留下性命，只有躲入那棺木之中……”

陶玉回目一顾，只见一片夜暗，那些适才盘坐在四周的和尚，此刻已经隐伏在夜色暗影之中，那些惨绿色的灯火，也一起熄灭不见。

在那迷蒙的夜色之中，却隐隐的泛起了一片杀机。

赵小蝶心中暗道：杨梦寰未随我等入阵，此刻不知是站在阵外，还是也进入了阵中。

心中虽然惦记着杨梦寰，但她却强自忍着，未叫出声，沉吟了一会，低声说道：“那人叫咱们躲入这棺木之中，不知是何用心？”

陶玉身子又向赵小蝶怀中欺近一些，低声说道：“赵姑娘，如若咱们今日出不了这惊魂大阵，双双死于此地，别人瞧来，定然误认咱们是一对同命鸳鸯了！”

赵小蝶心中暗自骂道：君子不欺暗室，这陶玉却在险恶的环境之中，竟还处处设法占我便宜，当真是可恶的很。

数年以来，赵小蝶经验大进，对付此等情势，已然大有经验，心中虽激动忿怒，口中却柔声说道：“嗯！我不想死。”

陶玉微微一笑，道：“料他们这鬼异之术，也无法真的要了咱们的命。”

赵小蝶道：“群僧适才不肯和咱们动手，那用心就要咱们行近这棺木。”

陶玉道：“不错，……”

赵小蝶道：“那扣住你颈子的手臂已经被我斩断，跌入在这棺木之中，怎的不闻呻吟之声。”

陶玉道：“我想到了一件事……”

赵小蝶暗道：此时此刻，正在用他之时，必得用些手段笼络住他才是。

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什么事？”

陶玉道：“那‘归元秘笈’的夹层之中，提到了天竺武功，只不过未说详尽，只说出几种特殊的武功情形。”

赵小蝶道：“可曾提到这‘惊魂大阵’么？”

陶玉道：“没有，不过，却提到了天竺武功，似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武功，不是瑜伽，也和中原武功大不相同。”

赵小蝶道：“那是什么武功呢？”

陶玉沉吟了一阵，说道：“似是一种可残肢体的武功。”他似是自知说的不大清楚，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么说吧！凡是习过这一种武功的人，将会忘去受了伤的痛苦。”

赵小蝶道：“所以咱们进阵时连伤数人，一直未听得他们呼喝呻吟之声。”

陶玉道：“鬼蜮伎俩，恐不只此，必然有一种更为恶毒的变化。”

赵小蝶心中暗道：杨梦寰一个人，如若也被困在这阵中，那又如何是好？必得找到他才行，当下说道：“咱们两人之力，过于单薄，何不和杨梦寰合在一起，共同对付他们这‘惊魂大阵’。”

陶玉道：“此时此刻，他们阵势已成，只不过还未发动而已，咱们如若冲向阵外，必将引起全阵发动……”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这么说来，我如遇上什么凶险，你也是一样不肯救援了。”

陶玉道：“你和杨梦寰有些不同。”

赵小蝶道：“除了男女有别之外，还有何不同？”

陶玉格格一笑，道：“如我救了杨梦寰，那无异是救了一个敌人，不论是情场、战场，我们都是势不两立的人。”

赵小蝶道：“你故意不愿救他么？”

陶玉道：“姑娘一定要问，在下只好承认了。”

赵小蝶道：“好！那你就守在此地，我要出阵去了。”

陶玉道：“你一人之力，只怕无能闯出阵去。”

赵小蝶原想施展柔媚手段利用陶玉，哪知情有所寄，竟是难以自己，当下道：“不用你关心了。”举步向前行去，一面高声喝道：“寰哥哥，你在哪里？”

陶玉目光流转，四顾了一眼，冷冷说道：“站住。”

赵小蝶早已防到他可能暗中施袭，霍然停下脚步，回过身来，冷冷说

道：“有何见教？”

陶玉道：“杨梦寰也许已遇毒手，此时此情之下，你必得和我合作。”

赵小蝶道：“咱们合作可以，但谁要听谁之命呢？”

陶玉道：“自然是你听我之命了。”

赵小蝶道：“为什么？”

陶玉道：“简单的很，因为我武功不比你差，心计更是在你之上……”

赵小蝶冷笑一声，接道：“只怕未必见得吧！”

陶玉道：“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咱们来此之意，是要救你的兰姊姊……”

但闻那冷厉的声音，忽又传了过来，道：“惊魂大阵，立刻就要发动，你们如不肯避入棺木中去，只有死亡一途了。”

赵小蝶高声说道：“彼此为敌，你为什么要这样好心呢？”但闻那冷厉的声音，应道：“大国师曾经交待下来，不许伤那朱若兰的属下，更不许伤了你这赵姑娘，哼哼，如是那人不和你走在一起，早已伤亡多时了。”

陶玉望了望赵小蝶一眼，道，“看来在下还是沾了你的光了。”

赵小蝶一心惦念着杨梦寰的安危，不闻他回应一声，想是已经遇了毒手，也不理会陶玉，却高声说道：“我们同来之人呢？”

那冷厉的声音道：“大都已经受伤被擒，只有余下你们两个人，如若不听在下良言相劝，惊魂大阵发动之后，两位定将伤在阵内，大国师虽有令渝，那也是无可奈何了。”

陶玉低声说道：“咱们快退到那棺木旁边。此人之言，不能全信，但也不可不信。”

赵小蝶听得杨梦寰受伤被擒，心中慌急，长长吸一口气，镇定一下心神，暗道：此地此情，倒是不能和陶玉翻脸，只好应付他一下，依言向后退去。

两人刚到棺木旁侧，那冷厉的声音重又响起，道：“躲入那棺中去吧！”

陶玉四顾了一眼，道：“阁下什么人，何以不肯现身出来？”他一连问了数声，始终不闻那人回应，苦笑一下，道：“那人不喜和我们男人讲话了。”

赵小蝶探首向棺木望去，只见棺木中空无一人，心中大为奇怪，说道：“这棺木中明明有人，还被我斩断一条手臂，此刻怎的空不见人？”

陶玉道：“咱们中了诱敌之计，这棺木乃早经设计的机关，可笑我陶玉竟未料到。”

赵小蝶心中暗道：此刻想来，的确是可笑的很，那数十僧人，围棺而坐，但却不肯拦阻我们，岂不是存心要我们接近这具棺木么，当时竟是想他不到。

两人望着棺木沉吟了一阵，陶玉才缓缓说道：“赵姑娘，此时此情，咱们已陷入共生死的一个境遇之中，合则或有几分生机，分则必死无疑。”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杨相公生死不明，兰姊姊重伤待医，如若我和陶玉再陷身这惊魂阵中，这一战，可算得全军覆没，不管如何，此时得和他衷诚合作才行。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好，未出此阵之前，咱们各抛成见，全心合作就是。”

陶玉道：“那很好，不知姑娘有何打算？”

赵小蝶摇摇头，道：“请教你的高见。”

陶玉仰天吁一口气，道：“我想试试这惊魂阵有何惊人之处。”

赵小蝶道：“好！咱们如何动手？”

陶玉四顾了一眼，但见夜色茫茫，四周寂然，不见有人影行动，当下说道：“在下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赵小蝶接道：“什么事啊？”

陶玉道：“我一直怀疑这座棺木之下，隐藏之人，才是主持此阵的首脑人物。”

赵小蝶道：“那该当如何？”

陶玉道：“先破坏他们首脑部位，再试试他们的惊魂大阵，姑娘替我掠阵，留心外来的偷袭之人。”左手抓住木棺，暗运内力，陡然一推，那木棺应手翻了一个转身。

赵小蝶低头看去，只见那棺木之下，乃一片沙石之地，并无异样之处。

陶玉凝目注视了一阵，突然说道：“咱们中了敌人缓兵之计，快走。”

话还未完，只见火光连闪，片刻间，亮起了数十盏渗绿的灯火。

赵小蝶低声说道：“这棺木中的人呢？”

陶玉道：“早已在咱们不留心时，在夜色掩护之下逸走，咱们却为了这具空棺，耗费了甚大气力，耽误了很多时间，使他们从容部署。”

赵小蝶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抬头看去，只见烟面八方人影闪动，缓缓向两人停身之处围来。

这些人，左掌上托着一盏惨绿的灯火，右手紧握拳头，不知手中抓的什么，身着五色锦袍，长发披垂，一道金箍，束着长发，脸色是一片严肃。

这怪异的装束，在夜色中，再经那惨绿的灯火一照，当真是如入鬼域一般。

赵小蝶只觉一股寒意，泛上心头，低声说道：“这些人怎的如此难看？”

陶玉道：“披发托灯，故作玄虚而已，姑娘倒要注意他们右手紧握的拳头，只怕是有什么奇毒的暗器。”

赵小蝶精神一振，突然一扬右腕，一道寒芒，脱手而出，直向一个披发大汉电射而去。

陶玉欺身而进，伸手向一个大汉紧握的拳头上抓去。

只听一声清脆的轻震，赵小蝶那疾射而出的短剑，正刺在一个大汉的前胸，但却生生被弹了回来。

敢情这些怪人身上，竟带了护心镜。

再说陶玉右手将要抓到那大汉右手紧握的拳头时，那大汉突然一挥手，左手掌托的灯火，直对陶玉右手迎了过来，紧接右手一松，突然间，爆开一片蓝焰，足足有数尺方圆。

陶玉吃了一惊，急急缩手而退，但仍是慢了一步，衣袖之上，已为那蓝焰熊熊的烧了起来。

赵小蝶急急说道：“快把火焰熄去，那是毒火。”

陶玉左手拔出金环剑，疾快扫出一击，右手却借地上砂土熄去火焰。

赵小蝶冷冷说道：“原来他们这灯火还有如此作用！”

陶玉瞧瞧臂上的伤痕，一片青紫，心中暗道：好厉害的毒火，我已运气保护，仍然被他烧成这等模样。

赵小蝶留目四顾，只见灯火交错，数十个彩衣人，团团把自己和陶玉围住。

这些人，也不向前进攻，只是有意的把两人围住。

但闻那冷厉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大国师曾经再三告诫在下，不许伤你赵姑娘，否则两位早已伤在惊魂大阵之内了，两位如若再要强行破阵而出，那是逼我们施下辣手了。”

赵小蝶低声对陶玉说道：“你说咱们能不能冲出此阵？”

陶玉道：“机会不大。”

赵小蝶道，“此时此情，该当如何？”

陶玉道、“他们既无立刻杀死我们之心，只好暂时留在此地见机而作了。”

赵小蝶望了陶玉一眼，道：“坐在这里束手待毙么？”

陶玉淡淡一笑，道：“在下一向是主张不作没有把握的事情，对方既无立刻杀死我们之意，咱们又何乐不为利用这段时光，想一个对付敌人的办法呢？”

说着笑着，缓缓坐了下去。

赵小蝶无可奈何，也只好缓缓坐了下去。

在数十盏灯光环伺之下，陶玉似是毫无慌乱之情，神情轻松的说道：“赵小蝶，在下自信才智不逊于人，但却有一事，始终是想不明白。”

赵小蝶道：“什么事？”

陶玉道：“在下和杨梦寰……”

赵小蝶道：“怎么呢？”

陶玉道：“在下才智、面貌，自信不比那杨梦寰差，但不知何故，始终无法讨得你和朱姑娘的欢心！”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你一定想知道么？”

陶玉道：“不错，在下为此席难安枕，食不甘味，一直想不出原因何在……”

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如论武功，在下早已在他之上，论才慧，在下亦自信强他甚多。”

赵小蝶心中暗道：怎生想个法子，捉弄他一下才好。

陶玉不闻赵小蝶回答之言，回目望去，只见赵小蝶凝目沉思，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当下说道：“赵姑娘，我陶玉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情场之上，一直无法胜过那杨梦寰，今日若得姑娘指斥，陶某是终身不忘。”

赵小蝶计上心头，嫣然一笑，道。“咱们处境险恶，生死与共，你不思脱身之策，却去想这些烦心事情。”

陶玉双泪流顾了四周一眼，缓缓说道：“此刻咱们已然陷入了重围之中，生死难以预料，也许咱们今宵要葬身于此，也许咱们还有脱身的机会……”

赵小蝶接道：“就凭你这句话，你就不如那杨梦寰了。”

陶玉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那杨梦寰一向老老实实，每一句话，都是出自内心，但凭他那一份诚实，就足以感动女人心了。”

陶玉道：“这么说来，我是不诚实了？”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不错，你狡诈多疑，心地凶残，女孩子家如何敢信任你……”

美目流盼，溜了陶玉一眼，接道：“如论你的才貌，不但下输那杨梦寰，

实还在他之上，兰姊姊也曾私下和我谈过你陶玉受宠若惊一般，急急接道：“怎么，朱姑娘谈过我？”赵小蝶道：“今宵咱们被困于斯，生死难卜，就算泄露一些隐秘给你，也不要紧。”

陶玉道：“也许，咱们感觉到不能死于此地之后，咱们还可破阵而出。”

赵小蝶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好像是胸有成竹一般。”

陶玉摇摇头，道：“我已想到了两个脱身之策，只是尚无把握而已……”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咱们还是谈谈你和朱姑娘的事。”赵小蝶心中暗道：兰姊姊啊！原谅小妹了，此等情势之下，小妹不得不借姊姊之名，骗骗这陶玉了。

心中祈祷，口里说道：“我很自负，但我心中却更佩服兰姊姊。”

陶玉道：“一代绝人，人间奇花……”

赵小蝶接道：“嗯！能够配得上她的男人，芸芸众生中，唯你和杨梦寰了。”

陶玉道：“在下自知难以和杨梦寰争雄情场。”

赵小蝶道：“你错了。”

陶玉精神一振道：“怎么样？”

赵小蝶道：“因为你阴险狡诈，也愈显得杨梦寰忠实可靠。”

陶玉点点头道：“如若把一个人的智谋，解作狡诈，在下实不如那梦寰少年老成了。”

赵小蝶道：“但你哪里知道，兰姊姊曾经在背人之处，为你伤心落泪呢？……”

陶玉冷冷说道：“说的太过份，在下就难以相信，朱若兰恨我入骨，哪里会为我陶玉伤心落泪……”

赵小蝶道：“你不信那就算了，但我既然说啦，非得说个明白不可。”

陶玉道：“说什么？”

赵小蝶道：“那杨梦寰有了李瑶红和沈霞琳，难道要那朱若兰嫁她作三房小妾？”

陶玉微微一呆，点头道：“这话不错。”

赵小蝶道：“我那兰姊姊恨你入骨，见你之面，就恨不得把你宰了……”

陶玉道：“是啊！难道那也是装作的不成？”

赵小蝶道：“哼！你还自负才华，连这点小事，都想不明白……”

望了望陶玉一眼，接道：“她和你无怨无仇，为什么要恨你，你陶玉在表面上看，又何尝不是恨我兰姊姊呢？可是你心里怎么想呢？爱恨交织，这句话，你懂么？”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个，这个，在下……”

赵小蝶看他一付尴尬之状，心中暗道：这个陶玉对待兰姊姊倒是一片真情，当下接道：“我听兰姊姊说话口气，含有无限惜爱，她说，你如能改邪归正，不失一代武林宗师身份，可惜你天性凉薄，难入正途……”

微微一顿，接道：“你想想这些话是骂你么？兰姊姊生性内向，这些活出她之口，岂是等闲之言。”

陶玉茫然说道：“姑娘之意，可是说那朱姑娘对在下十分关心么？”

赵小蝶在江湖历练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她心头积有着一股忧患，闹出多情仙子一幕怪剧，游戏人间，虽然妨碍了她武功进境，但却使她经历无数奇事，短短数年，抵得他人一生的经历。当下说道：“兰姊姊是不是关

心你，她从未对我说过，我怎么知道呢？”

陶玉微微一笑，道：“如果姑娘讲的句句实言，那就不会错了。”

赵小蝶心中道：看来他已经入我壳中，陶醉在一厢情愿的想法里，今宵纵然不能破阵而出，抢走那智光和尚的死尸，也得设法使陶玉和他们打得同归于尽才成……心中念头暗转，口里却长长叹息一声，道：“可惜呀！可惜。”

陶玉道：“可惜什么？”

赵小蝶道：“你如早对我好些，这些事我早就告诉你了。”陶玉道：“来日方长，现在说了也不算晚啊。”

赵小蝶道：“兰姊姊受了那智光大师的暗算，生死难卜，纵然不死，也将要受智光和尚的摆布，咱们今日被困于此阵，生机茫茫，看起来，出得此阵的机会实是不大。”

陶玉微微一笑，道：“姑娘但请放心，我们如是真被大竺和尚困于此地，我陶玉还有何颜争雄于江湖。”

赵小蝶道：“咱们已经被困此地，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陶玉笑道：“姑娘稍安勿躁，我陶玉未到此地之前，早已有了布置。”

赵小蝶道：“什么布置？”

陶玉道：“姑娘可听到俗话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么？”赵小蝶道：“知道啊！”

陶玉低声说道：“我已调集了很多高手，大概已经快要到了，届时咱们杀他们一个里应外合……”

赵小蝶接道：“方法虽然不错，但不知你的人手几时可以赶到？”

陶玉道：“他们到此之后，自会通知于我，姑娘亦可惜此机会，闭目调息一下，也许咱们等一会还有一场恶战。”

赵小蝶暗道：我如再多言，只怕要引起他的怀疑。只好不再言语，依言闭上双目，盘膝而坐，运功调息。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然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赵小蝶启目说道：“有人来了。”

目光转处，那里还有陶玉的影子，心中大吃一惊，暗道：这人那里去了。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灰袍的和尚，肃立在身前三尺左右处。

口周高燃的灯火，都已经完全熄灭，夜色中一片寂然。

赵小蝶定定神，暗中一提真气，蓄势戒备，目注那灰袍僧侣，一语不发。

两人相持了一刻工夫左右，那和尚忍耐不住，冷冷说道：“此刻，你们都中了奇毒，早已没有了反抗之能。”

赵小蝶暗中运气相试，果然觉着胸腑经脉之间，若有什么物件堵塞一般。

那和尚不闻赵小蝶回答之言，冷冷说道：“你如不信，就接我一招试试。”举手一掌，拍了过去。

赵小蝶虽然觉着有些异常，但自觉中毒不深，右手一招，疾向那和尚腕脉斩去。

那和尚掌势一翻，抓住了赵小蝶的右腕，冷冷说道：“你不如那陶玉聪明。”

赵小蝶挺身而出，疾收右腕。

那知一用力，顿感胸膈一阵剧痛，全身力道，竟然施展不出。这才知道中毒不轻，已完全消失了抗拒之能。

那和尚抓住赵小蝶手腕之后，缓缓说道：“你如妄图反抗那是自我苦吃。”

赵小蝶怒声喝道：“放开我！”

那和尚倒很听话，依言放开了赵小蝶的手腕。冷冷说道：“姑娘此刻已完全无力反抗，如若不愿受苦，那就跟贫僧离此。”

赵小蝶道：“你们带我到哪里去？”

灰衣和尚道：“去作见证之人。”

赵小蝶道：“见证什么？”

灰衣和尚道：“再过五日，就是敝国师复活之期，姑娘请从一旁见证，使那朱著兰无法抵赖。”

赵小蝶道：“怎么？我那兰姊姊也来到此地么？”

灰衣和尚淡然一笑，道：“她会来的……”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此地夜寒露冷，不宜久留，姑娘请随贫僧走吧！”

赵小蝶道：“到哪里去？”

灰衣和尚道：“到一处可避风雨的所在，陶玉和杨梦寰早已在那里等候姑娘了。”

赵小蝶听得杨梦寰也在那里，而且此时此景，反抗也是无用，只好说道：“你在前面带路。”

那和尚不再多言，转身向前行去。

赵小蝶紧随那和尚之后，向前行去。

那灰衣和尚走的很慢，但地形却是十分熟悉，夜色之中，只见他东转西折，不大工夫到了一座高大宅院前面。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深山之中，那来的如此广大宅院。

灰衣和尚举手拍了三掌，大门自开，带着赵小蝶直入大厅。

大厅正中，端放着一具棺木，棺前香烟袅袅，满室蒙蒙烟气，一股异香，扑入鼻中。

灰衣和尚指指大厅一角，道：“咱们天竺国中，对待被掳人犯，从来不戴刑具，姑娘请到那边坐吧，腹中如感饥饿，尽管呼叫食用之物，只要姑娘不出厅门，不动这棺木，我们决不干涉。”

赵小蝶望了那棺木一眼，道：“这棺木之中，可是智光大师的尸体么？”

她身中剧毒，处境险恶，但仍然念念不忘朱若兰。

灰衣和尚点点头，道：“不错，但姑娘如若妄图动这棺木，那就有苦头吃了。”

言罢，缓步退了出去。

赵小蝶四顾一眼，缓步向那大厅一角行去。

只见杨梦寰、陶玉并排而坐，闭目养息。

赵小蝶冷冷说道：“陶玉，你好啊！走时，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陶玉启目一笑，道：“我没有说话的机会……”

赵小蝶心中暗道：那时情景，乃一个患难相扶的局面，他如有说话机会，决不会一语不发的弃我而去。

目光转杨梦寰的脸上，道：“杨兄受了伤么？”

杨梦寰望了陶玉一眼，缓缓说道：“幸得伤势不重。”

陶玉道：“咱们都中了一种奇毒，那奇毒无色、无味，中了之后，咱们还不自知，所以，被人家活活捉来此地，我已经暗中运气试过，确已无抗拒之能。”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你自负才华可和那兰姊姊并世相称，看起来，却是相差甚远，今日情形，如若是兰姊姊在此。

必能早瞧出人家在暗中施袭，岂能是中了毒，还不自知。”

陶玉微微一笑，道：“姑娘说的甚有道理，不过，在下只顾到天竺奇技异术之上，却忽略了他们下毒的事。”

赵小蝶心中暗道：此刻，咱们三个人，都受了毒伤，如是打起架来，那是半斤八两，谁也不用怕谁了，不再理会陶玉，缓缓坐了下去。

三人相对沉默了一阵，陶玉缓缓说道：“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咱们三人，被困于斯，不论彼此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也必得暂时抛开，同心拒敌……”

杨梦寰道：“陶兄之意，可是想从咱们之中推举一人出来，主持大局？”

陶玉道：“兄弟正是此意。”

赵小蝶道：“推举谁呢？”

陶玉道：“撇开咱们之间恩怨不谈，那人必要是咱们三人之中才慧最高的人才成。”

赵小蝶道：“刚才我听你的话，中了毒而不自知，看起来你只是自负，却未必有真实才华。”

陶玉道：“赵姑娘之意呢？”

赵小蝶道：“如若咱们三人之中，定要推举出一位首脑出来，我瞧只有从我和杨兄之间选择一人出来了。”

陶玉淡淡一笑道：“姑娘如若觉着你自己胜过在下，那就不妨毛遂自荐。”

赵小蝶道：“我看杨梦寰比你强些。”

杨梦寰道：“在下自知才华不如姑娘，还是由姑娘主持大局的好。”

陶玉道：“赵姑娘推荐杨兄，兄弟十分赞成。”

……”

杨梦寰道，“事关咱们三人生死大事，在下自知难当重任……”

赵小蝶道：“我们一致推举，杨兄也不用客气了。”以目示意杨梦寰别再推辞。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既是两位都有此意，兄弟恭敬不如从命了。”

陶玉转眼望了那棺木一眼，道：“咱们已上了一次当，这次应该小心一些才是。”

赵小蝶道：“什么事小心一些？”

陶玉道：“这座棺木中纵然当真的有着一具尸体，也未必真是那智光大师。”

杨梦寰道：“不错，咱们如若生擒了那智光大师，整个的天竺来人，再不敢和咱们作对了。”

陶王冷然一笑，道：“杨兄乃咱们推举出来的首脑，想必早已胸有成竹，指示我等脱险了。”

赵小蝶道：“杨兄也不用客气了，有何需用之处，只管下令指命我等。”

杨梦寰凝目思索片刻，道：“眼下第一件事，咱们必须先设法恢复体能，身上剧毒未解，如何和人动手？”

陶玉道：“这要杨兄指教了。”

赵小蝶心中大急，暗道，这人如此老成，如何能办得大事，那陶玉处处相逼，他怎竟不知反唇相讥，为难于他。

忖思之间，忽见杨梦寰站起身子；道：“陶玉，咱们去瞧瞧那棺木如何？”

陶玉还未来及答话，赵小蝶已抢先接口，道：“如想要咱们各弃成见，彼此间和衷共济，陶兄必得听命才成。”

陶玉缓缓站起身子，道：“杨兄要兄弟做什么事？”

杨梦寰道：“咱们先去瞧瞧那棺木再说。”

陶王只好站起身子，紧随杨梦寰的身后，行近棺木。

赵小蝶担心杨梦寰自身涉险，急急说道：“杨兄，既被咱们推作首脑人物，那就应该多多保重，如果咱们今日一定得死，杨兄也该是最后死的人。”

陶玉冷冷的瞧了赵小蝶一眼，欲言又止。

杨梦寰行到那棺木之前，停下脚步，望了那棺木一眼，道：“陶兄，请把这棺盖揭开如何。”

陶玉怔了一怔，道：“杨兄可曾听到那人临去之际，讲的话么？”

杨梦寰道：“听到了。”

陶玉道：“咱们体能未复，剧毒犹存，如若揭这棺盖，势必要动手不可，那时，咱们既无反抗之能，岂不是只有束手就戮一途。”

杨梦寰道：“陶兄可是很怕死么？”

陶王道：“死有值与不值，这等必死无疑的事，大可不必涉险。”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如是那人临去之际，说的句句实言，这棺木之中，定然是那智光大师的尸体了。”

陶王冷冷说道：“是又怎样？”

杨梦寰道：“那智光大师，不但是他们的首脑，亦是他忙最为崇敬的人物，如是咱们能够把他掳来，不但可以迫使他们交出解毒之药，而且可在这一场斗智斗力的决斗之中，大获全胜。”

陶玉道：“照兄弟的看法，咱们的机会不大。”

杨梦寰道：“为什么？”

陶玉道：“因为那棺木之中，根本不是智光大师。”

语声甫落，突见人影闪动，一个青衫中年，带着一个身材高大，身着雪白僧袍的和尚走了过来。

杨梦寰抬头瞧了那和尚一眼，不禁一怔。

原来那和尚一张脸，分作了两种颜色，左脸桔黑，右脸却有如童颜一般，白里泛红。

那白衣僧人，双目转动，打量了杨梦寰和陶玉等一眼，说道：“那一位是杨梦寰？”

竟然是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杨梦寰道：“区区便是。”

那白衣僧人，双目又投注到赵小蝶的脸上，道：“你是朱若兰朱姑娘了？”

赵小蝶道：“不是，我姓赵……”

白衣僧人双目凝注赵小蝶的脸上瞧了一阵，道：“难道那朱若兰比你还美不成？”

赵小蝶冷冷的问道：“你是谁？”

白衣僧人道：“老衲么？智心。”

赵小蝶道：“智光是你的什么人？”

智心大师道：“是老衲的师兄。”

赵小蝶回顾了杨梦寰和陶玉一眼，缓缓说道：“你们天竺僧人，诡计多端，自己武功不成，却在暗中下毒害人。”

智心大师冷冷说道：“你中了什么毒？”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和尚不但有些傻头傻脑，而且还有自负之感，如若我用言语激他，说不定他会送上解药来。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我们中原武林人物，信义当先，讲的真才实学，胜的光明正大，输了也心服口服，不似你们天竺国人，处处施展鬼谋求胜。”

智心大师微微一笑，道：“他们奉命不能伤害你们性命，只有暗中用毒了。”

陶玉冷冷接道：“如说用毒，咱们中原武林同道，决不输给你们天竺国人。”

智光大师冷然一笑，道：“你是什么人？”

陶玉道：“在下陶玉。”

智心大师道：“陶玉，这名字很熟啊？”转目回顾了那窄衫中年一眼，道：“你可记得这名字么？”

那窄衫中年道：“大国师此次率人进入中原，就是此人送上了一封密函，和那朱姑娘的几幅画像。”

智心大师目光投注到陶玉的脸上，道：“敝师兄进入中月之时，贫僧正在坐关，匆匆赶来，还未和师兄见面，奇怪的是，你既函邀敝师兄进入中土，何以竟又和我们为敌？”

陶玉一向善变，但智心大师几句话，竟然问得他哑口无言，满脸羞愧。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陶玉虽然可恶，但此刻却是不能开罪于他，如是他恼羞成怒，索性倒向天竺僧侣，那就大为麻烦了，当下接口说道：“你是智光的师弟，想来武功定然不错了。”

智心大师笑道：“怎么？女施主可是想和贫僧过手几招么？”

赵小蝶道：“很想领教，只可惜，我身中你们之毒，无能为力。”

智心大师缓缓说道：“如是贫僧奉上解药呢？”

赵小蝶道：“我一定领教大师武功。”

智心道：“我如以武功胜了你，那该如何？”

赵小蝶道：“自然是心服口服。”

智心摇摇头道：“说的太笼统了。”

赵小蝶道：“那要如何？”

智心大师仰脸一阵大笑。道：“你如答允败在我手之后，随我同往天竺，那贫僧就奉上解药，解去你身中之毒。”

赵小蝶心中暗暗忖道：我如答允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是不便反悔了，这一战如是不能胜他，唯有死亡一途，想到朱若兰才智武功，无不在自己之上，仍然伤在那智光大师手中，这智心既是那智光大师的师弟，武功

自非小可，实难测这一战的胜败。

由于那朱若兰的受伤，使得赵小蝶信心大减。

心中念转，口里却缓缓问道：“如是你伤在我的手下，那又该当如何？”

那智心大师微微一笑，道：“姑娘之意呢？”

他半边脸，红润异常，半边脸枯黑难看，笑起来，极是丑怪，使人有着莫名的恐怖之感。

赵小蝶道：“如是胜了你，那我就要带走智光大师的尸体……”

智心道：“你胜不了……”

赵小蝶道：“不要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智心道：“好！你说下去，贫僧洗耳恭听。”

赵小蝶道：“带走智光大师的尸体，不过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我要你立刻解去我两位同伴身上所中之毒。”

智心点点头道：“这就更容易了。”

赵小蝶道：“还有第三件事……”

智心大师道：“好！你说下去。”

赵小蝶道：“胜你之后，放我们离开此地，不许出手阻拦。”智心大师道，“贫僧如是胜你不了，此地能够拦阻你们的人实也不多了。”

赵小蝶回顾了杨梦寰和陶玉一眼，道：“我如败了，两位只怕也难有得生机，这一战，虽然是我一人去打，但却也关系两位的命运。”

她明里是对两人说话，但双目却盯注在陶玉身上。

陶玉轻咳了一声；道：“姑娘，服下解药之后，暂时别慌和他动手。”

赵小蝶道：“为什么？”

陶玉淡然一笑，道：“你如想打胜这一仗，最好能听我的话。”

赵小蝶目光缓缓转到智心大师脸上，道：“你可是决定了么？”

智心大师道：“咱们就此一言为定，不过……”

赵小蝶道：“不过什么？”

智心大师道：“贫僧练的武功，十分特殊，把这一张脸。

练的奇形怪状，一般人看到贫僧，心中都有着一种畏惧之感……”

赵小蝶暗道：哼！你倒还有自知之明。

但闻那智心大师接道：“如是你姑娘败在贫僧手中，只怕决不甘心和贫僧同赴天竺，”

赵小蝶道：“我如败在你的手中，一切都为你所制，虽然不想和你同去天竺，那也是不能自主的了。”

智心大师点点头，道：“这话倒也不错。”目光转到那青衫中年脸上，接道：“给她一粒解药。”

那青衫中年虽在犹豫，但却似又不敢抗拒智心大师之命，慢慢的从衣袋之中，摸出了玉瓶，倒出一粒解药，托在掌心，递了过去。

第三十七回 大智若愚

智心大师接过青衣人的解药，冷冷问道：“不会错么？”青衫人应道：

“不会错。”

智心大师缓缓把手中解药交到了赵小蝶的手中，道：“姑娘请服用吧。”

赵小蝶接过解药吞了下去，暗中运气。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智心大师已难再忍耐，冷冷问道：“药力如何？”

赵小蝶已觉出身中之毒渐解，真气畅通，体力渐复，当下说道：“药力已经发作，再过一阵，咱们就可以动手了。”

智心大师道：“贫僧再等半柱香的工夫。”

陶玉突然行前两步在赵小蝶耳边，低言数语。

赵小蝶不住点头，口中喃喃复诵。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非情势逼人，陶玉绝不对会把胸中听知的武功之秘，告诉赵小蝶了。

智心大师又等了一阵，突然欺身而上，右手一抓，疾向赵小蝶右腕抓了过去；赵小蝶似是正在想着什么心事，浑然不觉，只待那智心大师五指扣住了手腕，她才似大梦初醒一般。

杨梦寰只瞧得呆了一呆，暗道：这丫头好生糊涂，大敌当前，生死一发，怎的竟然这等松懈，被人一把扣住了脉穴。

转脸望去，只见陶玉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似是那赵小蝶被擒之事，早在他预料之中一般，毫无惊奇之感，不禁心中一动：难道这是两人商量好的拒敌之策。

心念转动之间，忽见那智心大师急急放开了赵小蝶的右腕，快步向后退去。

赵小蝶却趁势而进，反手一把扣住了智心大师右腕脉穴。陶玉低声对杨梦寰道：“杨兄，在下中了奇毒，已无再战之能，不知杨兄如何。”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人诡计多端，如若说他可怕，那是尤在天竺和尚之上。心念一转，淡然一笑，道：“兄弟是否有再战之能，此刻还不知道。”

陶玉一皱眉头，道：“这话怎么说？”

杨梦寰道：“兄弟并不是中毒被擒。”

陶玉先是一呆，继而一笑，道：“看起来，杨兄比我陶玉心机尤深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刻，是咱们决定生死的光阴，如是杨兄还有动手之能，能够一击之下，搏伤那青衫人，取得他怀中解药，咱们今日不但可脱离此危，而且或可转败为胜。”

杨梦寰望了那青衫人一眼，只见他全神贯注赵小蝶和智心大师搏斗之上，似是根本未曾留心到两人。

陶玉不闻杨梦寰回答，又低声接道：“杨兄，兄弟由那‘归元秘笈’之上，悟了三招擒拿手法，只要施展出手，足可一举手间，擒住那青衫人。”

杨梦寰心中虽然对他存有很深的戒惧，但仍然不自觉道：“什么样的手法？”

陶玉微微一笑，道：“杨兄如若体力早复，还有再战之能，兄弟就据实相告。”

杨梦寰道：“如若情势逼迫过紧，兄弟或有再战之能，此刻却是难作预言。”

陶玉冷笑一声，道：“杨兄，此时何时，你竟还不肯说出实情……”

杨梦寰道：“兄弟说的句句实话，我党着体力已复，但是否有搏斗之能，

实是不知。”

只听智心大师怒哼一声，赵小蝶突然放开了智心右腕，疾退五步。

抬头看去，只见智心大师那付阴阳脸上，枯黑处，泛生出一片油光，红润处，更见红润。

陶玉低声说道：“杨兄小心了，那阴阳脸的和尚，似是已恼羞成怒，运起内功准备出手。”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陶玉此刻突然这般关心起来，不知是何原因，此人每一件事，都有着很大作用，必须防他一招才好。心中念转，口里应道：“多谢陶兄指点。”

只见那智心大师陡然向前欺进一步，右手一推，疾向赵小蝶拍了过去。

赵小蝶突然一吸真气，向后退了三步，避开一击。

大约智心大师对那赵小蝶适才陡然出手扣拿他腕穴一事，心中极是不满，大有非得亲手惩治一次不可，是以，身子一转，又向那赵小蝶身前欺去。

赵小蝶不知何故，竟然不肯还手，纵身而退，逃到陶玉身后。

陶玉吃了一惊，急急向旁侧闪开，低声说道：“在下体力未复，只怕无还乎之能。”

智心大师突然冷冷说道：“这座厅室，也不过数丈大小，看你能避到何处。”说话之时，双掌互搓一阵，陡然一扬，直向赵小蝶劈了过去。掌力强猛，挟着一股强厉无匹的热风。

杨梦寰本想出手挡他一击，但见赵小蝶一直躲避于他，不肯还手，也就强自忍下。

赵小蝶似是早有戒备，一个闪身，避到那棺木后面。

一股暗劲中，挟着一阵热风，正击在一个木柱之上。

一阵隆隆之声，尘上落了一地。

杨梦寰暗道：这和尚的掌力，果然是不弱。

智心大师一击不中，人已紧随着欺了上去，探手一把向赵小蝶抓了过去。

这和尚心眼很坏，大有非要把赵小蝶擒住之后，才肯和别人动手。

两人相隔着一具棺木，赵小蝶一直不肯还手，一伏身又避开了一击。

智心大师一提气，身子随着探出的右手，飞了起来，呼的一声，掠过棺木。

站在两只木凳之上，棺木距实地有着一大段空隙，赵小蝶身子娇小，一缩身，竟然从棺木之下，钻了过去。

陶玉冷眼旁观，赵小蝶体能似是大部恢复，但却不肯和那智心大师硬拼一招，显是意图保存实力。

杨梦寰是否体力已复，虽然无法料断，但见他那等凝神备战之态，想来是定然已有了再战之能。

一向自负才慧过人的陶玉，冷眼看了大局形势之后，才知道自己处境之危，自己即难受人一击，随时可以死亡在那智心大师的掌下。

赵小蝶连番闪避，游走之后，感觉着体能似已完全恢复，右手一扬，按在棺木之上，冷冷说道：“这棺木中可是智光的尸体么？”

智心大师冷然一笑，道：“棺木中暗藏机关，不信打开瞧瞧。”

赵小蝶道：“目下处境险恶，不是我赵小蝶一人的生死之事，必得稳操胜券才成，不管这棺木中是否智光尸体，我暂不动他就是。”

陶玉心中焦虑，轻轻咳了一声，道：“赵姑娘，为什么不用在下适才指点姑娘的武功，和他动手呢？”

赵小蝶淡淡一笑，道：“我用你指点的武功，扣住了他的脉穴，但却被他挣脱而去，足见你不会比我高明了。”

陶玉道：“在下早已说过，今日情势，咱们是生死与共，患难相扶，言犹在耳，姑娘难道已经忘了么？”

赵小蝶目光一掠那智心大师，只见他肃然而立，似是正在暗中运气，不知要施展什么恶毒手段，一面运气戒备，一面对陶玉说道：“眼下只有我一人恢复武功，杨兄和你都还无再战之能，我一人之力，既要拒挡强敌，又要兼顾你们两位，只恐兼顾难周了。”

这番话听来似有刁难陶玉的用心，但说的却也是实情。

陶玉目光一转，只见厅外人影闪动，这座大厅，似已经被包围了起来，当下缓行两步，走到赵小蝶的身后，低声道：“美色醉人，那和尚肯给你服用下解毒药物，全是为了你美色所醉，和他师兄醉心于朱若兰的美艳一般，姑娘只要稍用心机、今日不用经什么凶险恶战，就可以脱离此地了。”

赵小蝶道：“你心中可也觉着我是很美么？”

陶玉道：“不错啊！天下女子千千万万，在下心目之中，只有你和那朱若兰两个人而已。”

赵小蝶道：“但你面对死亡时，就可以不管我和兰姊姊了。”

陶玉正待答话，突闻智心大师怒喝一声，右手一扬一掌劈了过来。这一掌力道不强，一股暗劲，缓缓而来。

赵小蝶右手按在棺盖之上，左手一抬，硬接了一击。

那缓慢的力道，一遇上赵小蝶掌势阻力之后，突然间大为增强，排山倒海般，直涌过来。

赵小蝶暗道：这和尚武功不弱，内力暗加，反击过去。

赵小蝶虽是女流之辈，但她任、督二脉已通，内力无穷无尽。这一招反击，势道十分强猛。

两股刚猛的力道，触接在一起，立时卷起了一阵狂飙。

陶玉低声说道：“敌人众多，不可强拼。”他口在说话，人却躲在了赵小蝶的背后。

杨梦寰肃然而立，衣袖被两人拼斗的掌风飘起，但他却未曾出手。

赵小蝶右手加力，向上一翻，棺盖陡然飞起，直向那智心大师撞去，人却借机后退，闪到杨梦寰的身侧，低声问道“杨兄，毒伤如何？”

杨梦寰道：“姑娘放心，在下并未中毒，最好使他误认为我已中毒，等到最好的机会，我再出手。”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嗯！大智若愚。”

但闻智心大师大吼一声，双掌一推那直击过去的棺盖，反向杨梦寰击了过来。

赵小蝶娇躯一闪，疾向青衫中年人扑了过去。原来，她突然想到，控制陶玉的办法：就是从这青衫人手中夺回解药，是故，扑击之势迅快无比。

那青衫人似是早有戒备，赵小蝶转身扑卡时，立时扬手劈出一掌，一股强猛的掌风，直向赵小蝶劈了过来。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人的武功亦是不弱，右手一抬，迎了上去。左手施展“回手牵龙”，疾向那青衫人手腕扣去。

双方掌力相触，那青衫人料不到赵小蝶的掌力竟然来的如此强猛，被震的向后退了三步，不禁微微一怔。

就在他一怔神之间，左手陡然一麻，已被赵小蝶扣住了腕脉。

赵小蝶低声说道：“想要命，就快些拿出解药来。”

那青衫人低声应道：“解药在我左面衣袋之中，姑娘自己取罢。”话话之时，装出一付痛苦难耐的模样，转过身子。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人如此合作，竟是全无敌意。心中念转，手中却唰的一声扯去那蓝衫人左面长衫，取过玉瓶。

青衫人低声说道：“姑娘助我一掌。”

赵小蝶心中一动，右掌轻轻一掌，击在那青衣人背上，同时松开了左手。

但闻青衫人冷哼一声，身于直向室外飞去。

赵小蝶顺手把玉瓶藏入怀中。

就在赵小蝶扑向青衫人的同时，杨梦寰也已出手。

原来智心大师，暗运内力，卸去了那棺盖上的内力，反手一推，那棺盖反向杨梦寰击了过去。

杨梦寰原使人误以为他也中了剧毒，然后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出手，一举间生擒贼王，但因此刻形势所迫，只好出手反击了。

原来赵小蝶正在他身后和青衫人过招，自己如是闪避开去，那棺盖必要击向赵小蝶，造成赵小蝶背腹受敌，只好出了，暗运内力，以挡那击来的木棺棺盖。

智心大师推出棺盖，紧随着纵身跃起，扑了过来。

杨梦寰双手运劲，接下棺盖，那智心大师已然扑到，扬下一掌，拍了过来。

杨梦寰一吸气，疾退三尺、避开了智心大师的一击，腕上加劲，猛力向前推去。

棺盖又反向智心大师推去。

智心双掌疾推，那棺盖又飞了回来。

两人隔着一个棺盖，彼此推来推去，拼斗内力。

这时，兰小蝶已然把那青衫人推出厅外。回身观战。

陶玉绕过杨梦寰，行到赵小蝶身侧，道：“姑娘袭击那青衫人，定然是想夺取解药了。”

赵小蝶道：“不错。”

陶玉道：“室外已被围住，咱们处境正险，在下如能解去身中之毒，也好助两位一臂之力。”

赵小蝶道：“可惜得很……”

陶玉接道：“怎么？姑娘没有取得解药么？”

赵小蝶原想说可惜的很，你平日信用太坏，眼下只好暂时委屈你了，那知陶玉自作聪明的接了一句。

赵小蝶心中一动，暗道：原来，他没有瞧到我取得解药当下口风一变，道：“可惜我白费了一番心机。”

陶玉冷冷说道：“姑娘既未取得解药，为什么不把他杀了？”

赵小蝶道：“我杀不了他，那有什么法子。”

陶玉道：“就当时情形而论，姑娘应该有杀他的机会才是。”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咱们先把那智心大师制服，不怕他们不献出解药来。”

陶玉一皱眉头，回目望去，只见杨梦寰仍然在和智心大师互拼内功，推那棺盖。当下摇摇头道：“这打法太笨了。”

赵小蝶道：“应该怎样动手才是？”

陶玉道：“我们陷身于强敌环伺之中，只宜智取，不宜力敌，纵然要和敌人动手，亦该是力求速战速决。”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正想出口招呼那杨梦寰，心中忽然一动，忖道：此时此刻，才能逼出他所学武功，虽然不能逼他倾囊相授，至少也迫他多说几种奇异手法。心念一转，口中说道：“我瞧两人这等动手之法，并无大错。”

陶玉道：“敌众我寡，岂可和人对拼内力，自蹈败亡。”赵小蝶道：“你瞧出那和尚武功路数么？”

陶玉道：“可惜我身中奇毒，无法和智心动手，如是在下出手，十合之内，就可拿住他的穴脉了。”

赵小蝶道：“那些武功可是记载于‘归元秘笈’的夹层中么？”

陶王道：“不错。”

赵小蝶道：“那你为何不指点杨梦寰动手之法呢？”

陶玉道：“在下无法出手，只有口头帮他了。”

说话之中，瞥见那智心大师右手拨开棺盖，突然欺身而进，左手一掌，迎胸疾劈过来。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人的内力不知如何，何不试他一试。心念转动，左手一招，硬接了一击。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蓬然大震，杨梦寰只觉心胸一震，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一步。

智心大师连和赵小蝶杨梦寰互拼掌力，尸这他们个个都有着十分深厚的内功。当下大行一步，又是一掌劈下。

杨梦寰心中明白，处在这等危恶异常境遇之中，不可逞强好胜。尔再硬接掌力，闪身避开，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陶玉眼看杨梦寰手脚灵活，应变迅速，心中又气又怒，暗道：他竟然假装中毒。让人生擒而来，事前竟然瞧不出一点破绽，看来，他的心机倒非我所能及了。

智心避开了杨梦寰的攻势，突然向陶玉扑去，右手递出一招“流沙千里”攻了过去。

陶玉心中正恼怒那杨梦寰；却不料智心突然攻来，疏于戒争，武功又失，匆匆忙间，急急向地上滚去。

赵小蝶及时发出一掌，攻向智心，迫的智心举手招架无暇再攻陶玉，才算使陶玉逃得性命。

陶玉中毒未解，不能运气，滚出三尺，才站起身子，冷冷的瞪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兄常说兄弟奸诈，看来兄弟不如杨兄多矣！”

杨梦寰道：“陶兄过奖了，兄弟以前不知用心机，才处处为人所用而不自知，今后自当引以为戒才是。”

陶玉生性凉薄，本想再说几句讥讽之言，但想到此刻自己武功全失，无能抗拒之时，如若激怒了杨梦寰，自然要吃大亏了，当下隐忍不再多言。

这时，赵小蝶已然和智心大师接上了手。

双方拼战激烈，辣手频施，和适才相斗情形大不相同。

原来，赵小蝶经过一番游斗之后，感觉出体能尽复，胆子大壮，同时也觉出智心大师，不过尔尔，争胜之心，油然而生，竟和智心大师全力搏斗起来。

奇怪的是，在这座大厅之外，分明有很多天竺高手，但却不见有人进来助那智心大师。

陶玉流目四顾了厅中形势，缓缓说道：“杨兄，有几件重要之事，非得立刻行动不可。”

杨梦寰道：“陶兄指教。”

陶玉道：“第一件，你此刻，设法绕到那棺木旁侧，瞧那棺木中是否是智光尸体，如果是就设法抢过他的尸体，这一仗，咱们就大获全胜了，而且朱姑娘也可取得解药。”

杨梦寰道：“如若那棺木中不是智光大师呢？”

陶玉道：“那就是咱们又陷入了敌人安排的牢笼之中。”杨梦寰道：“还有什么？”

陶玉道：“第二件事，你必须设法通知那赵小蝶一声，不能胜过那智心大师。”

杨梦寰道：“为什么？”

陶玉道：“因为那智心如败在赵小蝶手中，必将恼羞成怒，闹成僵局。”

杨梦寰陡然大悟，道：“在下明白了。”举步向那棺木旁边行去。

这时，赵小蝶和智心大师相斗更见激烈，杨梦寰绕过两人时，吃两人激斗中的掌风，震的衣袂飘飞。

赵小蝶眼看杨梦寰向那棺木绕去，立时掌势一紧，攻势更是凌厉，使那智心无法分神照顾。

杨梦寰行到棺侧，果然棺木之中，仰卧一人，身着黄袍，面蒙白纱，要想瞧出他是否智光大师，必得先把他脸上的白纱取下才能决定，只好又举步向棺木行去。

智心大师虽和赵小蝶恶斗猛烈，但对木棺仍极留心，眼看杨梦寰向木棺行去，立时冷冷说道：“只要你妄动棺中尸体一下，立时之间就有杀身之祸。”

杨梦寰心中暗道：他如此看重那棺木中的尸体，想来八成是智光大师了。当下大跨一步，行到棺木旁侧，右手一抬，正想探入棺中揭那覆面白纱，突觉一股强厉的暗劲，直袭过来，形势所迫，杨梦寰不得不先行拒挡袭来的掌力，右手疾拍一掌，人却横跨一步。右手拒挡袭来的掌力，左手却疾向那棺木中尸体上覆面白纱抓去。

忽听赵小蝶尖声叫道：“小心了。”

杨梦寰转目一顾，瞥见智心立掌如刀，悄无声息的切向左肩。

原来智心已舍弃了赵小蝶扑向了杨梦寰。

杨梦寰暗运功力，抓向棺本中的左手一缩，反向智心大师腕脉之上扣来，右手疾快探出，探入棺中，赵小蝶娇躯一晃，直欺而上，攻向智心的后背。

这一阵连锁搏击，势道迅疾绝伦，智光的左手回击一掌，以挡赵小蝶的掌力，右手五指翻转，抓住了杨梦寰左脉，同时之间杨梦寰右手已伸入棺

木之中，揭开了棺中人蒙面白纱。

赵小蝶眼看那智心大师一把扣住了杨梦寰的左腕，心下大急，桥叱一声，立掌如刀，切向智心右臂。

智心大师右手急急的一缩，带动了杨梦寰的左腕，迎向赵小蝶的掌势。

赵小蝶冷哼一声，右手一缩，收了回来，左手一扬，发出了天罡指力。一缕暗劲，直向智心大师袭去。

智心大师只觉一股暗劲袭到，击中在右肩之上，身不由己的一松右手，放开了杨梦寰的左腕。

赵小蝶双掌连环迫击，攻了过去，逼的那智心大师连连后退，口中却低声对杨梦寰道：“杨兄，快去看那棺木之中是不是智光大师的尸体？”

其实不用赵小蝶说，杨梦寰已然欺身棺木旁边。低头望去，只见棺木中仰卧之人，正是智光大师，不禁呆在棺旁。这般容易的就得到了智光大师的尸体，杨梦寰简直有些大感意外。

陶玉急急行了过来，道：“杨兄，棺木中可是智光？”

杨梦寰道：“不错，太容易了，得了这一具尸体，倒使在下有些不敢相信。”

陶玉探首向棺中瞧了一眼，道：“最怕是别人装作的智光大师，杨兄何不抱他出来。”

杨梦寰道：“如是这人不是那真的智光大师，也许在尸体之上，有什么诡计。”抬头看去，只见智心大师和赵小蝶搏斗情形，华而不实，心中大奇，暗道：这两人怎的忽然客气起来。

只听赵小蝶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杨兄，快把灯火熄去。”

杨梦寰早已觉出了古怪，闻声出手，双掌齐挥，拍熄棺木前的两只火烛。此时，天色还未大亮，大厅中陡然间黑了下來。

赵小蝶快步行了过来，道：“杨兄，咱们带上这智光尸体，快冲出去。”

杨梦寰道：“那智心大师呢？可是已伤在姑娘手中么？”赵小蝶道：“他中了我的天罡指力，伤的不轻，唉！我不该暗发指力的。”

杨梦寰道：“怎么回事？”

赵小蝶道：“那不是真的智光大师，咱们这番际遇，有惊无险，都是他的安排。”

杨梦寰道：“怎么回事？”

赵小蝶道：“刚才和我动手时告诉了我，他的伤不轻，要我们快些离开。”

杨梦寰道：“他是什么人呢？”

赵小蝶道：“他没有说清楚。”

杨梦寰道：“我带上智光的尸体，你照应陶玉。”

赵小蝶心中暗道：如是凭借智光大师能够疗治好兰姊姊的伤势，这陶玉的生死，那就无关重要了，到时，设法找个岔儿，一掌把他击毙，也算替武林中除一大害。心中在计算着杀死陶玉的办法，口里却说道：“陶玉！你在何处？”

她一连呼叫数声，竟不闻陶玉相应之言，不禁心中大奇、暗道：这人身上剧毒未解，难道独自闯了出去不成。

这时，杨梦寰已经抱起了棺中智光大师的尸体，正想闯出厅去，突见火光连闪，厅门外，亮起了数支火把，照的方圆数丈内一片通明。

火光下，凝目望去，只见那大厅门口处，站满了手执兵刃的天竺僧侣。

赵小蝶柳眉一耸，沉声说道：“杨兄，小妹开道，闯出去。”举步向厅外行去。杨梦寰应了一声，双手捧起了智光大师的尸体，紧随在赵小蝶身后行去。他心中知道，天竺僧侣，一个个都对智光大师有着无比的崇敬，如若用这智光的尸体，当作兵刃使用，天竺群僧，决然是不敢毁损到智光大师的尸体。

正想喝退赵小蝶，当先开道，忽见那挡住厅门口处的翟僧，都向两侧让开。

一个半脸枯黑，半脸红润的和尚，身着青袍，右手按在一个身着玄装少女的背心之上，缓步行了过来。

杨梦寰仔细瞧了来人一眼，不禁为之一呆。

原来，那被人掌按背心要害的少女，正是朱若兰。

赵小蝶双手各握一柄短剑，本待发出，想来个先发制人先伤两人，但见朱若兰危险情景，登时心头大骇，那里还敢放暗器伤人。

但闻那身着青袍，半脸枯黑，半脸红润的和尚，冷冷说道：“退回厅中，放下尸体。”

赵小蝶回顾了杨梦寰一眼，缓步向后退去。

杨梦寰仍然抱着智光尸体，肃立不动。

那阴阳脸的和尚，眼看杨梦寰站着不动，冷笑一声，道：“只要我一发内力，立时可以把她的心脉震断。”

杨梦寰道：“在下挥手之间，亦可使手中行法装死的智光大师脑浆迸流，永不复活。”

那和尚冷冷说道：“除非你也不愿生离此地了。”

杨梦寰道：“在下如不能生离此地，至少将赚你十条人命回来。”

那怪脸和尚道：“你是杨梦寰？”

杨梦寰道：“正是在下……”

怪脸和尚道，“闻名已久了……”语声微微一顿，道：“适才那假扮本座的人可也是你使的诡计么？”

杨梦寰不知内情，只好置之不理。

那阴阳脸的和尚，眼看杨梦寰软硬不吃，只好低声对朱若兰道：“这人桀傲不驯，要有劳姑娘一开金口了。”

朱若兰道：“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那和尚道：“什么事？”

朱若兰道：“我们留此，看那智光复活，不过，在智光还未复生之前，咱们划地为界，互不相犯。”

那怪脸和尚道：“姑娘如不逃走，此事可以商量。”

朱若兰道：“这是最低的条件了，你如不允，只有用智光之命，换我之命了。”

那怪脸和尚道：“好！我以这座大厅为界，姑娘等不许逃走，我等不入厅中相犯。”

朱若兰道：“你作得了主么？”

怪脸和尚道：“本座名智心，除了敝师兄智光之外，贫僧在此地身份最高、自然是作得主了。”

朱若兰道：“好！咱们就一言为定……”抬目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杨

兄弟，你放下智光的尸体。”

杨梦寰道：“放在此地么？”

朱若兰道：“放在地上吧。”

杨梦寰缓缓放下智光的尸体，退后了四五步。

一个黑衣人，大步行了进来，抱起了智光尸体之后，重又退了回去。

朱若兰回顾了智心一眼，道：“我要进入厅中去了。”

智心大师道：“姑娘请入厅中去吧！”

朱若兰缓缓举步，进入厅中。

杨梦寰、赵小蝶急急迎了上来，齐声叫道：“姊姊，可是那和尚不守约言，把姊姊逼来此地？”

朱若兰道：“我自己走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的人。”杨梦寰道：“这么说来，姊姊是故意要他们送你来此了？”朱若兰道：“嗯，正是如此……”口中虽在和杨梦寰说话，目光却四周转动。

赵小蝶道：“姊姊瞧什么？”

朱若兰道：“陶玉那里去了，怎么不见他的人？”

朱若兰道：“不知那里去了，我们动手之前，还和他谈笑风生，动手之后，就不见他的影儿了。”

只听陶玉的声音冷冷说道：“姑娘说的太客气了，咱们同来三人，只有在下一人，身受重伤，赵姑娘和杨兄，都是丝毫未受伤害。”

赵小蝶缓缓说道：“陶玉，一个人说话要凭良心，咱们是不是一起中毒受伤？”

只见暗影一角处，缓步走出陶玉，接道：“是啊！可是姑娘和杨梦寰都已经疗好毒伤，只有区区在下，毒伤未愈。”

朱若兰望了陶玉和赵小蝶一眼，道：“此刻咱们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局面，大家和衷共济才是。”一面答话，一面向壁角行去。

杨梦寰道：“此刻，这大厅之中，还有一位智心大师……”

赵小蝶道：“不错，冒牌的智心大师。”

朱若兰道：“现在何处？”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道：“朱姑娘，久违了。”

朱若兰转头望去，只见来人身着僧袍，停身在四五丈外，竟然是澄因大师。

朱若兰喜道：“原来是老前辈。”

澄因大师望了赵小蝶一眼，道：“姑娘好利害的天罡指力。”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不知是老前辈，如若知晓，晚辈如何敢贸然出手呢！”

澄因大师道：“老纳这数年之中，自信下了很大工夫，武功大进，但仍然不是姑娘之敌……”

赵小蝶心中暗道：原来你想称量我的武功，那是活该受苦了。

朱若兰道：“老前辈怎会赶来此地，又冒充那智心大师，相助我等？”

澄因大师道：“看上去十分玄虚，其实、只不过是事情赶巧罢了。”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人皮面具来，在脸上的一套，立时变成了一张阴阳怪脸。

陶玉突然接口说道：“老前辈，在下有一事请教高明。”

澄因道：“有何见教？”

陶玉道：“老前辈进入厅中时，曾有人随行，老前辈可曾记得么？”

澄因大师点点头道：“不错。”

陶玉道：“那人身藏有解毒药品，只可惜赵姑娘未能生擒于他，反把他逼出了大厅。”

赵小蝶心中暗道：你那里知道，疗毒药物，现已在我怀中，那人倒似是专门送药而来。她无法决定是否要救陶王，只好暂时拖了下去，冷冷的接道：“可惜的是我没有替你取得解药。”

陶玉道：“如若不是在下身中奇毒，也许咱们早已取得那智光的尸体，闯出了重围了。”

赵小蝶心中暗道：那青衣人借机赠药，分明他是友非敌，不知是那一方派来的人物。

朱若兰抬头望了澄因大师一眼，低声问道：“那青衣人，可是和大师一起来的么？”

澄因大师摇摇头，道：“老衲不认识他，但我入厅之时，因假冒那智心大师的身份，曾经招呼那掌管药物之人，随我同来，老衲心知如若不能设法为姑娘解去身中奇毒，老衲这假冒身份，又随时可能为人揭穿，只好冒险呼那掌管药物之人，随我进入厅中了。”

朱若兰道：“这么说来，大师是不认识那人了？”

澄因大师道：“素不相识。”

赵小蝶心中暗道：如若那人是敌非友，岂肯随你进入厅中，奇怪的是那智光乃天竺国人，手下竟然用了很多中原人物……但闻陶玉说道：“这未免太巧了。”

澄因大师冷冷望了陶玉一眼，道：“老衲从来不打诳语，情势迫人，也只有冒险一试试了。”

朱若兰回顾了陶玉一眼，道：“生死由命，我朱若兰女流之辈都不怕死，你陶玉乃男子汉，大丈夫，怎生这样怕死！”

陶玉道：“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像这等死法，实叫人难以甘心。”

朱若兰道：“此刻，咱们虽然都没有死，但随时可以死去，如想活下去，只有死里求生。”

陶玉哈哈大笑，道：“姑娘说的不错。”

朱若兰回顾赵小蝶一眼，道：“你施用天罡指伤了澄因老前辈，手法是否很重。”

赵小蝶道：“不重；但也不轻，”

朱若兰目光又转到澄因的脸上，道：“大师感觉到伤处如何？”

澄因大师道：“隐隐作痛。”

朱若兰目光又转到赵小蝶的身上，道：“快些助老前辈疗好暗伤，此刻数日，我和陶玉，都要仗凭你们三位的保护了。”

赵小蝶应了一声，助澄因大师疗治那天罡指的伤势。

陶玉低声对朱若兰道：“朱姑娘，似已成竹在胸，不知可否将计划见告？”

朱若兰道：“死中求生，谈不上胸有成竹，只有尽人事，听天命，走一步算一步了。”

陶玉道：“区区的属下，久等不见在下归去，只怕要大举来袭，和天竺群僧拼命……”

朱若兰接道：“此刻，他们无人领导，只怕不会为你拼命。”陶玉道：“在

下来此之时，已经预作安排，明日午时之前，他们即找来此地……”

朱若兰一皱眉头，接道：“可有阻止他们的方法么？”

陶玉道：“这就奇怪了，既然有帮手赶来相助，难道还不对么？”语声微顿，冷冷说道：“姑娘之意，可是很想留在此地么？”

朱若兰道：“不论愿否留在此地，但也得等那智光大师清醒复生之后，咱们才能离开。”

陶玉道：“姑娘用心何在，实叫在下难解。”

朱若兰道：“你如心中害怕，不愿留此，咱们可以和那智心谈判，要他先行放你离此。”

陶玉道：“姑娘不要误会，陶玉并非是贪生畏死之辈，姑娘既是决心留此，在下自当奉陪。”

朱若兰道：“你如留此，就得听我之命。”

陶玉道：“好！姑娘尽管吩咐。”

朱若兰道：“先设法阻止你那些属下攻击此地。”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在下中毒未解，只怕是无法闯出此地了。”

朱若兰道：“难道一定要出去阻止他们么？”

陶玉道：“不错，除此之外，在下倒还想不出劝阻他们的良药。”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人果然是心机阴沉，随时随地，都不忘设法疗好自己的毒伤，幸好，这解毒之药，现存我赵小蝶的身上，如是在杨梦寰或是澄因大师之手，怕早已忍不住取出给他服用了。

朱若兰道：“除此之外，难道再无其他办法么？”

陶玉道：“这个，在下一时间还想它不出。”

赵小蝶冷冷说道：“我倒想出一个办法。”

陶玉道：“请教高明。”

赵小蝶道：“你必得离开此地，才能拦阻属下攻袭，是不是？”

陶玉道：“不错，在下被困于斯，那有什么办法能阻拦他们！”

赵小蝶道：“可惜你身上中毒未解，武功未复，无法闯出此地了。”

陶玉道：“无法见他们之面，如何一个阻拦之法……？”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眼下之策，只有先行设法骗取得他们一粒解毒之药，解去在下身中之毒。”

赵小蝶道：“我看还有一个办法。”

陶玉道：“姑娘多智，在下洗耳恭听。”

赵小蝶道：“如若你一定要离开此地，才能阻止你那些属下攻袭，我愿保护你冲出此厅。”说着话，人也站了起来，大有立刻动身之意。

陶玉回顾了朱看三一眼，道：“姑娘之意呢？”

他既不愿在赵小蝶面前示弱，但又知此去凶险异常，就算赵小蝶不会出手杀他，但那守卫在大厅之外的天竺僧侣，也决不会放过他，赵小蝶只要稍一放手，他立时将横尸在大厅之外。

朱若兰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已了然了陶玉活中之意，当下说道：“如果你能想出别的办法，阻止你属下施袭，那就不用再冒此险了。”

阴沉多智的陶玉，此刻却被一种微妙的形势，逼迫的满脸尴尬之情了，他凝目沉思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

朱若兰道：“不论你用什么办法，必须要阻止你属下来此施袭……”她脸色突然间严肃起来，缓缓接道：“如是你无法阻止他们的施袭，咱们只怕

就难有生离此地的机会。”

陶玉道：“这样严重么？”

朱若兰道：“不错，你如不信，那就等着瞧吧！”

陶玉道：“就在下所见，天竺僧侣，只会吹笛逐蛇，故弄玄虚，如论到真实的武功，只怕是有限的很。”

朱若兰道：“他们武功和三音神尼，同出一脉，其玄妙似尤过之。”

陶玉道：“在下怎未瞧到过那等身手的敌人？”

朱若兰道：“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真正天竺高手。”

陶玉低头想了一阵，道：“由在下取出信物一件，派遣一人，破围而出，执我信物，要他们撤回候命，不许施袭。”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派谁去呢？”

陶玉道：“如是在下身上伤毒已解，自然是由下去了，在下既不能去，姑娘不失为最恰当的人选。”

赵小蝶望了朱若兰一眼，道：“陶玉鬼话连篇，姊姊肯信他么？”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道：“陶玉，你可知道，此刻咱们仍然还身在虎口之中么？天竺僧侣，随时可以杀死咱们。”

陶玉道：“是又怎样？”

朱若兰道：“我重伤未愈，你中毒未解，咱们两人的生死，全要凭他们三人保护，如是赵小蝶执你信物而去，咱们少了一个武功最强的保护之人，也多上了一层伤死之险，”

陶玉道：“这就难办了，除非传出在下之命，实无法阻挡他们追寻来此。”

朱若兰沉吟了一阵，道：“好！把你信物拿出来吧！”

陶玉缓缓从左腕之上，取下了一枚金环，说道：“执此金环即可。”

朱若兰接过金环，起身向门口行去，赵小蝶、杨梦寰齐齐纵身而起，道：“姊姊伤势未愈，岂可涉险，还是由我等去吧！”

朱若兰停下脚步，附在赵小蝶耳边，低言数语。

赵小蝶接过金环，缓步而去。

陶玉虽然机警多智，也猜不透朱若兰如何安排。

赵小蝶出厅之后，朱若兰似是极为不安，缓缓退回原位，默然不语。

陶玉又终是忍诚不住，说道：“朱姑娘仍然是派赵小蝶送出金环？”

朱若兰望了陶玉一眼，道：“如是激怒那天竺和尚，动手搏杀咱们，杨梦寰和澄因大师武功仍在，破围而出、当非难事，余下的只有咱们两个人了。”

陶玉道：“只余咱们两个人，那是说在下奉陪姑娘一死了。”

朱若兰道：“天竺僧侣唯智光大师马首是瞻，智光大师未能复活之前，谅他们还没有人敢动我朱若兰。”

陶玉一皱眉头，道：“杨梦寰和澄因大师突围而去，他们不敢动你朱姑娘，可杀的，只有我陶玉一人了。”

朱若兰道：“谁要你勾引他们进入中土呢？”

陶玉哈哈一笑，道：“这叫做法自毙了，是么？”语声微微一顿，道：“可是，我陶玉岂能甘心，就这么束手待毙么？”

朱若兰道：“事已至此，你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也无法独力回天了。”

陶玉冷笑一声，道：“可惜姑娘仍是棋差一着。”

朱若兰道：“此话怎讲？”

陶玉淡淡一笑，道：“在下对姑娘确然有心，但姑娘对我陶玉，却是毫无情意，这一点，我陶玉已看的明白了……”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嗯！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一些。”

陶玉仰天打个哈哈，道：“在下被困于此，属下并无人知，但那赵小蝶破围而出，送去金环，岂不是代我陶玉传出了求救之讯么？哈哈，这一着姑娘确未料到，金环传到之际，也就是我陶玉援手赶来之时。”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陶兄的设计，确是高明的很，可惜你忘了，此刻你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在下举手之间，可立毙你于掌下。”

陶玉道：“杨兄豪侠宴名，满扬天下，出手杀一个无能抗拒之人，岂不要留人话柄，贻笑于天下了。”

朱若兰接道：“陶玉，你讲的太快了。”

陶玉脸色一变，道：“那赵小蝶早该冲出重围了。”

朱若兰道：“可惜的是，她还未走……”举手一招，接道：“小蝶妹妹，回来吧！”

果然未出我的预料。”

陶玉举目一望，只见赵小蝶飘然由厅门行入，姗姗莲步，走了回来，手中拿着自己的金环。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陶玉，咱们已陷在危恶万分的环境之中，你还要处处施用心机。”

陶玉道：“唉！姑娘棋高一着，在下甘拜下风了。”

杨梦寰暗道：“陶玉阴险奸诈，使人防不胜防，除了兰姊姊的大智大慧之外，看来是很难有人能和他抗拒了。”

赵小蝶行回原位之后，冷冷的望了陶玉一眼，道：“兰姊姊，这陶玉为患之烈，只怕尤在那智光大师之上，何不借今日之机把他杀死，以绝后患。”

朱若兰不答赵小蝶的问话，却把一双眼睛投注到陶玉的身上，上下打量。

那陶玉被朱若兰看的大为不安，不知她如何对付自己。

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朱若兰才缓缓说道：“陶玉，你自己说应该如何？”

陶玉镇静了一下心神，道：“姑娘之意呢？”

朱若兰道：“你好心救我而来，我如一举把你杀死，那是不近情理了。”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能记得我陶玉，当真叫在下感动的很，我此番自投罗网就完全是为了姑娘。”

朱若兰目光转动，缓缓由杨梦寰的脸上扫过，接道：“陶玉，我们如杀了你，你心中不但不服气，而且也太过残忍了。”

陶玉道：“你身受重伤，如若杀了我陶玉，你们抗拒天竺僧侣的实力，也将大为减弱。”

赵小蝶冷冷说道：“留你活在世上，我们不但要对付天竺和尚，而且还要留心你陶玉。”

陶玉道：“至低限度，在对付天竺僧侣时，我陶玉将和你们站在一起。”

朱若兰道：“陶玉，希望我们的宽大，能使你革面洗心，重新作人。”

陶玉仰天打个哈哈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下很难答允姑娘，不过，倒有一个办法……”

双目凝注在朱若兰的脸上，轻轻叹息一声，道：“柔能克刚……”

朱若兰一皱眉头，接道：“不用解说了，再饶你这一次就是……”语声微微一顿，又道：“眼下要紧之事，是咱们如何平安渡过这次险关。”

陶玉道：“诸位和天竺僧侣，数度交手，可知天竺僧侣之中，那一个武功最强？”

朱若兰道：“据我所知，应该首推智光大师。”

陶玉霍然站起；道：“可惜啊！可惜。”

赵小蝶道：“可惜什么？”

陶玉道：“在下和朱姑娘一个中毒，一个受伤，如是有人此刻能够解得在下身中之毒，疗好朱姑娘伤势，咱们此刻就可以一举手间尽歼天竺僧侣。”

朱若兰心中暗道：陶玉这番话倒是不错，小蝶、杨梦寰、澄因大师，如再加上我和陶玉，一齐出手，这一战纵然不能尽歼天竺僧侣，也将使他们伤亡过半。

赵小蝶心中也在暗打主意，道：这解毒药物，现在我的身上，只要给他一粒，陶玉身受之毒，片刻间即可解去，以他精湛的内功，一时三刻，即将恢复武功了，可是兰姊姊必须要等到那智光大师复生之后，才能为她疗伤，如若那智光不能复生，七日之后，兰姊姊亦将伤发而亡，那智光果是恶毒，他如不活了，兰姊姊亦将陪他殉葬一死了……。

忽然间，脑际中，灵光连闪，想到朱若兰适才说的一句话，这天竺僧侣武功，和那三音神尼一脉相承，就那三音神尼和天机真人合着的“归元秘笈”上看，三音神尼武功似是走奇诡，恶毒之路，天机真人，却是走的正大路子，兰姊姊所受，既非点穴，锁脉手法所伤，定然是奇诡的恶毒手法，我已默诵了疗伤篇的全文，找不出一个疗治兰姊姊伤势的办法，不知“归元秘笈”夹层之内，是否记有这等手段。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陶玉啊……”

陶玉应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你要解去身上之毒，是么？”

陶玉道：“在下一身武功，因为中毒而无法施展，自是想解除身中之毒了。”

赵小蝶道：“你想解除身中之毒，并非难事，只有你能够……”

陶玉道：“还有交换条件么？”

赵小蝶道：“不错，你只要疗好兰姊姊的伤势，我就可帮助你解除身上之毒。”

陶玉望了朱若兰一眼，道：“姑娘伤在何处，可否告诉在下？”

朱若兰道：“我知道你不能医。”

陶玉道：“说说总是无妨。”

朱若兰道：“我被他点伤……”只觉一阵羞恹，说不出口。陶玉道：“那是一种特殊的点穴手法所伤了。”

朱若兰道：“根本不是点穴的手法，如若是点穴手法，不论他如何精妙，我也自信能够解开。”

陶玉道：“不是点穴手法，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功了。”

朱若兰道：“是一种很阴毒的内功。”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在下无法瞧得姑娘伤势情形，那是无法判断了。”

朱若兰心中暗道：我伤在前胸之上，岂能让你瞧看，别说你未必有疗治之能，就是确然能够疗治，我也不能让你看我伤处。

陶玉似是已经瞧透了朱若兰的心事，轻轻叹息一声，道：“病不讳医，姑娘不愿让在下瞧看伤处，也该告诉我伤在何处，情势如何，在下才能思索疗治之法。”

赵小蝶道：“要紧的是‘归元秘笈’夹层之内，是否记述疗伤之法？如是单单那疗伤篇中记载，也不用劳驾你陶玉了。”

陶玉道：“姑娘可知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为什么手著‘归元秘笈’之后；又在‘归元秘笈’中故设夹层么？”

赵小蝶暗道：谁知那老道、尼姑在闹什么鬼，竟然在‘归元秘笈’中设下夹层。但想那两位老人，在武林中的盛名、地位，那里敢出言冒读，当下说道：“两位老前辈神机难测，我怎么知道他们用心何在？”

陶玉道：“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也并非故弄玄虚，那夹层之中所记，都是两人尚未成熟的武功，那时，他们已经是体能消退，死亡在即，虽然于对坐谈论中，研究出甚多新奇的武功，但已然是无法求证了。”

朱若兰道：“他们不愿使那推索出的武功失传，因此，就把那武功记录于夹层之中，留予后人求证。”

陶玉道：“除了姑娘所说的用心之外，两位老人家还有一层用心。”

朱若兰回顾了陶玉一眼，道：“那得‘归元秘笈’之人，能够发现夹层，足见那人的才慧，能够求证他们记录下的武功，是么。”

陶玉被朱若兰揭穿了心中所思之事，不觉脸上一热，道：“不错……”

朱若兰冷冷接道：“那‘归元秘笈’连经转手，才落到你陶玉手中，别人都未能发觉那‘归元秘笈’中的夹层，单单你陶玉发觉，足见阁下的才慧非同凡响了。”

陶玉道：“姑娘过奖，在下之意，是说那夹层之中亦会提到疗伤之事，也许对姑娘疗伤的事，有所助益。”

赵小蝶道：“你可记得那疗伤原文么？”

陶玉道：“在下不似姑娘能把那疗伤篇的原文，字字默记于心，只能记得大概罢了，不过，在下虽不能尽记原文，但对那疗伤手法，却自信能够运用自如。”

第三十八回 生死之搏

赵小蝶望了陶玉一眼，道：“这么说来，你是位大大的才人了。”

陶玉道：“如若我陶玉，真是你们称赞的那般能干，也不会落得今日这般下场了。”

赵小蝶心中暗道：不论那陶玉是否能够疗治好兰姊姊的伤势，今日总要逼他说出那‘归元秘笈’夹层中一些内容才是。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陶玉，任你千万百计，我只有一个主意，除非你疗治好兰姊姊的伤势，那就无法疗治好你的毒伤……。”

陶玉道：“姑娘口口声声要疗治在下的毒伤，似是早已经胸有成竹？”

赵小蝶道：“你不过身上中毒，只要有解毒药物，那是不难医治了。”

陶玉道：“可是那药物并非姑娘所有。”

赵小蝶道：“这你就不用管了，当着兰姊姊和杨兄之面，我赵小蝶一言

如山，只要你能疗好兰姊姊的伤势，我赵小蝶定然将为你解去身中之毒，决不食言。”

陶玉双，目中奇光闪动，盯住在赵小蝶脸上瞧了一阵，道：“在下相信姑娘之言……”目光转注到朱若兰的身上，道：“兰姑娘，仔细的告诉我伤处情形吧！”

朱若兰望了赵小蝶一眼，缓缓把伤处情势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陶玉很用心的听着，听完之后，闭目而坐。

杨梦寰素知陶玉的为人，此事既然关系着他自己的生死，其必将全力以赴。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左右，陶玉突然睁开眼来，说道：“朱姑娘，那伤处可是一片红肿，中间是一片酱紫。”

朱若兰点点头道：“目前如此。”

陶玉脸上显出了兴奋之色，道：“那红肿日渐扩展，此刻，已该延至小腹。”

朱若兰道：“不错。”

陶王道：“有一种很阴毒的武功，名叫‘七日断魂手’，被伤之后，七日之内！伤发而死！”

朱若兰道：“那智光大师，也曾告诉过，伤至七日，必死无疑。”

陶玉道：“这是三音神尼一脉的武功，她曾和那天机真人谈过，这种武功那是凭一股透肌过肤的内力，伤人肝肺，使伤处日渐扩展，终至肝肺功能失效而死……”

他仰起头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如若在下猜得不错，这伤势过了第五日，就有了奇大的变化，肝肺二脏，都将受到了强烈的压力，那时，姑娘的呼吸，也将感觉到大为困难了。”

朱若兰望了陶玉一眼，默然不语，心中暗道：他说的不错，伤不过两日，我已感觉到肝肺之间有了变化。

赵小蝶望了朱若兰一眼，道：“姊姊，他说的对是不对？”朱若兰道：“不错。”

赵小蝶望了陶王一眼，道：“你已经说对了伤势情形，该说如何疗治了。”

陶玉道：“那三音神尼虽然提到了疗治之法，但那记载中却也说明了存疑，只有试试看了，不过……不过……”

赵小蝶道：“不过什么？”

陶玉道：“朱姑娘伤在前胸之上，在下如若动手疗伤，只怕有所不便，”

赵小蝶暗道：这话不错，查伤疗救，势必要解开衣服不可，此乃女孩子家的紧要之处，如何能暴现在陶玉眼前，而且还得手指触摸……。

念转智生，缓缓说道：“我有法子了。”

陶玉道，“请教高见。”

赵小蝶道：“在厅角张起布帘，你在帘外口述，我在帘内替你施术。”

陶玉回顾了一眼，道：“姑娘的法子确然不错，只可惜没有布帘……。”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有一件事，在下要先行说明，在下只是说出那‘七日断魂手’伤人的情形，朱姑娘是否伤在那‘七日断魂手’下，在下不敢预作断言。”

赵小蝶道，“没有人责怪你，但你不是替我兰姊姊疗伤，你是自救。”

陶玉淡淡一笑，道：“我知道。”

赵小蝶扶起朱若兰，正待向大厅一角行去，陶玉突然伸手拦住，道：“两位且慢，让在下想一想再说。”

赵小蝶奇道：“你要想什么？”

陶玉道：“姑娘先请坐下。”言罢，闭上双目，不再多言。

朱若兰望了陶玉一眼，举手一招，杨梦寰、赵小蝶一齐伸过头去。

杨梦寰道：“姊姊有何见教？”

朱若兰道：“你们不能留这里，趁天还未亮，快冲出去吧！”赵小蝶道：“姊姊呢？”

朱若兰道：“我不能走，你们也无能带我离开。”

赵小蝶道：“我们走了，有谁保护姊姊呢？”

朱若兰道：“我安全的很，智光未醒之前，他们谁也不敢动我……”声音突然变低，接道：“要玉萧仙子找到那百毒翁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施展毒药毒粉，一举间尽伤天竺群僧。”

赵小蝶道：“杨兄一人去吧！我留这里陪姊姊。”

杨梦寰道：“我看在下留在这里，赵姑娘武功强过在下，冲出的机会大些……”

突然间，火光一闪，两个手执火把的黑衣大汉，导引着两个身着红袍，手托铜钵的和尚，行了过来。

这两个红衣僧侣，面色奇异，火光下闪闪生光。

赵小蝶看四个直对自己等停身之处行来，不禁大怒，一扬手道：“站住。”

两个手执火把的黑衣大汉，似是知道那赵小蝶的厉害，闻声警觉，停住身子不再前行。

但两个身着红袍的和尚，却是不理赵小蝶的呼喝，托着铜钵，直行过来。

赵小蝶暗运功力，正待推出一掌，朱若兰却及时阻止，道：“不可造次，看看他们用心何在再说。”

两个红衣僧人大步直行到几人身前两三尺处，才停了下来，缓缓放下了手中铜钵，人也盘膝坐下。

那两个红衣僧人手捧铜钵行来，朱若兰等却因坐在地上，自是无法瞧到那铜钵之中放的何物，直待两人放下铜钵之后，才探头望去。

只见那铜钵之上，各加密盖，仍无法瞧得钵中之物。

赵小蝶暗作打算，道：不论他这铜钵之中放的什么恶毒之物，我只要举手一挥间，立可把它摔出厅外问题是这两个人的武功如何，却难以预料，但我如动这铜钵，这两人必将是全力保护。

陶玉虽然觉着这两个红衣和尚，捧着一个铜钵而来，事情有些奇怪，但他颇有自知之明，心知此刻说话亦是无人肯听，心中暗作戒备，口中却不多言。

赵小蝶望了那两个手执火把的黑衣大汉二眼，冷冷问道：“这两个和尚，听不懂中土言语？”

左首那黑衣大汉应道：“一字不懂。”

赵小蝶道：“你们导引他两个到此，用心何在？”

仍由左首那黑衣大汉应道：“监视几位行动。”

赵小蝶冷冷说道：“就凭这两个呆笨的人么？”

那黑衣大汉应道：“姑娘不要小看了他们两人，两人武功，在天竺国中也算得第一流的高手了……”

目光一掠那两个铜钵人，接道：“诸位武功高强，也许他们仍无法拦住诸位，那就要借重两个铜钵对付诸位了。”

赵小蝶道：“那铜钵中放的何物？”

那黑衣大汉道，“金蚕蛊毒，”

赵小蝶脸色一变道：“金蚕蛊毒！”

那黑衣大汉道：“不错，这铜钵中的蛊毒，只要打开钵盖，即可飞出，不论诸位武功如何高强，也是无法逃避，除非诸位安坐于此，等待那大国师复生之后，下令他们收回蛊毒。”

赵小蝶回顾朱若兰一眼，挥手说道：“两位可以退下去了。”

两个手执火把的大汉应了一声，退出大厅。

赵小蝶目注那个铜钵，心中暗打主意道：如若我和杨梦寰同时出手，陡然施袭，各攻一个红衣僧侣，大约是不难一举把他们击毙，纵然无法击毙，亦可逼他们跃身避开，那是不难抢到这两个铜钵了。

只要那铜钵上盖子未开，那钵中蛊毒不会外溢，自然是不用防蛊毒沾染了。

朱若兰目光一掠赵小蝶，已从她神情中瞧出她心存冒险。

当下低声说道：“小蝶，不要冒险。”

赵小蝶道：“姊姊，难道咱们就被这两钵蛊毒镇住不成？”朱若兰道：“等到那智光大师复生也好，那时再看情形吧。”

由于天竺僧侣突然间想出了这等恶毒的法子，朱若兰不得不改变计划。

时光匆匆，转眼间七日限满，到了智光大师复生之日。

数日中，那看守铜钵的红衣和尚，每隔六个时辰，就换上一班，饮食之物，也由那天竺僧侣供应，初时，朱若兰还不敢服用，由送上食物的人，先行进食一些，他们才敢进食。

陶玉原想一试疗治朱若兰的伤势，但因守护铜钵的红衣和尚，伸手阻拦，朱若兰等不得不改变主意，那守钵的僧人，不解中土语言，也无法和他们说的明白。

这日，已到了第七日，朱若兰的内伤，果然也有激烈的恶化，但她内功深湛，虽然第五日伤势就已恶化，却自咬牙苦撑，不让伤势的恶化之情，形于神色之间，但到了第七日早上，再也无法忍耐，呻吟出声。

陶玉望了朱若兰一眼，道：“很难过么？”

朱若兰暗里咬牙，吸一口气，道：“还好。”

陶玉望着那两个铜钵，道：“如著这铜钵中不是金蚕蛊毒，吓了咱们数日不敢妄动，那也是武林中一个笑话了。”

朱若兰望了那铜钵一眼。心中暗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这铜钵在我们面前，放了数日夜，但钵中是否存放的金蚕蛊毒，却是无法料断。

赵小蝶低声说道：“兰姊姊，今日就是那智光大师复生之日，姊姊可有打算么？”

朱若兰道：“什么打算？”

赵小蝶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如若那智光大师复生之后，食言变卦，不肯为姊姊疗伤，姊姊应该如何？”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照那智光大师的说法，如若他不能在今日之中疗好我的伤势，好像在今夜我就无法渡过。”

赵小蝶点点头道：“好像如此。”

朱若兰低声说道：“我已然感觉到伤势的变化，那天竺和尚可能不是说的谎言。”

赵小蝶道：“是不是和陶玉说的一样？”

朱若兰道：“有些相同……”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澄因大师，这几日中盘坐调息，气定神闲，似乎是胸中早有成竹，万一我有了三长两短，你们暂时听他之命，我想他此次前来，必然有了严密的计划。说不定在这四周，都已布下了接应之人。”

赵小蝶黯然说道：“无论如何，咱们要委曲求全，要那智光疗治好姊姊的伤，天竺虽多异术，但真正的大敌还是陶玉，如无姊妹领导，只怕是再无人能够和他抗拒，老实说，小妹实无信心能和陶玉在江湖一争雄长。”

朱若兰附在赵小蝶耳边，说道：“如是情势有变，我非死不可，那你就先设法杀了陶玉。”

赵小蝶道：“十个陶玉，也抵不了一个姊姊，你要用点手段……”目光一掠杨梦寰，接道：“姊姊，你如死了之后，你知那杨梦寰，该有多么伤心。”

朱若兰一皱眉头，道：“不要胡说。”

赵小蝶道：“小妹说的句句是真实之言，姊姊难道真的不信？”

朱若兰说道：“我要劝你，万一我有何不幸，你要好好和他们相处，想不到，你倒先行劝起我来了。”

赵小蝶道：“过去，我大自私，现在我想明白了。”

朱若兰道：“明白什么？”

赵小蝶道：“关于那杨梦寰，沈家姊姊说的不错，咱们几个姊妹在一起，如若大家能抛去私心，定然会生活的很快乐。”

朱若兰嗤的一笑，道：“这中间有一个很微妙的道理，关键在琳妹妹的身上……”

只听一阵乐声扬起，打断了朱若兰未完之言。

抬头一看，只见四个身着白衣，怀抱戒刀的天竺僧侣，当先步入厅中。

在四个僧侣之后，八个红衣和尚，抬着一张云床，走了进来。

那云榻上铺着一张白色的毯子，上面仰卧一人，身上又覆盖着一个红色的毛毡。

朱若兰虽然无法瞧到那卧在床上的人，但想来定然是那智光大师了。

紧随在那云榻之后的是智心大师，神色庄严，缓步而入。

朱若兰强自振起精神，手扶赵小蝶肩头而起。

只见四个身着白衣，怀抱戒刀的和尚，分守四个方位，八个身着红衣的和尚，缓缓把云榻放在厅中。

朱若兰附在赵小蝶耳际说道：“记着，杀了智光之后，立刻就搏杀陶玉。”

但闻智心大师口中叽哩咕咯说了几句，那两位看守铜钵的和尚，突然抱起铜钵，退出大厅。

智心大师举手一招，一个青衣文士缓缓而入。

那人留着二络长髯，满脸阴沉的笑容，望了朱若兰一眼，道：“在下奉命和朱姑娘谈一点事。”

朱若兰伤势发作，强打精神而立，但势又不能不理那人，只好一提真气，说道：“谈什么？”

那青衣文士谈谈一笑道：“那智心大师说咱们中土人物，阴险奸诈，常常改容换装，使人难辨敌我，因此，他对咱们中土武林人，不得不存上几分戒心。”

朱若兰伤势发作正凶，说话之时，亦有着极痛苦的感觉，望了赵小蝶一眼，默然不语。

赵小蝶心中会意，缓缓说道：“他存上戒心，又能如何？”青衣文士道：“此时此刻，最好不要大过强嘴。”

赵小蝶心中仍然想顶他几句，但却强自忍下，未说出口。

但闻青衣文士说道：“过往之事，不再追究，但此刻，却要希望你们多守信誉，如若惊扰到大国师的复生，诸位自然是都别想活了，而且，都将死的十分凄惨。”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希望那大国师也守信诺，清醒之后，先疗治我兰姊姊的伤势。”

青衣文士道：“这个自然。”

赵小蝶道：“你自言自语，不肯代我转告你那异域主子，你可作得主意？”

青衣文士被赵小蝶骂的脸上发热，停了一阵，才缓缓说道：“我们早已有备，姑娘等如若妄图有所作为，那是自我苦吃了。”

转脸和智心低言数语，退到一侧。

四个白衣执刀的和尚，突然走过来，并排而立，挡住了去路。

赵小蝶望了杨梦寰一眼，低声说道：“多多忍耐，不可莽撞。”

杨梦寰点点头，缓缓上前两步，护住朱若兰的一侧。

这时，天色已经快近午，智心大师缓缓揭开了智光大师身上掩盖的毛毡，又取下那脸上的黄绩。

赵小蝶凝眸望去，只见智光脸色一片苍白，不见一点血色。

但闻青衫文士说道：“诸位见识一下天竺绝世奇术。”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你们把他抬来此地，谁知由何处而来，此刻是死是活，别人如何知道？”

那青衫文士道：“姑娘如何才肯相信他此刻确然已死？”

赵小蝶道：“我要去瞧瞧心脏是否还在跳动。”

那青衫文士道：“这个，在下也作不得主。”转身对那和尚低言数语。

智心大师点点头道：“让他验证一下便了。”说的一口汉语。

赵小蝶回顾了朱若兰一眼，缓步而出，直行到那木榻之旁。

这时，环守在智光大师身侧的和尚，群情激励，各自摇动手中兵刃，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赵小蝶胆气高大，暗自吸一口气，缓缓伸出左手，按在仰卧云床智光大师的前胸之上。

只觉他前胸一片平静，果然不觉心脏跳动。

赵小蝶抬头望了朱若兰一眼，双目中是一片闪动的奇光。

要知赵小蝶此刻只要稍一加力，立时可把那智光心脉震断，那他就永无复生之望，但因这其间，牵连到朱若兰的生死，使她不敢擅自出手。

回首望去，只见智心大师脸上一片平静，似是对智光之死，毫无畏惧、

哀伤。

赵小蝶缓缓收回按在智光大师前胸的手掌，说道：“果然气息已绝。”缓步退回原位，站在朱若兰的身侧。

朱若兰低声说道：“幸好你忍了下去。”

赵小蝶道：“我想到了姊姊的生死，不敢贸然出手。”

朱若兰道：“还有那智心大师，他对智光之死，不但毫无悲伤，而且似暗存喜悦，你未暗发内力震断智光的心脉，那智心倒有着失望之感。”

赵小蝶道：“难道那天竺国的僧侣们，也和我们中原武林人物一般，勾心斗角？”

朱若兰道：“权势名利所在，师兄弟的情义，显然是淡薄多了。”

陶玉突然缓步走了过来，低声说道：“智光复生之后，大局将立时有变，朱姑娘大伤在身，难以有迎敌之能，姑娘一人之力，只怕是无能应付。”

朱若兰低声说道：“小蝶，如你有解毒之药，那就给他一粒吧。”

赵小蝶沉吟了一阵，缓缓从怀中摸出玉瓶，悄然倒出一粒丹丸，交到朱若兰的手中，道：“姊姊给他吧。”

朱若兰接过丹丸，低声说道：“陶玉，你引狼入室，才闹出今日之局，对中原武林，你要负多大责任……”缓缓把手上的药丸，递了过去。

陶玉道：“在下知道了。”接过丹丸，吞入腹中，闭目调息。

赵小蝶望了闭目调息而立的陶玉一眼，道：“姊姊，一个智光大师已够咱们对付，为什么你还要加个陶玉？”

朱若兰道：“智光醒来，姊姊将落在天竺僧侣之手，救我之人，只有陶玉。”

陶玉本正闭目而坐，闻言突然启动，傲然一笑。

显然，朱若兰这几句话，使他生出了莫大的慰藉之感。

赵小蝶目光一转，只见杨梦寰神色异常，肃然而立，一望之下，就知他心中有着不悦之感，但他为人老成，心中虽有不悦，却是不愿多言。

只听挡的一声锣响，传入耳际，紧接着那青衫文士的声音，道：“大国师复生在即，诸位准备迎驾了。”

赵小蝶看天竺群僧，一个个神色紧张，四个白衣执刀的僧侣，更是蓄势戒备，对自己监视甚严。

朱若兰低声说道：“大约那智光大师在复生之时，最为脆弱，难以当受一击，故而，此刻戒备的最为森严。”

赵小蝶搬转话题，附在朱若兰耳际说道：“兰姊姊，我告诉你一件轻松的事。”

朱若兰一皱眉头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关于杨梦寰。”

朱若兰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他怎么了？”

赵小蝶道：“吃醋啦，你称赞陶玉，他听在耳中，心中很不高兴。”

朱若兰道：“不许胡说，此刻咱们的处境，生死未卜，你还有心情说笑。”

赵小蝶道：“我是由衷之言，如若他心中没有姊姊，自然就不会生气了。”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只听大厅外，一人喝道：“天近正午。”

那青衫文士突然举手一抬，道：“朱姑娘，请到前面来吧！”四个白衣

执刀的和尚，突然分向两侧避开，让出一条路来。

朱若兰缓步而出，行到那棺木面前，说道：“什么事？”

那青衫文士道：“姑娘和敝国师订下的赌约，自然要请姑娘看个仔细了。”

朱若兰心中暗道：我不过一句戏言，这番僧竟然如此认真。

这时，大厅中所有的人，大都屏息而立，望着那仰卧在木榻上的大国师。

朱若兰希望能从这大国师复生的过程之中，瞧出一些天竺武功的内情，强忍着伤势发作之苦，全神贯注。

只见智光那垂在榻下的手臂，缓缓伸动了一下，突然间，挺身坐起。

朱若兰一皱眉头，暗道：怎么醒的如此快速。

心念转动之间，耳际间突然响起了悠扬的歌声，四周群僧，齐齐跪了下去。

朱若兰回头望去，连那智心大师竟然也跪了下去，心中暗道：这智光能得属下从人如此崇拜，实非易与人物。

但觉胸腹间突然泛起一阵剧烈无比痛苦，出了一身大汗，人也站立不住，向后退了两步。

只听一声深长的叹息之声，传了过来，道：“姑娘的内功精深，竟然还支撑得住。”

紧接着伸过来一双粗壮的手臂，抓住了朱若兰的皓腕。

朱若兰举手拭了脸上汗水，凝目望去，只见那抓住自己右腕的，正是刚刚醒来的智光大师，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握着右腕，心中又羞又怒，用力一收右臂，希望夺回右腕，那知不但未能夺回、反因强行内力，疼痛加重，几乎晕倒了过去。这当儿，突然两声断喝同时响起，道：“放开手！”

朱若兰定神望去，只见杨梦寰大步直行过来，金环二郎陶玉，紧随在杨梦寰的身后。

将近朱若兰时，陶玉突然快行两步，抢在杨梦寰的前面，冷冷说道：“不要污染了朱姑娘的皓腕，快些给我放开。”

智光大师缓缓回过脸来，望了陶玉一眼，用生硬的汉语，说道：“你是陶玉？”

陶玉道：“不错，快放开朱姑娘。”

智光大师道：“她伤势很重，除了本座之外，天下无人能够医得……”

这是，杨梦寰已然运集了功力，准备出手，但听得那智光大师一番话后，又忍下未动。

赵小蝶生恐陶玉出手，害了朱若兰的性命，暗施传音之术说道：“陶玉，不可出手，咱们忍辱负重，就是要等这一会工夫。”

陶玉回顾了赵小蝶一眼，道：“姑娘说的是。”缓步退到杨梦寰的身后。

智光大师望了杨梦寰一眼，缓缓说道：“在此地无法疗治朱姑娘的伤势。”

赵小蝶越众而出道：“那要到那里疗治？”

智光大师道：“必得找一处无人打扰的幽静之地才行。”

这时，朱若兰全身衣服尽为汗水湿透，人也进入了晕迷，痛苦之情，流露于神色之间。

赵小蝶回顾杨梦寰一眼，道：“杨兄之意喝？”

杨梦寰道：“救活兰姊姊的性命要紧。~赵小蝶点点头，道：“好！咱们找一处幽静地方，”

赵小蝶等正待举步相随，瞥见人影闪动，四个执刀的白衣僧侣，一排横立，拦住赵小蝶等的去路。

只见智光大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叽哩咕噜说了数言。

拦路僧侣，立时退避一侧。

智光月光转动，望了智心一眼，微一颌首，抱起朱若兰大步行去。

赵小蝶、杨梦寰、陶玉、澄因大师，鱼贯相随在智光身后而行，大约那智光大师已有交代，这次天竺僧侣，未再拦阻。

智光抱着朱若兰出了大厅，转入了一个小院落中，回身挡在门口，生硬的说道：“诸位，只能进来一人。”

陶玉接道：“为什么？咱们都要进去。”智光摇摇头，道：“不行，一则疗伤之时，朱姑娘受不得一点惊拢，再者诸位人多手杂，如若借我替朱姑娘疗伤的机会，出手暗算于我，岂不是叫本座防不胜防了么？”

赵小蝶心中暗道：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当下说道：“我们之中，是大师指定一人呢？还是我们任选一人？”

智光大师笑道：“最好是你了。”赵小蝶道：“好！我跟你去……”回顾了杨梦寰和陶玉一眼，道：“他们两位呢？”

智光道：“就在此地等候。”

陶王冷哼一声，道：“要区区等在这里等你么？”

赵小蝶接道：“此刻是一个风雨同舟之局，两位还望委屈一些。”

杨梦寰道：“姑娘放心，如有什么事故，还望招呼我等一声。”

智光大师回身而行，抱着朱若兰直入跨院之中。

赵小蝶紧随智光身后而入。

杨梦寰和陶玉站在跨院门口之处，眼看着两人行入跨院之中，杨梦寰还能保持沉静，陶玉却是大为气愤，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兄，咱们当真的守在这里么？”

杨梦寰道：“为了朱姑娘的安危，咱们受点委屈又有何妨？”

陶玉道：“兄弟难有这份耐性。”

杨梦寰道：“如以陶兄之意呢？”

陶玉道：“在下准备硬闯进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人说得出口，就能作到，如若当真的闯了进去，撩扰兰姊姊的疗伤，那又如何是好？无论如何，必得阻止于他才行。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闯进去并非难事，只是此刻不行。”陶玉道：“兄弟说的就是此刻。”

举步直向跨院中行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看来只有强行阻拦于他了，陡然一提真气，快速绝伦的一个侧转，挡在陶玉的前面，道：“陶兄不可造次。”

陶玉道：“你害怕那智光和尚，在下可不怕他，闪开去路。”呼的一掌，拍向杨梦寰的前胸。

形势迫逼，杨梦寰只好硬接一掌。

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蓬然大震，陶玉被震的向后疾退两步。

原来，他身受毒伤，时日过久，虽然服了解药，但一时之间，功力还难复元。

陶玉被杨梦寰一掌震退，突然停下手来缓缓说道：“如其咱们在此坐待那智光为朱姑娘疗治伤势，倒不如闯入跨院强迫他疗治朱姑娘的伤势。”

杨梦寰冷然一笑，道：“陶兄见风转舵的本领，兄弟十分佩服，不过，陶兄诸般诡计，已然无法在兄弟面前施展，如若陶兄功力尽复，适才一掌，强过在下，那就不用施这缓兵之计了。”

陶玉心中暗道：此人对我，已然不存君子之心，再有机会，必得杀他……。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此刻咱们生死与共，命运相同，兄弟就算和杨兄势不两立，那也要等到身脱此危之后，再和杨兄见个高下不迟。”

杨梦寰道：“此刻陶兄还未尽复神功，兄弟之言是不听也得听了。”

陶玉道：“杨兄有何吩咐？”

杨梦寰道：“站这里别生妄念，亦不许闯入跨院中去，除非你已然感觉到神功尽复，胜得我杨某了。”

陶玉突然格格一笑，道：“这么看来，我陶玉今后再也无法在杨兄面前施展诡计了。”

只见赵小蝶站在跨院中一间精致的小室之外，不停的徘徊走动，显然，她亦被那智光大师拒于小室之外。

突然间，杨梦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之感，心中暗暗忖道：智光大师和兰姊姊一人，相处小室，万一有什么事故，如何是好？……忖思之间，突见赵小蝶大步冲入室中。

陶玉冷笑一声，道：“遇君子讲道理，逢小人动干戈，天竺番僧不讲信义，杨兄守在室外，未免是太过相信人了。”

杨梦寰道：“如有需要咱们之处，那赵姑娘自会招呼咱们。”

说话之间，突见赵小蝶站在小室门口，举手相招。

杨梦寰道：“赵姑娘在叫咱们了。”举步直向前行去。

陶玉紧随杨梦寰身后，奔入跨院小室门口。

抬头看去，只见朱若兰仰卧在一张木榻之上，智光站在榻后，面对门口，右手按在朱若兰前胸之上。

陶玉冷哼一声，道：“怎么样？我知道这天竺和尚不可靠，两位偏偏不信，现在信了吧？”

赵小蝶身子一侧，冲入室中，冷冷喝道：“你这是何用心？”智光微微一笑道：“贫僧请三位到此，旨在和三位商量一事。”

赵小蝶道：“你答应复生之后，就疗治兰姊姊的伤势，此刻可以履行约言。”

智光道：“三位只管放心，此刻朱姑娘的伤势已然无碍，不过，贫僧下手时，用力太重，虽得疗救，只怕她短期之内，也是难得复元，但贫僧却得天竺飞函相催，委贫僧早回天竺，朱姑娘势难独自留在中原了。”

赵小蝶吃了一惊，道：“什么？你要把兰姊姊带回天竺么？”智光道：“不错，朱姑娘如若不得适当养息，使伤势全部复元，一月之后，伤势仍将发作，为了朱姑娘的安危，贫僧不得不带她同往天竺了。”

赵小蝶望望仰卧在木榻上的朱若兰，又回顾瞧瞧陶玉和杨梦寰，显然，她无法决断的处理此事了。

杨梦寰行前一步，缓缓说道：“人无信不立，大师承诺过你复生之后；疗治好朱姑娘的伤势，我等因大师一言，恪守信约、未乘势施袭，如今大师

自食诺言，要把朱姑娘带回天竺，难道就没有羞愧之感么？”

智光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贫僧原本无此存心，但你们汉人的奸诈，恶毒，我们天竺难以及得，贫僧如若再留中土，只怕随来之人，要伤亡殆尽了？”

陶玉冷冷说道：“阁下此时想走，难道就能够平安的走了么？”

智光大师道：“此刻，有这朱若兰在我手下留作人质，自然是不用怕了。”

陶玉流目四顾一眼，道：“朱姑娘在中原武林道上，甚得人望，你如要带她西行天竺，整个的中原武林，都将和你为敌了。”

智光大师哈哈一笑，道：“三位都是中原道上第一流领袖人物，只要三位不和贫僧作对，还有谁敢和贫僧为敌。”

赵小蝶道：“留下兰姊姊，你们可以平安撤离此地。”

智光脸色一沉，道：“我知道三位不肯，所以才邀三位到此谈判……”

陶玉道：“谈判什么？”

智光大师道：“关于朱姑娘，贫僧以及三位之间的事。”

赵小蝶道：“你想以朱姑娘的生死，迫使我们就范，那就不用谈了。”

智光大师道：“这倒不是，贫僧借重朱姑娘的，是不让几位施展狡计……”

陶玉接道：“那是说，大师想我们凭借真功实力，一分高低了。”

智光大师道：“若非如此，只怕诸位心中要大骂贫僧了。”陶玉目光转动，望了赵小蝶和杨梦寰一眼，道：“大师准备如何和我等交手？”

智光道：“贫僧提出两个办法，任由三位选择一个。”

陶玉暗道：好大的口气，口中却说道：“好！大师请说吧！”智光大师道：“最公平的办法是，三位之中请推举一位出来，代表三位，由他和贫僧动手，如若那人胜了贫僧，贫僧就听候诸位发落了。”

陶玉上皱眉头道：“除了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智光神情严肃道：“还有一个办法，听起来似是对各位有利的很，其实，却未必如此了。”

赵小蝶、杨梦寰，都知陶玉的为人，由他出面答话，决然是不会吃亏，而且两人也可有一个思索的机会。

但闻陶玉说道：“有这等事，咱们要请教大师了。”

智光大师目光转动，缓缓由三人脸上扫过，道：“三位可是中原武林第一流高手么？”

陶玉道：“中原武林第一流高手，大概是不会错的。”

智光道：“那就由三位轮流出手，用车轮战法和贫僧交手。”

陶玉心中暗道：这和尚如此大的口气，当真是可恶得很。

转念又想他能够童伤朱若兰，自然有非常的本领，他既然提出了自甘吃亏的办法，为什么我们不乐得沾些光呢。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这办法对我等有利，那是不错了，但我却听不出一一点有害之处。”

智光大师冷冷说道：“贫僧带有一种天竺奇药，人如服用之后，就忘去了过去未来，贫僧手下用了很多，你们中原人，大都服过此药。”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说怎么有很多中土人物，为他们效力呢？陶玉道：“以后呢？”

智光目光逼住陶玉脸上，道：“三人之中，推举出一位先和贫僧动手，

如若那人败在贫僧手下，就服下那些药物，永驻天竺，为贫僧所用。”

陶玉道：“如若我等胜了呢？”

智光大师道：“你们没有取胜的机会，你自信武功比起朱姑娘如何？”

陶玉缓缓说道：“朱若兰为你所伤，那是她没有准备，今番咱们交手，自然是有些不同了。”

余声微微一顿，又道：“如是大师败了呢？”

智光大师道：“贫僧放下朱若兰，率领属下，转回天竺，永不再犯中原。”

陶玉道：“大师是否相信，我们败了之后，一定会服下那药物？”

智光道：“但贫僧有所安排，使三位非服下那药物不可。”陶玉道：“大师既不相信我等，我等又如何相信大师呢？”智光道：“苦的是诸位此刻早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陶玉脸色一变道：“大师自信能够胜得我们，才定下这个办法了。”

智光道：“不错。”

陶玉道：“如若我三人一拥而上，联手围攻，大师是否亦有胜我们的信心呢？”

智光大师先是一呆，继而笑了一笑，道：“这个么？此时此地，三位还不敢如此。”

陶玉道：“为什么？”

智光望望仰卧在木榻上的朱若兰，道：“这位朱姑娘的生死，还掌握在我手中，因此，贫僧相信三位不敢甘冒险牺牲这位朱姑娘的危险。”

陶玉突然纵声大笑，良久不绝。

智光大师怒道：“你笑什么？”

陶玉道：“大师如若确知以那朱若兰的生死，能够迫使我等就范，为何又加上动手比武一场，何不干脆以那朱若兰的生死，迫使我等服下大师的药物？”

智光大师道：“我要你们心服口服，明知那药物有毒，但却又不能不服下。”

陶玉回顾了赵小蝶和杨梦寰一眼，道：“看来，今日之局，非得一战不可，事关朱姑娘和咱们三人的共同命运，在下也不便擅自作主，两位有何高见呢？”

赵小蝶道：“你相信他能胜过咱们三人么？”

陶玉道：“有些不信。但他自行提了出来，自然是早已胸有成竹，手握胜券，是以也不可轻视。”

赵小蝶施展传音之术，道：“眼下第一要事，是如何救出兰姊姊，你一向诡计多端，难道此刻没有了主意么？”

陶玉道：“朱姑娘的生死控制他手，在下不敢冒险。”

智光大师淡淡一笑，道：“三位商量一下也好，贫僧耐心等待就是。”

赵小蝶不理智光的讥笑，接道：“那是说，咱们非得照他之意出手不可了？”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在下之意，只有暂时如此，咱们三人中选出一个和他动手……”改用传音之术，接道：“余下两人，俟机出手，抢回朱姑娘。”

赵小蝶道：“如若以你之见，咱们三人，那一个武功最强，应该和智光动手？”

陶玉淡淡一笑道：“如论武功之强，在下似是略胜一筹。不过，此刻在下的毒伤还未完全复元，应是姑娘最强了。”

赵小蝶一沉吟，道：“好！我向智光挑战……”

缓行两步，目注智光，道：“我先领教天竺奇学。”

智光目光一惊陶玉和杨梦寰道：“两位男子，不肯出手，却要姑娘先打头阵。”

赵小蝶道：“这是我们的事，姑娘不用你管了。”

双目盯注在智光的手掌之上，眨也不眨一下。

只见智光按在朱若兰前胸之上的右掌不动，左手却探入怀中，摸出一个玉瓶，放在木榻之上，说道：“这瓶中就是三位要服用的药物了。”

赵小蝶望了那玉瓶一眼。缓缓说道：“大师夸下海口，要车轮战我们三人，现在可以出手了。”

智光大师抬起头来，瞧了赵小蝶一眼，缓缓说道：“你先出手么？”

赵小蝶道：“不错你再多问几遍，也是一样。”

智光大师道：“那就要他们退出室外吧！”

陶玉冷笑一声，道：“大师很多虑。”

智光大师道：“和你们汉人打交道，贫僧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陶玉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兄，退出室外吧！”

智光双目神凝，直待两人退出室门，才缓缓把按在朱若兰前胸上的手掌移开，双肩一耸，陡然间离地而起，越过木榻，双掌合十，放在胸前，道：“姑娘请出手吧！”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和尚约了我们三人来此，要独战我们三人，自己却没有带一个帮手，狂妄的有些愚昧了，但他说话、处事条理分明，又不像愚蠢之人。

心中念转，右掌已然递出，迎胸一掌，拍了过去。

智光大师合在胸前的双掌，陡一转，迎向了赵小蝶的掌势。

赵小蝶心中暗道：原来他是这样拒敌，我分由两面攻他，看他如何拒挡。一挫腕，收回右掌，然后双掌一分，分由左右两侧攻了过去。

那知智光大师，双掌仍然合着未动，双臂一分，双肘分迎向赵小蝶腕穴之上。

赵小蝶暗自怒道：好狂的打法。掌势中易，分向智光双肘间击了过去。

智光大师双掌突然一沉，竟把赵小蝶的掌势一齐避开。

赵小蝶的攻势转快，片刻之间，连攻了十几招。

那智光大师一直是双掌合一，或封或避，让开了赵小蝶十几招的攻势。

但闻智光大师冷冷喝道：“姑娘小心，贫僧要反击了。”

赵小蝶连攻了十几招，全都被他避开，已知遇上劲敌，听得他要展开反击，立时全神戒备。

只听智光大师冷冷喝道：“站住，”

赵小蝶回目望去，只见陶玉正自转身而去，听得智光喝叫之言，只好停下脚步。

智光大师冷笑一声说道：“有一件事贫僧忘记说了，就是那朱若兰朱姑娘，此刻谁也不能碰她一下的。”

赵小蝶道：“为什么？”

智光大师道：“我疗治好她伤势，就卸了她几处关节，如是你们动了她，

骨骼离位，那就有她的苦头吃了，一个不好，或将落下个残废之身。”

赵小蝶冷冷说道：“你这臭和尚，好狠的心啊！”

智光大师微微一笑，道：“如若那朱姑娘能够对贫僧稍示温存，你们中原武林即将改换一番形势。”

忽听陶玉纵声而笑道：“可惜呀！可惜。”

赵小蝶道：“可惜什么？”

陶玉道：“姑娘如若能在我和他说话当儿，陡然出手，此刻，咱们已经控制全局，大获全胜了。”

赵小蝶心中暗道：如若我在那智光大师精神分散之际，施用天罡指，全力攻他，也许真能得手。

陶玉高声说道：“姑娘多留心一些就行，江湖上人人称我陶玉诡计多端，岂能是让人白叫的么？”

智光大师冷笑道：“可惜是贫僧早已有备了。”

赵小蝶突然娇叱一声，反臂拍出一掌。

这一击，乃回龙三式中的一招，虚中藏实，变化万端。

智光大师似是知道厉害，陡然向后退开三尺。

赵小蝶心中暗道：如不逼他硬拼一招，永远无法测出他的内功深浅。

心念一动，发出内力，一股强猛的暗劲，直逼过去。

赵小蝶自幼熟读“归元秘笈”，不但内功精深，且因任、督二脉已通，虽是女流之辈，但内力绵绵不绝，强大异常，潜力有如排山倒海般撞击过去。

智光未曾想到赵小蝶有着过人的内力，随手推出一掌，心想她一个女孩子，纵有惊人的成就，也不过是在招术变化上使人难测，内力方面因受先天体质所限，决难有什么高深成就，是以这一掌推出的漫不经心。

那知一和赵小蝶掌力相触，立时警觉到情势不对，但已失去了先机，只好一提真气纵身而起，避到木榻之后。

赵小蝶生恐掌力伤到了朱若兰，立时收起掌力。

智光大师冷笑一声、道：“姑娘好深厚的功力。”立时一扬右手，反击一掌。

他已吃过苦头，这一掌用出了八成功力，力道强猛，有如洪流急瀑，汹涌而至。

赵小蝶心中暗道：我如能和他互拼内力：相持不下，杨梦寰和陶玉，岂不是可以借此救了兰姊姊么？”

心中念转，双手已然推出。

两股强猛绝伦的暗劲，一接之下，狂风突起，吹起了地上尘土。

智光已和赵小蝶推出内力的触接，立时觉出她掌力的强猛，朱若兰亦是难及，遂避重就轻，左拿在右掌背上，重重一拍，右掌上力道陡增，反击过去，人却借势跃开。

赵小蝶感觉到一股暗劲，突然反击过来，而且来势甚猛，心中亦是暗暗吃惊，忖道：这天竺和尚的确是不可轻敌。

正待加力反击，突然那拒抗之力，忽然消失。

赵小蝶急急收住内力，凝目望去，只见他绕过木榻，缓步行来，当下冷冷说道：“咱们这一战分出胜败没有？”

智光大师道：“没有。”

赵小蝶道：“你处处逃避，不肯和我硬拼内力，自然难分出胜败了。”

智光大师道：“贫僧已然领教过姑娘的拳掌、小心贫僧要反击了。”

说话之间，陡然一个长身，直向赵小蝶怀中欺来，左掌近胸拍来，右手一探，数缕指风，疾向赵小蝶小腹击去。

赵小蝶左手食中二指一并，封住智光左掌，右手施展擒拿法，反向智光抓去。

右手刚刚伸出，突觉小腹之上一凉，已为智光指风击中。

原来智光击出的指风，乃一种极为阴毒的武功，未击中人前，听不出一声息。

赵小蝶被击中之后，已然觉出不对，想到朱若兰的才智，胜己十倍，武功亦不在自己之下，只因伤在这智光大师手中、才无可奈何的听他摆布，他这伤人恶毒指风，不见一点预兆，实叫人难防的很，自己既已受伤，不能让杨梦寰和陶玉也为他阴毒的指风所伤。

心念一转，强提真气，疾向后退出了三步，人已到室门口处。

那智光大师也不追赶，站在木榻之前，微笑不语，杨梦寰已瞧出情势不对，低声说道：“姑娘可是受了伤么？”

赵小蝶道：“他武功平常的很，功力也不惊人，但却有几种阴毒的险恶的武功，厉害的很，而且出击之时，无声无息，使人防不胜防。”

陶玉道：“姑娘伤在何处？”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小腹之间，”

陶玉道：“有何感觉？”

赵小蝶道：“小腹处感到冰冷，全身乏力，似已无再战之能。”

陶玉口中在和赵小蝶说话，但双目一直望着那智光大师，此刻，却突然转过脸来、说道：“这么严重？”

赵小蝶道：“我一直运气把伤势逼在一处，不敢放开，是以，此刻还可以行动自如。

但已感觉出那是一种很恶毒的奇伤。”

杨梦寰道：“姑娘还有行动之力，快些走吧，在下去会他一阵。”

缓缓向室中行去。

智光大师道：“你想怎么样？”

杨梦寰知他掌指功夫，恶毒无比，不再和他比试拳脚，右手一探，摸出了一把匕首，缓缓说道：“大师，咱们比比兵刃如何？”

原来，杨梦寰和陶玉的兵刃，已为天竺和尚取去。

智光摇摇头道：“你们不守信用，咱们也不用比了。”

杨梦寰冷冷说道：“大师暗算伤人，咱们败的不服，大师也胜的不荣，何况，到目前为止，那赵姑娘伤不见血，还有着再战之能……”

智光大师接道，“如是有再战之能，何不叫她出手再战。”杨梦寰道：“大师夸下海口，要车轮战胜我们三人，不论我们如何调配，都不能算错了。”

智光大师神色严肃，冷冷说道：“你们这等不守承诺，贫僧也不用守什么信诺之言了。”

陶玉冷冷说道：“杨兄快出手吧！小心他暗施算计。”

杨梦寰匕首一挥，陡然刺了过去，左掌一扬，拍出一击。

他心知自己机智难及朱若兰，武功不如赵小蝶，这一番恶战，胜算不大，心中预想了一个打法，小心防守，但如有抢攻之机，就不惜生死的全力抢攻，宁可两败俱伤。

他有这等算计，打来谨慎中含有凌厉。

智光大师伤了赵小蝶和朱若兰一等高的高手，但和杨梦寰打起来，却是倍感吃力，他处处小心，一直不给他施下毒手的机会。

第三十九回 阴毒武功

转眼之间，两人缠斗了二十余合。

智光不但未伤得杨梦寰，反被杨梦寰几招急迫，划破他身上僧袍。

陶玉凝神观战，心中暗道：这和尚大概只练了几种武功，只要能防他，那就不难对付，我如能伤得此人，不但可在赵小蝶面前扬眉吐气，亦可救得朱姑娘脱险，这和尚苦心设计的一番，我陶玉岂不是唾手可得了么？心念一转，回望着赵小蝶说道：“姑娘，在下去换那杨大侠下来如何？”

赵小蝶道：“为什么，他不是打的很好么？”

陶玉道：“咱们要快速求胜。”举步向室中行去。

赵小蝶也不知陶玉想出了何等求胜之法，是以也不便追问阻拦于他。

陶玉步入了室中之后，沉声说道：“住手。”

杨梦寰应声停手，退后两步，道：“陶兄有何高见？”陶玉道：“兄弟想接替杨兄。”

杨梦寰心中暗道：他自动要替我出手，也许已经想出的胜敌之法，只好让他一阵了。

心中念转，缓缓应道：“好，陶兄既已是智珠在握，兄弟只好奉让了。”

缓步退到一侧。

陶玉缓步行近智光，单手一挥，道，“在下领教几招。”智光大师道：“如是两位一齐上，岂不更为省事一些。”陶玉冷冷说道：“大师如是对在下有些畏惧，那就再换别人上来好了。”

智光大师陡然欺身而上，呼的劈出一掌道：“不用夸口了。”

陶玉心中早已想好了动手的打法，一吸气，退后两步，避开一击，却绕向智光左侧，不肯还手。

智光身子一转，又是一拳击来。

陶玉纵身让开，避开一击，仍是不肯还手。

赵小蝶举步行到杨梦寰的身侧，低声说道：“陶玉想激怒于他。”

杨梦寰点点头道：“不错，希望他胸有成竹，一击成功……”语声微顿，接道：“姑娘的伤势如何了？”

赵小蝶道：“我一直提聚真气保住伤势不使扩展，虽然外面看来无事，但已无法再动手了。”

杨梦寰道：“姑娘还要多撑一些时间，只要你能使伤势不发作，就可不用认输了。”

赵小蝶道：“我适才默思眼下形势，愈想愈觉不对，除非咱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中，击败那智光大师。”

杨梦寰接道：“姑娘可瞧出有什么不对么？”

赵小蝶道：“我感觉到，咱们正跌入别人预布的陷阱之中。”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姑娘的忧虑不错，如是情形不对，在下也只好暗中出手，先伤了那智光大师再说。”

赵小蝶道：“只怕不易，这和尚的武功，实有些高深莫测。”只听蓬蓬两声，传了过来，陶玉和智光大师竟然硬拼两掌。

赵小蝶心中暗道：那智光大师的真实内力，并无惊人之处，陶玉如果是以全力出手，或可把他震伤掌下，立时对杨梦寰道：“杨兄，听我招呼，全力出手，攻向智光大师。”

杨梦寰道：“好，在下蓄势待命。”

赵小蝶抬头看去，只见陶王、智光各自退后两步，相对而立。

赵小蝶目光迅速的扫掠过那智光大师，只见他神色镇静，丝毫不见有异样情形，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智光接我一击后，立时就显出异常神色，怎的和陶玉连拼两掌、仍然不见有受伤模样，难道那陶玉内力无法伤得了他么？杨梦寰提聚了真气，准备出手，但始终不闻赵小蝶的喝令之声，心中大奇，低声说道：“赵姑娘，此刻不能出手么？”

赵小蝶道：“不行，他全然无伤，你如何能够伤得了他。”杨梦寰抬头望去，果见那智光大师，气定神闭，倒是陶玉的神色，有些不对，不禁心头骇然。

但闻智光大师冷冷说道：“陶玉，你已受了很重的伤，此刻已无再战之能。”

陶玉回顾了赵小蝶和杨梦寰一眼，苦笑一下，道：“我受了这和尚的暗算。”

赵小蝶双目圆睁，道：“受了他的暗算？”

陶玉道：“不错。”

赵小蝶道：“他如何伤了你？”

陶玉道：“这正是我要问他的话了……”

目光转注智光大师的脸上，接道：“在下亦感觉到没有再战之能，但使在下不解的是，大师用什么武功伤了我？”

智光大师淡淡一笑，道：“我们称它为‘多罗神功’，详细内情恕不奉告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赵小蝶和陶玉都已经受了内伤，还能一战的只余我杨梦寰一个人了，倒要问问陶玉是如何受伤的，我不能重蹈覆辙。

正待询问陶玉，那陶玉已先行说道：“杨兄不能和他手掌相接，这和尚招术武功，看似平淡，实则各蓄玄妙……”

杨梦寰接道：“陶兄如何伤在他的手下。”

陶玉道：“我和他手掌相触之后，就为一种奇异暗劲所伤。”

杨梦寰道：“感受如何？”

陶玉道：“似有一股阴寒之气，由毛孔之中透入肌肤，伤了经脉。”

杨梦寰吃了一惊，暗道：这是什么武功，如此恶毒。

陶玉胸有成竹的喝退杨梦寰，自己接手出战，想不到，竟然落得身负重伤，心知三人之中，杨梦寰武功是最次的一个人，自然是难有取胜之望了，一面缓步退下，一面挥手说道：“杨兄，去尽人事吧！”

言下之意，那无疑是说，我和赵姑娘都受了伤，你杨梦寰自然不是敌手了。

杨梦寰振起精神，缓缓说道：“陶兄，还望多多保重，只要伤势能不发

作，咱们就不算输了。”

陶玉道：“只要杨兄能够胜人，就算在下和赵姑娘输了，也不要紧。”

杨梦寰道：“事已至此，在下就算明知非敌也得一战了。”陶玉望了智光一眼，仰天一声长叹，道：“想不到我陶玉竟然伤在一个番僧之手。”

智光大师冷冷说道：“两位也许凭仗深厚的内功，不让伤势发作，但那是饮鸩止渴，一旦伤势发作，那将增强数倍……”

重重咳了一声，接道：“如若两位肯听贫僧劝告，那就别再压制伤势，让它发作出来，对两位日后疗治方面，将是大有裨益，贫僧言出衷诚，信不信由两位了。”

这时，杨梦寰已然提聚真气，准备出手，缓步越过陶玉，直逼智光身前。

他见陶王一和智光掌势相接，就身受重伤，对此，心中有了很大的警惕之心。是以，右手之中，仍然握着一把匕首。

智光大师神情镇静，望了杨梦寰一眼，冷冷说道：“阁下这等不畏伤亡的勇气，实叫贫僧敬佩的很。”

杨梦寰道：“大师小心了。”右手匕首一挥，点了过去。

智光闪身避开，双掌分由左右合击，从两侧攻来。

杨梦寰本可左手点他腕脉，右手的匕首横削拦截，迫他收回右掌，但他眼看陶玉和他一接掌势之后，立时受伤，决意不贪心求功，一吸真气，退后三尺、匕首挥动，闪起一片寒芒，分袭智光双手腕脉。

智光虽然有非常的武功，倒也不敢和匕首相触，收掌向后退去。

杨梦寰乘势追袭，右手伸缩，匕首闪起一片寒芒，分袭智光前胸三大要穴。

陶玉心中虽然视那杨梦寰有如眼中之钉，但此时也盼望他能获胜，强自运气，暗施传音之术说道：“杨兄，你如出其不意，把匕首当作暗器，突然间脱手飞出，伤他要害，紧接着以‘迎风击浪’的掌力，全力攻出，或可有取胜之望。”

杨梦寰的内功，比起赵小蝶等虽然差上一筹，但他处处谨慎小心，丝毫不肯大意，门户严谨，又处处避开和智光掌指相触，缠战甚久，仍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智光大师，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竟然也不施辣手，和那杨梦寰斗了数十个照面，仍然未分出胜负。

杨梦寰虽听得陶玉传言相告，但他不敢冒险，他心中明白，那掷出匕首之举，乃是孤注一掷的打法，万一一击不成，只有和他空手相搏，赵小蝶和陶玉都是伤在空手搏斗之中。

激斗之中，智光大师疾攻两掌，倒退数尺，冷冷喝道：“住手！”

杨梦寰收住匕首，道：“什么事？”

智光大师道：“此刻，你们已陷入了包围之中，眼下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了。”

杨梦寰回头望去，果见窗外人影闪动，这跨院之中，已集聚甚多天竺僧侣。

陶玉冷冷说道：“那两条路？”

智光道：“一条是死亡，一条是随贫僧同往天竺一行。”

陶玉目光投注到木榻上的朱若兰，缓缓说道：“大师带在下等同往天

竺，不知是何用心。”

智光哈哈一笑，道：“中土文物鼎盛，风和日暖，景物美雅，使人留连忘返，但贫僧此来中土，所带人手不多，还不足和中土武林人物为敌。……”

陶玉冷然说道：“这和在下有何关连？”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陶玉不但阴沉险恶，而且还十分怕死，听他这番言中之意，似是要出卖我和兰姊姊了。

赵小蝶江湖历练大增，心中虽有所感，但却隐忍不发。

但闻智光接道：“贫僧身为天竺国师，在天竺国中，富贵已列极品，属下养有甚多中上人物，朝朝暮暮，听他们谈论中土之事，但百闻不如一见，此番中土之行所见，尤胜闻名甚多，因此，贫僧已动了重入中上之心，两位乃中上武林道中顶尖的人物，如是被囚于天竺国中，对贫僧征服中土武林之举，必然大有助益。”

陶玉冷笑一声，道：“中上武林道中，人才济济，和尚的狂想，只怕是永难实现。”

智光道：“贫僧看诸位也未见有何高明之处。”

陶玉不再多言，缓缓退到一侧。

杨梦寰回顾了赵小蝶一眼，心中暗道：此刻陶玉和赵小蝶都已身受重伤，大局如何？系于我一人之身，纵然此战胜算极微，那也不能不尽人事了。

正待出手，突闻陶玉轻轻说道：“杨兄，不用打了。”

杨梦寰道：“为什么？”

陶王道：“智光阴谋早定，诱咱们来此，用意不过再试试咱们武功而已，其实胜负之分，已不重要，杨兄纵然胜得了他，他亦不会践行承诺之言。”

智光冷然一晒，道：“贫僧如若再不救醒朱姑娘，只怕她永远难再醒了，……”抱起朱若兰，向外行去。

行到门口之处，突然又停了下来，回头说道：“三位好好想想，贫僧在天黑之前，再来问问三位心意。”言罢，口头而去。

智光去后，室中只有杨梦寰、赵小蝶，和陶玉三人。

赵小蝶目注陶玉，冷笑一声，道：“你想害兰姊姊，却不料把自己也陪了进去，是么？”

陶玉缓缓说道：“姑娘此刻抱怨在下又有何用？”

赵小蝶道：“说几句气愤之言，那总是应该的吧！”

陶王道：“此刻此情，不是气愤之时，要紧的是如何逃脱此难。”

赵小蝶道：“那要请教高见了。”

陶玉瞧了杨梦寰一眼，缓缓说道：“咱们三人之中，只有杨梦寰未曾受伤。”

赵小蝶道：“你可是心有未甘。”

陶玉道：“就目下情势算计，咱们逃脱的机会不大，唯一有逃命机会的人，就是杨梦寰了。”

赵小蝶道：“嗯！你可是准备让他也脱逃不了。”

陶玉道：“那倒不是……”

赵小蝶道：“那你的用心何在？”

陶玉道：“咱们助他逃走。”

赵小蝶道：“如何助法？”

陶玉道：“咱们诈降智光，然后找机会再助杨兄逃走。”

赵小蝶眨动着一对圆圆的眼睛，道：“难得你有些好心。”陶玉叹息一声道：“咱们被他带到天竺之后，活命的机会甚微，今后武林大事，全要靠杨兄主持了，因此，咱们两人，都要把本身所知所学，全都转授杨兄。……”

赵小蝶奇道：“你这话是真是假？”

陶玉道：“在下已经三思，自然是句句出自肺腑了。”

赵小蝶道：“那很好，咱们都不许藏私。”

陶玉点点头，道：“时间不多，决定了就要立刻行动？”

赵小蝶道：“不要慌。”

陶玉道：“姑娘究竟是女流之辈，作起事来，未免是……”

赵小蝶道：“那‘归元秘笈’上，所记武功甚多，如若咱们不能依序相告，他如何能够记得下如此之多？”

陶玉道：“姑娘先传授于他吧！”

杨梦寰要待推辞，却为赵小蝶示意阻止。

陶玉冷冷说道：“我陶玉一生之中，并非从未说过真话，有时，的确是由衷之言，只因为不为人信，那就只好改变初衷了。”

赵小蝶道：“怎么余音未绝，你又想赖了。”

陶玉道：“此时此刻，两位如若仍想和我动用心机，那未免是有些……”

赵小蝶接道：“时光不多，你如说的实言，那就该付诸行动了，时间迫急，只有先传他的口诀。”

陶玉道：“那‘归元秘笈’的原文，姑娘已经耳熟能详，在下先解说那夹层中的记载了。”

赵小蝶道：“那很好，快些说吧！”

陶玉目光一掠赵小蝶道：“姑娘可否把头上的玉簪，借给在下。”

赵小蝶道：“干什么？”

陶玉道：“我要一面划，一面解说，杨兄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赵小蝶缓缓从头上拔下玉簪，递了过去。

陶玉接过玉簪，就地上划了一个盘坐的人像，道：“欲登大成之境，必先破越人的体能极限……”目光一掠赵小蝶接道：“姑娘虽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内力无穷无尽，不过，但成就仍然是局限体能极限之内，如是一个人能使真气倒行，经脉逆转，即可冲破体能极限，进入另一种境界，那才是‘归元秘笈’所记武功的真谛所在。”

赵小蝶缓缓说道：“如何才能进入此种境界呢？”

陶玉道：“两位请看这付画像，盘坐的姿势，和我们平日坐息，有何不同？”

一眼看去，那画像打坐的姿势，并无不同之处，但仔细看去，果然是有很多小异之处。

陶玉伸出玉簪，点着丹田要穴部位，接道：“真气聚于丹田之后，应该是逐步上升，登上十二重楼，直逼生死玄关，但此刻，却要返其道而行了。”

赵小蝶道：“先施真气下沉……”

陶玉接道：“这是基本工夫，解说只怕也无法使杨兄全然了解，最好的办法，就是杨兄照着施为，兄弟从旁指点，冲破此关，以后的，就可顺理成章的学下去了。”

赵小蝶摇头拦住杨梦寰，道：“不行。”

陶玉道：“怎么？赵姑娘此刻仍然不相信在下么？”

赵小蝶道：“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我们的时间不多，如若都化在习练武功之上，岂不是太可惜了……”目光一掠杨梦寰，接道：“陶玉，我要告诉你一桩隐密……”

陶玉道：“你说吧，在下洗耳恭听。”

赵小蝶道：“你一向认为你的才慧都在那杨梦寰之上，是么？”

陶玉道：“此事有目共睹，那也不用我陶玉夸口了。”

赵小蝶道：“我过去也这样想，不过，现在，这观念改变了。”

陶玉道：“姑娘之意，那是说在下不如杨梦寰了？”

赵小蝶道：“不错，不但是你，算上兰姊姊，也未必强得过他……”

陶玉道：“这个，在下就不信了。”

赵小蝶道：“不信么？……”

陶玉仰天打个哈哈，接道：“这个不但在下不信，话出自姑娘之口，只怕是你自己也不会相信了。”

赵小蝶道：“未和智光动手之前，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但和智光大师动上手后，我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陶玉道：“何以见得？”

赵小蝶道：“咱们的武功，都强过他甚多，是不是？”

陶玉道：“嗯！不错……”

赵小蝶道：“但你我都伤在智光大师的手中，是不是？”

陶玉道：“因此，姑娘就断言杨梦寰的才智，举世无匹了。”赵小蝶道：“我看他和智光动手情形，当处危境不乱，而且，有很多手法，从另外的武功变化而来，创意甚高，这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才智，强过我们了。”

陶玉双目眨动，沉吟不语。

显然，他不同意赵小蝶的话，但却一时间又无法驳倒赵小蝶的话。

赵小蝶似是已了然陶玉的心情，淡淡一笑，道：“你还是不信么？”

陶玉冷然一笑，道：“各人看法不同，姑娘也不能迫我陶玉非要相信不可。”

赵小蝶道：“我要你承认了这件事实，那就是说，如是杨梦寰有着和我们同样的机会，今日他的成就，就非我你能够及得了，哼哼，那智光大师，早已败在他的手中了。”

陶玉道：“但目下形势，你和我，以及那朱若兰，都已身受重伤，生机茫茫，这才能高低的事，似已无争论的必要了……”

目光转注在杨梦寰的脸上，接道：“除非杨梦寰能够击败那智光和尚，救了咱们三人。”

杨梦寰道：“兄弟惭愧的尚无这份能力。”

赵小蝶道：“九九归一，现在是咱们谈论的主题了。”

陶玉道：“姑娘快些说出用心何在？”

赵小蝶道：“咱们只要把秘诀告诉他，他自可就诸般武功中，选出一两种，克制智光的武功去练，陶玉，你要了解一件事，此刻咱们不是传他武功，而是在设法自救。”

陶玉脸上突然一红，道：“姑娘说的是，幸好他未照我陶玉的话去练习。”

赵小蝶道：“如若照你的活做呢？”

陶玉道：“此刻他已经身受重伤了，和咱们一般的没有了逃走之能。”

赵小蝶淡淡一笑，默默不言，杨梦寰却是听得眉头一皱，暗道：这人果然是恶毒的很。

陶玉目光缓缓转注到赵小蝶的脸上，道：“在下倒有一策，立可收效，但不知姑娘是否相信？”

赵小蝶道：“你先说出来，我听过之后，才能作得主意。”陶玉道：“姑娘熟读归元秘笈，可读过媚术篇么？”

赵小蝶道：“媚术篇，没有听说过。”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那‘归元秘笈’中，有一段被家母封了起来。家母说那篇记载不好，不许我看。”

陶玉道：“也许就是那媚术篇。”

赵小蝶道：“如非家母遗命，那‘归元秘笈’中夹层记载，也轮不到由你发现了。”

陶玉道：“这么说来，在下还要多尉令堂一番了。”

赵小蝶道：“不用了。”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顾名思义，姑娘想已了然那媚术篇中的记载了。”

赵小蝶道：“不知道。”

陶玉冷然一晒，道：“姑娘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作不知？”赵小蝶道：“自然真知道了。”

陶玉道：“这么说来，还得在下讲给姑娘听了？”

赵小蝶道：“我们洗耳恭听。”

陶玉道：“那媚术篇中，先讲哭笑二字，以后么？全说的取悦于人的方法，可惜在下堂堂男子，虽知其术，却无能发挥。”

杨梦寰本想斥骂那陶玉一顿，但转念一想，此刻险恶万分，那媚术篇既然记载于‘归元秘笈’之上，想必有它道理，应变所需，也只有从权了。

赵小蝶心中一动，道：“那是给女人看的了。”

陶玉道：“不错啊！堂堂男子，纵然熟记了全篇，也无甚大用。”

赵小蝶抬头望了杨梦寰一眼，默默不语。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如若姑娘能熟读那媚术篇中的所记，咱们也许可以脱身。”

赵小蝶缓缓说道：“你是想要我施用媚术，对付那智光和尚？”

陶玉道：“除此之外，在下想不出咱们还有什么逃走办法了……”

语声微微一停，又道：“姑娘如若记熟那媚术篇后，一举一动间，都带有自然的魅力，妩视媚行，无不撩人情怀，不用迷人人就自迷了。”

赵小蝶忽然间感觉到无限羞意，泛上心头，抬头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兄，你说，我可以学学么？”

杨梦寰道：“此刻处境，生机茫茫，如若那媚术篇中记载确然能够有助咱们逃亡，从权应变，学学无妨。”

赵小蝶喜道：“怎么？你也赞成了。”

杨梦寰道：“如若陶玉不是说的谎言，那‘归元秘笈’上确有记载，想那天机真人，三音神尼，都是一代才人，决不会失之于偏……”

陶玉冷冷接道：“杨兄错了，这也是一门武学，既叫媚术，那就是愈媚愈好。”

杨梦寰道：“也许那‘归元秘笈’，确有很奇怪的记载，但就在下看法，

却有不同之见。”

陶玉冷冷说道：“什么不同之见？可否先说给在下听听？”杨梦寰道：“自然可以了……”

微一沉吟，接道：“如是遇上修为精深的人，不为妖媚之术所动，那媚术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陶玉道：“据那媚术篇中记载，习学媚术之人，并非是人人都成，而要好的先天条件才行……。”

目光一掠赵小蝶接道：“赵姑娘正是此中最好的人……”

杨梦寰冷冷接道：“陶兄可是说赵姑娘的容貌么？多情仙子之美，天下有谁不知，那也用不到陶兄夸奖了，”

陶玉道：“如若杨兄不信兄弟之言，咱们最好当面试过？”杨梦寰道：“如何一个试法？”

陶玉道：“在下先转告口诀，方法，让她找机会在智光身上试验一下如何？”

杨梦寰心中暗道：不论是否有用，学学总是无妨。

心念一转，不再多言。

只见陶玉和那赵小蝶相对坐下，似是讨论那媚术篇中内情。

三人心中已知道这窗外有着很多人在监视，是以，重要的事，都不便大声说出。

过有一顿饭工夫之久，瞥见一个青衣文士走了进来，道：“敝国师要在下来问三位，可曾想好了么？”

杨梦寰道：“想好什么？”

那青衣文士道：“三位是否想跟他同往天竺国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赵小蝶、陶王都受伤不轻，我杨梦寰总不能去下两人而去啊……口中却应道：“此刻咱们还没有决定”

那青衣文士道：“该早些决定了，敝国师急待回音。”

杨梦寰望了赵小蝶一眼，只见她双眉紧蹙，脸上汗水涌出，滚滚而下。

原来，陶玉和赵小蝶的伤势都已开始发作，而且来势甚猛。

杨梦寰缓缓对那中年文士说道：“请转告智光大师，我等此刻尚未决定，要他耐心的多等一会就是了。”

那青衣文士冷笑一声，道：“在下奉命来此，手握生杀之权，三位……”

杨梦寰冷然接道：“在下还有再战之能。”

那青衣文士，略一沉吟，道：“一个时辰之内，咱们就要离开，三位再多想想吧！”缓步退了出去。

这时，赵小蝶、陶玉都在运气和发作的伤势抗拒，早已无暇谈话。

杨梦寰看两人痛苦之情，心中大为焦急，暗道：兰姊姊没有救出，如今，陶玉、赵小蝶又受重伤。此刻，必得先设法止住他们痛苦才是。

心念一转，高声说道，“兄台请回……”

那青衣文士，应声入室，说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他们伤势甚重，有劳兄台去问问那智光大师，是否有疗伤之药？”

青衣文士道：“那疗伤之药，在下就带在身上。”

杨梦寰霍然站起身子，道：“拿来。”

青衣文士冷冷说道：“敝国师早有交代，要在下把话说明。”

杨梦寰道：“快些说。”

青衣文士道：“那药物虽可疗伤，但亦能使人中毒……”

杨梦寰突然一伸右手，迅速绝伦的扣住了那人的手腕。

那青衣文士右手却缓缓从怀中摸出一双玉瓶、道：“瓶中就是疗伤的药物，服用之后，痛苦立除，但这药物之中，含有一种毒素，服过之人，很快的为那毒素控制，每日必得服此药物才成。”

杨梦寰冷冷说道：“这药物只能解一时之苦，无法长时疗治好他们的伤势是么？”

青衣文士道：“不错，在下就是为此药所困，不能离开天竺。”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阁下为什么要说的这般清楚。”

青衣文士道：“在下身受其害，不忍再让诸位重蹈覆辙。”杨梦寰道：“服用几次之后，就为这毒素控制呢？”

青衣文士道：“就在下所知，大约服用六次之后，就将为药物毒素控制了。”

杨梦寰道：“如若两个时辰服用一粒，那只要一日夜的时光，即将为人控制了。”

青衣文士道：“正是如此，他这药量，算计的非常精密，只要你服用到一定数量，一定中毒。”

杨梦寰看那青衣文士，只见他脸色黄中透青，极是难看，不禁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阁下每隔两个时辰就要服用一粒药物了？”

青衣文士道：“他这药物，分类甚多，所含药素，各有不同，我等已受毒物控制，每日由他们赐赠一粒毒丸，当面吞下。”

杨梦寰道：“服用一粒，不会中毒吧！”

青衣文士道：“服用一粒，即使中毒，亦不会很深，以一个人的定力，大约是可以控制。”

杨梦寰道：“那就先让他们各服用一粒，先解除他们伤势痛苦再说。”

青衣文士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大侠要小心了，……”

声音突然转低，道：“咱们中原武林道中，甚多武林高手为他们所困，都非心甘情愿，而是身为毒素控制，无法反叛他们。”

杨梦寰松开了那青衣文士的腕脉，打开瓶塞，倒出两粒药物，分让赵小蝶和陶玉各自服用了一粒说道：“咱们中土武林人物，有好多人为他们收用？”

青衣文士道：“大约在二十个以上，凡是我中土人物，全都一样打扮，青衣方巾。”

杨梦寰道：“兄台在天竺很久了么？”

青衣文士道：“七年左右了。”

杨梦寰道：“兄台留居七年，可知他们这毒物的制造之法么？”

青衣文士道：“造此药物的地方，在下虽然知晓，但戒备森严，无法接近。”

杨梦寰道：“那是天竺国境了？”

青衣文士道：“不错，在下亦和几位志同道合，同为毒物所困的朋友，密议破坏那制毒的地方，可惜那地方防守之人，个个武功高强，三位同道当场战死，在下幸脱危难……”

那药物果然灵验无比，赵小蝶和陶玉服用之后，伤疼立止。

但闻陶玉说道：“杨兄不能信任他们。”

原来，陶玉伤疼难耐之中，仍然听到了两人谈话。

那青衫文士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信与不信，悉听诸位了。”

言罢，入室而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人之言，决非虚假，口中却说道：“两位现在好些了吗？”

赵小蝶道：“什么药物，如此灵验，拿给我瞧瞧如何？！”

杨梦寰从瓶中倒出一粒，托在掌心，道：“这药品虽然可止伤疼，但却是含有剧毒，服用几次之后，就为药中之毒控制了。”

陶玉凝目望去，只见那丸色呈紫红，大如黄豆一般，奇异的香气，飘入鼻中。

赵小蝶道：“内伤剧疼很难忍耐，而且愈是运功抗拒，疼得愈狠，纵然明知道药物有毒，那也是非得吃下不可了。”

杨梦寰道：“在下适才见两位痛苦之状，实非常人所能忍受，才让两位各服下一粒药丸，此刻两位痛苦已消，神志清明，至少可有两个时辰的平安，该当如何，还望两位多多研商一下才是。”

赵小蝶道：“事已如此，你把毒丸留下，自己早些逃离此地吧。”

杨梦寰道：“在这小室之外，已设下重重埋伏，我想那不止是对付我们几个人了。”

陶玉道：“内防逃逸，外拒追兵。”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就算我们不怕中毒，只怕也无法用出武功助你……”声音突然转低道：“逃走此地，是你自己的事了，你要设法逃走。”

陶玉道：“以在下之见，要他逃走，还不如不逃的好。”

赵小蝶道：“为什么？”

陶玉道：“智光不杀咱们，必有用咱们的地方，那时自然要恢复咱们的武功……”

只听一个朗笑之声，传了进来，说道：“不错，只要你们肯助贫僧一臂之力，不但可使你武功尽复，而且还有着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随着大笑声，智光大师走了进来。

陶玉冷冷说道：“什么事？”

智光不理陶玉，目光却转到杨梦寰的脸上，道：“杨大侠……”

杨梦寰道：“不敢当，大师有什么事？”

智光道：“适才贫僧得报，中原武林道上，很多高手联袂而来，要救你杨大侠。”

杨梦寰道：“大师属下高手甚多，自是不用怕了。”

智光大师道：“此番我等进入中土，旨在朱若兰姑娘身上，杨大侠、赵姑娘却是额外的收获。因此，贫僧不愿在全无准备之下，和中土高手相搏。”

杨梦寰冷冷说道：“大师之意，如何才好？”

智光大师道：“老衲不想……”

陶玉道：“那是想活了。”

智光冷笑一声道：“贫僧和杨大侠说话，陶玉最好是不要多口。”

陶玉碰了一个钉子，默默不语。

杨梦寰道：“要在下如何帮你退敌？”

智光道：“只要你出面和他们首脑相见，就说你受贫僧之邀，带着朱姑

娘、赵姑娘，同往西域一游。”

杨梦难：“如是在下不答应呢？”

智光大师冷冷说道：“杨大侠不要忘了，那朱姑娘还在我们掌握中。”

杨梦寰心中暗道：你这异域野僧，不知信义二字，那也不用和你们讲什么一诺千金的道理了，当下冷笑一声道：“大师别忘了我杨梦寰并未受伤，还有再战之能。”

智光大师道：“贫僧本已下令动手，但闻得此讯之后，已决定暂时停下。”

杨梦寰道：“中原武林道上，高手千万，如若闻得消息，必将蜂拥而至，阁下再想平安返回天竺，只怕不是易事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此刻倒有一个妥协办法。”智光大师道：“贫僧所知，决难行通，不过贫僧仍愿问内情。”

杨梦寰道：“你如能救了朱姑娘，疗好赵姑娘和陶玉的伤势，放开他们离此，在下留此，为你退去中原武林高手。”

智光道：“在下已摆下惊魂大阵，我不信你们中原武林高手杀之不尽。”

陶玉冷冷接道：“在下已经见识过那惊魂大阵，实也看不出有何新奇之处。”

智光大师道：“那时贫僧神智未复，他们不敢作主，故而那惊魂大阵的威力，十成未能发挥一成。”

赵小蝶心中暗道：他也许说得不错，但看那诡异的气氛，已足使人心生骇然，决非全无威力，要设法套他说出一点内情才行……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那惊魂大阵中的人物，乃是受一种药物控制，不足为奇，如论施用毒物，中原武林，不乏此中高手，届时，你自会尝到苦头了。”

智光大师目注杨梦寰，冷冷说道：“贫僧原想和杨大侠和好解决，诸位可到天竺一游，杨大侠既不愿和好解决，那只有各凭手段，一分胜负了。”

杨梦寰横身挡在门口，准备出手，却听陶玉喝道：“杨兄让他出去。”

杨梦寰身子一侧，放过智光，道：“为何要放他离开。”

陶玉道：“时机未到，动手于我不利……”

语声微微一顿道：“在下适才想到了‘归元秘笈’上一种武功，十分恶毒，不知杨兄是否敢练？”

杨梦寰道：“什么武功？”

陶玉道：“闭血神掌。”

杨梦寰道：“闭血神掌，好恶毒的名字。”

赵小蝶道：“记载于那一篇中，我怎么没有读过呢？”

陶玉道：“记载于那夹层之中，姑娘自然是知道了。”

赵小蝶道：“要如何才能练成，如果需时甚久，只怕咱们没有机会了。”

陶玉道：“如果需时甚久，在下也不会提出来了。”

杨梦寰道：“这么说来，那闭血神掌，似是一种容易学会的速成武功了。”

陶玉道：“那也不是，如果一个人的功力基础不够，练起这闭血神掌，那就大费周折了，杨兄功力深厚，练习起来，可得速成……”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不过兄弟得事先把话说明，这闭血神掌，虽然记载于‘归元秘笈’之上，但却并非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一脉的武学。”

赵小蝶道：“既非两位老人家的武学，为什么要记载于那‘归元秘笈’

之上呢？”

陶玉道：“说起来，姑娘也不信，那‘归元秘笈’夹层之中，记载的武功，除了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的武功之外，还有很多绝技，大都是天下至毒的武功，这‘闭血神掌’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赵小蝶道：“哼！别人没有瞧过，随便你怎么说，也就是了。”

陶玉冷冷说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姑娘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赵小蝶道：“如今时间有限，如何在极短时间中，练成绝技？”

陶玉道：“如若不能在极短时间练成此技，在下也不用提出来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问题是看杨兄是否有此胆量了？”杨梦寰道：“练武功还要胆量么？”

陶玉道：“武功一道，大都是循序渐进，时间愈久，成就愈高，如苦想以极短的时刻中，练成绝世之技，大背习武之道，自然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了。”

赵小蝶道：“既是在极短的时刻中，可成绝技，那你为什么不肯习练呢？”

陶玉道：“平常之日，在下不愿冒此险，此刻情势迫我冒险，可惜在下已身受重伤，无法练习了。”

杨梦寰道：“要冒些什么危险，陶兄可否告诉兄弟一声？”陶玉道：“自然可以了，那‘闭血神掌’的源流，说来深长，不谈也罢，兄弟只谈谈那‘闭血神掌’的恶毒，此掌中人之后，外面不见掌痕，但中掌之处的血管，却逐渐硬化，而日渐扩大，终至自行闭塞而死。”

赵小蝶一皱眉头，道：“有这等武功么？”

陶玉道：“不错，在下也曾想到，说来只怕姑娘不信，但事实确是如此。”

杨梦寰道：“陶兄请说下去吧！兄弟想了然练此武功有何危险。”

陶玉冷肃的说道：“习练之中，如是稍有偏差，自己将先蒙其害，血管硬化而死。”

赵小蝶道：“那是一种毒掌了？”

陶玉道：“近似一种毒掌。”

杨梦寰道：“如何练法，陶兄可否先行说给兄弟听听。”

陶玉道：“杨兄如想练习，兄弟立刻可以传授，如是杨兄不要练习，那也不用多问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人当真是阴险的很，一时犹豫难决，不知该如何才好。

但闻赵小蝶冷冷说道：“不用练了！”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如若真有其事，陶玉为什么自己不早些练习，却要讲给你听。”

陶玉道：“此时何时，此刻何刻，在下为什么还要撒谎。”杨梦寰目注赵小蝶凄然一笑，低声道：“为了你和兰姊姊，纵然有害，在下也要练习。”

陶玉道：“杨兄要学，在下立刻可以传授。”

杨梦寰道：“陶玉，我要先警告你一件事，若你想借机施什么手段，可别怪我立刻施下毒手，取你性命，”

陶玉道：“在下尽力传授，不过，这武功要冒着很大的危险，在下已经

再三的说明了。”

杨梦寰道：“只要确非你施展诡计，在下纵然走火入魔，也是与你无干。”

陶玉缓缓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道：“杨兄准备练在那一只手掌之上。”

杨梦寰望了那玉瓶一眼，道：“瓶中何物？”

陶玉道：“练习闭血神掌的药物。”

杨梦寰道：“还要借重药物？”

陶玉道：“凡是一种速成恶毒武功，全都要借重药物。”

杨梦寰伸出左手，道：“如何施用？”

陶玉道：“杨兄先请自行运气闭着穴道，兄弟把瓶中毒水，倒在杨兄掌心。”

赵小蝶突然接道，“不要学，这等旁门左道之术，纵然练得十成功力，也是有害无益。”

陶玉望着杨梦寰道：“杨兄，此刻还可以改变心意。”

赵小蝶忽然微微一笑，道：“寰哥哥，把他手中药品夺过来。”

杨梦寰听她突然改称寰哥哥，不禁一怔，顺手取过玉瓶，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拿起陶玉的左手。”

杨梦寰已知她用心，道：“赵姑娘，他此刻身受重伤……”

赵小蝶道：“如若他不受重伤，你亦非他之敌了，听我的话吧！”口气流现出哀求之意。

杨梦寰道：“陶玉，这瓶药水，如是害人之物，那是你作法自毙了，伸出左手罢。”

赵小蝶伸手从杨梦寰手中抢过玉瓶，道，“你如不迫陶玉伸出左手，我把这瓶毒汁，倒在自己的手上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她不解练习之法手染毒汁，如何得了，当下说道：“陶玉，你是自愿伸出左手呢，还是要在下动手？”

陶玉神色冷肃，缓缓伸出左手。

赵小蝶打开瓶塞，挥手一翻，数滴黑水，滴在陶玉的手心之上。

只见陶玉神色肃然，双目中暴射出怨毒的光芒，但却一语不发。

那几点黑色水珠，在陶玉掌心略一游动，很快的消失不见。

原来那毒水，一眨眼间，竟都惨入了陶玉的肌肤之中。

赵小蝶、杨梦寰眼看那毒水极快的侵入肌肤之中，心中大为震骇，忖道：好厉害的毒水。

只见陶玉长长吸了一口气，缓缓收回左手道：“杨兄此刻相信了吧！”

赵小蝶道，“你要开始练习了，那毒水已经侵入肌肤，再不练习，只怕立时有中毒之危。”

陶玉冷漠一笑，道：“两位都知道在下身受重伤，此刻来练‘闭血神掌’，成功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赵小蝶道：“如是练习不成，该会如何？”

陶玉道，“作法自毙！”说罢，不再理会两人，闭上双目，全力运功。

面临生死之危，陶玉不得不强忍着痛苦和死亡搏斗。

杨梦寰虽然不知那陶玉的内伤如何，但却看到他汗落如雨，显然在忍受着无比的痛苦。

突然间，传来一声尖厉的长啸，紧闭的室门突然启开。

一个矮小的黑衣人，疾闪而入。

此刻三人当中，只有杨梦寰一人还有再战之能，当下运气，暗作戒备，留心着那黑衣人的举动。

只见那黑衣人双目中暴射出愤怒之火，凝注着陶玉，显然，对陶玉似有着很深的积怨，心中暗自奇怪，忖道：这人对陶玉，似是有很深的仇恨。

只见那黑衣人直向陶玉行了过去，心中暗道：此刻无论如何，不能让陶玉伤在那黑衣人手下，当下起身拦在那黑衣人的身前，说道：“阁下是谁？”

那黑衣人放低声音，道：“是我，杨师弟。”

杨梦寰已经从声音中听出了来人是谁，急急说道：“你是童师姊……”

黑衣人点点头，接道：“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谈话，不要问我，听我讲，照着去做。”

杨梦寰道，“师姊请吩咐。”

童淑贞道：“日下已有很多中原武林人物，集聚于此，分别挡住了天竺群僧的去路，所以，智光不得不改变计划，布下惊魂大阵，以阻群豪四路攻势。……”

杨梦寰仍然是忍不住的问道：“师姊可知道来的是些什么人？”

童淑贞道：“据我得到的消息，令岳为首，带了一路，陶玉属下，集聚一路，玉箫仙子带了一路，还有一路人马，却不知是何人为首。”

杨梦寰点头，正待接言，童淑贞又抢先说道：“智光属下之中，有许多中土人氏，这些人因为身受一种特殊药物的控制，不能和他为敌，但他们心中，对智光早已充满着敌意，我此刻幸得他们掩护，才能平安无事……”

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据我所知，那惊魂阵的威力很大，四路人马只怕未必能胜过智光，但因先声夺人，致智光心生畏惧，如若他尽集高手，全力施为，选择一处方向，突围而去，只怕难以拦得住他。”

杨梦寰道：“还有事么？”

童淑贞道：“有，不过先让我杀了陶玉再说。”

陶玉练功正值紧要关头，全身汗出如浆，也未听到两人之言。

杨梦寰想到她昔年受陶玉所害，痛苦实非常人所能忍受，自是无怪她心中对陶玉积恨如山，但此时杀陶玉，时机不妥，当下说道：“小弟恨陶玉不在姊姊之下，但此刻时机不对，杀他无益，日后，小弟决心全力助姊姊杀此大恶就是。”

童淑贞道：“我信任你，一诺千金。”

杨梦寰道：“赶汤蹈火，决不悔改。”

童淑贞道：“好，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件事，今夜三更，我会救出朱姑娘……”

杨梦寰接道：“师姊有把握么？”

童淑贞道，“有把握，但不知把她送往何处？”

赵小蝶突在接口说道，“她伤势很重，又非智光大师疗伤不可，救她出来，也无法疗治她的伤势。”

杨梦寰道：“赵姑娘说得不错，师姊最好能同时找到那疗治朱姑娘伤势的药物。”

童淑贞道：“这个我就不大知晓了，朱姑娘伤势情形，我亦不大了然，

等我问问他们再说。”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不能在此地多留，师弟、赵姑娘多多保重……”

望了陶玉一眼，又道：“今日之祸，全由陶玉所起，你们不要放过杀他的机会。”转身一跃，入室而去。

杨梦寰目注赵小蝶道，“目下援手已至，可惜姑娘伤势很重，无法接应群豪。”

赵小蝶神色肃然的说道：“杨兄，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听我的话。”

杨梦寰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兰姊姊和你，都是武林同道最为崇敬的人物，此刻兰姊姊身受重伤，已无法主持大局之能，无论如何，你不能再落那智光之手，不用管我和陶玉了，有机会，你先行离开此地。”

杨梦寰道：“如若救不出你和兰姊姊，我一人离开此地，那还不如同往天竺一行。”

赵小蝶苦笑一下，道：“不要固执……”

语声未落，突闻号角声响，分由四面传过来。

杨梦寰低声说道：“我跃上屋面瞧瞧。”

闪身入室，跃上屋面。

流目四顾，只见天竺群僧往来如梭，智光大师站在大厅之前，指挥群僧，似是要依这山庄形势，布成一座和群豪对抗的阵势。

这时，守在跨院的僧侣，反而全部撤走，显然因分拒四面强敌，天竺僧侣，已有着人手不足分配之感。

四面山峰群起，林木阴森，杨梦寰无法瞧到四面情势，不过，听四面号角声彼此应和，可证明那四面人马，都已经有了联络。

杨梦寰瞧了一阵，跃下屋面，反回室中。

赵小蝶道：“情势如何？瞧到了什么？”

杨梦寰道：“四面号角唱和，已收先声夺人之效，天竺群僧，似已准备在这座大宅院中和中原武林群豪抗拒。”

赵小蝶道：“动上手，你最好能去接应他们。”

杨梦寰道：“可惜姑娘受伤甚重，如若当时你能多忍一刻，不和智光动手，此刻形势，当另是一番景象了。”

说话之间，两个青衣人，并肩而入、一抱拳，道：“敝国师有请三位，同往大厅一叙。”

杨梦寰略一沉吟，低声问陶玉和赵小蝶，道：“两位能够走么？”

赵小蝶道：“能走。”

当先站起身子。

这时，陶玉已然恢复了常态，但却绝口不谈练功的事，也不知他是否已练成了“闭血神掌”。

两个青衣人在前，引导着杨梦寰跨出小院，直入一座大厅中。

杨梦寰匆匆一瞥间，已瞧出智光大师将以大厅为中心，准备和群豪对抗。

赵小蝶行入大厅，流目四顾，只见大厅中集聚着很多人，有天竺僧侣，也有身着青衫，头戴方巾，被药物控制的中土武林人士。

不知这些青衫人，为毒所困，也还罢了，但知悉内情之后，果然发觉那些青衫人，一个个面色青黄。

只见大厅一角处，垂幔启动，缓步走出智光大师。

杨梦寰一拱手，道：“大师召唤我等么？”

智光道：“不错，我要把你们集在一起，既易管理，亦好调遣。”

杨梦寰道：“朱姑娘何在？”

智光道：“就在厅角垂幔之中……”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杨大侠如是怜惜他们的生命，最好和贫僧合作。”

杨梦寰淡然一笑，道：“我等可有一席落足之地么？”

智光大师指指门口处，划好的一个圆圈，道：“不论发生什么事，三位最好不要离开那划好圈子。”

杨梦寰暗道：他虽未明言，但分给我们的区域，却是反守厅门，此事且不可挑明，缓步行入圈中。

陶玉冷笑一声，道：“划地为牢。”

和赵小蝶一齐举步而入。

三人进入圈中之后，齐齐坐下，闭上双目，似是在运气调息，其实都在动用心思，筹思接应四面群豪之策。

第四十回 群雄毕集

那传来号角声，突然静止，但杨梦寰心中明白，这是大风暴前的一阵平静，心中忖道：智光把我等尽集于此厅之中，童师姊救出朱姑娘的计划，势非改变不可，就目下情势而言，救人并不太难，难的是三人伤势无法疗治。

这时，大厅外，天竺僧侣已然摆成了惊魂大阵。

但四面群豪，却是没有发动的警兆。

杨梦寰、陶玉，都以无比的耐心，等待着局势的变化。又是一日过去，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

大厅外，广阔的庭院中，突然亮起一片绿色的灯火。天约二更时分，突然间响起了一阵龙吟般长啸，划破了静夜，也打破了这沉寂局面。”

杨梦寰听得那长啸声，立时辨出是岳父李沧澜所发，不禁心中一动，忖道：如若岳父能和三路人马会合，选出高手，攻入山庄，或可一战，如是他单独率领川中四义等人，独自冲了进来，今夜一战，胜算就十分微小了。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智光带着两个灰衣僧侣，奔出大厅。

大厅上未点灯火，一片幽暗，但厅外绿焰闪闪，景物清晰可见。

只见智光带着两个灰衣僧侣，穿阵而过，消失不见。

杨梦寰低声道：“赵姑娘，此刻伤势如何？”

赵小蝶道：“药力已消，身体早感不支、杨兄可否把瓶中药物，再给我服用一粒。”

陶玉道：“在下亦有同感……”

杨梦寰道：“药中有毒，难道两位不知道……”

赵小蝶道：“伤疼难忍，纵然是饮鸩止渴，也是非饮不可。”杨梦寰取出玉瓶，倒出两粒药物，托在掌心。

赵小蝶和陶玉同时伸出手去，各自抢过一粒丹丸，吞了下去。

杨梦寰收起玉瓶，暗道：这毒丸果然厉害，这两人只不过服用一次，但却已似上瘾一般，奇怪的是这药丸，也确有止疼的神效。

赵小蝶四下回顾了一眼，说道：“杨兄，智光大师出去了。”杨梦寰道：“出去了，目下赶来相助的武林高手，已经逼到了庄外……”

陶玉低声接道：“这大厅中还有多少天竺僧侣？”

杨梦寰道：“约略估计，不过十人左右。”

陶玉冷笑一声，不再言语。

赵小蝶心中一动，暗道：我把那一瓶毒水侵入他掌心之中，这久不见毒性发作，难道他已练成了“闭血神掌”不成，此人阴险恶毒，尤在智光之上，如有机会，非要先杀了他不可。

忖思之间，厅外已有了变化。

但见火光闪动，惊魂阵外，正东方位上，出现长衫白髯，手执龙头拐的李沧澜，身后并立着川中四丑。

在李沧澜右侧，并立着羽衣道冠的昆仑三子。

厅中黑暗，杨梦寰看几人虽很清楚，但几人却无法瞧到杨梦寰。

只见惊魂大阵外，火光连闪，正南方，正西方，同时亮起了几支火把。

正南方居中而立的玉箫仙子，左侧是左手罗刹彭秀苇，右侧是形貌古怪，一见难忘的百毒翁，身后是赵小蝶随身四婢，和十二花娥。

正西方，是以王寒湘为首，带着陶玉四灵化身，和数十位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

三方人马，团团将惊魂阵包围起来。

大厅后，啸声不绝，似已先动上手，但杨梦寰却无法瞧见，不知是那些人物。

高烧的火把，光焰熊熊，那充满着鬼诡气氛的惊魂阵，在熊熊火把的光焰下，大见暗淡，数十盏惨绿色的灯光，也大为减色，看上去若有若无。

智光带着两个灰衣僧侣，缓步进入阵中。

惊魂大阵，仍然是一片平静，数十个天竺僧侣，盘膝交错而坐。

李沧澜突然一摆手中龙头拐，道：“三位道兄，咱们领先杀进阵中如何？”

一阳子、玉灵子、慧真子，齐齐应了一声，拔出长剑，准备冲入阵中。

却闻玉箫仙子叫道：“诸位前辈且慢。”

李沧澜放下手中龙头拐，缓缓说道：“姑娘还有何高见？”玉箫仙子道：“贱妾闻得这惊魂大阵，十分恶毒，还望诸位慎重一些，最好能和王寒湘取得协议，分由三路出手。”

李沧澜略一沉吟，道：“姑娘和他说吧。”

玉箫仙子想到数年之前，王寒湘尚在李沧澜手下，自是不便和他搭汕，当下说道：“王坛主。”

坛主之称，乃昔年王寒湘在天龙帮中的身份，玉箫仙子此刻呼叫出来，王寒湘知道是呼叫自己，只好应道：“玉箫姑娘，有何见教？”

玉箫仙子道：“天龙帮第二代帮主陶王，也困在阵中么？”王寒湘道：“敝帮主如若未困在阵中，在下也不会赶来此地了。”

玉箫仙子道：“最低限度，咱们人未救出之前，应该暂时摒弃嫌怨，合力对敌。”

王寒湘道：“姑娘有何见教，尽管请说！”

玉萧仙子道：“咱们三方各派四位高手，冲入阵中，先行一试这番僧的奇阵变化，不知王坛主的意下如何？”

王寒湘淡淡一笑，道：“在下有一个条件，姑娘如能答允，在下即允合作。”

玉萧仙子道：“什么条件？”

王寒湘道：“咱们此番合力对付天竺僧侣，各有所期，但心中旧嫌，并未消除，在下之意，挫败了天竺僧侣之后，彼此能暂维和平，如若要清算旧债，也该约日再作了断。”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阁下作得了主么？”

王寒湘心中暗作盘算道：四路人马，三路都为了杨梦寰和朱若兰而来，彼此实力悬殊，如若动起手来，自然是我们吃亏了。纵然陶王在此，亦无不应之理，当下说道：“在下既然说出口来，自然作得主意了。”

玉萧仙子道：“好！我也代姑娘作一次主意。”

王寒湘道：“彼此一言为定。”

玉萧仙子道：“怕的是阁下无能为多变的陶玉作主。”

王寒湘道：“姑娘放心，在下自信能劝服我家帮主……”

语声微顿，又道：“姑娘既然慨允了在下之求，在下亦不用藏秘了。”突然举手一招。

只见八个黑衣劲装大汉，一涌而出，在王寒湘的前面，一排而立，各自取出一个连珠匣弩。

玉萧仙子暗暗忖道：这人想的果然周到，就算这惊魂大阵，变化万千，但亦是血肉之躯的人布设而成，这样近的距离，在一阵连珠匣弩之下，定然会有很大的伤亡，此人能预谋及此，果有人所难及之处。

八个黑衣大汉，动作奇怪，右手一场，弩箭已如狂风骤雨一般，疾射而出。

就在那黑衣大汉射出连珠匣弩的同时，智光大师大声呼喝数言。

他说的天竺语言，群豪知他是告诉群僧拒敌之法，却不知他说些什么。

但见那排坐的天竺群僧，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一面铜钹。

群僧应变虽快，但仍是晚了一步，那八张匣弩，已然连珠箭出。

人墙箭雨，立时十余人中了弩箭。

但这一阵工夫，群僧已然舞动铜钹，一片金光闪动，响起了一阵卜卜之声，后发弩箭，尽都为那铜钹击落。

每个匣弩之中，只有十支弩箭，也不过一眨眼间，匣中之箭均已射完。

八个黑衣大汉，射完弩箭之后，立刻向后退去。

玉萧仙子凝目看去，只见十余僧侣，身中弩箭，奇怪的是，竟然不知疼痛，穿插游走，若无其事。

一个人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也无法练到受伤不疼之境，但这些僧侣，却个个能忍受痛苦。

李沧澜望了昆仑三子一眼，只见昆仑三子，也是一脸茫然之色，显然亦是不解其中奥秘。

玉萧仙子突然一振玉萧，高声说道：“王坛主，你心中害怕了么？”

王寒湘眼看天竺僧侣不畏痛苦，心中实是有些害怕，但闻玉萧仙子直言相询，自是不便承认，当下说道：“害怕什么？”

玉萧仙子道：“王坛主既是不怕，那是最好不过，我想改变一下计划。”

王寒湘道：“什么计划？”

玉萧仙子道：“先由咱们两人进入阵中，试试天竺僧侣武功如何？”

王寒湘伸手取出招扇，道：“有何不可。”

玉萧仙子道：“好！”

玉萧一振，缓步向阵中行去。

这时，天竺僧侣，已然停止转动，手执铜钹，凝立不动。

玉萧仙子行入阵中，右手一抬，玉萧疾点而出。

一萧点出之后，那凝立不动的天竺僧侣，突然转动起来，疾快无比把玉萧仙子围了起来。

玉萧仙子展开快功，玉萧挥动，眨眼间连攻十八萧。

但闻叮叮咚咚之声，玉萧仙子攻出的一十八萧，尽被天竺僧侣手中的铜钹挡开。

就在玉萧仙子被困阵中的同时，王寒湘也同时进入阵中。

王寒湘还未来得及出手，四个天竺僧侣，已然分由四面攻到。

王寒湘招扇疾展，扫出一招，凌厉的扇风，迫开了四个僧侣，凝神待敌。

奇怪的是两人停下手后，四周天竺僧侣，也同时停手不攻。

玉萧仙子默查形势，这惊魂大阵，形势并无多大变化，只是从群僧分出四人，把冲入阵中之人围起，不禁胆气一壮，暗道：“我还道这惊魂大阵有什么千变万化的惊人之处，看来不过如此。”

但闻李沧澜长啸一声，说道：“老夫也要见识一下这惊魂大阵，有何出奇之处。”龙头拐杖，带起了一片啸风之声，冲入了阵中。

他天生神力，人所难及，两个僧侣手中铜钹，触到他的拐杖，立时破空飞去。

这时，玉萧仙子和王寒湘，都未再出手，默察阵势的变化，李沧澜挟石破天惊的威势，冲入阵中，拐杖到处，天竺僧侣纷纷退避，两人同时心中一动，不约而同的一齐挥动手中兵刃，配合起李沧澜的攻势，准备一举间，破去这惊魂大阵。

那知，事情竟然大出意料之外，两人一动手，整个惊魂大阵，一齐发动，天竺僧侣交错轮转，分别把三人围入了阵中。

李沧澜排山倒海一般的拐势，立时受到了强大的阻力，群僧展开了迅速绝伦的反击，人影滚动，四面八方攻来，因为那阵势转动的迅速，每一个僧侣只能攻出一招，就闪避让开去。

数十个天竺僧侣，在佳妙的配合之下，轮流还攻，而且分成四路，同时由四个方向攻到。

这时，场中的情势，又有了剧烈的大变。

李沧澜凶猛的攻势，已被阻止，王寒湘、玉萧仙子，原想和李沧澜会合一起的用心，亦受到阻拦，在群僧轮转的攻势下，只余下招架之力。

李沧澜见识广博，隐隐感觉到这惊魂大阵的形势、变化，和少林寺中的罗汉阵，极为相同，登时恍然大悟，暗道：那“达摩”祖师，渡海东来，但在天竺国中，亦有传人，是以，这些和尚的武功，同出一源，只有年深月久，历传数十代，双方历代人物的才慧不同，才使出一源的武功，有了很大的变化。

少林寺的武功，正大中蕴藏着奇奥变化，气势磅礴，这天竺一脉武功，却流入了诡奇为主，再和瑜伽汇合，自成一种格局，和少林武功，似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别，但这惊魂大阵，倒还保有少林罗汉阵气势。

要知那少林寺罗汉阵，天下闻名，在中原武林道上扬名数百年，这惊魂大阵，既有那罗汉阵的气势，自是非同小可，如是再不小心，只怕要立刻伤在天竺僧侣手中。

心中念转，高声说道：“三位道兄，不可擅自入阵。”

李沧澜担心那昆仑三子，冲入阵中，也被困住，是以，先行出言阻止。

昆仑三子眼看那李沧澜冲入惊魂大阵之后；有如风卷残云一般，挡者披靡，这三人自持身份，不肯掠人之美，未曾出手，那知片刻之后，局势大变，惊魂大阵全面发动，李沧澜和王寒湘等，竟然被困在阵中，阵外看去，只见人影轮转，火炬下黄光闪动，冲入阵中的李沧澜等，已是人影难见。

玉灵子抽出长剑，床说道：“这阵势非同小可，咱们不可分开。”

并肩攻入阵中！

一阳子、慧真子齐齐抽出兵刃，正待联袂出手，却听得李沧澜呼叫之声。

玉灵子停下脚步，回顾了一阳子一眼，道：“师兄，那李老英雄不要咱们入阵，不知是何用心？”

一阳子略一沉吟，道：“他既出口喝止，必有用心，眼下未明内情，最好等候片刻。”

玉灵子道：“师兄说的是。”

昆仑三子，仗剑阵外，全神凝注阵势的变化。

玉萧仙子和王寒湘在步入阵中之时，都曾嘱咐过随来属下，如若未得招呼，不可但入阵中。

所以，两路人马，虽然眼见主脑被困，却是按兵不动，等候令下。

但见慧真子一皱眉头，叫道：“两位师兄，可瞧出这阵势有何怪异么？”

玉灵子道：“变化多端，奇诡难测，叫人看不出来龙去脉。”慧真子道：“小妹之意，是说，这阵势和少林罗汉阵有些相似。”

一阳子道：“不错，可惜没有少林高僧在此……。”

但闻一声佛号，传了过来，大厅屋顶上火把闪动，出现了一僧一道，正是少林、武当两派的掌门人。

玉灵子抬头看那大厅一眼，少林、武当，两位掌门联袂而到，如是这惊魂大阵果然是少林罗汉阵一般模样，少林僧侣，必有对付之法。

慧真子望了一阳子一眼，道：“大师兄收传的这位弟子，身受武林同道的感戴，的确是今古少见，他的一举一动，似是都引动着武林同道的关心。”

一阳子正待答话，玉灵子却抢先说道：“昔年我如不把他逐出门墙，九大门派的诸位掌门人，格于身份，心中虽然敬重于他，但却不会以平辈相待于他了。”

慧真子道：“据小妹所知，杨梦寰虽已被掌门师兄逐出门墙，但他仍以昆仑门下弟子自居。”

玉灵子道：“所以，咱们才来相助于他了。”

为逐出杨梦寰和沈霞琳的事，玉灵子、慧真子，不知斗了多少次嘴，一阳子生恐两人再吵起来，急急接道：“咱们既然已瞧出这种惊魂大阵和少林寺罗汉阵，有些类似，何不通知那少林掌门一声，让他设法对付，只要惊

魂大阵破去，不难一举尽歼天竺恶僧了。”

这时，那群转的僧侣，愈转愈快，站在阵外，已然无法瞧到阵中情势。

玉灵子暗运真气，目注屋顶，高声说道：“天宏道兄，贫道观察所得，这天竺僧侣的惊魂大阵，和贵寺罗汉阵，有甚多相似之处，道兄必有破阵良策了。”

他内功精深，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字字句句，都送到天宏大师的耳中。

但闻天宏大师应道：“贫僧亦有同感。”

突然一提气，直扑而下。

他由厅顶上直扑下来，正是那大厅门口和惊魂大阵的连接之处。

智光眼看四面强敌，愈来愈多，而且个个武功都十分高强，心中暗自焦急，心知单凭这惊魂大阵，已然难和来人抗拒，心想，得早作准备，是以，阵势发动之后，立时向厅中退去。

天宏大师站在屋顶之上，早已打量过四周形势，他对罗汉阵的变化十分熟悉，此阵果有相似之处，瞧出那阵势和厅门之处，有着一段空隙，立时提气跃下。

智光大师刚刚步入厅门，天宏大师已落身厅门和惊魂大阵之间的空隙。

此刻全阵发动，黄芒闪动，把整个大厅封起，如非行家，决难瞧出其间空隙，也不敢冒险跃落空隙之间。

智光回手一扬，拍出一掌，冷冷说道：“什么人？”

天宏大师右手推出，接下一击，道：“少林派天宏大师。”智光心知此刻处境危恶，能施毒手，伤他几人，就减少几分阻力，暗中运气，扬手点出一指。

杨梦寰心知智光练有奇毒武功，天宏大师不知内情必为暗算，即时一跃而起，高声说道：“这番僧练有奇功，大师快些闪开。”

口中喝叫，人却拍出一记劈空掌力击向智光大师的后臂。

智光大师心知以朱若兰、赵小蝶、陶王、杨梦寰当世四大高手的武功，自然不是好对付的人物，早已有了戒备。

杨梦寰跃起呼叫，天宏大师立时向旁侧避去。

智光陡然回过身子，一扬左手，反拍一掌。

两股掌风，击撞在一起，彼此各自退了一步。

杨梦寰知那智光大师有很多诡异武功，常在不知不觉中伤人，此刻，赵小蝶、朱若兰、陶玉都暂无再战之能，依靠自己保护，不敢有丝毫大意，停手不攻，冷冷说道：“大师已陷重围，中上高手，已从四面八方涌到，惊魂大阵决难挡群豪攻势，但此刻大师如肯改变心意，疗治好朱姑娘等伤势，在下可保大师平安无事。”

智光大师冷笑一声，道：“那惊魂大阵，已经发动、被困于阵中之人不死，那惊魂大阵决然不会停手，”

杨梦寰道：“大师执迷不悟，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天宏大师低吟一声佛号，道：“杨大侠，朱姑娘无恙么？”原来，他只瞧见陶玉和赵小蝶盘膝而坐，运气调息，却不见朱若兰人踪何在。

朱若兰此刻是何模样，杨梦寰也不明白，但心中却希望她完好无恙，当下说道：“朱姑娘么？也在这大厅之中。”

天宏大师右手探入大袖之中，摸出一面铜钹道：“老衲不愿轻易动此兵

刃，今日为了救人，只好破例一用了。”

智光正待答话，瞥见人影一闪，眼前又多了一个道人。

杨梦寰抬头看去，见来人正是武当掌门人静玄道长，当下一抱拳，道：“有劳道长。”

静玄道长唰的一声，拍出背上长剑，低声对天宏大师道：“咱们联手而上吧！”

智光前有杨梦寰阻挡去路，后有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背腹受敌，但他却一直未喝令厅中的天竺僧侣助战。

杨梦寰沉声道：“大师、道长，这天竺僧侣，身怀奇技，常在激斗之中，陡然伤人，朱姑娘、赵姑娘、陶玉，都是这般的伤在他们手中，咱们要小心一些了。”

静玄道长心中暗道：那朱姑娘的才智、武功，无不强过你杨大侠，朱姑娘既然伤在了这番僧手中，你却怎能安然无恙？杨梦寰口中和天宏大师及静玄道长谈话，但双目却盯注在智光的双手之上，不见他有出手之意，接道：“但如能小心一些也不难对付，在下武功，才智均不及朱、赵两位姑娘，但因小心之故，和这番僧，连斗了数次，一直未为所伤。”

静玄长剑一摆，冷冷说道：“大师父可以出手了。”

他矜持一派掌门身份，和天宏大师联手攻敌，已觉不该，是以，再不肯抢先出手。

智光缓缓说道：“三位小心了。”

左手一扬，拍向杨梦寰，右手暗发掌风，分袭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

杨梦寰知他手法阴毒，伤人于不觉之中，当下说道：“两位小心了，这番僧武功恶毒，伤人于无形之中，不能大意。”

口中和天宏大师、静玄道长招呼，手中却冒险展开反击，左手施一招“如封似闭”以阻智光大师的攻势，右手全力抬出一掌，一股强猛潜力，随着拍出的掌势，直涌过去。

原来，杨梦寰这几日中，细想那智光大师的伤人手法，大都是同时攻击两人，一为佯攻，一面却暗运功力伤人。

天宏大师、静玄道长，都对那朱著兰敬若天人，对那杨梦寰，亦是十分佩服，听他指点，果然不敢大意，纵身向旁侧闪开去，铜钹长剑，交错反击。

饶是如此，天宏大师、静玄道长，仍觉着两缕暗劲，掠衣而过，威势强猛绝伦，不禁暗暗吃惊，道：如若杨大侠没有事先的警告，这样的无声无息的暗劲，决无法闪避得开，此时，已然伤在天竺僧侣手中了。

智光本想出手一击，就算不能让两人同时受伤，至少可以先伤一人。

那知杨梦寰料事机先，出言点破，使天宏大师、静玄道长，脱去一场大难，智光白白费了一番心血，心中大是忿怒，暗道：这人可恶至极。正待回身先对杨梦寰施下毒手，杨梦寰拍来的一掌，已然先行攻到。

强烈的暗劲，汹涌而至。

匆忙之间，智光扬起左手，接下一掌，这一击，硬碰硬打，全凭功夫实方，使不得一点巧。

智光但觉那涌来的劲力，十分强大，急急向旁侧让去。

这时，天宏的铜钹，静玄道长的长剑，因智光及时闪让，一齐落空。

静玄长剑一翻，唰的一招“孔雀开屏”，斜斜划出。

快迅的剑势，闪起一道银芒，天宏大师的铜钹，也同时攻出，袭向智光前胸。

智光三面受敌，心中微感慌乱，右手大袖拂动，扫出一股劲力，以封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兵刃，左手迎向杨梦寰拍出一掌。

杨梦寰心知此时此刻，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受伤，看他掌势拍来，竟然不肯硬接，一闪避开。

智光借势，跃飞而起，冲入厅内。

天宏大师沉喝道：“佛门不幸，出此孽障。”

内力暗发，手中铜钹，徒然脱手飞出，大如轮月，直击过去。

铜钹去势劲急，挟带着一股啸风之声，从杨梦寰等头上掠过，直袭向智光大师。

少林铜钹，别具一格，和一般暗器大不相同，急促的旋转之势，使人无法能准测出它的方向。

智光大师似是知道那铜钹的厉害，探手一把抓过一个身侧头带方中的青衣人，硬向铜钹之上挡去。

那青衣人吃智光一把抓住了身上两处要穴，半身运转不灵，眼看那铜钹飞来，却是无法闪避，但似有不甘心为那铜钹所伤，双手齐出，向那铜钹推去。

只听一声惨叫，鲜血溅飞，青衣人双手齐腕处，被那飞转的铜钹，齐齐斩断。

铜钹斩断双腕，余力不衰，旋飞直上，一阵呛呛之声，大厅上一处木梁，亦被那铜钹划过，折作两段，积尘纷纷落了下来。

智光双手一挥，竟把手中青衣人当作暗器，直向天宏大师投掷过去。

杨梦寰双手齐出，接住那青衣人，低头看去，早已气绝而亡。

静玄道长低声问道：“杨大侠无恙么？”

杨梦寰道：“在下很好。”

静玄道长道：“杨大侠的仁慈之名，天下皆知，但搏斗之间，难免要有人伤亡。”

杨梦寰缓缓放下尸体，道：“道长说的是。”

静玄道长缓缓把手中长剑，递了过去，道：“杨大侠请暂用此剑。”

杨梦寰接过长剑，道：“大师、道长，可有破那惊魂大阵之策么？”

天宏大师道：“十二名精锐的少林弟子，即刻就到，他们纵然不能破去这惊魂大阵，亦可势均力敌，下致落败。”

杨梦寰道：“那很好，两位好好照顾赵姑娘和陶玉。”

仗剑直向前行去，口中喝道：“智光，阁下武功高强，在下亲眼所见，但不知大师敢否和在下决一死战？”

他见强援已到，善后之事，不用自己再多操心，登时豪气奋发，指名挑战。

智光用天竺语言，叽哩咕咯，喝叫数声，六个方巾青衫人，突然一齐行了出来，一排横立，挡住了杨梦寰。

静玄道长缓步行到赵小蝶的身侧，道：“赵姑娘，可要贫道扶你一把么？”

赵小蝶缓缓站起身来，凄凉一笑，道：“我受了很重的内伤，又服了毒药，道长不用费心了。”

静玄道长道：“姑娘不用自绝生机，天下武林同道，都已得到此讯，源源赶来此地，不难有疗伤的能手。”

赵小蝶缓缓退到门侧，背依木门而立，道：“我还可以支持，道长拒敌要紧。”

此刻，冲入大厅中人，只有天宏大师、静玄道长两人，加上一个杨梦寰，也不过三人而已，而大厅中，除了智光大师之外，还有十余个天竺僧侣，和十几个青衣人，双方人数相较，杨梦寰等仍是处于劣势。

天宏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陶施主，可要老衲助一臂之力么？”

陶玉睁眼望了天宏大师一眼，道：“不用劳驾。”

天宏大师轻轻咳了一声，道：“此刻共御外侮，老衲意出至诚。”

陶玉突然站起了身子，行到一侧。

且说杨梦寰和六个青衣人相对而立，轻轻一挥手中长剑，划出一道银芒，说道：“各位都是中原人士，被掳异域，为人奴役，此刻是诸位挣脱枷锁，重归故里的良机，难道你们真还要和我等为敌么？”

六个青衣人，一个个面色铁青，呆呆的望着杨梦寰，脸上是一股进退维谷的表情，显然，几人已经被杨梦寰说动，但内心之中，却似被另一服力量阻止不敢答应。

只听那智光大师，施用天竺语，喝了一声，六个青衣人，突然从长衫下，拔出了一把匕首，疾向杨梦寰扑了过去。

杨梦寰长剑疾挥，一阵叮叮咚咚之声，挡开群袭而来的匕首，寒芒闪动，反击数剑，把六个青衣人，逼在四五尺外，怒声说道：“我知你们都为一种药物所困，不敢抗拒，但那毒药性发作，也不过一个死字，你们受他之命，拒抗于我，也是一样的难以得活。”

口中说话，手中长剑，却是连续攻出，剑如电闪，尽都是又毒又辣的招数，片刻间，连伤三人。

杨梦寰素以仁义服人，从不妄伤一人，今日形势所迫，不得不施下毒手了。

智光大师眼看杨梦寰勇猛无匹，再打下去，六个青衣人，都将要伤在他的手中，立时大喝道：“住手。”

杨梦寰长剑疾出一招“法轮三转”，逼开了三个青衣人，应道：“什么事？”

智光冷冷说道：“你如要再进一步，我就立时把朱若兰置于死地。”

杨梦寰心中暗道：狗急跳墙，迫他过甚，只怕他真要施下毒手了。果然不敢再向前逼进。

天宏大师接道：“此刻，这山庄四周，都已被重重包围，你如敢处死了朱姑娘，必将受到最为残酷的报复，同为佛门弟子，老衲特别奉劝一句，信不信那就在你了。”

突然陶玉举步而行，直对智光大师行去。

杨梦寰沉声说道：“陶兄伤势未愈，岂可……”

陶玉冷冷接道：“不劳下问。”

直对智光大师行了过去。

杨梦寰知他此刻武功高强，已所难及，机智更在自己之上，此行必有用心，也不出手拦阻。

只见陶玉行到智光身前，低言数语，智光先时神色淡然，望着陶玉，

一语不发。

静玄道长低声说道：“杨大侠，这人阴沉无比，不能太信任他。”

但闻陶玉沉声说道：“除此之外，在下想不出你还有什么办法了。”

智光大师突然改用汉语，说道：“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陶玉道：“你必须冒险，你来自异域，如何能独自在中土行动，如若你今日一败涂地，势必将葬身此地不可。”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智光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也是唯一能疗治朱若兰和赵小蝶伤势之人，对他既不能放过，也不能施下毒手，如是陶玉能够施用什么手段，把他制眼，那是最好不过了。

智光大师双目圆睁，逼注陶玉脸上道：“你们中土人士一向狡猾，贫僧岂肯上当。”

陶玉冷笑一声，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言，你不肯信，那是无可奈何了。”

就在两人说话工夫，打斗之声，突然消失：转眼望去，只见大厅外火把高照，布成惊魂大阵的天竺僧侣，竟全都倒卧地上，有如死去一般。

这变化有如晴天霹雳，骇得那智光大师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杨梦寰也是大为惊奇，他默察那惊魂阵的变化，却是奇妙无方，纵然是天机上人重生，三音神尼还魂，也无能在片刻之间，一举尽歼惊魂大阵的天竺僧侣。

只听陶玉仰天大笑道：“智光，你已经穷途末路了，再不答应在下的条件，只有束手待毙一途了。”

智光脸色大变，目注陶玉，缓缓说道：“你如肯立下誓言，贫僧才能相信。”

赵小蝶突然举步而行，直行到杨梦寰的身侧，道：“借此机会，先杀陶玉，余下智光一人，咱们就好对付了。”

只听陶玉冷冷说道：“智光，你听到了没有？”

智光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贫僧决然不信。”

陶玉怒道：“立下誓言，又有何妨，我如口不应心，自断肢体而死。”

心中却是暗道：我如不自己下手，自然永不会应此誓言了。

智光右手挥动，迅快的拍了陶玉两处穴道。

这时，杨梦寰已仗剑行了过来，探手一招“神龙出云”，刺向智光大师。

智光疾快的向后退开三尺，避过一剑。

杨梦寰紧随一步，挥剑追击。

忽见陶玉右手一扬，斜里一掌，劈了过来，直击向杨梦寰握剑右腕。

杨梦寰心中虽然对陶玉动了怀疑，却未料到他此刻会突然出手，急急一沉腕，避开一掌。

陶玉出掌迅快，杨梦寰应变虽快，仍是晚了一步，陶玉指风，扫在腕上，五指不自觉一松，长剑随手落地。

智光反扑而上，迎胸拍出一掌。

杨梦寰大喝一声，踢出一脚，直击智光大师的丹田穴。

智光被迫，收掌而退。

陶玉右脚伸出一挑，挑起长剑，唰唰两剑迫退了杨梦寰。

这时，李沧澜、玉箫仙子、昆仑三子、百毒翁等，都已逼进厅门。

李沧澜怒声喝道：“寰儿闪开。”

大步冲入室中。

杨梦寰心知自己手中如无兵刃，万难是陶玉敌手，只好倒跃而退。

他和智光动手数次，已知智光临敌应变，拳掌招术也无惊人之处，至多和自己在伯仲之间，只是他练有几种恶毒的武功，伤人于不觉之中，朱若兰、赵小蝶、陶玉，都猝不及防的大意中受他暗算，但这陶玉却是大不相同了，剑招、拳术，招招毒辣。

李沧澜越过杨梦寰，一挥龙头拐，道：“陶玉，你竟甘和这异域妖僧合流，当真是愈来愈品级愈发低下了。”

陶玉神情淡然，冷冷的望了李沧澜一眼，道：“我陶玉纵然是满怀仁慈而来，诸位也是一样不会相信。”

天宏大师道：“佛门广大，慈航普渡，只要陶施主能放下屠刀……”

陶玉仰天一声大笑道：“在下如若不是为了救人而来，那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了。”

李沧澜道：“你为救何人而来？”

陶玉道：“朱若兰。”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老夫看到你从小长大，对你有着二十年养育之恩，你反脸和老夫动手，一样的招数毒辣，剑剑想置老夫于死地，朱姑娘和你无干无涉，凭什么你要救她呢？”

陶玉冷笑一声，道：“这倒用不着你管了。”

李沧澜长啸一声，道：“别人对你所知不多，大约认为你有一天，将会放下屠刀，但老失却对你太清楚了，对付你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了你以绝后患。”

陶玉淡然一笑，道：“可惜的是你们已经放过了很多的机会，以后，杀我陶玉的机会不多了。”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今日是最好的杀你机会。”

陶玉摇摇头道：“如在一盏茶功夫之前，那时，在下身上的穴道未解、不论何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置我于死地。”

李沧澜一振龙头拐，迎面劈下，道：“今天，天下英雄，云集于此，我不信，你还能逃走。”

昆仑三子各横长剑，守住厅门。

玉灵子高声说道：“除大奸，惩巨寇，用不着和他讲什么武林规矩了，咱们从未三人联手拒敌，今日倒是不妨一试。”

昆仑三子任何一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三人联手之力，只怕当真如铜墙铁壁一般。

陶玉弟凝目望去，只见王寒湘率领的人手，却为玉萧仙子率领之人，列队挡住，双方相持，还未动手。

川中四义，已然随着那李沧澜，欺入厅中，四人双手各执着一把二寸的短刀。

陶玉心中暗估目下形势，敌我强弱十分明确，身处逆势，自是不便逞强，口顾了智光大师一眼，道：“朱姑娘现在何处？”

智光道：“壁角幕帐之中，”

陶玉道：“此刻咱们处境十分险恶，敌强我弱，不宜硬拼，如是大师肯相信区区之言，咱们可施用朱姑娘迎敌。”

智光道：“好！我去带她出来。”

陶玉剑势急振，绝招连出，封住了李沧澜的拐势。

他剑招变化多端，李沧澜的龙头拐添恶的攻势，竟然被他奇幻的剑招挡住。

李沧澜龙头拐长在六尺以上，施展开后，一丈内近不得人，昆仑三子等人被李沧澜的拐势挡住，无法冲入厅中。

而人搏斗十招，智光抱着朱若兰走了出来。

陶玉眼观四方，虽在和李沧澜动手，仍然兼顾四面形势变化，眼看智光行了过来，立时收剑跃退，道：“快把朱姑娘给我。”

智光还在犹豫，陶玉已然伸手抢过了朱若兰，厉声喝道：“诸位如若再向前逼近一步，我就先杀了朱若兰。”

这一着果然收效，群豪竟然不敢再向前逼近。

忽听一个尖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陶玉，朱姑娘如有毫发之损，我要把你乱剑斩成肉泥。”

杨梦寰回头望去，只见来人正是玉萧仙子，手执玉萧，满脸激愤之容。

在玉萧仙子身后，紧随着百毒翁。

对这位满身剧毒的人物，群豪心中都有些畏惧惮忌，生恐碰上他沾了奇毒，纷纷让开。

玉萧仙子直越过李沧澜，横着玉萧，不敢抢攻。

陶玉冷笑一声，道：“朱若兰还好好活着，毫发未损，但如你们逼人过甚，在下为情势所迫，那是只好先杀朱若兰了目光一掠百毒翁，怒声说道：“百毒翁，那惊魂大阵，可是你用毒破去的么？”

百毒翁道：“不错，我不过略施毒技，他们就个个中毒身亡，看将起来，这天竺僧人，却是好对付的很。”

陶玉道：“我请你出山，却想不到你竟要和我作对？”

百毒翁道：“区区败在玉萧姑娘手中，不得不履行承诺，只好请你陶帮主见谅了。”

陶玉怒道：“彼此敌对，施用诈语，岂可认真么？”

百毒翁道：“区区一向是言而有信。”

陶玉咬牙说道：“日后我陶玉如有机会，非把你劈死剑下不可。”

百毒翁道：“你如逼近我三尺之内，就要身中奇毒，这一生，你是很少机会杀死区区了。”

玉萧仙子道：“陶玉，放下朱若兰姑娘，今日就再饶你一次不死。”

陶玉道：“在下信不过姑娘。”

玉萧仙子道：“如何你才肯相信？”

陶玉道：“我等带着朱若兰，离开险地之后再说。”

王萧仙子道：“我问你放是不放？”

陶玉道：“放！不过，时机要由在下选择……”

目光转注智光大师脸上，道：“此刻这大厅中还有属下几人？”

”

智光道：“二十余人。”

陶玉道：“你从中选出八人，带他们走，余下的留在这里不用管了。”

智光大师道：“那怎么成？”

陶玉道：“不成，你也留在这里陪他们吧！我要走了。”

右手仗剑，左手抱着朱若兰，向外行去。

智光大师急道：“你到哪里去？”

陶玉道：“离开这死亡险地。”

智光道：“带八人和二十余人，有何不同？”

陶玉道：“此刻，我无暇说明，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了。”智光想到那惊魂大阵中的随来弟子，忽然间全部倒下，斗志全无，只好说道：“好！你等我片刻。”

陶玉手中长剑挥转，架在那朱若兰的项颈之上。

群豪怕他伤到了朱若兰，果然都不敢再向前逼进。

智光大师已召集了室中的天竺弟子及一些青衣人，正自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不过，他说的全部是天竺语言，别人只瞧到他口齿启动，却不知他说的什么。

陶玉等的不耐冷冷说道：“智光，你好了没有？”

智光道：“好了，咱们可以走了。”

伸手摸出一个玉瓶，交到了为首一个青衣人的手中。

杨梦寰心知那玉瓶之中，定然藏着那种很奇怪药物，不禁心中一叹，暗道：这等药物，如若落在陶玉手中，那就不知道要有好多人遭殃了。

但闻陶玉高声说道：“诸位先得退出大厅。”

群豪只好依言退出。

陶玉低声对智光大师道：“大师带着跟走的人，前面开道。”

神气活现的智光，此刻却变的听话的很，当先举步向外行去。

六个天竺僧侣，和两个青衣人，鱼贯的随在智光身后，出了大厅。

陶玉最后出了厅门，玉萧仙子突然飞跃而起，拦住了陶玉道：“陶玉，放下朱姑娘，自己去吧！我们决不迫你。”

百毒翁冷冷接道：“如是真的动上手，只怕你也没有机会能够杀人。”

陶玉心知他用毒之能，一举手，一投足间，都可能使人不自觉间身中奇毒，看他距离自己甚近，不禁心中发毛，疾退两步，道：“你站远一些。”

百毒翁道：“我如要决心在你身上下毒，你再离远一些，也是无法避免。”

这时，杨梦寰、李沧澜、昆仑三子，都已经分由两侧绕上。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充满着激愤，疑问。

陶玉忽然生出一种恐惧，凄沧之感，转眼望去，只见王寒湘等，被彭秀苇率领的高手堵在一侧。心中暗暗一叹，忖道：这些人和那朱若兰全无关系，但对她的关心爱护，尤过本门中人，今日我如行事过分，只怕要激起众怒，这朱若兰受伤甚重，留下她也是一样。

心中念转，回首看了玉萧仙子一眼，道：“如在下留下朱姑娘，姑娘可能负责不让在场群豪迫赶在下？”

玉萧仙子道：“可以。”

陶玉道：“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放下朱若兰起身而去。

李沧澜、昆仑三子突然快步而上，直行到玉萧仙子身侧，低声说道：“姑娘，当真要放他们去么？”

王萧仙子道：“先救朱姑娘要紧。”

这时，王寒湘也率领着随来之人，追上了陶玉。

彭秀苇带着十二花娥，要待迫赶，亦被那王萧仙子喝止。

杨梦寰望了望留在室中的天竺僧侣和青衫人，看他们分聚两处，低声相商，看情形并无动手的准备。

他心知这些人的武功不弱，此刻既无动手之意，暂时不用理会他们。

场中群豪，大都关心那朱若兰的生死，全都围了上来，相较之下，赵小蝶显得更孤零，倚门而立，神情间无限黯然。

其实，她伤势沉重，往日娇艳如花的粉脸上，变的一片苍白，她咬牙苦撑，支持着未倒下去。

杨梦寰缓步走了过去，低声说道：“姑娘，你脸色很坏。”赵小蝶道：“我不要紧，快去看兰姊姊，拦住智光大师……”

杨梦寰道：“不错，但姑娘也不宜在这里停留的了，这厅中的人，虽无动手之意，但也不能不作防备。”

也不征求赵小蝶的同意，一把抱起了赵小蝶，直向朱若兰身边冲去。

杨梦寰冲入人群，放下赵小蝶，急急说道：“岳父，三位师尊，玉萧姑娘，快追智光大师，不能放他走。”

李沧澜道：“玉萧姑娘已经答应放他，咱们不能出尔反尔。”

杨梦寰道：“他用独门手法，伤了朱姑娘，别人无法解救！……”

话未说完，已有三条人影，联袂而起，直向智光追去。

杨梦寰抬头看去，见那飞跃而起的三人，正是昆仑三子。

李沧澜回顾了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一眼，道：“两位道兄请率本门弟子，守护朱姑娘。”

带着川中四丑，紧随昆仑三子之后，追了过去。

杨梦寰、玉萧仙子、百毒翁、彭秀苇，四条人影，也联袂而起、紧追在李沧澜的身后。

陶玉似早已料到了群豪必会追他、放下了朱若兰后，立时加快了脚步，向前奔去，一面低声对智光大师说道：“目下，咱们是患难与共，生死同命的局面，在下有几句话问你，你必得据实回答。”

智光道：“老衲知无不言。”

陶玉道：“这几日里，那朱若兰可曾清醒过么？”

智光道：“清醒过两次。”

陶玉道：“他对你说些什么？”

智光道：“一语未发，她睁开双眼，望了我两眼，就又闭上双目。”

陶玉一跺脚，道：“你怎早不告诉我。”

智光道：“你没有问，贫僧如何知晓。”

陶玉道：“唉！你这笨和尚……”

智光怒道：“你怎可出口伤人，贫僧乃天竺国师之尊……”陶王冷冷接道：“大国师一样能被人杀死。”

智光大师道：“你们使毒物，胜之何武，如若凭借武功，单是那惊魂大阵，就足以对付你们中原高手了。”

陶玉心中大怒，正待发作，突然又想到了目下处境，必得暂时和他联手不可，强自忍下怒火，笑道：“你可知道那朱若兰是我们中原武林道上，第一位才人么？”

智光道：“她还不一样的伤在老衲的手中。”

陶玉道：“那是她大意所致，别说她了，就是在下此刻如再和你动手，也不会伤在你的手中了。”

两人谈话之间，行速略慢，昆仑三子和李沧澜等，已然追到身后七八丈左右，陶玉打量了一下山态形势，前面两丈左右处，是一个山谷入口，两面山峰对立，正是一处易守难攻之地，当下对王寒湘道：“你带四灵化身入谷，预作布置……”

目光转到智光大师脸上，道：“你和我，留在此地拒敌。”智光冷冷说道：“贫僧乃是大国师的身份，阁下对我说话，总要客气一些才是。”

陶玉道：“此地此时，大师最好能忘去自己的身份、荣耀。”说话之间，人已行近山口。

陶玉停下脚步，低声对智光说道：“那相貌古怪，身着灰袍的人是百毒翁，此人武功并非绝高，但用毒之能，却是人所难及，设法先伤了他。”

智光还未来得及答话，昆仑三子已然追到。

玉灵子长剑一摆，道：“联剑出手。”

但杨梦寰高声说道：“三位师尊且慢出手。”

五灵子一收长剑，回身问道：“什么事？”

杨梦寰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越过李沧澜，直到玉灵子的身侧，扬剑指着智光大师，道：“这和尚练有两种阴毒的武功，伤人于无形之中，朱若兰、赵小蝶，都是伤在他手下，徒儿已和他搏斗数次，对付较易，这和尚交给我，三位师尊，专心对付陶玉。”

这时，李沧澜、玉萧仙子，都已追到，百毒翁大步而出，道：“诸位后退，在下来对付他们。”

群豪眼看他施毒之能，举手之间，竟能使惊魂大阵的群僧，尽皆伤于剧毒之下，心中既是惊奇，又是害怕，暗道：此人如是为害江湖，那可怕之处，不在陶玉之下。

陶玉左手仗剑，右手放在衣袋之中，神态镇静、从容，微微闭着双目，似是根本未曾瞧到群豪。

那智光大师却是双目忽睁忽闭，闪动的神光，一直在百毒翁脸上打转。

百毒翁对陶玉，似是极为惮忌，遥遥一抱拳，道：“陶帮主……”

陶玉冷笑一声，接道：“不用客气了……”

百毒翁正待接言，突然小腹之上一疼，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杨梦寰怒道：“又是这和尚暗施算计。”

百毒翁重伤之后，强自运气，大喝一声，疾向智光扑去。

智光扬手一掌，正击在百毒翁的前胸之上。

这时，天色早明，旭日金光下，只见百毒翁身上飞散一片如烟如露的白粉。

杨梦寰暗叹一声，忖道：“这一掌，力道甚重，百毒翁纵然有横练的工夫，也是难以承受。”

只听百毒翁一声闷哼，喷出一口鲜血，倒摔在地上。

原来，这一掌落势奇重，那百毒翁生生被震的五腑离位，喷出鲜血。

玉萧仙子厉喝一声，越众而出，直向百毒翁扑了过去。

百毒翁人虽倒摔在地上，但却有着死不瞑目的感觉，圆睁着一双眼睛。

眼看玉萧仙子走了过去，突然挺身坐起；道：“不要行近我。”

玉萧仙子微微一怔，随即大悟，知那适才飞扬的白粉，都是奇毒，停下脚步道：“你伤势如何？”

百毒翁道：“我不行了。”

说完一句话，闭目而逝。

杨梦寰长剑一摆，道：“智光，你又伤了一人……”

瞥见智光双目圆睁，大喝一声，右手五指，反转自袭，一下子，插入自己前胸之中。

这意外的变化，使全场为之震惊。

李沧澜沉声喝道：“诸位退后一些，他击毙了百毒翁，但亦中了百毒翁身上的奇毒，此刻，毒性已经发作，咱们不用和他动手了。”

他想到适才百毒翁使用传毒伤人之法，借那天竺和尚，一一传出奇毒，片刻使整个惊魂大阵中的天竺僧侣，全部伤在那奇毒之下。

此刻，那智光既中奇毒，自然是不宜和他接近。

群豪果然纷纷后退。

只听陶玉沉声说道：“大师，你中了奇毒么？”

智光大师心中有如千万蚂蚁蠕蠕爬行一般，难过之极，但他神智还未晕迷，口中连连喘息，答不出话。

陶玉道：“那百毒翁身上有解药，快去取来吞下。”

智光右手一抬，拔了出来，数股鲜血，疾射而出。

陶玉趁智光目光转注到百毒翁身上之时，突然手起剑落，横里斩去。

寒光闪过，智光大师被陶玉一剑斩作两断。

群豪看陶玉突然出此毒手，都不禁为之一呆。

杨梦寰略一怔神后，挥剑而上，道：“陶玉，你杀了自己的帮手，不觉着人单势孤么？”

昆仑三子由侧面绕了上去，道：“陶玉，你作恶多端，今日是你恶贯满盈之时。”

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义，横身挡住了智光带来的六个天竺和尚和两个青衫人。

王箫仙子突然纵身而起，直飞起两丈多高，悬空打了两个跟斗，超过了陶玉，挡住了陶玉后退之路。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陶玉，咱们先动手吧！”

长剑一振，寒光闪转，连攻三剑。

陶玉挥转手中之剑，封开三招。

三剑来三剑挡，响起了一阵金铁相击之声。

陶玉挡开三剑之后，冷冷说道：“住手！”

杨梦寰停手说道：“陶玉，今日就算你说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只怕也没有人信了。”

陶玉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只见昆仑三子和玉箫仙子，已布下合围阵势，当下冷冷说道：“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那智光大师已死，当今之世，只有在下能够救朱姑娘和赵小蝶的伤势了”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只怕未必吧！”

陶玉道：“朱若兰、赵小蝶，此刻都伤势严重，晕迷不醒，在下先救一位，以资证明。”

杨梦寰心中暗道：“赵小蝶、朱若兰两位姑娘，不论那一个落在他的手中，咱们都有所顾虑。”

但闻陶玉冷然接道：“那赵小蝶不但内伤沉重，而且她还服用了天竺僧侣的毒药，那药性虽不剧烈，但她不能运气抵拒，只有咬牙忍耐苦熬，就是

再行服用那天竺毒药，以解痛苦，如是再多服几次，中毒过深，纵然医好她的伤势那也是无法改除好的毒瘤了。”

言下之意，无疑说出先救赵小蝶了。

杨梦寰略一沉吟，回目对玉萧仙子，道：“有劳姑娘去请那赵姑娘来。”

玉萧仙子暗道：你受他骗了数十次，还听他什么鬼活。

口中却忍下未言，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抱了赵小蝶出来。

这时，群豪虽然哀伤那百毒翁的死亡，但因强敌当前，谁也不存丝毫大意之心，强抑伤感，全神待敌。

杨梦寰低声对昆仑三子，道：“三位师尊，咱们布成一个方阵。”

昆仑三子口未应言，人却依言布成了一座方阵。

杨梦寰接道：“玉萧姑娘，把赵姑娘放在阵中。”

目光一转，望着陶玉道：“陶兄，如若具有替赵姑娘疗伤之心，请入阵中。”

陶玉仰天大笑三声，弃去手中长剑，缓步行入阵中，蹲下身子，连拍了赵小蝶身上四处大穴。

杨梦寰、昆仑三子，个个仗剑凝神而文，只要一发觉那陶玉别有图谋，立时挥剑群攻。

陶玉拍过赵小蝶四处大穴之后，闭上双目而坐。

过有顿饭工夫，赵小蝶突然挺身坐了起来。

杨梦寰道：“赵姑娘，请运气一试，伤势如何？”

赵小蝶缓缓站起身子，暗中运气一试，道：“伤势大好，余疼甚微。”

陶玉一挺而起，道：“杨兄此刻相信了吧！”

杨梦寰道：“阁下这疗伤之术，可是听那智光所授么？”

陶玉道：“个中道理深奥，但此刻在下却无暇对几位解说了。”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陶兄，不愿解说疗伤之法，那也罢了，但还有朱姑娘的伤势，也要借重大力。”

陶玉道：“难道阁下不怕在下挟持朱姑娘，逼诸位放走在下么？”

杨梦寰道：“除非陶兄能够先不管自己生死。”

陶玉冷笑一声，道：“在下并未求治朱若兰的伤势，是杨兄请兄弟疗治了。”

杨梦寰道：“你如能疗治好朱姑娘的伤势，咱们便让路放行……”

陶玉目光转动，只见那随同智光而来的天竺僧侣，齐齐跪在地上，面对着智光的尸体合掌当胸，口中念念有词，似是在低诵经文，超渡那智光大师的亡魂。

两个随来的青衣人，也随着天竺僧侣，跪在地上，看样子并无为智光报仇和自己拼命之心。

这时，赵小蝶已然把真气运行一周，冷冷道：“陶玉，在场之人，都已经知道你的为人，你想施展诡计逃走，决难得逞，眼下你只有一条出路……”

陶玉淡然一笑，道：“救活朱若兰。”

赵小蝶道：“不错。”

陶玉微微一笑，道：“智光死后，遍天下，只有我陶玉一人能够救她，此刻，你们那一个动手杀了我，也就算杀了那朱若兰。”

第四十一回 死里逃生

杨梦寰道：“智光虽死，但仍有很多天竺僧侣在此，也许他们知道解救朱若兰的手法。”

陶玉道：“这不是冒险的事。”

赵小蝶道：“你说吧，提出条件，我们想想看能否答应。”陶玉道：“在下的条件很简单，我救活朱若兰后，咱们双方也同时停战三月。”

杨梦寰道：“三月之后呢？”

陶玉道：“各凭本领，心智，一争长短。”

杨梦寰望望昆仑三子，道：“三位师尊意下如何？”

一阳子道：“自然先救朱姑娘了。”

杨梦寰道：“陶玉，三月之中彼此互不相侵，在下可以答应，但在下亦有一个条件。”

陶玉道：“什么条件？”

杨梦寰道：“你要订下一个会面之处，而且还得立下重誓，届时，定要赴约。”

陶玉略一沉吟，道：“好，三月之后，咱们南岳衡山相见。”杨梦寰道：“你如不守约言呢？”

陶玉道：“天诛地灭。”

杨梦寰道：“好，在下也答应你。”

回顾了玉萧仙子一眼，道：“吩咐他们扶朱姑娘过来。”

玉萧仙子应了一声，亲去抱了朱若兰过来。

陶玉先点了朱若兰两处穴道，说道：“朱姑娘伤势过重，不是片刻能够医好。”

玉萧仙子道：“需要好多时间？”

陶玉道：“两个时辰左右。”

玉萧仙子道：“我们等你两个时辰就是。”

陶玉道：“疗治她的伤势，一要知晓窍诀，二要深厚的内功才行。”

慧真子想到七年之前，在饶州城中，那朱若兰曾经不惜大耗内力，替自己疗治蛇毒，此情此恩，一直存在心中，当下说道：“陶玉，朱姑娘乃千金之躯，男女有别，你堂堂男子，自是不便动手，贫道愿代效劳，助你疗治她的伤势。”

陶玉略一沉吟，道：“好吧！你先以本身真气，攻入她命门穴中，不可停息。”

慧真子还剑入鞘，蹲下身子，依言施为，右手按在朱若兰命门穴上，使真气源源攻入。

陶玉闭甲静坐了片刻，突然扬手点出一指，口中却对慧真子道：“不要使那真气中断。”

他连续点出了四指之后，朱若兰果然睁开了双目。

玉萧仙子道：“姑娘你醒来了？”

朱若兰缓缓坐起，回顾了慧真子一眼，道：“多谢老前辈。”慧真子道：“区区微劳，何足挂齿。”

朱若兰目光转注到陶玉脸上，道：“不论你用心何在，但你救了我，总要领你之情。”

陶玉淡淡一笑，道：“在下是不得不救。”

站起身子，一拱手，接道：“姑娘保重，在下要去了。”

转身大步而去。

杨梦寰让开去路，道：“陶兄，别忘你订下之约。”

陶玉冷冷说道：“在下受了这次教训，决然不会再重蹈覆辙，三月后重会之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杨梦寰淡然一笑，道：“最重要的是陶兄能依时赴约。”

陶玉道：“杨兄放心。”

转身疾奔而去。

朱若兰望着陶玉的背影，一直是一语不发，直待陶玉消失不见，才轻轻叹息一声，道：“纵虎归山，唉！你们今日为什么不杀了他？”

赵小蝶道：“为了救姊姊，他们不得不答应放了陶玉。”

朱若兰道：“这数月来，我和陶玉见面次数不少，每一次见他时，都觉着他阴沉骄狂中，带着一点迷惘。”

杨梦寰道：“难道这一次不同么？”

朱若兰道：“不同，而且是大大的不同，他有着从未有过的开朗，神色充满着自信，那是，他对订约会之日期，有了很大的制胜把握。”

赵小蝶道：“姊姊，难道他能在数月中，突飞猛进，这约期只不过三个月啊……”

朱若兰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道：“这件事，咱们等会再谈吧……”

欠身对昆仑三子等行了一礼，道：“多谢诸位老前辈赶来相助。”

慧真子道：“能为朱姑娘略效微劳，贫道等引以为荣。”

李沧澜道：“朱姑娘能脱大难，实我武林之幸。”

王萧仙子道：“九大门派，各方英雄，都已得到了姑娘蒙难之讯，正由四面八方赶来此地。”

朱若兰道：“一个女流，生死何惜，怎敢劳动天下英雄。”李沧澜道：“姑娘身系武林正邪消长，天下英雄大都欠了朱姑娘一份情德，此番赶来，理所当然，姑娘当之无愧……”

朱若兰道：“这个，这个……”

玉灵子突然接道：“李老英雄说的不错，赶来此地的人，个个都出自愿，千百年，只怕无一人能和姑娘一般，在武林中有着如此重大的声誉德望，”

朱若兰道：“贱妾何德……”

一阳子接道：“姑娘不用客气了，我等和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因创览风光，一直未离北湘省境内，闻得姑娘受到暗算之讯，匆匆赶来此地，就贫道所知，姑娘蒙难之讯，都是各方武林人物，自愿快马兼程四下传告，此刻，姑娘已脱大难，但天下群雄，此刻正好可赶上参与和陶玉约会决战，此事关系天下安危，武林正义，凡我武林同道，人人有责，还望姑娘出面主持，众望所归，才可团结一致，一举击败陶玉，清除妖气。”

朱若兰道：“此事只怕不是老前辈想的那样简单，咱们得从长计议。”

玉萧仙子缓步行了过来，道：“姑娘，那些天竺和尚如何处理？”

朱若兰道：“留下他们的性命，不要伤害他们，要借他们之口，把智光惨死之事，带回天竺，使他们此后不敢再妄动进入中土之念。”

玉萧仙子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朱若兰似是很困倦，望望四周的昆仑三子和李沧澜，道：“有劳诸位前辈……。”

慧真子接道：“姑娘很倦了，先去休息一会，我等助玉萧姑娘料理这些天竺余孽。”

朱若兰也不客气，举手对赵小蝶和杨梦寰一招，道：“你们跟我来。”

杨梦寰感觉到有些事不寻常，当着这多人前，稳重的朱若兰决不会把自己叫到一侧，回顾了李沧澜一眼，道：“岳父大人，请招呼各大宗主，暂回那巨宅休息，劳请川中四义，埋了百毒翁和智光的尸体……”

李沧澜低声接道：“这些事不用你烦心了，快去瞧瞧吧，朱姑娘情形有些不对。”

杨梦寰道：“小婿亦有同感。”

转身向前行去。

只听李沧澜低声喝道：“回来。”

杨梦寰已行出丈余，闻声又转了回来，道：“岳父大人，有何吩咐？”

李沧澜道：“不论她说什么，都答应她。”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小婿自有应付之道。”

转身行去。

朱若兰、赵小蝶并肩而行，绕过一处山角，在一块山岩之上坐下。

杨梦寰匆匆追了上去，道：“姊姊，身体不适么？”

朱若兰点点头，伸手拍拍石岩，道：“坐下来，我有话对你说。”

杨梦寰心中虽有了准备，仍是忍不住吃了一惊，定定神缓缓坐了下去。

朱若兰抬头望着遥远处一片白云，道：“兄弟，有一句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虽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却有着它的哲理，道尽了人间生死、离别、欢笑、悲伤。”

赵小蝶奇道：“姊姊，你在说什么啊？”

朱若兰淡淡一笑，道：“我想暂时告别你们……”

赵小蝶急道：“你要到那里去？”

朱若兰笑道：“很远的地方，所以，我要请你两位来，交代你们几件事。”

杨梦寰道：“姊姊，你忍……”

朱若兰接道：“先听我说。”

杨梦寰只好停下不言。

朱若兰举手理一下头上秀发，道：“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很好，舍不得我离开你们……”

赵小蝶道：“姊姊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我们呢？”朱若兰道：“所以，我要先找你们来，告诉你们几件事，再向你们辞别。”

赵小蝶又待插口，却被杨梦寰伸手拦住，道：“让兰姊姊说下去。”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不用想劝阻我，这一次我要和你们约法三章，姊姊说出口的话，决然不许有一点更改。”

杨梦寰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朱若兰道：“陶玉和你订下三月之约，不可大意，你要好好的计议一番，不妨以车轮战对付他，重要的是出手先攻，攻完即退，你和赵小蝶也要准备一下，尽三月时间，研究一两种对付陶玉的方法出来才好……”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我是说陶玉如期赴约的话，也许他不会按期赴

约。”

杨梦寰心中一动，正待接口，朱若兰又抢先说道：“第二件事，你要善待小蝶妹妹，我去了，她会寂寞……”

赵小蝶心中似是亦有警觉，急急说道：“姊姊，你要到那里去呢？”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天涯辽阔，那里都可使姊姊安身立命，我已经决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你们不用管我了。”

说完了几句话，神色突然间转变的十分严肃，缓缓站起了身子，接道：“小蝶告诉玉萧仙子，要她带着人手回天机石府去，半年之内，我如不回天机石府，天机石府就由她主理，不用再等我了。”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明显，杨梦寰、赵小蝶同时听得心神震动，齐齐失声而叫，道：“姊姊，你……你……”

朱若兰冷漠的说道：“你们当真不肯听我的话么？”

赵小蝶道：“姊姊之言：我等岂敢不听，但姊妹言中之意，似乎这一别即成永诀，小妹……”

朱若兰道：“难道我要照顾你们一辈子么？你们都很大了，应该知道如何珍惜自己……”

目光转注杨梦寰的脸上，接道：“杨兄弟，善待琳妹妹，李姑娘，她们对你情深如海，你不能负了她们，记住姊姊的话，我要去了。”

转过身子，缓步向前行去。

赵小蝶站起身子，欲待拦住，却为杨梦寰示意拦住、朱若兰行出两丈左右时，突然加快了脚步，眨眼间走的踪影不见。

赵小蝶突然把目光投注到杨梦寰脸上，怒声喝道：“你安的什么心，为什么要放走兰妹妹，难道你听不出她的话么？”

杨梦寰道：“正因为我听明白了，才要拦住你。”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那你的用心何在？”

杨梦寰道：“兰姊姊语气神情，坚决无比，咱们很难劝得住她……”

赵小蝶道：“所以，咱们不用管了，死活由她去了。”

杨梦寰道：“咱们如是强行劝阻，必会惹她发怒，那时，除了以武功阻劝于她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赵小蝶道：“那也比不管好啊……”

杨梦寰道：“咱们要根本劝阻兰姊姊，必得先行知晓她为了什么才这般决心的弃我们不顾而去，”

赵小蝶点点头，道：“有道理。”

杨梦寰道：“所以，我要和姑娘平心静气的谈谈这件事。”赵小蝶缓缓坐了下去，道：“杨兄，可曾想到为什么？”

杨梦寰神情严肃的说道：“只有一个原因，才会使兰姊姊性情大变……”

赵小蝶道：“什么原因呢？你想到没有？”

杨梦寰道：“这个，这个……”

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赵小蝶一皱眉头，道：“怎么不说呢，事已至此，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赵姑娘，这数日来，朱姑娘一直在晕迷中，是么？”

赵小蝶道：“不错啊！”

杨梦寰道：“她神志不清，武功全失，毫无反抗之能，如是有人要强暴于她，她亦是无能力反抗的了。”

赵小蝶道：“怎么？兰妹妹受了……”

杨梦寰道：“我不是说一定，而是说有此可能。”

赵小蝶沉吟了一阵，道：“咱们快去追她回来。”

杨梦寰摇摇头道：“不行。”

赵小蝶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别说此刻咱们已追她不上，就算是追上了她，也无法劝她回心转意。”

赵小蝶道：“照你说来，咱们只有放手不管了。”

杨梦寰道：“那倒不是……”

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接道：“咱们必得先找出兰姊姊内心创伤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

赵小蝶道：“如何对症下药呢？”

杨梦寰道：“咱们先要设法查出兰姊姊这几天中有些什么际遇。”

赵小蝶道：“如何一个查法？”

杨梦寰道：“自然要从那些天竺僧侣身上着手。”

赵小蝶道：“那智光来此不久，而且一直在咱们困扰之下……”

杨梦寰道：“也许是兰姊妹心有所疑，咱们只要设法证明她并未受过强暴，那就成了。”

赵小蝶道：“如何证明呢？”

杨梦寰道：“这要动用心机安排了……”

语声微微一顿，低声说道：“不论事情经过如何，咱们都可以使它未曾发生过。”

赵小蝶道：“我明白了，咱们设法去骗兰姊姊？”

杨梦寰道：“不是骗，而是真正的使此事未发生过，使她心理上，不存一点阴影。”

赵小蝶道：“杨兄说的是，不但咱们要使兰姊姊相信，而且咱们亦要相信才行。”

杨梦寰道：“不错，见过诸位老前辈时，也不要提起此事。”赵小蝶道：“那要如何说呢？”

杨梦寰道：“说她有事准备先走，安排三月后和陶玉决战的事。”

赵小蝶道：“这说法很好，别人不会再动疑心了。”

杨梦寰道：“好，咱们去吧！”

两人绕过山弯回来，李沧澜、昆仑三子，果然都在焦急的等待着。

慧真子最是关心，先行迎了上来，道：“朱姑娘无恙么？”赵小蝶道：“兰姊姊很好，她有事要先行一步，要我向诸位致歉一声。”

杨梦寰道：“看情形，朱姑娘此去，可能准备三月后和陶玉决斗的事……”

李沧澜道：“她年纪轻轻，但事事都能够未雨绸缪，实是常人难及。”

杨梦寰道：“岳父说的是。”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目下那朱姑娘既然去了，咱们也不用在此多等了。”

李沧澜道：“嗯！有一件事，咱们也得早些处理了。”

杨梦寰道：“什么事？”

李沧澜道：“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还在守着那一批天竺僧侣，咱们也该回去处理一下了。”

这时，迫随智光大师而来的天竺僧侣，都已被昆仑三子和玉萧仙子等合力围攻，死伤大半，余下之人，也被点了穴道。

玉萧仙子选了一处青草地，挖了一个土坑，埋了那百毒翁的尸体，黯然说道：“大乱未定，只有暂时屈你在此，以后再为你重建墓园。”

那百毒翁一生桀骜不驯，唯独对玉萧仙子不肯拂逆，为她效命，死而后已。

葬罢了百毒翁，玉萧仙子缓步走回到杨梦寰的身侧，低声问道：“杨相公，告诉我朱姑娘去了何处了？”

杨梦寰道：“她去时未曾交待。”

玉萧仙子道：“她走的那个方向？”

杨梦寰道：“目下局势未定，咱们先一起回到山庄中去，安排了天竺余孽，再去找朱姑娘如何？”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贱妾先走，相公随后再来吧……”

目光一掠带来的花娥，女婢，接道：“这些花娥女婢，由彭姑娘率领，相公有事，对彭姑娘说也是一样。”

杨梦寰看她神情坚决，低声说道：“似是向西南而去，姑娘不论是否追上朱姑娘，都望天黑之前，返回山庄。”

玉萧仙子淡淡一笑，道：“不用等我了，我如追上朱姑娘，未必能劝得她回去，如是追不上她，贱妾也无颜回来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玉萧仙子果然聪明，似是已经瞧出情形不对，但内情未明之前，不便泄露。”

当下低声说道：“玉萧姑娘，在下有一事相求，还望姑娘答允。”

玉萧仙子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姑娘追寻朱姑娘，还望能在沿途留下暗记，在下办完善后之事，立刻赶往追寻。”

玉萧仙子道：“好，我答应你。”

转身大步而去。

杨梦寰望着玉萧仙子的背影，消失不见，才和群豪，一齐回到山庄之中。

这时，少林、武当两个随护掌门人的弟子，都已赶到，攻入大厅，一番激战之后，天竺僧侣，又有了甚多伤亡，大部被天宏，和静玄点了穴道。

少林僧侣，一死二伤，武当门下弟子，亦伤了三人。

天竺群僧中，只有智心大师一人破围逃走。

杨梦寰等回到山庄之后，激战已过，少林僧侣与武当弟子，都在整理善后，浩浩荡荡，进入中原的天竺群僧，在百毒翁施用奇毒，破去惊魂大阵，和智光同归于尽之后，不过几个时辰，已然瓦解冰消。

计点生擒者，共有天竺僧侣九人，那身着青衫的大汉六个，除逃了一个智心之外，全数被歼。

天宏大师下令，把未死的天竺来人，全都点了穴道，关于一室之中，派了四个少林僧侣看守。

尸体横陈，血污狼籍的山庄，经过少林僧侣和武当弟子的合力打扫、冲洗，很快的恢复了旧观。

杨梦寰和群豪进入厅中落座，抱拳一礼，说道：“为了杨某，劳动天下英雄，杨某在这里拜谢了。”

天宏大师、静玄道长、齐齐起身，还了一礼，道：“杨大侠已是天下武林的正义之征，那陶玉志在所有武林同道，杨大侠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杨大侠如若身遭暗算，必将是祸延武林，我等赶来相助，那也不过是力谋自保而已。”

杨梦寰道：“在下已和陶玉订下了三月后南岳衡山相会之约，届时，陶玉必将全力以赴，诸位也该准备一下了，这大约应该是最后的一战了，如若这一战能够剪除陶玉，三十年内，武林当可保平静之局了。”

静玄道长道：“事关重大，咱们必得有所准备才行，但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贫道之意，咱们之中，亦该推举一人，主持大局，也好统一事权，遣兵调将，对付强敌。”

天宏大师道：“据老衲所知，目前天下英雄，正自四面八方，赶来此地，主持之人，必得众望所归的人物才是，因此，此人自是杨大侠了。”

杨梦寰道：“区区本该应命，但在下却有一点苦衷，不得不先行说明。”

昆仑三子一直是静坐无言，李沧澜也不便多口，仍由天宏大师问道：“杨大侠有何苦衷，须知当今武林中，有此德望者，除了你杨大侠外，只有一位朱姑娘了。”

杨梦寰道：“为了应付三月之后的会期，在下必需和朱姑娘等尽三月之力，研究几种武功出来以便三月之后对付陶玉，因此，诸位必须另外推举一位主事之人出来。”

李沧澜道：“朱姑娘到哪里去了？”

杨梦寰道：“朱姑娘在另外一处地方，等候我和赵姑娘。”李沧澜点点头，道：“这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杨梦寰道：“因此，诸位之中，必须要再行推举一人，主持其事。”

一阳子道：“李老英雄，望重江湖，贫道之意，由李老英雄主持大局如何？”

李沧澜道：“这个，老朽如何敢当。”

天宏大师接道：“老衲赞成由李老英雄主持大局。”

李沧澜道：“老朽如何有此德望，还是由大师主持的好。”天宏大师道：“陶玉属下，大都为李老英雄旧部，如有李老英雄出面领导，最为适宜，调遣人手方面，亦可量敌而为了。”

李沧澜还待推辞，静玄道长却抢先接道：“贫道亦有同感，还望李老英雄能够勉为其难，答允此事了。”

杨梦寰起身说道：“各位大师、道长盛情，岳父就请偏劳了吧！”

李沧澜沉吟了一阵，道：“老朽如再推辞，那是不识抬举了。”

杨梦寰起身说道：“琳妹、红妹那里，还望岳父代我说明一声，小婿这就动身了。”

李沧澜道：“多多小心保重。”

杨梦寰欠身应道：“小婿知道。”

望了赵小蝶一眼，道：“赵姑娘，咱们走吧。”

赵小蝶回顾了李沧澜一眼，紧随在杨梦寰身后向前行去。

天宏大师、静玄道长，齐齐起身相送。

杨梦寰出了山庄，立时加快脚步，片刻间，已走出五六里路。

回首不再见群豪踪影，才又放下脚步，长长叹息一声，道：“赵姑娘，有一事，必得和姑娘早作计议。”

赵小蝶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什么事，快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无不全力以赴。”

杨梦寰道：“是关于兰姊姊的事。”

赵小蝶道：“那是更不能推辞了，要我作什么？”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如若兰姊姊受了屈辱，赵姑娘准备用什么办法劝她？”

赵小蝶道：“我求她留下性命，如是她要死，我就跟她一起死。”

杨梦寰道：“这法子不行。”

赵小蝶道：“那要如何？”

杨梦寰道：“我如是早已想出办法，那也不用和你商量的了。”

赵小蝶凝目思索了一阵，道：“我实是再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杨兄多想吧！”

杨梦寰道：“最好是咱们能想个法子，证明兰姊姊没有受到屈辱。”

赵小蝶道：“就算是咱们异口同声，但兰姊姊为人主见甚深，她心中之疑不去，如何能够说得服她？”

杨梦寰道：“所以，第二个办法，咱们要使她忘去那些事。”赵小蝶道：“她如自己要想，咱们有什么法子呢？”

杨梦寰道：“前面两个方法，如是不能办到，那只有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

赵小蝶道：“最后是什么办法？”

杨梦寰道：“咱们要她不忍死，也不能死。”

赵小蝶道：“说来容易，但如何才能作到呢？”

杨梦寰道：“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的了，你要想尽办法，劝阻她勿生此心，动之以情，使她不忍死才行。”

赵小蝶道：“只能如此了，你呢？”

杨梦寰道：“我自有我的办法，只要能够使兰姊姊打消求死之念，不论付出何等代价，我杨梦寰亦是在所不惜。”

赵小蝶道：“我想起一件事了，赶快去接琳姊姊，兰姊姊最喜爱她，也最怜借她，她和我两个人，当可增进了很多效率。”

杨梦寰道：“不错，我去水月山庄接她。”

赵小蝶道：“我去吧！你先去追兰姊姊，守着她，别让她出意外，我去接琳姊姊来。”

杨梦寰道：“事不宜迟，咱们这就立刻动身。”

赵小蝶应道：“好，”

当即转身，两个飞跃，行踪顿杳。

杨梦寰望着赵小蝶背影消失之后，也随着纵身而起，追向西南。

行约十余里，果然找到了玉萧仙子留下的暗记。

玉萧仙子留下的暗记十分清晰，杨梦寰接图追索，毫不费力，又追了十余里，到了一座荒凉的山谷口处。

抬头看去，只见玉萧仙子坐在谷口处，一丛青草之后，双目却凝注深

谷中，似是在监视什么一般。

杨梦寰缓步行到玉萧仙子的身前，低声说道：“玉萧姑娘。”

玉萧仙子口顾了杨梦寰一眼，低声说道：“朱姑娘在谷中小庙之内。”

杨梦寰弟目望去，果见一个小庙，突立在深谷悬崖之下。

那是深山常见的土地庙，不过一间房子大小，庙中的设施简陋，樵夫、猎户们入山大家到此晋香祈福，这座小庙，既无定期的庙会，也无什么香客。

杨梦寰望了那小庙一阵，轻轻叹息一声，道：“她一人跑入那荒凉的小庙之中做什么？”

玉萧仙子道：“我从未见过朱姑娘有过今日这般的忧郁，她智慧过人，浩瀚如海，心胸阔达，常人难及，什么事，都不会难得住她，但今日，她的神情，却是不同往常……”

杨梦寰道：“姊姊久年追随朱姑娘，定然可以想到发生了什么事？”

玉萧仙子道：“那该是心灵上的创伤，永远无法弥补的痛苦……”

目光凝注到杨梦寰的脸上，接道：“杨相公，你明白我的话么？”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不忍想……”

玉萧仙子道：“不忍想，也得想下去，你必须面对着这个事实。”

杨梦寰道：“小弟真不知如何才能劝得兰姊姊回心转意，抛去愁苦。”

玉萧仙子道：“也许那只是她心理的一种错觉，像她那天神般的尊贵，又有谁真敢轻易的冒渎她呢？”

杨梦寰眼睛一亮，道：“玉萧姊姊说的是。”

玉萧仙子道：“兄弟，恕我放肆的再这般叫你一句了。”

杨梦寰道：“咱们过去一直是姊弟相称，叫的自是应该。”玉萧仙子道：“你觉着朱姑娘平日对你如何？”

杨梦寰道：“情挚意真，视我如同手足一般。”

玉萧仙子道：“你别忘了了一件事啊。”

杨梦寰道：“什么事？”

玉萧仙子道：“那朱若兰强煞了也是个女人啊……”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去吧！到那小庙中去，仔细的问问她，也许她会讲出心中的忧苦出来。”

杨梦寰缓缓站起身子，道：“姑娘呢？你不去么？”

玉萧仙子道：“我不去，人多了反有不便。”

杨梦寰道：“为兰姊姊，杨梦寰粉身碎骨，亦是在所不惜。”玉萧仙子微微一笑，道：“但愿此此行得偿心愿，劝的她意回心转。”

杨梦寰一提真气，举步直向那小庙奔了过去。

走到小庙口处，探头向里望去，只见那朱若兰依壁而坐，微闭双目，两行泪珠儿，正自腮间滚下，落在胸前。

她胸前衣服，早已湿了一片，显是已经哭了很久时光。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缓步行入庙中。

朱若兰霍然而起，拭去脸上泪痕，冷冷说道：“你来干什么？”

她内功精湛，耳目灵敏，数丈可辨落叶，但此刻却是大失常态，直听得杨梦寰那轻咳之声，才惊觉到有人行来。

杨梦寰抱拳一揖，道：“小弟来的鲁莽，还望姊姊恕罪。”朱若兰冷哼一声，道：“好多大事，你都丢下不办，来此作甚？”

杨梦寰道：“小弟心中，再没有比兰姊姊生死更大的事了。”

朱若兰眉宇间闪过一抹悲伤神色，但不过一瞬间重又恢复了平静，缓缓说道：“你在发的什么疯，那一个要死要活了？”

杨梦寰道：“唉！兰姊姊，事到如今，难道你还骗我么？”朱若兰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杨梦寰道：“姊姊的失常神情，不但小弟我瞧得出来，在场中人，又有谁瞧不出呢？姊姊一向是教训我们，今日小弟斗胆，想奉劝姊姊几句话了。”

朱若兰道：“你说吧。”

杨梦寰道：“姊姊分明有着很沉重的心事，但却不肯宣之于口，这一点，赵姑娘和小弟都早已看出来。”

朱若兰凄凉一笑，道：“告诉你们，又有有什么用呢？失去的，有如流水落花，谁能使时光倒流，落花重开。”

杨梦寰道：“姊姊不肯告诉小弟内情，却要忍心弃我们而去……”

朱若兰黯然说道：“我不会就这样白白死去，我要利用残余的生命，助你们一臂之力。”

杨梦寰道：“姊姊可是要搏杀陶玉。”

朱若兰点点头，道：“不错，不过，不是现在，我要休息一个月，一月之后，我再追踪寻他，希望能在你们相约之期未满足之前，和他决一死战，但我不一定能够胜他，因此，你们还要准备，不论这二战胜负如何，陶玉至少会奎些内伤，三月期满之约，你们可以多几分杀他的机会。”

杨梦寰静静地听完之后，突然微微一笑，道：“陶玉胜了姊姊，他不会放过姊姊……”

朱若兰道：“我会早作准备，败他之手，我就会自行死去，不会活着受辱。”

杨梦寰道：“姊姊败了那是求仁得仁，如是不幸姊姊胜了呢？”

朱若兰道：“我如能杀了陶玉，也可以使你们省却一番气力。”

杨梦寰道：“那姊姊不是不能死了么？”

朱若兰道：“埋骨青山何处无，不死在陶玉手中，难道我就不能自寻了断么？”

杨梦寰脸色一整，道：“现在，咱们谈到正题了，小弟斗胆相问，姊姊为何要死？”

朱若兰两道清澈的双目，投注在杨梦寰脸上，道：“你一定要知道么？”

杨梦寰道：“姊姊不把小弟当作外人，说说自是无妨。”

朱若兰道：“好！我告诉你，姊姊的清白受到了沾污……”杨梦寰突然仰天大笑，历久不绝。

朱若兰一皱眉头，道：“你笑什么？”

杨梦寰道：“我笑姊姊才慧过人，怎会如此多虑！”

朱若兰缓缓说道：“你在说什么？”

杨梦寰道：“武林中人，处境复杂，岂能和世俗中人一般，姊姊受伤晕迷，被那和尚劫持，实非不得已，古往今来，似此等事普通的很，姊姊又何必放在心上呢？远的不去说它，琳妹妹、赵姑娘，都曾有过这等遭遇。”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糊涂的兄弟，我的遭遇，和她们大不相同了……”

一整脸色，缓缓接道：“当今之世，你该是我最为亲近的一位男人，说我们之情如兄弟也好，说我们是一对情侣也好，那都不能算错，但我们几年

的交往中。一直清清白白……”

杨梦寰接道：“姊姊说的不错，小弟心中一直藏有了几句肝胆之言，不敢轻易出口，生恐冒读了姊姊。”

朱若兰耸了耸柳眉儿，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我不知琳妹妹是否对姊姊讲过，她们许下的心愿，也是我藏在心中的隐秘。”

朱若兰道：“什么事，你说吧！”

杨梦寰道：“这些年来，不但小弟处处得姊姊的呵护照顾，琳妹妹和瑶红，都得了姊姊很大的帮助，如不是姊姊多方相扶，我们三个，那里会有今日，因此，不特小弟心中感激不尽，就是她们两位亦是念念难忘，而且是出自衷诚，因此，小弟和他们成婚之日，她们都不肯身居正位，而以偏房自居，姊姊见过她们替你布置的闺房，当可知小弟之言非虚了。”

朱若兰道：“荒天下大唐的事……”

杨梦寰微微一笑，接道：“不管如何，她们的用心，都是出自一片至诚，而小弟心中也有着个想法。”

朱若兰道：“什么想法？哼！你也和她们一般荒唐。”

杨梦寰心中暗暗忖道：不论她清自是否真的受了沾污，但她心理上这份打击太大了，此时此刻，我如不挺身而出，动之以情，只怕她决难再活下去……。

心中念转，口中却接道：“姊姊可知，我们婚后数年，一直未有过夫妇生活么？这都是为了姊姊之故……”

偷眼望去，朱若兰脸上不见怒意，才接口说道：“她们说直等姊姊回心转意，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她们才有快乐。”

朱若兰道：“嗯！你也这样想，是么？”

杨梦寰道：“小弟虽不敢形诸口舌，但内心的渴望之情，决不在她们之下。”

朱若兰道：“杨梦寰，你想娶好多妻子啊！看来是多多益善了。”

杨梦寰道：“这些年来，姊姊对我知之甚深，小弟是否好色之人呢？”

朱若兰道：“你虽不好色，但却贪得无厌。”

杨梦寰道：“对霞琳和瑶红，小弟是责无旁贷，对姊姊小弟是敬爱有加。”

朱若兰道：“你现在也学得会讲话了。”

杨梦寰正色道：“小弟是情出至诚，言由衷发。”

朱若兰道：“你现在说不觉着太晚一些了么？”

杨梦寰道：“小弟对姊姊敬爱并重，地老天荒，此情不变，再晚二十年，也是一样。”

朱若兰仰起脸来，长长叹息一声，道：“你的一番盛情，姊姊心领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

杨梦寰心中暗道：无论如何，也要把她说动才成。

黯然叹息一声，接道：“姊姊难道对小弟，毫无一点情意么？”

朱若兰摇摇头，道：“不要误会……”

杨梦寰接道：“不是误会，数年来，小弟一直把刻骨铭心的思慕之情，压在心底，不敢稍有冒渎姊姊之言，今日出之于口，实是……”

朱若兰缓缓站起身子，接道：“不要说了，我知道你的用心。”

杨梦寰道：“小弟言发乎情。”

朱若兰道：“你只是想解除我心中的负担，用心虽然是非常的可贵，但可惜姊姊不是那等人……”

凝目望着庙外远天处一片白云，接道：“如若姊姊我还是清白之身，我也许会答应你，但如今姊姊已经是白壁沾污。”

杨梦寰道：“小弟并未存过份妄想，只望姊姊答应我们，能让小弟常留在天机石府之中，朝夕能见到姊姊。”

朱若兰苦笑一下，道：“这些事以后再说吧！我要去了。”举步向庙外行去。

杨梦寰道：“姊姊要到那里去？”

朱若兰道：“你要说的话，大概已经说完了，我已经记在心中，我会好好的想想这件事，不用再追踪我了。”

杨梦寰站起身子，本想要追随那朱若兰身后而去，但被朱若兰当面揭穿，自是不便再硬追下去，一时间，进退失据，呆呆的站在庙门口处出神。

朱若兰举动迅快，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此刻如若追她而去，定将引起她的不快。”

正在为难之间，瞥见玉萧仙子急急奔来；闪入庙中，道：“杨相公，你和朱姑娘谈些什么？”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事已至此，在下也不用避讳什么了，小弟要据实而言。”

玉萧仙子道：“最好是一字一句，都不要改，完全照你们谈话的经过说出来。”

杨梦寰遂把会谈经过之情，一字一句的说了出来：玉萧仙子听得很用心，杨梦寰说完，良久之后，玉萧仙子才缓缓说道：“杨相公，你对姑娘的生死看法如何？”

杨梦寰道：“恨不能替她死去。”

玉萧仙子黯然一笑，道：“那是说，你有决心救她了，”

杨梦寰道：“只要能使她打消死念，不论任何重大牺牲，均所不惜。”

玉萧仙子道：“杨相公有此用心，事情还有可为了……”

语声微顿道：“她忧虑的是自己的清白受污，才不愿偷生人世，只有对症下药，想法子证明她还是清白之身才行。”

杨梦寰道：“在下实是想不出有何办法，还望姑娘指教。”玉萧仙子长长吁了一口气，道：“证明的办法虽有，只怕有所不妥。”

杨梦寰道：“有何不妥之处？”

玉萧仙子道：“万一不幸被她料中，求得证实之后，岂不是更加深她死亡的决心。”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姑娘说的是。”

玉萧仙子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垂首说道：“杨相公，为了朱姑娘，贱妾有甚多不当之言，说出口来，还望杨相公不要见笑才好。”

杨梦寰道：“姑娘请说吧。”

玉萧仙子道：“要知那朱姑娘的料断，并非无因，她这些日中，一直在迷糊之中，随时可能遭遇到不幸的事。”

杨梦寰道：“朱姑娘有若天人，谅那智光大师也不敢侵犯于她。”

玉萧仙子道：“咱们把她看作天人，但她在智光和陶玉的眼中，却是一

位人间少见的绝色美人，这是因感受不同，看法也就各异了。”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不错，不论她是否清白沾污，咱们也不能让她死去。”

玉萧仙子道：“因此，咱们不能冒险。”

杨梦寰道：“在下和她恳谈甚久，看她神态十分坚决，眼下，她只有一个心愿，杀死陶玉，然后自绝而死。”

玉萧仙子双目凝注杨梦寰脸上，缓缓说道：“我先要问你一句话。”

杨梦寰看她神色凝重，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缓缓说道：“什么话？”

玉萧仙子道：“你口口声声要救朱姑娘，自然是全心全意了，但如她真的清白受了沾污，你是否愿娶她为妻？”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玉萧仙子道：“不用这个那个了，这才是救她的关键，你如没有娶她为妻的决心，那也不用谈救她了，让她去死就是。”

杨梦寰神情激动，脸上是一片极为复杂的神色，沉吟了良久，道：“如若真能救她，区区是在所不惜。”

玉萧仙子神色凝重的道：“你要仔细想想，此事勉强不得，如是被她瞧出不对，那就前功尽弃了。”

杨梦寰道：“我如答应了，那就全心全意，姑娘但请放心。”玉萧仙子道：“那很好，咱们此刻就设法布置一个让她无法寻死的局面。”

杨梦寰道：“请教高见。”

玉萧仙子道：“高明之策，全仗随机应变，到时间，你听我的就是。”

杨梦寰道：“此刻呢？咱们何去何从？”

玉萧仙子道：“追踪朱姑娘。”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两人出得小庙，直向正西奔去。

那朱若兰似是早已有备，竟然是不留痕迹，两人直追出数十里之远，仍是不见朱若兰的踪迹。

玉萧仙子停身在一处高峰之上，流目四顾了一阵，摇摇头，道：“只怕咱们追错了方向。”

杨梦寰道：“她如诚心逃避咱们追踪，那就是不易追上她了。”

这时，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分，玉萧仙子伸手指着山下一座谷口道：“杨兄弟，你瞧可是一处卖酒的帘儿么？”

杨梦寰凝神望去，果见遥远处有一个酒帘儿随风招展。

当下点头说道：“不错。”

玉萧仙子道：“这等深山之中，既有卖酒所在，定然是一处交通要隘了，咱们过去瞧瞧，也许能打听出朱姑娘的行踪，”

两人下了山峰，提气疾奔，不大一会工夫，已到那酒店前面。

说它是一家酒店，事实上，只是两间简单的茅舍，一个当炉的伙计，卖几样小菜，烧酒。

玉萧仙子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只见这座酒店，乃是一处十字路口，除非朱若兰越山而渡，非要经过此地不可。

这时，酒店中正坐着一个黑衣老者，在食用酒饭。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杨兄弟，你去问问那当炉伙计，是否看到了朱姑娘，”

杨梦寰依言行了过去，抱拳一礼，道：“借问一声，可曾见过一位姑娘，行经此地么？”

那当炉伙计正在忙着，听得杨梦寰的问话，竟是连头也未抬的应道：“一位姑娘么？刚刚过去了不久。”

杨梦寰喜道：“走的那个方向？”

那伙计应道：“向正西而去。”

两人腹中本感饥饿，想吃点东西，但获得朱若兰行踪，心中大喜，想不到这么轻易的就打听了出来，遂忘记了吃饭的事，而联袂向正西行去。

提气疾奔，一口气跑出了十余里路。

玉萧仙子突然停下脚步，道：“姑娘的轻功绝伦，如是她施展轻功，咱们追她不上，如是缓缓赶路，这一阵，咱们也许赶上了。”

杨梦寰想了一想，道：“不错，玉萧姊姊似是心有所疑？”玉萧仙子道：“那店中坐的一个黑衣人，你可曾当心瞧过么。”

杨梦寰道：“匆匆一瞥，好像在那里见过。”

玉萧仙子道：“不错，我也有此感，刚才，我才想起，他很像一个人。”

杨梦寰道：“什么人？”

玉萧仙子道：“蛇叟邱元……”

杨梦寰接道：“不错，正是那蛇叟邱元，我瞧的是他的衣服。”

玉萧仙子道：“他一个人坐那里决非为了吃饭，只怕是别有用心了。”

杨梦寰道：“此人已经很久未在江湖之上出现，难道也为陶玉收罗了不成？”

玉萧仙子道：“很难说，我们未留心他，他该已留心到我们，如是那朱姑娘从此走过，他定会打上一个招呼。”

杨梦寰道：“姑娘说的不错，咱们该当如何？”

玉萧仙子道：“咱们追出十余里，仍未见姑娘行踪，八成是岔了路，也许那伙计在骗咱们，咱们回去瞧瞧，那人如是邱元，事情只怕就有些复杂了。”

两人仍从原路折返，直奔那小店前面。

只见那全身黑衣人，仍然坐在原位，却似力不胜酒，伏案睡了过去。

那当炉伙计，此刻已然离去，一眼望去，简陋的茅舍中，只有那全身黑衣的酒客一人。

杨梦寰行人店中，伸出右手，正想推那邱元一下，突闻玉萧仙子道：“不可造次。”

一跃而入，拔出玉萧，疾向那黑衣人肩后点去。

只听那黑衣人哈哈一笑，挺身而起，道：“区区今日已然两度经历生死大劫了！”

杨梦寰凝目望去，其人果然是蛇叟邱元。

玉萧仙子道：“此话怎么说？”

邱元道：“陶玉错开我四肢关节，把我放在路旁，他说我一生玩蛇，等一条毒蛇来咬伤我。”

玉萧仙子道：“准救了你？”

邱元道：“朱若兰朱姑娘，接上我四肢关节，嘱咐在下坐等两位，告诉你们几句话。”

杨梦寰道：“什么话？快快请说。”

邱元道：“她要两位不用追她了……”

玉萧仙子接道：“怎么？朱姑娘已经知晓是我们两个人么？”

邱元道：“一个杨梦寰，一个玉萧仙子，说的清清楚楚，难道还会错么？”

玉萧仙子点点头，道：“你说下去吧。”

邱元道：“朱姑娘要两位会合赵小蝶，找一个幽静之地，好好的研练武功，以备对付南岳之约。”

说罢，霍然站起身子。

杨梦寰道：“邱兄意欲何往？”

邱元道：“那朱姑娘要在下转告之言，我已句句转告，此地无事，还留在此作甚？”

玉萧仙子道：“适才我等经过此地，邱兄是否看到了呢？”邱元道：“看到了。”

玉萧仙子道：“看到了，为什么不招呼我们一声？”

邱元道：“那时，朱姑娘尚在附近，在下不便开口。”

杨梦寰想到那个当炉伙计，不禁冷笑一声，道：“那当炉伙计何在？”

邱元摇摇头，道：“不要错怪了他，这都是那朱姑娘的安排，她心中明白，如不给你们一个显明的劝告，只怕不肯甘心，你追她逃，大家都无法安心来学习武功。”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话倒是不错，目下第一件重要的事，是对付那陶玉的约会，陶玉未死之前，朱若兰只怕也无法安心去死……只听玉萧仙子问道：“那朱姑娘还说些什么？”

邱元道：“没有，那朱姑娘只交待这几句话。”

大步出店而去。

两人望着邱元的背影，片刻间绕过一个山角不见。

玉萧仙子道：“杨兄弟，此刻咱们该当如何？我也被闹的没有主意了。”

杨梦寰道：“那兰姊姊说的也是，此刻，咱们第一件大事，应该设法对付陶玉，如若咱们把这宝贵的三个月虚耗而过，那未免大可惜了。”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这么办吧，你去会合那赵小蝶，我去找寻姑娘，寻得姑娘下落，我再去通知你们一声。”

杨梦寰沉吟一阵，道：“最重要的是，咱们应该监视着陶玉……”

玉萧仙子点点头，道：“不错，朱姑娘就算决心一死，也必会先找陶玉一拼，找到陶玉存身之地，也许比找朱姑娘的行踪容易一些，事不宜迟，咱们就此分手吧！”

杨梦寰道：“我会合了赵小蝶之后，也无法安心去练武功，势必仍要追寻那兰姊姊的下落，姑娘不要忘了行经之地，留下标记。”

玉萧仙子道：“好！不论是否见到朱姑娘，咱们十日内再见一面。”

言罢，转身而去。

第四十二回 元凶授首

杨梦寰望着玉萧仙子背影消失不见，才轻轻叹息一声，回头而行。

他曾经和那赵小蝶约好了相会之处，赶到之后，赵小蝶和沈霞琳尚未来到。

杨梦寰选择了一处幽静之地，坐了下来，想到朱若兰此刻的际遇，心中难过至极。

他自出道江湖以来，处处都得那朱若兰扶助，自己能有今日声望地位，可算是那朱若兰一手培植而成，沈霞琳、李瑶红又何尝不是承受了朱若兰的大恩大惠，此刻，朱若兰遭遇了生平未有的大挫，自己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拯救于她。

他心中思潮起伏，想来想去，就是这一件事，他设想了数十种拯救朱若兰的办法，但又都觉得不妥，竟然是难取一个决定之策。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赵小蝶带着沈霞琳如约而至。

这时，已是日落西山时分，两人匆匆而来，沈霞琳直跑的香汗透衣。

杨梦寰起身相迎，还未来得及开口，沈霞琳已经抢先说道：“你追到了兰姊姊？”

杨梦寰点点头，道：“追到了。”

沈霞琳道：“现在何处，快带我去见她。”

杨梦寰道：“不要慌，咱们先商量个办法出来。”

沈霞琳道：“不行，我获得消息，说陶玉已应兰姊姊之约，今夜在谷中一座森林中决战，咱们……”

赵小蝶道：“杨兄说的不错，如若咱们想不出办法，见了她也是无用。”

沈霞琳用衣袖拭一下头上汗水，缓缓坐了下来，道：“我们不用商量办法了，只要找出如何能够拦阻她寻死方法就行。”

杨梦寰道：“你知道兰姊姊为何要寻死么？”

沈霞琳道：“小蝶妹妹已经告诉我了。”

杨梦寰道：“你是否已想出了救助她办法？”

沈霞琳道：“我不信兰姊姊那等人，会受到强暴……”

杨梦寰道：“她自己深信不疑，别人也无法劝得醒她。”沈霞琳道：“那就没法说服她？”

杨梦寰道：“如若能说服她，那也不用等到你们来了。”沈霞琳凝目思索了一阵，道：“寰哥哥，你心中很感激兰姊姊，是么？”

杨梦寰道：“不错。”

沈霞琳道：“好！那就娶了她吧！”

杨梦寰道：“我纵然有此用心，但也要她答应才成。”

沈霞琳道：“我去求她。”

赵小蝶道：“兰姊姊怀疑她白璧沾污，求她，她也不会答应，必得想个办法使她无法推辞才行，”

沈霞琳抬起头来，两眼望天，思索了一阵，道：“寰哥哥、小蝶妹妹……”

两人齐声应道：“什么事？”

沈霞琳道：“那医病的大夫，说过两句话，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是么？”

杨梦寰道：“是啊！怎么样？”

沈霞琳道：“咱们只要用心善良，就是手段厉害一点，那也是无伤大雅的事了。”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你是说，咱们施用强迫手段，对付兰姊姊么？”

一向优柔寡断的沈霞琳，此刻，突然间变得坚强起来，说道：“兰姊姊怀疑她失去清白，决非是无病呻吟，因此，寰哥哥必得下大决心才行。”

杨梦寰说：“你说吧，要我如何？”

沈霞琳道：“兰姊姊不能商量，一商量她一定拒绝不允……”

杨梦寰骇然说道：“你是说咱们要动强么？”

沈霞琳道：“嗯！你要这么说也不能算错。”

杨梦寰摇摇头道：“这事不行，这是一步足辱盛名，终身大憾的棋。”

沈霞琳道：“除非你能想出更好的法子，不答应也得答应。”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琳姊姊说的不错，目下是只有这个法子了。”

杨梦寰回顾了赵小蝶一眼，道：“你也同意这办法么？”赵小蝶道：“我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只好照着琳姊姊的意见作了。”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不再答话，心中却是不以两人之言为然。

沈霞琳目光转动，扫掠了杨梦寰和赵小蝶一眼，道：“现在，咱们就决定如此做了，小蝶妹妹要牢牢记好，我一使眼色，你就陡然出手，点兰姊姊的穴道。”

赵小蝶点点头，道：“我一切遵照姊姊的吩咐就是。”

沈霞琳目光盯注在杨梦寰的脸上，柔声说道：“寰哥哥，这些年来，我没有勉强过你一件事，这一次要救兰姊姊，希望你听我一次话。”

杨梦寰仰脸望天道：“如若咱们做错了呢？”

沈霞琳道：“咱们做的也许错了，但也可能做对了，如若是一点不做，那是非错不可了。”

赵小蝶接道：“兰姊姊存心想死，就算咱们做错了，她也是寻死一途，一个人不能死去两次，是不是？”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家岳如在此，咱们能和他商量一下，那就好了。”

赵小蝶摇摇头，道：“你是说李沧澜么？”

杨梦寰道：“不错，正是他老人家，他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必可想出良策。”

赵小蝶道：“他是大英雄，大豪杰，但却未必能了解女儿心，兰姊姊强煞了，也是女人啊！”

沈霞琳道：“事情决定了，那就不要谈了，此刻，时间还早，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晚上，如能一鼓作气，杀死了陶玉，然后，再解决兰姊姊的事，江湖上也可为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好过。”

杨梦寰心知此刻反驳她，亦是无用，索性不再多言。

三人找了一处秘密所在，盘坐调息，准备应付晚上大战。杨梦寰心中一直想着沈霞琳的办法，左思右想，一直是觉着不对，但又想不出好的办法。

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沈霞琳站起身子，道：“走吧，咱们到那森林边，不要误了事情。”

她一向柔弱，缺乏主见，事事都听人安排，但此刻突然振作了起来，毅然主持全局。

杨梦寰、赵小蝶站起身于，三人借夜色掩护，奔向林侧。暗幕低垂，四周景色，完全为夜暗掩去。

突然间，那林木旁侧，亮起了一道火光，闪了一闪，重又熄去了。

赵小蝶一提真气，道：“那火光必是一种暗记，我去瞧瞧，你们在此稍

候。”

正待纵身而起，却被杨梦寰一把抓住，道：“不可造次。”赵小蝶低声道：“放开我，咱们守在这里，也许会错过了兰姊姊和陶玉之约。”

谈话之间，瞥见一条人影，缓缓走了过来，直向三人停身之处。

凝目望，夜色中隐隐可辨那人影十分娇小。

杨梦寰一推霞琳和赵小蝶，低声说道：“这人可能是童师姊，咱们三面包围，如若不是童师姊，那就一举搏杀。”

赵小蝶、沈霞琳应了一声，齐齐站起身子，三面向那人影围去。

三人动作奇快，一齐发动，有如脱弦之箭，眨眼间，已把那人影围了起来。

那人胆气很壮，虽然被三人围了起来，但却毫无惊慌之态。

杨梦寰右掌蓄劲，冷冷喝道：“什么人？”

那黑影身材娇小，脸戴了一面纱，伸手拉下面纱，低声说道：“小声一些。”

沈霞琳低声叫道：“童师姊？”

来人正是童淑贞。

杨梦寰道：“事情有了变化么？”

童淑贞道：“见到朱姑娘了么？”

杨梦寰摇摇头，道：“没有见到，陶玉已经来了么？”

童淑贞道：“陶玉已经带了两个高手，随身相护离开森林，大约去会朱姑娘了。”

杨梦寰道：“那个方向？”

童淑贞道：“正东方向。”

杨梦寰道：“很远么？”

童淑贞道：“不会很远……”

杨梦寰未听完话，人已转身向正东方位奔去。

童淑贞低声道：“不要慌。”

杨梦寰道：“姊姊还有什么吩咐么？”

童淑贞道：“正东方两里左右处，有一座三丈多深的山谷，谷中一片平坦，那确属武林人物动手的好地方，三位先到那边瞧瞧，如是不见朱姑娘和陶玉，三位请守在那里别动，我再去通知你们。”

杨梦寰道，“好，就此一言为定。”

转身向前奔去。

赵小蝶、沈霞琳，齐齐追在杨梦寰身后，全力奔行。

三条人影，有如赶月流星，夜色中，带起了一片衣袂飘风之声。

果然，三人奔行了两里左右，见到一个深谷，这道深谷，由山峰上绵延而下，到了平地，仍然是一条深沟。

凝目望去，果见谷中有几个人影，相对而立。

杨梦寰一提气，当先而下，赵小蝶、沈霞琳相随跃入谷中。

三人已有了计议，落人谷底，立时分开去，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沈霞琳高声说道：“兰姊姊，我们助拳来了，今夜非杀死陶玉不可。”

凝目望去，只见陶玉带着两个黑衣劲装大汉，三个人扇形而立，面对朱若兰。

朱若兰却是单人匹马而来，只是背上多了一支斜插的长剑。

陶玉回目一顾杨梦寰和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三位追踪之能，实叫兄弟佩服，看起来，我手下必有奸细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人果然是聪明得很，一转念间，就想出当中内情。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陶玉，难道你认为你的逃避之术，也是天下独步么？”

陶玉道：“兄弟自信行经之处，未留痕迹，诸位如无内线，决难追踪到此。”

赵小蝶道：“朱姑娘呢？难道她也有内应接应不成。”

陶玉道：“那不同……”

赵小蝶接道：“那里不同了？”

陶玉道：“朱姑娘是我等故意诱她而来，诸位却是追踪而至。”

一直木然耐，不讲话的朱若兰突然接口说道：“陶玉，今日只怕比不成了。”

陶玉淡淡一笑，道：“随便姑娘作主，此刻，姑娘的实力，又比在下强了。”

朱若兰道：“我要和你单打独斗、不许别人插手，而且一定要分出生死，不死不休。”

陶玉目光一掠赵小蝶等，说道：“这个么？在下自然奉陪了。”

沈霞琳道：“陶玉，你想的很好啊！”

陶玉道：“怎么样，杨夫人有何高见？”

沈霞琳道：“今晚上，既然叫我们遇上了你，那只有两个结果，不是我们死于你手，就是你被我们所杀，这一次，我们实该有一个结果了。”

陶玉淡淡一笑。道：“在下只要招呼一声，四外立刻可以招来很多助拳之人。”

沈霞琳目光转到朱若兰的脸上，道：“姊姊，今日不该再放过他了。”

朱若兰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沈霞琳唰的一声，抽出长剑，道：“陶玉你亮兵刃吧。”右腕一振，直刺过去。

陶玉身子一侧，左首一个大汉，快速绝伦的拔出了兵刃，当的一声，震开了沈霞琳手中兵刃。

那是一柄厚背雁翎刀，份量十分沉重，封开沈霞琳一剑，立时反击，唰唰唰，连攻三刀。

沈霞琳心中暗道：这人武功不弱。避开三刀，长剑“金丝缠腕”，向那大汉手腕之上刺去。

那大汉一沉腕势，避开了一剑。

杨梦寰冷眼观察，发觉那执刀大汉确非泛泛之辈，不知何以竟然不认识他。

忽然间，心念一转，暗道：“这陶玉诡计多端，也许这两个大汉，都已经过了易容。

当下翻腕抽出长剑，主动的攻向另一个大汉。

另欣汉骤不及防，几乎被杨梦寰一剑刺中，匆忙间，闪身退开五尺。

杨梦寰道：“不用紧张，你亮出兵刃来吧！”

其实，不用他说，那黑衣大汉，已然从背上拔出了两柄长剑，双手各执一柄，分由左右，一齐攻来。

杨梦寰右手长剑举起，一挥之间，由“抽梁换柱”变成了“春云乍展”。

但闻叮叮两声金铁交鸣，那黑衣人手中双剑，尽被震开。杨梦寰试过一招之后，心中暗暗惊道：这人的内力不弱。心中念转，手中长剑却展开了一阵快攻，追魂十二剑绵连出手。

那个执双剑的大汉，被杨梦寰一轮快攻逼的连连后退，手中空有双剑，却是无法施展。

杨梦寰杀机已动，剑招愈来愈是奇幻，毒辣，剑剑直向着那黑衣人的要害。

陶玉冷眼旁观，眼见两个随来大汉，分被沈霞琳、杨梦寰逼的余下招架之力，但自己仍然不肯出手相助。

朱若兰站在旁侧，若有所思。

赵小蝶双目神凝，盯注在陶玉的脸上，只要陶玉稍有举动，立时快速抢攻。

恶斗中，突闻得一声惨叫，杨梦寰手中长剑，奇招突出，斩断了对手一条左臂。

但那黑衣大汉强悍绝伦，断去一臂之后，仍然是不肯停手，右臂单剑，守中有攻。

杨梦寰又和那大汉斗了数合，心中大奇，暗道：一个人，如是忍受断臂之痛，就是还有能力反击，也不过是强忍痛苦，攻出一招、两招，似这般连撑数合的事，实是大有研究。

心中念转，手中长剑却突出一招“吞云吐月”，逼开那大汉手中长剑，寒芒过处，人头飞起。一股鲜血，冲起了四五尺高，尸体才缓缓倒地。

杨梦寰举起手中长剑，就那大汉尸体擦去鲜血，缓缓说道：“陶玉，在下想先和你单独动手，如若在下不是敌手，再由赵姑娘代替在下。”

陶玉望了那尸体一眼，道：“好！今日要叫几位见识一下我陶玉的真才实学。”

突然扬手一掌，直对杨梦寰劈了过来。

杨梦寰手中长剑疾起，横向陶玉小臂之上斩去，口中喝道：“陶玉，你不亮兵刃，是自找苦吃了，我……”

陶玉冷冷接道，“杨大侠先胜了我一只肉掌之后再说。”答话之间，右掌一沉，避开了一击。

突然间，金光扑面，直向杨梦寰脸上袭来。

双方距离很近，几乎吃那金光击中，匆忙之间，挥剑一挡。

一阵金铁交鸣过去，那金芒被长剑挡开。

凝目望去，那金芒正是陶玉双腕上套的金环。

只见他一挫腕，那被杨梦寰飞的金环突然一沉，又被陶玉收在手中。

原来，他那金环之上，有一道细而坚牢的白线系着，可以收发随心。

就在杨梦寰震开金环的同时，陶玉左腕一抬，又是一道金芒飞出，直击向杨梦寰丹田要害。

彼收此发，得心应手。双方距离既近，那金环来势又快，杨梦寰来不及挥剑击挡，一吸气，陡然间退开三尺。

只见陶玉右腕一挥，收回金环突又飞出，击向前胸。

杨梦寰吃了一惊，忖道：好快的金环。

右手长剑平伸，剑尖寒芒，闪起了一片剑花。

只听铮铮两声，那金环和长剑，连续撞击两下。

陶玉冷笑一声，道：“杨兄，兄弟这金环变化如何？”

喝声中，金芒乱闪，两个金环交错飞转，幻起了无数的光圈，分由四面八方，袭了过来。

杨梦寰暗运内力，长剑疾举，口中冷冷喝道：“不见得有何惊人之处。”

手腕震动，手中长剑也幻起一片剑花。

金芒银花，闪转中，又是一连串金铁交鸣之声。

陶玉心中暗道：这杨梦寰在拳剑之上，果然是下了工夫，同样的几招剑式，我陶玉决难胜他……。

心念转动之间，又一声惨叫传来。

转眼一掠，只见和沈霞琳动手的大汉，也伤在了沈霞琳的剑下，生生被斩作两断。

沈霞琳一剑得手，目光突然转到了赵小蝶的身上，道：“你怎么不动手？”

赵小蝶低声应道：“我看兰姊姊没有出手……”

她本该说我要看着朱若兰，怕她逃走，不能出手才是，但却不便说明。

沈霞琳低声说道：“别忘了，我告诉你的话。”

长剑一振，攻向陶玉。

她剑术、功力，均不如杨梦寰甚多，如若陶玉单打独斗，只怕难过五十合。

但此刻，她和杨梦寰联剑出手，却有着不相同的情势。

陶玉双手变化万端的一对金环，尽为杨梦寰施展开的长剑，接了下来，沈霞琳一支长剑，尽成了进手的招术，看上去，剑势凌厉，招招都指向陶玉的大穴要害。

赵小蝶举步行到了朱若兰的身侧，道：“兰姊姊，你说杨梦寰的剑术如何？”

朱若兰道：“朴实无华，剑剑踏实地，看似平淡，实则极难，如若单说剑术上的成就，咱们都非他的敌手。”

赵小蝶又向朱若兰行近了一步，问道：“兰姊姊，陶玉那双环飞击招术，倒也是新奇的很。”

朱若兰道：“嗯！有些地方，很像少林门中的飞钹取敌之法，但变化之奇，又有过之……”

赵小蝶接道：“这种招术，难道也记载于那‘归元秘笈’的夹层之中不成，不然，我怎么记不起双环的招术？”

朱若兰道：“我想‘归元秘笈’上既有记载，也不似陶玉的双环变化，但那陶玉也无能自行创出这一套环法，必然受了什么启示，再加上自己研究，创出这一套飞环的打法。”

赵小蝶道：“兰姊姊，他们这样打下去，你说那一个输？”朱若兰道：“陶玉的伎俩，决不止此，不知他何以不施展？”赵小蝶又向朱若兰行近了一步，道：“兰姊姊，陶玉不敢施下辣手，可是对我们有所顾忌么？”

朱若兰道：“他怕伤了杨梦寰，咱们一齐出手，也是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原因。”

赵小蝶暗中运集功力，贯于右手之上，问道：“兰姊姊，咱们如若出手相助，是否可以生擒陶玉？”

朱若兰道：“很难说，陶玉所以迟迟不敢施下毒手，也许就是因为咱们守在旁侧之故。”

赵小蝶心中暗作盘算道：此刻我如能出其不意，陡然下手，点了兰姊姊的穴道，必可成功，但如陶玉在此设下埋伏，我点了兰姊姊的穴道，不但少了一个武功最强的帮手，我们三人之中，还要分出一个人来保护于她，岂不自缚手脚么？眼下之策，只有先杀了陶玉再说了。

心中念转，低声说道：“姊姊，可否出手，助他们一臂之力？”

原来，她想到如若自己出手就无法再行监视朱若兰了这才出言激说，要朱若兰自己出手。

朱若兰回顾了赵小蝶一眼，道：“你为什么不出手，助他们呢？”

赵小蝶无法讲出心中所思，微微一笑，道：“好！咱们一齐出手如何？”

朱若兰道：“暂时还用不到我出手。”

赵小蝶偷眼打量了朱若兰一眼，只见她神情冷漠，不似以往那等和蔼，心中暗道：兰姊姊果然变了，看来只有按沈家姊姊的办法对付她了，当下又往朱若兰靠近了一步。

这时，场中激斗更烈，杨梦寰、沈霞琳，双剑如狂风急雨一般，全力抢攻。

但那陶玉的双环，也是愈打愈见熟练，盘空飞舞，收发随心。

杨梦寰、沈霞琳攻势虽然猛恶，但看情形却无法制住陶玉。

赵小蝶心中暗道：就眼下情势而言，第一要事，先行搏杀陶玉，一向柔弱的沈霞琳，此刻，突然间变得十分坚强，如今，我既然不忍对付兰姊姊，无法下手，何不把对付兰姊姊这个难题，交给沈霞琳去办呢？心念一转，突然欺身而上，低声喝道：“琳姊姊，小妹替你下来。”

口中说着，双掌却已连环劈出。

赵小蝶虽是赤手空拳，但她武功强过沈霞琳甚多，强大的暗劲，直逼过去。

陶玉动如灵蛇的双环，顿然被逼得一缓。

杨梦寰看出空隙，唰的推出一剑，在陶玉左肩上划了一道血口。

沈霞琳收剑而退，正待开口说话，赵小蝶已抢先施展传音之术，说道：“琳姊姊，小妹不能对付兰姊姊，只好请你代劳了。”

沈霞琳回顾了朱若兰一眼，大步行了过去，欠身一礼，道：“兰姊姊好？”

朱若兰冷漠的说道：“没有死，自然不错了。”

沈霞琳自和朱若兰相识以来，从未见过她这等冷漠的对待自己，不禁一怔。”

但闻赵小蝶娇叱之声，传了过来道：“陶玉，今日此谷就是你授首之地。”

回目望去，只见赵小蝶双掌连连劈出，内力若排山倒海般直涌过去。

陶玉手中的双环，已被赵小蝶掌势中带起的潜力，迫得施展不开，不似刚才那般的收发自如。相反的，杨梦寰手中长剑更见威猛，剑势如水银泻地，逼得陶玉险象环生。

激斗中，突闻嗤嗤两声，陶玉身上又中了两剑。

两剑深入肌肤，鲜血泉涌而出。

那一向畏死的陶玉，这一次好像是认了命一般，身上三处剑伤，血透

衣衫，竟是不发一言。

沈霞琳眼看赵小蝶、杨梦寰已握胜算，心中暗道：今日能够杀了陶玉，武林中的纷争，或可从此平息了。心中念转，不禁回顾了朱若兰一眼。

朱若兰神情冷峻的说道：“沈霞琳，快快准备……”

沈霞琳茫然接道：“准备什么？”

朱若兰道：“救助杨梦寰或是赵小蝶。”

沈霞琳道：“姊姊，你在说些什么？”

朱若兰道：“我说在三十合之内，赵小蝶或杨梦寰两个人中必然有一个受伤。”

沈霞琳凝目望，只见双方搏斗之势，仍然保持着前状，陶玉满身是血，只有着招架之势，心中大感奇怪，道：“姊姊，此刻之局，赵姑娘和寰哥哥已然占尽了优势，他们怎会落败呢？”

朱若兰道：“不信你就看着吧！”

沈霞琳本想出其不意，点了她的穴道，听她这么一说，哪里还敢出手。

她心中明白，如若朱若兰说的不错，这两人遇上危险，自己是决然无法解救，只有凭仗朱若兰之力了。

但闻朱若兰语气平和的说道：“沈霞琳，你们打算如何算计我？”

她一向呼她霞妹妹，此刻连姓带名的叫了出来，听在沈霞琳的耳朵中，大感刺耳。

沈霞琳回目望了朱若兰一眼，低声说道：“我们对姊姊感激还来不及，哪里敢暗算姊姊呢！”

朱若兰冷笑一声，道：“你们太低估我了……”

语声未落，场中情势已变。

陶玉陡然反击，双环一起出手，击向了赵小蝶，人却扑向了杨梦寰。

赵小蝶见双环挟着一股啸风之声，破空而来、不敢大意，纵身避让开去。

陶玉迫退赵小蝶，使她无法发掌相助，快速绝伦的欺近杨梦寰，右手一抬，抓住了杨梦寰的右腕。

这一招手法奇奥，杨梦寰心中虽然想让避。却是让避不开。

陶玉冷笑一声，道：“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右手加力，正待夺下杨梦寰手中长剑，忽觉一股掌风撞来。蓬的一声，正击在左肩之上。

原来，杨梦寰被陶玉一招拿住右腕，陡生拼命之心，左掌抬起，直击过去。

陶玉料不到他右腕被拿之下不思解救，竟然出掌反击，一时闪避不及，被击中左肩，匆匆间，右手加力一带，飞起一脚踢在杨梦寰左胯之上。

两人各自受了一下重击，彼此向后退了两步。

杨梦寰身了摇了两摇，站立不稳，一跤跌倒在地上。

陶玉却勉强支持，站稳身子，未倒下去。

沈霞琳突然纵身一跃，扑到杨梦寰的身侧，道：“寰哥哥，伤得很重么？”

杨梦寰沉声说道：“我不要紧，不用管我，快些对付陶玉。”沈霞琳抱起了杨梦寰道：“他受伤不轻，今夜是死定了。”这时赵小蝶已然避开了双环，缓步逼到了陶玉身侧，冷冷对陶玉，道：“陶玉，你还有再战之能么？”

陶玉摇摇头，道：“杨梦寰功力精进，大出我意料之外，临危发拳，打断了我的肩骨。”

赵小蝶道：“就算你没有了再战之能，我也是一样下得毒手杀你。”

挥手一指，疾向他穴道上点去。

陶玉一侧身躯，避过一击，道：“你不能杀我。”

赵小蝶道：“为什么？”

陶玉道：“除非你们都已下定了必死之心。”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哼！你死在眼前，还耍什么花样？”陶玉道：“我说的句句实言。”

赵小蝶怒声喝道：“我不信你的鬼话。”

陶玉道：“你如肯长长吸一口气，就觉出在下所言非虚了。”

赵小蝶突然一脚，无声无息的踢在陶玉腿上，只踢得陶玉闷哼了两声、跌翻了两个跟斗。

然后，长长吸一口气。

陶玉翻了两个跟斗之后，挣扎着坐了起来，道：“姑娘可觉出有异么？”

赵小蝶道：“不用再故作惊人之言，我怎么觉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

陶玉道：“在下如不说明，也许姑娘不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姑娘适才长长吸一口气，可曾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么？”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不错，怎么样？”

陶玉仰脸打个哈哈，道：“咱们如若完全死去，五年之内，江湖上即将掀起另一声争夺‘归元秘笈’的风波，我陶玉不忍独死，拖着几位奉陪……”

目光一掠朱若兰等接道：“有几位这般如花似玉的姑娘陪着我，陶玉死亦无憾的了。”

赵小蝶道：“我瞧你是在痴人说梦，你倒是死定了，我们倒未必会奉陪于你。”

陶玉道：“那一股淡淡幽香，并非山花气味……”

赵小蝶接道：“毒香，你陶玉惯用的恐吓伎俩。”

陶玉道：“九幽奇香，凡为此香所毒之人，五日之后，此毒才会发作，而且发作之后，也不会死，体力渐减，武功也逐渐消失，包括我陶玉在内，凡目下在场之人，都已经中了九幽奇香。”

赵小蝶怔了一怔，道：“不杀你也是没有救了……”

陶玉道：“有，那解毒之药，藏在一处隐秘所在，只有我陶玉一人知晓。”

赵小蝶道：“好！我一刀一刀的割死你，看你讲不讲出那藏药之处。”

陶玉摇摇头。道：“我不会讲出来，因为，我觉着非死不可的时候，在下自会在适当的时机，自行了断的。”

一直未曾开口的朱若兰，人刻却突然接口说道：“陶玉，你一向贪生畏死，为什么今宵会这样大方，大有不畏死亡的豪气。”

陶玉仰天打个哈哈，道：“在下原和诸位有约，三月之后，在南岳一较长短……”

朱若兰接道：“但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陶玉道：“如若我不改变心意，在下也不会答应你朱若兰在此地相晤了。”

杨梦寰道：“为什么你又改变了心意呢？”

陶玉哈哈一笑，道：“杨兄，素知兄弟不做吃亏的事，是么？”

杨梦寰道：“正是如此。”

朱若兰道：“还有一事，叫人思解不透，你约我在此相晤，早有预谋，何以，不见你在此地埋伏下人手相助呢？”

陶玉目光转动，扫掠了几人一眼，突然厉声喝道：“你们一向说我陶玉心狠手辣，但诸位之中，却有一人，比起我陶玉更为阴狠，歹毒了。”

朱若兰、杨梦寰、赵小蝶，齐齐一呆道：“怎么回事？”

陶玉道：“诸位之中，是那一个遣派了一位高手奸细，混入我的手下，暗中下毒，使在下和七十余位属下，尽皆中了奇毒……”

这消息太过震动，朱若兰、杨梦寰等，都不禁为之一呆。

但闻陶玉冷冷说道：“在下发觉此事，为时已晚，我大部属下，都被奇毒侵入内腑……”

沈霞琳接道：“我说呢，怎么不见你陶玉在此布下埋伏。”陶玉冷冷说道：“因此，在下不得不垂死反击，布下九幽奇香……”

抬眼一望朱若兰，道：“在下当初心意，只望能毒得朱若兰一人，想不到你杨大侠和赵姑娘，竟然也夫妇都赶来送葬了。”语声微顿，纵声大笑，道：“此刻，诸位都已经中毒很深，在下就算说了实话，那也是不要紧了。”

朱若兰神色肃然的说道：“陶玉，我们没有相约而来……”

陶玉道：“但你们却全部中了我的九幽奇香，哈哈，你们毒死了我陶玉和属下七十余人，我陶玉只毒了你们数人，算起来，我是吃亏很大了……”

目光一转，望着杨梦寰，道：“我本可在动手相搏中取你之命，但因我已然毒性发作，无法再支持下去，急欲求胜，才给你以可乘之机，如若论武功成就，在下可在百合内取你之命。”

杨梦寰知他所言，虽然稍显夸张，但并非子虚，当下默然不语。

沈霞琳突然站起身子，道：“陶玉，我现在明白了，你想以我们几人之命，换你的性命，是么？”

陶玉道：“也可以这样说吧！”

杨梦寰冷冷说道：“我们宁可陪葬，也不会解你之毒。”

陶玉道：“有一事，只怕你杨大侠死不瞑目。”

杨梦寰道：“什么事？”

陶玉道：“我死之后，那‘归元秘笈’流散江湖，数年后，也许有无数陶玉，出现江湖。”

杨梦寰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就算你说的是实话，那取得‘归元秘笈’之人，也是你陶玉亲信属下，可是你属下都已中了奇毒，和你一般的难以再活多久。”

陶玉冷冷说道：“杨兄又错了，在下早把‘归元秘笈’分存各处，每一处，都有两人知晓，在下早已分派了人手，百日之后，不用在下再下令告诉他们，他们自动会赶往那存放‘归元秘笈’之处，取出‘归元秘笈’，那些人有一半不在在下身边，纵然在下身边之人全死去，那也不妨害‘归元秘笈’流传江湖。”

沈霞琳道：“你死之后，我们会追杀你所有的属下，不会让他们逃脱一个。”

陶玉冷冷说道，“你们也只有七日好活，七日时光中，你们决然无法追杀我陶玉所有的属下。”

纵声大笑一阵，又道：“我陶玉一人之死，能使得诸位陪葬，那是死而无憾了。”

沈霞琳眼望着朱若兰，道：“兰姊姊，咱们是否真的中了陶玉的九幽奇香之毒？”

朱若兰点点头，道：“如若我不骗你，他讲的不是谎言。”只听一个清冷声音，遥遥传了过来，道：“不要怕，我已取得他九幽奇香的解药。”

声落人现，一个矮小的黑衣人，陡然出现在群众之间。

陶玉望了那黑衣人一眼，冷冷说道：“你是谁？好面熟的衣服。”

那黑衣人缓缓说道：“洗马小厮。”

举起衣袖，拭除了脸上的油污。

油污去后，露出了一张清秀的面孔。这张脸在场四人都十分熟悉，正是沈霞琳的师姊童淑贞。

陶玉脸色一变，说道：“原来是你，童淑贞……”

童淑贞道：“不错，是我。”

陶玉道：“我早已对你动疑，早该杀了你。”

童淑贞道：“可是你没有杀，现在，想杀已经晚了。”

陶玉道：“在我们身上用毒，那是你的手笔了？”

童淑贞道：“不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一向喜欢暗算别人，我暗中下毒，那也不算有伤阴德了。”

陶玉冷冷说道：“我不信你能取得那九幽奇香的解药。”

童淑贞道：“不信，就给你瞧瞧。”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

陶玉突然大喝一声，直向童淑贞身上扑了过去。

童淑贞早已有备，身子一闪避开，回手拍出一掌。

但闻蓬然一声，击个立着。

陶玉身子打了两个转身，一跤跌摔在地上。

童淑贞疾快的退后三步，把玉瓶收入怀中。

陶玉一跃而起，不顾伤痛，又向童淑贞扑了过去。

沈霞琳身于一侧，长剑闪动，横里斩出一剑。

陶玉匆忙间闪避不及，举起左臂一挡。

寒芒闪过，沙的一声，陶玉整个的一条左臂，齐肘而断。

陶玉闷哼一声，向后退了两步。

沈霞琳看他全身如浴血中，心中大生不忍，轻轻叹息一声，道：“陶玉，你一生作恶多端，今日落此下场，那也是你的报应了。”

陶玉咬牙苦撑，目光一掠朱若兰和赵小蝶，冷冷说道：“今日你杀了我陶玉，三五年后，武林中将有十个陶玉出现，还望你们三思。”

童淑贞冷笑一声，接道：“你把那‘归元秘笈’，放置何处，我已探听明白，这法子，你又白费心了。”

陶玉早已受伤很重，此刻又断去一条小臂，痛苦莫可言喻，但却为一缕求生之念，强自支撑，还想保下性命，当下，厉声说道：“你知它放在何处？”

童淑贞冷冷说道：“在你身上……”

语声微微一顿，道：“你不过想借此施展诡谋，求生罢了。”陶玉脸色一变，道：“童淑贞，我早该杀了你。”

章淑贞道：“可是现在晚了。”

赵小蝶突然欧前一步，伸出手，道：“陶玉，那‘归元秘笈’原本为我所有，现在，可以归还给我了。”

陶玉只疼的全身微微颤抖，但他却咬牙苦撑，右手一挥，撤去上衣，探手从贴肉衣中，摸出“归元秘笈”，冷冷说道：“赵姑娘当真想取回‘归元秘笈’么？”

赵小蝶道：“不错。”

陶玉哈哈一笑，道：“在这‘归无秘笈’夹层之中，确实记载了几种奇奥的武功，可是，和我陶玉昔年所习的武功路数不对，以致练来事倍功半，迄今尚无大成，但如你赵姑娘依法习练，那就大不相同了。”

赵小蝶望着陶玉手中的“归元秘笈”，神色肃然的说道：“陶玉，不论如何动人的话，只要从你口中说出，那就不能相信，不用在我面前施展诡计了……”

语音微顿接道：“你如还了我‘归元秘笈’，我可以少让你受些折磨，这是唯一的条件了。”

陶玉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看四女分站四个方位，如若在平常之日，那是不难闯得出去，但此刻情势不同，断臂、内伤、毒发，早已无能再战。

但他天性阴险，虽然在绝望之中，仍不忘记挑拨别人火并，转脸望着朱若兰，道：“朱姑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要告诉姑娘几句话。”

朱若兰道：“你说吧！不过，别想让我救你。”

陶玉道：“这数十年来，武林中风雨如晦，不见停息，大家都是为了这本秘笈。”

朱若兰道：“那要看什么人握有这本秘笈了。”

陶玉道：“据在下阅读那夹层中记载，却有几种流入魔道的恶毒武功，只要练成那些武功，不但天下再无敌手，而且人性也将沦入魔道，随着大变，姑娘如想使江湖减少纷争，只有毁去这‘归元秘笈’，至低限度，也要掌握你朱姑娘手中。”

朱若兰接道：“好！你拿给我。”

陶玉缓缓伸出手来，递过“归元秘笈”。

朱若兰正待伸手去接，却闻童淑贞大声喝道：“不要接它。”

沈霞琳长剑一挥，又横里削了过去，口中说道：“哼！我也不信他那样好心。”

陶玉已被沈霞琳斩掉一臂，是以特别小心，看剑势削来，立时缩臂收回。

童淑贞冷冷说道：“陶玉，你就要死了，还存着害人之心。”陶玉冷冷说道：“臭丫头，我那里有害人之心了？”

童淑贞缓缓说道：“你手中那本‘归元秘笈’上，早用毒药浸过了。”

陶玉道：“胡说八道。”

童淑贞冷笑一声，道：“可惜我早已知晓那本真‘归元秘笈’，藏在你身上何处，这本假‘归元秘笈’，自然是伪制的浸毒之物了。”

陶玉半身都已被鲜血染透，双目圆睁，瞪着童淑贞，直似要冒出火来。

突然间，陶玉纵跃而起，一个翻身，直向杨梦寰扑了过去。

在场中人眼看他对童淑贞的痛恨，想他跃起一击，定然会扑向童淑贞，却不料他竟转身扑向了杨梦寰，大出在场之人的意外。

朱若兰吃了一惊，但已来不及相救，娇叱一声，全力劈出一掌。

沈霞琳、赵小蝶，同时跃身而上，扑了过去。

杨梦寰左胯伤的很重，一条腿，已然无法应用，但却忍疼跃起，全力发出一掌。

但闻蓬然一声大震，陶玉和杨梦寰掌力先行接实。

双方都在重伤之下，全力对了一掌，同时闷哼了一声，向后倒去。

赵小蝶一伏身，避开朱若兰击出的一股强大潜力，双手齐出，抱住了杨梦寰。

原来，陶玉被杨梦寰反击的掌力，震了开去，使朱若兰打出的一记劈空掌力落空。

沈霞琳眼看杨梦寰和陶玉对拼一掌之后，吐出一口鲜血，心中痛惜至极，用出全身气力，投出长剑。

一道白芒，破空飞去，由陶玉胸下肋间穿过，长剑透体，余力不衰，波的地声，把陶玉钉在一丈外一株矮松之上。

这时，陶玉余力已尽，被钉在树上，自然是无能再行挣扎。

沈霞琳投出长剑之后，却未再多看一眼，急急奔到了赵小蝶的身边，说道：“寰哥哥。”

杨梦寰启开双目，微微一笑，却未出一言。

沈霞琳来不及从怀中摸出绢帕，用衣袖拭去了杨梦寰脸上的血迹。

凝目望去，只见他脸色苍白，显是受伤甚重。

一阵山风吹来，那跌落地上的“归元秘笈”被吹得不时的翻动。

朱若兰目光一转，望了那“归元秘笈”一眼，缓缓说道：“这才是真本‘归元秘笈’。”

但却无人去捡它，一直被武林人物视如奇宝珍逾性命的“归元秘笈”，此刻，却有如顽石、弃履。

童淑贞缓步走到陶玉身前，冷冷说道：“陶玉，你还能说话么？”

陶玉内功精湛，心思精密，如非那童淑贞，先使他服下毒药，决不会轻易为人所伤，使自己的计划全盘破坏，心中对童淑贞的痛恨，实在已到了极处，但他此刻，人被钉在树上，伤势奇重，连骂那童淑贞的气力已是没有，睁开眼睛，望了童淑贞一眼，重又闭上双目。

童淑贞看到他凄惨的情形，心中忽生不忍之情，伸手拔出长剑，道：“陶玉，你今日身遭此报……”

忽然啊呀一声，弃丢长剑，拍出一掌。

原来，她拔下长剑之后，左手扶住了陶玉，陶玉内毒发作，外伤惨重，但他心中对童淑贞的积愤未消，尽然拼尽了全身余力，狠狠在童淑贞臂上咬了一口。

童淑贞碎不及防，竟被陶玉一口咬下了一块肉来，本能的伸手拍出一掌。

但闻蓬然一声，掌势正击在陶玉的右颊之上。

这一掌落的甚重，陶玉被打的连翻了两个转身，牙齿大半脱落，摔倒在地上。

这时的陶玉，已然不成人形，断臂缺齿，满身鲜血。

童淑贞伏身捡起长剑，奔到陶玉身前，举起手中长剑，冷冷说道：“我要把你乱剑斩碎。”

陶玉瞪着满布血丝的双目，道：“我该大获全胜，一举间生擒朱若兰，击毙杨梦寰，待三月后的衡山大会，再杀几个首脑人物，震慑人心，宣布我天下霸主之尊，但却被你从中破坏……”

喘息了两口气，高声接道：“你这个小贱人，在我身上下毒，使我武功失去，预布的阵势、援手，亦被你药物所毒，无法赶来相助，我恨不得挖你之心，食你之肉。”

童淑贞冷冷说道：“这两句话，也是我要说的话，挖你的心，食你的肉……”

伸出长剑突然在陶玉肋间一挑。只听波的一声，又挑出一个金色的盒子来。

童淑贞捡起盒子，连同解除九幽奇香的解药，行到杨梦寰身前，道：“杨师弟，这瓶中，是九幽奇毒的解药，金盒中放的什么？我却无法知晓，但我常见陶玉掏出金盒，打开瞧看，想来亦非平常之物，我……”

杨梦寰强行振作精神，接道：“师姊有何吩咐，尽管请说。”童淑贞道：“你先收起这两件物品。”

杨梦寰依言接过，道：“师姊还有何事？”

童淑贞回顾了陶玉一眼，道：“他已不能活了。”

杨梦寰道：“除非华佗重生，为他疗治伤势。”

童淑贞道：“那我要把他带走了。”

沈霞琳吃了一惊，暗道：难道她旧情复燃，要带他访求名医治疗。

心中念转，口中却问道，“你要带他到何处？”

童淑贞轻轻叹息一声，道：“找个地方慢慢的杀死他，再掩埋了他的尸体。”

杨梦寰道：“他受苦已经够多，姊姊也不要再折磨他了。”童淑贞道：“你同意了。”转身而行，抱起血人似的陶玉，放开大步而去。

赵小蝶望着童淑贞远去的背影说道：“你不该答应她。”

杨梦寰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我看她像是旧情复燃，也许她会带陶玉去一处十分隐密的地方，疗治好他的伤势，”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当真么？”

赵小蝶道：“我的看法如此。”

沈霞琳道：“我去找她回来。”

杨梦寰摇摇头道：“不用了，童师姊并非是不明事理的人，也许她眼看陶玉受此惨刑，心有不忍，但她如想到了救活陶玉，可能造成的武林大劫，必然会慎重考虑。”

沈霞琳道：“咱们问问兰姊姊看，是否该追她回来？”

转脸望去，那里还有朱若兰的踪影，不禁骇然一震，说道：“兰姊姊走了。”

原来朱若兰趁几人注意那童淑贞时，已悄然而去。

第四十三回 花好月圆

赵小蝶目光转动，只见那“归元秘笈”仍放在原地，在山风中不停的翻动。

杨梦寰、沈霞琳齐齐把目光投注到“归元秘笈”之上，显是，对这本绝世奇书，仍有着无比的关心，要看赵小蝶如何处理此事。

赵小蝶脸上的神情十分复杂，伸出手去，重又缩了回来，双目神凝，望着那“归元秘笈”。

山谷中突然间沉寂下来，静的彼此可闻呼吸之声。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赵小蝶突然回过头来，问道：“杨兄，兰姊姊和我，那一个武功高强呢？”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这个么？很难说了。”

赵小蝶道：“不要紧，你尽管实话实说好了。”

杨梦寰道：“兰姊姊的悟性、才慧，都非咱们能及，时间越长，她的成就越高。”

赵小蝶道：“这‘归元秘笈’之上，有着很多的记载，我如再读它几遍，依照上面述记的要诀练习，很快就可以越过兰姊姊的了，是么？”

杨梦寰一时间，想不出她说话之意，只好点点头，默不作声。

赵小蝶突然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杨兄，你说是否该把这‘归元秘笈’留下呢。”

杨梦寰道：“这虽是一本武学宝典，但也是武林群豪分争的原因，应否留在世间，要姑娘决定了。”

赵小蝶站起身子，摸出一个火招迎风晃燃，道：“如若这‘归元秘笈’化作灰烬武林中至少可以减少去很多纷争。”

伸出手中火招子，点燃了“归元秘笈”。

杨梦寰心中虽然也有着烧了干净之感，但眼看这一部集武学大成的宝典，即将化作灰烬，心中大有不忍之感。

赵小蝶眼看秘笈已被烧燃，说不出心中是何感觉，清澈的双目，缓缓落下两行泪水。

突闻沈霞琳急急说道：“不能烧了那……”

喝声中，直对那“归元秘笈”扑了过去。

赵小蝶伸拦住了沈霞琳，接道：“烧了它吧！留着它害多于益。”

沈霞琳急道：“要留疗伤篇，济世活人。”

赵小蝶一沉吟，道：“不错。”

急急扑熄了燃烧中的“归元秘笈”。

沈霞琳伸手去捡“归元秘笈”，却听得杨梦寰大声喝道：“不要用手捡它。”

沈霞琳缩回右手，问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陶玉不是说过了，在那‘归元秘笈’上，早已有了剧毒？”

沈霞琳唰的一声，抽出长剑，挑动“归元秘笈”，希望能找出疗伤篇来，传诸后世。

那知道一阵燃烧之后，“归元秘笈”已然大部尽化灰烬，只余下一页残篇。

沈霞琳凝目望去，只见那一页残篇上，写着：全籍双修

赵小蝶急急叫道：“这一页不能看。”

沈霞琳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这一页全讲的男女间的私事。”

沈霞琳道：“有关夫妇合修的事？”

赵小蝶道：“正是如此。”

沈霞琳道：“那就留下来吧！”

赵小蝶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留着它干什么？”

沈霞琳道：“也许有用。”

长剑一挑，把仅余的一页残篇，放在赵小蝶的身前，道：“你收着吧！我想也许会有用的。”

赵小蝶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盒，把一页残余的“归元秘笈”放入盒中，藏入怀内。

沈霞琳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寰哥哥，你的伤势如何？”

杨梦寰道：“不要紧，三五日就可痊愈。”沈霞琳道：“那是说，三五日内，你是无法行动了。”

杨梦寰道：“不错，如若恢复正常的行动，总要十日半月才成。”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要去追赶兰姊姊，你不能随同行动，那是如何是好？”

杨梦寰道：“不要紧；你们尽管去吧，我虽行动不便，但自信还可自保，两位先去，我留此地养息，等我伤势好转，可以行动时，再去找你们就是。”

沈霞琳道：“这样太冒险了……”

赵小蝶接道：“这样吧，姊姊留在这里，我去追赶兰姊姊如何？”

沈霞琳道：“不论是你是我，咱们一个人见到兰姊姊谁也没有办法？”

赵小蝶道：“为什么？”

沈霞琳道：“因为，咱们武功都非她之敌，她又不肯再听咱们劝告，唯一的办法，就是暗中出手，点她穴道，两个人一个和她谈话，分她之心，一个陡然出手点她穴道，才能有成功机会，如是一对一和她动手，决无法得手，岂不是相见不如不见么？”

赵小蝶道：“总不能不管杨相公啊！”

杨梦寰道：“不用了，你们快些去吧！追赶兰姊姊要紧。”

沈霞琳道：“我背上你赶路如何？”

杨梦寰道：“这个不成。”

沈霞琳目光突然转到赵小蝶的脸上，道：“赵姑娘，你留这里如何？”

赵小蝶呆了一呆，道：“怎么可以？况且我留下和你留下有何不同？都是一个去见兰姊姊？”

沈霞琳道：“大不相同了……”

赵小蝶道：“那里不同了？”

沈霞琳道：“你武功高强，和那兰姊姊在伯仲之间，你如向兰姊姊身边行去，必然会引起兰姊姊的注意，她如有了防备，你如何能暗算于她。”

顿了一顿又道：“她不会防备我，兰姊姊做梦也想不到，我沈霞琳也敢暗算她呀！”

杨梦寰点点头道：“如若兰姊姊有了警惕，咱们这些人，她该对琳妹妹最无戒心了。”

沈霞琳目光凝注在赵小蝶的脸上接道：“因此，你应该留这里照顾他的伤势，我去找兰姊姊。”

赵小蝶道：“那成什么话？你是他妻子，不留在这里照顾他，要我留在

这里……”

沈霞琳缓缓接道：“不错，杨梦寰是我的丈夫，你和兰姊姊，都是我们的好姊姊，寰哥哥人缘好，大家都照顾他，小妹是由衷的感激不尽，很多年来，我内心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奇想，希望能肩一天，咱们同住在下花山庄，或是同住天机石府。”

赵小蝶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不要担心兰姊姊，她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我们并不完全是儿女私情，而是和整个武林大局有关，这些年来，武林中纷争迭起，从未有过一日平静，小妹的心意，是想请兰姊姊出面主持，咱们几人，合力同心，一口气追杀了武林中所肩的兴风作浪之人，然后，再安抚好人，使武林中，能够有几年风平浪静的日子。”

赵小蝶道：“唉！琳姊姊有这样博爱的用心，小妹自当全力支持。”

沈霞琳苦笑一下道：“可是，眼下最重要的一件，是要先行说服兰姊姊，除她之外，咱们的才智，都不足以主持大局。”

赵小蝶点点头，道：“琳姊姊说的不错。”

沈霞琳道：“你既然觉着我说的不错，那就是答应我留这里照顾他了。”

赵小蝶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不过，他伤势好了之后，我们要到那里找你们？”

沈霞琳道：“这个很难，不过，最迟也不过三个月，我们在衡山群豪大会之上相见。”

目光转到杨梦寰的脸上，柔声说道：“寰哥哥，恕我不能照顾你了，小蝶妹妹武功、智谋，无不胜我十倍，有她照顾你，我很放心，多多保重，我要去了。”

转身缓步而去。

杨梦寰望着沈霞琳远去的背影，叹息一声，道：“她好像忽然长大了很多，懂得了很多事。”

赵小蝶道：“唉！人人都说琳姊姊胸无城府，但遇上了重大事故时，她确是最为坚强，也最有主见，比我强多了。”

杨梦寰道：“以往她不是如此，现在，她变了，变的十分坚强，一反过去的娇弱、寡断。”

赵小蝶长长吁一口气，道：“长大了，总是要变的。”

伸出手去，扶起了杨梦寰接道：“我扶你找一个猎户、樵家，去养息伤势。”

杨梦寰道：“不用了，咱们找一处岩洞，能避风雨，就可以了。”赵小蝶微微一笑，道：“好！我背着你去找吧！”

杨梦寰道：“这叫在下如何敢当，还是扶着我走吧！”

赵小蝶道：“沈霞琳把你交给我，我总要尽我心力照顾你才是。”

不容杨梦寰再多分辨，一把抱起了杨梦寰向前行去。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任那赵小蝶抱着赶路。

赵小蝶登上悬崖，四顾了一眼，直向东南方行去。

杨梦寰伤势不轻，赵小蝶为了要他安心养息，悄然点了他一处睡穴。杨梦寰睡了过去，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醒来时，感觉到痛苦大减。

睁眼看去，只见赵小蝶钗横、发乱，汗透罗衣，想她适才定然为自己

疗伤事费了很大的气力，心中大为感激。赵小蝶举手理一下散乱的长发，说道：“你醒啦。”

杨梦寰道：“多谢姑娘为我疗伤。”

赵小蝶道：“沈家姊姊把你交给我，这自然变成我份内之事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倒是心中藏有一件事，不知是否该告诉你。”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是关于那陶玉的事。……”

杨梦寰道：“陶玉怎么了。”

赵小蝶道：“死了。”

杨梦寰道：“我那童师姊呢？”

赵小蝶道：“也死了，横尸在陶玉的尸体旁边。”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人尸体现在何处？”

赵小蝶道：“在不远处，一座山洞之中。”

杨梦寰探首望望天色，已是快近午时，当下说道：“姑娘可否带在下去瞧瞧呢？”

赵小蝶道：“我考虑是否告诉你，就是怕你去看，你此刻既不悲恸，也不易行动只好好养息，我用真气助你，再服用药物，不但很快可以使伤势好转，而且对武功也有帮助，如若你不肯听话，那就糟了……”

杨梦寰道：“我和童师姊同门学艺，情同手足，这些日子中，如非她从中相助，怕咱们此刻都为陶玉暗算，既知她死亡之事，岂有不拜别遗容之理。”

赵小蝶道：“不看也罢。”

杨梦寰扶地而起道：“告诉我在那个方向？”

赵小蝶看他意志坚决，心知难以拦阻，只好站起身子，道：“还是我抱着你去吧！”

抱起杨梦寰，放腿而行。

赵小蝶轻车熟路，片刻间，到了一个小泉汇集的小潭旁边。

赵小蝶纵身而起，飞上悬崖，在一块大突岩石上停了下来，伸手指着一座洞口，道：“瞧到了么？”

杨梦寰凝目望去，果见两具尸体，横陈在洞中，轻轻叹道：“赵姑娘，放下我，我要仔细的瞧瞧。”

赵小蝶只好依言放下，扶着他行入洞中。

只见陶玉满身残破，倚在石壁间，前胸洞开，心肝俱被挖出！

童淑贞长剑穿心而过，面具完好，显是，挖了陶玉的心肝之后，自绝而死。

杨梦寰看了一阵，黯然说道：“你知道么？我这位童师姊很爱陶玉，但陶玉却骗了她，又把她且于死地，难怪她心中恨他至极了。”

赵小蝶望着两具尸体躺在地上的情景，道：“她不但恨极了陶玉，而且也爱极了陶玉。”

杨梦寰道：“何以见得？”

赵小蝶道：“她如不爱陶玉，何苦陪他身死，她尽可一刀一刀的割死他，以消心中之苦。”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也许姑娘说的对，咱们把这座石洞作为两人安息之地，把洞口封起来如何？”

赵小蝶探首向下瞧了一阵，道：“你在洞中等着，我去搬些山石来。”

足足耗去了一个时辰之久，才算把洞口封好。

赵小蝶背起杨梦寰重回原地，说道：“看到那童淑贞和陶玉的下落，使我联想到那一件事来。”

杨梦寰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自然和你有关了。”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和我有关？”

赵小蝶道：“替你想想，也不禁为你着急，兰姊姊本是位超然物外，不染一尘的神仙人物，但她亦无法克服俗人之见，认为失贞于人，只有一条死亡之路可走……”

语声顿了一顿，又道：“这和童贞淑贞失身陶玉，有些相似。”

杨梦寰道：“大大不同。”

赵小蝶道：“不同的是童淑贞真爱陶玉，有一半自愿献身之心，是么？”

杨梦寰不愿对死去的姊姊，多作批评，望了赵小蝶一眼、未置可否。

赵小蝶突然问道：“兰姊姊如若是真的被污，你准备作何打算？”

杨梦寰道：“兰姊姊有一股华贵的气质，想那天竺妖僧。也不敢真的对她无礼。”

赵小蝶道：“这是我们的看法，别人未必如此……”

语声微顿，神情严肃的说道：“我是说，假如她真的遇了不幸呢？”

杨梦寰呆了呆道：“假如她真的遭遇了不幸，我……”

赵小蝶道：“嗯！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和她成亲结为夫妇，然后才能挽救她。”

杨梦寰道：“如若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得救兰姊姊，那也只好用这一个办法了。”

赵小蝶微微颌首道：“你肯如此，兰姊姊可就有救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救了兰姊姊，但自己是否会终身苦恼呢？”

杨梦寰道：“你是说……”

赵小蝶道：“我是说，当你发觉了，兰姊姊真的不幸已非女儿之身。”

杨梦寰轻轻咳了两声，道：“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也不愿去想它。”

赵小蝶正色道：“你必须要想它，作最坏的打算，如若一切都不幸料中，你该如何去应付它。”

杨梦寰苦笑了一下，道：“好！我慢慢的想吧。”

赵小蝶不再多言，闭上双目边运气调息，然后，再助杨梦寰疗治内伤。

匆匆十日，杨梦寰伤势已经完全痊愈，行动自如，神功尽复。

这十日以来，赵小蝶不但要照顾、疗治杨梦寰的伤势，而且还要为两人的吃喝大伤脑筋，杨梦寰养息之处，四外无人，赵小蝶必得先设法找到食用之物，才能烧来食用。

这日，天亮之后，杨梦寰已运气试出自己伤势全好，目注赵小蝶道：“赵姑娘，我很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照顾，目下我伤势已好，也该去找兰姊姊了。”

赵小蝶道：“奇怪的是琳姊姊也没有一点消息。”

杨梦寰道：“正因如此，才觉得事情严重。”

赵小蝶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她知道我在此疗伤，竟然一去十，不返，不是兰姊姊不听劝告，就是追踪过远，无法赶回了。”

赵小蝶道：“我们此刻去追她们，那也是无法知晓追向何处了”

杨梦寰道：“天涯茫茫，一时间那里去找？”

赵小蝶道：“那也不能守在此地等啊？”

杨梦寰道：“咱们留下暗记，指出咱们去向，她们如能找来，就可依图索骥，找到咱们去处了。”

赵小蝶道：“咱们也该有个去处才是，难道也是行无定址么？”

杨梦寰道：“咱们到南岳去！”

赵小蝶道：“不错，琳姊姊也曾告诉过我。”

两人立刻动手，赶奔南岳衡山而去。

赵小蝶恐怕杨梦寰体力未复，不敢赶得大快，直行了六七日，才到衡山脚下。

杨梦寰暗中查看，似已有很多武林人物，化作游客，四处散布。

那些化装之人，有甚多行动极不习惯，多都分守在各处要隘。

杨梦寰仔细查看一阵，已瞧出这些大都是少林、武当两方门派中弟子改扮。

但那杨梦寰的左顾右盼，也引起少林、武当弟子的留心，传出了暗号，监视着杨梦寰和赵小蝶的举动。

原人，两人为了掩人耳目，也改了装束。

杨梦寰扮作一个采薪的樵子，赵小蝶扮作一个村女。

两人极快发觉受人监视，杨梦寰故意带着赵小蝶绕了半周，行入了一道小谷中去在一处大树之下坐下。

赵小蝶道：“坐在这里干什么？”

杨梦寰道：“借他们之口，传出我们到此的消息。”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那很好，咱们伤他们几人，也可使消息传快一些。”

两人谈话之间，忽见一人，长髯青袍，手执龙头拐，急奔而来。

杨梦寰眼看来人正是岳父海天一叟李沧澜，不便再装，只好上前拜见。

李沧澜道：“你来的很好，我正要找你……”

目光一抬，望了赵小蝶一眼，道：“这位是赵姑娘么？”

赵小蝶一欠身，道：“正是晚辈。”

李沧澜道：“你们随我来吧！”

转身行去。

杨梦寰道：“这四周大部游客，都是少林、武当弟子。”

李沧澜一面赶路，一面应道：“嗯，怎么样？”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这衡山群豪大会，不用举行了。”

李沧澜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那陶玉已经死去，这衡山大会，还要举行什么？”

李沧澜突然停下脚步，道：“你看到他的尸体？”

杨梦寰道：“小婿掩埋了他的尸体。”

李沧澜道：“只有他一个人么？”

杨梦寰道：“还有我童师姊，双尸并陈，情仇了了。”

李沧澜道：“果然是这样一个结局，不出老夫之料。”

杨梦寰奇道：“怎么？岳父似是已经知晓了。”

李沧澜道：“沈霞琳已经对我说过了。”

杨梦寰道：“霞琳已到了此地？”

李沧澜点点头，道：“昨夜到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寰儿，我要劝你几句活。”

杨梦寰道：“小婿洗耳恭听。”

李沧澜道：“通权达变，别太固执，这一代武林人物，尽为巾帼女杰，你却是唯一可和她们并入大成的人，红儿、琳儿，都对我说过，令尊、令堂，也不反对……”

杨梦寰道：“红妹也来了么？”

李沧澜道：“来了，她还比琳儿早来一月。”

赵小蝶插口道：“朱若兰呢？来了没有。”

李沧澜拂髯笑道：“一起到此，平日柔弱的琳儿，此刻坚强无比，行令布阵，颇有大将风度，我在一侧观察，也不禁为之心折，其当机立断的才智，和处置事情的明快手法，和过去那等娇弱温文的模样，完全判若两人。”

杨梦寰不再接口，紧皱一双剑眉，默然而行。

转过两个山角，到了一个竹篱环绕的茅舍前面，李沧澜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商量吧！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和令尊，都同意了琳儿的作法。”

言罢，转身自去。

赵小蝶正待举手推门。篱门已呀然而开，沈霞琳一身白衣、缓步迎了出来，道：“想不到你们来的这么快？”

杨梦寰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紧随在沈霞琳身后，行入厅中。

只见李瑶红一身青衣，含笑迎来。

杨梦寰急道：“爹娘好么？”

李瑶红道：“公婆都很好。”

微微一笑，接道：“妾身来此时，婆婆告诉我一件事……”

杨梦寰急道：“什么事？”

李瑶红道：“婆婆有一道手谕给我，要我代她作主。”

杨梦寰道，“作什么主？”

李瑶红嗤的一笑，道：“妾身权在手，只好把令行，不论什么事，你听我的那就没错。”

不容杨梦寰再问话，却和赵小蝶低声谈了起来。

沈霞琳行了过去，三女立时直携入内室，把杨梦寰一人冷落厅中。

大约过了有一盏茶工夫之久；三女又相携而出。

李瑶红唯一的右手，高举着一双白笺，道：“这是娘的手谕，你先看看是否真实？”

杨梦寰抬头看去，果然是母亲手笔，只见上面写道：见字如见娘。

杨梦寰伏拜于地，行了大礼，才继续看去，但见写道：红儿代娘行命，吾儿得依从。

一十二个大字。

这一道手谕，只看杨梦寰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李瑶红收起令谕，道：“看清楚了么？”

杨梦寰道：“看清了。”

沈霞琳道：“你如不听红姊姊吩咐的话，那就是抗娘手令，大逆不道。”

杨梦寰站起身子，道：“红妹有什么事？”

李瑶红道：“娘已答应兰姊姊为你正室，我和琳妹妹，身居侧位……”

沈霞琳接道：“还有小蝶妹妹……”

赵小蝶接道：“小妹追随几位姊姊，作个听命丫头。”

沈霞琳道：“除了兰姊姊，身为正室之外，咱们之姊妹，没有大小，唉！我一直有此心愿，蝶妹妹不用推辞了。”

杨梦寰道：“荒唐，荒唐，成何体统！”

李瑶红道：“你在说娘么？”

杨梦寰道：“这个我怎么敢，你们作此决定，小兄，绝难……”

李瑶红接道：“都是娘的主意，我们可不敢替你作主，你要不依，日后对娘去说。”

沈霞琳道：“那里荒唐了，你倒说说看。”

杨梦寰道：“这个这个……”

只觉措词很难，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所以然来。

沈霞琳缓缓说道：“不用这个那个了，人家兰姊姊金枝玉叶，蝶妹妹天仙化人，委身相待，已是屈从，你还有什么话说？”

杨梦寰道：“杨某何能何德，怎能消受此等恩宠，不能胡闹啊！”

沈霞琳道：“哼！谁跟你胡闹了，红姊姊代娘行令，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有胆子不听么？”

李瑶红道：“咱们立刻赶往天机石府，你先和兰姊姊完成嘉礼。”

沈霞琳道：“兰姊姊待你如何？”

杨梦寰道：“恩重如山。”

李瑶红道：“你报答她的是见死不救。”

赵小蝶道：“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救她，除非你希望她死。”

杨梦寰沉吟了一辟，道：“唉！你们这等作法，那是逼我走极端了。”

李瑶红道：“你是爹娘独子，难道要弃去二老不顾？”

沈霞琳道：“我和红姊姊，已是你的妻子，你想一死了之，要我们为你守节？”

杨梦寰双手抱头，缓缓说道：“不要逼我太甚，让我想想如何？”

沈霞琳道：“想什么？父母有命，媒证齐全，我和姊姊，情甘礼让，你还不肯答应，真不知安的什么心肠。”

李瑶红道：“一月之内，爹娘亦将赶到天机石府，为你主婚。”

沈霞琳道：“九大掌门，都特致送重礼，贺武林从此太平。”

杨梦寰道：“此地的事呢？”

李瑶红道：“陶玉既死，祸患已除，自由爹爹善后，用不到你费心。”

沈霞琳笑道：“去看看兰姊姊！她一直睡的很甜。”

杨梦寰心头一片茫然，亦不知是喜是愁，缓缓行入内室。

只见朱若兰侧身而卧，秀目微闭，发堆枕畔，一抹阳光，射进房来，照着秀美的轮廓，更显得容色艳丽。如花盛放。

（全书完）

